集部第七八册目次

萬二愚先生遺集六卷

〔明〕萬國欽撰

明萬曆萬尚烈刻本

萬二愚先生遺集

柱史第藏板

萬二愚先生遺集序

世之所謂不朽盛事者三而言居一焉言者文也所以言不徒文也抱德流勳非言不載故曰文以行遠而文之所重可知已以宣衷通理或叙事極諫肖心而出可歆可譔勒爲不刊誰能湮之若第抽章繪句云者頣所謂不朽安在哉吾鄉

二愚萬先生天挺人豪自少負時名制義家浔其片言稟若圭令及癸未成進士出宰新安以德化俗新安人尸之祝之

天子名入中臺居柱下未踰年彈劾不避如論荒政論太宰及貳卿救言官糾董宗伯傳其存問擊中涓而寘之法皆關

朝廷大體邉防要機直言勁氣時蓋人人爲公危公且以榮辱置度外生死爲旦莫不爲沮也泰山喬嶽不佞茂私心仰止舊矣適者

令姪恒麓君共事昭武合先生遺集若干首鍥之以示不佞皆

臺中及謫居時稿也盥手讀之大都先生之文業自正氣無論封事即凡序記之屬皆因事直書有規無諛其詩抒自肺腑往往有佳致古人所謂君子之文若先生是已觀先生遺文可以

見先生心事即不盡行于時而先生之可行者故在也然先生當庚寅九月朔日之疏[illegible]拋棄名位矣豈直遺名位且遺此七尺身矣尚復遺集之計乎哉所遺非先生意中物而不遺先生所遺則恒麓君之克世其家者也盖君之性學公誠正大如先生故知先生所為真不朽者有在不佞亦深嘉萬氏世有聞人不辭序一言以寓典刑之意云

萬曆己酉陽月吉旦福建邵武府推官通家眷晚生楊春茂頓首拜書

蔣二愚先生遺集目錄

卷之一

奏疏

卷之二

記

卷之三

序

五言絕

七言律

七言絕

目錄畢

內臺奏疏目錄

萬二愚先生遺集卷之一

姪尚烈校刻

奏疏

山西道監察御史萬國欽奏爲大臣互黨誤

國欺君致邊虜患懇乞

聖明亟賜罷斥決意征勦以保治安疏

臣近接邸報屢見總督梅友松撫臣趙可懷交按崔景榮張天德等所奏邊事旦夕憂惶措躬無地蓋漆室之女尚知憂國重義之士一飯不

忘況臣蒙

聖恩拔置西臺即捐頂踵無以言報謹昧死以聞惟

陛下裁察竊惟曩時俺酋悔禍內附邀我市賞臣是時竊懼以爲有宋金繒之漸也而當事諸臣若王崇古等皆唯諾恐後自俺酋通路西番駕言迎佛臣是時懼以爲有宋西夏之漸也而當事諸臣若侯東萊等唯諾恐後自擒酋建寺請額意圖住牧臣是時懼以爲有宋金人渝盟之漸也而當事諸臣若郜光先等唯諾恐後此豈智不足哉蓋全軀保妻子之念重而不能爲

國遠謀徒旦夕幸免取效目前故釀禍至今不可收拾耳然猶幸其發之蚤也昔晁錯策七國曰削固反不削亦反削則變疾而禍小不削則變遲而禍大今黠虜之勢何以異此乃縱寇養禍不爲征勦之計果何以故也昔有宋當金人横恣之時張韓劉岳戮力勤王收復中原猶之反掌而秦檜力主和議竟貽宋室亡微負罪千古至今忠憤之士猶欲寢其皮而食其肉不意

明明天朝復有如檜者得廁其間以重罹宋禍耶

夫大學士申時行所謂股肱之臣也受

皇上之眷顧不爲不厚受

皇上之付托不爲不重日西事嚴急正

主憂臣辱之時必期滅此而後朝食以慰

皇上西顧之懷可也至前月召對時

上問虜酋侵犯則委之爲撿番無意內犯不知臨鞏

二府果番地乎抑漢地乎及

皇上折之以番人也是朕之赤子番人地方都是

祖宗開拓的封疆其奸難掩矣
上切責督撫則委之爲武臣之信地文臣無與不知
我
朝經略西事如劉天和余子俊等果文臣乎抑武
臣乎及
皇上折之以古時文臣如杜預諸葛亮都能將兵立
功其奸難掩矣
上意選謀勇將才曾經戰陣者則委之爲少有不知
遼左廣南何歲不戰果尚有乎抑盡無乎及
皇上折之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其奸難掩矣
上稱款貢乃
皇考聖斷則乘機逢迎欲入和說輒對通貢二十年
保全生靈何止百萬不知去歲西寧之敗肅州
之擄果保全乎抑未保全乎及
皇上折之以款貢不可久恃若專務媚虜使心驕意
大豈有厭足之時其奸難掩矣是
皇上之意在戰公論亦在戰而時行之意獨不在於
戰

皇上之意在絶和公論亦在絶和而時行之意獨不
在於絶和彼非不知和之為害戰之不可已自
款貢以來巧媚之縉紳庸駑之介冑皆以邊方
為捷徑既無戰爭之險又有異數之恩陞轉賞
賚倍於內地日浚甲士之衣糧以媚時行歲十
數萬計無事則為之援引有事則代其蔽護試
舉臣之所知者如王國勲送銀三千兩轉大同
總兵董一元送銀五千兩又轉大同總兵米萬
春激變軍事送銀三千兩又謫通判林鶴白衣
納級送銀五千兩又代其造宅則升坐營羅秀
一富室也送銀萬兩則擢錦衣美秩張鳳來亦
富室也送銀萬兩則拔為門客包領工部錢糧
史繼書受張懋修之寄頻事情洩露則送大宅
一所至今居寓許守謙轉陞兵部則送銀三千
兩後斯吳時來相囑其索書者與家人嚷打於
石駙馬街至如太僕寺寺丞吳之相其內親也
則連屋而居交通賄賂吏部假官假印事發送
銀五千兩與之脫罪後說事者分錢不平其婦

人伸宽朝房時行報顔今之去邊臣邊將多與
吴之相往來宋九其家人也則出入禁地日伺
皇上起居傳言外庭以彰
皇上之過而都城内外皆是爱宮娼優群列終日酣
歌伴然無忌邊臣邊將多出宋九之門若李迎
恩送銀肆千兩謀陞掛印則旬日内也劉子龍
進銀三千兩謀爭功賞則旬月内也數十年來
宣遼方皆深交通邊方皆外府使和議不成則
怯者退勇者進敗者罰勝者賞功罪較然何從

獲厚賂又何從酬厚賂乎語曰文臣不愛錢武
臣不怕死何憂天下不太平今以為武臣之怕
死由文臣之愛錢致之也夫以時行欺罔
國家受害已不淺矣而又呼朋引類盤踞中外兵
部尚書王一鶚亦時行之私人也虜酋入犯已
經數月未見何處請兵何處請餉惟覆疏極贊
梅友松茂殺用祥長慮却顧事勢至此謂之長
慮可乎謂之却顧可乎又曰納款原非和議主
款原非失策彼諱言和而言款夫和安可諱乎

主款者至殘城堡入内地矣而謂之非失策可
乎且孫以顔之險鄙狼藉孰不知之然與一鶚
為姻親其以為總督茲何時也而復為私情計乎
若非時行為之主張必不敢朋奸至此也總督
梅友松亦時行之故知也虜酋入犯傷殘已極
未見作何堵截作何驅逐乃前疏稱虜王叩頭
謝
恩西去矣及至圍臨洮至鞏昌果謝
恩西去乎後疏盛稱戰功矣其景古城之全軍盡覆

則戰功安在乎且虜酋入犯西鎮而又以東虜
貢市為解此何時也而復為此推托計乎若非
時行為之主張亦不敢朋奸至此也撫臣李廷
儀延賊入關未聞一報至今代為悔罪之說稱
其俛首受罰大而牛馬微而布帕估銀共二千
七百兩夫虜酋之衆大舉入寇殺殞將領數員
罹民萬餘生畜財物不計其數而僅以小物為
罰復欲照舊市賞彼刀劍未寒我金帛隨盆如
國法何如神人共憤何廷儀之心死矣罪通於天

矣若非時行爲之内王安敢爲此言乎
陛下謂將才用之不善雖闒張無能爲以時行在事
安所得闒張也
陛下謂督撫受
朝廷委托平日所幹何事以時行平日貪玩安望督
撫之得人也
陛下念邊備廢弛軍伍錢糧缺乏以時行弁髦
國事安望軍伍錢糧之充實也再據督撫稱得閣
部科臣指授方畧不知是何謀策是何方畧若

有所授是閣部科臣之悞
陛下也如無所授是督撫之欺
陛下也閣部科臣之言彼將無以自解矣再據時行
對稱堅壁清野爲萬全之策不知壁能堅否野
能淸否劉承嗣全軍覆歿是衝壁而入也臨鞏
搶掠一空是從入原野也堅壁清野之言彼將
何以自解矣夫宰相者受機密之重寄操軍國
之大權即將才兵食贊畫當先一至有悉動曰
無將無兵無食譬之臨渴而掘泉渴未易解矣

已病而求艾病未易療矣其十餘年處心積慮
畀用之何所乎是時行者無一事不欺
君而於邊事尤欺之甚無一事不悞
國而於邊事尤悞之至所宜亟罷者也抑臣尤有
獻焉昔吳請成於越句踐欲許之范蠡不可而
竟以滅吳成霸楚求和於漢高帝欲許之張良
不可而竟以滅楚稱帝今督撫圖爲苟且之計
皆以獻罪爲請適中科臣侯先春之言夫獻虜
悔罪誠否尚不可知縱實有之當如范蠡張良

之誓不與此賊俱生也豈可許出越漢下耶臣
又覩諸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蓋尭舜道份存問之請時行既以風旨令諸
臣而虜酋號命之辜時行復以和議阻
陛下是禮樂征伐之權不出自
朝廷而出自時行矣彼蒙欵戒無將無將者人臣之
大惡而王法所不赦也時行縱不爲
國謀獨不爲身謀乎保
國保身無一而可矣伏乞

皇上無忘卧薪之志無懷處堂之安特簡不二心之
臣熊羆之士朝夕計議决意征勦以振
國威以保境土則
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公舉錯以服人心疏

臣竊惟
帝王之治莫大於舉錯二端即唐虞之時號稱至治而其先務不過舉十六相罪四凶而已曩令共工驩兜與諸賢並立於朝禹益臯夔與諸凶並逐于野雖堯舜不治何也用非其人不惟不足以示勸而朝政濁亂國是紛淆禍由茲長矣錯非其人不惟不足以示懲而善類喪氣豪傑解體治由茲替矣昔孟子論進賢必徵之國人於

左右諸大夫之言弗信也退不肖必徵之國人于左右諸大夫之言弗信也其慎如此臣竊見近日二三舉錯有不恊衆心者敢披瀝上陳惟
皇上試垂聽焉唐鶴徵先年以行檢卑汚考察降調此朝紳所不耻也乃頫首權貴得轉尚寶已逾分矣即能淬勵自新需之歲月亦未爲晚當此之秩何德望而可以當此乎又而李楨起廢多年久應敘擢然必待鶴徵既升而後推焉是賢者反因不賢者而藉其榮也其何以示勸然猶

未甚也及陳與郊驟躐縱曰原酌年勞力但前
此與郊自疏曰巍每相見極口同心此晋天下
之所共見何怪紛紛然以私相議耶是用之者
未當也張一元先年以治行卓茂取補銓部此
朝紳之所共仰也偶點檢未及誤升臺官非大
過矣即將創其將來罰俸數月已足示戒一麾
而出何罪從而可以罹此乎至如陳應芳清慎
多年職掌無惧然亦隨一元蔓延而併逐焉是
無過者又因有過者而及其波也其何以示懲

然猶未甚也及王麟趾輒斥縱曰疏語狂肆乖
謬但前此楊巍宣言曰王麟趾吾不認其爲山
東人此十三道之所面聞何怪紛紛然以雜相
議耶是錯之者未當也伏乞
皇上慎重名器用一人必不得已而始用凡小九卿
員缺仍令六部會推而後免冒濫之議愛惜人
才去一人必不得已而始去凡諸臣一二小過
併賜優容而後無遺佚之嘆如是則君子進而
小人退政務舉而至治成雖比美于唐虞無難

矣惟
陛下裁察

乞溥

聖澤以安民生疏

臣竊惟江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皆

國家財賦重地今歲疫癘通行民死幾半加之赤地千里野無青草啼饑偃莩滿於道路撫臣按臣具疏奏

聞浙直二處蒙發帑金折本色遣科臣分置賑貸闔

澤交流歡聲雷動黃童白叟額須臾以死以承

恩德莫不衆手加額欣欣相慶矣但江西湖廣其若

無異於浙直也乃竟遺

詔旨之外寧免向隅之悲耶發帑之舉或不敢望矣即令科臣楊文舉具疏題

請停蠲役蒙

聖恩批允該部議覆夫江西湖廣既不蒙發帑之惠而停蠲之典倘又不獲併及是同一

朝廷民國同一

朝廷赤子同一疫癘旱荒而一飽一饑一蠲一徵非所以溥

聖澤而擴同仁也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併議停蠲則枵腹者有更生之路望而待哺若無不均之嘆矣且江西湖廣二省連年水旱邑里蕭條縱値稔歲催徵尚難若以朝不謀夕之時而為錢糧之計即嚴刑酷法惟忍饑受痛待斃而已何益於催徵之數耶論語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倘不及先期安集計迫無聊致稱戈搶攘如劉虞二賊藉口濟貧雖勦撫有道亦非

國家和平之福況軍興諸費不可逆料者乎臣目擊時艱不勝激切惟

陛下留意焉

褫官久干清議乞慎
典禮以杜冒濫以息民殃疏
臣於本月初八日接得朝報見浙江巡按蔡系
周一本爲考禮經遵會典請脩養老之政爲原
任尚書董份請存問也臣不勝駭愕之甚夫養
老之政古人誠重之矣三老五更事於太學而
天子親爲之冕而總干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
酳此非爲其期頤耄耋年之多歷也非爲其厖
眉隆背狀之豐厚也非爲其位高祿重勢之尊

榮也蓋三老者所以參三才而五更者所以備
五常在王國則爲帝師在天下則爲人望故事
之者不爲諂受之者不爲倖其餘以年稱者不
過詔有司賜之粟帛已耳天子未嘗親有加焉
誠慎之也彼董份者視三老五更果其人耶當
嚴嵩用事時曲意阿承結爲心腹不數歲而典
秩宗鼠躡于墉狐附于城處非其所矣且日夕
與嚴世蕃陸炳輩尋爽飲酒歌舞滿前甘受噓
侮恬不爲怪官崇祿地是謂有廉恥耶吳鵬任

冢宰其女已許聘于張文學賄托世蕃爲媒妁
其吭而奪之張文學含羞抱忿死矣卿比弄兒
楊秀何故而斃於杖焉豈不寃哉頃被論奪官
縱肆益甚田連三郡供張過於王侯甲第上干
青雲隱隱若阿房宮也特未戴黃屋耳每出則
晝船摟櫓動以百計從者數千人沈自邠父子
常從大夫之後未遑趨避而秉甲之士奮呼群
起幾不獲生還焉珠玉金寶之藏何啻萬萬即
內帑不能與之比埒輿臺廝隸多爲納級指揮

三考負役近年以來紛紛側名膠庠矣爪牙日
盛羽翼日衆寔繁有徒也田地相連者竟占而
有之價值十不得一怨聲嗷嗷曾經御史尚鵬
訪察長惡不悛終能如彼何哉且內憑子孫
之貴顯外倚姻婭之寵靈莅其土者承順而不
敢問震于鄰者忍怒而不敢言即治以漢法如
郭解劇孟之誅誠不爲過如此典一加是虎而
翼猴而冠必益兼人田地益奪人妻女駸駸逐
逐長此安窮無已又將爲祭葬張本矣無已又

將爲贈謚張本矣縱百歲姤殉甚耳寧不益
朝廷辱士大夫卯且其衣冠已褫猶然罪人也今日
之存問果存問尚書乎抑存問罪人乎進益鑑
於虞終觽貲贈於衛武臣不知其可也况賞僭
則福及淫人刑濫則罰及善人僭則傷陽濫則
傷陰連年災沴頻仍皆僭濫所致故耳伏乞
陛下慎重典禮吊查昔年參疏併稽舉
朝公論如果臣言不謬
勅下該部停止存問庶大典允𥁞彰人不得以私干而
旣滿不溢亦未必非董臣之福也

橫閹不法乞賜明正典以彰
國憲疏
臣竊惟自古國家之亂多由宦官始於至微成
於至著防之不可不嚴也常觀弘恭石顯之於
漢程元振魚朝恩之於唐童貫梁師成之於宋
皆恃寵帷幄口銜天憲強橫專恣釀成禍階我
太祖高皇帝深鑒前轍載之
祖訓不過使令灑掃關防出入而已享國日久稍稍
不戢猶有王振劉瑾之徒流毒天下幾不可禁

止烱戒不遠乃臣奉差巡視北城近匝餘月而
橫閹之殺人者數矣本月二十二日太監袁進
等毆殺平民臣已具題至二十六日又據張管
告稱伊姪張子貴被太監布朝用勒令雇工以
錢少不從同布二將子貴登時打死隨批兵馬
司相視驗出多傷等情本日又據何氏告稱伊
夫胡大海被太監逼取私債致縊死隨令兵牌
杠擡相驗多傷等情到臣夫都城之地令甲昭
然近侍諸人尤宜遵守顧朝殺一人焉則中閹

也莫殺一人焉又中閹也今日殺一人焉則中閹也明日殺一人焉又中閹也此其故何哉蓋其拖金曳玉富貴已隆而收召子弟家奴黨與衎衆以陰狠之性而助以撥置之奸以用罔之私而濟以爪牙之勢不至於殺人不止耳且涓涓不息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尋斧柯而江河已成斧柯已尋茲其時矣不蚤爲節制則履霜者堅氷之漸若漢唐宋之末路又將復起豈不爲寒心哉伏乞

勑下法司將布朝用等提究如律仍戒

諭名監內臣無多畜家奴無多聚子弟無恃勢生事則彼得以享安靜和平之福而人命不至如草菅矣

萬二愚先生遺集卷之二

侄尚烈校刻

記

范希暘公祖遺愛祠碑記

范公爲南昌郡五年轉省憲丞期年及其年也諸父老遮道擁襜帷如孺子脫父母之懷依依不能捨相從數百里外旣去則諸父老仰而思俯而涕如孺子之慕父母心懸懸千里外思而不已則相與族而謀肖像置祠尸而祝焉如孺

子之奉其父母愀然見顏色於俎豆几席間嗟嗟是遵何德而致此哉方公之初下車也賢勞焦思計旦夕出民湯火夜繼燭而晨戴星文無害抱牘案程督不休居有間神氣盡耗閉閤而卧者連月蓋幾於死勤事者諸甿惶惶號呼禱祠齋宫請以千夫代乃霍然起明歲大祲埜土盡赤人不飽糠食啖草木百卉根節原㘊一空行旅多僵仆道間父子夫婦但鳴相吊執手訣別逃處所公泫然曰吾爲若父母吾不能生若

何以生爲盡力籌計請於台憲監司發官庾儲胥可支者冠帶坐塵中省視窮瘠估不盈緡名稱所須塲以內郊以外增灶設粥病則有藥斃則有瘞其川原阻遠不能遺業轉餉者必躬爲稅駕出入蓬藋波濤中廢閥同齊民緩急饑飽勑斷一切祲冒再逾年又饑三逾年又饑公救護我郡人也益加於初無幾微厭怠意所存活數十萬家至如義倉之舉也河禁之弛也圩堤之脩也積骼之掩也城池之濬也津梁之通也

種植之興也繇役之省也驛遞之裁也其存心於愛人也若是去之故以坐明職掌而忤兩台其重於官而輕於去官也又若是然則諸甿之祠之也豈不宜哉雖然公之理郡也歟然以爲未足其秉憲歟以爲未盡旣以爲未足爲未盡則計其實又避其名固非有期於此也非有期於此而郡之人尸而祝之何也子思子曰里誠如神所謂如者真如也非似之也昔周公篤棐王室成王神之釐以巨鬯二卣今公以其貫金

石孚豚魚者而御郡之人郡之人亦以其金石
之貫豚魚之孚者而上通乎公公之誠不異元
聖而郡之人之尊之也亦卽卣之意乎誠則聰
明正直能自神也且公之精誠以郡之人爲以
郡之人爲命而郡之人亦倚公爲身爲命卽去
郡也何嘗遺郡之人呼吸喘息猶然通焉好樂
憂患猶然通焉吾郡之人爲華封之祝當祝無
不應此非郡之神之爲乎郡之人爲禦灾捍患
之禱當禱無不應此非公之神之爲乎故曰誠

則一一則天天則神言誠一之驗也吾又見公
在任時勸學興禮先教化而後誅罰木鐸以警
有衆會講以廸多士宗正以軌家法則茲舉也
其神道之教歟有善於此登公之堂見公之象
有不忻然悅者否矣有不善於此登公之堂見
公之象有不赧然愧者否矣悅則善心生愧則
不善心泯總之歸於不可知感不知其所感應
不知其所應不可知則謂之神惟神之也是爲
德之盛也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公名洓徽之休寧人

陳守戎去思碑記

昔周宣中興北伐玁狁南伐淮夷當是時吉甫
召虎匡襄其間摧陷廓清光復文武之舊業奕
世載德何其盛也今成平既久人不知兵聲容
曼飾武備漸消北苦虜南苦倭
天子拊髀而思公卿大夫游談而議思得吉甫召虎
之臣而不一槩見豈天下無才哉要亦所以求
才者不豫也康郎山爲豫章阨塞內滙鄱湖外
接長江群盜出沒其變叵測

高皇帝擒僞漢戰勝攻取之區也歲古虔陳公以武
進士高等出守是山甫下車而整部伍布方畧
倡勇敢選精銳懲惰僭軍士無不人人一當百
戰艦風馳呼聲雷動商旅不驚士民安堵豈不
稱武夫干城哉公獨謂兵與民一也恤民乃可
以養兵今茲山民瘠兵何能獨肥康郎土薄而
穫微農不飽糠粃利嗇矣歲苦旱澇公獨以身
請代步禱于神惟應乃已病者設醫殁者掩骼
不啻守若今之召父杜母也與世之分別人我

柰越兵民者其尤致遠矣然有其本也吉甫爲憲爲邦而詩人頌文武焉虎稽首而頌天子文德洽矣公固將家種而明經脩行歷試文武二科居常緩帶輕裘不離寒素而猶刻意清約有儒將風焉夫介冑士類推魯少文而難于廉如絳灌諸人可睹也公介石操行而偕于大道動遵往昔振武宣猷皆其餘耳不亦比迹召虎吉甫云乎哉項才名炳著

天子爲公推轂郎陽行有期康郎士民爲之攀轅卧

轍留公而不可得乃屬于予豎碑以致思焉余曰公忠勇冠世終當勒功燕然標勲銅柎上追甫虎詩記太常區區康郎間如羊叔子峴山之石無足爲公重矣顧人情有所感則思感既深則思亦永思既永則必有所托以傳于不朽故周人之思召伯也以棠志也宋人之思萊公也以竹志也語曰愛屋者必及其烏而況于親承其澤者乎公雖無心于立名而康郎士民其何能忘情余家濱湖上去康郎二舍藉公寵靈得

以安堵謹述公德政與父老同致思焉

入都記事

萬曆十七年六月念四日行取報至余七月初一日辭邑事辭上官北行八月念七日駐都城之外華嚴庵時同取者先後皆至適太宰院長被論不出吏長科陳君與郊納賂張甚政府家人宋九同惡相濟公論雖明賢否殽亂有一客友謂余曰君知時事乎余曰知之友曰知之宜早畫余曰榮辱命耳儘饒他智力不能勝命余之授官余知之矣友曰何謂余曰余平生休咎

多以夢占如夢不爽則爲夢史前月至姑蘇適一晚夢人贈一旂帳摺成一方其闊狹如綉補等視之有一黃鹿綉其上及覺則自解曰鹿者得祿義也且獸類其形似豸此必爲御史無疑矣即不然吾守吾玄不失吾故步惟其所命焉此友每寓東則稱余爲草玄生外事畧不聞也直至十月廿三日始選考是日余交考最先宋啓門鑰候坐于廊房少頃帶川段年兄涂年兄蘿陽程年兄相續至有餽以飯者坐間相計議

謂今年江右取十餘人不識入選幾何余曰必不敢多望多則三人少則二人未幾報段年兄南部涂年兄同知程蘿陽南部余未報程年兄謂必誤傳也即當事者抑江西當不至此余曰此信當不妄傳好者未必然傳歹者多是也次日見報果然余選御史矣自是紛紛議當事者抑江西甚且議諸公多以倖途惟指余爲公道御史也始信事皆前定竟所夢人之以倖進者亦多用此機關耳

奏疏

朝房記事

己丑中冬文選副郎南星趙君以職掌四弊疏
上其所摘多政府私人其最重者臺長吳君時
來副臺詹君仰庇命未下時新選吏部春闈李
君以出位參趙未幾戶部主政姜君士昌以條
陳疏上其所摘亦多政府私人其最重者則翰
林黃君洪憲二疏
命既下李君復并趙姜二君以出位參然李君亟於
文而前後二疏手筆大異蓋皆吏長科陳君與
郊所使後疏寔出其手也時戶長科王君繼先
戶科萬君自約史君孟麟疏連上語侵李君矣
未幾則比部主政吳君正志竟參陳與李矣疏
語剴切顧陳爲相府太倉王君所厚暱門生甚
恚吳授旨於臺臣將甘心焉吳疏下
上旨切責甚究主使者厰明長道者赫君瀛黃君鍾
董君子行林君祖述各草疏會參吳主政集十
三道於朝房幾七十餘人時赫君掌道事知余
意不協盛氣相加余前而問故瀛曰今日之會

係爲衙門體面也問爲何體面瀛曰吳主政疏
稱林道長保留大臣此公舉耳余答以保留者
自保留不保留者自不保留余不敢附名瀛曰
渠謂林道長上言大臣德政余答以上言者自
上言不上言者自不上言余亦不敢附名瀛曰
林道長之疏爲院長也建白公疏諸公皆與名
余答以原未盡知不知所題何事瀛曰舊例不
盡知余答以舊例既不盡知則今日何用盡知
瀛曰汝既不與名吾當自上之余答以此疏一
上恐有議論瀛曰非大奸大惡有何議論余答
以戴豸冠穿豸服今日保留大臣明日傾陷言
官非大奸惡乎時同鄉周懷魯年兄見余語意
峻抗從中緩頰謂再可商量且緩爲之辨析移
日自朝至昃矣赫董諸君亦自折謂今日且暮
疏亦無及俟以異日時政府院長遣人伺于門
外不時傳報知余意抗壯懼後來者吳主政得
免杖從薄譴矣故事掌道者有所舉十三道唯
唯聽命不暇余爲首難衆相顧駭愕

議蠲免封事記
江南浙直江西湖廣連年饑荒已丑旱更甚疫
癘遍行民死者相望於道時長洲秉政三相公
皆吳人省臣請發內帑爲吳浙請
命得
旨余同彭君國光復以江西湖廣請俾得存留稍減
萬之一民實未沾也余方行取抵京候
命於郊關外心耿耿焉及入西臺隨以蠲賑疏
上詰旦謁大司農問可否大司農將許可大司農
枉顧許以蠲疏還乃進留數日竟食前所事或
者政府皆吳人司農必承風旨吳以外病瘥不
關也嗟乎豫章士夫拙於宦海內稱騃民亦受
士夫之騃病耶可爲於邑

公舉錯封事記
元旦召對後輔臣恃寵作威福降墨勑禁言事
者時宰執私人相繼躐陞疏
上不辯是非可否輒斥去蓋挾
勑諭以令天下也此皆輔臣與太宰計耳余以公舉
錯服人心疏
上明指其未當者侵諸公甚人爲余危之余以榮
辱數耳生死寄耳々
旨得姑且不究嚴譴都城雖不用余言然奸諛喪
膽矣

議存問封事記

原任禮部尚書董君份爲政府申公親家且
世宗時典壬戌試事申公與次相王公錫爵皆出其
門年八十矣本省撫按以存問
請蓋申與王之風旨也疏
上京師多煩言然莫敢發其事者余嘗讀書吳越
中得蕪其不法狀援筆草疏頃刻而成疏語謂
外藉姻婭之寵靈及賞罰僭濫皆侵政府疏
上故事內閣送揭帖復見朝房政府曰董公昔日
立朝固未善然居家却好余應而不答見許公
許公曰董公固難存問然公疏峻切不能當求
榮反辱矣疏下禮部議竟停止吳越人士且謂
余造福于東南也

罪橫閹封事記

京都惟中閹多不法暴戾殺人類畏之莫敢問
也余差視北城其間盡爲大閹甲第而其不
法事最者一日乾清宮內侍毆殺平民余以致
掌題知疏請得
旨惟令司禮究問而已渠固有中主也再二三謁鞫
官監御馬監二閹各毆人致死余甚恚之乃草
疏上語峻烈時掌書記者前稟余故事惟題知
此疏上恐中貴大恚主君不久矣余曰固知忤
中貴但前疏題知者止令司禮監究問而已都
城之內殺人而不抵之罪以中貴爲憚焉用御
史司城哉疏上諸閹下法司竟抵罪諸中貴人
頷余然余無可指摘即蹤跡余甚密無奈余何
矣

闞和議封事記

萬曆十八年五六月間虜犯臨鞏之間勢甚猖
京師大恐頃廿年以來主和議政府及本兵大
臣畧苟且了事不過增金帛以退虜而已然每
年市賞虜酋以貳百萬養邊軍以一百五十萬
其養邊軍者大率三分之一以媚虜一以媚當
塗一以入私囊邊軍無毫有也邊報連至督撫
梅君友松趙君可懷多不以實聞惟廵按崔君
景榮奏失事頗詳政府及本兵回護督撫意在

和議臺省執奏章數上不甚行雖遣經畧大臣
鄭君洛蓋掩人耳目禁言者耳七月二十六日
上早朝召閣臣議邊事
上明見萬里意在於戰閣臣徒事彌縫欲入和說公
議憤憤諸言未有爲首難發其隱者至八月二
十四日接邸報梅君友松以功罪疏至意圖了
事也二十七日李君廷儀以開市疏至則激衆
怒矣余於二十八日草疏二十九日淸稿三十
日覆閱數次且度其言有關於

國家大計吾遲回久之竊謂余言盡行則
國家有大利余言未必盡行則
國家有大利夫以余一身而傳國家之利何所憚
而不爲余意决矣將暮遂覓寫本者及燃燈僕
人賢二問何疏也稟稱主公之名不爲不高矣
主公之威不爲不立矣前此論荒政論太宰及
二輔救言官劾董宗伯停其存問擊中閣而置
之法皆與政府及此不可以已乎余曰我豈爲
威名哉爲

國事計耳力言勸阻漏下三鼓未休余持邸報與
視之洞數萬生靈灑血未乾而今乞和乞盟如
神人共憤何遂以手怕案大怒曰砍吾頭則已
此疏必上也無阻我寧烈烈而死不泯泯而生
天明寫本徐相者至與視之相曰此疏極好但
利害大余曰余意已決汝直寫無我阻也時九
月初一日午刻進於會極門時閽人憚余甚群
然私問從者曰此疏所言何事從者對曰條陳
邊事耳故事疏上則徃內閣投揭臺中候吏問

曰何不投揭余曰揭帖頗繁寫未完出銅房可
投遞遂釋蓋參閣臣則本日不投揭故事自如
此不敢輕泄恐害成也次日午刻往內閣投揭
少頃政府申公素衣出及痛三相皆出許公遣
人招余怒甚曰申公賢相也汝誤聽人言汝過
矣汝過矣如我之才力精神大不及申公王公
稍禍惡申公則何人可以當國閣事頗重汝未
之知耳汝所指摘者從何處來也且我輩閣臣
如招牌然所待射焉頭牌被射則次者待矣況
聖怒未可知萬一罪申公則傷國體罪言官則我不
能救蓋嫌疑之際不容不避況申公爲我相厚
同鄉言爲我相知門生殺我如何作處且汝此
舉爲名節乎爲
國家乎余曰何敢爲名節惟憤憤
國事耳許曰汝爲名節也若爲
國比反悞
國事耳今一疏而參政府及本兵及邊臣政府本
兵決不出矣遲悞軍事非子而何且申公在閣

意王和余亦爭之余謂廟堂主戰邊臣尚未戰
況言和乎余意亦與申公未合然申公老成余
終不以其言爲非余曰門生爲
國事耳即言未當死生利害聽之
主上惟其所之敢有他辭許相國曰是也即此亦見
汝涵養遂別去先是一刻余君中宇詣許相國
蓋中宇與相國同鄉而余舊爲中宇之邑令中
宇極言於許相國欲其保全言官大騤許相國
之言先後相同恐
聖怒不測未免廷杖時舊邑民有商於京師者余公
具言於邑民邑民張皇不自安禱福於關神購
黑羊及諸杖藥因通信於余僕者僕者旦夕戰
慄此初二日也余每日尚視城事出入如常至
初四日余謂該城吏書檢前院滿差賞格查閱
仍照舊批賞諸吏書問故余曰余初一日疏上
留中未下今日當下矣疏下重則杖輕則譴耳
諸吏書泣數行下謂安得仁明威強如王公者
安忍舍王公耶數日間都人士洶洶懼余杖無

問識不識皆謂余念佛讚曰佛爺佛爺諸吏書私相語曰我顧王公真御史王公初視城事諸閹人以舊院未免房號欲難其新者無可發帷北城管理九門錢鈔日逐上本例以吏代諸閹人呵其吏不受謂須親往諸吏書謂婉言解之王公曰做言官即砍頭即成遣此分內事余何得婉言每至會極門一揖而退未嘗與之言諸閹人曰風雨不可避要來王公領之而已亦不與之言我輩固知其真御史今果然矣故事疏下皆未刻是日

旨未下諸人益爲余危之薄暮得

旨則曰

本當重處姑念言官降一級調外任都人士歡呼曰佛爺舊邑民喜色相告矣

邊議十辯

欽不肖至愚極陋無所底止獨一念愛

君憂

國戀戀不忘近北虜叛盟直犯中原此所謂四郊多壘士夫之耻也忠憤之士孰不願荷戈以先士卒死而主計者猶然泥和甘貽宋禍蓋不得不懐杞人之憂而流賈生之涕矣謹條邊議十辯以抒愚悃惟吾聽而裁擇焉議者曰虜酋入犯惟和可解耳如欲議戰今邊方能戰之將有幾能戰之兵有幾餉將安給弓馬器械將安取是持空譚而備武事也昧于幾矣愚竊以爲不然夫今年不可戰明年獨可戰乎明年不可戰以後獨可戰乎天之生才代不乏人姑以近事論如倭夷一入寇即有李遂胡宗憲劉顯戚繼光等蕩平殲滅使無遺種邊兵不足兩浙兩廣獨不可調乎關洛燕趙素多驍勇獨不可募乎兵餉弓馬器械不足太僕馬價獨不可請乎如曰今歲不可戰明歲又曰不可戰則將抱頭縮

手以待斃而已誠不知其可也議者曰非謂以和終也將藉之以脩戰也今且與虜羈縻我得休力於內備亡羊補牢亦未爲晚所謂失之東隅収之桑榆者也愚竊以爲不然自市賞之初至今廿年何嘗不曰藉以脩戰今旣一無所恃矣安所藉以脩戰也如曰復踵舊弊則邊事日廢一日終無可脩之期矣譬之儒生臨場特無不踴躍平居閒暇卽勤敏者未免有倦心焉主戰之說是無日不臨場之謂也藉以脩戰之說

是三年一大比之謂也况和議橫于心胸猶可冀其無虞乎將士益偷惰將不可復振矣議者曰主戰則邊費增主和則邊費省與其增也寧省獨不爲國儲計耶愚竊以爲不然夫主戰誠不免增費然所費者以中國之財養中國之軍也彼此貿易流布內地今以二百餘萬賞虜以一百五十萬贍邊軍而每軍月糧七錢內扣三錢市馬其四錢旗甲總領以爲各色支費部酋入內地則各堡取辦供應甚且將領爲奸利焉

邊軍毫無有也日逐部酋虜多人乞賞布不足則乞銀乞帕則二百餘萬之外所以塡虜者又不知其幾矣夫天之生財止有此數卽一年二百餘萬十年則二千餘萬也市賞日久則虜酋日富而中國日愈貧不至于匱竭不止山林不足以供野火滄海不足以實漏卮一入虜庭不可復返縱虜人不渝盟亦自斃之術也譬剜肉救飢其不可繼也明矣此于國儲孰省而孰增乎議者曰主戰則士馬損傷主和則生靈保全

與其損傷也寧保全獨不爲民命計耶愚竊以爲不然夫主戰誠不免於損傷士馬矣但講和之後我兢兢守約虜數數渝盟戕我墩軍掠我子女何歲不有初年尚聽罰服輸以一二牛馬今獰獰不顧邊民暗自忍痛而已卽賁育舞手烏獲弛力是彼爲刀俎我爲魚肉也其將奈之何惟和議旣絕則彼得以侵我我亦得以侵彼強弱勝負豈盡在虜人下哉况我有損傷彼亦有損傷倘一被大創又未必不嚙指相戒懼再

犯也此與保全生靈孰得而孰失乎議者曰虜強也我弱也強弱不相較安得而不和也愚竊以爲不然夫虜固強矣而沿邊軍民風氣習尚相近也觔骨射藝相若也惟我以耕種爲生彼以逐獵爲生耳今我無日不息戰則無日不弱倘我無日不戰則無日不練無日不練則無日不強況彼之所謂強者以其能聚而強也吾擺邊則散而弱矣彼之所謂強者以其能攻而強也吾坐守則休而弱矣誠使彼能聚而我亦能聚彼能攻而我亦能攻倘出奇用間不數日而擣一巢馬又數日而擣一巢馬燒荒也趕馬也使之歲無寧日處無寧居彼安得而獨強哉故李靖出塞而突利空庭允文鼓戰而金師敗北制勝在人惟所用之耳而我未必弱也議者曰邊釁不可開也釁既開則邊民無安枕之期矣盍若和之便愚竊以爲不然夫蠻夷猾夏雖唐虞之世不能保其必無況後世乎彼胡人凶戾剋害殺伐其常情也非部洛相仇則搶掠內地

耳譬之蝗蝻終日而不螫則齧噬草木以致其毒譬之犬然非其主則羣然而噬之衆相聚則相齧故從古謂之犬羊未有不爲中國害者戰固釁不戰亦釁況虜酋悖叛釁自彼開矣將增金帛以悅之乎抑任其戮辱若屠牛宰豕而不之拒耶故衛霍登壇而呼韓稽顙張湯獲醜而西域寢兵勝筭在我惟欲得其機耳而何妨于開釁也議者曰市賞之許王崇古等所請

先帝所允可輕變易乎愚竊以爲不然夫

先帝許其市賞者嘉其順服也今圍肇昌圍臨洮果順服乎況

世宗朝馬市旋開旋寢令甲禁開者罪至死纍令

世宗皇帝猶臨御則崇古等之首懸之藁竿矣又如

成祖文皇帝三犂漢庭其威何震而其猷何壯也豈專事撫乎此皆

祖宗故事具在憲典故順服則撫之跳梁則誅之釁今三衛陽順陰逆如今日當有犂庭之舉矣況搶擄已明叛乎此與

之所原不相悖苟不論其事勢之順逆而槩謂成法
不可變易是膠柱而鼓瑟刻舟求劍謬之甚者
也議者曰世多以宋自愚之說爲比而不知彼
出關奉虜此開關款虜彼稱兄弟此稱臣妾古
今強弱之勢原自不同但得悔罪聽罰服刑盟
可也愚竊以爲不然夫所謂賞曰者未叛之前
尚可言也今旣叛矣況已稱臣矣臣而叛君不
能加誅然且不可寧復從而賞之乎剝金繒一
也奉虜與款虜兄弟與臣妾皆虛名耳其勸主

討者正藉此以爲口實幸存一虛名也不然寧
不爲亡宋之續耶當此時而猶艷虛名釀實禍
是畫餅不可以食芻飼不可以守悖之尤者也
議者曰邊事重大無務張皇以搖人心惟持鎮
定以處之則事可辦愚竊以爲不然夫所謂鎮
定者吾事事有備可恃以無恐耳今百無一有
猶曰鎮定將空拳以折之乎抑賦詩以退之也
萬一虜謀叵測據臨鞏則關中危向伊洛則汴
京危窺清源則都城危直搗長驅如履無人之

[illegible]何之事可爲監戒是故空持鎮定之說者
非也議者曰虜酋搶掠固常態耳自古及今要
亦不能免者惟置之度外治以不治可也此何
足以較曲直也愚竊以爲不然蓋未議市賞則
搶掠可常不較可也旣議市賞則搶掠不可常
不較不可也不搶掠則市賞可行也旣搶掠則
市賞不可行也若朝而款塞暮而斬關是搶掠
之外又加一市賞藉兵於寇而齎糧於盜一庸
人能辯之曾謂工於謀國者而乃若是乎況今

住牧捏工奔刺二川侵奪我土地竊據我封疆
不止搶掠而已是故謂搶掠不足與較者尤非
也凡此十者固上之所以定計持議而下之所
以聚論游談上守之以爲至謀下非之以爲禍
本居今之世舍緡和決戰無可爲矣愚又詳考
前臣市賞初議止謂弭患目前遠不過數歲若
以其弭患於目前遠不過數歲之謨以其慮患
於數歲者而樹萬年之策使前臣復起必不爲
此而何泥之甚耶語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夫

和議之利害前事已可見矣然而不師者是忘
前事也又曰寧爲鷄口無爲牛後縱人且猶慮
之愼社稷之憂者愼勿聽諸人誤爲牛後而爲
蘇秦所笑哉

出都記事

初四日薄暮得
旨革從降謫是日已晚不及投朝單初五日鴻臚寺
報名初六日謝
恩初七日聞吏部將上除目未敢竟辭朝至初八日
有一同年遺書云初欲補蘄州填註一缺王爵
長者不可謂
欽降須補見缺也其實承風旨欲遠竄耳故自言官
欽降者類多填註余回書云某耿耿初心原無生望

倘出意外得遠戍邊疆當荷戈以先士卒死即
委骨沙場無望裹馬革而還也今蒙
主恩浩蕩得從薄譴東西南北惟命之從先儒有云
京師寒病三日不汗死矣詎謂萬里之外能死
人哉遂補蜀之劍州初九日上除目初十日票
擬十一日命下十二日謝
恩及謝部十四日辭
朝及辭部十五日辭堂故事臺臣言事降謫者仍以
御史禮辭堂三廳及十三道諸道長送於儀門

外東階大門內及簷一躬及門一躬其禮與送
升京者等誠重之也合京六部大堂及九卿衙
門大小百官俱下顧即文學之士武弁之流皆
願見顏色焉余槩不答拜懼人議余爲要名爲
計後且懼賈禍人已也余以直誠處友諸友皆
能諒余將行時多携盒相酌自暮達旦十六日
出都門矣北城官吏及諸役追而送之途至番
浦焉

記元日召對

是日

上免朝賀余辰起謁同鄉二三長者忽見中使數人
馳馬長安道中問之則奉
旨宣內閣及三法司也閣臣法司入朝良久始出百
官譁譁問故時閣臣先至闕下宣入毓德宮法
司得命于闕下未入蓋先是除夕
上大飲至醉鞅鞅于常侍張鯨醉中傳
旨欲逮詔之及睡覺則忘矣顧閣臣至難于爲詞遂
檢雒評事于仁疏起端也自日前雒評事以酒
色財氣四箴併疏入
上怒甚然一一中肯綮上忍之未發是日對閣臣遂
事言之疏中謂
上寵鄭貴妃意欲易太子
上自謂此固貴妃宮也因其勤勞故常在侍耳又引
太子見閣臣稱
皇上之福
上則曰此祖宗之福也閣臣請出閣讀書

上謂年幼且遲之隨謂閣臣曰張鯨近來少檢先生
爲朕數諾他一時行引領語曰臣之事君猶子
之事父子不可以不孝臣不可以不忠
上命鯨叩頭謝閣臣時閣臣復請東宮
上意竟未回矣時國是淆亂政府獨樹私人太宰磨
稜部省諸臣連章屢牘閣臣欲禁諸言事者遂
以此言于
上
上曰朕爲朕心輔臣爲股肱心非股肱無以自運卿

富任慫任勞數日後降聖勑禁言者矣顧事權
日歸政府舉錯悖謬士大夫相見者無不扼腕
長歎

記臺中事

庚寅春正月同臺錢君一本叅祝君大舟朝士
紛紛以薄錢君未敢明言其非者蓋先是錢君
爲盧陵令祝君爲江右直指有人持錢君陰事
以告祝君頗蹤跡之錢君亦忿忿隨祝君以外
艱去致禮于鄉先生稍過厚亦棲是无私囊焉
錢君亦蹤跡之行取入臺中首以此論同臺諸
兄弟與予論可否余曰祝君與錢君上下相臨
數月矣夫刻木爲神焚香而事之一旦析以爲

薪猶且不忍而況其親相臨上官乎即祝君不
檢自當敗露能如公論何在他人則可在錢君
則未可所謂言一也出于母之口則爲賢出于
婦之口則爲妬惟所處異耳諸君槩以余言爲
然先是同入臺時錢君倡言斂分金刻同臺盍
簪錄以義起也至是余乃言曰錢祝兩君固同
臺特先後耳且舊爲屬官今以同臺叅同臺非
義也以屬官叅上官尤非義也盍簪之義是不
可以已乎諸君盡然予言余曰分金已斂矣可

各持一帖索而歸之遂於署中會帖索歸分金遂不刻錄間有言者曰錢君此舉難當矣無乃已甚乎余曰錢君固難而視君闢三木受笞杖謫遷戍果易當乎言者唯唯

創郡社學義倉記

古者守令之官稱曰父母曰師帥矣城中兩大惟君與親而守若令兼而有之其職豈不重哉顧二者廢一則人而吏行俱廢則人而獸食溺其職矣創以來社學義倉廢闕莫考州守渭亭楊公斆空地立社學三其一在文昌宮之前其一在武侯廟之左其一在玄帝壇之北立教讀其間爲童子師義倉在文昌宮之左逐年積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奇夫此二者皆先賢之良法也顧行之有效不效者何哉余嘗得其故矣爲守令者而身兼之其勢不能一難也委之人而未必得人二難也況夫吏茲土者新故之遞更也廉墨勤怠之異品也典守者存亡之相代也誠狡勤怠之異途也三難也創之社學師生絃誦不輟義倉物力充牣可謂有成效矣而可忘所自耶語有治人無治法歷數十年而法舉者治人之功不可泯也繼乎此者無忘創者之心而曰吾如其人焉則年癈久法彌善矣不然徒法耳何益之有

劍守題名記

遵然楊公爲郡屬志於予既成則豎碑題名後爲之記記曰自秦皇罷矦置守而循良之吏獨漢稱烈焉潁川渤海至今蔚然吏冊此其故何也當其時爲吏者長子孫猶不失先王封建之意此豈惟其名之惜而家與官俱矣彼不自愛者非大也後世數更數易視官府如傳舍其賢者或未成而輒遷不賢者與旦暮去謂官日少名且湮也又何暇顧惜爲身後計耶頃

穆皇帝加意元元與天下更始定久任之法一時吏治蒸蒸奉法循理者徧郡國與漢循良比隆論德矣劍在方輿西南控蜀北門世亂則爲要阨世治則爲奧區巖巘不通舟車無冠蓋車騎之煩無綺麗貨貝之集無繁華艶冶之俗無吏徭役之雜無大奸巨猾之跡爲吏於茲者守易持才易見法易行惠易施也土瘠而民貧事簡而訟希正己率屬而其屬易與也漢以前莫可考唐蔣衛以來代有其人顧人情狃習於其所難而忽于其易警其所難則難者易忽其所易則易者難請以蜀喻入蜀者必視其轅誠愼之也以故鮮有覆敗吾無以難易二心而平正坦夷者恒比之爲蜀道之難斯身受其榮而名同其永矣第名固人心所好亦造化所忌也不可盜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惟其實耳苟其無以表見而惟名之存木石且羞之何足貴也余泰州司馬有贊政之責重以楊公之委故次第其語以告州之爲長吏者

劍州右丞題名記

劍隷蜀當山谷陝區俗尚樸茂訟獄簡少蓋在裁省之列爲州二者獨右丞焉丞所司者獨督儲一事耳計州稅一千二百有奇其地但宜菽麥不通舟車難以貿折色幸有蚕叢利資遠商蔵三鶉輸將畢矣即拙于催科者能之職易稱也余從臺御史言事謫二茲州考古今題名塡置已湮有深慮焉此非如羊叔子所慨爲其湮滅無傳而彰往詔來勸懲攸賴義至重哉夫丞

或三四年或一二年而遷而名則與茲州不朽問其名而得其人之善也非特州民愛之吾亦愛之矣問其名而得其人之不善也非特州民惡之吾亦惡之矣顧聞之道路之口鄉校之議善者固有而不善者常多其故何也余每見寓內卑官敵職其人則或貢或冑子也或掾史也以爲資格止是耳營身肥家止矣潔廉自好無益也嗟乎何其弗思耶彼出身雖以貢以冑子以掾史固

朝廷命吏也頂冠束帶擁爵食祿居官則稱爲父母居鄉則稱爲官人受職任事善始善終德在身前譽在身後豈不至榮矧上焉者越資而擢次焉者循資而轉國家何相負焉不然而墮名檢玷官箴輕則被黜重則被罪州之人議曰某之人猛如虎貪如狼爲民害者也里之人議曰某之人削籍褫冠帶同類羞與齒者也縱苞苴滿車身有遺辱竟何利之有焉孰得孰失亦彰明較著矣然則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二茲州

者將舍利就名令人愛而享其榮乎抑舍名就利令人惡而甘其辱乎天理在人良心不泯必有能辨之者愼無易是名也余因立石以記之比于箴銘之義以俟夫後至者使有警焉

脩重陽亭記

劍城東南隅一里而強山阜高峻有亭三楹名曰重陽攷志建自唐太守蔣君侑孤特蘄叢風雨飄搖時圮時葺余以言事謫判茲州適安寧楊君 爲守越二年大和于民廢興墜舉乃復脩重陽亭余從僚吏燕集其間因相屬曰重陽之義不知所自始也予盍文之記曰陽之數極于九九每九月九日俗所傳重陽遠矣而茲山寂高構亭其上將爲九日登高之遊乎抑或以

高屬陽而卑屬陰明屬陽而昧屬陰茲巍巍物表遠覽無際高且明也亦重陽義乎抑或以茲山負巽抱乾乾之貞晦皆陽亦重陽義乎抑或以數可前知宋孝宗起潛邸爲九五之應宋黃無山相理宗爲九二之應亦重陽義乎抑或以卧龍山居坎位龍固乾象而乾與坎相連亦重陽義乎之數者皆不可考然以爲九日之遊則其說至鄙淺無足稱道何端陽七夕等無亭也第所謂卦象儒者可繹焉夫乾固陽卦也未可以槩言重陽也其陽之重焉者孔子以九三九四當之蓋三陽位也九陽德也以陽德居陽位則重陽也且下乾終而上乾繼之故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利无咎彼九三才剛而位危若非乾乾惕厲則不免於咎矣四雖陰位而九陽德也以四之九而應初之九亦重陽也故曰或躍在淵无咎蓋龍陽物離乎初則動也動故象躍躍以或言審于進也四陰位配乎初則虛也虛故象淵淵以在言安于退也其不言君子而

言无咎者上乾始而下乾終蒙上文乾乾占辭言也彼九四才剛而位疑若不乾乾惕厲亦不免于咎矣大抵剛美德也貴得中焉九二九五剛之正應純粹無以議矣初則剛之潛勿用也上則剛之亢有悔也惟九三九四當危疑之際悔不悔之間是以君子慎焉雖然亭以燕游志樂也而余繹之以乾乾惕厲何憂之深歟希文有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所謂後者非次第之謂乃先義後利敬事後食之後

謂不以樂爲事者也惟君子蕩蕩樂得其道樂
常在憂之中小人戚戚樂得其欲憂常在樂之
中傳曰堯兢兢日致其道舜業業日致其孝書
曰君子所其無逸具可見也曩今太守與余廢
事不治日縱酒高會救過不暇欲樂于此得乎
至觀象玩占則余猶有懼焉余抗壯不任浮湛
動與世忤而狂愚無當見弃
明時則重剛不中莫甚于余況選司推之而輒罷
斥臺省薦之而輒留中則危疑莫甚于余堅志
熟仁固在是乎孔子繫乾之辭曰乾天下之至
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焉余茲險矣惟居易以
俟之耳居易何道也曰誠也故曰閑邪存誠又
曰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誠所以居業誠則有
恒有恒則文息矣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
息其強此誠之謂歟乾之義九三九四盡之亦
六爻旁通義也余茲表而出之併以告夫世之
好剛不好學者與余共勗之而於亭之命名當
否姑無論云

劍郡忠義祠堂碑

劍郡忠義祠者祀右丞羅公明及其子文學生
价偕義民　　[illegible]同死賊難者也羅公與同里
常聞其事壯其人比余以臺臣言事[illegible]謫茲州
同公官獲拜公祠下進三老詢公死難狀[illegible]
不能去嗟乎天下之生久矣有生則必[illegible]何
公之死感人至此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民之秉彜好是懿德蓋懿德者美德也所謂聲
香無邪慝也是物也即生理也書曰無起穢以
自臭言臧此懿德則爲臭也西蜀當
武廟時鄢藍以隴上耕夫奮臂呼召千百爲群橫行
郡邑守土吏不能支多逃亡自匿鳥竄鼠息惟
死亡之避誰爲捍城討者當其時劒乏長吏獨
公與其子與其民守効死勿去之義遂及于難
夫士君子委職稱臣爲
天子守封疆陷城池于法宜死守城池于義宜死死
等耳然則與其死于法也寧死于義也顧變故
當前事勢危迫智易以惑守易以搖自非貞心

向義誰肯以其身冒血刃棄妻子而不顧者公擔當其間其倡義鼓勇抗賊捐身似張巡其父死於忠子死於孝似卞壼其一心一力與義勇併沒于賊似陸秀夫公之死也守其官其守官也死于官九原之下知無憾矣余因是而有感于世之論生死者謬也彼死于水火死于兵死于杖死于縲之類輒曰非命非命云者豈謂是哉孟子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人徒以五刑爲桎梏耳不知凡有所

繫累凡有所纏縛皆是橐令偷生悖義即耄而死期順而死於心中鬱鬱不自安其繫累其纏縛奚啻三木奚啻刀鋸苦楚更甚即不然見義不真窮于勢以死亦未免繫累纏縛皆非正命也彼真見義者甘死如飴方自以爲得所安知苦楚哉是故甘之者能解脫者也懿德也正命而死者也苦之者繫累纏縛者也起穢也桎梏而死者也公之死得非正命也歟哉嗟夫世之過求于人者吾尤感焉今有蒙大難立大節不

以爲立異則以爲沽名與身孰重身且不保何有于名古人常謂不以一臂而易天下何者所重者身也然則利莫大於有天下名莫大于義莫大于忠利與名相將既不以一臂易天下矣肯冒名而棄其身乎是何立論者之太刻也余併及之以明夫奉職循理死節官下不顧妻子者是亦好美惡莫與公同忠義不可偎以爲沽名立異而非之也

萬[illegible]先生遺集卷之二終

任尚烈校刻

序

劍州諭民約序

曩余辛卯初夏抵劍門方期與士民啚所以長久治安者顧其時從

王事行役既役竣復來茲郡士民迎于道褰襜帷覩之咸欣欣色喜適連然楊公爲守又升新穀矣焦勞于民問何以加其茲狀余横覽四境黎民滋殖則既大異曩所睹記然則夫子所謂朞月而可其在茲乎富而後教可行也往余常令新安蓋晦庵朱文公之鄉其文獻遺風猶有存者魯舉

聖諭與邑人士奉而行之庶幾于是余藉是詔取循良濫竽枉後惠文茲劍固蕪山黄丞相故里昔丞相薦文公爲天下第一流人而其學相爲師友故華陽志載曰其民質直好義士風朴厚有先民之風趙大全明善堂記謂劍多秀民農勤

耕桑男女偕作其文獻遺風與新安等何也雖然老成人尚有典刑倡之者一人和之者衆也今時和年豐黎民安其田里正漢文所以詔良二千石而不可得者幸有之矣及此時而日與之誦說

聖諭化誨懷服則此都人士未必不瞿然願化偶然向風也有不然者余與楊公閉閣而自思彼何以不如三代我何以不如古循良無徒責之民與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不言而躬行又在上之人也

重脩劍州志敘

遡然楊公治郡施惠肅紀民旣太和爰考載記
殘闕失次謂余曰古者郡國必有史所以備觀
省示勸昭戒同風善治也劍州自李白夫陳子
昂脩葺以來歲月滋多湮發莫續書大傳曰天
子有問無以對責之史有志而不以志責之丞
且左丘失明有國語馬遷罪發有史記予常簪
筆在下知國家故實而以諫遷州司馬則右丞
也今進不能敷揚

明庭退不能高歌長嘯可無彷左馬意乎卽郡志
眇小固古者一國史也幸無多讓余受成事遂
與郡司成司訓文學孝廉若而人會局探討編
次羅遺文故事益所未備秩成復屬之敘敘曰
常聞天子省方太史陳風無非審夷險之故察
善敗之幾制治未亂爲長久計也劍自開蜀以
來當南北門戶之阨通塞靡常嗟乎劍門通塞
其上下治亂之候哉周之用蜀髳也漢之遷漢
中也唐之鎭西蜀也宋之興潛邸也皆通之時

也治區也秦之誘金牛也孔明之閣道道營也
王建之據益都也楊九鼎之起漢果也皆塞之
時也亂數也治則劍與天下同受其福亂則劍
先天下獨罹其禍余觀關門壁揷如戟高懸百
雉廣僅容考工車周衺重山峭立金城犖屹自
古英雄于此用武文獻槩未足焉是故論治亂
則志輿地最急論通塞則志要害尤最急顧天
下之治亂在天一世之治亂也州郡之治亂在
人一時之治亂也在天者天行之數也天而不

人常能勝人在人者維持之力也人而不天常
能勝天故繕城守易田疇崇風敎迸奸宄厚儲
蓄之數者有之則治無之則亂順之則治逆之
則亂夫爲州者而皆治則爲州治主矣爲州者
而皆亂則爲州亂主矣總之制治清濁之原者
心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見春秋所予必聖心
所有春秋所貶必聖心所無故曰有諸已而後
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此孔子志也然則
是志也吏玆土者置之几席無亦自明已志乎

飾輪轅而弗庸昧治亂之旨者也

重脩劍州志書後序　代郡守楊公作

侍御萬君以言事謫劍州司馬公暇輯遺事論列其故實旣成余展讀數四詳不失之煩簡不失之畧渢渢乎大雅之風也謹敘之末簡以紀其盛云敘曰天理之所以常存人心之所以不壞惟此直道而已而維持直道莫要於言官史官言官得以議天下之是非史官得以紀萬世之是非然史有得失言議之言有得失史紀之是又互相爲用也夫豈惟互相爲用言官以史

名史以講名則言亦史史亦言如史佚桐葉之諫甯趙酒誥之書具可見矣劍志固一郡國史也昔草創于郡守李白夫搜羅缺佚盖建前茅焉雖纖悉未備尚足以信今而傳後繼此作者多枉其是非儒者所不道矣萬君

明廷直臣常抗聲

殿陛爭是非言人不能言言人不敢言

天子動容宰相待罪今之名御史也正言讜論天下

向已嘉其直以卜世道矣則玆志也美不虛惡

不隱其事核其文雅得非永爲劍之信中也與哉方今
天子紹明
二祖七宗之業收召鴻儒購求天下遺書校讐石渠虎觀之間以徵一代實錄盛典初新
詔命滂下遍郡國適與時會異日陳之著作之庭固知太史所採乎倘旦暮遇之
賜環直廬承明敷揚
聖德歌誦太平載世家列傳美惡不掩當如齊太史

蔺晉董狐守節官下匪獨鋪張盛美而已然則劍志固明史之嚆矢也余不佞忝茲長吏愳無以貽遠以徵循良美稱幸獲從侍御谷攷文獻以飾吏事稍稱簿書不俗矣

送醇菴童師正榮遷烏撒衛教授序

聖人之道與王化遠邇我
國家紹天闡繹中外禔福無論名都大邑立師建學至山陬海澨荒服武衛並令之誦法孔子文教翔洽即詩書所稱三代之盛何以加焉烏撒固夷方郡守土司世其官郡有衛衛有學文武竝用
祖宗深意也童先生師正于劍二年所太和于士項邸中報至童先生遷烏撒衛學教授矣行李東

下弟子不能醉張具東門外祖道群而謁余曰先生友教海內士久矣茲謂夷且遠迫然倦遊願賜一言勸駕焉余曰昔孔子欲居九夷欲浮海豈虛語哉蓋夷方阻深闇昧不曜光明樸茂未散天和未伐較之中華雕琢之後則化行易也近日者海內多事兵變凡幾盖緣武臣悍卒驕蹀莫制稍不如意輒脫巾鼓噪起一譁于武林再譁於鄖中三譁于西夏皆昧道理玩王法之故曩令將如晉郤縠說禮樂而敦詩書士如

罔虎賁三千皆仁人夫安有是耶先生往矣茲
地也亦孔子所欲居也先生忠實心誠信于世
已有明效大驗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
邦行矣況夷司久歸職貢士習禮讓用夏變夷
向風慕義者歟且先生是行不可謂不遇也昔
宣王中興伐獫狁淮夷皆武事也然歸而
孝友在御則寓文焉故詩人美之曰矢其文德
洽此四國魯侯涖學載色笑慎威儀皆文事也
然飲至受成屈此群醜則寓武焉故詩人美之

曰允文允武昭格烈祖今
明天子在宥東出師以詩強夷西出師以摧勁虜既
獻酋于泮奏膚功洽文德夫烏撒多士得良師
講明先聖先賢之道奉
至尊之休德豈不彬彬與起于文學與齊魯之士
同對公車覲兩階干羽耶當是時有如前席多
士問烏撒所由盛衰將歸功童先生下蒲輪爲
申公之迎宜有所以置對如申公者矣

又贈童醇菴遷烏撒衛教授序代郡守楊公作

余承
乏于命完鑰劍陽適童先生爲辟廱祭酒董正多士
既逾年矣時膠庠弟子員雍雍禮讓質有其文
敦倫秉義前茅示齊民非徒競口耳誦說經生
言而已越明年教益洽士益鼓舞不倦風之所
被罔不漸靡豐犭俞饕餮用蒸于乂訟獄希少肺
石嘉石寘不用焉余方藉先生表士士表民與
右丞萬君司幕冒君共協和平之理然而

天子南顧烏撒衛士無師承
簡命先生往雖然余則京德少助而斯文何幸衛
士何慶也夫教之行也近者難而遠者易縉紳
之士難而介胄之士易人情恒忽其所常忽之
則不尊不尊則不從一新其耳目即柔懦者不
敢不惕焉惧人情恒玩其所習玩之則不信不
信則不從一開其蒙昧則冥頑者不敢不慓然
悟先生崛起於楚蓋
世宗肅皇帝湯沐邑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而豐芑

之仁宦深其見知也歟周濂溪先生淵源之鄉遺風猶在私淑尚有人焉其聞知也歟是故先生之學有本原而其設施有次第一成教于孝感再成教于上饒三成教于劍陽於其難者旣然則易者可知也嘗徵之蒙九二矣其曰包蒙吉先生以之蓋九二陽剛得中統治衆陰然剛而不過有包容之象焉先生敷教在寬士靡不歡動彼衛士多武人子且雜夷所謂高明柔克所謂柔遠人者其在是行哉又徵之蒙之九五

矣其曰童蒙吉衛士以之蓋九五陰柔得中下應九二然屯厖未散有童蒙之象焉衛士少見聲名文物先生至則以爲北斗泰山所謂莫不率從所謂敢不敬應者其在先生哉頎先生勉之勿以爲撒爲遠勿以衛士爲武其秣駒以行

送林廷贊出守惠州序

今方輿一統無問遠與近咸入版圖

主上子愛元元亦無問遠與近欲加惠焉顧遠者之望澤不啻如近者之望澤爲尤切而遠者之被澤卒不如近者之被澤爲彌深彼遠民何辜而近民何辜也間歲天灾流行饑疫遍宇內先是河以北災守土之吏朝上帝而夕報可

主上不愛積貯厚蓄發內帑數十萬緡遣朝臣賑貸蠲歲入田租之半去歲河以南災吳越狀其事

以請而賑與蠲得比之河北再請賑則得賑再請蠲則得蠲而豫章衡楚視吳越地里稍遠其災寔相等也余具疏爲兩地

請命

天子下於大司農議覆時廷贊領度支事條盈縮而獻其數大司農否否謂帑藏竭上供不可已也格不行復疏請之

天子下於大司農再議廷贊獻盈縮如前大司農執奏亦如前竟格不行夫謂帑藏竭似矣彼[illegible]賑

者獨可傾帑藏乎謂上供不可已似矣彼數獨者獨可已上供乎譬之瘡瘍在頭面則急之在肢體則緩之人嘗情也乃遠方之吏又可異焉災雖甚匿不以聞況敢請蠲與賑乎問之則曰朝廷厭聞也恐獲罪也詎不知民者朝廷之民也獲罪于民非獲罪于朝廷乎余不知其解也惠州藐在南粵歲亦告饑北之豫章衡楚爲尤遠果孰爲之聞而孰爲之請耶今廷贊出守是邦所以慰其望者宜何如

夫度支總攝天下圖籍某地富某地瘠可知也某地貢物産若干某地貢財賦若干可知也某上供贏可知也某上供詘可知也但度支以盈縮決于大司農定計算而不能以自主守臣則以成賦定歲額而疏請可以自專況司農籍其成法有故例如余所請者或冐求法與例之外而不知裁請于法與例之內故大司農惟約其數于法與例之內而不能借其恩于法與例之外以故多阻格不行廷贊習知法與例矣其不

爲余之鹵莽也審矣其得以自專也審矣其所疏請必爲大司農之報可也審矣第二千者以上有監司有臺丞如請于監司監司否否請于直指直指否否請于臺丞臺丞否否則胸臆鬱結安得報可大司農亦猶之余然聽其主于人而已至于與民休息時相噢咻使之安其田里而免愁冤之聲是廷贊事也廷贊責也慎無諉曰更不得專也余與廷贊爲同年友臭味最投昔觀廷尉政旦夕相切劘其相信也久

矣故于行也不以贈而以規

壽嫂氏閔太孺人八十序

曩余少習應制文字竊慕聖賢之學常師資小池先生潛心道味潛坐澄神論述孔子孟軻之業於世味淡如也太孺人拮据内政養舅姑必敬薦蘋蘩必潔治紡績必勤款賓客必豐遇妯娌必和臨臧獲必肅壹以内不啻官府井然齊一矣惟是小池先生得以一意篤孝脩行爲名理之宗學使者異之膠庠士共推之太孺人内助之力也太孺人年既艾而小池先生見背矣

太孺人忍坐以待二子之成治内政如故謂伯子才也者可宜成家仲子才也者可宜成學無慮未亡人既而伯子理先業而門祚日昌仲子讀父書而發制科登顯任今已報政

一寵命榮封矣二子有成則有太孺人之力也然仲子在仕不獲左右就養不能不動陟屺之思去歲

覲禮成迓故里省太孺人趦趄不行太孺人諭之曰家庭之間兒爲政四方之事兒爲政不記兒父未竟之業乎且未亡人尚健飯而兒在待兒何慮之深也顧太孺人雖有命而仲子猶依依孺慕不舍過以語余余謂子過矣太孺人之命是矣今海内多事所藉賢豪竭力勛勦共濟明府子以循良稱最矣

王上方加意吏治内召臺省可日計矣小池先生太孺人方將承

恩命其何以圖報且孝經有云顯親揚名孝之終事子宜念其大者舍其小者昔有門不入帝不

煖突不黔竈不避者彼獨無父母念也耶子趣裝行矣仲子首肯而就道越朞年治有成名日起太孺人益歡伯子奉甘旨伺扶持寒暑太孺人又驩仲子遣使者進觴稱上冠帔太孺人又驩伯子待巵酒率諸婦諸孫拜首稽首祝稱皆下太孺人又驩諸孫類英敏能文章雄發在今益翩翩佳公子也太孺人又驩夫心愉則神定自此而大耋而期頤爲有萬婦道母道永範永永無疆矣茲因諸兒弟子姓之妻騶詞于帝前太孺人辭順進巵酒耶

賀張可菴父母考績序

域中有兩大曰父母曰師而守令之職父母于
民師於士兼兩大而有漢盛時吏治蒸蒸尊尚
德化著潁川延壽若蜀文翁記史者班班可鏡
焉當是時明德遠暢瞿然頑化若大雅鼙之于
身施及黎庶矣稍一二弟子不率則又屢勤
詔書詰責有司及父兄之教不先以故海內艾安
追齊成康原所自來非一日之積今
上加意士習崇尚雅道風厲郡國文學屬在有司

中之久任著於功令我西昌尤都會之地劇邑
當道孔如絲紛也流銓上選牒
簡於能者以昆山可菴張公往
制曰可先是公興起于文學令德孝　振聲南服
連舉上第以經義魁多士諸編祇望以為父母
博士弟子望以為師遍九垓也
制下得令我西昌我西昌人士幸哉蓋公表于吳
而吳之文學有舊昔子札觀於中國能通易詩
書禮樂之文所謂博物君子言偃受學洙泗踰
江滔淮南至于吳數友士大夫精華為之盡發
至今有祠祀焉二君子流風尚在而于數百年
之間山川醇懿之氣鬱為人文又于我公而見
吳雖甚盛公非子札言偃其人哉至之日晉謁
孔廟謂是陽明封邑稱文邦也橫經據席講而
論者左而左課而業者右而右試以言偃之禮
樂諭以子札之博雅三年於茲諸士服習靡然
向風亦若從言偃子札於著作之庭漸磨久覩
聽熟也且也政簡則民逸令肅則民寧逸且寧

教易行也公以寬期孚催科以保甲關盜賊以
不差遣禁胥徒以投櫃銷積吏弊以息訟勸本
作而其治效至黎民滋殖無愁嘆之聲生養濟
教化行師道于父母者非耶是月考績上天官
天子將大彰休奬藉為股掌行且見矣諸博士弟子
鐘皷聚多士於堂尤有成謂予備史職續傳循
吏當首公屬言於予為賀予謂博士弟子子札
言偃之後得張公者旦暮遇之也而師事為尊
師道為大張公深遠矣而毋徒尚講說心寔體之張公道行矣

賀李洞南年丈考績序

世之論吏治者大都推轂兩漢然以質之聖門諸弟子得其精者什一得其粗者什九何者聖門弟子以儒用而不以吏用漢以來諸人以吏用而不以儒用其數異也昔者子游宰武城親承夫子學道愛人之旨而以絃歌成化其所得士有若澹臺子羽之爲人焉漢吳公稱治平第一而以賈生薦于文帝文翁治蜀遣子弟就學京師而司馬相如以辭賦顯韓延壽治潁川而

能好古教化士興于學而瞷于文次則清淨寧一好黃世家言次則武健嚴贊雜以伯術試以此課吏彼下焉者有幾于吳公文翁延壽未能也況望言偃乎要之言偃純乎道者也澹臺子羽篤于操行不事文詞博雅偃有取焉夫偃以文學稱而所取若此其自持可知已且所謂得者併有相得之義偃有得于子羽子羽豈無所得于言偃耶令信於士士信於令其于正也何有彼漢時吏治次焉者無論已如文翁吳公延壽視言偃即得于子羽何如賈生諸人視子羽所得於言偃何如鎖之文詞博雅與操行相提而論奚翅逕庭蓋相得之難也洞南先生少承家學篤志聖賢德立而道尊蓋南方之學得其精華深于儒者也故偃蹇二十餘年而猶綰綬竹山直以儒用而不以吏用耳以吏用者機巧諛佞揮霍便捷可以援上而未必可以得衆以儒用者誠心質行温文容與可以動衆而未可以媚上利于茲土者寧機巧諛佞以釣聲乎抑

誠心質行以抱朴乎寧揮霍便捷以立威乎抑温文容與以綏惠乎精與粗必有分矣治効可鏡睹也先生視民如子視邑如家振貧恤乏舉廢興墜葺治學宮風厲多士一以操行先之而不在于文詞博雅闇者其原原本本淵微宥密者不可窺涯涘而施爲次第莫非道之緒餘也是故好士最篤而士之頑化最深獲上治民有餘裕矣何也士者民之表而上之耳目寄焉謂公論出于士也民以士爲公而其所觀聽者惟

士士所賢民共而賢之上以士爲公而其所咨評者惟士士所賢上從而賢之先生信於士而因以信于民信于士而因以信于上直指監司交口而揚于朝白叟黃童舉手而贊于野曩之教成於温陵真州成均者今大行于竹山矣曩之政成於廷尉藩幕保康者今大和于竹山矣政以教立教以政舉儒體而吏用吏賓而儒主今予游在仕何從軒輊耶余因是而感于世道焉先生自外而召于内而致内之疑自内而遷

于外而致外之信蓋内憑交遊而外憑目睹内不若外之公也内不若外之真也兹當考績上下信之三年有成矣先生誠無計于通顯而陟明之典其能蔽之乎自此長駕遠馭匡襄太平宏休休之度爲天下得人亦儒者之極功也余與先生爲同年友知先生篤信聖學常從執鞭而屬士文學華生篤信先生之學介紹而屬之以紀治行余嘉其有武城風焉蓋故具論以比于中和遺直云

送時湖亭學博致政歸吳序

湖亭時先生爲南昌郡司成最得仕三年致政歸帷中諸弟子乞于臺院監司謀所以挽留之不可得謂余有舊雅宜有言爲贈乃屬詞焉序曰昔太史公傳儒林修稱毛生伏生董生高堂生輩以經授受從遊之士至千百人守其師說終身不變或位致通顯然僅能曉暢文義于道槩未聞也至如孟軻氏比于七十子之徒獨晚出其澤浸淫五世耳而能述唐虞三代之德明

仁義距楊墨以承孔子之道賴其言至今廓如以邇若彼以遜若此其故何耶太史公曰鄒魯之間斷斷如也其于道若天性然故孟軻氏自以爲去聖人之世未遠近聖人之居爲甚蓋幸之矣先生起家句吳隸籍大興訓于祁門論于吉水郡司成于南昌夫大興乃

聖天子菁莪棫樸教化首及焉而延陵吳季子棄國如徙澹臺子羽友教以淮先入句吳千百而下兩賢英風可節猶有存者紫陽發跡于新安而

祀[illegible]濂洛爲源濂溪陽明倡道于虔州而吉水
南昌皆師友淵源之地漢之徐孺蘇雲卿宋之
朱溍楊湖白鹿之間有遺緒馬先生生且長于
帝都仕且遊于先賢過化之地衣冠祠廟于吳皆
之與之也豈可謂不遇哉昔余令婺時見先生
溫文馴雅類處女矣比歸郡從諸弟子歲復帷
中講論先生養深厚誼類木雞矣行且以致政
車歸則入于杜德機從容一龍一虎類脫兔矣
夫先生孳孳求至于聖人之道其被王化也孔

邇其爲教也不以易濂溪紫陽二陸陽明氏之
教也不然則子羽之學先生得其精華而以之
友教曰方而解授章門無亦問孺子雲卿之風
而與延陵季子先後徜徉于洞　震澤乎余以
爲先生與道遇故道亦與先生遇流行坎止兩
者皆得之也然予非以隱爲先生高也衛武公
年九十猶交警於國人而晉師曠亦云老而學
也猶之繼日之燭先生方引年其爲武公者未
艾余日以濬聖均王之矣帷中諸弟子道而謝

曰贈人以言信夫吾夫子拜兹言可以樂而忘
其老耶

贈丁右武年丈理漳州序

右武舉進士奉

天子命理漳州同年友人萬國欽亦以山中之盟赴雲間李伯遠約相握手言别右武左顧曰子亦有贈言乎欽唯唯應曰不佞即不仁烏容于無言第言者以規非以規瑱聽言者亦以規非以規瑱如以瑱江南犀象珠華寧有旣手君惟以規請爲君進規之說夫理刑官也昔周公立政於刑獨詳至列于三事等于戎兵託于太史一

篇之中尤致意焉亦世邈三五非生人殺人則不可以治而

天子又不能以其身生人殺人也而付其權于巡御史巡御史又不敢以其意生殺人也而平其審於理官其審故巡御史必可之司寇必可之

天子必可之其有反者百不一矣其審肯巡御史必可之司寇必可之

天子亦必可之其有反者百不一矣是生人殺人之權在御史而生人殺人之柍在理官理官之設自天子防巡御史之以意生殺人也理官苟又以其意生人殺人可乎不可乎大都意之門生於偏偏之途生于疑偏因于喜怒疑因于猜刻今夫狡童之詞也多智以求直或柔順以嘗聽之意甚則賣拙以伺聽者之意聽者不察彼狡童中矣蚩蚩之詞也言不之以伸情或復戇以忤聽者之意甚則似奸以格聽者之意聽者不察彼蚩蚩屈矣彼狡童中則生是生一人吾喜心意之也蚩蚩屈則死是死一人吾怒心意之

也又或喜心勝者則有餘快快則生人無涯也怒心勝者則有餘忿忿則死人無涯也生人也猶可死人也無涯可不爲大懼哉且猜之者何也吾以意先之也彼非狡也先猜其狡則言語容色皆狡矣彼非蚩也先猜其蚩則言語容色皆蚩矣猜心起則疑乘疑乘則加喜怒加喜怒則分生殺以喜怒爲生殺如吾民何雖然去偏莫若平去疑莫若明平與明莫若存神令應龍之居也存息以淵定志以寧魚鰕混之而不擾

虬螭觸之而不驚及其時躍飛天而澤被八荒夫躍而飛者明也澤及八荒平也何也存息定志有所以先之也故龍之物最靈而以神稱子收視返聽毋以氣魄支持毋以意見豪舉毋以威稜博名高存息定志一應龍則吾之神全神全則可以一天下之動可以定天下之業又何有于理官是故養神之說則歛之首章矣顧子之無爲瑱焉則歛之規義重矣

瑞金蓮塘朱氏宗譜序

古者國有史家有乘史以載其國之世系并其人之善惡而記之者也乘以載其家之世系記其美不記其惡與史少異者也夫鴻濛初剖蓋一人之身耳烏言姓氏姓氏其起于中古乎自姓氏立則大者稱王次者有國又其次者有家而史與乘所由傳也顧世降道微載籍散佚史猶存什一于千百之間而家乘多湮没無可考究矧俗漸于靡情滑其真有異宗衆盛而援之

以爲重者有同宗寡弱而恥與己並棄之不顧者援之以爲重則坐必讓席行必讓路食必讓先車騎冠蓋攀附恐後其靡者且君宗之雖里中相詬哄彼洋洋自得意也恥其與己並則坐不讓席行不讓路食不讓先負檐藍簍若將浼己其橫者且奴隸之雖里中相誚醜彼洋洋自得意也其本心之明豈不知與己者非己族類同己者一氣而分而一援之一棄之何也聲利奪其情而趨舍違其分也然爲此者一弗思耳

族之繁以爲重者漢莫如梁霍晉莫如王謝唐
莫如杜韋宋莫如呂范至今稱不泯者獨謝呂
以叔侄著范以父子著其善者猶以詞賦稱次
者直富貴止矣甚者不保丘祉並可鑒也獨柰
何言聲利乎哉所重者在此而不在彼信矣語
有之曰周之士貴自貴之也夫族之所重者亦
然爲子而孝爲父而慈爲兄而友爲弟而恭爲
夫而義爲婦而順此一身之重也父慈子孝兄
友弟恭夫義婦順此一家之重也子與子言孝

父與父言慈兄與兄言友弟與弟言恭夫與夫
言義婦與婦言順此一族之重也其不然者反
是邃塘宋氏以禮義聞于瑞金久矣博士君慨
念先世著存不忘蒐輯散佚得某祖而下若干
人備爲之系且嚴爲之辨有異已者則曰是戎
之來盟也墨之附儒也吾不敢同其同已者則
曰是魯之滕也鄭之叚也吾不敢異名之字之
墓之祠之其用心亦勤已哉夫有譜則有人之
名必傳傳則其人之行亦傳即記其善不記其

惡而其實不可掩也彼傳而善也雖仇家怨室
有不欣焉慕之如其人之存焉者乎嗚乎其爲
善也蘄以自淑其身無忝所生而已而何冀其
後之慕也其爲不善也特以愉快一時謂其身
没之後與聲名俱泯也而何意其後之恥也惟
慕也視之若祥麟威鳳雖欲不爲善不可得也
惟恥之也視之若檮杌饕餮雖欲爲不善不可
得已斯不亦明章宗法之大端哉昔者濟南閑
西瑯琊千乘世傳經術隱居教授生徒至萬餘

人猶然未得與庠序今博士訓于西昌首重明
倫則遠方之士旣以德義導之善矣而其宋之
子弟視此有賢不肖之異其能愁然恥故爲之
譜以風動之是濟南諸君所不得于時者博士
君固兼而有之矣然則是譜人其有所重也夫
其有所重也夫

萬二愚先生遺集卷之三終

二愚先生遺集卷之四

侄尚烈校刻

狀

太母行略

太母余氏自幼貞靜端整異于諸女比歸太父承順無違事曾大父曾大母一意恭謹得其歡心大父兄弟四人其初共爨而食獨太母莞家督事妯娌閒和洽如姊妹然言色未嘗違時食指蕃庶計口量粟升合不濫伯大父幹理外政

殖產括田租大母約束內政庭戶肅如也幸先世遺業頗豐歲積殷富大父志意廣遠落拓不羈使酒負氣大母于其當理者將順之稍宄于理者諫止之大父即豪宕卒免于禍大母儉嗇絲毫不妄費與大父不符也大父欲高門閥以光前烈曰倘後世子孫顯則當容駟馬此何以稱吾豈不若于公耶創樓居峻廣甲于里中大母無阻也爲曾大母卜宅兆得形家言協吉貲頗賒傾帑而售之其意與韓淮陰所營葬地類

矣大母無阻也頎大父無祿蚤世大母方四旬有五孀居府君方十一齡連歲饑荒值寧庶人倡亂里閈蕭然雖伯大父夾持府君當戶然財籍已先異矣獨大母拮据焦勞朧瞀珥操女工持五尺孤綿不絕之綫厥惟艱哉幸府君成立不負大母孀守也大姆閫內外斬截守口以默絕無笑容即同室不能叩門戶求水火否者則戒之曰婦守有其家者也人每稱家火家火云火不具其何以爲家爲即與之未常不戒戒之

未嘗不厲內外諸屬婦咸憚之矣最好絜箕箒不離于側室宇泡湢諸所淨無纖塵朝暮舂炊必服敝衣竣則更之居常布素然整好辟積較然不紊諸婦中寡而貧賢而貧者繼肉繼粟時問饋之嘉靖丁酉巳亥庚子及甲辰乙巳間大荒發廪賑貸里族求糴者輒減價償之中有行義高者作黍相留價以外倍增致異數焉又未嘗爲積算計也伯兄疎於財季弟幼好弄常訓誡之獨不肖馴謹憐愛有加不肖常負篋就外

俾歸則解顔而問工程幾何師友若何當則首肯焉歲八十以上筋力衰倦起坐頗艱母太孺人及伯兄扶持調護其殁也未嘗有病寢食如常一日問伯兄何在母太孺人對收田租莫當返及莫伯兄至床頭問安否曰吾欲起浴也母太孺人及伯兄諫曰老人欲起浴恐歸淨界乎漸以香水拭之起曰吾欲自浴也浴畢仍扶之坐于床上復啜粥啜茶良久問媳婦何在應曰在大孫何在應曰在燈何在齋應曰有燈遂鬼屬纊焉平生不信詖不作佛事蓋坐而化若斂其性情貞一之驗生成化甲午十二月十九日殁嘉靖戊午八月初四壽八十五葬於玉溪東湖里南閘之原枕癸發丁背負硯山面臨南泄澄波千頃焉

先府君行略

先府諱楠字一京號東阜先大父棄賓客府君甫十一齡讀學庸語孟方竟已了大義時饑荒連年寧庶人倡亂井里騷然先大母孀居煢煢子立形影相弔無以爲生遂廢學圖躬耕以養父母甘苦力作比于上農旰旰十晦之間恬如也庄戶田收租不取盈焉散種穀必以時以故所入較厚人樂爲之佃間有水患秋前後滂盡府君仍斜庄戶撥種穀庄戶計時寒冱有難色府君曰穀種吾已捐之矣爾獨愛其力耶蓋一寒冱逕歲有穫未可知也以故種而穫者十常八九所入較鄰庄又獨與焉府君善居積不事商販不生子母錢惟恃本業耳歲豐藏之庾廩升斗不妄費凶年則以易錢緡能任時者也嘉靖丁酉己亥庚子及甲辰乙巳問大歉府君則發庾廩周之各持券來府君面受而與之粟既去則折券焚之曰聚而不散守錢虜耳吾豈以此爲利乎天誠鑒之則大吾後耳每歲青黃不

接鄰族所需擔石貸之 但易陳無以息也先世以詩書起家薦紳先生車騎常及門府君趣伯兄而前携余手抱余弟往而觀曰彼所謂豪傑也丈夫當如是兒識之比伯兄成童即令之負笈從學正趙先生奇昌及文學周先生易二先生有學行世所嘉重故府君隆禮厚遇一無所惜顧伯兄數奇達不得志于有司遂輸粟于江淮給事椽史然非其志也課不肖及余季弟夜讀漏下二三鼓親持茶酒往塾中慰勞囑無怠

也嗟嗟言猶在耳愀然若見府君顏面惜其蚤世不獲沾寸祿之養致風木有餘悲也先大母甚嚴府君奉之惟勤朝問膳而莫問寢大母順氣稍不善府君徬徨如無歸窮人必意解然後即安里族中有以產屬府君者一稟於大母可否唯命居常好觀書傳田工既暇則手不釋卷字畫遒勁有顏柳風骨此不學而能殆天授耶孝弟力田奠而後發言擇地而蹈之重仁襲義無毫髮過舉里中相講解多恃府君一言以爲

信顧府君闔門自守無所持衡于其間也府君獨于從兄弟中有挾兄弟者以睚眦不合怒相加遺竟置之度外不以爲較曾有共馬者盜而鬻之事既覺絕口不言恐羞之也其容人不能容忍人不能忍者歟爲不肖兄弟授室必以貧家曰妻財不爲吾富令其知艱難也爲大母後事計木必以美衣衾必厚幣皆先時蒯備焉歲時祭祀及高曾忌日品物極豐明禋將事一準于文公家禮治具肅然每夕焚香南向而祝願

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願生貴子願作忠良蓋好德君子矣事伯大父及二叔大父必恭虔諸友兄弟間未嘗有違言於宗黨間未嘗有忿惡於親朋間未嘗有妄交與世無爭也暇則獨酌成醺抱膝而歌梁父有葛天民之風焉無何享年不久一旦搆危病伯兄從椽史歸省侍湯藥府君喑啞聲不能出口以手麾之從椽事伯兄未忍遽行猶支臥下枕擊之去其好勝若此生正德丁卯七月廿四日歿嘉靖辛亥九月

初二日壽四十五葬醮舍朱坊南來山之原以

余今婺滿秩

恩賜

勅贈文林郎婺源縣知縣

亡妻江孺人行略

孺人姓江氏名雲字慶兆父明母謝氏夢慶雲見而生故名江故明長史萬里之後世居黃溪明幼孤依親寄寓于層林趙氏趙故余之母家也余六歲先府君曾携之往視外大父明見而悅之謂先府君曰身有愛女相者謂當貴郎君狀貌穎秀堪相配倘不棄微願備君家箕帚婦府君許諾外大父遂王通聘焉明意在女得所歸不論財賢于世俗遠矣慶兆在母家貞靜淑愼學女紅于趙氏諸媼姒諸媼姒愛重之年十七歸余儀容豐偉緩步徐言余母故慈私心喜之然而大母治家嚴明督責備至難得其驩心慶兆皆能當意若符左契大母好整亦整好潔亦潔大母好儉亦儉好勤亦勤大母善儲積持筦鑰惟謹不輕錫予慶兆每左右侍養命坐賜茶或啓篋諸所布帛恣所取慶兆擇尠少者一二以答其意更命之則曰太人壽綿長留之服用孫婦有此足矣其爲太母所重如此老母見

慶兆重于大母則益喜謂有佳婦門祚可昌也
事大母及老母益恭慎不以愛故自矜妯娌和
洽無相忤之色愉愉如也余年十六始習經生
言館師家塾慶兆設饋必豐必潔時時烹茶以
進令女奴拾薪踞地自吹夜則焚膏辟纑佐余
對坐誦讀徹鷄鳴不休脫簪珥收書籍及就外
侍則先期整裝食物衣具諸所畀有余毫無計
[illegible]庚申辛酉壬戌不稍仍家用匱乏食
指蓄衆伯兄當戶難支議析爨至癸亥甲子乙

丑丙寅絕粒不收典鬻衣服朝不謀夕余不殖
生產又以數奇不能糊口于束脩以資膳養慶
兆鄰比稱貸竭力以供菽水余與慶兆食鷄鶩
之食甚則日不舉火其不爲溝中瘠者幾矣慶
兆安之自若未嘗怨也及余既廩于學宮錄于
制行于兄弟親族必分所有慶兆未嘗嗇也余
詒上壽嘗未第求友四方講論姑蘇檇李之間
往返十餘年所慶兆司家督事內外肅然齊一
美飲食必以供老母有餘則與娣姒共之即異

爨三家若一矣三兒就塾館饋如余少時一旦
余遠歸漏下二鼓見中庭有光登堂則慶兆持
燈老母坐上坐既作禮問之則曰兒讀書將迈
寢暹此待之頃即三兒懽然躍而前繼即二兒
懽然躍而前問何懽曰兒書工完矣母于夫婦
不相期而見遠歸近歸作書生家風至樂也每
憶之亦足解頤余癸未成進士授微之婺源令
婺故繁戴星出入慶兆蚤起晏寢侍巾櫛饋食
躬操舂爨勤紡績種蔬菜衣補綴之衣食麤糲

之食悉如微時嚴庭戶闗鍵以助余廉余遇焦
勞有難色則言懷與安寔敗名頻勉之遇大獄
有憂色則言罪宜輕法無盡也每每知大體有
學士大夫所不能及者夫始而助余學也繼而
助余仕也奉老母助余孝也課諸子助余教也
爲女而貞也爲婦而賢也富貴壽考皆所宜有
方沾誥三年壽五十而止何也及病革問之則
曰我不死我無所言少間起坐而逝哀哉慶兆
氣度從容遇事周詳有心計雖未涉書史多默

與道合善記事歷久暫毫髮不爽各庄租入余不及與但以數問歲時脩祀甚虔諸器具必親滌香燭酒醴粢盛肥腯必精潔賓客燕餞必豐嚴事尊人行待卑幼以禮遇内外屬人有恩討問通族無問長幼貴賤皆流涕可謂死之哀也初慶兆歸余時余女兄在室夢鑵車中緋帛五尺書金壽字其上姊妹行私相解謂緋帛金字為休徵五尺則數耶也余庚午見錄報聞老母即夕夢與之同飯三咽而止問之則留與後人

老母夢中自解謂婦當食祿三年也余入計寓京元旦之夕夢慶兆僵卧滿面黑靨膚理綳然覺起既寤覺矣之比余南迈為言黑班發遍體旬日復没余甚異焉恐與夢符非祥也三夢者皆未言已而果病余逆知不起矣潛與老母言之老母潸然淚下亦言曩所夢如是以赴任時計之食祿正滿三年不加多寡又相符也後余歸女兄嘗余亦言曩所夢如是食祿于官與壽五十又與夢符焉此豈非命也夫豈非命也夫

生嘉靖丁酉九月三十日殁萬曆丙戌十月初五日子時男三人長尚夔娶白沙王氏繼娶何氏王氏次尚伊邑庠生娶蚕城吳氏繼娶鄧氏三尚傳娶東擂熊氏女一適五溪丁立命司馬南溪公之孫邑庠生孫男十　人建瑋建璜建珍建球建璸建珩建璘建珂建瑚建璡建珮建璉建建珽

孫女四　墓在沇岡紗帽山

之原以余娶源令秩滿馳

恩贈孺人賜

勅書

萬女會貞行狀

余萬曆丁丑上春官蓋先一年初夏往而是歲季秋始返踰年所矣歸而季弟抱女孩至問之對曰此仲兄去家後所生女會貞也余摩其頂視之不嗌不嗜其容樸然余甚憐重之然余常結交吳會每間歲一歸歸則庭呼之前與之語言貌淑慎起立不易尺寸顧家居旬日席未溫又束裝行未槩其實也比從劍門歸久之其賢行多著一日侍太孺人養余亦在侍見其馴謹

有禮類于儒生因嘆曰而父生而男也可以亢吾宗惜而女也未免外嚮也以余能知之頗沾沾自喜余自是益重之居有間適舊游二三生強余講業永寧禪寺偶檢笥書得貞孝姑傳有再從兄鄉間之異其事相與據案同讀未及卒業而季弟家訃至女以烈殉雉經死矣夫其大節彰彰固足以表于世而其閨行嚴飭處死有道不忍使之湮沒無聞也因撮其梗槩為之狀尚得名公鉅人為之傳且銘則可以聲施後世

而傳之不朽矣狀曰萬會貞者新建邑庠生萬國隆女母趙氏產病危甚余妻江孺人代舉之將抱為己有以余應會試命之曰會尋母趙病起復歸乳焉余母太孺人固明習書傳而是女聰穎異於凡兒憐愛加諸孫一等甫髫教之句讀楷書及紡績針綴之類輒有所恃輒得其解自是益貞靜馴謹壹意奉教獨坐一小樓足不常履地惟二女奴給事使令飲食旦暮執女紅暇則誦說孝經及諸女傳見賢節顯著及疑義

積以問余及余季弟族以內諸婦行有能甘貧苦志必極加恭謹事父母至孝問膳寢斤斤如也曩余以言事忤時舉家皇皇女私謂余季弟曰丈夫立朝職盡職言盡言生死以之仲父能盡言即不免亦得其所矣何懼也余季弟以兩男攻苦數每奇困與其母閒論世間榮枯事女從旁解曰為所當為求無愧怍則已何必人貌榮右哉余季弟為其擇所歸得鄉賢南湖胡先生之孫欽恭遂委禽焉閱癸巳三月有傳胡生

不利者余季弟念是女重義不遽與聞聞則處
其毀傷生也然女素警慧驚疑于父母容色間
每詰問不得所以淚下如雨日不再食比計來
則號哭幾絕日夜呼天不輟水漿不入口檢笥
中裝納置聘書聘飾以鍵鑰屬之母囑曰此不
與人俱朽者亟返之即易縞衣求臨喪太孺人
慰曰行可容易須計而後往女卒應曰古人有
爲此者諸婦相解曰汝女也身未有歸尚可待
女曰安得爲此言奈向已聘矣身固屬之矣孺

子朝以死則宜夕以從夕以死則宜朝以從敢
二心乎且人生光景幾多時也間有後言巽其
所爲者女曰我淚下自是不能止泣自是不可
忍即以百口爲解奈我心不可解何諒我心者
父及仲父耳余季弟知其意已堅志已決亦從
更之曰兒是真心正義哭之是也顧胡孺子弟
妹俱患痘未起當有所忌且遲之又一日胡使
來囑母悶其詳對殯已出葬事襄矣女曰少禮
少禮何不待我居廬一哭余季弟又慰曰兒不

以去爲汝計處以終純白古有共姜守義亦在
母家豈不聞之女不答亦不諾洎暮同母坐幽
室中母忽聞遺簪聲遣女奴舉火覓之女詭曰
銅飾也事可已母知其爲金檢以還初不知其
棄此與世物辭也惟防護不懈又一日女晨起
佯爲適然之意理髮整衣令人無疑心然梳鈿
簪珥悉毀而散之塵土中如視瓦礫二女奴問
故但曰還勿用也二女奴亦不解未以報聞父
母有間飯至父母強之食女亦強食三咽三吐

女奴以茶進則揮之去曰漱我以清水也此其
意終不餐煙火味惟勉承父母意耳時母病在
床猶就母問安否母溫言慰藉覺有婉容隨曰
負父母深恩母曰何言及此女曰曩時千心萬
心擇聘今皆枉用奈何坐少頃曰欲得自在就
嫂氏嫂氏微言覘之又曰人生光景幾多時百
事盡屬空耳有義有命豈能由我因紿其嫂曰
我吐未盡坐卧不能安起而去二女奴不相離
一則遣之覘茶一則遣之傳餐潛至樓上嫂待

之迓方頃刻倥傯追尋已經而絕矣其卒也日
方亭午立而化面目如生考之方書未有絕徵
皆以爲可救然卒以不救天與之全節也距生
萬曆丁丑二月初三日歿癸巳三月二十八日
年十七歲七世祖均文
徵聘不受官
賜勑六世祖原貞
徵聘不受官
賜御書令書

勑猶存原貞生崇㢈崇廣生子金子金生海皆處士
海生
贈文林郎知縣楠楠生國隆是爲會貞父隆兄弟三
人伯兄國彰仲即余女視伯兄與余猶視余季
弟也女閨中懿事多隱約不能具論大都其志
絜其行芳皭然不滓與世之汶汶者繇致異矣
倘亦彤管中之瑋節特操與
仲父萬國欽撰

姪婦嚴氏行狀

嚴氏婦者爲余姪尚德妻也余姪常與余攻苦
力學習經生言常與鄧太史定宇爲莫逆交顧
余姪蠲祿承世久已脩文地下矣時嚴氏婦少
也能從一以終有栢舟之象焉余于族爲宗老
儻隳其懿行棄而不載是余之罪也夫于是搜
戢往事記憶書之按婦世家凡山相傳漢子陵
苗裔也婦生而貞靜溫慮寡言笑泯嗜好其父
嚴珍爲婦相攸慎所許及得余姪以其秀穎有

異質遂納幣焉始余姪數奇連不得志于有司
婦既于歸家徒四壁立未嘗色愠操績操炊與
共燈火徹子夜無寐助之誦讀學旣成學使者
及郡邑長吏三試之余姪兩舉首焉婦未嘗色
喜也助之誦讀如初時居無何余姪數復奇婦
常微言慰勞之而勤苦益篤歲甲子將大比士
余姪聚精于文藝一夕遘暴病殞矣是時翁姑
白髮如練耄且昏家不滿斗粟手抱三歲孤操
績操炊待旦夕命蓋瀕于死也者曾有里婦閧

[illegible]節事婦正色厲聲曰吾死分耳所以不死者一孤煢煢無所依萬氏不絕如綫者此兒也吾不忍即死將遲遲待之豈愛死者哉不者吾將披其面與之俱死自是人不敢有異言既數年翁病痢床簀穢彰甚相近且難之婦侍湯粥扶寢起不離側洗滌澣縊日以十數易經五旬時無幾微怨尤也歿則具棺衾殯葬襄事一無所苟嗣後姑復以痢歿逾時既久婦即其所事翁者事之即其所以殯葬翁者殯葬之雖賢才丈

夫亦以爲難也通邑號余里爲水國人不飽糠粃者十歲而八九婦惟咬樹皮嚼野菜持饔飧忍饑而待孺子之壯強而生耶鄧太史念友誼余念族誼時問饋之其貧也如是然猶簡所稱貸畏人知焉孤稍長則督之就塾曰而父遺書在也即家世福薄富貴非所望而明禮義行善事所宜勉焉迄于今孤成立自植不墜家聲者以婦之教之力矣居無何孤罹危病幾于不起婦赴涕叩余曰媪數十年艱難辛苦爲此一塊肉耳倘天命不佑將與之俱余以天道報施善人解之爲求醫調治幸有瘳未幾婦危病余往視之婦叩床祝曰媪未亡人也今死後矣媪惟謝叔翁及鄧翰林待緩急也下將爲報也至病革令兒媳勿以色衣殮乃屬纊焉婦生于嘉靖丁酉年九月某日歿于萬曆壬辰十二月某日子一即孤建祿娶王氏初余侄歿時婦年方二十八歲于今甲宜旌且其賢其孝若是非但苦節自貞而已學使君朱公郡邑長吏何公戴公

表之宅里直指秦公賜之帛米皆勸善而勵俗也余不敏因載其事略俟觀風者採之以

上聞焉

[illegible]先生遺集卷之四終

一愚先生遺集卷之五

侄尚烈校刻

雜著

書二烈遺事

萬木鄭山世居新建之城頭二人秉信仗義行誼服於鄉間有節俠風結爲刎頸交正德間宸庶人濠謀大逆奄人校尉横行四出籍民田產收召豪強不附者縛之去木與山一日捐財貲椎牛置酒大會鄉父老子弟號于席前曰國有常主寧容此反側竊據我土地虔劉我人民濁亂我皇綱乎諸君請如約舉義立營爲扞禦計不如約者以軍法行每家三人籍一爲兵多則倍少則減每十人簡其一爲閭長十閭簡其一爲黨長十黨則山與木分統之每晨夜點閱巡警一支由東路一支由西路約會兵于其處戈戟必其精銳旗幟必其鮮明金鼓砲銃爲號禁絕一切奸細不識面者鄉之宄其孰爲戚孰爲友必識認始解鄉衆皆曰如約居有閒寧庶人

遣心腹用事文旗牌官謝重一冠盔洋洋帶領兵校數十越闌闌入都籍民產盡重一爲鄰鄉劇奸投進助逆者巡兵相遇輒拒敵諸校尉解散擒重一押匣空倉中豢養奪其馬畜之空廐居七日令塞兵各舉草一束置于張睢陽遺廟壇場前出重一併其馬生焚之烈焰燭天兵士氣張甚無不人人一當百奄校震恐里中晏然編氓安堵如故久之塞兵亦歸農山與木亦謂此後可保無虞矣一日相約出鄉收責田租錢飲于江上適寧府劇盜凌十一閔念四等刦掠江湖歸舟過焉向欲洩前忿不可得有校尉識之指二人爲某某也遂趣之入舟持見濠濠曰常聞鄭山萬木矣今日山要崩木要倒問山曰爾軍籍是我家奴其先以何事遣山應曰罔王謀反校尉充軍濠忿曰這廝好無禮肥宜烙喚火信以鐵烙批其腹背膏血濺木面膚併懼之挾其附已也復問木曰產何爲不與我籍木應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百姓世食土而供稅

朝廷奄非大王所宜有也濠忿曰這厮亦無禮應
宜椎喚火信信以銅椎擊斷其兩足股二人立
斃夫山與木皆受廛之民也未常食祿就職又
未有官司程督而乃倡義拒賊以死勤事倘亦
有田横之意乎惜其時兵燹殘破瘡痍未起無
有以其事
上聞徒傳之父老遺言耳夫世有豪傑勇烈忠義
如此行道之人聞之爲垂涕悲愴志士仁人寧
忍使之湮沒無聞耶因爲之記其事俾采風者
考焉

永哀録題辭

永哀録者録博士朱先生哀其二尊人之辭也
其先嚴之不禄也先生髮初燥竟不及身養矣
其先慈之即仕也先生宦未成今不及禄養矣
其二尊人之遺像昭昭也亦復燬於兵今不及
朝夕見矣豈惟其風木有恨以杳邈儀容且幽
明遠隔是烏能弗哀哉先生居常戚戚焉若有
深思語及之則泫然泣訓於西川者六年於茲
終不解也余釋之曰禮謂思其居處笑語云者
指祭時言非永也詩謂永言孝思孝思惟則非
純孝孰當此乎夫遺像者摩其面目膚髮器宇
丰度與先人相肖者也見遺像猶見先人似矣
然彷彿間耳非其真也即巧手國工能必其面
目膚髮器宇丰度一一不爽乎果不爽焉亦烏
圖滿紙有爽焉者乎尸而祝之即抑于心未安
耶何也像者傳其形不傳其神思者與神遇不
以形遇先生之永哀也永思之也然所謂神非
聲氣非魂靈非有所憑先人之意向心術光明

亙天者千百世不可磨滅與後人相感通後人思之思之永則神通之神通之則神遇之至與神遇則高明如父沉潛如母蓋則而象之矣此之謂肖子此之謂踐形豈必面目膚髮器宇丰度與其親相類乃爲孝乎先生行成于家教成於邑子弟思至此成矣詩曰綏我思成者是也則至此端矣詩曰鮮不爲則是也昔者老萊子以暮年衣斑斕彩作小兒狀怡歡膝下世以是稱孝直不知比于終身而慕者孰至孰未至耶

先生即不得從衣彩之列然耆老而慕不衰要無愧于舜也已

讀熊孝子傳

孝子熊智余里中人也客于劍門遂家焉余以言事謫判茲州問俗編詆得孝子刲股狀孝子即異世余欣欣想見其人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子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夫仁者何也即孟子所謂不忍人之心者也即易所謂生生者也夫人孰不欲生故生吾身仁也而生親之心有甚于身則生其親亦仁也彼其當母氏顛危隕越之時求醫

則醫不效禱神則神不應其勢誠急其情誠切其心之痛有甚于身之痛心神貫徹血肉痿痹視棄其股猶遺土也蓋不仁于身而仁于心不仁于己而仁于親其能忍乎哉昔王祥之卧氷孟宗之泣竹皆足以動天地而格鬼神蓋誠一之驗也是故股可刲而身不死肉既羹而親可生母子重見庭闈如故奚論王孟哉蹈仁而不死亦既大彰明較著矣此生生之道矣彼解者謂理常存心不泯者迂也雖然臣之事君猶子

之事親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此事親之道委質
策名有死無二此事君之道余因以自勖云

萬二愚先生遺集卷之五終

侄尚烈校刻

詩

五言七言古

中秋後五日凉飈薦發朱汝虞明府惠衣二襲以詩代謝

游子行不返秋深滯浦陽鶉翎奏褐洞蛛網納衣房紈[illegible]那太息舌在更何傷蒯屨着兩肩冷然發清商一夕凉颷來蕭颯生長廊糾糾葛屨者翻念客無裳慊慊伏高誼署中献空囊驅吏向西來手持綿素雙

嗟子久行役支機誰七襄解衣分寒風骨肉共相當令人懐擊筑一息九廻腸願從結襪子生死求相忘

夜夢丁右武年丈劇談因談以記時事

昨宵右武子到我夢中來正襟相對坐日曉天門開言下意可了鏡洗我靈臺靈臺發清光一照無塵埃俄然清夢覺千聲喚不回古有神交者此語復誰猜

飛來峯寺

上有飛來峯下有飛來寺二有同歸幼峯與寺何異我信造化理有妄即無據既道可飛來何不復飛去

贈仁邑文學梅閣子二首

巨靈震春聲動蟄虫驚潭花捲飛水化作商家霖蒼生拍手歌歡聲達帝京始知神物有時起一起四海賀平成

鯤魚展尾三千里一吸可盡北溟水麦鱗駕霧轉南溟俄然一日大鵬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兩翼雙垂蔽秋空我道此鳥世間有時來好展英雄手

贈隱士

陽江清淺勝楊州碧天一色落江流柴門半掩理漁

釣孺子滄浪歌未休好把歌聲洗塵耳浮鷗逐波沒且起夜來醉卧一扁舟隅斷紅塵三十里

五言律

以言事謫劍出京別諸友

北闕辭明主高堂奉老親本無經世策空作上書人動業看吾友安危在此身邊塵猶未凈何以佐昇平

宿永靈寺

端居絕塵想寄興懐遠山鶴與九皐適鹿宜豐草閒行藏萍梗跡名姓馬牛間慣我眈雲卧乾春未啓關

同盛若華年丈夜坐二首

一尊當爭夜明月照雙楳憐君舒蒿目媿我尚蓬心事去猶存古囊空莫論金當歌宜自惜世俗幾知音

其二

飄泊江湖上而忘失路人雄心偏忉命賤子自能貧道以迂疎重交從簡淡親賈山真我事與汝共爲隣

別吉州陳爲霖二首

意極不能別湖平暝色收易消船上酒難捨月中樓漁唱猶堪聽芳衡不可求興闌思起舞錯落看吳鈎

其二

野浦平於席離歌動客愁長天下遠水白月落深巵良劒人應惜明珠暗莫投遙將別來意併入大江流

贈姚洞陽二首

中吳有高士四海讓名流目瞬人間世神完太古丘賈生頻作賦王粲獨登樓我亦狂遊者雲將肯語不

其二

達人古來少章貢乃知公宇宙間胸臆江山剩足蹤詩名擅百手譚咲賓千鍾詎足天下士尚追孔孟風

贈外郎轉考

詩禮傳家遠長祥發上[illegible]雄心在經濟渠肯任沉浮舊績昌熊畧新聲到鳳[illegible]莫言勳業異當作兒蘇州

別陳惟直二首

對面意不盡長風催客舟歌聲終夜冷劍影萬山秋星聚移天象斯文屬太丘鰥川有逝水莫惜別南州

其二

澤國競南風芙蕖飛亂紅江山岐路異燈火夢魂同吾子何搖落蒼天自化工[illegible]禁論離索復聽隔溪鐘

淮安同蔡儒施全上人泛西湖步金牛墩二首

天濶浮空爭支順淮水頭湖平連白馬風急撼金牛逸氣摩青漢禪心對小甌朵蓮猶未歇兒復論僊遊

其二

相依調卿士結伴蔡中郎棹聲宜暝色荇葉助清觴長咲催孤鶩悲歌扣短舫野人渾未鮮拍手咲吾狂

贈翠巖上人

之公明行足說法妙高臺白象三年轉青蓮十丈開過從因問字坐久欲生苔莫謂黃樓後於今鮮辦才

浮玉別香林上人

[illegible]悲秋那禁向惠休百年抱奇好此日動離愁
中泠足泉味海岸待蓮舟飯依真我事天地有滄洲

浮玉新秋

[illegible]初立夜旅况忽凄然賒月閣中醉賣月巖下眠
[illegible]催出社潮漲欲無天感極易陽去沿山問客舩

贈畫士少川熊子

造化羅胸中風生筆陣雄泉流疑觸石寺古若鳴鐘
信手排山岳舒眉見悴榮不因吳道子何處見天工

贈太平菴天峯上人

虔南豈匡廬如何有遠公清塵破幻夢智覺了參同
見性知無欲降魔已有功扣關時問訣無語指崆峒

十八灘二首

水落石群出纍纍漱泉聲淺深恰受艇楊柳如奏鉦
禹功留險阻天地示安傾舟子好把柁縱横任汝行

其二

二九灘溪戀灘乾石出頭長鯨吼巨浪鐵騎截横流
神禹那有力精衛豈無愁禹也今何在悠悠思未休

舟中遇雨

山雨洗石壁江雲鎖暮船聲聲助湍急點點射篷穿
不憐湖海客偏應立冬寒借問南來鴈家書傳未傳

宿太平山三首

長雨瀉空谷更深眠又闌雖然離舴艋復覺枕溪灘
雲舍知何處萍踪杳未還分陰猶可惜長熱寸心丹

其二

連雨迎冬立重來客上方聽經仍法樹習靜試禪牀
造化時舒慘人心自顯藏惺惺隨夢覺高枕卧羲皇

其三平聲

孤燈深更明三人同牀惺簷前傾盃殷堂中菩提靈
虛空知天心浮沉任身萍無言參禪機何須升蓬瀛

見燕

冬立秋已盡石燕胡不歸裊裊拂雲起忙忙掠水飛
恍如羈旅態豈為主人迷好與征鴻約春來正及時

郭望

城北山連屋城南水遶扉珠方重鐸至樓觀瑞煙飛
夜靜鬬鳴柝寒催婦搗衣佳氣明雙睫秋深花正肥

其二

山後雷聲霹山前雲影移老僧看龍泉問予飛不飛

招雲洞二首

分明瞻太乙指點問河魁會合知何處從龍到上台

其二

愛國頻看日思親獨上臺山妖休入夢不是楚王來

浸星池二首

天河傍紺宮四七貫當中池前作賦看筆補造化功

其二

彼岸更何如渡之須用筏妙悟越河沙當面青蓮發

出天峯二首

青北定盤針何須此外尋四禪無着處便是自家心

其二

日月旋磨蟻乾坤揷翠標最高能着脚萬里任飄飄

七言律

登劍閣

大地鑪錘山作劍雙懸白蜺倚亭傍風來驚動床頭夢月上搖連匣底光世事不平看髮指雄心猶在引

孟長應知神物山靈護千古龍文一壑藏

入劍門

天設千將險莫倫貔貅猶在此中屯雌雄並峙龍爲友南北區分鐵作門萬仞光芒輝日月兩行殺氣重乾坤誰能獨倚崆峒上淨洗銀河報至尊

登重陽亭

重陽亭子冠山端不遇重陽也壯觀雲起卧龍秋是雨風來鳴鶴暑偏寒客懷未覺金僊遠世業那禁蜀道難聞說風流稱觧佾至今真賞幾人看

四川考試中秋夕作

棘垣涼凌夜光澄畫角聲喧白帝城不有塵埃成障蔽依然手轉自參橫唐虞總是清明象洙泗無非諷詠情吾道能弘隨處好莫因窮達負生平

贈王相士

病骨倫髯山澤癯非樵非牧亦非漁杜門不問行藏事開卷惟耽釋老書造物有形成拇指吾生何以謝遷篨應知大小年相似菌蟪靈椿總土苴

寓招隱庵

客到淮南已倦遊長河猶自帶聲流白雲縹緲千山外秪樹幽幽萬木秋歲月不言看短鬢乾坤到處是滄洲莫因風雨催蓬暮且伴閑僧對水鷗

五月五日病寓招隱庵

五月五日雨生烟愁絶江南路幾千石榴殆濕不欲哭海鵠交寒秪自憐何處得來蒲九節呼童且蓄艾三年道人病卧鯷人國只有青袍當藥錢

高郵道中

澤國蒼茫一望渾中原風景向誰論波翻鳧鴈爭依

樹水築漁家盡閉門多是蛟宮藏罔兩誰能赤手挽乾坤長沙賈賦空腸斷遮莫斜暘強對樽

淮安失水

淮水茫茫觸石尤先生烏有為吾收王孫猶自依芳草漂母於今獨古丘謾說延津驚躍劍猶愁海叟對忘鷗莫孤蒲架蘭陵酒醉倚春風十二樓

憶丁右武年丈

南北風塵摧敝裘庾公無柰獨登樓身安作客過三夏夢慣依君到九洲草木不言驚歲晏泥金何日報轅頭臨風無限相思恨吹向漳南浦地秋

謁岳武穆廟和邵二泉先生韻

長驅直搗幕爭胡埃勛業巍然列將臺自謂旋頭將北去那知班詔又南來孤忠竟殞英雄恨青史猶存正氣開天暮西山欲斷日玄猿聲斷不堪哀

謁伍子胥廟和前韻二首

朔風吹雪爭塵埃古廟蒼然聳翠臺霸業雖知隨世去忠魂猶自駕潮來嚴霜落木千山冷烈日當空萬古開水滿吳江襟欲濕漣漣兩淚向誰哀

風爭山塵無半埃超然獨上子胥臺忠魂不化鴟夷在吳苑丘墟西子來孤憤自甘賁志沒奴顏那肯向人開江流不盡沉淪恨激起潮聲晝夜哀

過富春臺

東漢于今仰釣臺幾人曾釣富春來清風自是天星動抗志那聞諫鎖開廟對長松閑歲月人于塵世隔蓬萊扁舟直向清潭下端為先生一壯哉

登吳山二首

直上山頭意暢然人間別有一觥天清泉浸草深于

洪怪石馱松青可憐氣逐鯨鯢凌海島心忘塵劫數
雲烟不知身世成何事拍手高歌正氣篇
肆勝環山頂盤旋坐石屏林聲鳥語度樹色紫雲凝
地引丹心迴風吹兩腋輕凌虛問僊子何處是蓬瀛

贈藥賈人同舟西歸

海上風來李郭舟月澄波影淨如秋半空霜氣啼寒
雁萬壑潮聲撼晚樓我倚蒼龍歌白苧君騎黃鶴上
楊州尊前盡飲非吾醉爲喜風流結鳳儔

贈劍邑文學熊慕溪同舟歸

長帆鋸浪雪花飛寒鎖玄猿不盡啼造化無心看柳
色陽春有脚報梅知桐江野水雖堪賞麟閣勳名好
自期莫怪歸舟妬風雨白雲已在玉關西

登金山三首

高閣江寒清可憐江南江北氣蕭然金鰲鼓浪飛雙
峽玉罍浮雲散九天月到瑤臺閒廣樂風飄閶闔引
爐烟何須更問楊州鶴已是蓬萊海上仙
水國危岑倚碧空潭花兩岸送飛蓬古書充棟占青
壁老劍搖波吸白虹濤起雪山堆海屋月明璃鏡破

鴻濛任敎風雲意公無渡此地全收大禹功
一樹青蓮江上開分明佛土震東來大荒層閣摩千
丈天上重扉望九垓石柱風回愁鶴鶴海門日出淨
塵埃凭高漫自歌黃鵠興在青霄數舉杯

贈金山秋亭上人

山月平分江上臺何期玄度得重來洞門無雨春常
鎖貝葉連雲花自開風浪不妨僧入定松鈎鷹許客
還栽道人剩有林泉興好待秋風掃上苔

十月二日往贑吊紫翁劉老師太師母

南浦登舟往吊虔薄雲淡日近秋天侵來遠嶺皆來
望如意好風都上船鳳渚沙飛今日雪牛淵草損昔
時烟行行栢舟重攜手一束生芻兩泪漣

宿峽江

峽江城外宿孤棹與倦登臨緩步回新月舒眉看我
飲危山翹首望燈來誰家兒女競歡笑彼岸孤鴻自
叫哀共擁蓬窗各無語晚鐘分付莫相催

舟泊泰和

瀨灣水急楚帆遲天暮慘黯練雪時一牧吹笛背日

去㴬漁舟綰分風歸青山有氣凝霜宿碧水無塵見鳥飛意古吉地多賢者從頭屈指不勝思

宿惶恐灘

孤舟夜宿惶恐灘灘高水急聲潺潺恍疑山倒瞿塘峽不數灘來完海關牀脚凝僮剔正穩城頭起角夜將闌旅懷百結無能解明月如何不下山

登望江樓

望江樓上望江流二外平分一色秋東起曙光籠畫艇北京蒼鴈點沙洲開襟懸欲吞天地吐氣真能射

斗牛畫日凭欄無限量乾坤事業屬誰收

七夕朱汝虞明府觀兵海上有詩見懷依韻奉贈

秋容蒼翠拱留阿爲待清朝命吏過道路有碑星作福仳僑無女鵲爲河旌開岐島風雲合隊列貔貅武勇多海上不波征鼓息將軍何俟製鐃歌

遊金山寺

水上青山山上樓芙蓉一片帶雙流空中簫籟鈞天動江面亭臺蜃氣浮巳有龍門排砥柱可容鼉窟蕩

扁舟相逢莫惜凌虛賦好把葱蕪對席收

毋氏花園

名苑奇花對席開恍然身世在蓬萊雲橫劒嶺嵐光下水遶文溪秀色來鄭谷好文多逸興鹿門大隱有仙才吾今亦欲迯朝市家傍柴桑菊已栽

七言絶

題梅贈任思文上春官

彤雲冉冉帝城高玉樹芳妍染絳袍知是調和元有待先催春色到林皐

贈任思文之任建昌

失水口號

古書三篋足行囊向怪青藜光未長昨夜浮槎渡銀漢黃姑爲我洗縹緗

過金扁担

赤壁飛來越水東痕橫金擔嵌芙蓉却思八九圖書數都在先生一畫中

過王山是日立春節

[illegible]山前梅盡開行人迢遞上春臺江南自是陽和早晏起東風送我來

[illegible]泰和見二漁舟繫纜乘風而上

江[illegible]兩叟同漁業小艇相牽前後風緩緩竹篙欹懸水歸來沽酒醉爐中

遊通天岩二首律一首

一竅誰開太古心通天容日洞雲深却思周子亩無極一箇圈兒此處尋

丹梯直上果通天兩腋風生骨已仙醉卧不知人和世個中欲問又忘言

儇巖幽雅瑞雲凝四壁青山遶畫屏旛影飄飄連漢影鐘聲歷歷間泉聲古松掛石如龍偃細草迎風肖鳳鳴直上峯頭最高處凌虗欲借王龍乘

萬二愚先生遺集卷之六終

蘧廬稿選十三卷

〔明〕韓上桂撰

明天啓刻本

題韓孟郁稿

憶昔歲在濟上逢韓孟郁也出其所著作示余孟郁方爲孝廉而所就已若此矣去之若千年余再入中書孟郁爲孝廉如故

而又不第來謁余又出其詩文數種詞愈工而牢騷感憤之意亦時以露才士不遇故宜有此然孟郁故有逸尚好遊佳山水業已領青氊不樂乃請假歸將

從其鄉李太史入秦登太華三峰尋玉井蓮摩娑仙人掌而去適齊魯妖賊起部議湏儒生有謀畧者往覘賊勢而孟郁慨然願行遂辭太史而東余聞而壯

之方東夷肆逆遼左沉淪孟郁慨然有請纓之志而爲人所尼雄心未已殆于此行試之矣粤東多才以余所知孝廉中有劉伯栩陳來獻皆績學嗜古而孟

郁尤宏博然皆久困公車豈此道于舉業能爲祟耶抑造物忌之耶今天下文武二途皆困敝不振孟郁文士而談兵差強人意吾知孟郁以其文耳若他日孟郁所樹立當有不徒在毫素穎楮間者吾姑書此俟焉

福清葉向高書

蘧廬稿序

韓子孟郁刻其蘧廬稿若干卷以示不佞曰願先生一言以信夫韓子何取於蘧廬哉昔者莊生有爲言之也見韓子所自爲賦焉夫棲神玄漠托處寥廓乾坤爲寄寓古今爲一宿彼且焉用文之善乎韓子自况也刻茲何也非韓子志也韓子之友鳩金爲之以與海內綴文之士共斟酌焉然而韓子志也韓子天才溢發鬱積洶涛一息千里其於古人直旦暮遇之而猶思與海內綴文之士共斟酌焉韓子之志於是乎大矣古今才士多志士少世不乏才彼其師心逞臆千言立就奔逸横出不受羈鞚偶拾唾餘便謂前無古人其無志者逞

逴謂運代遞降古今不相及卑卑道俗埜古人而却足焉惟有志之士恥不爲古人故事非古弗用而語非古弗道精心獨詣不古不已詞壇所以代興大雅所以不羣非斯人之徒歟余觀韓子其才可以古其志又必欲爲古故有所撰造無不取法乎古賦頌箴賛法漢魏六朝五言古法江鮑

李太白七言歌行法太白時旁及少陵雜文近體雖不專法一家然皆不卑卑近調韓子嘗自謂賦頌古詩詞於古得十之四五獨近體難乎爲工余固未能定其必然然要能不爲今人者也夫以韓子之才之志竟其所造約之古誼湛沈以遂思淵微以蓄自温厚以發其氣蒼練以遣其詞擬議以一其格參伍以綜其變自余所交天下士可與進而之古一人而已往歲韓子與吾兒懷瑞結社西園凡所撰述兩人者共斟酌焉然弗自信也比余過里又與余共斟酌焉猶弗自信也茲且斟酌乎海內士因以斟酌乎古人若是韓子之志愈大矣雖然韓子方且蘧廬乎斯文而余復詹

詹語古得無迂余言哉

端溪區大相譔

韓孟郁蘧廬稿序

蘧廬稿者羊城孟郁韓子所爲詩也孟郁廩上公車遊太學于余有維桑誼間訪余成均手一編見投曰小子童牙時輒任誕暨古寥寥自鳴每厭薄家人生計而竟其適於詩幽討冥搜不遺餘力亦有年矣久之習而成癖日月志焉計所存什之二三

覺皆疵亡當未諗可與言詩否余讀之曰可未諗可藉先生而傳否余讀之至再曰亦足傳矣則請受雌黃焉已而索余言弁諸首余于此道臨難爾莽莽何如輒謾自評騭迫孟郁舊誼盍容辭序曰嘻子起家青衿而多聞騖博儻于正業無妨乎世類逐時流而孟郁蕌蕌自濯洗耻卑論儕俗欲軼而過之世急名功祿利而孟郁捷闕繙書側弁而俄于生産亡所問世好侈冠劍樹類欽相高而孟郁匿景埋照若默默杜機壹意修古乃今棄故業思專而難割修制舉思曠而失時竊虞孟郁之日以窮也孟郁曰不然也吾鄉者束髮受書師心師古視曹好夷然不屑也直將襲鴻濛包

混沌以宇宙爲蘧廬吾且忘吾身矣皇暇問遇必有所遇而後適而後稱詩乎亦已卑矣史氏有言詩書隱約欲遂其志者之思也作者必窮而後工窮何負于小子余聞而憮然曰吾失乎吾失乎古人日不暇給志在千秋兩司馬病渴論腐以蹋蹐終然而聲施異世孟郁得無意乎繇玆春秋

方盛俛而就繩墨之言亨塗在前長轡方騁彼其睇㕧嗞不啻十舍少暇羊角之餘何難奮翼溟池哉得時而駕奚其窮于遇乎何有記余舞勺之年下帷譚藝墨渝紙敝曾不能窺其藩中歲厪博一第顧於詩道裒蕪謭乃今檢舊業則敝帚也課新詩則覆瓿也兩者無當所得與孟郁孰多孟

郁忘其遇而遇存以爲目睫近也千古遠者也要之業足術也遇不足道也茲藉其在類非開元大曆以後語計識者能鑒定之耳孟郁深味乎南華旨持論大觀有詠必高無言不傿竟所至當屬嶺海奇琛顧余秉能弗長又味道殊淺讀蘧廬賦甚慚于孟郁

萬曆甲辰季秋西粤友人蕭雲舉譔

蘧廬稿選

五羊韓上桂孟郁父著

同里黄聖年逢永父選

賦

蘧廬賦

余少不問家人產惟是敝宅一區僻處郛落歲久圮壞莫蔽風雨丙申僦居五羊之東城戊戌移之北癸卯復移而南八年之間三徙愈陋笞潘岳閒居左對

戎營右臨壁沼自謂孟母之遷不是以過余踟躕一枝莫獲寧處僻彼倦鳥得棲爲幸其何敢擇木嗟乎天地浮萍陰陽過客亦若此而已既以蘧廬名其居因爲之賦

爰有達人托心玄杳泰山匪大毫末匪小靈椿匪長朝菌匪夭張六合以爲庭聚溟渤以爲沼順流水以優游象行雲之縹緲夫其宅連青瑣戶引彤軒深宮謝夏奥室留㬉東京則南陽抗第西晉則金谷開園信時俗之所艷非予思之所存若迺買隱情懸釣名心競北山耻其移文終南嘲其捷徑友猿鶴而非眞攀叢桂以徒詠雖竊耀於羣愚終有違乎至性故其處也可嚚可寂如晦如明在山則學巢父近市則同晏嬰巷以陋自得谷惟愚乃名始寄寓于東郭末托跡于南城里甚美而非擇喬屢遷以無情猶得借巧鵲巢潛形蚊睫鳥既倦而獲林蟬欲翳而逢葉敢妄意於卧龍庶取適於夢蝶爾乃清性

常在逸興難忘種竹間地栽花道旁小樹數盎畨柳三行橘徙北而不變蘭易砌以彌香從吾遷者殘編蠹史任吾携者短劍空囊一奴乎頭一婢跣足無奉倩之淑匹有孟光之隱服衣既寒而尚絺炊至晡而未熟坐藜床而欲穿眠鍛竈而微煖其或清晨奉省佳節堪酬市鮮錯韭盤列觴浮仰橋木而知敬對萱草以忘憂荊素榮而靡拆桂初茁以成稠忻笑語之常洽縱偃蹇乎何求至於月到疏簾風來暗閣苦茗一杯

濁醪再酌舊藻猶含新華始灼咏泌水之清詞想建安之傑作足千古而非誣置三公而如却寂寞兮似揚戲睨兮如莊玄草成而愈澹北溟若而彌狂逍遙塵世之外放浪無爲之場仁義止可一宿大道不異羊腸創浮生其若寄況棲息以何常澤雉畜樊而不王大鵬碇翼以難藏吾獨超此兩者故能出入宇宙而無方

蟠木賦

余居之傍有蟠木婆娑困輪其陰可蔭有似蒙莊所稱不材木者暇日細視因而賦之其詞曰

若夫蟠木離奇非楠非梓非桐非椅托根磊落澹影淪漪震電夜掣苦霧晨披山精伏處野魅潛窺既銜瘿瘿復垂領頤頩形異狀怪目駭思其枝柯則半青半槁若伸若折槎牙虎爪屈曲尺鐵栟櫨恨枯棟柱憐缺削之少平截之多節其根榦則粗支惡理皮裂心腐苔蘚外蝕螻蟻內蠧爲舟易沉爲楖難固圓不應規方不中度

是以匠石輟斧公輸停斤離婁弛墨王爾迴輪徒然散木共置弗與嘉樹同珍用能飽歷星霜蔽虧日月秋冬不知寒暑遍閱千尋尚加百圍莫潔大可蔽牛高從冒雪驚風驟起則萬籟齊鳴暮烟宿含則千山連綴至於春陽始熙羣鳥咸萃倉庚鵾鷄玄鶴勁鷙羈雌孤雛哀鳴求類又或窮髮希有冊穴奇毛戾天羽倦運海形勞亦復息肩暫止弄影長翱下有騷人達士卓举高賢捐棄禮法不受世牽自知無用却跡難前覽此奇蔭私心悠然徬徨徙倚以咏以眠移日酣暢與彼流連迺作歌曰六合未爲廣九州何足多扶桑高碍日若木低明河梧桐不及拱橘柚盡戕柯漆以黏自琢玉惟堅迺磨不材吾已矣爲材將若何東方生鬪而和之曰大道本無名至物初何狀宿瘤配齊王哀駘崇衛相玄酒不可飲朱絃爲誰暢漆園頗達生柳下吾所尚笑彼首陽子徒然事高亢願結孤樹鄰終身永不忘

月賦

楚襄王旣遊蘭臺因適桂苑延佇乎瑤階有傾皓月始出直照王懷王乃進宋玉而問之曰夫風之雌雄則旣聞之矣若夫月者流照無極萬里一色寧有異乎玉曰唯唯若大王之月者閃爍萬狀皎潔非常經綺檻透蘭房徘徊乎紫闥漏景乎銀牀耻高樓之明鏡增素女之瑤粧故其室潚火齊壁搖金電雲毋開屏琉璃合殿纖學玉鉤圓裁紈扇度網如梭穿簾似箭至於輪

涵芳渚采漾金波又若授珠還漢讓璧沉河君王乃召皓齒命雙蛾揚郢曲迭吳歌羽爵屢舉舞袖森羅歡宴移夕爲樂如何若庚人之月者光采如迷淸輝莫吐乍升短墻潛窺暗戶室小形虧隙寬影度塵壁損妍敝帷掩素啼每笑於吳牛擣莫沓于顧兎恨薪桂之無因念監臨之冏訴又或孤鸞獨照別鶴寡棲藁砧旣出破鏡徒飛單傷角枕冷惜羅幃流黃易濕素杵難揮與夫負羽遼陽從軍隴水久負閨期未酬國耻霧苦營空風高陣靡羌笛一吹關山萬里此其人莫不見月興歎弔影長欷永夜不寐中心有違孰與夫金宮之賞會綺席之淸怡也王於是稱善始命有司視貧賑發簡戍恤役賜玉雙璧永爲上客

羅帶賦

東都玅繭南越奇絲繰必秦女浣或西施引流黃於素月緘累恨於塞機製擬長而尙窘體稍纖而復微乃成羅帶紛紜綺靡攬之盈握繞之

遍指稱羣袖與丹裳映朱顏及皓齒倚繡柱而輕斜步錦茵而旖旎羅帶兮從風寶髻兮玲瓏照天兮碧色弄月兮寒空思邀之兮遠道將約之兮上宮披復披兮情已亂結復結兮心轉同羅帶兮如雲披輕塵兮動綷裙頹褰裳而就子期解珮而贈君翻兮欲合飄兮始分擾鴛鴦之逐伴雜蛺蝶之成羣美人醉舞束纖腰鬪鬆髮墮釵將搖拖虹廻雪紛欲落手折幽蘭頻見招少歌曰河似帶兮不可屬草似帶兮但縈砌毋

楊遠地惜相連遊絲罥樹同堪繫腿伊垂之簪
有餘水有翠荇牽紅蕖病帶寛今非昨日愁帶
長今不自如重日錦瑟徒懸繡幰未夕紈扇虛
遺遼鸞鏡有時斥辛獨得爲羅帶今長拂蒼苔
之履跡

魚燈賦

客有談江豚魚者懶婦之所化也其膏
爲燈明暗無常惟戲是供余因賦之其
詞曰

夫何此燈兮似晦非晦如光非光托生水族流
照江鄉既殊桂燭亦異蘭釭鸞膏未遇豹髓猶
藏謬升短檠遂登君堂體本香魂質存懶性在
煎未忘縱靡何病應節如知隨方莫定造孽作
妖喜邪醜正其或畫堂宴啓玉漏聲遲既裁郢
曲復度秦絲斂簪並帶屏畫雙棲金尊未竭香
篆如微將鬆寶帶莫解羅衣時則獨奮奇光罔
勞纖枝四照同輝九華共放斜通翡翠之幃直
射芙蓉之帳觸雲母而玲瓏映水晶而瀏亮一
刻千金爲樂難倘又或高陽酒徒五陵大俠但
喜樗蒲靡知素業夜半分曹探囊競捷射蜀錦
與齊紈賭名駒與愛妾盤究轉而未分采屢喝
而猶怯亦復丹華倏燦靈耀俄敷辨五木於指
掌定梟勝於模糊劉毅快其得雉慕容喜其獲
盧百萬一擲繞座狂呼若乃鑿壁書生乞光貧
女兀兀殘編紛紛亂緒西遊已困未習揣摩東
賦既空更輸機杼遂或依微掩暎斂耀藏霧似
死灰之欲濕類鬼火之猶青膏數添其獮暗指

屢剔而難明非關袖掩豈屬帷扇蛾詎觸而燼
落意未賭而光停致使黃卷低看白麻暗索字
或溷其魯魚績莫分其美惡三冬之文史竟虛
七襄之雲錦誰作徐吾爲之歎獻蘇季爲之恍
愕故其爲物幻而多智比而不周最善牧豬之
輩偏宜紅粉之樓專結怨於寒士罔助勤於好
仇豈若青藜獨資著作更慚龍燭靡違隱約流
螢供照書之囊斜月透穿針之閣用並借於清
貧心詎分於厚薄爾廼飽臭其質豕突其形婦

德無極婦怨難盈固垂氣之偏屬豈下愚之可明是宜封豨等刑黃熊僉殛化杼猶輕燃臍未刻戮且縱之江湖亟欲投之荒域

蛛絲賦

余讀江淹青苔賦見其濃淡殊情歡悲有致因以爲蛛絲之所感正復相類遂賦以擬之

嗟蛛絲之繚繞覺引恨之常多性喜圓而擅巧製象網以兼羅結繩之前已彰奇搆杼柚之後

遂擬織綱每依簷而掛壁時着樹而連柯其或古院陰森高齋寂寞苦栢無枝寒松半落靜讀丹經閑調野鶴搴蘿薜以爲衣見飛絲之繞閣封紫洞以潛扃暎幽窻而成幕值日晚而煙縈向月出而露薄莫不竊賞清貞暗酬寥廓啜苦茗以高吟擣瓊枝而對爵與夫紫棟迷雲丹簷宿霧鐵學網而依微風引絲而暗度斜背合歡之牀偏遶相思之樹欲斷還連如去猶任似蓮藕之難分類春蠶之始吐遂或攬袂聯情牽裳結素綰上客之餘思惹佳人之一顧至乃幽閨暗戶脩巷廻廊君行塞外妾任空房庭際無人積絲滿墻飛蟲自掛敗絮同揚旣蒙粧而拂面亦塵篋而汚裳驗蟢子而不至咏蠨蛸而自傷憂來纏襟思去擾腸流黃織兮明月夜秋蛩切兮更漏長又況頹宮敗冢密棘叢榛石闌苔滑階下草湮遇寒楸而作蓋附朽榔以成綸當日才情豪貴志氣驕嗔東都帳飲西第留賓錦衾照日清歌落塵看花紫陌踏馬芳茵一旦埋麗

骨於蒿里滅皓䰟於荒隣已見滄田變更憐松栢薪猿啼狐穴蔓積絲陳悲苦霧之常緩痛脩夜之不晨故其感必入微思常靡斷抽緒轉長如毛莫判雖所觸之異條固物情之共貫一經一緯令人致歎重曰天網恢兮奚尤品彙紛兮自投蜣何拙兮獨轉蚓何苦兮無求直耳何觀而啓覇襲含何悟而潛脩彼遊絲之無意尚梟態以牽愁

臥病江南賦

嗟何辜兮率茲曠野又何慕兮遠違故土競蝸角之微區嚇鵷餘之腐鼠瑟雖工而靡前璧屢投而見拒幾閱歷乎星霜空受困於寒暑寒暑兮侵人燕越兮傷神懷炎荒之脆骨抵嚴朔之風塵鄙本貧而落魄屈既放以消魂徒形影而作偶與曠莽而爲隣爲隣兮杳何托幽蛩鳴兮翻寂寞白露滴兮沾裳寒雲冉兮護壑水蕩蕩以瀰深山蒼蒼而如削欲泛舟而易波將驅車而復却轉頻轡於虞岑鄒懲跡子吳郭吳郭兮

千尋虞岑兮夕陰士女姣而相雜樓閣敞以高臨飄綺紈之末袖繞絃管之清音雖甚美而非故終遺恨于客心鍾楚人而楚奏莊越產而越吟任險夷而不易徒柰淚於寒襟淚寒襟兮傷未已撫頹顏兮悲愈起願借翼于鵾鵠思附鱗于文鯉朝發跡乎長洲夕返棹乎鬱水就屺岵以神舒對妻子而色喜幸越影以廖靈兮終秉耒于南鄙重曰烏欲歸兮故巢馬復嘶兮近郊魂一夕而九逝眉終朝而屢交知不可兮驟返

思以泳夫蟏蛸

木癭瓢賦

汝載子從羅浮山中得癭木甚怪製爲瓢器鬱錯可玩既飲客因以自名予爲之賦

析木之津廣莫之野有一怪木結根磊砢枝既碍日榦復低雲銜波下齧野火潛焚狐雌雞戳戀乳傷羣晝夜靡歇擾擾紛紛於是鬱性未平結爲癭瘰壓頻頹顏歛唇倪咮蘿護藤牽旁生

空實有虩玄虛士見而悅之荷斤載斧援而伐斯念彼離奇與余性宜雖棄規矩猶近希夷譬彼雄雞予憚爲犧世人相面僅得其皮製而爲瓢文釆歷錄既似龍盤又如鳳蹴鶴散龜旋虬奔驥逐瑤草微生丹華始煜雲巳卷而霽舒波既翻而猶蹙故其拂拭提携周旋左右几席輝盈琴書錯繡高揚綠蟻滿酌芳醪沉吟風雅諷誦離騷送西山之落月引巨海之洪濤箕許捨其逸跡顏巷媿其崇操斯特也浩氣橫飛塵情

蕩斥天地爲拘滄濵爲窄戝梁苑之遺樽鄙與
施之五石代能識此寶者雖千金而不易

枝棲堂山池賦

枝棲堂者蘇生汝載之所居也生稔嗜烟霞素懐泉石而婚嫁尚囿羽翼徒覲乃蓄水爲池徙石爲巘莫不恍象神工假同天造服目過視直方丈蓬瀛不異也嗟乎莊生濠觀長房壺隱意之所寄奚必攀蘿躡蹬鞭石駕梁始爲快哉乃

作賦曰

噫嘻夫鬱乎可怪其爲石也體截嶠以如飛勢森羅而若戟遠取象於神驅近借工於鬼役以爲蓬萊又無鰲戴以爲羅浮朱鳳安在天台失其霞標幔亭遺其翠蓋澹暮雨而非巫觸流雲而擬泰於是屹者兀者构者突者雖形埒蟻封功由覆簣莫不擁礙日以高凌挾于霄而上蔽有曲池焉大不踰尋深惟彌尺朱鱗躍采㛍藻㳅碧縱意浮沉江湖共適其或飛纖落芥舟盪其

中又若博望達漢賈客浮空閲歷歲月自西徂東復有蟠木累寸擁腫無用葉苦霜繁枝殘雪凍春秋已深螻蟻攸關猶得等大椿之年發淳于之夢至於砌草下被幽蘭上生苔連莓滑暎帶曲岑頗類湘浦又似山陰應接奪目握芳盈襟是以咫尺之間神情倏王天地之大觀已全仁智之中情奚尚濯纓志潔則滄浪匪遙柱笏長吟則西山在望彼向平五岳徒爾神馳穆王入駿欲去何之大鵬苦其兩翼鷦鷯快其一枝

苟幽懐之可托縱僻處以何疑

窮馬賦

有一逸足來自渥洼東經瀛海西涉流沙霜蹄汗血文采五花羈靮不可牢絡靡加走必越隊退復驕嗟衆駘嫉之咸來齮齧怒鬣奮纓磨牙皷舌圉人不識隷之駑列俾上太行十步九折體瘠形拘饕風嚼雪幸遇孫陽三顧盤桓睠然下淚撫首抵鞍解衣用覆輟食令餐是馬雖愚振足長鳴聲入霄漢感激上清願受銜勒爲君

遠行一飯不忘況是大恩出入馴習保無纖塵
載德莫報請竭以身

病鶴賦

夫何此西方之令質兮禀靈性之自然跨烟霞
而高舉兮凌日月以便蹮茹瓊草而自適兮飲
玉醴以生妍本與龜麟而共珍兮同鳳鳥而齊
翩將比壽於喬松兮長托跡於靑田偶降觀於
原隰兮遂投機而被牽屈彌天之遠志兮就塵
世之拘纆觸雕籠而柱喙兮望階除而頸延翼

翕戢而難舉兮足躑躅而不前意怳愕以如喪
兮形影吊而相憐仙儀爲之減素兮皓態爲之
奪鮮骨柴厓而獨立兮尾凋敝以無全怨氣積
而莫平兮哀聲達於皇天舉世忌賢兮盛網罟
而相迫指白爲黑兮號石爲璧抑展禽於下位
兮老揚雄於執戟馮唐皤其白首兮君平窮于
學易天雖高而彌跼兮地雖厚而愈蹐撫殷樹
之婆娑兮繫南冠而爲容服錦繡而夜行兮袖
隋珠而暗擲鵷雛憎其腐鼠兮鴟梟視以爲嚇
掣賁育之勁臂兮庸夫騁而相拑孰秦儀之辨
舌兮吃者侈其傳聚彼赤烏猶然跋扈兮陳蔡
搆其當阨翔羽族之微沓兮安能縱此遠翮感
時俗之險巇兮歎後路之難期禿鶖飽其在梁
兮野雀羣而來欺與雞鶩而爭食兮同鴻鵠而
見羈隨童稚以俛仰兮逐螻蟻以療饑雖作君
之近玩兮心每托於天隅顧乘軒而非分兮願
在陰而共怡白露警而性動兮秋風颯而情悲
引流星而自照兮對落月以增摧念羽毛之非

舊兮欲振發以何時安得支遁之惠養兮使我
去塵氛而上之

歸燕賦

甲辰春余流滯京師館於野閣適有海
燕來巢卵㲉其上余見其生見其飛尋
又見其去憮然傷懷遂爲之賦其詞曰

有瑶光之瑞鳥集孤客之幽簷振玄衣而耀日
拂翡羽以穿簾斲香泥而作壘雜積雪以成黏
避戊巳而不至視顏色以如覘夫其含華堂就

茅閣厭雕梁懷素幕固清性之相宜覺濃心之自薄爾乃乍合還離旣去仍戀影忽如流體輕似扇凉雨過兮掠浮絮於東墻暖風含兮逐落花於西岸晝夜月以潛歸乘曉星而輒散傷寂寞以成隣弔羈棲而爲伴春巳去兮夏亦殘陽烏没兮蟾兎還撫卵㲉於旣育歎覆巢之常艱始斲哺而徃返繼學語以兜㘞羽未乾而遽動翼甫就而爭飛毋子聚兮樂未巳陰陽驅兮心不閒將歸海國兮路千億玉書斷絶兮無消息

北地苦寒難久留使我念之不能食公子淫滯兮意何爲王孫獨處兮胡不歸山中桂樹花將滿白露滴岩草漸衰屈原去國兮思解珮於南浦陶潛返里兮常採菊於東籬時旣達而不悟身徒寄以誰依懼世俗之相侮憂霜雪之來欺同鳳皇而隱見庶繒罼之永辭乃援琴作歌曰燕之來兮跡共處燕之去兮心隨俱白雲縹緲家何在青春代謝歲將徂恨此身之非燕雀兮不能縱羽翼以自如

長途賦題德州店壁

遙望長途有懷神京南抵三江百越北通紫塞金城垂楊遶道細草縈烟驛屯碁布野店星懸車擊轂人摩肩但見紛紛沓沓轔轔闐闐冉流水以窮年當其擁傳心榮棄繻情快腰間之組丈餘肘後之印斗大順馬首以如飛見干旌之遠蔽四顧叱咤蕩若無人覺眉宇之非舊羨意氣之凌雲顧指則蟻附目攝則虹奔莫不望塵迎拜聞風震戢負弩前驅屬鞬道側關吏見之

竊驚羅敷盼之自失今年花日麗聊勝往年春願將陌頭意憐取繡幃人閨中少婦却悔封侯但數歸日未悉春愁知前途之可討覘故里之遲留雖險阻之間値若風動而鸞遊若廼陵陽再刖曹沫三北馬齒亦至駿骨靡拾貂旣敝而猶縫桂將燃而尚爨僕欲棄之易水隣不假其半匹輒復崎嶇徃路躑躅前堤空囊羞澁孤劍提携來時春尚滿歸去柳如衰不聞迎候客但覺雪花迷霜跡板橋氷藏宿溜泥滑車摧風高

馬瘦買食道旁寄宿外廐鷄鳴戒裝昏黑獨後
則有遊閑公子夭㣲王孫臂鷹挾彈來往平原
鞭揮白玉座藉錦茵笑蹇驢之蹩躠耻儒冠之
誤身步高舉而不顧途稍礙而易嗔亦有販繒
汙庸賣珠輕薄競効刀錐苟伸尺蠖竊勢府之
餘瀝過屠門而大嚼挑腐鼠以嚇雛滅虎文而
涸轍煬擅竈而色矜含爭席而顔惡故其道僅
千里態出萬狀最苦塵途最難客況跋之魂驚
念之色喪九折未爲艱五盤何足讓又況多年

敝箒徃日糟糠薄艮人之屢揺輕賤子之不揚
怨泥金之信斷謝喋鵲之聲長擬鳴機而不下
徒結恨於流黄將羞薄舌詎抵殘粧又惡知逆
旅風塵他鄉懷抱受猜嫌之譏笑厭蜩螗之沸
擾者哉典裘命酌僅博微酡拔劍起舞慨而作
歌歌曰志士遇合兮竟何時被褐懷玉兮知者
希騏驥受羈兮駑馬馳鸞凰棘棲兮燕雀欺紛
當軼偶兮龍螭頫奮翼兮渑池

苦雨賦

四時之代序兮惟秋爲最悲况重之以淫雨兮
無休歇時吁嗟此雨兮何曼衍以淋灕故其重
雲結嶺玄陰蔽天羲和爲之頻嚮望舒爲之停
鞭豐隆怒而未下列缺過而忽焉爾乃頃刻萬
狀連綿九旬池汪洋而作泒井漲溢以侵階草
依木末萍寄江滸於是遠人怨居人歎望叢薄
之無烟接衝波於别岸車埋輪而不進馬泥首
而難竄野肆荒臺曠矣悠哉女墻倒其逾半官
署掩而不闔魚淵浮而泳沫鳥林宿以徘徊則

有郭巷窮生衡門處士系遡昌黎學源洙泗名
不繫金閨之籍身不當玉鉉之器故其偶步傴
僂聲行蹩躠元亮之冠十年子夏之衣百結促
襟則露肘曳履則跡雪爾乃揉桑爲樞决溜爲
渠同原憲之甕牖類焦先之蝸廬四壁蕭然無
有一瓢泊乎自如提携毫素坐卧圖書將飛寡
翰欲出無輿獨處一宅上漏下濕陰風東來暗
雨西集門雖設而罕由盎久罄而未葺散漫流
連委寫漩涓室無燥土宅有奔泉蟄蟲引砌荒

逕迷烟苦連錢以滋若芥作舟而依然于時囊金正盡主入無色塵氈朝吟牛衣夕側仰桂薪於月闕想瓊實乎崑側將一飽以無時每中夜而太息於是形如槁木心若死灰捶敝楊以不語撫焦桐而愈哀凛天威於屋漏恨神女於陽臺則有徃日交遊平生慷慨聯結車騎周旋劍珮擲千金以無言毀重璧而罔悔方期剖粒相遺虛車共載托肺腑於當年誓管鮑於異代甫散雲流倏焉變收始猶萍聚末捉漚浮此日但聞嬌歌和管緩舞傾胼掩翠屏而扃戶搴珠箔以乘樓窮燕飲於十日極歡宴乎千秋鏦鍾伐鼓不知雷霆之聲蘭燈綺錯罔思風雨之愁又惡能敦好念棘濡鱗借翼過子桑而果飯哀王孫而進食者哉已矣哉秋風起兮木葉飛夜雨鳴兮臺館夷魚鴈杳兮音信斷川原隔兮道路遲詩書滿笥兮不過千年之糟粕珠玉在毫兮罔救一日之寒饑固古今而合轍豈吾生而獨疑

五羊韓上桂孟郁父著

古騷

軒轅降二章咏甘露也再贈侍御馬公

軒轅降甘露下溢天門淫帝宇璧玉精英玄靈丹雲結綠雲停體輕微盛膏澤紛珠如光凝射甘露零閭茂辰先輕風灑絳塵甘露零澤豐草吉茂祥福壽考甘露零需翠栢黍稷盛萬民若甘露零徵上瑞治嘉平樂萬歲

聖人出熙以寧相臣降揚光靈天地開擴日月晃朗鬱蒸玄雲以紛訣蕩嗟五色朱玄黃枝天嬌以沾濯日崢嶸而有光沓金霞飛紫玉纖如珠密如粟嘽輕津扇流馥帝德廣大洽四方陰陽迭叙孔淑章繡使南行歲雞皇浮膏灑潤變素霜黍稷茂美麻麥成洗滌困病析憂醒蘊積秘懿觸上精悠悠天壤垂頌聲

惆逝三章爲友人黎國倩作

若有人兮倚雲端驂白鹿兮駕鳴鸞撫長劍兮輝遠日組流纓兮切岌冠鼓桂棹兮芳洲抗蘭旌兮莽渚思搴之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下女兮瑶環龍鱎天兮烏間關叩天公兮雷帝鼓阻閶闔兮應余以不聞膏余車兮秣余馬與子驅兮震之野望大江兮揚舲乘波光兮直瀉蛟何伏兮水中螭何嘶兮宇下時不可兮再得子獨奄兮遠駕石瀨兮淀淀草冪兮芊芊遮飄風兮末路攬白日兮長年値靈威兮浩蕩莫少緩兮畱連固人命兮有極獨凋朽兮誰憐

秋蘭兮紛紛翠羽兮玄雲守芳馨兮靡渝孰歲暮兮可云與子溢兮蘭橈臨風激兮洞簫與子駕兮虹橋左軫轄兮右招搖彎長弓兮射遠鶚披紫珮兮曳明瑤秋蘭兮暮寂衆將刈兮長歎息養萁蘼兮何爲却江離兮靡殖主不値兮時不畱水落落兮風颾颾靡時人兮悔惜獨予心兮悠悠高飛兮遠宅隴樹鬱兮翳長栢一幽兮一明孰余知兮中情德不可恃兮年不可長惡不必滅兮賢不必祥掩青陵兮脉脉徒流水兮

湯湯
驚風起兮揚塵白日黯兮無津思夫君兮歎息
望湫湫兮誰儔誰儔兮靡及往不還兮出不入
出不入兮可柰何空偃蹇兮山之阿予與子扃
其同心兮如帶之縞予姱我兮無悔時諒金石
兮匪渝曷歲月兮虛馳世混濁兮闇不見斯謂
蕭爲芬兮謂蘭爲棘予不留兮如雲從風飄兮
莫適乘桂車兮翳芙蕖乘龍輈兮曳霓裾將以
歸兮遠漠孰馨芳兮襲予山中兮皓月照松陰

兮葉如脫歲既晏兮躊躕思公子兮慟忘渴飢
桂酒兮椒漿揮吾淚兮琅琅靈之來兮浩若徒
形影兮鏘鏘荷南山兮未滅孰憂思兮可忘

有所思二章懷國倩也

有所思乃在羅浮之高山白雲連天不可上複
崖巘辟鎖松關槃石叉牙而糾結荒榛蕪薉掩
芳蘭山鬼夜哭饑鼯晨歎蝮蛇百尺舔舌肆齧
得人肉而彌歡暗雨累日秋先寒猿悲蟬咽愁
鳴湍猛虎忽震怒驚風掃林巒道逢退走不敢
視引弓欲射失心肝朱明躍出煜灼其上唇焦
口噪炙之欲乾金砂石乳虛盤桓仙童玉女隔
雲端令人聽此心辛酸思君不見淚琅玕飛欲
極兮恨短翰側身東望空嶙屼憭獨愁兮何時
安

有所思迺在南溟之大海惡浪如山不可度陽
春白日沉光彩雷霆晝鬬壁巖嶽連天感地浮
銀鎧浩浩乎奔車策馬之相送千岑萬壑倏而
改中有鯨鯢鱝鱅詭顏而異首吞山吐嶽含雲

霧又有天吳罔象之窮奇招風募雨帆檣潰梗
萍飄渺杳不知其所底偶然得之糜如醢觀者
皆震號死者不相待嗚呼欲訴兮誰爲宰秦皇
漢武如夢中三山銀闕今安在思君不見令人
餓急欲濟兮舟不逮側身極望涕泗慘獨憂
兮心既瘁

望仙歌

若有人兮控紫煙驂白鶴兮翳青蓮霓橋恍其
在目步蹌琅而上天思邀之兮河無梁身造之

兮天一方山兮嵂屼水兮漩涓重巖晝寘不見日驚波夕動心徒然春已暮兮草已萋猨狖咞兮風淒淒將仙人之共處何王孫之未歸山中兮白露滴巖花兮月如素沐余髮于咸池驂余足于天路虎鼓瑟鸞率舞山冉冉其來雲天遥遥而欲雨呼赤松兮摩其顛召方平兮枕其股天爲蓋兮地爲輿授丹經兮錄素書將歸息乎閶風之苑又底跡乎赤城之居日既夕兮倚山阿守空鑪兮藏玥多使蓬萊可得而至兮吾汲何憚夫渺瀰之風波

芝蘭章

蘭生幽谷曄曄其芳真人采之繚空房繚空房顏如玉飲瓊漿付靈籙紫霞爲冠芰荷爲服佩明月之雙環翳摩天之若木

芝之生矣維其榮矣僊之遊矣維其靈矣茹紫芝乘雲車入參寥歷玄虛上有太華之真經元始之丹書長相隨攬龍鬚

五羊韓上桂孟郁父著

四明張得春茂魁父選

頌

栢臺甘露頌

今
天子御極之二十有六年聖德洽于中外蠻夷之長祖祼之國悉稽首內嚮獻琛奉贄不絕四方郡國嘉禾朱草麒麟騶

虞諸福之物畢至迺命御史馬公巡行嶺表公至奉揚 天子威德所以慰宣訪問者甚至期年而民大和至冬十有一月甘露降於烏臺之栢樹中與書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於松栢且列栢固御史事也今 天子分遣皇華之臣以遍採民謠而公又能嘉意耆碩不倦甘露之降有自來矣在昔漢世一草一木稍著奇異咨著之聲歌被之管絃夫豈以煒華觀將顯大流美皂盛德於無窮也況雨露之祥得自天降豈近在耳目之易致乎夫德緣瑞闡瑞以言章小子匪文有欽靈貺遂作頌曰

於赫有明代維濬哲日月雙縣星辰拱列 帝業光融 皇仁道浹瑞啓丹符功藏玉牒誕膺寶命爰撫鴻圖北通磧鹵南極番禺昆蟲飲潤草木涵濡德乎飛鳥澤浸潛魚嵩嶽降精岷谷蘊異篤生碩人保盛翼泰清廟金鏞明堂彝器

虎觀標華石渠展轍 帝謂公材授節于南繡衣豸服赤驅鬒髮靡剛是挫靡柔是甘式茲在位省厥廉貪受命即途慨然攬轡鷹隼聿揚豺狼舉避咫棘必芟寸瑜罔棄敬老慈孤詢幽啓利 皇天眷德聿闡玄靈軒轅洩釆氏乳流精丹霞爰結紫澤云蒸甘當蜜潤潔似冰凝影襲霜臺光浮栢院曉月低含晨星照絢匪霧匪烟如珠如貫就日難晞因風似霰昔零天酒今浥神漿霏微綺戶縹緲金窗南國火齊視之有光

崑山玉樹何足比方觀者色動望者心渴想像
金莖有懷瑤屑畢勒虛稱揭雩罔擬沃野徒聞
三危越絕感斯懿錫美迺芳條露維膏澤栢迺
後焵德彰勁節道著明瑤匪零蔓草實逐嘉苗
頌矢甘泉詩歌湛露瑞雪紀年旱霖資傳五嶺
繽紛九夷布濩鬼域欽符越裳委素　皇靈載
剖　帝命弘宣恩覃秬鬯樂饗鈞天丹青業載
琬琰勳鐫公拜稽首　天子萬年

瑞雉頌爲觀察李公作

粤稽神應載考儒祥德及飛鳥靈翼來翔維彼
雄雉寔盛文章禹貢翟羽周獻越裳華蟲辨治
陳寶司管精本玉衡光分霞綺錦石流丹芳華
結紫目燦火齊膺函繡理耿介常懷喬桀莫比
審色如知相時爰止乃聽明德孰踰我公埋輪
志勁攬轡心雄霜凌列栢雪冒寒松察冤理枉
燭過廻功威先梗悍澤逮困窮體具文明宗連
鸞鷟有子鳳毛揚輝雉木異彩攸聯精華可燭
願貢微姿接君采服長奉光儀以邇鸞躅棲從

法署處美華堂臺烏近映梁燕交揚匪羈縶弋
豈謀稻粱乍遊已適久習如忘徘徊宛轉奮迅
摧藏豸繡光搖蟬緌彩絢猛性微馴雄情未散
於象爲離取義爲斷文用經邦武資勘亂播藻
炎荒翬聲雲漢德超騶虞瑞掩隨車鹿轓等兆
鱣服同符烏官紀瑞鷟晃崇孤將巢阿閣擬宅
帝梧頌抒神雀以叶禧圖

五羊韓上桂孟郁父著

五言古詩

雜詠

朝上東門城念與浮雲馳四海若茲大放意惟所之東有青琅玕西有紫玉芝秉性得所欲仙人爲我期青陽不相待日月漸虧遲且敘飲美酒莫學競蛾眉吾望羨門子俛仰慰吾思

驅車涉泗水水綠漸車裳睆彼牽牛星欲濟河無梁有婉彼季女盛年處空房青絲爲君被白玉爲君牀珊瑚光照灼五色錯文章豈不慕芳華佳人徒自傷凉秋多落葉白露變爲霜魚龍處深淵鳳皇鳴高岡相思兩不見日暮空彷徨

斗酒暫爲樂寸心眞共知堂高多古樹日暮生凉颷同爲世上客冉冉竟何之高冠欝崔嵬短劍光陸離臨行重行行歎子未能歸報恩不在大念怨不在小前路少征人天長見飛鳥

簫聲遠以揚琴聲淡以長佳人擐素腕入暮不康辜鸒鳩笑鵬鵬大小各有腸人生非豕鹿聚合安可常誰云薇可采攬之不盈筐悠悠四海大相向在何方入門各自歎惆悵雙鴛鴦

萍草本無根託生江漢湄驚風一朝起各在天一涯野月照庭帷清霜沾我衣同爲千里望何處能光輝海燕不知冬蟬蛻不知春萬物各有定吾生何所隣

中歲苦離別托心常不移胡爲雙鴻鵠誓志東南飛鴻飛豈不高望者徒爲勞將適芙蓉沼復往幽蘭皐霜雪久零落背上無餘毛常恐罾繳客哀怨徒嗷嗷

黃雀倚簷屋棲棲若有求飲啄曾幾何網弋遂見收飛燕處堂幕出入恣所投同爲世上鳥禍福何異由機性苟未[illegible]耳目動招尤考叔非不賢罪乃起挾輈所以貴達人脫身事遨遊

見月

月出如金盤遙遙對城闕照下千仞谿波光隨波沒幽人抱長想感此歎玄髮三五喜正圓三

八旋又鈌如何共照人使我容華歇涉江采芙
蓉登山拾薇蕨落葉委霜文天長靡可越

雜懷

夷齊雖渴死不飲盜泉漿顏回雖餓死不食覆
車糧蝍蛆甘腐帶青蠅嗜惡壤鳳皇翔千仞振
足來高岡君子秉大道緬邈義與黃豈無曲者
容不若抗而方孔子不佾周管仲不皇唐小人
徒唧唧誰與論短長
木曲不避影貌醜不避鏡鏡豈為我私影豈為

我正周公被流言千古推大聖孔子厄齊陳逶
迤引天命君子靜修身此心如圓映善有華衮
隨惡有雷霆競夙興而夜寐努力承明盛

門有車馬行

出門有車馬夭矯何所之云是漢中豪出身羽
林兒大父籍都尉長兄建牙旗小弟今十五執
戟侍彤墀居無官作事家有百萬貲太平罷征
戰金印款東夷王侯多結納七貴競驅馳昨占
隴中田南盡渭水湄秋熟蜀山錢潜通邸裏娼

鬪雞長安陌走馬北山隅珊瑚星灼爍寶絡月
連番行人皆辟易觀者並嘘嚱但恐富貴盡榮
華能久持

京洛行

京洛多貴盛子弟盡輕豪千金粧寶劍八絲綴
方殳依倚父兄勢傳誇禁闥高一門三繡節兩
旄九旌旄抗禮尚書省平交左右曹家蒲珊瑚
樹燈殘鶯鳳膏玉粲施翡翠寶杓酌葡萄金盤
賭大擲梟勝奪珠袍酒酣發巨鐘絲管競啁嘈

侍女展朱唇纖聲遏雲璈狂來驅賜馬却走南
山皁便欲揚鞭去因之赴驃姚聖代勤征伐吾
家舊有勞

古怨

絕代容華子灼若桃與李精采逐雲流下映千
江水秀色鮮黃金朱唇閒皓齒就月寫琵琴因
風調玉指京響不勝悄曲終還自起夫婿早遠
行頻年戍邊鄙家中有姑嫜又無弟與姊伏侍
具猷樑山入屏幾珥常恐陰風至霜露凋蘭芷

渴飲醴泉飢餐桂樹蕋被服常矜持艱難無
與比芙蓉漾清漪鴛鴦戲中沚物性各有常予
美獨示此

遊積翠園 有序

余與汝載景衡兄弟姻婭也偶來竹林
吟嘯久之移時主人至苦我數大觥俄
而頹然醉矣既乃卧我碧雲樓下時入
冬夜雨初醒起視方知其爲積翠園也
回念醉時讙呼浪謔眞有可笑者主人

雖至愛客寧遂惡賓乎將行賦此亦解
嘲之意也

偶來辟疆園遊戲竹林下雲物通清新花木低
相亞野樹蓋中庭餘陰蔭比舍礙日搆飛楹攢
雲拱朱榭地僻鳥易馴磵絕虹仍跨蓄水灌蔬
畦寒流瀠石罅疎菊晚逾鮮敗荷久已卸方冬
場圃成萬室入禾稼村巷出牛羊主人屬清暇
樽覔北海情屣倒東鄰迓本自托石交况乃藉
姻婭屑語等琳琅芳詞襲蘭麝席地竟長筵臨
流洽飛觴珍饌絡珠盤作廚行美炙諸蔬錯蟹
蝦嘉果有橘蔗鬱金泛琥珀濃賓杓琉璃瀉博木
競梟牟選僞事壺射不醉爾無歸就逋我弗赦
調笑雜優俳喧囂恣瞋罵側弁轉悠然屢舞且
勿咤惡賓苦見逢稚子竊驚訝歡賞意正濃顏
色輕相借更久燼欲銷客休主未罷卧我碧雲
樓覆我青羅帕疎星點翠簾凍雨消長夜起視
覺茫然宿昔如羽化吁嗟此夕遊洵美美無價
天明起就途僕夫不肯駕豪性固由來賤子謹

致謝

戲示汝晝

寂寂對孤燈寥寥共斗室天地此中藏萬古惟
一日山深猛獸嗥草勁野風疾此意汝得之他
人徒自失

贈周生

周生湖海士結交輕黃金匣裏雙龍劍天邊明
月心浪跡東南隅眺言桂樹岑冷水漱吾齒清
風吹我襟有時幽興發徘徊動孤吟浮雲萬里

來當窻散其陰梧桐固隹樹翡翠信珍禽萬古
此眞意嗟哉懷所欽

晚發南浦

登舩發南浦桂楫輕相習一水旣分流衆星從
出入起視覺茫茫夜久波濤急陰風從東來暗
雨與之集奔鯨噴流沫上襲飛雲濕豈無明月
珠遐哉非所及水怪不可言無使中流泣

題蘇汝載草堂 有序

夫道以意合義以神交故莊惠觀魚見

濠梁之眞趣嵇向鍛鍜藉園柳之清陰
余與汝載俱性資獨往道挾乖時每值
秋風灑落竹月蕭踈酌杯水不知溟渤
之大據槁梧不思樓閣之宏徒步相隨
廬室矢陎有年於斯矣嗟乎書不盡言
言不盡意作者每恨乎賞音生不同時
時不同域古人亦致惜夫知己況處當
濡沫德洽比骿杖珠無按劍之疑鳴琴
有流水之聽有不追蹤椄席發性抒靈
者哉暇日披視所爲文雖雕虫薄技至
有媿夫壯夫而敝箒千金頗各極其幽
致眞玩弄終朝覺有餘閒周旋數載久
而不厭者也聊敷數韻叙厥寸懐

風動竹蕭踈水深波泱漭達人抱大觀幽室洽
清況山氣日夕隹雲影胸中盪羡具太古調節
擁仙人杖章服詎足論衣帶頹然放高卧北窻
前緬邈羲皇上少小並踈狂長大同敦尙巨海
想廻瀾高山懐景仰吐語鬼神驚扣詞金石亮

秋竹協清彈楚蘭續幽唱屬興已超竒寄心復
閒曠石皷裂周文孤碑掩秦嶂磨牙爾旣騰怒
臂我亦抗車騎儼成行劍戟森相向天高殺氣
凌雷動皷音壯淮陰年少徒渭水老夫將匹敵
勢正宜當仁師不讓遇物搆千形窮情刻五臟
意失眼欲枯理獲神俱王匪爾競虛聲將以極
心匠賓筵萬人傳丹樓千古𣊻粉黛出天然精
微奪色相大雅竟誰陳玄風或此邑華岳與岱
宗東西永相望

蘭亭卷爲王如水觀察題

披圖具勝遊緬邈蘭亭禊丹青起刻觀山水儼
佳麗高閣鬱崔嵬崇岡蔭松桂激水瀉湍瀨輕
雲淡搖曳深春佳氣含凌晨赴江滋席地竟長
筵臨流佣芳砌絲竹厭喧煩禽魚樂幽契拭目
觸琳琅紛携襲蘭蕙屬興競雕華敷詞吐玄詣
雅望數右軍妙畫誰能儷彭殤未易齊俯仰悲
感槩太傅高卧時擬結烟霞誓丹府信可陶景
物明清霽興公作賦才雄情抗川逝片語刻毫

芒藻雲冉流綴子猷夙嗜竹值廼修林甃保志
企箕由寘心探寥際謝萬頗淺浮飛情倘凌厲
異卉悵鮮榮青蘿掯叢翳獻之性寡言含毫屬
諸弟翰墨匪所艱將爾玄情閑餘子巧拙殊各
以瀉幽滯罰者十六人浮白亦其例杯觴荇暫
停酒盡壺仍貫雅會洽兹辰餘風扇來世勝地
鬱然藏玄談詎可繼何日集時流願言結芳禊

一舟抵羅陽宿清暉閣柬寅仲諸昆弟

將陟羅浮巔會鼓豐湖枻金砂望尚遥江郭喜
初霽巷非北阮殊家有南陽系西堂覲令昆庶
蘭襲佳季宗誼夙所敦况廼洽幽契過里叙溫
寒登堂執往袂層軒許散愁短椽容小憩荒棘
客芟除秋花蒙遠砌開窗市霧黃對景江雲曳
絕壑跨長虹淨屏張隱翠坐久寄觴行竹罏湯
鼎沸精食具咄嗟菹醢雜薑桂枕寬曉夢凉客
休王亦驕夜雨滴葡萄輕風溉蘭蕙豈無池草
春協廼幽句麗天明起振衣相將恣玄詣石洞
費討尋攀崖緣薜荔葛真如可從締此烟霞誓

別如水王公

別緒不可道愁心枉自持感公磊落意少致胸
中詞男兒挾憤惋不獨饑渴私羽翼恨弗長放
志欲何之憶昔少年日飛騰竊自期白起小豎
子終軍黃口兒破趙未足齒請纓空慱嗤努力
事雕琢振足教驅馳負薪誠黽勉掛角頻忘疲
思窺三冢秘擬集九流奇倫類數見推縱橫邁
等夷將翻鵬翮竦肯學燕棲卑此意竟何爲風
塵久自疑空存骯髒骨莫辨虎羊皮射策阻不

報擢芳妍贈誰躋跎三十載混跡越江湄貉
鶉仍結金空囊欲垂觸首𦐇繳硫曳履雌黃猶
同學寧傾耳居高詎俛眉泣枯憐鮒涸敝策怪
駘遲我公劉遠覽晉接耀光儀道德余夙仰風
流世所師飲我甘露醴映我鵷鸞姿白日驅潛
魅青天躍絳螭似珠來合浦如桂拂瑤池自喜
占星聚何知傷路岐朝憑屬海闊暮擁雍州騎
秦越逾萬里幽蘭徒見思大臣赴功業崎嶇豈
所辭空憐杖杜弱莫靠甘棠孳意苦詞彌澁憂

多步稚危乎坐少知已況迺悲春離病馬猶思
策枯條且欲披終當奮長劍不負信陵知

別蒙惟易歐陽與善歸南海

西北多浮雲搖曳過城闕遠接江上山近朕杯
中月月色正朦朧天風仍蕭發歸道歎悠長常
恐芳華歇芳華念故園春草憶王孫高屏横翠
嶂遠樹澹孤村漱石厲其齒枕流滌煩喧故人
音信杳誰共對清言清言懷彼美室遠心則邇
一為蒙莊生一為歐冶子利器既鮮儔逍遙託

萬里同志不同歸相思付蘭茝

都門別曾乾義

行年三十二所嚮皆無成西風吹我行萬顏送
悲聲雙劍在匣中隱隱作龍鳴我生本南越胡
為滯上京射策阻不進羈棲欲何營人生世路
上去住如浮萍退者非獨拙進者非獨朋夙與
而夜寐努力副榮名
與子乍傾蓋結交猶未久意氣倏綢繆形骸復
何有子亦初發硎光芒常在手水陸斷蛟犀四

顧誰為耦偶然少挫頓雷電猶堪走余雖百折
餘磨厲心如舊大器貴晚成重璞忌輕剖積厚
光自流可以樹不朽

贈翟主簿

海上神仙尉雲間鸞鳳姿意氣苟不羣一官何
足縻皎如秋月照灼若朝霞披雖為簿書困常
有好容儀腐鼠驕相嚇藜藩黷自嗤青雲長在
望逸性少人知何日釋塵鞅振羽揚天逵

送馬仲高北上

京兆有高臺下瞰易水流云是郭隗將延佐燕
昭謀本爲孤羈客語令遂見收黃金空突兀駿
骨誰能酬斯人不可見嗟哉成荒丘君今挺高
足杳若控仙虯青雲紛四映赤電欻然浮願言
弘此謨庶以千王侯

歲盡日云暮冉冉浮雲征俯觀萬物間大小各
有營之子獨何爲聽言懷上京豈無饑渴念所
志在成名人生多憤惋永夜中腸驚種松苦不
長幽花空自明採之貽遠道因風揚芳馨努力

善自愛毋爲俗慮攖

別劉觀國時初成進士

攜來雙龍精竝是豐城物雄者于青雲雌者藏
秘室顯晦雖異趣精神原共匹風雨一夕來悲
鳴如自失茂先奮有言神物終當合

處則爲卞璞出則爲璠璵貴賤有時別精光永
不渝再刖非所歎琱琢深足虞大物戒小用盛
德貴若愚願言珍廊廟毋爲珮環需

登高易爲呼淵下易爲澤丈夫際風雲水擊恣
遠翮溫飽何足言所志在驅策盛業繪雲臺餘
輝留竹帛努力副明時敢以效肝鬲

築室

築室傍南山山空蕨可摘絕磴俯寒流崩崖欹
斷石徑曲草漸迷砌滑苔如積地似桃源幽心
學枯禪寂蠹簡辨蝌文塵牀看鼠跡但撫一弦
琴莫銜連城璧梅開始知春蓂落豈須曆少食
鮮所營久臥漸成癖四海詎云遥三公不足易
浩蕩物無佻逍遥以自適

猛虎行

朝逐猛虎行暮逐猛虎宿寄命口吻閒形骸常
局蹙君子于處危疑大道懷肅穆征東謹流言厄
陳戒微服幼王不我招衆口紛欲逐脩善苦無
餘襲惡亦不足得失在毫芒禍福爭倚伏窮巷
莽荆榛幽林恣蛇蝮惡露燒沾裳泥塗紛折軸
天高劇戟盈地大網罟屬憂思苦日長步危緣
澗曲性命詎足言所念在骨肉世道有波瀾人
情多反覆保性任虛舟存形尚愚谷何當委纍

風超然恣所欲

贈汝載

燦燦園中花萋萋江上草令節既客移萬卉同枯槁人生非金石安得長美好所以貴達人勵志事冥討大道詎可還緬思豐與鎬中夜起攬衣愁絕心如擣努力承明時寸陰以爲寶

我有掌上珠精光射遠日遍視世上人棄擲防泥汨雖子差解意實之如恐逸青陽既倏馳白日亦西匿得失何足言所尚在膠漆請子歌一

聲爲子發瑤瑟白雲從東來霜露空颼颼時論薄管鮑古道固無匹處世薄面目結交忌浮沉與我千黃金不若一知心知心之可貴愈於璧與璆冊花爲君笑曲澗爲君吟世患無鍾期不患無良琴我有一壺簪與子表素襟誰言將西歸我當溉釜鬵

古意

天地任玄虛山川總閒寂人生喜恬淡百事强汨溺晨起逐車塵入暮駐鑾軾賓客會高堂紛然據華席酒酣發巨鍾絲管遞相易趙舞袖徘徊燕歌聲絡繹椒醴腐中腸葷臊不可食淸性日消除濃心時剝蝕湍際少停鱗風林無定翼金火終煎然老死同溝洫徒爲世上人擾擾竟何極上士守安閑湛心常湜湜所以完天然匪爾競容飾吁嗟黃綺徒吾將以爲則

出都門東區用孺太史

惻惻復惻惻遊子遵道側往路阻且遙天長杳何極海燕既先翔孤鴻從後發我欲挾之還相

將赴南越宇宙邈難託星辰看漸馳故園有叢菊可以泛瑤巵碣石高嵂屼黃金空自懸昭隗不可見駿骨幾能存故人有深意強欲止我宿綈袍不耐寒青精久未熟雄劍閉長匣隱隱作龍鳴大德尚莫報睚眦何由平落葉辭高樹飄颻離本根客心鬱若結倉卒思舊恩嗇酒雖云薄飲之不能盈憂懷有萬斛未酌心先酲握別更何言幽芳挺孤植後會詎可常努力崇明德

五惜有序

賁禺韓上桂孟郁著

萬曆丙辰余春秋四十有五始以乙榜受一
邇於中山其明年冬以憂去追惟少時頼先
人之教頗有知識爲海內羣公所賞拔乃賢
書列後惑志他岐矩矱輙違進取復謬今雙
親繼歿疇昔名流寥落罕存而余行業罔聞
鍾釜靡慰生我知我不兩負耶感而作五惜
以識余過煢煢在疚語多不文觀者尚哀其
意焉

惜歲月

一惜曰混沌既判倫類斯繁孕精川岳翕氣乾坤
芒兮芴兮莫測芴兮芒兮可原爲仙庭之寶樹爲
幽壑之寒蓀莫不玉挾懷中珠擎掌上羲御初升
霞光始放幼而岐嶷長而韶秀頭角崢嶸精神馳
騄驊騮策足於康衢鸞鳳揚輝於遠岫青春豫樂
以嬉以遊嬌姿姽嫿逸態輕柔花朝誇其擲果月
夜笑其藏鉤陌頭桃李競芬芳波間鷗鳥映輝煌
紛鬢少年情自別錦袍公子意非常或鬬雞而矜
勝或紲犬以爭先折柳中和之後執蘭上巳之前
自謂年華長駐春光不改買醉懷高尋歡事倍五
侯第內同追珠履之塵百人會中獨喝金盤之采
雨過雲迴兎轉烏催昔爲美好今已飈隤潘生有
搖落之歎顏駟有老醜之哀鬓蒼蒼而就白齒兀
兀以將頹往日慷慨豪談憑陵俠骨扛鼎力雄沖
霄氣勃不覺蹉跎偃蹇蠖屈龍鐘語言寡味嘻笑
無容感墜英之寂寂傷逝水之淙淙故日月盈則

缺日中則昃善作不必善成善老何如善息金火
相守而流陰陽相薄而蝕湍潤之下鮮停鱗鶩飈
之中無定翼雖有道叅玄秕術種靈禾覓丹蓬島
採藥崑阿終莫返虞淵之逸轍抗砥柱於傾河徒
疲夸父之策空倦魯陽之戈是以志士競其分陰
上聖輕其尺璧冠綎樹而弗求㩾遺塗而靡索寧
焚膏以續明恐飛駒而過隙引鑑自照憂緒孔殷
四十已過五十無聞懼將來之有底嗟往事之徒
紛寄語髫年弱冠莫倚鴛霓嘘雲

惜志行

二惜曰披典墳以遊覽有往哲之高蹤太上稟德于天性其次歛節於陶鎔恒履貞而廸吉罔投徑以卽凶何吾生之獨闇變往度而苟從當其聞禮過庭執經負笈傷壁沼以棲遲分蔡燈而講習亦嘗仰止高山縱觀大海惕屋漏以興懷望塵紛而恐涴歲月互換軌轍多岐珠以泥汨金逐煅虧獻守方之困束樂放浪以游移遂託意漆園駕聲柱下等毫末於太山諭萬物於一馬認仁義爲駢支

薄禮教爲虛假又況韻學染指綺語馳情將張末隊課抗雄旌屈未供其驅策崔張恣其譏評遂謂吐鳳未工雕龍尚陋花開花落府賡野鳥之吟雲去雲來或代天孫之繡鉢響在而篇成燭痕新而句就於是豪心頓長逸興轉濃淋漓杯酒跌宕談鋒同座駭其論說旁觀哂其形容崔瑗座右之銘衛武初筵之戒贄毋槩於垂成泉將淪於胥敗令遂往而弗還誠不知其所屆嗟乎詭跡易炫矩步難遵木從繩則直馬受勒斯馴詩書禮樂總生人之布菽滑稽放誕寔世道之荒蕪用鉤吻以延齡借羊皮而補貉愚夫且謂弗宜智士而云可作在昔周處斬蛟誓志亦有戴淵投劍歸義聞微言而忽惺受嚴規而癖棄割積習之牽纏證本來之清粹並能流聲史籍作則士林就當時而共嘖歷異代以同欽大道伊何迷途未遠譬彼農夫是穮是蓘苟夜氣之能滋顧含芬於歲晩

惜遇合

三惜曰聖明在御品物咸亨龍與虎嘯道與時行

有崎嶇之賤士獨壹鬱以傷情其處身也寡營其與物也無競巽讓得之前聞淡約出于至性自言家傍南海系遡安陽五雲卑采北斗垂光倚旗峯之聳光引珠浦之微茫舞象之年知名下邑入洛之歲偕計上方梅花嶺畔白如霜楊子江頭映綠楊維舟建業看春色走馬新豐問帝鄉聞道 天朝招俊茂棘院森沉嚴晝漏凌雲杞梓並承斤照日鵷鸞同入彀効太平而獻策擬大寶以揚箴將輸負賜之縕頋漑烹魚之鬵燕臺雄駿似雲屯塞

駑何堪重價論本期燒尾乘桃浪豈知點額困龍門辭閶闔以逢飄遡河淮而旅泊題詩爪步之亭作賦荆溪之閣文酒盛以相從賓朋歡其共謔棄九仞之成勞希千秋之杰作雕霞鏤雪逞新裁筆底璚花次第開似從緱嶺吹笙過又向岷江濯錦回彈寶瑟以干齊服章甫而適越雖工巧以何爲見趨舍之徒汨玉爲釜兮珠爲糧金作楫兮銀作航欲療饑兮不可思遠涉兮何方豫五起而不中管三戰而背北諒天運之多艱亦人謀之近惑日

已邁兮月亦馳虛盛際兮空含悲末背城兮拾燼顧然厌兮何時懼此生之泯沒故數過而長吝

惜怙恃

四惜曰木有本兮水有源覆高乾兮載厚坤泉化雨而歸凋葉辭枝而冒根當吾親而失養何儔類之可言自少入奉慈規出祇嚴命夜讀畫樵冬溫夏凊頗竊効乎微勞肯暫違乎初性江之魚兮可饌庭之雀兮可羅慶椿萱之並茂慰棠棣之連柯乘佳辰而貢喜候令節以輸和舞袖斕斑聊丹花

功咲彌觴諷咏則好鳥酬歌饑求驅人貧而願仕倖厠賢書遂離故里一曝腮而南歸五揚鞭而北指鼯鼠之技已窮駘駑之心未已幾跋涉於山川徒頗踣乎岵屺歲在閼茂橋木倏摧岸逢荒落婺女呈灾八年之間連失怙恃酸辛畢嘗荼毒交至欲仰戴兮無天思措履兮何地白雲飄其不還浮萍盪其如寄亦嘗屈心釜祿託跡儒官微溫於璢席借一飽於菹盤庭對雙槐之秀齋涵片石之寒（定州學正齋前有兩槐樹雪浪石皆蘇長公所遺）情有同於捧檄義無

病於素飱然而燕越迢遥舟車逗遛北堂之望雖殷東征之賦靡就腸一夕而九廻眉終朝而屢皺秩甫滿於朞年哀遽逢於霜候使我蓼莪廢誦風木馳思怵焉魄散渙爾精離空灑魚臯之淚莫遏雍門之悲欲割股而罔救縱假翼以循遲已矣哉榆景逼兮亂漏催几筵寂兮杖屨煤覽杯棬兮起痛披乎澤兮銜哀逐逐塵途祇自嬰夫韁鎖悠悠世態曾何益於根荄玩白日而弗愛任高年之屢推餅而既罄恥乃在罍是以王贇躬耕傅咸解職

絕意鶩華但思竭力庭巢返哺之烏徑刈鉤衣之棘用伸報於須臾忍忘恩於罔極誰無父母我獨匪人揚名靡遂養志無因從此奄綿喘息索寞形神摠無裨於名教惟作蠹於彝倫計麤衣而糲食守淡約以終身

惜知己

五惜曰靡德弗讐無言不報雖驗物情寔徵天道故佩刀以之輸誠緇衣用之明好片言之譽義有重於百朋一飯之恩感或同於再造況僕本庸劣越在荒蠻聲名莫達進取常艱賴早聞乎訓誨免終隳於愚頑覩鳳飛而思附仰虬舉而願攀求追蹤於逸駕庶矯樹於塵寰憶昝豹管初窺芸編試檢力同弱轂之鱗丹學輕霞之染邑令則楊侯曰言(雲南人號慎吾)郡理則曾公曰點(湖廣人號樂洞)乍覩許之為驊騮冉見題之為琬琰呼小友以忘年抗上交而靡諂比採泮藻爰應公車則有鑑符郭泰賢埒曾輿遠接仙系近奉丹爐郭也為浙潮之拱璧曾也為閩海之珍璵一提衡乎庠籍(郭汾陽先生浙江人戊子督學廣東)一典校乎鄉書(曾蒼巖先生福建人甲午主考廣東鄉試)咸審音而歎賞每屬意以勤渠論欲置之座側賦特薦夫子虛復有璧沼鉅工瀛洲貴仕胡監丞之淹博品重南金(胡少白先生諱汝煥)劉祭酒之精研名高赤幟(劉兌陽先生諱應秋)具天下之模楷秉人間之鑪錘啓太學以談經集羣髦而命試交口推揚進而器之曰子非羅浮之幽桂庾嶺之早梅耶升孔之堂可匹游而班夏遊梁之苑可掩鄒而奪枚毋弛心於淬礪尚抗志於塵埃三復斯言恍焉在耳廿載驅馳長途蹇否學

業罔成功名徒爾嚮之竝號儕才亟稱知己樂借吹噓俛加料理此日皆儼然羽化杳爾雲征莫副昂霄之望有孤倒屣之迎生者含羞於辱盼沒者抱憾於傷明離離者實橘維榮矣從而在北枳焉更矣變遷靡定曠厥成矣德厚莫報虛吾生矣山則有榛隰則有苙云誰之思西方彼美日月不居年華苒駛罷敝可鞭老驥千里竊不敢自棄於清評哉遺箴而永矢

不孝孤上桂泣著

沈閔

上桂蹇劣幼服庭訓長辱知於名公李列賢書竊謂弱駒受策千里可致而公車入對報罷者數自知不材始退然有丘壑之想欲奉二親以終身遇先君子年僅六十遽爾捐世且迺厥疾端有難顯言者昔屈原行修志潔爲其宗人蘭椒所害以今揆古痛豈異乎余

枕塊欲死莫可控訴遐竊放怨騷爲沈閔二篇畧叙姓系因布哀衷焉

肆南陽之苗裔兮暨亐高而始著（額當仕西漢封亐高侯）歷晉唐以有聞兮迄相州而顯遇余祖開基於魏國兮派殷繁而四布（琦仕宋封魏國公）守幕職於嶺南兮遇貴禺乎卜處維三十官之隱修兮對灞水而容與（宋末祖三十宣人隨其父仕幕東粤因隱居番禺古壩鄉）纘韋經以啓佑兮向青雲而步武伊安仁之閎偉兮工錦製以揚聲（國朝族祖宗堯爲安仁令有聲）武崗之佐刺秩兮譽交注於賢明（曾伯祖循樂孝廉仕武崗州同知）位雖卑而未達兮德並樹以榮名余少服皇祖之訓兮吏期垂乎清白于公之廣厥門巷兮福若兆乎龜策（祖芳爲清白吏典獄時活人甚衆）惡無隱而弗彰兮誠無微而弗格雖緘輌其奚悔兮仁獨安其如宅迨余考其勤率兮道正融而靡窮考淵榮以自適兮志弗習乎詭隨（先嚴隱居教授平生無僞言曲行）盛幽蘭以獨佩兮屏蕭艾而不攜璧在握而靡售兮誨惟取乎式穀述先烈之可循兮譬中原之有菽余幼惛而善病兮誘之以舒徐執七箸以諄復兮

雖飲食而罔虛心隱隱其如動兮甫齠齔而知勸觀辟雍於童年兮舉孝廉於弱冠荷孫陽之特識兮駒始躍而輒蹶豈弱力之難前兮將彎銜之竊詭意飄蕩以難束兮遂徙業於他藝驗藥餌於仙經兮習方技之瑣細罹露根而弗沃兮托繁枝以自騖逐汗漫於羣編兮困甫田以滋穢嗟居諸之易邁兮年倏登乎四十無道德之可式兮無勳業之可述顧退處於林壑兮奉吾親以盤桓製荷衣以明好兮具菽水以承歡時不吾知其已矣兮今所

天性之常完委仕進於仲季兮余巖居而川觀弟共韜舉武科季弟上梓邑諸生運蹐蠍其靡測兮悼吾考之遽殞由服義而跖怨兮屈修仁而椒愠僞結交以相狎兮燕甒毒而致困賴艮扃以少延兮竟痞塞而成吝傷鬱邑其莫解兮歎余罪乎通天乏蔡順之精誠兮同皐魚之涕漣進靡沾乎釜祿兮退莫施乎萊綵萱孤生而若瘁兮桂被凋而將殆長歔血以自傷兮覺餘生之已贅魂渺渺其無定兮余終不知其所稅哀煢善之無徵兮怨前志之竟虛招舠鈌之我察兮藉豐霳以汎除苟夙恨之獲消兮吾何愛乎斯須亂曰韓之爲宗末乃大兮世服圖史靡有懈兮修而獲姤衆所怪兮植莪得蒿孰與慰兮天道茫茫惜矇昧兮

傷逝

日月奄其代序兮傷吾考其何之指九天以爲正兮就皐繇而陳詞余考平生其皎潔兮何繼塵之能集惡若污而易浼兮善若趨而靡及行篤信於重玄兮志惟守乎先服蓺幽蘭以待佩兮揉橘柚

乎將實何彼昏之恣戾兮紛不知其所佐嫉吾考之懷正兮汝何爲其好修孰往舉而致咎兮設機穽以來求痛靈均之逭禍兮盛荆棘而靡掃彼如意之遇酖兮怪終加乎呂媼懟矩步俾速蹶兮彼年亦爲之不延雖詭謀之竟售兮鑒莫逃乎高天遺二孽以相尼兮余九死其何畏捫余心而靡貿兮任桀犬之羣吠鷹至春而鳩化兮覺彼目之可憎賚蕘菴之浸茂兮皇塗懼其穢蓁曰盍祖詐以陰夷兮非余心之所恣兮逐禽而範轡兮終無昧此幽隱維輕重之在衡兮拯正義而攄憤苟余力之既竭兮經重燼而未泯余播之而不可兮覆之又不能身已付於波瀾兮足復履乎嶙峋嗟民生之咸固兮余獨坎壈而無憑

悲皇天

悲皇天之不余祐兮禍先集于吾考道清明而靡揚兮德純靜而弗保謂仁者其克壽兮曾奉訓於尼宣何今昔之剌謬兮余曷已其涕漣余夙奉吾考以遡旋兮歷艱難而靡倦遽奪考以徂兮使我

呼天而浩怨天乎何不恤兮何辜乎考之人考而可殞兮殃願代於余身余德凉而靡數兮遠不躡考之什一徒孤生以煢煢兮覥吾顏而食是索民生有子以待老兮兮貧之於末年没余齒而猶悴兮罪何解于皇天余聞杞人之煩憂兮嘗竊以爲過計仰余觀而靡覆兮怪天運之倏欻萍飄飄而罔定兮傷哉無父之子人有身以待用兮余今而可以死難而弗殉兮病而弗扶子兮如此兮胡取乎藐爾之孤數往愆以自尤兮非一言之可既雖

軀殼之倖存兮魂已遥其如棄石可銷泉可竭兮終難泯乎斯志亂曰輿載蒼蓋以有生兮天而賚紀隳厥辰兮行焉胡底坐靡寧兮於嘻歔欷怨何時得乎兮

籲哀

涉冬背秋兮草木黃落道行江峽兮山川寥廓忽聞訃哀兮震欲摧魂有考而弗迨養兮胡庸厥身託輕籃以宵奔兮繼之以馳騎復散策而兼前兮步欻岑而顚至余馬蹇余足罷兮幾顚隕而莫憖

涕泗沱以交灑兮目淫淫而靡乾聲哽咽以悽楚兮氣轖結其若吞靣垢墨以駭矚兮骨槎牙而凋殘夜顲枕而弗寐兮晝飲泣而不能餐願從余考于杳冥兮懼前憤之未釋眷北堂之悴萱兮苟存生乎朝夕仇力壯而難克兮覺煩惋之填胸據三窟以自庇兮顧執獲之無從守余志以終劬兮冀免毒之有窮天道若昧兮綱疎無失疇宿美而弗宣兮疇襲昏而弗剬愚公之移山兮靡貳厥誠精衛之啣木石兮東海揚塵貞苟操而未變兮何病

力之綿也捐余軀以就之兮求無負于涕之先也余驚險以申志兮衆卩信而吠余曰胡修怨於既往兮不隱嘿以寧居余知冒邪之銜傷兮悲愚而不可遏也畢余誠而下隕兮其猶愈夫枉之活也余倖生亦既久兮何纆牽而弗割也知瀕死而奮觸兮祈以致帝之罰也亂曰徂後之慄履霜枝兮手莽怒蘱蝥弗疑兮天不可測吾虔以俟之兮

弔旻

帝懸穹以下弔兮廣照燭此民生惟善惡之不爽

兮訖于身而咸平蘭付爐以猶芳兮蕭始萌而既
臭桂垂陰而願蔭兮棘刺蒙而致咎固昏暴之難
醒兮遺衆菑於爾後德莫盛於進賢兮毒莫憯於
尼善怵入井以亟拯兮胡戈矛之屢戰保克力以
外拒兮勢猙獰而罔犯兮邀雲漢以鑒觀兮漢顯
淡其無明招槍棓以斥逐兮交偃息乎上方文昌
之緩懦兮非我所訴三台參錯而靡平兮孰能察
余之故歷太微以乞憐兮執法告余以不開貫索
之隱見兮啓北戶以逃奸余張弧矢以射天狼兮

弧撓弱而難遠參旗之拂長天兮鉞含愠而靡展
嗟畢星之在列兮謂汝網罟胡弗先南箕之哆其
口兮欲眠讒而助之言凛信信於守關兮天狗牽
而迎噬騰蛇之舔其齶兮盛毒怒而莫制余以飛
廉爲迅掃兮鷩飈舉其何之豐隆殷而欲動兮羌
中路而遲違或告余以列缺之閃爍兮屏翳忽而
來蔽巽望舒之嗣厥陽暉兮胡既盈而倏替控衆
神而靡極兮氣軫結以如惔維彼昊蒼之無私兮
始若寬而竟嚴雖淫慝之暇富兮恒聚族而就殲

呼北斗以迭轉兮孰辰星之敢忒命五帝使行令
兮風雷趨其効力魄化熊而入淵兮肉投虎而不
食橐騎蹇以雕恣兮倏影沉而響息垂昭誡於殊
代兮著荒囦之不可作亂曰凡民胥惑姤貞賢兮
設機造怨誣重玄兮血氣暴強覬倖延兮剝極當
復久而顛兮告爾凶祥愼厥門兮

遼廬稿

五羊韓上桂孟郁父著

六言

得也字戲爲嘲六言二十八韻示汝載

卿相爭業彼哉簞瓢道味回也闢門仙客騎牛

塞上老翁失馬夷甫立名非眞假師搆象是假

機性能忘灌畦忮心不怨飄瓦受金折脇餓汚

衆翟錫爵渥豬雞肋薄味休尋蝸角微名須捨

蟠木輪囷離奇王侯不榖孤寡西山弱蕨堪餐

東籬黃菊潚把天淸雁隊繳加水落魚梁網打

三命五命徒然一丘一壑聊且陰崖久閟手茸

古洞乍開谽谺第安塋葬茅簷不羨布金蘭若

僻徑柳絲煙迷幽齋桐葉露寫花朝鳥語四闌

山午鐘聲幾下垭結瓊瑤禾含服製芰荷香惹

嫩出郄步朱門痛飲攢眉白社竹鑪鬨沸烹茶

石澗泉漈滌箏雨後小摘瓜蔬盤中薄蓄菹鲜

種秫百斛供酬割蕉千葉披洒淮桂結緣小山

郢雪揚歌大雅曼倩詰屈陸沉浮下滑稽亦歟

堯勳舜烈穅粃周禮孔書土苴試誦逍遙內篇

請植廣莫荒野卷葹拔心復春反舌無聲値夏

鷽鳩笑比鵾鵬樗櫟壽勝梧檟懸弓影忌照柸

鑄劍金防躍冶枉教盜鈴作聾何事呑炭爲啞

但處材不材間勿問鳴弗鳴者

遼廬稿 卷六 六言古詩 二

五羊韓上桂孟郁父著

七言古詩

古怨

九月秋高天氣凉玉壺迸水更漏長孤燈不剪
蘭釭冷新月斜函琴幌光深夜沉沉望風色銀
漢迢迢杳難即梧桐樹上怯雙棲蓉菡池中羞
比翼慘淡鉛華秋復秋婉轉屏帷愁更愁班姬
此日題紈扇衛女當年怨栢舟不堪念此意辛

苦願學秦簫逐鳳遊

秋長夜

秋夜何太長蘭燈晻暧月無光牽牛織女虛相
望北風吹斷雁中行滿園素葉吟清商有婉季
女處空房肌理細膩膏澤香空嗟物序徂早霜
相思在何方相怨滯宅鄉自君行去後啼作淚
痕粧羅衣何飄揚珮玉何琳瑯織成錦繡段裁
作雙鴛鴦鴛鴦飛上芙蓉上恨不相隨逐鳳凰

臨高臺

臨高臺高高入無極下見閶闔色淸江環似帶
細草縈如織登高客思哀景物重徘徊天空一
鳥沒日落衆星廻秦中宮闕如天上複道層甍
不相讓章臺樹裏隱驊騮錦石屏中圍綵帳大
道何悠悠高臺入望收東連滄海觀西瞰岳陽
樓交甫江皐逢解珮漢宮月下暗藏鉤趙瑟初
停白露冷秦箏續奏輕風愁佳期倏往還花樹
共綢繆漢王初興數呂實邪陽又在長門後當
年實騎競繁華只今野鳥啼淸晝舊臺無復春

紫閣漸生塵蒙茸古時道慘淡去年人登高見
此長嘆息後庭玉樹虛荆棘一水東流去不廻
萬山北向知何極目窮寥廓巳多時依舊秋風
掃蕨薇萬古高臺同此恨祇應留與後人悲

聽何與絜吹簫

若有人兮吹玉簫音婉轉兮思寥寥臨高臺兮
幾夷逐丹霞而上飄哀響入微兮意未巳激流
風兮杳不知其所止松韻高岩兮泉流澗底漱
氷腸兮洗煩耳東家戍婦兮淚沾衣西家蕩子

兮行不歸何處簫聲繞長怨霜露凛凛侵人肌聽之一曲猶未罷中絶復起兮繚繞梁樹無恨怨兮早朝最好動人兮清夜夜既闌兮香既殘擁雲髻兮約雙環秦嬴巳去不復返徒有鳳曲留人間

秋江月

秋江月月在秋江如可掇秦時曾照玉龍堆漢世常穿金鳳闕鳳闕清輝暎畫樓風生洲渚錦帆秋白雲一去迷前浦江水東迴逐月流月光

一何皎客愁一何悄玉盤滅沒波盈盈彩袖飄搖蘇小小揚子江頭見月光華堂寶燭奪輝煌魚龍寂寞金波冷烏鵲依微玉樹凉濯濯芙蓉雙蔕斷怯怯鴛鴦比翼狂比翼鴛鴦自成匹獨眠孤婦不勝泣春去秋來恨幾時月圓月缺嗟何及錦帳颼颼可奈秋惜芳人倚木蘭舟金閨草閣還同照紈扇蛾眉一樣愁幾度霜寒聽暮笳況堪羌笛落梅花江城大地三千里江月斜懸四五家良人幾戍交河北妾夢空驚海上槎海上槎嘆秋月任爾團圓比玉容胡不雙雙對玄髮千門萬戶竟能爲七寶三窟望空絶姮娥既老不嫁人吳公採薪何時歇徒有無情桂樹香不見同心連理結以茲感嘆減朱妍誰分輕鬟襯繞蟬翡翠樓前鈎獨上珊瑚案上鏡虛懸拚無藥物能奔托拚無服食可神仙東家流水西家挹南陌裁花北陌摮曉漏銅樓鷄欲歇此時不見秋江月秋江月落影沉沉美人一笑千黃金人生百年難百歲何處雙心共一心雙心

雙意徒爲爾願逐流光赴掌氾掌氾雖沉猶有迴獨無人故可重來思君不見憐秋月化作朝雲暮雨臺

御溝水

洛陽城東花草鼓香楊滿道那可攀始聞絳氣縈金闕復道寒煙鎖玉關玉關對創圖册卍仙館橫連盈帝里深宮寂寞掩芙蓉閶道斜通御溝水溝水東流百尺深絶代佳人但一心紅顏可照青天麗粉黛空含綠樹陰綠樹陰森不可

見栢梁宮裏陳高晏謾想輕盈擬阿嬌更得娉婷似飛燕飛燕雙翻入華堂清歌妙舞逼成行各取嫣妍迴眷戀何知姊妹借輝煌逢人祇羨烏鵶挽對鏡真誇寶鳳妝寶鳳妝成不自惜但願君王賜顏色君心活似劍端環妾念專期林上翼林上寒烏棲滿枝三春歸鴈濕征衣恨不傾身聯比目那能奮翮楚雙飛流蘇寶帳塵浮滿承露金莖滴乍稀此時憔淡玄華耗此日之臨御溝道溝道波浮映遠楊縈絲亂絮結中腸

潆洄莫遏東歸水哽咽空停五夜觴觴中酒滿淚亦滿枝上綵飈情復飈薜蘿紫結徒懸月菖茵朱華祇怯霜沉思此事憐孤寢溝水溝聲常入枕黃姑幾度見塡河織女七襄害成錦波去波回亦有時千金賦盡無還期但看古來溝水地誰不吞聲恨落絲

折楊柳

折楊柳楊柳牽連常在手浩蕩春光不自知憐淡鉛華那可久憶昨枝頭雪未銷偷將媚眼逞嬌嬈長安大道籠珠箔小苑迴廊映碧綃鴛鴦鬪作銀條脫翡翠妝成金步搖此日離亭惜春好浪捲平林春滿道已將蝶舞當徘徊可奈鶯歌生懊惱春去亦無期春心枉自知有條能拂帶無樹不飄絲渭水橋邊縈玉褸洛陽溝上妬蛾眉別後含顰誰共處哽咽笛聲悲作語極目烟雲望轉迷但看落絮空中舉折盡長條不復春祇餘疋馬踏芳茵此去江山無限恨一路楊花照眼新

子夜歌

月光欲沒花含煙嶺頭遊客愁不眠池中小蓮新貼水林外輕桃帶露鮮隔墻近在誰家子婉轉歌聲常入耳吳趣未下楚姻迎玉笙初罷文簫起銀河燭影夜沉沉寶蕤蘭薰香十里共道千金買醉宵何知孤客憐春芷憐春芷歎春聲慘切流鶯啼自驚關河北去人如夢祇是相思一路明

採蓮曲

採蓮復採蓮採蓮方未已翠羽拂雲平輕橈乘
浪起越女嬌嬈世所無玉環繫腕色甚都相將
結伴尋芳去但得芙蓉莫浪趍芙蓉淺淺峽江
側近水輕盈淨如拭將歸東岸隔西潯欲往汀
南限溪北汀南溪北一朝花採蓮誰得似娼家
不憎綠水衞羅袂但恨鴛鴦占浦沙浦上鴛鴦
兩兩飛翠莖丹幹自相依渚口初聞乘月去舸
江猶唱採蓮歸採蓮曲歡未足一路歌聲入絲
雲相看翠袖飄紅玉思君爲擢藕如船斷卻長

絲恨轉連蔕似妾心空自苦花當妾貌好誰憐
採蓮秋已暮歸來月如素塞外音書杳不聞江
南年少空相慕摘盡紅蓮悵遠天回看往路空
寒煙君看少小如花女誰不解刺採蓮船

閨怨篇初入京作

長安二月柳如絲大道千門雪未晞耿耿雙星
迷客浦迢迢孤騎指皇畿皇畿帝里廻環織金
闕瓊扉承御極照日丹衢鳳輦歸夌空紫閣鴉
班直朱鉛映銅龍鑪烟散碧峰雲開巢翡翠天
際鎖芙蓉北堂曉發千霆鼓南陌朝聽萬石鍾
鼓節鐘聲非世有往日香閨誰獨守鳳皇臺上
弄參差鳷鵲橋邊奏垂手始見桃李貌爭榮復
道芙蓉絲結藕結藕連絲不易求聯軒疊蓋度
華轂臨衢綺箔三千戶夾道青簾十二樓紫燕
翔原便嬌鶯轉最柔自言桑海從三變自言歌
舞窮千秋別有妖容善流眄美目輕肌人所羨
清風輕擘碧綃裙明月巧裁白團扇願爲寶帶
繫君裳願爲鸞鏡窺君面箇中尤物眞可憐箇

裏新妝不道錢擲果河陽堪作對採桑岐陌君
逢仙獨有南州季子妻年年歲歲泣離棲君心
去似離弦筈妾意空嗟濁水泥錦字織成誰爲
寄金緘淚漬手重題看看已見孤雲沒切切還
驚白日低白日低山不復照青鸞一去何時眺
曉吹長管邀落花暮倚疎牕送殘燒由來薄命
人所同自憐少好拂春風寶玉刻臺雙作鳳香
車授轡共乘龍同心紫結合雲采連理新袿映
日紅憶別津頭相痛哭行行不遠海江曲指點

青山說死生更向重波憐鷗鴒良人有意勒銘
標賤妾何須怨金谷遙遙七夕瘖相思遞遞三
江祇自知乍可輕寒侵薄袂那堪累歲任孤羈
孤羈累歲徒爲爾枝上啼鶯鶯夢起春去春來
枉自持一心一意何曾巳忿念雕牀並蒂花生
憎絳帳雙鴛被鴛被鸞幃誰共薰香爐獸炭生
氤氳奈保青樓飛燕侶不記丹山彩鳳文向夕
臨烟渚風來急帶雨葡萄架上借交禁孔雀屏
中羞獨舞露灑天桃滴更紅石咽流泉聲倍苦

懶將曉鏡理埃顏不用輕蟬襯繞鬢皆前積蘚
沉沉綠竹裏纖條細細班珊瑚鈎挂窺蟾月琥
珀杯停對銀鬬琤瑽鐵馬厭風聞悽切金雞愁
夜歌夜連夜歌誠有之楊花亂下不勝悲金錢
卜盡憑誰占寶劍重還未有期沉吟此事彈虛
指獨坐文窻枕孤几垂楊道外少甘瓜紫陌塵
中多苦李苦李甘瓜亦不常好生毛髮惡生瘡
瑤琴一曲敎求鳳錦瑟三調可竊香情知茹蘆
無顏色情知故里迷荊棘當時粉黛尚堪憐此

目鉛華詎足識便隨紫燕越南淮便爲流影參
君懷三切猿聲腸斷續幾迴鴛夢逐魂埋不信
在山能化石歸來看取故時欽

紫陌行

乙未春罷對自長安抵敝廬時春氣盛
敷遊觀絡繹而余獨蹇行道中不勝壹
鬱之感雜以成篇

聖朝瑞日麗中天淑節青陽遍九埏百二關河
開錦繡三千龍虎護幽燕幽燕士女多婉孌豐

鎬繁華同眷戀但願吹笙學跨鸞豈惜纏頭買
歌扇曉漏銅龍報早春昇平景物驗芳辰太史
書雲呈玉葉將軍履劍動勾陳嶺外條風應寰
中淑氣臻文從星漢轉治逐斗杓新斗杓星漢
迴蒙汜象管鸞笙喧戚里羅浮山上早梅開上
苑林中叢杏美共道朝來鬬綵春誰知臘裏偷
寒芷春氣競萌芽春光照碧沙枯崖藏翠草古
木發瓊葩渭水橋邊千萬戶武陵源上兩三家
流風一泝龍城遍往日關河如自變水罹黃塗

條庭抽青玉紙泥雲點點度游龍江雪融融濕
飛燕飛燕翩翩上畫梁遊絲雜沓卷垂楊朱門
鎖後誰衡鑰衡宇開斜亦透香沉吟報道春將
度俠客妖容滿前路錦帶珠纓絡王騮銀絲鉄
網妝瑤榦連星寶劍耀豪情映日金環試嬌步
金環寶劍望熒熒驅車策馬不曾停何處依微
開別墅何處陰深度遠垌龍鞭輕指點寶勒近
丁寧相看一水隔並笑百花明仙郎此去同誰
伴浮英落縷愁將半丹衢九道接層樓紫陌千

條橫廣漢磴路複崖雪未晞銅溝暖渚氷先泮
爲尋春色倚嗟哦誰料春心繫蔦蘿驅馳豈限
金川水窈窕還臨寶鏡波北郭招尋少南原結
伴多同爲鬬草戲齊作採蘭歌相顧紅顏私懊
惱人生安得長美好去年花比今年饒今年春
比去年早聞道宮城輦道東羅裳雜遝拂春風
洲邊穠李不同白洞口天桃一樣紅荼蘼架上
雙棲鳥楊柳溪頭並戲鴻荷衣新試淺栢蓋舊
成叢斂水珠光射搴衣雪竇通行行更向曲江

滸兩岸落花急帶雨青萍碎出日還浮弱荇徵
牽風輒舞錦瑟佳人嬌上春吹笙王子結成鄰
有情飛鳥能相顧無意遊蜂祇自嗔雙雙蛺蝶
啣鬚並怯怯鴛鴦比翼頻擕手爲郎折江芷更
上一枝春更美萊棘牽裳步却難凌波度襪泥
防滓但取嫣妍效妾歡何辭婉轉爲君死簫鼓
中流發浩音桂棹輕移傍綠陰高冠鬬出峰爲
玉長袂斜開縷作金金縷垂楊但一色水底龍
文曲更直蒲萄樽滿幾傾紅竹葉杯乾仍送碧

錦帶同心結香桂連理纈眼前一片歡別後庸
相識遲遲落日挂春暉只可探春滿袖歸芳潭
紫萼携來重碧沼朱英攬不違歸鞍突隘關前
轂冉冉紅塵散金谷翡翠支持草際深珊瑚錯
落花中蹴止水猶含旖旎香竹梢尚繫輕盈縠
寂寞空林野鳥啼凄凉暮雨玄猿哭目極蕭然
悵遠遊早春何地不消愁亦有花開題紈扇亦
有袖裏覓銀鉤亦有從前已對蟾蜍月亦有別
後新添鳷鵲樓始信太平多景象遲日烟雲古

晃朗綠鬓偏多綺靡情朱門別具豪華賞獨有
經行客子悲敝裘已破黃金盡風流不減張京
兆雅尚真追向子期琴心懶奏鳳凰曲彩筆羞
栽芍藥詩茫茫天地一何大石澗飛蟲遞鳴籟
輕風不散望鄉愁細草長縈行野慨祗有南枝
字合歡謾說忘憂樹北背塵生萊甑肯求憐病
處牛衣徒自悔振翮何時入御堤止林還借一
枝棲手調商鼎鹽梅和曲應虞絃舞袖低洄鮒
亦思迴涸轍枯楊猶自發榮梯春風一夕能相

識鷹作鳩聲亦解啼

醉歌行席中贈如岡陳公

平生頗有激烈腸當秋拔劍神飛揚恨不相隨
漸離輩悲歌擊筑燕山旁陳公官高膺八命經
略東南發神令斫龍灣頭海水腥掣虎山中烟
火淨惟餘下士意磊落使我形神重開擴豎子
何知秦後塵將軍顧待眞不薄月照吳江木落
時公歸淮土鳴金羈幕府如雲騶從發揮手欲
與雲山辭韓生意氣消不得欲上青天攬白日
問渠何事遍荒徼不照幽崖之石室猛犬狺狺
吠九關玉門欲扣排金鏁勾陳宿衛森相向重
階累級不可攀萬古精誠盡如此哀絲急管空
滿耳黃雲高捲白日微醉歌恐有悲風起

贈潮陽吳光卿

我讀適越紀思君適越吟越吟一聲風颯颯高
山流水誰知音鍾期伯牙今已矣勸君勿撫朱
絲琴急絃促節未易竟相對浮雲萬里陰嚴陵
之風高可挹洗滌蘊內除煩襟羊裘大澤不復

辨帷見削壁兩石嶔嶔岑潮來之潮何時達落
盡千山與萬山山山鬬作芙蓉色眼看壯士凋
朱顏三十六根連地軸羅浮雁蕩同躋攀達磨
手提一隻履麻姑耳後垂雙環人生去住曽何
定四嶺黃雲春樹暝師門使火天虛無列千乘
風凌滇渟吳歌白苧出蘭房越女採蓮移暮艇
沉沉滄海起紅輪瞋目大呼雲中迴子今杖策
跨崆峒我將赤脚蓬山頂

贈楊亦琳

楊生短髮學文章兩目炯炯雙鬢蒼狂來飲酒
盡一石放歌袒裼萬人場縱橫鐵畫一時落白
日爲走青天黃上林羽獵不足數建安大曆失
光鮮與我結交未半載吐詞往往爽金商我言
此道久落寞北地芟除功不薄濟南諸子亦一
時今之作者體格弱添山大澤長龍蛇絕壁崢
嶸過孤鶴玄冬十月風霜來百水倒流千石涸
丈夫意氣任驅馳片語豈肯忘前諾彎弓直掛
扶桑枝圖形擬上麒麟閣騄騠一日縱長途覰

者紛紛咸錯愕迄今 天子攬英豪予當爲鷹
我爲鷄

送督學陳章閣公以楚藩鎮潤州

有美一人曳明璫左貫日月右招搖驅雲車兮
駕神馬弁長纓兮漱玉簫玉簫兮幾夭嫋緲行
雲朝相送巳從合浦探明珠更向羅浮聽朱鳳
朱鳳翩翩遠而致玉貝連環若編次九秋夜雨
長蔬畦兩岸芙蓉映相媚澤國猶思佩楚蘭歌
當郢雪春風寒湘靈鼓瑟不可見巫山玉女空
盤桓送君更對蘇臺月蟾鏡晶熒徹毫髮當年
步屧委苔塵幾見月圓還月缺勾踐城邊遍綠
蕪要離塚上寒雲繁長洲茂苑花常滿到日鳴
珂引繡軒繡軒錯轂綺羅春楊子江頭楊柳新
溧陽古廟荒無盡棹歌誰念蘆中人君今仗節
駐江南回首青山桂樹林霜落吳門楓葉冷望
美人兮感我心

天馬行贈朱維翰父子

我聞良驥之子常汗血足歷天衢驚滅沒雄姿

逸態轉風雲照日霜蹄明皓雪此馬氣格久負
奇自期伯樂早見知朝策扶桑隨日馭夕經弱
水遶昆池錦障妝成雲霧色金鞭琢削珊瑚枝
乍來漢闕矜形影曳山神宮光陸離世人見此
同嘆息咫尺精靈那敢逼穆王八駿未應先漢
文九馬虛求直只今驥足暫來東緣江草綠斷
輕風時來終自致雲漢氣奮復欲跨崆峒不信
世間能有此看君父子盡神驄

送詹生還武夷

武夷之峰三十六冊嵯峩削陖心月斗牛合斗
爍星分躔越窺吳橫地軸日照晴霞裂錦文紫
芝玉樹生氤氳中有仙人搖白羽散髮赤脚踏
青雲一峰嵂兀名大王金光晝現色煌煌玉女
姣好儛灑掃巍峩列侍君之旁吹篪擊鼓挾白
虎碧玗之管鳴笙簧念此何時縱長駕飄然頓
足山之下便將羽袖拂流霞更得神漿消永夏
幔亭之宴者誰尊知是神仙第幾孫九曲寒流
宜沐髮爲我東歸具玉盆

蠡湖贈李元錫

請以連城璧敵君明月珠明月之珠安所如斸
價雙環千萬餘靈蛇蜯胎相對燿小星大星紛
天衢道逢磊落見吾子楚水吳山石齒齒鄱陽
十月風氣寒夜靜蛟龍不敢起蛟龍奮躍從東
來漢武秦皇安在哉聯翩注弩三千士破浪直
射吼奔雷英雄駕馭赫神祖手戮鯨鯢混區宇
當年戰骨亂如麻祇今夜夜號風雨浩浩長江
萬里流秣陵王氣勝中州採桑岐[illegible]如誰是夫

墳青絲坐上頭鴛鴦片片成雙尾參差綠絮綰
春愁　聖主當軒朝策士匹馬長安暫復遊

有客

有客形容黯如漆裙短不覆纔到膝不知兩眼
爲誰青但取高歌留白日讀書十載北山中泉
石泠泠常帶風興狂便掣青萍劍氣奮欲掛扶
桑弓年來上策獻　天子彩筆揮成裂雲綺勢
蹋崑崙萬仞峰更傾百折東流水風雲散合逅
如何黠額屢困空蹉跎春草春花長駐世祇應

蹣展捫青蘿桂枝糾結徒相戀下看世俗成滂
沱嗚呼下看世俗成滂沱古來偃蹇何其多

贈劉覲國

君且飲我當歌江間月出揚早波塞上勁雪吹
胡沙行到燕城菊未花石頭南下少人家此時
作客詎堪陳紅霞斷續番繽紛匣中寶劍光芒
在古木晝落低寒雲寒雲縹緲流天外路遠迢
遥不可會陂澤常生並蒂蓮佳人爲覓同心佩
紅樓實碗酬朝輝何許關情久未歸中婦流黃

沾淚畫仙郎白雪少人知與君歷盡關山路險阻交情難具訴祇將薄骨抵風塵淚說黃金買詞賦詞賦風流未可期西山日夕水雲遲君歸再奮雄飛翼我歸便倒高陽池他時更憶幽棲客誰謂商山無桂芝

題張生寫鷹樹圖

畫鷹須畫神寫樹須寫根張生畫鷹鷹欲動恍惚兩翼凌蒼旻一石點綴太磊落槎牙古樹攢江濱江濱樹亦得水底明朝日急添粉練細作

耕恐其聽秋風而自失

孫眞壁上畫馬歌

畫馬不必畫拳毛好手全在霜豪裏匠意果妙工婉轉入骨髓孫眞畫馬專畫神咫尺壁上風雲起雄姿勃萃氣莫平一日可走千萬里渥洼龍種竟何存聖世麒麟今不死

區生山水圖歌

咄咄底怪事半壁起風濤周遭僅盈尺常函萬仞高日足森森海霧紅形勢大顛扶桑東𡽪涯

古樹摧欲死點綴草石俱天工吁嗟畫工有此大奇手又何必攀藤緣磴探澤藪

王大夫壁上松子歌

吁嗟乎松子何大奇不在泰山之巔嵩嶽之垂乃在王大夫之素壁其枝幹糾紏而離披玄冬陰雲慘欲黑石根靈孔常如濕槎枒虎爪莫能當枝柯劍戟森然立我素煩心厭炎熱欲生清風巖下可消歇對此不覺洗心魂冷然飲我一杯雪乃知好手專奪神不獨纖毫濃畧之濡毫

若使靈氣時能吸久服或可令輕身

點兵行

頻頻聽點兵點兵聲滿衢問渠何所去去陰山隅陰山逾萬里臨行緩斯須往年戍海南今年戍海北邊圉久用師致死出微力東家往月行不歸但聞短兵矜今圖西家壯男今又發弱毛黃口新裹髮顧我蕭條一老丁年過五十髮星星生歸恐已逾老既死去便爾填滄溟滄溟水深波滅沒處處營頭看苦月泰皇漢武昔年

胡天陰風雨聲嗚嗚

舟行惠陽暴雨

江南十月吹天風水勢直撼蛟龍宮白晝鯨鯢出浪立猿悲狐怒哀高穹江心小艇盪如失帆摧桅折中流泣日暮天黃哭鬼神顧見大魚張口吸

風定示蘇汝載

昨夜天風生怒號攪亂樹木聲颼颼鯨鯢尾擊古壁上餘波滅沒鱣鮪逃今朝風定濤亦息大

魚小魚空濈濈枝柯膠擾氣未平枯皮摧裂凍猶溢顧我浮生靡根蒂萍踪漂泊安所繫奈何與水族爭波濤久念精魂倍驚悸

再示汝載

呼童且沽酒沽酒休蹉跎人生得意且行樂昨日怨怒今笑歌六鼇已斷鯨星貫波濤累日將如何與君飲酒悲天風人生去住飛秋蓬江圻突遷虎豹窟古岍夕徙黿鼉宮我無魚龍之鱗甲又無雕鶚之羽翼徒然世路爲偪側水忌瞿塘陸太行首尾畏縮將安極旗亭酒香酩酊時下視滇渤如杯池江神莫爭子羽璧負龍蜿蜒何能爲

蒼鷹贈蔡子毓

蒼鷹白頭人不識拳飛江海恣猛力霜毛爽颯淩雪飛鐵距撑拏絕慘黑側目愁胡破遼天軋擊左右憑胸臆殺兔未保深窟藏大鵬遂失垂天翼姿雄往往受衆猜去傍魚磯掠鯝鯽鯝鯽滅沒泥滓中百轉千飛不得食吁嗟壯士亦如

此高牙大纛張邊鄙上林羽獵竟何爲不搏匈奴搏虎兕

呈觀察景醇劉公

平生意氣爲誰剖滿腹幽懷不出口生長荒蜒閲歲華久分棲遲付林藪讀書頗欲演三車問字幾能窺二酉徒掩芸編避蠹魚試探石鼓餘蝌蚪風騷直起屈宋前雅頌未卑曹阮後乘風破浪思無窮樹德立言心不朽雖然水擊恣鵬搏豈知兔脫徒株守千金壯技莫屠龍三歲甫

田但存莠蠖伸或賈後生蕤雌伏便遨將萬岀
慚如季子敝貂裘困似敬通親井臼憂侵鬢鬚
背樹萱病瘠俄驚肘生柳金谿王公雅望崇藻
識昔曾逢此叟藻才竟許賦三都雅調獨推藏
入斗合浦光探明月珠太華鮮摘如船藕劍開
于莫定雌雄駿索驊騮遺牝牡鑽肉歡從付羽
毛洗瘢辛爾捐瑕垢屐倒中郎折節恭樽傾北
海忘年友別緒將凄面却難碩德不報顏何厚
公今奉節佐邊猷白日金章輝紫綬論德何妨

孔李通比姻況復王劉舊玉貝光華世所珍黃
鉞大韻人從扣遊刄翻知合舞奇運斤信屬成
風手夙誇炙轂等龍雕頓驚幼婦析辛受精氣
時令琬琰握慨歌直遺風雷吼范叔猶懷一飯
恩聶政豈爲千金壽任將溝斷惜犧尊肯道蘇
餘厭芻狗受護敢同帳裏書抵擲謌覆家中訛
文從義畫究三三術向齊侯陳九九蕭瑟誰知
庾信愁支離勿問哀駘醜尋常拱把未應無赤
札丹砂惟所有葳蕤倘逐鳳凰飛奔趨未失牛

馬走謬矜險語浙矛頭祇效微吟吹劍首幽谷
寒條久未榮春來或可吹爐否

少年行

洛陽少年矜顏色袖裏吳鉤常拂拭驊騮白鼻
䮐黃金遶映垂楊人歎息調笑胡姬入酒罏手
撚朱花得似無竟須一擲盡百萬醉歌終日勸
提壺

俠客行

千金置一劍百金置一裝磨礪照秋水倒映芙

蓉霜少小辭家仕羽林深心相結輕黃金提戈
遠出蕭關道指叱牧馬抗南侵歸來論功報天
子賞賜寵幸無與比夜行不怕執金吾陷胸何
知程與李偶然調笑過吳姬信手便碎珊瑚枝
白萬纏頭一日盡賭行六博歡相隨君看壯士
真天矯下視江漢如杯沼男兒須乘駿馬從天
行勿學三尺豎儒空短小

今夕何夕

今夕何夕見春歸今日何日醉春輝春風春雨

知誰在春草春花踏作泥巳看春闌連春織泓
復春光照春水春水波流去復廻春㒺暮落晚
還開有時春盡能相憶無復春來思更哀

送盧從龍署教臨邑兼訊邢太僕先輩

禮樂久不振詩書今未删世無開大覺誰爲訂
羣頑絳帳融陶鄭春風孔鑄顏白馬空浮練青
牛早度關吾子淵源宗魯泗析拔奥義誰相示
玄水今探象罔奇荆山會剖如虹氣年來點額
困沉鱗一擅雖冷道常尊入門問字紛從過據

席談經靜不喧稷下才名追往盛杏壇遺教幾
相並近有邢公最好文周禮遺編堪共証到日
應聆柱下言與來且作明堂咏

送豫章孔道王孫

越王城上鷓鴣啼越王城下芳草萋孤臺突兀
凉風起遠見浮雲隱樹低此時王孫欲歸去片
落片帆開古渡劍拂芙蓉射斗牛服製芰荷惹
烟霧桂樹山中重結盟舊時須鑄鋏相迎獨憐
契合難爲别願折芳蘅寄遠情

送朗上人歸廬山時來遊羅浮不果

上人去住何曾定遠望浮雲相隱映白足深知
出世塵玄心祇自懸明鏡答到羅浮匪學僊今
歸匡廬亦偶然葛洪鍊食終成幻遠公遺跡尚
留緣迢遥似阻陰山雪潺湲且美西江月卓錫
他年肯更來看取梅花幾樹開

遊朱季美虹岡園

虹岡之岡何逶迤盤桓間道曲相隨林深莽亙
翳白日巑岏兩峭陰雲低背郭遥連明月澗菖

蒲九節生凌亂石泉汨汨咽龍鑒旁繞芳叢環
古縣雉堞雄高壓海天雨餘風散萬家烟窓函
睥睨横碧落指點千帆相往旋近山恍有丹霞
氣安期煉食疑此地西接浮丘路豈遥羅浮門
戶應同秘春到寒梅萬樹開師雄夢入想徘徊
月光影落如鱗砌炎嶺翻驚舞雪廻傍屋更饒
千畝竹富比侯封早食肉若道山陰王子來肅
咏果日應忘足襄製芳池漾彩禽鵁鶄鸂鶒對
浮沉鸞開寶鏡調能舞鶴引卌經振好音中有

主人冠犢冠風流時自佩幽蘭換鷺擬辦黃庭
帖掃兎直灑秋霜寒問字俟巴隣寂寞載酒從
遊多不惡日落焚香小座清茶烹石鬥輕烟撲
薄暮猶聞樵笛歸聲入委巷喧相追拂絃促柱
思未已錯以雅韻揚清嶶架上牙籤高什襲玩
美信可淹閒日水石翎毛待品題得意千金莫
浪筆有時高咏吐新詞珊瑚細閒碧琉璃大兒
小兒方足友九歌七發真吾師社結梅花開勝
地黎梁往韻猶堪嗣郭内幽閒自一村風塵雜

沓那能至賤子烟霞舊有緣多君意味更相憐
買山薄祿應難遂暫可淹留且拚年

登太白樓醉歌

太白太白我以一杯未乾之濁酒酹爾萬古不
盡之英魂人生去任初何定蓬萊再換碧桃根
太白之星緣何來采石之淀胡為哉始胡醒而
遽降今胡醉而忽廻獸錦宮袍能有幾高才磊
落心徒哀心徒哀思未已上有千尋之石壁下
有不測之江水水蕩蕩以成波山峇峇而結[illegible]
布錦繡于空中散煙霞於萬里羅浮之頂恍逢
君天台之外標紅雲當年綵筆今何在草木縹
緲翰靈文鸕鷀杓鸚鵡杯汝生酌盡幾多酒一
斗百篇柱自雄諷誦遺文空在口君不記沉香
亭北花發時醉中立取清平詞一曲未罷一曲
進徒然白璧售毀青蠅緇又不記華陰縣裏騎
驢日長吏執之使勿失任爾雷霆歷塊奇咫尺
囷躓何能逸曾說蜀道難何地非太行太眞既
善怨力士更多讒終身承寵澤不過供奉班一

應承王召骨銷膽覺寒不如去逐月縱跡青冥
間霓光吐萬丈六鰲相往還念此往事懷太惡
把酒灑空相對酹日月經天彩未休天賦汝生
既不薄何必懸名麒麟閣燕然鐫功亦銷鑠後
庭玉樹今寂寞有美一人不可作浩浩長江天
際流蘆花落盡楊花浮此江若可化醽醁與爾
長消萬古愁

贈區用環先輩

謝庭多玉樹遶砌常繽紛映日含秀色因風揚

清芬邁末已夙著封胡亦能文朱輪度流水輕
盖團浮雲君家兄弟亦如此儒雅風流誰與比
仲弟已作玉堂賓季弟亦為名御史入門鍾磬
盡堪調滿目琳瑯近相倚吾子最良推白眉雄
詞變幻驚龍螭當年擬躍青萍劍此日還斲下
璞悲君不見安石東山時未起獨傍寒林挈芳
芷一朝勉出為蒼生談笑功名在泚水丈夫遇
合詎可期回谿終復奮澠池浩浩洪流真自遠
擁鼻聊唫洛下詩

贈高日觀比部

高視俯中原山川多鬱結屈指歷詞場大小各
區別角觸牙爭勢不同大鵬振翼摧輕風鷹鸇
燕雀一時起高者入漢低飛蓬吾粵挺然天之
側羅浮屹峙撐南國靈妙不數珠犀奇曉氣尚
能懸五色開元之世有曲江國初先生五者艮
手提隻輪當大隊攬挈日月廻精光濟南諸子
多凌厲逸氣自是無一世獨言吾國有小梁迭
主齊盟紛結袂中祕當年稱老成篆楷草隸工
較精楨伯書生頗趫桀亦與等輩爭高名大雅
琳瑯問斷絕絲管啁嘈世所悅衣鉢誰人悟正
因文章有道存蚼掇比部高公曠世才大義親
承法派來梁李歐黎都及見夜入寒潭剖蚌胎
大曆半神建安骨六朝粉黛渦無色玉琖常凌
氷雪虛實劍乍視光猶逼嗟子生晚後數子得
公引廻差可喜大海津涯渺莫尋一葦正渡亦
如此此事沉吟久未陳世人笑我眞狂生因公
感激具至意醉歌袒裼如有神人生世路常偪

側去任功名若瞬息滿腹愁腸可奈何寸心萬
古堪鑄勒詞賦風流事豈徒鳳鳥既至河出圖
昔賢鞭弭今猶在此日須公金僕姑師武臣力
不失霸置身肯在楊馬下

遯廬稿

五言律詩

五羊韓上桂孟郁父著

遣興

久負林泉癖因知物理幽倒絲蟲自掛刷羽雁交浮壁響松風入窻虛桂月流悲歌重懷古蓬鬢此千秋

中夜

中夜意不愜憂心有萬端盛年虛短劍壯髮凋危冠草木渾欲脫干戈殊未安曲中流水調悽

惻為誰彈

歎

生年誰滿百憂病每相尋鴻雁差池意江湖歲月心猿吟淒別曲客淚滴清砧萬事悲歌裏丘中有特琴

聞警

塞外飛傳警邊兵殺氣連將軍雖細柳天子發甘泉畫角吹霜冷雕鞍灑血鮮匈奴今未滅永夜枕戈眠

戰城南

昨夜城南戰三軍混殺聲沉雲天地結積甲丘山平厲血殷青草銜傷接短兵功成不愛死豈獨為徵名

宛馬

宛馬氣如虹長嘶入漢宮影翻星鐵白血沒錦韉紅勢屈力逾發姿生奇不窮願得橫行將因之成大功

新月

新月抱銀鉤當軒淨欲流星欺光尚怯雲薄影同浮根植桂子固枝空烏鵲愁娥眉能不妒徒使漢宮羞

燭

盤龍移繡柱倒鳳照瓊粧獨覺丹心苦空餘玉筋長得錢頻逆喜吐桂欲生香寄語東隣子何妨借壁光

過梁伯遐柳莊 三首

久興拚林石因君愛客心江山時物色花柳特
招尋聽水浮階疾寒雲引戶深入門幽磬發岩
岫起清音

古樹千章合寒林一徑幽當窻欹怪石遶檻俯
清流砌草縈書帶河魚上釣鉤眞成雲外賞隨
地得滄洲

水邑含牕逈山花帶戶垂村春催日落野絮任
風吹稻熟春醪美瓜甘谷性宜無人信幽僻却
守北山陲

泛江

天地日流此平空一劃開鳥過雲共沒湍急岸
將頽草樹微茫盡魚龍噴薄迴壯懷那可兢坐
久意悠哉

小雨

小雨夜霏霏連朝滴漸微如烟籠出日似霧點
征衣翠浥竹逾潤紅添杏覺肥獨有傷春客懷
人久未歸

寒食山中

雨久苔逾滑春寒雲不開荒丘一以閉宿草有
餘哀展淳緣貧柳巾沾爲折梅榆烟廚新火歎
息未然灰

江月

初月湛微波輕盈奈若何俯手近可拾仰天光
較多瀠瀾浮片玉散影成雙蛾漸與浮雲隔無
爲掩薜蘿

泊西驛

涼風起西驛飄泊詎禁秋日月雙蓬轉江湖一

劍遊寄人慚薄面逐櫓愧輕鷗多少浮生事王
孫幾自謀

病鶴二首

病鶴形何似瘦骨凋靈姿婆娑比殷樹蕭颯擬
潘縣警露情還在臨雲興未衰主人恩愛重揮
袖故相隨

鍛羽亂如麻長鳴亦可嗟垂頭啄螻蟻蜿足畏
魚蝦日落淒芳草天長漲浦沙何時雙翮壯縱
爾拂流霞

咏蟬

蟬聲何太苦切切傍濃陰石咽流泉響風迴素葉吟蛻餘知物化露墜識眞心寄語螳螂捕毋爲凄斷琴

苦熱二首

旱魃驕相妬沉雷閉不流水銷茗碗碧樹失寒林幽願入虛無國思乘浩蕩舟金莖還有否空向日邊愁

暑氣夕相纏繁雲毒熱煎萬方同鼓鑄赤地若

揚烟骨肉都成礙衣冠意可捐所嗟懸兩翮不及遡風鳶

題賓仲紫霧山房

水色含虛幌山光隱翠屏鳥翻雲際白樹入雨中青能劍常千手牛刀早發硎圖南如可待莫忘比山靈

荒村

荒村餘落照鳥嶼潛微明病馬嘶不得哀蟬無限聲桑麻脐雨過橘柚綠煙縈物理經行待因之去任輕

久客

寒花凄斷曲古木翳層陰萬里孤鴻目三年爲客心地偏春事薄山暝霧光沉身世知何定徙然久滯淫

擬美人在天津橋

天津橋畔女秀色鮮黃金鸞采飄難定雲光去復臨鏡花開漾蕩水月競浮沉靜照低無語知他長恨心

丁酉京邸守歲

萬里辭家客三年望闕情陰陽催短燭綠管入新聲雪重寒廬壓貂殘瘦骨驚遥知故鄉處續酒到天明

送王如水公治嵇臺下

春雲何黯黯天地互晴陰似妬雌雄合翻知風雨心虛臺涵塔影古閣拔江深蕩漾漁人意因公溉釜鬵

長城

長城多飲馬往往自成羣淸月翻弓影連星動劒文風高常落雁山險直叅雲舊隸程都尉新從霍冠軍

朱叔祥虹山園三首

城市囂塵甚君家自一村牽蘿護墻角荷篠補柴門巖客含雲宿林深雜鳥喧灌園陳仲子口吃不能言以灌園者吃故云

水閣波光遠山亭翠色微樵歌來別逕文酒度淸暉地苦竹從瘦潭深鱖故肥主人渾無着鷗鳥自忘機

錦石奇如畫苔痕細作錢幽花輕壓砌衰柳淡縈烟架穩從鶯坐竹驚擾鶴眠何因隣別洞步屐任經年

門外

吾家棲隱處門外卽青山一雨江湖淡三秋歲月閒水靜魚從躍天淸鶴任還鮮食真何事須知豹欲斑

五羊韓上桂孟郁父著

七言律詩

西丘懷古

僊人元自好樓居環珮珊然落紫墟渾是白鵝飛去後井傳丹蛻滅明餘探奇獨抱餐霞術避世誰懷種樹書聞道神山空縹緲月明何處醉芙蕖

陳明府晉陵公枉顧山齋

北山風雨枕遼廬嬾散年來但著書好事幾何能載酒慨歌空自娓無魚先占紫氣迎函谷遂有青雲下汶旗別後相思臨絕壑瀑聲猶復想瓊琚

題張明府流霞閣

青溪卜築枕流霞小逕斜開掃落花屏列雙峰橫過鴈門低五椰喿寒鴉早秋夜雨宜移菊半畝荒畦可種瓜曾是仙凫迴絳闕幾從勾漏得丹砂

舟夜

岸絕潮高雲影飛海天寥廓欲何依瀠洄片月隨孤影漾瀨西風灑客衣別路已迷鄉夢斷執方終與世情違滄江白鶴閒相伴一任乘槎未忍歸

將歸

將歸南郭搆林居繞屋荒茅次第除晝裏蟬聲寒嘒嘒夢來蝶覺喜蘧蘧竹窗曬藥牽蛛網石磴攤書檢蠹魚但使應門存稚子彩雲休訝故

人車

小徑斜穿桂樹堂竹溪繚繞水雲鄉江清自喜魚蝦白雨過應知橘柚黃玄就楊雄仍寂寞途窮阮籍但猖狂酒酣試倚風前笛一曲關山鬢已霜

江口望瀑泉

逶迤一水掛碧岑突兀遠見山光深青天半泣蛟龍雨赤日翻愁猿狖吟石上孤雲生細細澗邊幽草靜陰陰經行綠鬢年頻異莫遣寒聲到

客心

舟夜柬劉覲國

煙光水色晚相宜曲裏同操白石詞愁思渺懸
詩興遺旅懷羞向舊遊知扁舟古樹重重出並
馬寒雲黯黯移十載驅馳辰夢寐獨餘孤月照
深卮

南歸

曾携彩筆干星象擬就甘泉詞　聖明自璧幾
投人易老黃金虛索驥空鳴扁舟夜出燕山遠

渡海南還嶺樹平自是遊人愛秋色不妨留滯
結芳衡

歸歎

夢回時自歎春暉苦憶江亭傍翠微海內氣塵
何日靖故山松柏未云歸黃鶯紫燕雙棲定柳
葉桃花一處飛惆悵暮懷消不得病從吟劇減
容輝

江雨

一雨江頭十日寒故園猶帶紫雲看自思裹飯
悲生事誰念歌魚作客難多病未堪違藥餌清
時那可誤儒冠舊存羽翮飛騰意祗是閶闔念
已殘

石頭

石頭高踞倚雲空佳氣于今尚鬱葱遲日江山
開掌上四時松柏護陵東衣冠異代迷荒草勲
業當年有數公敍賞古墩頻下馬御溝流水瀉
殘紅

夜

秋盡霜黃落葉紛渚鳧汀雁晚呼羣舟行下瀨
涓涓月簾捲長河片片雲銀夏西州新駐轄初
連比府舊從軍行邊戍色風煙杳愁思胡笳不
可聞

燕歸過汝載館

留滯京華歎索居風塵回首近何如經年不出
荒逕沒半畝但留青松疏絕吁奔狂足爾性坦
腹偃卧得吾廬丈夫自可飡茗蕨潦倒何必懸
金魚

漫興

三十無成春恨孤一杯今日慰踟躕羞丙拙婦誇存舌笑向樽蒲妄得盧海鶴影從青漢沒楚妃色與衆人殊解嘲未惜玄爲白寂寞差存宅一區

寄李長庚

少年才子美風流曾記當年汗漫遊走向天邊探禹穴醉於馬上拂吳鈎湘江一水芙蓉隔淮浦清尊桂樹留十里郵亭輕往返興來何憚買行舟

遊飛泉洞寄洞主人朱少襄

中宿岩嶤路轉通剪蘿闢磴誰人功重來暗壑沉金瑣不盡飛泉飲磵虹日落猿啼愁暮雨天清鶴影御微風枕流似洗巢由耳淨土能令俗慮空

喜族兄寅仲偕蘇汝載劉覲國至

寂寞楊椎書滿牀行歌孺子識滄浪避人門巷填車馬愛客琴尊過草堂椽蓽風塵徒爾𡕒月兼葭秋色淨微霜芳芹市醖無多味與爾相親罄此觴

望羅浮

東望羅浮四百峰峰峰闢削青芙蓉崖欵轉覺白日礙洞古况有陰雲封瀑布銀河紛錯落玉書金簡光玲瓏師雄夢後有何見春去梅花不易逢

望海

石樓高壓踞仙壇萬叠洪濤起大觀山峻豈無虎兕吼峽闕似有蛟龍蟠孤帆帶雨愁雲濕爽氣冒日精光寒乘風破浪有何事顧我且下任公竿

同蘇汝載泛海懷吳光卿

與子散髮卧滄洲江闊水急浸黃牛鷺蹴巳昆白浪破鰲拆欲逐青山浮雲氣淋漓圖畫濕天光閃爍金銀流欲將瑤草寄不得徒然悵泝蒹葭秋

家蒲圻明府宗堯公墓失多年偶得之榛

塚中刮石題此

鬼烏風流悵徃年路迷何處覓荒阡霜深絕壑松花落月照空山鶴影還收豎燒殘餘斷碣卧麟苔積莽幽烟憑崖更灑雍門淚玉樹凋傷事可憐

雨後海望

卽看霽色靄芳洲況有澄江散客愁雨過林泉春濯濯風來湖海水悠悠沉吟久負雙蓬鬢身世虛乘一葉舟羽翰紅顏如可望便從天外覓

神丘

送廬山客

十載論交怨路岐片帆秋色使人悲尋常斗酒匆云薄曲屈寸心空自知西嶺浮雲沓作態壯方多難欲何之君行若到廬山上爲訪鹿門隨鹿麋

遊星巖過謁還素李公

思探石室扣琀瓏琢俑何年鬼斧工似索遺珠來赤水將因問道出崆峒飛流直下龍門峻古洞虛懸象締崇台是依歸情倍切不知身世御冷風

望仙歌

有美一人弄玉簫揚蛾委髻金步搖袖携神雨驚動下珮拂明珠宛自嬌瑤草路迷愁月冷石壇花發嘆春逢靈心欲借晨風翮目極何時躡紫霄

晚望

江城高閣倚空穹東望滄溟一水通山色正當

層切上月明偏在踏歌中扁舟蕩漾尋芳渚石澗依微飲絳虹一自病廻衣帶減不堪憔悴怨東風

東夷

高皇擬絕東夷貢詔令嚴明重漢官豈謂犬羊多異志坐令烽火照長安委蛇盡日能垂珮嬰鏃誰人可據鞍築舍秪今猶未定強將膚說答金鑾

和戎本自非長策況復紿和計轉踈猷錦金繒

圖孟浪紫泥冊券事空虛乘槎已斷葡萄種來
節誰傳雁帛書越嶠燕雲頻悵望將軍何以慰
躊躇
大將連營十萬騎一時邊徼羽書馳彎弓競說
穿楊易提隊曾無擣穴奇實勒雕鞍容易賜渡
河開府未須疑丈夫勳業酬知己枉使雄名負
鬢絲
猛士長驅出禁林論功紛欲肘黃金虛疑翟羽
來重譯不見桑葚懷好音頻年輸輓迷雲盡屬

國江山近陸沉多少謀臣存政府草茅空抱杞
人心
夏夕戲作艷曲
浣沙溪上約羅輕少小吹笙學鳳鳴近水荷花
貪並蒂依人燕雀羨雙成舞長自喜迎仙袂燭
滅何須絕客纓已遣風光牽宿醉獨無涼雨解
新醒
贈鄭長庚居士
斑髮方瞳老鍊君紫芝靈檢氣氤氳乘騎早逐

鵁鶄起失路翱隨麋鹿羣冊洞甗甎迷任去清
溪水竹羨平分天風夜夜吹涼月引斷簫聲入
綵雲
當筵曲
芙蓉織就剪春衣翡翠粧成歷繡圍最是醺人
朱粉氣可堪照客綺筵輝杯浮玉液行雙羽燈
發瓊枝焆九微錦帳定添連理樹畫屏休寫隻
鸞飛
蟠烟裊篆拂雲低桐葉裁詩和露題莫斷葡萄

憐細蔓怕驚鶡瑒愛雙棲人疑白璧初還趙酒
似青州欲到齊一曲繞梁聲未歇聽歌須佩辟
塵犀
羨為明鏡對華粧願作纖羅護繡堂瑤草共誇
荊俗鬪玉劍爭學漢宮藏風迎桃李千金笑露
浥芝蘭九畹香獨媿短才逢解語更堪多病入
柔鄉
泥花鬪臉意如傾砌草縈裾亦有情蟬咽似羞
歌中囀蝶翻猶怯舞衣輕如滬桂牖欹難媧和

錫鸞膏恨轉明璽珥巳酣齊客席牽裳誰絕楚
臣纓
欲折池荷惜藕絲廣栽庭樹覓相思樂傳唐譜
清平調舞拂燕餘大小垂紈扇可能調翡翠月
團羸得解荼蘼多情却笑張郎筆嬾向書齋學
畫眉

無題

思張楚瑟擬鳩媒願學秦簫繞鳳臺柳條欲折
不堪折桃花將開猶未開虬箭暗浮寒漏永銀

河半落衆星廻屏中寶炬空垂筯牀上薰籠祇
自灰

丙申守歲

歲暮陰陽感慨中春光搖曳柳條風邪堪物序
年年隔敢謂人情處處同雙眼欲穿愁落日片
雲空遠斷孤鴻經營事業心終在悵望寒宵愧
此躬

夕懷

柴棟層陰接鳳臺羅幃繡柱香風開已知日月
終弦望豈謂魚鴻無去來芍藥未投空贈曲芙
蓉初發漫銜杯雖陵罷後銀河隔惆悵音容夢
裏廻

呈贈劉乾陽座師時以衆藩兼副使覲賀

藩岳高臨控海闉當年閒氣復生中職參屏翰
雙轓轉任僉咨詢四牡馴垣序星輝承紫極嵩
呼聲遠動勾陳金莖久注長生液零露應知湛
此辰
龍門欣御借光榮師表東南有重名桐引嶧陽

鳳共拂珠探合浦月同明栢梁首韻今誰和韶
石遺歌且待賡 聖王好文興禮樂幾時偕進
魯諸生

甲辰京邸苦雨

經旬密雨勢如傾鎮日驚雷氣未平溜決轉防
瓠子溢梗浮何似芥舟輕饑烏隱樹愁難宿瘦
馬銜泥却不行已歎溢囊薪桂盡更憐沉竈水
蛙生
商羊戲舞不曾休黑蜧潛波太自由頹壁半緣

苔蘚蝕荒庭[illegible]有泡漚浮蹕翁扶棟先防撓稚
子持竿未覺愁斗米數錢難再得安廬燥壤向
誰求
北臺絃管日續紛寶爇流香十里薰滿目滂沱
徒自見平原哀怨豈堪聞土龍作祟頻招雩石
燕銜驕更逐雲似是銀河長欲瀉補天無路叩
明君
破塊鳴條豈是祥況逢暴漲劇難當農家晚稻
苗應黑客舍枯槐葉已黃沼國懼爭魚鼈命灌

城憂犯鼠狐藏空閒洪範徵皇極調燮深思在
位臣

讀馬曹稿贈沈太玄兵部

拄笏西山日起特坐來爽氣冉相隨官清自覺
馬曹冷賦就寧憑狗監知獨向陽春霏白雪漫
將流水繞朱絲濟南北地成寥落千載遺文怳
在茲
病後休文幾瘦腰苦吟猶欲振風謠臺登碣石
霜蹄滯社結燕山雪影飄自歎望洋逢海若却

慙焚硯似君苗指南爲證從歸路懸燿終知仰
斗杓

同郭朝諤劉覲國諸兄飲潘明叔席是日

洗鵬翼還南海

三山宮闕鬱岧嶤濩落空慚五石瓢上客已歸
南海去故人初散紫宸朝瓜浮玉井香先襲冰
落金盤爽未銷取醉不妨分掌液帛書猶得到
漁樵

月夜飲蔣諫庭都閫幕中

銅柱勳名重漢年荒林風掃淨蠻烟劍花久匣
芙蓉濫陣影長閒虎豹懸稷下儒生同論難蜀
中幽客共談玄夜深不減南樓興綺席躕望月
正圓

贈李葵孺進士歸娶時初授連城令

年少終軍本棄繻出關今日耀歸途連城丞售
璠璵器躡景爭誇汗血駒蓋挾晴霞明上苑簫
迎彩鳳引高梧 君恩浩蕩何能報葵向深知
赤欲輸

題盧元明草堂

城中車塵看雜遝此地較覺幽棲宜入門老幹近十抱近水輕桃將百枝無事但可詩酒會縱飲欲問窮通爲願學齊諧志希有更憶楚狂歌已而

寄景虛林先生

海岳先生白玉姿金緗紫帙映青縹當堦蔣雨俄然足入坐春風早自私躋蹬一經元世業沉吟五字是吾師年來載酒知多少好似侯巴數

問奇

别瑞川黃先生

當年意氣重河汾少小辭家問字勤玄水一珠逢象罔豐城雙劒吐龍文舟從故里迷寒浦日落秋山慘暮雲曾國書生優禮樂幾時同謁

聖明君

呈王如水觀察

名流天下王安豐簡要常操雅望崇最績屢登亷訪使褒書頻詔大明宮提衡郡國低昂審執法東南節制雄 聖主恩深勞問俗憑君爲奏

二南風

禮羅温石集群才閑似平津倚漢開再刖自憐和氏璧七年誰識豫章材幸依牛斗占雲氣願藉鸞皇作令媒清讌幾時容授簡雪篇吾欲和

新裁

送分守鄭公陞滇南憲使

鄭公蕭散著瓌姿政暇常裁五字詩天入碧雞持使節地分銅柱見蠻碑書紫帶草承家學庭

倚芣棠寄後思執法只今臨外甸履聲還動紫

宸知

飲族叔東原宅

十月十日冬氣遲當階委素仍霜枝紫萸黃菊紛滿眼青尊綠醑好爲誰二三兄弟相與酌七十老翁同賦詩長文雖幼抱著膝百里夜聚星

光垂

蘧廬稿

五羊韓上桂孟郁父著

詩引

揭芳亭詩引

在昔楚詞著什漢賦流聲莫不指名花以儷忠臣借佳人以擬君子荳臺佚女還期鴆鳳之媒湘水靈妃或解瓊琚之佩盍心有所鬱毋托物而通與有所萌輒因風而動故蔓草用昭侯享木瓜實表桓功非徒以振艷抒華亦欲以宣壅

解結云爾歲在攝提適余有幽憂之病沉悶彌月暢之以鐘鼓弗悅滌之以醪醴弗歡詩書莫踰其旨鍼石罕奏其功余友蘇生汝載楊生亦琳俱字挾風霜情懸月露車服都雅類司馬之鳴琴笑語滑稽效淳于之炙轂于時霜華始薄桐葉微凋金爐香裊接南浦之行雲石鼎茶烹引東林之皓月既而儇裾冉至歌袂遥臨畫屏婉轉時來比翼之禽玉岫蔽虧不少相思之樹或采蕙蘭而紉女復折芍藥而贈君於是二生躍然而興迴然而笑彩毫縹緲割來銀漢之霞寶黒淋漓瀉巫山之雨余雖蹇抑亦効雕摩驚水月之貌勝似觀潮灑楊柳之條有同神炙不覺應鈸而成綴雲而就共得麗詞若干首播諸閱覽或博胡盧

別國博董公之金陵詩引

夫自布衣唯諾新知慷慨晤短別長心邇人遠莫不有凄聲曼調感肝抑脾以抒厥幽懷叙兹曠緒而況登龍門者翹首乎仙舟附驥尾者傾

心乎天路有不抽思入微寫誠瀉牘者哉我董見龍先生清廟朱絃明堂秘琬策應天人經廣川之心法鑒懸月旦妙郭泰之人倫夜雨滴庭除時行物化春風扇桃李有教忘言禮樂補宗器之遺文章擅扁輪之斲遂令踰嶺珍玩不數犀珠大海鵾鵬倏生羽翼承邂逅者願奉教以終身負懦頑者俟聞風乎百世然而神龍夭矯非杯沼所能豢采鳳輝騰豈棘樊所可滯爰光上國寔秩四門秣陵鍾王聖制猶存江左崇文

遺風具在雖鏵聲遠振乎天下而纑服始兆乎南中于時玄冥告收青陽肇啓遠河鴈羽言隨雲漢之遊一路梅花擬逐曉程之發諸生或覩聆雅教或私淑名言並懐黯然之賦悵其銷䰟况兼行矣之情勗維努力遂徵各眎期彚成編倘辱披摩如見顏色

贈吳光卿遊羅浮詩引

昔向子平欲畢婚嫁遍遊五岳千載傒爲美談孫輿公待遂初衣淚跡赤城當時推爲達識向

使俗緣尚繫則青山縱無脫屣之人微祿未靡則幽蹤豈盡解紱之輩故率意長往阮藉蓋有深情乘興輒來子猷不無獨契何則吾人鴻情何慕祇可曠澤爲盟鹿性難覊最堪長林作伴况復登高仰眺則千古不平之想悉盪於懐望遠臨空則萬里無涯之思盡收於目此固若迂而亦若切能喻而不能言余友吳光卿年甫三十志托煙霞身繫孝廉情懸蘿薜方瞳緣目似曾與夫冊經鶴骨芝顏若有緣夫紫詰謂吾羅浮蓬萊之島嶼而神仙之窟宅也危巒獨抗佐命攸瞻絶壁如縫巨靈莫擘金光湛爍五千仞上常懸雲氣淋漓四百峰頭猶濕故玄朗以之伏虎方平見其乘麟衣翻彩蝶疑存葛令之䰟月冷梅花曾入師雄之夢兼以松疎五鬣芝曜九明竹符王葉舉目猶逢朱鳳碧雞隨在如見掠名山而斬步烏問遠遊接福地而阻懐詎償夙願乃振長袂恣孤蹤探阿耨與湯泉跨飛雲及上界北瞻紫極靈曜如覩南俯重溟不恙可

泛棲遲蓋累日令空谷悉有足音題咏殆千言俾封若長留墨跡既而駕來穗石宿霧猶携境入浮丘丹霞尚染謂我韓生足雖未踐已存飛動之情暨茲蘇子神復夙投恍接氤氳之氣各徵短韻務彚成篇凡厥見聞悉期賞和庶竒遊不泯雖山光已遠披緗帙猶挹羣微倘僊靈有知或玉書相遺共羽衣而昇超忽也

苦雨詩引

甲辰京師霖雨自夏經秋連綿數旬廨宇欹頹

居廬漂沒灌非晉邑歎沉竈之生蛙決異瓠宮畏潰堤之穴蟻紅塵紫陌轉作汙池大道長安翻成折坂於是僕本聚萍心同泛梗儻居湫隘就爽塏以無從托處飄颻縱拮据而何用兼以餐投無壁粟貴如珠黃煙驟起見生桂之難燃槁木空存痽死灰之已濕嗟乎子桑臥病尼父厄陳絕糧詎問裹飯誰因徒絃歌而適性願安土以敦仁命之爲也遭豈偶乎乃湯作近體四首聊見己意異時諷詠能不愴懷

序文

韓上桂著

禮樂志序

厥初生民混混淪淪玄黃宻闇象畫猶湮葢巢居者勢顛繩結者道紊天乃肇建元辟象玄首物樞旋軸轉紀渙綱聯以降布下民闢昏振溺帝王之道斯爲烈烈哉然猶治極數殫文窮質敝咸取耀於一時罔迪則於百世迺眷玄聖是矩

是儀俾其綜五德之運酌三正之宜宣幽亢朽秩正揆異燐燐繹繹錫萬世極循懼其職攣秩縻不得底厥訓也故中都兆軌司寇脫跡逞逞列土靡安厥席以紬精先謨篤弘後範否泰之故葢有度焉歷徵作者君莫盛於陶唐相莫赫於姬旦師莫隆於孔子孔子後天生而貫天始格君位而擘君模日月以明四序以成其道欝於秦芽於漢漢以後膺符紹命者徭正不齊莫不景耀崇輝日充月仞有豐無靳然而爵號欺也旒冕贅也衮服借也土像偶也塵羹芻設之議汨作君作師之道塞玄化欝焉爰廓大明芟蕪滌陋　高皇創制胚胎聖儀　世祖紹之大章以釐訛者黜誣者革丕揚至聖監古之治高揭兩儀在三之義使漢武悔其缺規唐玄嗟其未備宋儒卷舌狄元屏氣是以二百餘年日月重光天地增朗男女異塗班白弛負委珮垂紳之輩黨集誦詩讀書之聲闔合百靈駢翕四夷効輯遐邇同文南北共軌然而粤東僻壤承誣

襲故文風之暢厥有所塞郡教授董應舉上其事前督學袁君茂英慨然曰余其恧哉禮正久矣而邦國不行有司之咎也且夫登摯　皇虔其典順昭融　聖懿其勳鉅潰谿愚聾鏞陳三極之秘共旨遠小子雖陋不敢以儒乃相與採縉紳之議聲和寧之詩舍像用主餘釐如制左右璜祼峩峩如也事甫奏而不佞攝之適董其盛教授偉訓之不率且俗之難詔也爲之志禮樂六卷於往祀若得失焉外史氏曰余入聖序

覲所奉釐國制節而盡尊而不誣標教樹軌與天地峙煌煌乎帝者之儀弗可以加已然猶韜華韞懋自漢歷明閱數世矣至 世廟而備世廟迄今文治丕矣而東粵猶阻禮樂之務厥惟艱哉何怪乎聚訟之在昔也抑余聞 世廟時群臣頗有以聑王疑者惟 聖明中和建極斷然行之儀用以不忒今敎授之請已後迺弗習禮者猶間致疑焉民難慮始信哉然此固制也遵制無倍則有厥志在

獲熊詩序爲顧侍御作

以余所聞代天之佐不貳心之臣莫不有懿徵顯淑以昭明善事迪闡嘉庸故綏邇者徠柔威遠者襲猛觸幾蓄秘覘履啓祥彼其孚詔之精翕遝洄濩必有不可瓏翳云爾厥有稽者昆之虎恭之雉局嶷州縣稍習煦濡猶或感孚異類焜燿圖書而況奉揚 天子威命以岳動山搖呼吸變化者哉姑蘇御史顧公既持節按粵暢休沛澤嘶忽耀闇弛鉤棘盪蕪穢解格羅導壅

藝著德甚厚綏理甚勤不彌月民有提携稱頌者踵躡背屬願見威儀蓋詩咏皇華史推攬轡今茲豈諭何其彧歟湛恩罷鴻期應紹至有熊桓桓于惠之陽禋禓蔵獲稽首來獻詢之輿其一曰熊猛憨多力能拔木伏虎豹爲百獸雄公剛不撓侃不回天蓋錫公毅物以勝于暴而柔于德敢告職其一 曰熊堅中冬蟄春出喜負山其於占也男公豈靖黎蒸以休惕無辜天雖高聽必卑是用昌于而後以亢宗保世敢告徵公

三遯之衆謂公且毋辭蓋神泄玄休以宣示顯鑠徂獷厲梗齟齬嚳回者靡不目懾耳讋蟄屈鼠伏以無抗懿履故在昔穢莖比櫛卉木蒸鬱芥之爲符亦猶闡聲歌縱管籥若其恣鵬翰飛皂霜天熾大秦之奇貢蜥蜴蛇虺之陰窒而猶謂弗當是發縱之義黜而講德爲靡衆也將以宣炎響昭來茲毋乃闇與於是藩臬諸大夫進曰惟公能柔惟公能威我國家統履圖錄至于南海惟是粵嶠隙壤敢有不譓是懲是靖厥肱

作則元首寧弗可以二故覩象告靈有如衆僉侈而賡之不爲炫且符操於邇證於遐子孫千億毋亦謂今　天子建皐樹應竹苞松茂以儲芋蹻至慶爾作近耳目將錫祉疇釐是不墜邇弓冶思皇濟濟以赫子亦世乎則凡在事疆理以聽爾指帥者實有榮藉焉豈不景鑠炳麟昭昭乎上臣盛應哉既拜手颺言因與聲之詩以彰厥異焉

妙高臺别方伯王公歸會稽序

庚子秋八月望會稽王公將解藩岳之任道出蘇山抵妙高臺韓子艤舟以竢是夕中秋粤俗兒女俱鏤燈剪塔斗酒相餽爲樂公舟行既遠風景頗寂須臾月出江波澄廓璧沉其中曲盡淡蕩之趣公指而謂余曰此間景物清曠怡人又何必烟市雜遝絲竹駢羅始爲快乎廼命左右具杯酌薑醢桂菹僅六物而舟中之蓄盡矣既而公披芰服挾萧笛韓子倚而和之歌曰月出寒林露正清嘗波湛爍琉璃明城中士女喧相雜海上鳧鷗寂不驚歌畢有風來自笛底聲嗚嗚然乃復佐以越聲歌曰山月既迷兮胡不歸絺綌兮已薄霜露沾人衣蟾蜍輕忿蝕烏鵲寒無枝清娛苦不足羈棲欲何爲歌未罷韓子淚琅琅下聲急不能趨舉喉轉如咽江上林木飛舞若雪片集公遽撫手曰止止曩覩子色似達者今聽子歌乃善怨何也夫義陽朝警宵耀匿形玉輪夕湛歸鳥翕翼故魚動而鼓鳴商昏而辰旦消息有時寒暑惟化天之制也且子亦

知兹臺之跡乎刼相靡常圓光軼映故德雲以泡影火傳子瞻以宿因窮理氷水釋凝孰知其紀今子浙而予粤山川悠隔幾千餘里始孰招而倏來今孰麾而遽去逡巡轉徙掠此臺而北也其亦有不得不然者乎其刼者乎吾子縱之以曼聲切之以急響縱纚滲灑浩於長清皎月有靈將忌穢滓矣於是韓子抑悲緩節清謳終夕比月將匿歌赤城諸詩以別

赤城詩

赤城建天上東接滄海霞霞光芝作蓋絢爛五色葩偎人王子喬邂逅鳶胡麻袖裏酬真誥相教服丹砂

鏡湖詩

鏡湖波漾蕩星月倒光懸荷花香十里燭龍爛晴川食之益容顏上壽五千年剪荷輕作服如霧亦如烟

釣臺詩

嚴陵一片石磊落碧雲端寒烟積不散玉露拂

琅玕大澤既曠莽羊裘詎耐寒幸有如鉤月千年待爾看

蘭亭詩

蘭亭春已暮鶯燕喜相酬絲竹雖乏響雅歌亦悠悠彭殤誠妄語俯仰誰能謀至今懷妙筆猶復見風流

八僧遺墓序

五羊城西代有光孝寺虞翻之故死而師能之化地也師道接黃梅心懸明鏡藏衣匿鉢演教於此暮年歸跡靈爽猶在自唐歷　明生徒繁盛經藏輝盈唄誦之聲不絕言南宗者悉以此地爲秘府嘉隆間積習玩愒遺教陵夷三車妙乘蠹蝕已多貝葉靈文魯魚莫辨僧本空假一脉之將微懼真果之或墜偕其徒八人披荆躡棘涉川跋原始抵京師用探聖藏請其全編以惺後學雖白足之塵未染而黑灰之劫隨侵疲已極于津梁厄難迸于面壁道遇野毒相繼殞没豈正法已絕提履旋還將歸質難憑歸根示

寂乎于時當道宰官痛惜緣業擇地捨葬表以碑碣然而燕越迢遙雲山擁隔誦遺文者徒思功於實筏想高範者莫灑涕於幽墳牧豎燒殘叢棘道絕五十年於斯矣幸而吾鄉黃君隆信道人也以就銓來京雖業本襲乎刑名而法正沿于清淨其徒哀懇託以詢求君慨起悲慈許之盡力道歷滄州訪其遺跡偶遇一叟年已踰耋備悉其事遂引示壟所至則遺碣幾没數塚纍纍居人種植其上棗栗成林蓊翳難辨君乃

拭碑展祭具述所以俄而陰風蕭颯暗雨淅瀝聲若怨慕者於是叟乃泫然曰異哉曩八僧之葬也以是日今君之來省也亦以是日且風雨之景一如其入壙之時豈非冥漠有知故後先舉合耶道路聞之莫不嗟嘆居人業是土者遂願鋤荆去植悉復其舊比至京邸行以告予予思佛教一生滅齊去住故拂衣雙樹覺萬法之皆空脫屣纖塵見涅槃之靡戀然而八僧雖跡湮數紀而響應一日期會適符蒼旻若動豈有

情之系淨教所不免而首丘之心縱緇流猶未忘耶昔人漬血驗骨尚感觸于至性而掩胔蔽骼或檢舉乎空文今情異葭莩事殊教令而奔走匪遑咨詢是獲則宿草之義度越尋常而絜酒之誠再見今日矣予特序而表之且合好事者同爲之詩以見八僧之慧性不泯而黃君之然諾無宿均有可紀者焉

送襟寰胡公陞湖廣左伯序

蓋嘗與汝載扼腕天下名臣推賢靚士汲汲如不逮有古大臣標致者未嘗不首方伯襟寰胡公也公曩者曾守吾郡矣大率謙仁爲度而明法濟之一時揖讓風乘縉紳先生閭里小子悉能言之蓋渥澤若斯之厚也越二十餘年公以藩侯之右節而來轄則奚不懽呼率舞喜見儀形蓋至是時壯者老少者壯曾被公覆露者蓋翹然有生矣是孰不曰是嚮所爲灑潤吾民酌廉泉而揚其波者也今何如矣既下車訪諸子弟習古文詞或少年知向慕者悉加拔擢解上

公之嚴修布衣之誼覩公道貌承公謦欬者莫不人人自謂知己也上桂不敏當公去時而生逾公來時蓋生長若斯之年矣草野行能有何優異而公爲之式其廬蓋一延見閒便及豪雄會合千古不朽事它如起蘇生於陋巷念孫氏於遺孤其先所奬拔卒能風雲自致者未易更僕數纁玄束帛遍閭里焉治粵三年寬和以信與左轄游公寔協贊成事政舉大體安民俗而已韓子曰吾於胡公而得下交之誼焉詩詠于

旄丁歌鹿鳴虛懷以講翕赫往事抑何盛也交
下哀卿不揖客守不迎師抗跡高視蓋遡然曠
者數焉方今　聖道休明人求於習得氣者蕃
滋失時者零落士大夫稍當要位輙以七國氣
習平原之徒爲解不慕吐握延攬之義有平生
款合後貺跡硯之者惡望其詢幽振乏擢蘭茝
於暗墊乎胡公獨能毅然志於古道所交遊率
一時文士彼於是業寔有味乎其言故不覺傾
倒至此耳豈固爲傴僂以重矯世俗云爾乎政

成奏秩　天子遷公爲左轄宣政湖廣夫楚地
襟帶洞庭吞吐雲夢昔賢屈原宋玉寔生是鄉
有忠潔之風披華振秀濯鮮條以自藻者後先
不輟公至其鄉將登神女之陽臺賦大王之雄
風吊湘纍之故事俯馮夷之所宮囘望番禺廣
野羅浮仙窟銀宮瑤闕氣相往來不覺翩翩兩
腋舉矣雨露所播詎限此一方民耶將行諸賢
悉詩以美之而屬小子爲之序亦以識甘棠之
思也

曾伯子詩稿序

詩自三百篇後何其遞降而遞靡也騷出而風
雅絕上林子虛出而騷絕古詩絕於六朝漢賦
絕於初唐律詩絕於宋元雖屢絕乃其間因時
起製相生之機亦互有其致焉即如宋元靡極
矣至於小詞若曲今何寡和之甚也譬諸草木
始而萌芽既而枝葉既而榮華當其始華色鮮
氣茂倍異於常及其玄冥告盡青陽肇啓葉隕
旋萌花落更出即在老幹生意盎然彼此氣機

原不相借乃見元化流行之妙若必待始生方
榮則造物之功息矣詩亦猶是古人氣力雖特
厚然體約而思簡得以專意獨詣如班楊張蔡
諸大家後之作者固難爲儷其餘一絲一竹偶
爾埀誦者亦不少今則異是士非奄有衆長羣
譽不歸已意不慊使騏捕鼠使牛追速色古矣
矯而之華思麗矣強而就質屈瀾武以矩旋拓
短章以全幅窮年靡月未究其廣又安望其思
與古人爭玄味與古人等厚乎故求才於古猶

易求才於今滋難欲出咫尺之力以挽頽波非識辨淄澠力扛鴻鼎鮮克有濟蒞古今制作各具體格頌體宜莊箴體宜嚴銘體宜確賦體宜典以至歌謠律曲莫不有度風雅之味淡離騷之思幽漢魏闊而壯隋唐婉而縟此其意運筆先態呈象外非苟焉而已者故必識與力兩據其勝後可以無微不注無鉅不肩大包元氣而細析毫芒臻其域者是旦暮遇之也余友雷乾義少有杰才且鑑古極精研心極銳希踪自河

陽而上肆覽自長慶而下卽其所作未敢遽謂驅班轢楊冠張軼蔡然骨氣崚嶒規模閎遠如始生之豹氣已食牛吾粤文獻不絕詞壜代興可以建旗幟而獨當大隊者必此其人是刻乃其靈籟之始鳴欲與海內同聲蚤相印證若其濬而深之徐而飫之今之讓古吾未之或信也已

族叔疑始子古賦

古賦起於葛覃關雎螽斯比興義懸要不離賦為宗風雅猶雜出頌迫於古而最其為賦十居八九焉靈均旣放變而為騷騷怨也怨之情曲詞辨直遂其於賦近也而别司馬相如工為賦詞始苞衍謂曲盡經緯之趣比興合而賦名東西京罕得而儷焉六朝復間出小賦詞旨麗而響切體遂蕪弱去古彌遠矣要之古樂倦聽鄭衛聲繁循古制則必胤嶽禘瀆淡醴疏絃而一花一石一絲一竹淺而易工激而少致作者不能與之以思綜之以術論器不必明堂揆音不

必清廟故纖靡代浮而遺響遂絕且語溢則咽字棘則刺被虎文鞹羊質何暇包宏其中而溢肆其外乎昔左太冲賦三都必十稔乃成作者良自苦要以絡山川之勝羅草木之奇繹風俗人文之變非假之歲月未易為力也植槿者朝而榮植豫章者七年乃見此豈可同日語乎吾叔疑始子世經術少事易稍長徙業春秋繼而詩日誦數萬言吐為詞雖尺幅寸牘依擬秦周以故藝罕得志学習賦遂兄馬弟左孜孜不倦

世人至捫燭揣籥莛不可辨而叔獨享爲珍錯眞所謂包風雲籠海岱文心古質超乎上哉周漢以下是日暮遇之也嗟乎士懐藻被黻且不見售業逃之賦賦復嗜古罕雜響以眩里耳誇於黄鍾譬車適越而舟適胡其能以無騷也乎叔之不騷而賦也其恷微也曰吾自習古耳古之不齎其何忍纕江蘺而泣霧荃離魂弛節令自放爲離然屈不遇楚而馬遇漢左得皇甫洛紙以貴王鬱而耀劒況而燁苟有凌雲其患無

楊意乎余生也弱其何足爲吾叔皇甫迺椒蘭之妬其知免也已

吳光卿詩序

余束髮時已知潮有吳光卿矣常從蘇汝載所獲覩光卿所爲古詩則雄深有致大抵力踪漢魏置天監下弗道也且謂光卿爲人慷慨悲歌有燕趙氣則愈自抗㾕颼颼然如風之將拂何物光卿廼令直上哉今歲秋始一接光卿於汝載席上遂定交杯酒間語竟夕不可斷盡出其所爲諸稿而讀之則種種具備莫可測識汝載所言眞不虛也夫詩淪於宋没於元我　國初諸賢間出其力以佐之籍稍稍振響至北地濟南迭主齊盟海内遂翕然向風誦者輒不虛冡蓋至今日稱極盛矣夫物盛之極則必以潰爛繼之殘膏冷炙充爲上俎非激以眞液盪以玄木夫孰能不波今天下靡靡滔滔猶是也江河下流日不可挽光卿何人乃起闤闠之間出咫尺之力爲世瀾砥耶夫古道遠矣車不行於越

舟不行於胡也試取光卿之文歷抵當世不按劒愕之則廡下置之矣然吾聞光卿奮於潮掠於閩翔於吳會千里不贏糧豈大雅之音未盡絶響耶何戶屨之衆也不爾一人不得當信之十百十百不得當信之千萬千萬不得當俟諸來茲吾與光卿共之矣何憂無和耶夫織管者數日而成織縠者非月不就向使持尺幅之縠日與管敵吾懼其始燁然後乃譁之矣光卿所織其縠耶其不與世爲管耶其止耶其亦有不

可不爲之日耶吾願光卿免之矣雖然光卿勤志力行人也將求之不得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黃與東試稿序

蓋余與與東少同里長同學也與東自其幼時聲燁燁起郡國間余年十五亦獲隸籍學宮而名遠不逮與東甚與東長余四歲余兄事之每有論難不憚往返癸巳春使者趣督學余窘甚與東曰若能從我於靈籟之圃乎時歲且旦越

俗喜懸燈結勝斗酒餽問爲樂與東乃偕余遁跡城之東南隅析諸與義遙塈囂塵遂絕若息羨蔭然守之五日余不覺踅然之感與東曰若寒爾究止爾適神將來勞余如言既謝絕一切事矣守之又五日心復動與東曰若漱精於淡濯足於宗道乃可常余如言自謂寒石幽澗雜之綺錯形易矣守之又五日心且勝然猶有所禦也與東曰而雕雅而而于于而因以全吾愚余始豁然大悟相與爲無相與之遊寄之爾月不變也山林城郭弗知也清冷乎烏乎寒煩暑乎惡乎熱也比試與東復獲最而余亦坐是少進以示汝載汝載曰異哉子之及與東遊一至此乎響者吾見其募條今謝矣沛厥靈根焉耳吾三月竟以累奪去嚮昔囂塵擾擾復起甲午余雖先與東舉計偕而頓跡者再識者謂寂不勝囂之驗已亥與東以明經拔起將行余視其色夷淡猶故也若無與爲耦也是眞能不變其初者也夫惟不變者能神其變龍泥蟠而天飛

靈性自若也向使神龍上下雲霓而用心不一雨化之功息矣與東一日而飛即以視郤跡東郭時天遊寧有變乎與東爲人美姿容閑進退比其行事沉毅多大節出爲文詞淵深秀異而出之以澹重爲督學章公御史顧公所嘉賞謂其氣若木雞令他鳴者反走今所鐫其歷試諸作也與東嘗以犧尊之既斷爲辭夫青黃粉繪雖代變乎乃其不變者恒存矣

送潘太學子朋赴選詩

昔司馬相如奏大人賦天子飄然有凌雲之氣
今讀其書所稱載星旗靡虹蜺騁意崑崙犇節
九疑旬始格澤靈圉黕雷𨖚其變幻詭譎奇異
眞令人覺區中之爲隘乘雲上征有以也然訖
者謂漢帝已後當是時北築朔連西南通昆明
東置樂浪諸郡不爲無事而復導以放浪毋乃
幾於逢乎封禪一書意正表裏曲終奏雅則又
惡在其爲諷也今　天子外威嚴而内順治間
者祖尚玄默羣臣上書言事多謂巡狩古義不

可以已又七十二帝卽謙讓未遑然封亭亭禪
云云瓠犢匪躬則僉且恧焉宜得縉紳學士文
似相如者撰一家言以廣　上意鑠金鐫石垂
之無窮甚盛事也梁園潘君少有文名結交盡
海内豪儁所至敬重如遊梁客邛時不得意入
貲爲太學會且次爲郎今之京其壻黎舍孺餞
之郊酒酣韓子舉觴言曰潘太學人皆言漢武
皇雄才葢世相如作賦君臣相得後罕爲繼子
卽盛文采惡所侈詞乎太學唯唯曰今　聖德

廣洽匈奴内屬徃秋靖寧夏今春平倭夷朝鮮
孤城幸且卵翼詔書所布強者震弱者懷仰威
至大且武皇耗中國事無用今上振天旅討不
庭所由殆異頌雖侈不爲諛韓子舉觴再言曰
昔班固作典引稱相如靡而不典雄雖典而亡
實今寓内誠康阜然汾陰澤馬閒且無聞他如
草木之瑞又以瑣渺不書子將有所論述典乎
實乎太學復唯唯曰漢世矯誣得一野馬著之
聲歌登之郊廟識者誚之他何論乎　聖德卽

深自拒却而紫芝靈獸駢穗連理之屬朝夕郊
圻具所覩記且瑞莫大於得賢方今英耆布列
羣公百辟肅將承事太平之治如日中天可歌
也已於是座上客僉賛曰如子言瑞果不在物
子所著作諒典實不靡且相如由狗監進狗監
於時爲幸臣天下雖乏賢奈何令幸臣進士今
公卿在位既多賢碩進一才必能令才重又令
天子彌重才子至將必有當事大臣先爲延譽
賦奏詭且滋甚寵滋深區區頁等無庸炫燿也

已於其行也相爲詩以送之

山水圖說小序

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焉故東方角技於宴數季主察兆於西京景純驗機於相宅公明探術於禽鳴此其人皆懷才抱道遭時不用罔所泄漏輒借一二瑣屑之奇以自見非苟焉已也不佞少迂狂讀書效舉子業時軋軋不成章至於陰陽卜筮星官諸書抵掌談之或通昔不寐曲士薄夷而好徑其性然也後借計吏上書報罷

者再愈自拓落道經金陵覩諸葛武侯所稱蟠踞狀入會稽謁禹陵以歸埜眺之餘間得青囊隱術珍之不翅常自惟粵雖涉土亦東南奧區迺轅弭不及中原甚豈智慮遠不如人耶抑地氣固南盡也巳亥春御史顧公來嘗進見咨及城北之鎮海樓意忌高壓議去之便不佞退自熒息長生粵郡不能少有補助幸而明公精識博議不及時進說蓋所妨害術將安用謹按原法叙各星體演爲圖說以俟採擇昔孔子稱少

賤多能夫多則吾豈敢若乃文不成逆之詩詩不成逆之雜術隨俗俛仰通其狂惑此亦賤者之爲也大德君子無過討焉

韓上桂著

祭文

祭陳麟台先生文

昊天不辰兮喪我先生遘此凶愍兮時與害并惻惻先生兮命是用傾惟日月之不留兮歲以徂征側坎坷其僻頗兮天地爲之不平目睜睜其有覩兮心凜凜以如蟄惟先生之玼美兮翹然有此芳聲既紉之以幽蘭兮又約之以杜衡懸日月以爲

璠珥兮組雲霞以爲冠纓牲鄉軸以黯訥兮情又闔其有意極古烈之審履兮曾無可其方比嗟冀非之軼羣兮誰其競此鞭弭朝騁足于扶桑兮夕漱流于弱水舒長袂以如虹兮賦青雲而獨起志不與蹇驚同皁兮亦復覩乎蘭沚列球圖於東序兮寄獨尚乎文史維閼逢之令歲兮爰措跡乎海濱欽合浦之照爍兮嗟獨有此繽紛梗與梓其並收兮攬虛廓以無垠惟騏驥之櫟伏兮欣既合乎方歎所進者共九人兮悉峻嶒其意氣踵周室之廣烈兮顗唐虞之郅治狀柴胡之邾車兮類瓊瑶之編次吾徒自謂得所依兮譽相隨其未既豈其始之繫紱兮復中道而僨棄位既不盈兮運又不時曾物序之幾何兮挺吾師而踣之既潰盪其心腹兮又撩撓其四肢狀四鳥之未成兮風慄凜其適至聲嗚嗚其永號兮羽翼凋而未試走獸爲之踢蹐兮行路爲之委洒中夜起其徬徨兮鬱黯淡以中悖昔正則之散越兮音獨著乎大招彼惟哀國之不可兮固相與乎瞧嘹今君值此休明兮譏

者矢其虞韶何不振如雲之盛裾兮垂若月之明璫徒然就此幽都兮若過肆之輕颺上下四方黯其無人兮終與我乎相遼怛化者之無知兮識生者之無聊若使德而必壽兮吾將問乎青霄亂曰河清不可俟空渙渙兮知化不可期虛惋歎兮荊棘蓁蕪夜漫漫兮瞻仰昊天吾何以爲晏兮

同祭黎國倩年丈文

吁嗟羅浮峻峙南州蒸霞吐霧控斗橫牛朱鳳振采翠羽鳴儔蘭依幽澗芝結丹樓爰生哲人迅若

騂騮哲人伊何紹自重黎司幽辨紀泒衍潢遺猗
歟尚哉不可悉癸廼族于南峻嶺逶迤鬱靈韞異
世德惟宜于彼羅陽爰在增湄岐嶷而兆以鳳以
螭自其冲年式仁儆義不儆不馳惟親是娟克虔
于師克慎于肄在寬能勤逹旦不寐執親之喪孔
悼而瘁季子悲蔡顔丁委涕禮若成人永思弗匱
弱冠而華剪絢披霞沿涉九流泛覽六家軒輖之
下寓宇之遐握珠保耀襲璧芰瑕梁遺蕭統晉溥
張華操觚灑翰璀璨琳琅馳情玉淑結想金塘芙

蓉借麗蕙茝輸縯思懸五柞綺煥三湘以追以琢
其邑煌煌歲在閼逢爰校羣雁大收士鳳廣儲人
龍維嶺之俊如雲之從廼命曾侯爰及劉公荆楠
梗豫檜栢梧桐靡長弗録靡奇弗庸君惟灼爓五
色懸虹敷奏詳明進納惟衷江河浩蕩嵩嶽龍嵸
驅濤陣豹貫鶚穿鴻僉曰能材克振頹風羣豪騈
會爾據其雄起跡與渫播藻南宮公車肇啓蒲輪
攸重望闕懷恍占星擬頌萬騎爭馳千虬並控足
躡雲飛鞭揺岳動才力既齊馬蹶弗用豈于一身

瘞績者衆雖擬潜龍未慚德鳳路歸古渡歷吊前
墟金臺望渺易水悲餘背滬面洄越濟遡滁乘流
軼浪陟峻攀隅襟期蠡澤顧歷匡廬沉吟古韻奉
法前模宮商迭奏徵角紆徐覃精漢魏掇采楨璩
長楊讓響大曆推輿在憂能失處困彌劬欲著一
言傳之大都山嶽吐氣龍蛇顯證處士失精神鯨
靡定鳳皇墮彩麒麟喪勁丙申之冬乃殞天命嗚
呼哀哉天並于安殤同歐建種松未青逢此霜霰
玉擣珠焚風淒雪戰棟宇虛存人琴靡見巾有遺

珥匣無往瑱書史徒塵縱橫楮硯嗚呼哀哉翠檐
鳴鸞香銷蕙帳霜冷彤房烟迷别嶂蘭燈晻曖蟾
蜍延望在河一方疑漢之上白首期歸盛年失壯
栢舟矢懐蘭橈靡盪似聞其聲不見其狀惴惴小
心如臨其壙嗚呼哀哉荆榦虛榮棠枝半折俯歎
鴒原仰嗟鴻列亦有倚閭白首而耋日暮行人闢
山斷絕壯于崩懐衰年痛烈小小龍駒生而汗血
百仞莪松餘玆寸蘖四顧彷徨含憂靡竭孑依母
命兄憐弟孽嗚呼哀哉吾儕與子義貫金石並詔

徵與聯輝箷籍駿駟雲驅鵾鵬電擊方息啚南志
奮伏櫪覗子爲矛靡不會鏑子志未酬溘然遠寂
日月銷魂山川掩色蕩瀨惆鱗低林俛翼素盇踟
躕轅駒跼蹐命之如何子也不釋人誰無死子死
獨惜嗚呼哀哉

祭同年霍誠吾文

踰嶺之東大海之濱篤靈毓異是生哲人泒先博
陸族會朱輪光澤世啓玄德肆耀藻摛丹林文披
若照縱意豪吟長懷浩嘯披褐而來振跡金臺矯
如鷙翼迅若奔雷脐珠乍剖卞璞俄開事罔虛期
功無踰月發獸舉雙射鵰若掇寢處孱雄馳聲魏
闕餘勇未畢逸氣猶鶩將橫勁翮復抗高旌中原
槖鞬萬馬奔鳴山嶽閉精寒雲隱曜雞骨頻銷蟬
緌罔療詎卜龍蛇莫徵慶吊德悲衰鳳道泣傷麟
康瓠易鼎檜栢摧薪孰凋者菌孰壽者椿嗟我同
儕托心金石處厚其鋒進矜其跡匪競紛華實諮
三益感今憶往若邈山河風霜旅食夜雪丘阿艱
難共濟此義如何德旣罕憑貌亦靡恃古道無人

深心者悒聦念之子中情如刺皇天靡造吾黨猶
疑潰我羽翼墮我四肢黎梁隆矣子復奚爲落落
晨星淒淒暮雨棟宇虛傳人琴靡處斗酒隻雞奠
於何所嗚呼哀哉

祭新寧明府王我希先生

嗟維先生禀七閩之間秀鍾五岳之奇精溟海濤
光供其杯勺幔亭霞彩襲其冠纓系遠紹乎青箱
占永符乎淮水道式規而中繩文含英而吐綺標
桂籍以流馨孕龍駒而奮起當御史之始仕鳴瑤
琴于古岡奉鯉趨而揚訓植花樹以成行比白簡
之頻膺凜霜威于衣繡戢嚴誨以平反寓陽春而
廣宥維吾粵之寵徵辱隆施於橋梓寧與會其適
降作與述其交美觀造化之虛盈順陰陽而舒卷
綰墨綬以來臨逞庖刀而獲展錦習製以能工吞
經句而愈遠同誇大小之馮何如父子之澌蔭葩
接於羊城風頻披乎蘭畹伊考績之旣最甫仰沐
乎　綸封承堊露其未已挹璚巵之滋濃胡二豎
之作祟遽膺疾乎厥躬卽星黯而弗耀椿樹悴以

告凶嗟萬姓之徬徨閩三邑而潟洄童叟爲之長
吁市㕓因而罷肆馳吊問於庶司繫悲思於多士
其等托甄陶於籠作辱盼睞於孫陽慰案陰之寄
邇倚訓廸之方長歎芳模其倏杳望仙旐以肸傷
中愛恭於椒筵布精誠于蓀席楚些些切以招䰟薤
歌凄而致惜期盛祉於來昆覘逢褒於貤錫監畏
壘之遺思儼俎豆其來格嗚呼哀哉

祭區海日先生

嗟維先生環海儲精扶輿挺秀釆孕珠江芬含桂

岫白璧温純黃鍾朗抑仙系玄邈顯自漢唐博陳
昌議冊垂南鄉端溪宅跡倩族交翔厥考積仁循
良著績伯叔迭興露華濃錫瑞則麟遊雄乃鶩擊
維我先生最稱白眉苞鸞㢆藻縞鶴揚姿性與古
協行爲世儀待價而沽有道則見青雲聯翩紫霧
屢窭鵬翅飜溟驥足追電爰躋蔡閣共羡瀛洲花
磚日晏蘭砌風柔直操狐筆望負傳舟遂輔青宮
奏對惟允陳詩諷微授易情隱節抗權璫不避虎
吻才而見嫉忠乃被疑徙秩冋佐于滁之滑早朝
見馬深夜趨詩北闕馳思浮雲久蔽蕭艾腰盈蕙
闕道棄匪懟於懷惟激夫義謝病自免考槃云依
韋經用廸鯉訓常貽喜對芝玉慰覩兮箕日月不
居寒暑屢薄劍返重泉舟藏大壑台曜潛卿霞
彩落　帝乏顧問國失儀型公卿共嘆遠邇咸驚
玉堂闃兮仙署寂綸章滯兮椽管停慨啓沃之莫
竟惜棟材之誰勝嗚呼哀哉雅韻澌滅古風待起
擬砥中流遽遭大否鍾簴寂兮缶釜鳴琴瑟絕兮
筌簇理傷既喪於斯文悵遺音乎正始嗚呼哀哉

維予小子夙藉甄陶顧瞻融帳感念虔刀㥄陽逝
兮荊璞擲伯樂沒兮鹽車勞芳塵睠其愈後泰岳
仰以彌高嗚呼哀哉爰續騷篇兼摹些些句蓀席肅
張椒漿潔注巫衣動兮紛如雲竽鼓雜兮聲怨慕
信德言之可傳悼容輝之已故嗚呼哀哉

遼廬稿後序

余聞之蘧廬者可一宿而不可久處旅館宮舍是也莊生以仁義爲蘧廬其言頗謬于聖人而韓孟郁取以名其篇是豈無意矣仁義兩者誠不可斯須去乃有能蘧廬一切始深于仁義者余讀孟郁蘧廬稿以無極爲原野以太極爲臺基以宇宙爲棟宇以日月星辰爲戸牖爲牕櫺以五岳四瀆爲垣藩以雲霞煙靄雹霧霜霰之屬爲藻績以寒暑晦明爲關楗鎖鑰其言如此

天下幾莫能載焉萬古且一宿矣安得而不蘧廬之故讀孟郁之詩若文知其胸中所包涵無方無所無有邊隅不可執著跡其生平備經天緯地之才不肯以金門一第與時必爭而以其身浮沉于國子先生之間其人脩然其容穆然其觀超然其志趣泊然冲然其吐而泄之燁燁然榮名蘧廬也高位蘧廬也偉功峻伐無之而弗蘧廬也彼所謂蝸角蠅頭彼所謂雞口牛後是又韓先生吐棄而不屑道者乙未之役家恭敏公分校士得先生試牘以和璧薦王者爲楚王之玉工竟不售顧于恭敏公知我之德終其身佩之夫棘闈受一宿知直蘧廬之遇而孟郁遂作久要不忘覯徇知感遇銘之肺腑乃知孟郁固深於仁義不第詩文見奇也余足歷九州之半所過咸蘧廬顧此蘧廬中所見如前所稱韓先生不屑受者皆是物使盡收而入孟郁道眼中豈不足爲悲歌刺諷之一助彼其之子至以世守家物目蘧廬與孟郁大剌謬不思鐘將

鳴道旅主人且驅之去矣豈不同弱喪者之不知歸哉試取孟郁之稿讀之其不恍然自失者幾希

天啓丁卯夏日甬東友弟薛岡千仞父譔

靜悱集十卷附錄一卷

〔明〕吴之甲撰

清乾隆四年吴重康刻本

首都圖書館藏

靜悱集序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率性而行則謂之道性可行即可言矣吾臨川吳元桑先生獨以靜悱名其詩文集何哉憤悱學並從心而論語註學記疏並曰心憤憤口悱悱以悱屬口蓋心欲言而口不得言或且不能言故曰悱也考先生成進

士於明神廟之季世仕宦出入中外僅終天啟當時東事日壞南蠻復蠢動璫祠遍海內士大夫有識智知忠義者固無不憤而緹騎四出又有不得不悱者且齊黨浙黨相攻於前而魏黨與東林復交訌於後君子以小人爲邪說而小人亦以君子爲邪說先生

既不得褁言路卽越職以言而黑白莫辨王之不明井泥不食亦惟有静而已矣悱而已矣今讀先生集序武舉則激以同仇序浙士甲子齒録則諄諄於去朋黨以同人為傾否之法見之詠謌尤為激烈至於一傷二涕三哭四慟又謂發帑虛糜徵兵嘗試以功業讓驃姚為媿其自命為何如而愴時之作以静感時事起以誰詔九閽止固已明示静悱名集之意矣鄭子夫韓求仲二公為先生同年寄友其序静悱之意假詭奇麗然皆推測文義以立説而未能細讀全集以窺見先生之深意余特表而出之以見先生之

志固將以志士仁人自處文章特其餘事而詩古文雄警以真性情爲真文章亦非當時植黨營私不憤不悱者所能及也先生諱之甲由松江推官洊轉禮工二曹督學浙江所至有卓偉聲予奇杰舉於鄉亦有文名今重刻先生集來請序者先生五世孫重康

也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一級前

經筵日講官吏戶兵工四部侍郎巡撫廣西總督直隸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同邑李紱拜譔

靜悱集序

靜悱集者予友吳君元秉詩若文也鄭子居懷玉抄冬剝琢聲得孝廉令平徵弁書於龜峯僧則君艸宿

本一

矣嗚呼逝不哭寢門白馬謂何亟取讀之涕宇俱下竊愧識君不盡又惜造詣予君亦不盡初同舉甲午君年最少鐘幘布袍曰是

殆素人與吳司李吳松即破碎滑渙獨知其平允君子也還虞蘸二曹直天啓元二後違左軍興且大典啟繁戎械齎餉圖匆匆所省

本二

金錢無算朝夕艸儀疏知其爲望郎耳甲子晤武林得士盈公車結結青衿請寄不行曰是真執瀘督學文武雖心折君所知如

是已矣而君竟卒於較士讀其詩有一傷二涕三哭四慟余昔年曾見於鄞壁末不署名不知爲君詩也異哉是以推敲代雒陽之

序三

流澤它詩五言五言古似選七言排律泉古絕句上駟追唐下駟猶不北江西君陋曹劉浮兆沈宋轉側從一派胸襟流出以性情

行音韻予選禮詩社中古人出世矣文一似宋語錄仁義藹如一似莊巵言士梵明樺勒之可歛骨折步不涉過矣亦可拍合天壤

序四

生變化而前乎緈務甚矣夫予遊君垵北中久也君生士鄉都中未嘗與予譚藝獨時時言家乏箸去臨汶依婦翁于會城窮且益

堅嗚呼淺假稍予以年記名大室何足道而壓壓若此此予所為深惜乎弁曰許文皆文也陸平原曰渺衆慮以為言直言之耳與

金樓予命辭賦為文何異李漢命為貫道未免言串而道錢焉暨許文正謂排禮部韻而成章心之明德使然不第此也凡排偶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而米鹽碎細總謂之文以其合宜謂之義以其日用恒行謂之道錢與串始合而為一而予謂淺言之直人心

之悱耳非獨元秉有悱嬰兒亦有悱學語咿嘔心口相爭者是而蹈詠之艸稟已具矣非獨嬰兒有悱天地亦有悱辟非祖氣野馬

氤氳者是而龍龜之底本已具矣非獨天地有𢗗有生無不𢗗毋萬物者日以其一噫與萬竅之籥相謞激蒼熈芊茂熾熾乎怒生

皆其𢗗也而爻象之呿吟已具矣然哆和者不能哆和而非聲者能哆和也玄者不能玄又不能黃黃者不能黃又不能玄而非色

者能玄黃也呿唫者不能呿唫而非口者能呿唫也則必有霄霓無朕兆者為之主是之謂靜非靜曷𢗗非𢗗曷言試觀陳新蔡籟

記市譁喧譁易獸而宵夜織𥤶犁然有當於人心蠶靜眠而腹絲犀靜望而角花象靜聽而牙紋固其驗已縣是言之非文載道

乃道載文也元秉曰道从
首从之人生後來添入皆
智術意見其首念所之狹
提之愛敬也之者悱之波
首者靜之派拇腓股之犇
卆九
與輔頰舌之動同一靜梲
中之感而巳矣君為人清
真骫髏不能偕世居恒與
被髮入山之嘆夙病河魚
賦詩自嘲曰慙比周伯仁

滓去清虛逼其風流如此
乃着不掛無伹之感心不
留可喜之法以故守身居
寔躑躅乎若臧之滉兢兢
乎懼事之不稱餘湛然其
卒十
若淵猶乎其畏四鄰惕惕
乎其未始孩何則心無欲
則靜靜則能如理觀而乙
乙於喉臆間者遂丙丙淋
漓於筆舌如嬰兒終日嗄

而亢不嗌得首尾從即元秉不知其所之其之者非不排而位置也而其所以首者隻兀無偶位置而寔未嘗排迮於明德使默君

卷十二

自命其集意當在是予所嘗數卷止鼎一臠昔臨汝有二吳幼清之為文不令世好仲谷之出世求為無媿君兼而有之吳氏世不

乏季子矣顧亦何能不使世好而謂不媿世者非出世乎夫前亦一千古後亦一千古人生其中不過百年而叔孫豹稱三不朽言

卷十二

居其一蓋造化於君能朽其骪髏之骨而不能滓其清虛之腹能河魚清虛之腹而不能啞其靜怫之口能啞其靜怫之口而不能

朽其幾道之言主人觴客豐而卜晝不若約而卜夜之為賒造化即以約享君而其賒者寧有窮哉予交令平如猷鄭父子間所著羣藝获思草予慨喝慱旋轉研龜拆食武夫占勝於弓刀咸得奉其專氣鉤吸采合于靈應而令平寝食晦明於文乃格一注於春

官令人疑不律之靈反弱澁於枯骼絲鑛識者知對大廷必能藻火化權丹青雲陛是又憤元秉之憤悱元秉之悱者也合賒交以論元秉於是乎四不朽

崇禎巳巳春日上饒年弟鄭以偉頓首拜撰

序

年友吳茲勉參藩既歸道
山余寄生芻一束哭之南州
得其長公手書淋漓滿幅且
以遺艸屬序爲展卷淒然

輒復閣筆昔昌黎之祭子
厚也曰玉珮瓊琚大放厥辭
其誌貞曜也曰劌目鉥心刃
迎縷解蓋相知之深片言居
要無待多焉之表章余生平

厚知愛何如者其將何以序吾
茲勉乎曰風骨隱秀其詩
文中所自有也清粲和雅乎體
性中所自備也聲響彌綸其
宮商中所自叶也日月之氣

非可以臣畜珠璧之光非可以
埋遁觀其賦物成象憂肝
致刻或扶陽以出條或順陰
而閉跡吉耀而義不孤豎
懷德而馭不他款茂先經章

源本說雖太冲淡韻接華
咏史士龍貢其朗練長虞孰
其剛中殆真體用交合而神
明自適者予謂余行藥天台
歸後三歲而值公試士務畢
移席眠鷗洽鷺間為談萬
八千丈日升月落之狀相與
淳白而穆視公眉宇間飄飄雲
氣直欲攝句間青未幾而九
滌九曲皆歸杖履又誰知天

上帝憂人間可憐之遽召為
公厭世之識也計公一生不操
熱官之券不開軟語之吻
微吟閒詠長軸短箋自貴
自矜獨來獨往即其邁往
不屑之氣傳世已無疑矣公
雖歿而有子接武國香家
寶聲為世珍異日茂陵求稿
金匱徵文永守緘函豈大洞
西門所能私秘公有侍玉樓

而舒嘯耳

吳興舊治年友弟韓菼

頓首拜撰并書

五

靜悱集紀事

烏乎先大夫生平蕭寂無營欲獨好讀書曉讀之不足脩夜讀經生讀之不足冠晉賢讀愁餓讀病讀謫諱之場讀一觴一茗亦讀甚至如李公垂三上讀嘔心斷髭研肘爇髻日索顛易辨呪齲眠食乎其興而孤騫介尌靡顧世術詫袿竭焉其窮於荊茗于南州而讀膺苦以故先慈於史傳詩調閒快事兩句能劇譚不灑飛輪不屋無滅章遑之毋博究經典也追登仕版不肖愧謝朏賦土山年矣庭受麐經以來布幃棐案對殘燈咿嚶眠困苦師弟子庚甚於李五茸左擁萬卷書右著讞絜今日執三尺平反

諸大獄夕讀百篇董顧長沙一夕横雲寸英果君魚皷萊瘦而已移水曹垣河戟器而有事而抗中璫忤權埶省將作朱楊三十餘萬惟襆被携餐莅事隆冬帶雪酷夏臨爐以為無緑吾職而已起甸宮舍入會百禮士林凡脺背胝骭戚得與蕭蔣高達毋不敬至覲朐時鷄或

二

吃毫草流涕箑或磨盾鼻作射天狼檄而已横經兩澗峻激詣前手挈提攜高高下下鬼淵三改科試詔厥成而又開詩賦選第月日課至捐贖鍰千兩助大工為凡郡國倡歸来越艘輕似萍而已林棲家食片刺不達公即攬喻將入甑决亡使世利刺吾耳亦吾舌獨羅列古

今錯陳女史嘆傲于楊亭傳帷而已然素性澹泊即柑聿植言亦不喜以是流相炎慕雖天文有玫墨兵有彙律銓有辨麟獲有著筆且成塚矣寧為白駒夢之愁梵率土之封已矣是集也則詩文什恭爾屬名諍排烏乎蓋自寫心口中之神趣乎不肖言由中不能讀刿淖溽

三

弟飽遑閑殺青就會諸知已索遺藁且千里贈縑也倏焉目瞿心瞿矣敢湮手澤爰授剞氏聯殿讀書之誕暑如此皆已已被河日不肖子奇杰謹識

重刻靜悱集序

先高祖茲勉公性狷潔慎取與戒俗氛爲諸生時恥談鹽米事鍵户讀書經史手集精熟研校所著述富有成進士後歷位顯要仍一貧士書生態司兩浙文衡拔單寒拒請托防摎刀弊賓毫不假

手於人以此精神徹耗致政歸兩袖清風而已凡所著作俱未付剞劂先曾祖令平公謀之門人畢嘗一臠助刻靜悱集書成海内名公靡不稱賞康熙甲寅閩板毁於兵燹先祖述之公嗜學而夭祖母相繼先君年甫三歲先曾祖母竭

力撫養百計支持不暇剝有餘貲重刻書集哉然是書膾炙人口凡來江右主文教者下車即訪覓先君輒手錄賫呈篇帙繁多募善書者抄謄靡有寧日擬志由弄壽棗梨奈有志未逮今不肖勉畢先君志一句一字悉依舊刻俾先高

祖一生勤苦碩果猶存後嗣奉爲手澤也云爾時

乾隆己未孟夏上浣五世孫重康謹識

附錄祭文

詠發美終悼賦寵亡先人淸畏人知緩緩夜臺應不願過聽也門下士有相知最深者其此詞出眞手筆字字紀實讀之不敢諼然不能槩錄謹鐫數首 奇杰又識

門人黃元會撰

於惟吾師生平蓋文而淸者也師之學問直欲䎽福運以上而通蒼穰以前攜天老挾地典雖官雲間時百職交關之者若馬遞車擊于子午道師皆以緒應之若亡事入夜乙乙焉與不語先生儒林丈人相怡暢襲六爲七摘三爲一不申且不休凡師之治挈令無周內因諸多反除嬈鳥明之建福比覗墨之除灾去焉人歌舞生焉人尸祝一經一緯皆師

眞文章也壬子偕諸大夫主都試師所弋獲舉皆時人碩宿旋多晉接延英之廕獨元會枉材亡以瘉人亦繆與衆婥並麗乙卯在楚闈徵奇選雋識異人如庾亮座上集名士君文選樓中猶南國也迨及甲子四月王爵忽晉進師一秩遷衙兩浙文時撫黃日落矣士之呈能也大萬王司之較蕤也驛刺而洞洞矚矚照同石鏡猝比天目不獨蒐擇于經書抑且傍試之詩賦笑古人之十行俱下爲不奇謂開士之五官並用爲易匹茲固從來絕無而師之神理亦繇此病矣凡師之文湛泉陸離溢爲名業未易一一稱娖而總之煌煌焜燿者皆文也至稽師之品格淵玉夜光冰之朝暎無可定名名之曰淸其爲李官也金

奩玉鱠猶以爲多其在起曹也省將作金錢無訾筭而治事自具笄器食其祿學政也在官長物悉刊諸籍而數卷圖書以歸此猶清之跡耳乃其泊然若無其名蕭然若無其宦斂光華于數祿不知爲誰氏空空洸洸衆生乎學問知解而并滌之不墍一絲斯淸于禪者至矣嗟乎三七之運害氣未究椎無文者

輕詆適俗韻者儈重少從進孰不學無術安所得師之丈斧大柯而織皇路乎人知祖祖鮮知下下是一至之偏稔三游之賊貪彼聽明淫于名位亦滓太虛何況真婪情波日下天之東南愈見不足安所得師之淸治八情而滿天地乎元會于門下士中有異緣師之官吾松七載嗣是會臨牒茲土亦且八年是

未嘗一日去吾師以至側聞啓予之命潛佩真冷之言易簀一緘涕淚千古嗚呼痛哉詰人雖萎不亡者存天不憖遺吾其哭世

門人姚希孟撰

側仰瞻兮乾緯見東聲兮隱芒識文星兮寶落并天漢兮無光以致苴狐䍃毬含嬖啾亭德曜乘南箕之尾啓明入北陸之房金支楷

落兮共絳節而吹墮銀潢潰瀾兮佇黃姑而徬徨望妖氛于璇圖兮兆至人之歸藏予懷夫子玉質金相擬德兮維孚尹與瑾瑜振響兮如戞擊乎琳瑯少則瑤鬘挺蒨長而琪樹翱翔果腹兮帷洞淵之藏滌煩兮則沆瀣之漿迺其抽萬卷發予緗無論丹鉛帖括特有稽古之癖抑且奇書秘冊猶紛訟牒之旁與

二酉儉而不富笑五車渺而可量每欲問祖龍于劫灰池畔還將逐老蠹于脉望僊鄉方其篝燈夜讀展卷徜徉或結茗讌伴侶或共尊酒評商樂莫樂兮此趣何羨乎三公之冑鈙與百城之旌幢若其酌水自甘剪蔬逾芳理茸城但挹泖峰朔爽佐司空不羨水衡齊薊鶴子爲可睎之吏石丈作歸舟之裝汲壑

露兮清秋採竹實兮高岡並爭烏鳶之腐鼠競雁鶩之稻粱至於憐才好文慧眼熱腸賞一義珍于木難火齊拔一士愛若驪施威嬙或模索而心知爲鮑謝或品藻而譽定乎王楊若吳楚與越地爲才藪之名邦操風斤而遊鄧林之野懸鐵網而投滄海之洋獲楩楠兮充棟羅璣玭兮盈箱總以獻之彤庭而作

奉璋之斯皇又如弘奬風流倒屣靡遑白日靜而鳧趨者莘菁莪之秀絳帳闢而鱣躍者薈衿裾之良遂令然明躡鄭僑之堦戴崇入張禹之堂論文娓娓其忘疲銜盃亦淹淹而未央翳菲劣如不敏類蕡葹兮蘋長延紉以爲雜佩更美之爲國香哀盥重兮剪拂餙瀟斷兮青黄既延憐其介性亦復恕其疏狂理

有陳而必採言無微而不藏每倚棹于閶亭或停橈乎胥江揚藝文于著作之壇感時事于磊嵬之場每奬賞以續晷更促席而傳觴若非曉鐘催鸞必至晨熹促轡又若西子湖邊吸秋光于瀲灩昭王臺畔睹藜火之熒煌先生顧余曰今而後可無憾矣而不敏所以報先生者益耿耿而難忘至將作不煩乎朱

邱而郎署復轉乎青陽遂縣吳以入燕感舊
遊之星霜撫陽山之巨石悲震澤兮森茫始
廼攜尊古寺繼復剪燭蓬窓余復請卜夜之
談而先生以爲得遺之不祥蒙竊揣焉覺其
殊常豈其乎若忍之旨保有涯于無涯孰知
一夕承門[illegible]不祿有鄭[illegible]絡繹相
望當先生東[illegible]之會而不敏幾罹鈎黨之殃
敢致詞兮擬擊痛助虐之彼蒼微吾毋兮太
速傷秣人兮巨創捧手訊之勤渠增報緘之
惻愴豈意終天之慕未艾而山頹木壞增余
涕泗之雰滂也耶誰無知巳惟玄賞之罕覯
誰無感恩比高厚兮難償兮象賢已策名于
南州而快婿又媲美于東床芝蘭無須乎培
護堂搆何待乎劻勷第媿徐孺之鏡未磨遂
使陸氏之莊一荒寤言兮有慓涕泗兮交睚
嘆人生兮今古感世變兮滄桑聊擬詞于大
招寫酸楚于盈腔

吳蓋勉先生崇祀名宦錄

浙江杭州府屬學公舉呈詞

浙江杭州府屬學舉貢生員丁允和許文岐薛宏鐸嚴渡鄭鉉秦之珍張觀鏡秦駿生領有棐沈提等呈爲懇　懇崇祀名世憲臣以光文運以慰士心事竊惟扶梁葵夾日之功四維與聖日參運起衰之力望重斗山試觀昭代之盛中盡光文明之天下猶兩浙爲八文之藪光藉一人爲名教之指南已故福建興泉道參政前任浙江督學副使吳公之印神從嶽降道覺民先繩世德而麟趾振振藹天倫而常華韡韡虞絃孔鐸直追聖域之宗陸海潘江兼擅才人之妙夢奇鬼焉納家致文烏之生吞驪珠羅掌無能遁玉石涇渭之形鑑鏡懸心所知出牝牡驪黃之外初任節推平刑嘉沛園扉綠艸生春應聘兩闈塵匣青萍吐鍔拔尤若姚黃韓得士埒歐梅閒燃太乙之藜光騰奎壁賞柯庭之竹吹發宮商匪徒鼎貴一時抑且楨扶奕代迨晉水部軍興無乏於麴蘗比權春曹宗盟獨高于泰岱巳而督學首藩科期孔迫憲節遄臨以數閱月之勤渠遍十一郡之才雋惟公惟明惟慎斤斤尺牘持衡如翁如姜如凌矯矯超名達翮坐貞嶠而把鈞會掣六鼇望阿閣以來巢直低三鳳下里析楊之調難溷齊竽中原正始之音聿追大雅排異端于五教作人司禮樂之權崇正學于六經報國藉文章之用兩浙攀留乎師範八閩歌舞于新參持節而去王程模範未遑驊騏以歸天上音徽遂睽芝焚弗輟留香鳳去何慚委羽爲光爲烈尚亘斗牛之墟亦文亦忠應錫朝廷之盬褒崇未稱遑遹興嗟伏遇

太宗師臺下挈國綱維代天賞罰吏治固錄
之綜核士風亦賴以奮揚伏乞仰遵
會典俯順輿情將本宦題　奏檄通省該府縣
造主送入名宦祠春秋崇祀則哲人溘逝猶
瞻梁木之摧嵬多士雲從倍憶型模而感奮
斯文幸甚
皇祚幸甚
崇禎二年六月　　日具呈

杭州府看語

杭州府知府萬　看得吳公　淵乎其貌
質有其文素業家承衍仲舒之繁露才名蚤
擅賦司馬之凌雲自做秀才已抱恬退無營
之度迨登仕版益勵特立獨行之操識部以
明允著聲誤田恥訟爲郎以清修起望入棘
頻推聲衡文于兩浙之間適期會半暮之迫
辨荊山之日璧野無抱璞之嗟採赤水之玄
珠坐獲照車之輿冀遂空其羣矣國乃稱士
多焉旣而跨海分藩佇倚天山之劍毋若泣
瓊見夢倏驚岱嶽之游七聚懸思九原莫起
江流不不轉徒傷弔葛之懷薤上露易晞盡
是悲田之士詎曰職爲同里遂敢阿私乃其
舉自及門居然親炙允宜升祀亟闡遺芬

提學道看語

提督浙江學政江　看得吳公茲勉先生品

爲世重覺在民先提文衡于浙中振風聲于
筆下木鐸化遠日鑑光懸立程門之雪爲依
歸摩不速肖過冀北之都而回盼無復留良
闖藩之命方來萬里之音倏至星移物換人
懷下馬之陵師去道存士慘登龍之地宜膺
春祀秋嘗之典以垂泰山北斗之瞻仰府即
行通學導入名宦祠奉祀繳

吳茲勉先生崇祀鄉賢錄

撫州府臨川縣兩學公舉呈詞

撫州府儒學臨川縣儒學廪增附生員謝起
鵬章登岸徐朝嘉黃日彩徐玉瑞井鳴鳳李
九標文靖遠馬大章花茂等呈爲公舉清忠
名臣懇乞崇祀鄉賢以表實學以彰公論事
竊惟學問以特立爲有本高節擧清守品格
以至潔爲無瑕光名學白日蓋操百折不回

之志在朝則執法而獻忠在鄉則維風而正
誼嚴一介不取之心在朝則庇民而福國在
鄉則範俗而持身至用經術以光邦載敷文
華以翼治雖大儒之餘緒寔四海之淵源固
未有潔則屈靈均之芬忠則段太尉之勁文
則昌黎之起八代守則關西之凜四知世仰
爲瑞鳳祥麐士宗爲泰山北斗如巳故鄉宦
庚戌進士福建興泉道參政前任浙江提學

茲勉吳公諱之甲者本宦係撫州府臨川縣
人降嶽負異質學弄而刻像祀素王舞象騰
盛名下筆而連篇驤先哲如蘇子始總角即
取時賢之須爲我知似范公做秀才遂以天
下之大爲己任家徒四壁游衍天地步凌雲
學足三冬覽見深鳴比繁露賢書誇最少布
袍草履不着入纈綺秋霄南宮爭第一奇文
古字能驚世兩乙春闈歷律兵刑漕河邊屯諸條

綱筆端如辨白黑文詞詩賦疏章業議諸著
作胸中似吐琅玕一錢不名鄭風僅有寒儒
壁半剩不謁破苔常有長者車時賢尊其文
爲轡龍當路榜其才曰倚馬追射策成進士
遂出李於吳淞瀏水生寒芒之光冰壺映月
棘林無夜哭之鬼鐵筆如山得情則哀矜民
歌七年之棠影片言無宿諾寬鎖六月之繁
霜平亭慨方寸之心出入快通都之口竪謝

請謁赤牘不能奪吾丹書獎進子衿青萍必
見重於碧眼分試南國登鉅儒若瑚璉濟黼
焜耀於東觀應聘荆湘羅奇才盡杞梓文章
掩映於上台士慶遐蔑之升階人誇彭宣之
造室解李官以應內召有清風而兩袖不完
居水部以佐軍興泡介石而三公不易滌械
河以固內禦拔洋梟如蒲葵之法千艘畢而
萬檣飛除戎器以壯京營倡分門而合貴之

七

議攜餐隨而樸被往其大者遶城有玉山一
派水中潴堤壅而斷流不浚圍以開決之
而藉衣帶金湯以嚴封守將作額每門數萬
金積習侵漁而滋弊極力搜覈以節省之而
裁三萬朱提以還庫藏輙忤宦豎之情每逆
權貴之旨斯固權貂璫如雛兔氣徹青雲惜
國費如脂膏潔方白雪者矣頒勞怨之日叢
肆權奸之多忌遂拂衣以遂謝公東山之志

旋劈繇以登山公啓事之書特起春曹用襄
典禮時代維陽之太息流涕或効匡鼎之托
諷陳詩爰陟學憲于首藩正值寅典于甲子
西子湖上見槐花之已黃東壁府中驚帳色
之新絳僅淬百餘日之精力徧蒐十一郡之
英華匪五官之並施則十行以俱下經書之
外參及數詩錄選之餘兼試童子書檄如雨
不開雙魚于貴公幟暑如焚不進搖扇于小

八

役拔寒髦以植上國勤經術以正文風洞鑒
比雷煥風胡魁名譏足而振翼選材盡奄蹊
竹箭文采射虹而吐光相士不拘于牝牡驪
黃至今盛推翁姜一派賞鑒每得夫焦桐岸
鼓豈直上與韓歐齊名既歷科歲已兩週勤勞
甚矣復捐羨鍰凡千兩長物蕭然迺晋秩于
太淼去備兵于閩省盡瘁已極抱病寔深甫
陳掛冠之疏旋驚易簀之訃賢已星隕嘆金

馬之能病相如八逝琴亡恨玉樓之遽死長吉身後圖書數卷正人涕淚千秋盍處鄉無異常人竟乏寸土園粒恬退而無所取居家不滅寒窶豈有完衆重味清齋而何所營痛馬敝車絕少王伯安有富貴時流念菜羹雖炙不似范忠宣爲妻孥故損清以立身爲居官無維蜀兩部之隨雖悠悠詆正人爲轅下而不顧以報國盡所學有剛勁百鍊之操雖

九

毅然攖權貴于炙手而不辭至于孝友出自性生人言無間若夫忠貞矢于爲國朝論有歸固將記名史官知吳氏世有季子豈特著書靜排誇臨汝代有才人潮士以挑李爲甘棠甃水久祟于俎豆本鄉以桑梓爲通德哲人宜享于烝嘗用敢合詞上請伏乞　撫公論于久定垂懿楷于來茲速賜轉詳崇祀鄉賢庶清風偉節直與星日而同光萬𥳽徽音長懸春秋而不替則老成之典型常在後進之程範益高矣

崇禎四年十月　　日具呈

府學勸結

撫州府儒學爲公舉清忠名臣等事據本學訓導毛尚燁等稟增附生員黃甲周夢鼇傳道弘等結稱本官端亮名臣清貞粹品天質不琢渾成瑚璉之姿性慧自來早卜公輔之

十

望當總角之日即標聲價于千金甫弱冠之年遂擅才名于八斗文章剩技下筆而萬言立就類士衡之恒患其多道業遠宗遡源則六經爲師法子靜之先立其大接人無媚骨蔚然古慇寒松持世有貞心卓爾霜柯雪幹擬元會于丁未歲共嗟日色之眛捷進士于庚戌科果協雲呈之瑞分符吳郡飭憲淞江敬慎五刑議中孚而允噬嗑平反庶獄消積

素而雪隱情三尺無私七葉連天莫易如山
之判四知常凛千金一歃難渝酌水之心玉
律噓和三洲五芽盡藹陽春之脚冰壺徹鑑
南金東箭咸歸月旦之評聲光馳郭隗之臺
薦牘滿山公之啓躋華冬部懋績水曹濬城
河而決玉山一派以固金湯忤勢璫而罔忌
抒肝仵而夥歲卻萬金以歸帑藏逆權貴而
罪阿貞介石不易之操勵脂膏不染之節聽

十二

直之汲黜見忌時流清忠之予贈終蒙睿眷
嗣膺
帝召特起春曹嘗甲子之賓典領浙江之學憲
秋期已逼閱月而課十一郡英才水鏡高懸
刻晷而收數百千豪儁火山照徹並詫爲神
目電光玉筍成班競羨爲麟祥鳳瑞甫過科
歲晉備兵戎罔恤盡瘁之躬負疴就道未下
陳情之疏易簀告終歷官二十年遂學宏猷

眞見經邦而輔世捐館六七載淸風亮節信
能起懦而廉頑尚論其生平至淸至直至勇
允稱一代偉人爰考其行實立德立言立功
不朽千秋大業始終一節歸受兩全誠昭代
文獻之徵而邦國儀刑之式也該本學看得
本官熙朝碩德命世奇才少有重名號神童
于邪縣上之日早標峻望任天下于做秀才
之時道業崇寵科名爲奕秉丹毫而飭憲解

十三

吉羅之綱八埏草木囿蘇握冰鑑以掄材俠
伙相之籠十地菁莪樂育吳泉洞酌操同涊
浦俱清工部水心欵與梅花並馥至于忤中
璫而決壅水逆權貴而剔蠹金大節凛然孤
忠卓爾春曹典禮肅秩序千圭璋越岳衡文
式儀刑于山斗勞心兩浙豈恤厥躬之弗遑
秉鉞八閩竟致六星之告隕生平絶温飽之
志眞如趙抃孤琴子孫惟淸白之遺止有韋

經一篋懸其學業醇正操履清貞是以在朝
廷則精忠正氣信能貫日擎天在邦國則亮
節鴻猷洵足迴瀾砥柱巖儀如在已徵弓劍
之懸輿論久孚允協豆籩之祀

縣學勘結

臨川縣儒學爲公舉清忠名臣等事據本學
訓導孔尚時等廩增附生員章成美杜暘春
經起龍等結稱本宦經邦碩彥輔世[illegible]
追董子之醇文法歐公之正亭亭直節如黃
河之水經百折而性靡回皎皎清操如崑山
之金火七日而色不變科名無愧卓爾名世
自期道力原弘毅然天下爲任迨成進士出
理吳淞秋月鑑無私觸豸威名先試李陽春
行有脚祥鸞惠政遍垂棠以欽恤副堯心玉
律噓而桁楊卧雨以經術飭吏治丹毫潤而
棘水回春投匭肅豺奸左右凛雪霜之負棼

香清鶴夢故人欽天地之盟平反消肺石之
冤樂育藹菁莪之化陪京顧後一時飛[illegible]
公門赤壁掄英三楚梗楠標閣棟久擊臺衡
之望僅濟水部之華濬城河以固金湯除戎
器以增保障不畏彊禦決玉山一派之壅堤
中璫氣阻肅靖新貢省將作萬金之濫額
詰貢以嚮直道不能事人孤身何辭去國尚
蒙
主眷特起春曹郊廟之典久湮寅清之念愈激
方襄
累朝典禮旋秉兩制文衡時迫秋闈躬親勞瘁
淬百餘日之精力遍十一郡之譽髦照徹大
山有美會稽之箭波澄水鏡無遺滄海之珠
再歷歲科俄參閩岳方陳解組遽夢奠楹基
正氣可貫日而凌霜高風足迴瀾而砥柱僉
謂大行可卜不期賫志以徂乃其門德眉賦

箕裘接武淵源理學仰繼勉吾公作述之光清白家聲俯貽孝廉君丕承之懿允稱人倫師表無忝宗國典型該本學看得本官忠貞性植端潔天成少標對明之奇資蚤擅凌霄之偉望氣節不隨流俗居然尹任夷清學術期並古人卓爾軻醇董正德蹟邁種仁闡好三森三入以明刑燕獄仰乎反之讞秉六條而貞度百城歎察舉之衡襄帷驅當道之豺狼冰襟氣肅紀綱羅中原之麟鳳水鏡波澄追晉起曹益隆懋績濬都城之河決玉山之水壯雉堞而折貂璫除京營之器汰將作之金清振奸而振虎旅薑桂之性不易松柏之操愈嚴特召禮闈遂躋學憲直筆正鄉愿之文體教翊迴瀾反經闢揚墨之人心功扶砥柱匪躬蹇蹇終日乾乾乃朱紱之方來忽緋衣之見召人存于墨戶盡庚桑亮節高風朝野久孚于輿論清脩雅度邦國不聞于人言誠足冠冕第一流而嘗俎豆百于祀者也鄉評允協祀典有光

申府看語

臨川縣知縣鮑　看得故官吳公　頎品鉅才清風偉節儀望高峻于泰嶽文采上炳乎慶雲獻業彤庭世寶其文爲火齊木難司刑洲水獨潔其守于玉鑰金薤嘉牌無冤并矜化虵礫鼠丹心孤秉共瞻威鳳祥麐昧在起曹倍矯高節敵于敦胄鐵騎生威濬河勤摘金牛比速約朱提于不脛之走鮪食弊清摧紫貂于灸手之時章擊標峻晉襄盛禮出主文衡蒐兩浙之英奇慧眼若月璋數月之精敏選士如雲惟公惟明脩繩墨而不頗盡勞盡瘁雖萎絕其何傷貴而能貧視貧者之處猶儉忠而且孝惟孝于之身能終國有

膚公至今日典型尚在家無負郭識當年清
介無塵鄉國之人咸思宮墻之享宜配

申道看語

撫州府知府蔡　看得故宦吳公　撫之
祥麟學者泰山知覺爲先做秀才時便存心
天下科名不媿登仕籍後豈分念飽溫玉尺
平衡湖之沉冤盡洗金鏡剖璞吳楚之剛
是皆收闈內圍即決玉河之壅雖怒觸權璫
有所不避除戎器隨請將作之貪凡奸勞社
鼠無所不鋤疇若于工益勤
聖主之眷注晉典禮署直佐彤伯之經綸兩制
借以衡文則崇雅黜浮何論昌黎之起衰近
代七閩使之分藩而安內攘外直望君陳之
保釐東郊歷宦路共計廿年纍葉圖書僅
餘數卷雖壽不配德猷未盡展于阿衡而家
留遺經事還有待于著述信品士惟三雅志

一七

在功名之上即師世有百聞風實夷惠之器
亟宜祀之膠庠用以快乎月旦

學道參語

提督江西學政陳　看得故宦吳公　生
負異才少登高第起家司理政頌廉明當分
鞍兩闈所拔皆一時國彥巳擢工曹疏玉山
一派水利省將作三萬金錢苟利軍國即忤
中貴勿恤尋轉禮郎出視浙學甫三月而徧
歷兩浙十一郡五官並用冰鏡無私多士
服其公焉闔藩盡瘁大用未展惜哉公自諸
生歷太常始終廉節自砥居恒無完衆重味
咏歌一室洎如也所著有靜排集若干卷古
文章之士頗少特操公寔兼之其爲鄉國典
型俎豆明禋宜矣仰府行縣即製主涓吉延
本官入鄉賢祠崇祀繳

一八

靜俳集

目錄

靜悱集卷之一

綿川吳之甲元秉甫著　男奇杰編

五世孫重康重刻

詩

五言古

遂齋臥起學古

散髮既深臥而非玩俗情徽尚故有託況乃寡所要
與逕蓬蒿沒甃瀰蒔復荷草氣薰幽澗漫惹風與之新
環山聊入夢攀涉迴且輕舍傍有高樹野鳥忽焉鳴
遊睞一以稅追憶有餘清俛默氣竟坐詰朝常不輟
閒居敢適志偃卬隨其形所以古之人遑遑畢沈冥
焉能雙碧眼鎮日爲人醒

其二

造夕戀閒寥嚮且厭偃僂寢常雞鳴晨醒則雞鳴午
倚枕一披衣野馬隙光舞起立據梧面靧髮垂股
欠唾信所如徘徊坐竹塢淳藥滋亦清菜甲不盈筐
腹果無它營散帙橫今古磨鉛手自讐茹華滓乃吐
有時聞其臭大笑後儒腐童子報客來題門歷可數
豈不懷情親無耐巾幘苦人生各有尚削足難適屨

但保素心在務俗焉足取

桃花源

二月桃花源桃花正深發未平傳至今不知幾臘
靈根蟠幽谷芳華未云歇風生動顏霞鳥去飄紅雪
夭夭況之子麗色故相埒因思兩妖姝恰住花林樾
安知非花魂幻形作二八晨肇誠仙愚繾戀不能察
歸來已隔代東情向誰說我欲採眞源雲深石齒滑
呼問山間樵有水長瀧瀧內外名隔凡塵趾靡可達
日色已高春野鳥聲如瓦大叫浮大白春氣生頭髮
摘去兩枝桃有美在車輅

獨坐有懷

世滿日以逝交道更浮沉都盡不可杖磁石詎連金
冠蓋紛相索悠悠非達音方舟愁獨泳對酒嘆孤斟
飛蟲亦託體鳴鳥亦求心玄爝有芝髓誰與定棲尋

久雨

淫雲莽不開浹月皆狂澍遠山匿其面不敢矜妖嫮
瀧瀧枕間聞蔦篝如有嗉卷帙潤於礎纖橫走魚蠹
蒸薪無修竈羹糜屢已數幽暘雜畢纏豈遠弗袚度

長靈卷金虬碑礮發拗怒顛翻繩河水倒向瑤陂注
我欲徑箋天為天作露布直斬雲師頭[illegible]之白榆樹

趨雲間衙齋偶涉園

吳俗競繁麗園亭輒數頃盛飾奇艷花以此相馳騁
刈花而種菜嘲爲殺風景余性故朴陋斯趣不能領
園奢示以儉尤宜發深省廨傍有隙地繚垣作遊境
結亭名偶涉別署稱此靜雜果頗離披編竹以爲屏
嘉卉亦羅生蔫萎未遑整挾雨曬且蕃乃屬管與發
偶暇一散襟見茲不勝耿有客顧余笑此園久望幸

爲木受其疣爲花去其肯加以九錫名寵以入磚影
佳致既云饒遊目庶堪逞余抗手謝客不敢諾此請
有色皆爲幻凡觀即是梗豈獨佛理然我輩合相儆
遂命二三僮犁畦壽蔬荇白莧及紫茄其滋寔甚永
殷勤講種法先敎課雨晴雲鋤爾應採月鋤我將秉
勿煩漢陰甕亭北除眢井但疏泉脈動可以垂修綆
菜甲心所欣園丁力當罷客至可薦盤家常合充皿
藜腸既恆適詩脾轉清警況有竹柏叢蔭映交枝杏
恍入武陵源似造崆峒嶺小摘并宜採所得亦已倖

人生如微鳥屋室同笭箵貴彼達士矜超世遊箕潁
區區尚豪奢何異錦覆穽苟持蔬水心種種都應屏
祗向知言者末俗焉能炳

阻風吳江適張前之寄槭有觸

越溪催進艇客齋指吳淞石尤鼓危浪撼地如狂嚣
日落松陵渚古岸習輕橈獨夜燃官燭旅魂何次寥
玟人在蒲李念我去沴遙贈以山陰酒翠色等青瑤
風鱗及鰕腊緘題儼相投遂覺頃筐中飛來螺兩樓
引滿且大嚼凡可度清宵與家不能寐持杯登[illegible]

纖何𩆜欲上眺望凌層霄虎丘與鶴市滅沒山之[illegible]
明發戒榜人破浪排秋搖我已蠟雙屐引勝陟巖[illegible]

感月

月朓曾何時轉盼復爲朒因感我生來閱此不知幾
去日良苦多昔人所共傷修名苟不立隕落隨百卉
赴壑有修鱗誰能繫其尾

劒吟

採得鬼𠈃淚陰森發光怪借彼歐冶爐煅作莫邪佩
干將為施錘鴉九爲持鞴須臾火候成躍出生硎采

揮之若紫電卓之若青檜樓之曲若鉤束腰可爲帶

踏暑詞

大暑如酷吏蒸鬱勝鉗羅祆廟惟陋鬼蜮吏獨何過
吏能入人脾暑亦瘉人痾安得揚仁風入紘掃繁苛
出之大火聚濯以清冷波

雲間紫薇館偶坐

小樓紫薇館多種紫薇花花繁綴萊條翯翯如頳霞
我困城旦舂休沐日常斜坐此一流粉彩樂交紛葩
遂疑赤城峯飛來爽爲衕倒斜案迥軾掛蹬相參差

銀管彈五色似與關淸佳文章瞇腸胃九莖焉足誇
興來呼大白好風吹帆紗引酒瞬花神花應芳韻佛
相與共朝夕羈館憺忘家

憎時戸占

我聞小虞山產鬼輒食之東方有黃父飯鬼以充饑
造物惡陰勝推搏固所宜矧茲昌明代靈曜方揚輝
如何當晝嘯乃有魅與魑慣弋行人影能生惹父迷
時復兩鬼鬪跳踉聲爲嘶達士恥爭光引避恒恐遲
鬼途闕高室覷鑼棟之脊誰佩函關鏡照態無留遺

幷魏夏后鼎獻狀使人知勿令成鬼國妖孽薮赫羲

閱武

莫訝楚文虹連蜷聯軍府筆陳鼬五花鳥蛇闇龍虎
盾鼻墨光浮黑雲壓城堵角射貍首懸銀的爭奪取
亦似戰藝時不律當旗鼓昔人閱兵戈文字乃益古
書法上波磔窟因看劍舞我觀壁上歸奇兵在營幄
抱牘何縱橫蟠然按部伍詞場射鵰手一二頗可睹
殺氣韜三韓桿峰連叢幬誰能拔柔翰咄嗟誇退虜
擲筆起長吁推几望空宇丈夫寶刀雄毛錐焉足數

秋歸吟

秋思已難栽秋歸矣奈何厲風捲木盡獵獵鳴空柯
調霜無定吹旋鵲舞寒波忽念故林日冬淺氣循和
叢楠羅星髓織爭綻雲窩鄉迷不可望犁星漸沒河
藐逢語三老乘明促榜歌

舟泊梁山

待水蜀山湖夜泊梁山泊水貴於醴泉膠舟若藏壑
盡翼不可飛小舫虛青雀烟生去路迷雨向羇人落
豈乏探古懷荒郵泥沒腳所欣日觀巖懸流下寥廓

蕪湖舟中除夕

秋日赴行役忽復冬亦老眼看葉成朱又見雪如縞棲遲蕪城濱明朝春色好椒酒來能酣彝獨含花早對之聊達曙卒歲已草草

鵓鴿

酒責有仙意敗意莫如俗淳于量一斗懼受禮法束罪判多苛政衆比觥籌做我擬真率會謬繼坡公囑不分賓主坐不用招延牘餦不列方圓堂不避絲竹遊綠前以菜甲任意斟醽醁湯或茗新并飾惟供脫衆

倦則支頰睏鼾郎謔巾服袒裸適其常放流聽所欲興到恣呼盧情來憑角局酒罷茗堪傳晝治夜可卜我醉何妨眠賓退命不復一日省冗費二日刪煩縟三日洽交好四日養餘福此名君子觴守之爲家鵓姻遊儻同志持約以相告

雨登華蓋山五鼓謁罷星漢粲然

華頂入天半山氣多氤氳遊子不待霽我行雨方紛草木隱霧靄巖岈埋霞雰倚杖入盲谷嶌管徒聲聞中夜叩仙扃此來款靈崑不一望山色虛歷諸天門

願以神通力掃除素月雲晨起再拜罷忽現慶霄文敢擬韓退之能開衡岳雲

春色成懷

草氣方蓊郁條然闇傷閑落紅飛片片相與淚殷流憮時舒一嘯疋叱動林丘欲買青陽足供子長月遊

避暑

涼飈不可睎赫羲恣㸌灼秀蔚搴修林翳然垂翠幕帶赦不及曳五體投叢薄數蟬鳴其顛松籟起寥廓隨莘讀道書擬之以片釋或有客見窺不效牧之鄙

呼與對彈棊開談雜狂謔雀舌隨意烹鷄頭任手剝消搖火宅外俯仰差亦樂何必清凉散肌髮都如濯

孺之詩爲豐城馮侯作

聞道河陽令手種紅錦花亦有新塗齋畫苔陸數華信美非循跡緬觴多增誇惟我神明宰激問清且嘉敗畦來阿閣渠黃起渥洼驊鷄狹甸歲澍澤被蓬麻尾青懸不試塢壁宵宵茄烏啼人吏散滑魄浸虛衙畸引玫瓗子譚經施絳紗新琶緗瑤軫乳雉隨行草雌雌千載氣蚴結幻靈芽煌煌三秀草揚榮吐奇葩

分房袖鶴蓋灌采象龍拏夜望光疑月晨披禎若霞
恍讀繆生讀亭欺蔡誕家剏托素王席書帚相參差
滴歷文露集戮雞非娙遮匼匝覩如堵闕咽動西遐
穆誦瀾翻發　寢旒聽詎睬芝泥御鳳味端下劒江
涯

望雪

夜來雕白戩造互轉彌連青腰亦張戾剪水競雄妍
振風慘以慄四望河皴然試策盈數尺繩纁一幅天

辦書

日予秉涼昧牽時寔不任撫中滯無聶俛默事幽幸
家貧差帙富縱橫陳古今望洋知海大汲井患泉深
枯梧日相抱嘈嘈作蛩吟昔人朽久矣徒爲書所淫

接報起儀部

石龜亦懷海涸衫猶戀洛踐土食其毛豈必耽巖壑
顧我臬劣根項強骨復薄阿尊既不能耐雜非所樂
自劾投山林冥心侶猨鶴家貧乏山貲逝將隨行腳
近遊匡廬巔遠則訪嵩嶽勝具豈云饒陟險期度索
紫芝或可餐微生乃栖托亦於探歷暇畢力窮流略
禪夜信高深梯摹蕪繾模燕以了生平名山藏著作
微尚寔如斯夸育未能棄何意白簡非忽有相剝啄
童子遽問之芝檢赤於臙秉禮故淸秩忝竊得無作
聖恩誠浩蕩網羅及寥廓或緣知己言溝斷施丹堊
撫躬良不任感激辦爲郤九頓向名香拜　命終貽
愕矢以狥馬軀馳驅供長錯少報　紫宸知終哉青
巖約

手談戶占

李祠有柴辨見諷志其盟孤山林處士肯負鶴梅花

人各貴所好斯類不可問達人弃寞之無是留芳芬

過渦河偶得苦蕒

鄙性頗寥蟲習苦以爲快傳蠶欣苦茗薦蔬耽苦蕒
家國食所需宜畝種亦載今歲旱春出乃未嘗茲菜
越絕故樂土安有苦可賣我行切乘驛數日厭羹膾
頗懷持素情已厲殺牲戒忽於水晶盤見此不勝快
疑從故鄉賸胸顏忘行邁正吸珈色糜引筯舉者再
清滋一以進腥膻愈堪嫩相真非肉食腹或爲沆瀣

登涉味

人生志四方豈豕鹿常聚布襪及青鞋將躡靈崑路
出門野風清淒淒吹古度仰盼雲外山攢玉如束東
千里詎云邁行行有餘趣幽鳥思寥廓振翮出龍嵸
長林即憩賞佳水隨沿泝短鋪斵蒼烟芝髓應能遇
修生復怡情庶愜夙所慕每怪向平言遊情待婚娶
更訝昌黎慟疊崖亦奚懼但祝雙硏屐努力供勝具

長安遇劉沖倩

嘉林上有雲鼓踵下多砥物固類相求而況於人理
并權既遣生吞哭不負死莫言空爾爲結意良有以

曰予寔涼眛一切法無喜雍世在玉壺世波日云靡
孰謂京洛塵邂逅逢之子之子信辭雄矯翼稽山趾
雙奔烱巖電意氣凌蒼兕悶世非狂言存陰亦深旨
長揖公卿間悲歌燕市裏末嘆百六辰中原瞻弧矢
誓以八尺身揮戈向戎壘快飲黃龍庭題銘雲閣恥
此意懷未舒言之泣不已有時劍重磨颯颯陰風起
虎氣眞騰驤足愧肉食鄙與我結交親相期執鞭弭
新歡勝舊知不啻矩蛩倚有語輒披襟聞音卽倒屣
生平少所可一人足知己獨慚鷄肋軀無以充龍尾
贈君雙佩刀淬以西江水待君立奇勳茲焉尋芝髓

雷雨

山圻片虹接兕斧太露痕雙龍自空來拗怒裂雲根
捲水一百丈砰雷何憪喧飛沫作濺雨時濺遊人軒
僧證聲聞佛相對反無言

嘆世寫懷

世路爲有常顚翻若變晃黑或以爲黃未俟看成碧
衛青平陽奴衣幾執巾幘晉公起甲第卒爲負土宅
事飄類如此外互誰能測有形卽屬勞在旅皆稱逆

悟化返自然修生厭多識謝客不罷扉爲圃誰聚樂
量足結蔬蟜相體裁蘿薜薄藥以充長濁醪聊未久
筆棄似遺轂書拋若寒曆或彈無絃琴或吹無孔笛
或讀無字碑或對無對弈或出澤畔遊倏然忘所適
以此畢生平至性非狂易譬彼昌羊草穢濇詎能含

病中自述

圓令善病病謝監苦憂憂我才非昔彥流痕此扁舟
二豎胡相嬲五鬼爾焉求兼旬半伏枕憊背不勝稠
遙夜耿難寐聽鳥識更籌息心書強束遊癩殄屢休

欷歔畢以弃乃類重性幽猶幸未入務形影或相酬
微龍捲蛮蓆徙倚見叢丘丈疏不可捫衣歸代莫遊

惜遊

人徒一以謝孤泳何寂歷水月及我三栩驛庶相臙
水自歸東海月自歸西極望望不可回撫中空太息

二 竣木

太白怒天隔手擷銀河決老蛟眼雖瞑狂雷光相閃
鎖年不可支望鎖鎖欲傾倒捲西江水頓翻雲怪穴

七言古

二 閨情

嬌小深居翡翠房碧玉爲篸明月璫石榴半掩凌波
窈桂葉淺描秀黛長那知冶貌花堪蔽不及華池蓮
有蒂娟蕙空諳味雪才尋常却嫁浮雲婿香車鳳轄
蹴塵輕寶瑟鵾絃度曲清移畔遠見風波惡對面還
看山獄生

暑夜讀書

大塊爲爐煎人泣六幕環圍不可蟄何來蓬勃出土
囊徐聽乃有微風入鼓梧戛竹漸成聲頓覺輕衫涼

氣能裂蝎來卷帙不解織夜清聆復披雲笈濡筆繞吠
縣望闕飛飛白鳥尋丙集千攢萬射去復來亂撲蒲
葵難不及天生此屬亦何爲以人肌血供吞吸雖肪
微軀味幾何饞涎衆口焉能給移床讓客任爭嘬跳
向空階露中立注目林霏夕更佳歷落長松飄翠粒

舟行長江

青雀鍛羽何離褷友魚隣鷺宿江湄九海蓬蓬大塊
噫聲然鼓翅怒而飛黑蛟掀雲相追隨巨濤拍空萬
馬嘶夾岸千山聳且倚退奔又走以避之朝發蕪城

夕泛濮追光躡景如狂蜺我行萍浮倦水嬉願托迅
翼赴山期家在香罏五老西故林將有曙鶯啼

嘲文貍

環堵無蔬遺鼠壞相銜驟驟猶紛紜幾欲投之杞所
忌更有馮驩未可薰不惜青蚨買文貍有餐必賜甘
必分莫言一日一甌飯三年恰足饗千軍莫言一日
一臠肉片片割自雞與豬食人食者終人事伐檀之
什胡不鬭虎氣縣來必騰上巨牛雖瘠能壓豚底事
挨排度駒隙空將姜薾學鴟蹲花榭有陰惟晝臥茅

齊無兩定宵奔豈乏之利爪如鈎刃亦有銛牙似劒脣
進頭縮項邪何意詐嚮佯聾癡絕倫坐令奸饞纔交
戀縱橫跋扈成黨羣穴囷穿廒擾稻粒披滕袪簇咬
詩文不以無鼠養不捕況此醜穿正紛紛有時強者
旁儱驅逐鍋對聲聒夢魂掉尾蛇行乎不應似合歎
怒爪莱驅此物嘖嘖真負義懸疑場百莫邈逝有客
斕邊非戶入高聲[illegible]問[illegible]我出[illegible]來[illegible]
陳[illegible]
何[illegible]

靜悱集 卷之一 十五

日無數頭蠢致青雲悠悠疇非負此腹時事報[illegible]
手据門立三才亦復爾庭除小獸更何云我問[illegible]
驟然起駭汗浹背顏如焚敬呼不韋長側理者之庭
右時省循

贈陳養晦

陳君本是褦襶子垂帷穿榻當文史懷槧好問子雲
玄窮經擬拾夏侯紫數奇牢落苦不售壯志艱艱空
食牛卻拋澼洸千金業去效鴟夷七澤遊遠道滇南
珥海西黔蒼天馬帶昆池少年意氣輕阿堵杖底青

蚨一擲選膺有黠中英俠名爭道陳遵四座驚揮塵
橫經取重席霏談振衽折諸生歸來兩篋圖書在生
平知己惟龐珮甘寨獨鼻向衡門唾壺往往歌壞
青氈會從石扇滄手執金鸞炊玉丹枕中祕訣開鴻
寶財後道經受鶡冠自憐未了青囊味起肉與僵務
小技祗于壺內隱靈蹤不升茅上誇神異天道循揆
錫羨深黃髮懸知墜雨金瑤草千眠抽瑞帶碧杏離
披散德陰緜來桂樹凝甘露二芳競爽標賢祚義門
濟澤況旋源全活千人慈萬戶

靜悱集 卷之一 十六

遊吳戶號

我本吳人更仕吳遊吳真與夙懷符每聞吳俗如蓬
島又道吳山是畫圖吳水淇渠開麗曲吳船赤馬戲
芳湖獨憂吳賦難供吳弃慮吳文太盛乎我欲為吳
作砥柱率吾濤朴守吾愚

送鍾洞玄還蜀

大岷戍削江清泚井絡緜來緯人理飛雲一洞校奇
最巨靈斧斷窮瑰詭離封薜繡知何年伏化鬪靈[illegible]
氣紫遂有隱者白鶴君與鶴相將巢於此讀書厭為

章句儒姓名直欲隸仙史河東九卷附後塵碎裂天
穀捜地髓倒繫三千六百軸杆剩八十一萬里卓杖
遙知帝躡臨勃流竟遣馮夷徙五銖御風聲鏘鏘和
雲吹隆匡山趾匡山數點如旄纛彭蠡黏天杯沼耳
嚴電飛光入倩惹千峰收拾奚囊裏枝報葉懼避颻
輪遊將盡吹西江水我家豫汭東湖東遊俗壋門長
掃航相逢忽漫醉清光漫幢頹折斝然苦大嘯高談
送唱酬寫音又戶飄倒提有時靜對太古心鵲尾香
浮篆度几或鴒度後方名曲佩鐵浪舉動淹光勝引

勝具兼勝情青見花覺排闥起入夜徘徊興轉豪嗟
安霜劍蒼天尚白遣同拈塵亂揮遮莫鐘鳴蠟花短
看君眞古管郭儔茫茫六幕誰知已嗟予五嶽秉微
尚向平累在猶中止浮沈世路徒爾爲宦意文情瀟
於紙京心端合語山期無那歸帆欲西靡鴒鴂啼殘
紅爐彊楚江白浪奔且駛溜瀬如馬驅如雲天末出
同漸可指凸杯祖送石亭隈五兩彫脖爲我驤驪駒
唱罷弗自持何以贈君江之芷秪今大角纒妖氛眼
見中原多故矣蟪蛄嘈嘈不忍聽一木難扶大廈墟

休將長順駭時人何用哀吟驚墓底爲我顏拂衆眉
石結伴分雲觀太始

過鄒縣

鄒子之城空齒齒城濠積骨腥風起戰血燐斑繡草
花鬼母啾啾哭未已飛鳳山頭太白祠焚香曾處猶
遺址吁嗟此蜚亦幺麽一吏威靈可禁呵瘡痍鉤連
遂十萬刈萌不折尋斧柯削平縱復收成績欲撫瘡
鋒傷已多督撫親征一何疾妖氛闇風不寒慄守宰
墨守固多辛將士虎怒真如乙酉功大府　恩深

漏臘拾星恐未悉只今四望無青草野備官爺都如
掃瘡痍政恰當拊綏協從不用窮梟討願言軫恤我
生靈汝陽有田耕宜早

五言律

夜飲翫新月

喧收天較澹呀情倚前楹月自庚方出人當甲夜清
蓮花憑漏促竹葉信杯傾少女憐孤酌飄來按曲聲

匡廬瀑布

銀河萬丈落轟怒出高穹山霽雷春日天清雪濺空

簇奔大僕馬陡跨美人虹一水渾何際香爐幾點峯

秋夕聽雨

賴此淫激雨遂令秋夕姸爲山晚洗黛與月巧籠烟
草滴螢仍火枝寒菊正然疎聲連暝溜清絶小窓眠

遊白湖嶺逢友未遇

幾望白湖嶺今來始一過春歸花發盡山僻路迷多
不坐同僧飯松行賴鳥歌日曛聊獨返細雨宿孤舸

早起續夢中句

夢殘不可續躍起一披帷花將零露動月任曉風吹

星落園前影烏喧林外枝從來多睡癖此趣得應奇

初月次友人韻

今宵光景別最是水西樓纖影窺虛牖微暉蹴暝流
稍開秦勝鏡又學楚腰鈎料得嬋娟意將無怨白頭

其一

感此清光夕移尊到小樓共看新魄出也識世波流
挂壁虛疑弩封侯只貴鉤修蛾還怯妬不敢駐莛頭

登華蓋絶頂

華蓋入名嶽踞足層阿巓下瞰見征鳥橫陳皆亂烟

遠俗已無地反氣徑爲天遂覺深松處羣仙可拍肩

秋夜泊舟

涼夜天逾寂移舟泊淺蒲水清驚月墮嵐起訝山逋
村釀斟還罷漁燈望忽無蓮蓬喧宿鳥或念旅魂孤

悼二謝

兩謝連翩起居然康樂儔襟期俱任放文酒各風流
豈謂龍蛇歲均惟鵩鳥憂九泉無秝者二陸亦同收

季恩亭避暑

避暑欣蘭若涼迎歇夕姸竹花飄象外松露落僧前

磬寂經初罷堂空燭尚然蒲團隨意坐聊學嬾殘禪

武城道中

勞勞牽百丈其奈衛川何任渚風常曲崩堤水旻渦
齊氓憂旱泣漕卒負舟過欲以需巾淚持添雁鶩波

著夜雨

小齋竟夕雨滂著颯焉收跳脫椽花砌廉纖暗竹樓
枕稜山石冷簷響澗泉幽急與庭梧語應無誤感秋

七月朔子時秋

節朔時恭會茲秋事亦奇葉方新着爽桐已早辭枝

露自今晨白天惟昨夜低搦開三夕宴應及對蛾眉

明水寺夜坐

禪僧如宿契相拉坐空亭聽狖啼深夜停魚說梵經
指忘應是月悟罷却非星但守尼乾默悠然對古靈

閑居漫題

終朝不事事枯坐斗方亭風拂烏皮淨爐開鵲尾馨
三薰佩紫字萬遍誦黃庭敢曰期冲舉形因養性靈

其二

古亦重交好我生何所儔草堂無翦束竹徑辟羊求

野鳥時窺坐孤雲或伴遊倚欄成獨笑世路總悠悠

其三

不肉恒三日杯糜味亦清園猶饒菜甲乞或得魚丁
客去頻緘酒身慵久束經祇餘閑坐癖夜受一燈明

春雨用眞文元三韻

側寒猶瘁瘵亭午始開門日笑知多雨天深度好春
草驕簾有色苔畫砌成文小院添岑寂攤書手自薰

山路行

小輿停復發山路石如斷淰淰雲粘屐瀰瀰天近八

嶺爲雄嵩舞泉或玉蚪嗔巖崖經來處都成已棄塵

日暮行

宿雨悲行子荒郵日欲斜穿泥驚九折迷路隱三叉
措蹈頻嘶馬栖城不辨鴉旅魂增寂絶轉嘆客程賒

歲時事口占

弧矢中原暗攙槍色未銷照盆驚日闘測管嘆星撟
東海頻憂虜南藩更苦苗多慙竊祿久功業讓驃姚

其二

防秋五載餘坐使封疆裂發帑祇虛橐徵兵不得試

闢飲月氏頭先斷匈奴臂所以結吐蕃汾陽良有意

雨霽

久苦膏花亂新看林暮鶯綺霞粧曉靚暖日射春痕
燕雀聲如喜魚龍氣已吞前山初沐罷待客款雲根

過楚麻

漫漫荊楚道鈴拆不相關村樹多衣稀山家半隱雲
還渟知馬散墨葉見鴉昏松炬燃還滅車人暗度輪

初秋

碧宇澹無際輕商動桂梢葉蟬方響露蘭燕尚依巢

清沁秃桐儿凉生蠹竹坳漸蘇煩病骨微客賞林[illegible]

出都門

邁邁發京國行行覺夜央黃羅侵驛路素景暮歸艎

蟪蛄尚盈耳蔫雞乍出湯不堪雲水暮更復遶明光

初春江行擬會齊君求未果

春光黯欲動片席剪江流雨洗山青髻風催浪白頭

歸情依雁盡麗景惜鷗浮悵指柴桑近徒懷昇槧遊

春暮苦雨

極目春將盡能堪日日陰照泥星易沒欹腳雨方淫

鶯老聲如怨苔驕座亦侵最嗟絲萬縷未足縮愁心

醉暑

火雲驕百態醉暑亦成酡命樹爲揮麈呼蟬與和歌

眠還因蔓草醉旋折新荷久倦攤書趣流螢莫夜過

平望夜泊

平望望平楚淒然夜闃寥木蘭舟已繫竹葉酒方浮

吳越愴陳迹江山憶舊遊倚舷應一醉栖泊任春流

立秋前一日

連旬耽夜坐此夕倍清幽宿暑殘將謝涼空濇欲流

風篩蟬響碎煙汎竹光浮拂石宜邀客明朝又賞秋

立夏日過沙滿

春色已歸去我行正路蹊潰圍方過宋挾瑟更如齊

灌木殘鶯舌飄英茜馬蹄世途都類此闇道愧王倪

時爲鄭相所窘

自冬至新嘉用壁間韻

五稔羈重解幽亭景不分曲池吟細雨古木冠晉雲

竹茶經旬倦松濤永夜聞鄭人供濁酒小飲不成醺

其二

感此魯鄒地鳴咽颯夜分青蕪連落照白骨荐寒雲

怨鳥猶如訴哀鴻不忍聞絃歌幾欲絕對酒詎能醺

宿東平愛攬前高槐如蓋移尊就之望月

荒館如村舍清尊攬外移許槐張素幔桔月作銀巵

鼓寂煩蛙奏更沈賴鳥吏興來眠不得徙倚夜分時

瀛海驛遇風

石尤聞阻棹不謂困油緹自笑成車僻寧如學木嬉

行惟愁鷁退立擬倚龜支怕聽音迎角屏雲卷使酺

長安病中

旅邸愁多病無書付此身經旬惟伏枕鎮日或休飧藥裹懸牀柱朝冠委壁塵所優之問處翻覺故人親

山中曉望

曉色與山色相兼更復妍霞經仙杼織石自鬼工鑴蘿木初飛鳥平崖半入煙披衣一送目幽懷別有天

長安歸舟夜泊

敝冠坐小舫隨意泊荒津巳失朝紳色遂空京洛塵風雲將意氣魚鳥定交親逸契自茲始誰言無四隣

途中遇雨泥行

竟日涔漬雨平衢過海潮馬嘶驂借膊車度覓柴樵

捱髓仙應敗言詩婢恐調世波多若此吾道合漁樵

山流汎舟

溪曲流如織扁舟乘漲來層逢山面易轉入浪頭回鷗鳥環相戀林巒樸不開境多柔櫓緩更稱探幽懷

謝歸感懷

家幾前春別重遊態巳更稱桐陰過屋小橘實垂棚門蠢憑苔繡垣龜賴薜縈憺悵雙燕在舊巢壁空橫

病中望春色

少女枝頭動因知波母開遙郊郊綠縟幽沼半青苔病後惟高枕春深未舉杯紙鳶應笑我日日滇天回

病後展書

病骨愛深居道然焉所須菰牀朧靜後茗椀結趺餘琴旡絃長廢杯緘客久虛獨難忘積習時展篋中書

靜悱集卷之二

臨川吳之甲元秉甫著　男奇杰編

五世孫重康訂

詩

七言律

野寺夜宿

夜坐居然在佛邦浮生片盧已全降忽聽黃犬聲如豹却愛村僧語帶蛇林外月陰偏濟濟殿頭燈影尚幢幢借來半榻還慵卧學爾波羅透竹牕

中秋同客對月

高秋空氣碧於銀入夜香飈動白蘋徼客正逢天隱子傳杯兼倩月夫人桂輪幾度光能滿荷葉三傾興益新我醉願言君莫去酒醒獨坐怯蕭晨

談詩

自古詩歌養性情豈應刪後反蓁荊曹劉也作浮蒞俑沈宋徒工轉側聲對白娥青綠底事彫雲刻露欲何曾英雄直洗千年陋纔是騷壇大主盟

遊黃鶴樓

黃鵠摩空壓楚江荊南景物鬱蒼茫樓啣鄂渚孤城迴水抱洪山疋練長忽聽雄風生二別遂疑瑤瑟響三湘攜予健筆慚供奉祇對巖桃溯滿裳時有母憂

巖桃呂仙試人孝親古跡

題雪用宋人韻

銀燭敲殘絅氣森一尊聊欲破宵嚴鶴飛忽化仙人王虎刻誰分使者鹽每憶心知思放棹更耽偃卧任封橋酒酣不惜呵毫凍逸興蠕蠕出指尖

其二

遙望洪崖古檜森忽歌黃竹倍寒嶔似憐客饌為加

壁遂訝晶盤頂益鹽戀景濕從生素毫占豐喜亦徹窮檐明朝擬載西樓酒細玩千層玉筍尖

哭余中宇先生

怪道重霄坼上台江東新失謝公才兩朝駿業成山嶽千載虹光耿夜臺紫氣可從金鼎散玄文應是玉樓催遺阡此日遙聽笛掛劍悲隨弔雀來昔理昭武

晚舟

乘舟喜遇清涼夏送目偏貪落照時水靜似拎霞設色雲升應與岫爭奇新蟬蔽葉方成韻遠鳥環林欲

定栖丹于世知人與好徐槐擒麗小江湄

近溪宗侯六袠

碧宙高騫秋氣蒼南弧星彩暎天潢靈椿纔發千年色叢桂猶浮九月香木盡東平爲善樂況逢北海引杯長爲言賓從如雲集可似鄒枚昔在梁

又賀近溪六十舉曾孫用孫字韻

見說宗英啓後昆彩弧瑞影暎朱門孕靈忽滅西山氣夢笏俄添畫室孫十里鳴笳遷哲盛一星着郭太丘尊爭如班鬢耆英日四世洪支繞玉闕

其二

銀潢賓葉本靈屯蚤茁偏于樂善門不數梅山誇慶事依然蕭傲見曾孫詒謀總席家公德披簿逾增太父尊況有鹿車雙壽侶合飴其對洛蘭盆

春雨新霽步立吾叔韻

積雨兼旬慣掩荆忽看曙彩暎江城書帘共訝蘭風軟野服旋薰草氣輕不分曉花撩寉夢最憐午樹落鶯聲佳辰賴有豪吟侶散屧尋芳石檻晴

盛太史張給諫己酉典試還祁遊廬山時重九日

廬嶽深秋草樹齊相將詞客此攀躋已捜俊士歸罏冶併取名山入品題五老掀眉迎劒佩九屏擁翠藉油緹多慚凡骨陪仙蹕不羨浮丘袂可攜

其二

芙蓉片片倚雲開選勝還紆勝引來共訝雙星臨潤府況逢九日上崇臺不妨吏落龍山帽恰可高持栗里盃到處吟鞭揮麗藻擲金端不數天台

其三

石道千盤插太清忽從平楚往飛楹遥岑月几清嵐合絕巘風搖虛牝鳴竹影久沉丹竈火爐香猶起綠雲齊馮高正合瞻辰極護道烟蘿好結盟

其四

穿窱窮探興未休山寮岫幌總宜秋瀑泉倒卓銀河影江色遥分疋練流世外乾坤眞別構南中風物已全收烟霞擊楫還天闕絕勝龍門禹穴遊

吳瞿谷宗伯六十

日麗蓬山瑞景新喜看皇覽命昌辰千齡遐算纔週

歷入座崇階蚤致身漢署從來隆傻艾虞廷原自重
清寅只今嚴壁虛揆席定見黃麻拜老臣

其二

南極祥暉接上台桑弧高傍五雲開入驚玄鶴巢珠
樹天錫元龜重畀槐六甲珍甘分玉案雙萱流瀣泛
瓊盃歲星正捧全門日不遣瑚璉誤執戟才

其三

臚唱曾高豹尾前西清歲月幾環遷試看太傅輿儀
日方及平津對策年華每同金帖寵鳴珠爭識玉
堂仙更誇褒宅靈椿茂宮錦頻裁綵服翻

其四

華蓋干霄疊翠清逍遙降嶽溉元精談經久擅金華
業建禮尤高玉尺名冠履千班歸藻拂文章入代起
頹傾縣來張禹兼師相可但恒生拜五更

其五

扶輿紫氣藹繽紛競祝岡陵總鴛羣鸞管遠分猴嶺
月鳩節新馭碧山雲芳庭已見分陽簿華髮還操石
建帬準擬中書逾廿考集門尊寵孰如君

其六

報主身方六十秋經知蓬闕抵丹丘東山本為匡時
出北斗眞堪曳履遊煉骨不妨披一品伐毛應自訝
三周祗慚賤質隨仙隊剩取觥籌祝海籌

孫年伯母節壽

一自南天落少微芳心泣盡掩重幃黔婁謚向閨談
定孫緯孤從外舍依子夜書燈連績火清秋涼帙暎
寒機只今好報長吟塚錦襁兒方錦褓歸

歐年伯母節壽

井落偏揚翟葵光綠袍更緩舞班行爭誇封殺編彤
管不負咀參向壘莊六一遙分門德重三千共祝海
籌長懷清舊艷巴人口何似慈儀照錦江

袁吾廬刺史左遷長史

如君清問重璠璵正喜來朝錫路車明牧可當投短
劾王門聊復曳長裾也知梁苑須枚乘共惜江都屈
仲舒日飲無何堪寄傲不妨細讀枕中書

其二

雄落自昔數青齊太傅聯鑣擁碧幾為問陳詩稱表

補何如執坂何輪蹄且將雞肋憐官况讒對牛山泣
路岐見說賢王能下士只華應復盛招攜

其三

猶記論交豐樂亭只今回首已周星多君久勒銅符
績愧我初標劍閣銘夜月幾同千里夢曉風偏散傘
池萍却憐緇素京塵變不及王園可獨醒

早朝後本

祥雲發蹕護宸居華道蒼黃傘未除雉尾扇疑開寶
扇端頭餉燈度鑾輿忽傳內殿鳴鞭論入道中消盡

制書無數綸綍懷獻納豹關何計引龍裾

其二

五更重入紫宸居手板疲兢侍玉除鷄竿千班搖絳
綬昇平萬國須黃輿貂冠解報龍顏喜觸豸鸞看妝
腳書獨惜微臣無寸補被門空復曳長裾

沈嬰梁太夫人壽

太史千秋獨抗衡也容內子得齊聲上書曾道牛衣
泣解夜偏深鹿覲情一自剜肌餘毀骨又憑截髮課
遺嬰少君此日多榮壽天為嬰標二鮑名

長安秋夕

待次長安慨舍居颯逢秋色在庭除綠槐弄影陰猶
合脆葉迎風氣漸疎獨夜祇煩蕭月傾壺時已絕去
留書孤築黯對添愁寂數卷殘編尚惜餘

題雲閣衛齋待丹堂

白雲齋靜夜深時丹華如是對獨持獄人便應同畫
地獄許猶恐或聊滌效古東海竟能雪自信南山判
弗移每憶古人四字律法如是足最堪推

其二

一官幸好癖難居吏散抽毫尚惜餘悅瀉將添五色
水壁閒未挂四總魚莫言解奏廷平讞正恐難諧城
旦書但視青衣傳詔令東南其喜棘林虛松泊西南有五色泉

閒筆書懷

骨最崖柴性最慵七年身任筍頭峰但知茹蘗師張
趙那解輸贓媚顯恭文致可堪饒舌巧量移尤冰
玉剋濃藏身更隱真吾志枉却風波幾萬重

舟中自雲間歸

倦遊久矣欲辭名忽擇新除動隱情 鞭筋微官原自

薄羊腸世路轉堪驚秋風小偈塵偏遠夜雨孤舟夢
亦淸獨有寒空高喚雀寥寥猶似署中聲

宿草萍

度索驍驅到草萍暗驄聯繫路傍亭樹應喜客含顏
赤山亦迎人掃黛靑鳥道盤雲石齒齒瀑泉帶月響
冷冷明湖已入西江境遙望家園更渺冥

讀草萍今館孫忠烈王文成二公詩次韻有感

事業斯人豈易當遺鑾旣指我津航未須頸血心先
烈幾定膺功意轉忙萬湖只今分宗部　九重不復

問黔蒼悠悠安得如公者七尺軀惟許廟堂

遊鼉峰

蒼岑遙望迴饒天巖壑周遭若鬭姸巖業眞疑仙掌
立谽谺殆費鬼工鐫偶須丹犬爲迎應欲借靈龜代
折簡馬足已疲雞肋厭可能此地卜終焉

自雲間抵里

七年聊效祁生遊此日初衣入故丘松菊久無人作
主雲山似與我相求也知祿命途磨蝎只合饑貧向
犉牛垂豪喜贏書數帙閑居吟詠儘風流

和汝器宗侯韻

擧佩相看意氣豪朱門不礙玉天賓騷壇獨擅鄴城
賦犀塵與同晉代人郢市悲歌誰屬和中原縞帶已
情親祿渠佇起靑藜事子政才應重漢宸

和章水宗侯韻

君侯名重小山叢喜結芳隣泉石中邂逅忽看雙劍
合慇懃頻得入行通豪情不減蘭亭趣秀句眞追鄴
水風愧我才非枚馬輩揮毫何以荅優隆

寶川伯九十一壽辰

爭誇榆光失歲星那知遊戲此山扃五朝芳草浮雲
過一硐長松舊日靑胡杲輿深猶入社伏生齒宿更
談經試看逾九還嬰色可道傳衣但百齡 伯曾祖壽百歲故云

其二

且道傳衣是百齡南弧光正莢柴荆方瞳直印三還
色觀齒尤徵九易形未藉成龍靑玉杖應懸相鶴紫
琳經蓬扉已抵羅提國況復蓀蘭種滿庭

送別王太蒙師

一典郡

夾道旌旗豫沔前登車猶自憶當年竹符併領陽春至葦杖時同化雨懸遂令帶牛爭解劍雖逢飲馬亦投錢到今千里酣謳沸盡是王褒講德篇

二衡文

文章太守舊知名特借詞壇秉士衡犴牲不馴騏驥色雌雄偏識斗牛精昌黎八代維衰運長慶千秋擅主盟桃李歲從都總塵可誇門半魯諸生

三秉憲

蕭蕭霜飛豈收寒法星光映鴟鵠冠一腔總切蒼黔瘼四履平銷赤白丸德裕偉猶皆作餉休文妻子不之官恩威試問能多少月滿西山水滿灘

四總轄

江瀟長楚瘵彫餘行省居然得尚書一院薇花堪伴雀半簾湘竹祇懸魚生鼇有犬知膏浴遁尾無烏見弊除閭左千箱饒露積論功莫但數儲胥

五開府

廿載威名草木知節旄高擁樹蒸黎龍沙月朗鳴刁斗蠻充風嚴冷戟支百萬炎畔綏鴈鶩三千組練壯熊羆東南鎖鑰真無恭匡嶽應鑄峴首碑

六行河

聖主憐頻瓠子歌負薪端賴重臣過馮夷自此當遵軌文命千今再治河美玉方沉神沛遠玄圭應錫首功多百揆晉宅司空事四乘旋看易五紽

七卧轍

一從南浦嘆冰壺姓孟名陽滿道塗軒旆忽歸星漢上聲歡遠駐水雲隅攔咽百隊攀前轍魚雅千行逐

後騶更有懷恩門下士臨岐洒泣不成珠

八瞻巖

兩兩危東接上台宣麻非久自天來六鼇抃舞綸綍手八翼翀飛匡濟才范老聲名聞虜帳魏公勳業重埏垓并州棠樹餘清蔭瑞露知先舊草萊

贈錢元冲明府

雙舄飛來五稔餘棲賢山色照圖書一琴猶伴華亭鶴四壁惟懸羲澤魚幾度逢星當退食每看澍雨是隨車只今滿縣甘棠頌長似絃歌被里閭

其二

日月湖邊雲水涯驅雞翻若主烟霞莫言刀尺非隨錦已見城池總作花褒德未應輸卓茂施蒲何用祕江華千秋俎豆尋常事信史還須特筆嘉

愴時

靜思時事實堪哀閶闔烟雲晝不開鵩鵂有啼皆落葉青蚨無集不巍階庁天黄鴇爲梟制駕霧神龍受蟻栽眼看滔滔波日下誰人大叫九閽來

山居却暑

投迹林泉擬避囂那知中熱未容銷夏雲也逐人情變晝景者仍同時貴驕衣集芰荷還怯重交惟簑笠弁慵邀仙家聞說如清曉便欲高栖作老樵

秋色泛舟

樓船簫管漫催歌一望蒼茫興便多何事横開十里鏡誰家巧抹萬層螺雄虹雌蜺參差昕紫電清霜激灧波八月更高天似洗直疑身已汎繩河

辰巳歲兄弟並失擇涕作

閶闔三珠正薄霄那知兼稔半殘凋歲嗟眞應龍蛇

識秋爽偏驚鴻雁遥對襯並看塡塵尾評才祗復剩蜂腰夜臺綵服如堪舞更勝羈栖慟寂寥

王孫新樓

飛閣崢嶸百尺開朱門佳景日裴回斜陽隱暎高春下新月玲瓏實玦來爽氣西膽堪拄笏物華南望好銜杯賢王自昔歌叢桂故作樓居象海臺

其二

亭亭傑閣倚雲開載酒應知日幾回玉嵒遠排圖畫出金繩遥捧夜珠來裴簾眞氣浮仙仗拂塵雌風動

容杯况是孝王饒逸賞定携枚馬賦平臺

輓莊天勑公郎

共詑眉山草復枯謫眞何遽返清都絶憐二酉胸羅盡可道三壬壽法無白社露矜傷阿雀玄亭擬筆失童烏天門未遣漫虹斷舟穴旋翻五色雛

茅齋

茅齋安構已多年喜瞰東湖近碧漣徑仄草能充綵屑家貧苔可當青錢翟公不必嗟羅雀楊震何煩賀集鱣京洛緇塵風味惡寧如蘿薜臥雲烟

午日哭兄

篩鼓聲喧野渡須感時涕淚倍霑巾蒲花又送天中日棣萼俄為地下人恐聽招魂三楚舊虛傳續命五絲新憑欄更擲傷心酒黯淡悲風捲綠蘋

丁巳新秋有感

幾時春色正恢台忽道新秋葉裏來碧宙淒清真若洗明星歷落已如排悠悠自哂時虛擲彳亍蹉跎歲欲頹却憶去年征客日吳儂閣咽送行杯

登滕王閣

傑閣如騫壓大江千年帝子此啣觴波光激灩陵霄壤山色奇偏帶夕陽捲幕披衿塵已遠憑欄送目意遙長偏憐宇宙登何許終讓王生賦擅場

立秋後八日酷暑

八日秋來暑未銷朱烏跋扈赤龍驕氣噓丹燄生雲蜓汗洒玄珠濺霧紺河朔尚堪閒劇飲湘沅莫漫賦蕭寥閒中更秉蒲葵扇細數梧桐幾葉凋

歸舟漫筆

山碎殘陽夕未醒小舸遙望翠村停細鱗琵琶水清淺獨鳥飛飛樹濺寞酒浪欲騰歎嗅渚奕盤聯點學殘星歸程未半驚時換愁見霜華照白萍

春暮奉使長沙

鴟鴞亂噪春欲盡蝴蝶斜掛雨初殘烟騰始識林藏屋雲合翻疑水漲山四野總看新綠染一騎緩逐墜紅閑前峰簇立如相迓又領松篁媚旅顏

其二

柔櫓乘風度碧灣馬頭日日有青山數回徑轉仍當轍一遇雲生更整鬟偶為猿啼增寂歷又教鶯語伴

幽閑擬煩桁線縈春戀莫便收紅拾紫還

山行早晴

今日山光別獻形却將新旭點蒼青石蹊霞映羊腸曲山茗風飄雀舌馨最快田家歌千雨敢言使轍應雙星不須候吏留車轄自戀幽佳小隊停

其二

頻朝穿雨困遙程何處疎鐘送早晴林樹也應褰霧幕草花似欲闘嵐旌巳知晛晥鶯唇滑遂覺車徒鶴背輕明日征途過石乳清泉合試綠昌明

道中覩稼

馬怠車疲乍息驂誰家帶雨斵山田白雲深自生青笠紅蘚何緣映綠阡邂逅不須持鍤拜倦遊翻羨荷鋤賢相隨更問長安事幾是銷兵緩賦年

屈賈祠

一望湘江黯自悲悲看屈賈此同祠殘春恰值愁鵑候新雨偏當弔鵩時世道今仍堪慟哭物情難復與推移孤臣千載均銜恨搔首何曾更決疑

登嶺阻雨

山色城頭野興驕何當霖霪逆高軒座中亂濕蕉鳴躍檻外奇峰遞吐吞妙與卓泉添雨味好從古石辨雲根從來遊子睛難待又向洪陽印屐痕

再至黔岡學博王瀍素見招

絕愛黔岡繁色濃那禁妬雨滯遊蹤重來已號粗相識此去應知山改容况有追陪人似鶴不妨恣探杖為龍憑欄畢景應忘倦遮莫燮林出暮鐘

夜行

川谷逶迤楚塞長行行山巳下牛羊松濤挾瞑嘶寒壑麥浪含風戰夕陽幸好一岐容鶴蓋不嫌燮炬借魚梁翻嗟征騎搖纓疾未及幽人宿五粱

其二

大澤龍蛇氣巳腥晚林擱雨更迷冥忽逢雲起相環碧但覺山拖未了青橫浦真看洲似月隔村却訝火為星心知世路原驪黑勿以蝘蜓怨巨靈

驛夜聞歌

驛亭雲鎖漏方深何處飄來靡曼音乍聽未知工曲譜輕哦應欲逗琴心得非楚鳥啼山樹或是湘妃奏水吟忽覺羈情添寂絕起看清月在高林

使王吉府

一道朱幢引碧車使星恰得映星沙劔文夜拂湘江雨絲綍晨披嶽麓霞北渚開衿懷佩芷西清列宴醉飛花憑高試與瞻宸極却認岣嶁是翠華

次穀城王贈韻

春晚花殘徑未開嚶鳴翻逐乘輿來奇書總入河間囊麗藻遙籠郢下才致使偶然探嶽麓招攜也復到平臺風歌十二非先德多愧名園大雅杯

步登嶽麓絕頂摩禹碑坐飛來石上講經臺途遇微雨

鳴騶且繫蒼筤谷徐步懸登嶽麓巔壯趾直排風雨入綿軀多仗薜蘿牽摩碑細認唐虞色問石曾飛衡霍煙我倦山光休太過暫容趺坐學僧禪

立麓頂望衡嶽

衡山之麓已奇絕七十二峰應更幽想見祝融插雲半懸知回雁入天悠洞庭微波蘋外出楚湘雄槩望中收此去算程應未迫可無片玉訂勝遊

雨過醴陵

其奈峰陰幻雨痕清岑𨀤靄碧潭渾經知島樹雲爲幄恠見山居水作村能對烏皮飛白墮可禁龍杖吼黃昏最憐靈巘成虛約夜夜幽芳入夢魂

其二

試看山頭水一痕出山客易判清渾塵流自遠笙歌窟幽派還歸樹石村誰與鶴梟加斷續虛勞燕蝠競長昏只今盡道文成學雨後湍鳴聒客魂

解組

撤手長歌賦遂初笑將荷芰換簪裾竹寧至死難寮節蘭未當門已被鋤自昔蛾眉多妬妒亦知雞肋少津餘寄言鄉里諸兒輩豈有芳蓀競昊帑

庚申除夜

此歲相逢只此宵泥人偏覺夜爲遙春光暗逐爐烟動朔氣俄從蠟炬銷戀故莫教催爆竹從時也復況花椒酒酣任作家園夢不怯鷄聲促早朝

其二

關思非歲度今宵寉舫裝回江路遙不謂家隨春色

至又驚年與雪華銷圍爐愧我耽慵袖剪燭呼兒學頌椒最是停杯不忍御可堪一夕屬三朝

倚舷見新月

起看明霞斂碧漪暫然初月若相期不知秋去光猶淡未與波沈影輒移戀故多煩隨鵠首隱簾應怯妬蛾眉更憐寒夜西歸早不似羇人放掉遲

謝客

衡門重鎖少人過坐自塗鉛行自歌貧愛務觀占力量病憐摩詰證禪那所嗟春與杯中減其奈秋霜鏡

裏多塵世茫茫何足問竹花松粒滿雲窩

吳盛曰文世兄

靈雛九色出房林準向天門振大音不謂胸蟠饒二酉翻教相腹闕三壬阿連才富偏凋玉長吉詞工竟嘔心最恨北邙腓宿草故交纔得泣人琴

其二

猶記分衿岐路前清言如屑氣如烟忽傳佩逐龍笙化忍說棺將蝨尾閑其訴濬中眞死孝可應靈運遂生天祗憐一夢重烏後寂寞揚雲獨草玄

其三

山陽吹笛不堪聞回首天涯失雁群少別夢中猶覓路多才地下已修文青牛未散函關氣白馬空嘶華嶽雲愁絕延陵當日劍何年揮涕報徐君

其四

師德爭推第一流擬將渠儀作弓裘何當老鳳升金鉉却送名駒記玉樓豈爲玄成逃繼相終知叟倩定嗣侯君應未忍騎箕尾更降星精續舊遊

閑居漫作

翛然雲碓與風帘准擬徽生向此淹把釣長披青箬笠磨鉛閒較碧牙籤時攜白墮尋蒼嶺或借紅鞋寄黑甜人代滄桑何所事祗容猨鶴伴幽潛

避暑夜坐

不禁醉暑倚晴軒天若憐人放晚妍風鼓竹琴成野曲月描園景倒苔牋檻明燐網翻多態花挾螢光轉欲然病骨逃今輕似羽好攜清夢赴遊仙

其二

小園露坐欲初更夏木陰濃巧結棚遠籟多情吹客去孤雲隨意學山橫忽看雌蜆層層掛更待涼蟾屋脊生不用繩牀徽美睡便從蘿幄展桃笙

登華蓋山

貪觀羽客此題鵠絕磵纖蘿不憚緣千壑飛流眞蜺地數峰迴嵊總通天岫御石毀龍應守筌沸松寮雀自眠漫道對仙形厭濁只今筋骨已如烟

其二

曾讀浮丘相雀經幾懷把袂訪雲軿牽蘿正得相迎雨筦閣誰懸可摘星豈念游藝閑麗矚若憐盲谷破

蒙其平生料亦含仙質擬便身圖五嶽形

壬戌七月既望集仰聖樓懷古

真讓拔群擅壯遊相期此日一登樓清風也自生江
浮舟家林窗答饒深坐差勝萍蓬楚水秋
清明月依然在斗牛山色遠侵婺尾酒湖亭乍抵拍

喜孫女小肖

清質先秋漸欲零呼爺饒得女寧馨轉娛似覺哦詩
句舉中應知費緣聽遂兒入懷長有月何妨着鄰當
爲星安排老去〻除目幾何能傳伏氏經

復遊龜峰

杖屨重遊恍入年山靈應爲故人憐乍飛鸞雨雙春
雲却放新晴獻曉妍把酒石枰尋隱局藤蘿松砌試
清泉豪情正發王程促羨煞山僧此結禪

贈僧雲纖

幾載忘言學少林悟來願力轉弘深浮杯弋水因枝
法掛錫龜峰爲了心八萬魔軍應淨掃五千梵典合
幽尋衣珠髻寶元無盡留待祇園別布金

懷玉公館暫憩

懷玉峰前行役倦濟轎小解一御鶴岑深蘿蔓褰帷
窗雨過山紳曳練長石棧盤空車欲輒松濤催瑛客
初忭已隨越鳥東飛去猶羨溪流指故鄉

次禮部林棠翁韻

老伯千秋不易尋爲驢空復策黃金四星天市俄張
焰百日都城總積陰周召刑餘非　帝意夔皋深草
見臣心願言訪卜求英哲商道中興賴作霖
身大剛陵向本部有疏

長安病後

不才多病昔人悲何事栩勞採訪騎門草謾教頻叱
客壁箭嘶倩一支贏官寒莫問床頭盡骨瘠休驚帶
眼稜對榻未煩談七發天涯指鶴翅應垂

閱世

未來過去兩悠悠且放閒身現在游燕蝠虛勞爭且
莫鬪鵬籌自度春秋區中儘足供行樂天上何須迴
寄愁久矣世空如嚼蠟牛滓鼠腴也仙丘

對客有感

勸君相遇且傾尊世事紛挐更莫論黃口兒能誇李

范清朝士總傷荆湜波流誰作中峰立剎盡幾無碩
果存我輩燕身何不可泛湖遊嶽隱金門

其二

舉世狂㨔我獨閑夢魂夜夜遶青山誅茅暮雪晨嵐
處闢牖紅棧翠粒間燒罷丹頭騎石坐踏殘屐齒採
芝還胡麻數椀溫齊候不飲醇醪亦赭顏

烹茗

雨餘風銷春氣清野樵閒拾試鼎明爲舞綠絲當中
湛郎與雅青竹裏煎湯動宮商鶴欲茗烟回波律鶴

初醒素瓷一啜詩脾沁漫抱瑤琴曲几橫

久病

年來終日鎖蒿廬病後浮生已是餘瘦骨直堪儔野
雀微官任笑等鮎魚藥場大戶應全減竹几中書亦
久疎獨有雲編三四卷閑披聊用送居諸

靜悱集卷之三

臨川吳之甲元秉甫著　男奇試編

五世孫重康鐫

詩

五言排律

下第北歸與友人汎船

一水葦長鏡千峰染綠鬟春深香作國雨過玉爲田作解青絲纜聊乘紫宙船入窗都翠黛半榻稍幽偏鷗汎衝雲入鷗馴趁棹眠良朋堪嘯咏佳境輒流連酒政常崇讌談鋒略帶禪遂忘身是客翻愛日如年

因憶觀花者其猶歎秕然厚顏何足論我輩正登仙

漢陽司李太昆叔卽吉之京

璇源濬祖德珠構挺家聲翕赩開人緯沖瀜起代英千尋標韵宇八斗富才情桂擢初登選茅連復彙征獨弦鳴北道重席借南瀛棊履文園滿笙歌綺幕清三鱣覘晝棨一鶚見秋橫遂奏見寬獄爰持定國平日方東海麗星忽北堂傾鷄骨哀尤切牛眠兆巳營門人休蓼莪孝子合揚名釋苴披祥詔褰帷就吉程浦雲迎鶴蓋江草藉霓旌拜寵還攀柏還朝及薦櫻新除看犨歷異數定崢嶸嘆我仍居齊勞君每自成荷基慚伯玉文在愧雲禎臨岐何以贈命管代投瓊

祖父酒中作敲門尚可沽句命續成

敲門尚可沽爲語酒家胡我輿差無敗君眠莫厭呼且開浮蟻甕來注吸鯨壺烹葵增作供拔薤與燃爐拼取歌通夕無妨鼓發喣人生行樂耳措費何豈乎莫復言瓶罄敲門尚可沽

德政格天詩爲南昌黃侯作

尹政何明赫謠欲此蔚揚天曜玄緯潤日煦千絲長

境盎中牟化民含畏壘懷那知王極日晉許祝融祥鵠味推商紀烏啼識宋殃信幡遙自集雍筭未容禳可勅南陵使誰揭東市倡衝飈彌悍疾虐燄轉披猖綺術儀灰朽朱祈入廣壇鬱攸官寺側扇赫著門傍拾瀋終標計行燎豈嫪防孰收銷咎績其羨幹時郎德足移星罰才能拼畢方登陴旣飭守儆事亦塗傷弗借書囊燒翻憂象魏亡濤帷當表道嚴服額重荅引舉拔身禱齋精立夜央一言迴屏翳再瀝稿氛芒蜃室歘瀹滓虬蜂救寶瀼別風翔鷄尾嘉澍叶商羊

愚武來符鳥翠應現丑賜緋衣妖竟伏赤幟崇旋蕆
儆南緬琴宇依然讀法場屏宫森保障應事屹靈先
似嘤樊英水疑分郭憲觴神偏峙半樹天亦愛甘棠
郎异微議妙因災顯令良咽闔觀堵合嗟咤口碑颺
吝告功非偶書焚發若忘劉昆令剳美希亮昔馳芳
只尺紆　宸劄授留酌斗綱定標綱緩則長映石渠
章

賀南昌黃侯遷儀曹

蠲疲勞弄印蘗表佇收賢紛郁金泥動佽烏玉斗連

春絲銜綬日際邑善刀年穆我河陽宰居然勾漏仙
拚精標風吾叶鳳見遐騫遂讃黃髮湛遺書漢舊研
刺經能百兩麥廣必三千賦以誇胡重絲從製錦牽
半由綜是雪萬井蔭非烟泛琵橫金吼揮犀發著玄
溫輝春自發直節竦愈堅彩奪雙蒸露清漿一獻泉
梓箱渾未飾官燭豈曾燃訟剖空庭鵨神調改化絃
悼民常苦吏傷俗慣褒礴不去羊群敗難紓馬力鞭
錄蘇被記內問姪下車先慶伏烏遁法頻催餉魚咽
大招僉脅息綠積敵播虔出入星爲鶩征求歲每獨

家肩收道癯肝目柑民瘼四履餐風惠群黎聚德馥
委総翻纏居效實吏骿闐綠野千門月青山百里天
灌肩封外雨彭澤望中田塢壁喑鼙鼓崔苻嚮劍涎
循篝既草爾逸藻轉泉焉虞祈閒堪慙滿花色本妍
人倫歸簡鏡縫掖半陶甄書墍軓偏解蕭騷劇已蕲
場來開莞摧荏苒困沭陵虐豎工毛筆奇民況遷嬌
裕逢人是鳳誰道志無鷗嶶距奔盤項仔當倚梓行
械闢歡李隱亢詔數任延立節還安諸醉門不改麼
多虞徵健令久任識佳緣再上春明課重登奏薦筵

望流滿窗後政列次鄉前有譽稱豐玉寧云度鉄船
頻蟀清泚沭白雉紫郊賑豈碑殊蹟紀淳史異文鐫
于蕎歌方布中和樂久傳推班資擬晉陵秩席遷專
帝意終深遠天曹妙品銓欲優彈搏器預受秩宗權
瑞錦原清級冰廳寶要聯好敲南省石暫肄外朝綿
鷄舌螭坳吐鵷行豹尾偏終知開四鳳定看應三鱣
鵲擁轓車下民攀晝舫邊浦雲浮驛路漳草戀綬軒
行趍櫻桃獻恩因蔽芾纏孤生無善省羸質抱蠶鉛
元禮通家席眞長共載舷㘚僉分剩覩粹碧騫齋筌

點淡窮魚賦差池客鳥憐春風吹舞化秋露溼會懸
愴望行旌發傷心去益遥壺水行欲瀉瓊樹思逾綿

湖水漲溢小居爲魚鱉所遊志異

鸛雀依戍井蚯蚓數徙封苦雨連三夕驚濤湧百重
嘆我蝸牛室都爲魚鱉宫過庭乘小筏登閣架高虹
幸爾未沉竈已覺可飛蓬夜睡頻遷榻晨行欲倚筇
敎人時自泣對役業稱窮浩蕩鷗堪伸泥濘馬不通
屢回故人轍仍辭御史驄不異水爲國真同鳥在籠
濕氣蒸肌骨波聲駭夢魂所欣天色霽暫見曉霞紅
莫作沉淪語應傾醽醁鍾

投劾自適

良辰已鶗鴂吾道合龍蛇片屋依山結層樓跨石斜
垂檐星可摘對酒月堪賒晻靄棕櫚樹披離菡萏花
逢人總岸幘愛客或同車探僻尋芝髓炊爐試丹砂
倦時眠茂草饑則飯胡麻野鹿邀爲友冥鴻到即家
視儕差獨樂許得亦良奢俗務都無問浮生益有涯

暮春渡京口遇風

欲渡金山去江聲咽棹前狂飈忽捲地駭浪已黏天
舟人都駭矣吾意獨蕭然愛此風濤色堪參恐怖禪
蝘龍原不異蔦蟻詎須偏但合牢操舵何妨笑叩舷
漸看瓜步草搖曳送遊韉

疎癖

禮法羈束人何殊牛負軛一日解其羈五體都如釋
過午尚酣眠逢賓未裹幘無日廢丹鉛有時浮太白
不會説喃喃何能詩嘖嘖遮莫世途間撫掌譏狂易

其二

何物塵緣竟牽人不自繇巫椎身若枯束帶背如[illegible]

醵集行觴苦過從蒼面愁僕夫同解卒妻子類蓋頭
豈以風雲客翻爲天地囚願言同志者稍稍率真遊

七言排律

賀翁岡野郡守奏最

豫章東都故雄州巘嶪提封控上游靈嶽未渠銷勝
氣專城長得借英流瑒來編戶膏逾瘠況復懷磚俗
漸偷燕關誤疑鈴下祟羊腸相戒畏逾遊幾回除目
虛分虎十載甾畦枉賦鳩會有觀風馳特請頓令
當宁爲授留亂繩合付冀都尉劇地專煩郭細侯畫

省仵喞濩鳳味彤禮快引五驛騶文章太守才名重
風月王八褋度幽手須陽緜回歲淨車隨甘雨泡春
疇殘黎望轍歌先沸墨吏闘戚劾巳投鴆蕩慈情眞
日益脩儉道宇本天悠郡齋伊昔持遷議春錦如雲
費作龢淵識獨超居室禁貞心青伏乞胡謀壁中風
雨偏無恙井內聲光竟亦收毋蘗城烏奸未剔蔽譁
甚虎要烏譽肝衡首開民捐恭潤毖車吏法薺荒懸
察直堪窮象罔撫摩忍更任鴆鶉養名纛屛褒衣椽
設略全戢搖服藉一市蓊旄騷剽蕊五峰遙寬攤緩

油于公邑子應慚抵長褱私人未許度閣臥夕陰弘
大體新空午署見除傻金莖寒瀲高千仞玉尺端嶽
鎮百浮力挽明閽還推遜化霑縫被就薪積蕆林澁
矣差售履鳴壁依然恥帶牛莫道世無先聖東曲跨
政與古人儔只今課入京房考遂見聲傳何武謳江
國瀾翻推召杜漢庭徵拜到黃劉清風長拂黃亭下
霈澤彌深兒水頭假以詩評方月旦定知異績紀陽
秋

題史侍御怡怡堂

滄高山傍首陽巖二議風嶶猶邈前誰道煌煌驄馬
使却退春耆鶺鴒篇傷心鶺骨支床日屈指龍駒咫
角年千夜烏啼庭樹月寒空麗泣蓬門炯蓼莪有什
歌仍廢蘭玉初抽枝自連錦衣詢咻惟至性書龕辟
啡課遺編垂階棠棣光原令拂祀荊花色轉妍永矢
姜肱堪共被忍云薛氏更分錢只今門德開呂祜蓋
見合名重斗極誰紀總稱天下士機雲並數洛中賢
壎篪和韻盈芳樹花萼莳暉映碧軒趙禮昔曆兄府
宴魯恭曾就弟名先懸知義行多鴻祚玉友金昆接

御建

遊洪陽洞

戊削奇峰曲逕懸忽開古洞翠微前谽谺已極天工
巧恢詭尤煩鬼斧鐫鐘鼓稍醒塵壒夢火風應爇鬭
爐烟斜通暫見岷峨雪再入眞逢華岳蓮絕怪百尋
尤緬邈最驚十里更蒙延玄蟒長遶千秋樹白鵠猶
翔五德田碧柽負山仍肩屬長紘絡地果鈎連雲壁
似蛩禪客御石床若待古仙眠葛妻去後誰爲主藥
杵重操定幾年

題陳侍御一門節孝

粤子陽羨驛軺驂勝槩嘉謠得盡採寮群峰清若
黛潺湲二泖翠於藍巨靈迴貫雕鏤巧真氣長從戊
削海遂有義門承九派絕憐嫠行垂嫂南芙蓉宴
幽蘭佩寶璐瑶浮明月簪瑞璽纔龍香霧幕飈盱遽
殞客星亶愁生桂葉銷春棨涕掩菱花濕晚嵐簪
矢避犀臺尾捐軀頭倩鸝鵲鐲殘英委地猶賒死足
諫升天幸舉男顏影啼烏悲昔昔將離綵燕語喃喃
紙因辛苦常篆孜爲蛾片兒息食湘刀簡卅紅錯

落弁刀截髮綵鬣鬖飛魂幾對深更鴛織素還個了
夜鸞軋軋機絲連講帷熒熒續火帶書龕滌冰倍較
九熊苦食蓼翻瀹葵蠋甘風烈不須誇令女寧馨況
復似華譚隋珠原自胎藏異竹史多縣□授語委宛
奇籤皆吐呷喲嶢祕檢亦沉酣絳帷列樂生徒盛綵
服娛親水菽耽至性已徵公紀橘貞操詎問叔平柑
太丘名德遥相肖仲舉淵衿衆莫參無那青萍迷薛
燭坐令白首賦稽含霞升恰兆翔鱣館雲臥長懸桐
蟊庵竝道銷沉同草木爭看葱鬱悉楩楠文章衣鉢

良非忝節義弓裘復不慚汗血龍駒方蹀躞澄清鵷
馬正蹮趨抨彈直便層巒動化澤偏敷與融覃右畬
家聲應號萬泰嬿陰敖且流三陸雕采邑光吳岫業
茂孤標接海曇　聖主揆畱飛衮綺史官珍重記琅
函徽昭魂乏如椽管晰共千秋作美談

五言絕句

花扉

施繢護信風兼助花與靚譬彼夜來之復爲蟬冤嗅

墜葉

落葉舞庭隅寂歷轉幽趣何必太一秋衆鳥飄珈去

閨思

生憎檻上花絳白紛相簇不及頓遜樹晝開還夜合

其二

獨眠不知旦感此批頰鳥弄舌作嬌聲亦惜春閨寂

其三

我心只我知譬彼相思子終日醞瓤中盤旋不能已

秋夜

秋高空宇澄夜氣收群籟月白浸千山靈然眞絕待

瀑布

白龍掛石壁時作洞簫聲驅馬一尚聆玉露沾冠纓

望月

秀月出樹顛幽光生薄暁屋角有蛸絲亦化寶珠網

遊芹溪

山光宛在目人已繫扁舟欲借塵囂挽陶然續畫遊

夜坐

獨坐忽深漏熒熒短燭前螢光動拂掠無乃勸高眠

暑警

醉暑意如狂衩轂亦復脫更欲兩翼生虛舉撒膠葛

其二

比憩有涼飈一睡願已足彼衣應行歌瞳若新生犢

閱詩

繪辭非性情拘韻失音奏誰秉風雅權一洗洗宋陋

宵征

天懸蜃市遠雨過蠻帆輕浩淼望何極泖塔一燈明

酒中雜詠

酒清浮竹葉盞素隱梨花盎然成酩酊隨意宿山家

其一

汝陽甘露經歷歷載釀具擬拖入名山斟泉窮酒趣

其三

春日蕙風入閒居逸與長釀成不待壓先醉玉浮梁

其四

奉常甘已惡拾遺辛未良我酒薄於水無味味之王

其五

長安酒價高數枸客輒去安得天公匙相逢一盡醉

方竹

直自凌霄出方尤矯俗偏寄言甘露衲莫漫斲爲圓

三登華蓋

三上華蓋峰低徊不能置得似玉華翁登嵩七十四

山居

竹柏亦清佳都有雲霞意我以皎然軀相映巖流際

揖客

生平稟氣弱頗類蔡元度一日接襍賓退休輒嘔吐

其二

相對但諷嘯莫及很俗語我無建勳磬可以代清耳

漬墨

朱黄不去手徐鍇亦徒勞書貴識大意焉用哺其糟

苔花

苔花如壘錢鏇畫更清翠縱解作牛聲貧家無爾類

江行遇雪

一幅美畫圖江天正烟雪着我於其間孤舟逐鷗末

占象

白日倏已匿七火正當戶厰問此何祥歷歷星南鶩

其二

黒雲壓邊城妖風捲沙漠憐此穆王軍並化爲蟲鶴

門屏

笑此廳前屏終日倚門戶莫復嘲温公笑兀遷賢路

茗輿

鏤烟竹外起松濤欲沸時老僧方睡熟呼取試天池

夕佳樓

綠潤善江水巨然工晚烟茲樓兼二絶圖畫是誰傳

苦炎

輕翠無停揮白色烈如赭不堪萬物銅當此天地治

其二

新浴著未除傅粉作胡舞每厭于建狂輿來聊復爾

自嘲

剪桐開赤社刈草辟英傑輇才多病日誤作土山頭

其二

多慚章表徵五十休歸未拭鏡撈白時一級復何味

放鳥

複翮長如許凌霄樂處多休爲孝仲甫偏入識人羅

憐魚

憐此釜中魂尚憶江湖處欲置葛玄書吐墨旋飛去

其二

手水且澆潑礪刀亦有數識得張胡命何煩高爽賦

其三

魯爲獨角仙或是青城簿對得上元章金刀焉足拒

其四

禹鑊不足惜恐爲群蝦笑慚愧嵩山魚水淺不受釣

其五

淺水不可遊浩淼詎難寄所以乖崖子深爲鱗鰻刺

其六

飲水花微生無端施密縣寄語江湖中志性亦難任

驛樓早起

歸夢減羈愁悵爲郵鼓促起來轉嫛陶馬上還貪續

閱古

放達取適意江東張步兵豈知一杯酒翻爲身後名

內亡遇雪

庭樹泣寒颸蜀死爐烓絕一片冰玉魂幻作彌空雪

其二

博山香毋銷燭淚墮如鳥一夜朔風寒天地爲爾縞

哭內

汝心貞似石至死未應殘莫爲恒媚草空住舌埋山

其二

良友不可見情來時一慟愧無孫楚詩聊增伉儷重

除夕

擁衾徒腹悲容輝不可覿醒聞樹燁聲知已過除夕

出山

十時非所促出門復繾綣恥以麋鹿群博彼麒麟楦

秋熱

暑闌時復逞秋氣夜未辟風雨攪林急吟臺更飽蚊

讀書

張壞老畜妓予老就書史生平嗜無存惟未能遣此

其二

讀書須大用范質非知道我卷不去手聊復從所好

過樂淸

山色都如繪帕從木末緣欲邀王子晉快飲沫籥泉

茶波

撮茗烹新火爲勲亦幾高可憐杯沼內也自起波濤

酒浪

酒浪學江浪半射夕陽紅停杯試探問或有客乘風

覽髩

鬃鬃漸染霜無異秋林葉四序自爾爾聽然擲鏡鑷

宦態

仕宦若戲海謝傳取忘機風急浪轉猛如此將無歸

其二

熱官知鐵壁泆水不能濡闖入堅中者多是鋭頭兒

春盡

落花殘石綴啼鴂數聲闌垂老無它念愁過笋蕨春

圓悟

高梧已數樾憶取苗芽時看花猶如此人生何以支

中秋夕病筆

病裏中秋月覥覥也不明應知憔悴後無復酒杯情

歐蕉樂

侵晔燒舶黄裹㐫沆瀣冷却笑癡虎頭倒食稱佳境

病河魚自哂

病後太瘦生攬鏡不自識惭比周伯仁滓去清盧逼

六言絶句

花竹

花謝家無七七竹生徑有三三但得此君入坐何須

彼美盈簪

養生

劉晏寒朝胡餅易簡醉夜齏適口即爲芳美奉生

何必珍齊

鄒相人者

有骨兼不善媚無形可謀成光自知如顔都尉何復

問張揚藏

過常山

樹古望同時雀山重遠若横螺城郭半隔霧市人家

盡任雲窩

悲時

世路一片纏黑人情百狀澆漓我欲乘桴浮海不然

被髮入山

惜時

日似奔蝸易邁人如夢鹿何常已知去多來少寧須

髮短心長

埜望

翠竹園中主人白楊道上村父相逢便足留連姓字

何須問取

宦歸

馬頭塵鞅既謝牛背鋑笛將吹但得三花可餌何須

二草相隨

憶前生

人生何有定態世局每多變看石渠門中麗姓踢翟

澗上赤鄉

重夢入匡廬舊徑

披老廟中見馬趙公木下逢驢舊夢身曾親歷重遊

理可微參

七言絕句

題醉茶軒

閒軒叢翠倚雲假素業惟餘石乳盃白是興深茶亦

醉不誇任癖陸僧才

其二

小院收春景物佳尋芳不用醉流霞玉杯擷得仙人

掌一啜客如桃錦花

其三

杯賢杓聖麴壇豪物外還嫌酒政勞鵲尾金爐翻沫

餑竹爐彷彿聽松濤

其四

茗椀蕭疎伴短筇也堪倒屣弄長松傷人未解沉酣

趣誤說盧生是酒龍

其五

曾從瀑布遇三牛金馬何妨載筆遊見說世途難獨

醒聊將茶竈抵糟丘

其六

露液霜華觸葉浮不堪人喚酪蒼頭如今名向瑤軒

重烏帽黃衫作醉侯

傳仲綸年兄歸娶

聖朝偏眷洛陽才特許鳴蕭向鳳臺玉笏珠衫銀兆

磯莫人聖漢體人國

其二

覲莵啼殘上苑鶯更歌白水出承明星歌花月添豪

俊不學終童但請纓

其三

髫齡腰已佩瓊琚到處相誇擲果車莫待都人輕看

殺暫教邛市着相如

其四

伏日初逢割肉期細君何處憶歸遺承恩更有榴花

酒激灩持爲合巹巵

其五

虹梁曉日兩衿新古斷風流洱沐濱猷笑花筵開較
晚姮娥光得玉郎親

其六

綠騎如雲綵袖垂離亭競唱標梅詩懸知雙控還朝
日前席從容問酉肴

懷古

萬古綱常隻手撐夷齊非不解尊生墨胎世爵輕彈
冀恣兒聞土血仟爭

其二

中夜無爲氣孔神靈均已與太初鄰怒來甘向湘流
死不肯嚅哫事婦人

春暮送客

林烏調簧餞落花雨中行客倍思家暫煩柳綠縈游
騏寒食縣來且任佳

暑

長夏燀燀暑氣嚴依金傷玉也如燔縱知色界無貞
骨砥是清風不附炎

除夕聞鐘

宜龍屠蘇酒氣濃早催春入鏡中容東風又餞年爲
客怕聽無情子夜鐘

其二

無情自是寺樓鐘歲月平分一柱中鄭重樽前銀燭
影照人猶是去年紅

看雪

滕六飛揚戰艦高平明某凡幾瓊瑤遙山未必牽愁
緒一夜何緣也白頭

牡丹

丹㒒曾甘寘洛陽盛名贏得號花王寄言韓令休輕
斷解領春風到錦堂

蘭

自以當門衆所傷轉於幽谷背人芳三閭也識堪爲
佩底事離愁對楚湘

梅

冰作丰神玉作裝先從寒節報春光緣來金鉉和羹
實定歷窮崖幾雪霜

荷

田田翠蓋護芳蕤出手偏逢大宿時無數明珠輕委擲赤心祗自對漣漪

菊

群陰漸欲剝廬時細擲金錢問復期此意一從元亮後芙蓉月下塞鴻知

七夕

新月甚微射碧欄冰爪初劈玉津寒自憐拙性如鳩拙懶對天孫乞巧盤

其二

世事如今局轉新虛飄假泛不求真天孫終成勞機杼何巧能將乞別人

過烏江項王祠步謝巡撫韻

咄咤徒爲真主驅赤龍纔斬亦何如鴻門終是英雄事可笑人皆右亞夫

其二

楚帳歌聲隔昕聞慨然一劍謝三軍淮陰爲虜蕭侯繫已覺英雄不及君

阻風

一笑生來多落托行蹤到處少將迎石尤恰爲扁舟設不合江神果世情

晴空下雪繽紛如毛

東風已捲彤雲去空際還看六出飛可笑青腰輕薄態憑陵赤日舞珠璣

東湖小居

傍湖聊結野人廬戶有蠨絲釜有魚未覺生涯全寂寞滿床猶自足燐書

有感

一尺圓潭翠碧新誰教明月盜生塵憑君自取金膏拭莫待門前負局人

其二

白衣蒼狗亦何常巧弄輕陰冪晝光野老豐蝣疑日落欃槍長矢射天狼

題路傍竹步吳本如韻

憐君誤托道傍栽殺剖雕鐫何弗有自昔入林不厭深琅琅高節能全否

過陶峴有懷

一泓溪水遶青山裴桀應知任此灣幾道牽船勝可卜張融今日愧高閑

門前古松爲風所摧作詩弔之

高松偃蓋已千年長奏笙簧綠水前一夜風雷虯鼠化空餘鐵骨倚遙天

燈花

獨夜頹然坐小齋玉蟲忽逐九微來紛葩亦自撩詩思疑是江淹筆底開

其二

久無春色到幽齋簡底紅芳入座來猶記宋八當日句燈花應爲好詩開

聖壽日望廬山

五老長春藹瑞圖微臣草莽亦嵩呼壟襬慶月祥雲裏遙指廬峯作寶鑪

鍾洞玄還蜀

歸驂蹀躞綠雲蹄一路山川更品題猶記說淵書逸事洞玄眞不負巴西

其二

白崔仙人跨玉螭經行風雨飄相隨吳山楚水搜羅盡又向三巴餌九芝

丁巳五月念五老雨不休湖水盛長小居爲波臣所奪漫題

半畝湖邊雲水居微宵風雨化爲渠馮夷應念卑陬客駕罷驂虯顧敝廬

其二

捷戶蕭然四壁餘刀機生蘚釜生魚誰言居士門如

水此日翻將水作居

其三

昔人性僻愛清漪一日三迴到水邊何似五湖烟雨景送來蓬蓽小齋前

其四

拙性緜來厭俗營閉門聊復得吾生那知造物仍相妬平地興波似世情

其五

雞肋捐來家似洗雁行斷後淚成河何當更激西江

水添作衡門幾尺波

其六

稱子裁箋作小蓬也能破浪駕長風寄言世海乘濤
者得與虛舟不繫同

其七

伏枕繩床萬事慵柴扉何自有鶯漆豈因酒轍思流
水故決西江贈白龍

其八

上雨旁風屋數椽殘編尤不廢丹鉛如何半夜風雷

急一望眞如米芾船

別亭前柏

亭前霜柏過千霄數栽相看色未彫瑟瑟金風君識
否吾行已卜甲之龜

過武城

絃歌臺畔草離披反照迎船旅雁嘶獨有無人城外
徑眞源還接大江西

渡江風急舟欲墮少選乃濟

駭浪黏天萬木嘶舟人五色已全迷自憐胸臆無塵

岸不作興公向客歸

其二

衣叢半束伴檐帷父老休徵筐裏奇天水忽來看若
鏡江神不爲韋黃詩

其三

跋扈將軍怒未竭橫空吹沫撲人寒循思晏起科頭
過應甚當年管幼安

富春謁嚴祠

富渚垂綸本待淸南陽猶自昧生平眼前諸子雲臺

業爭似滄波一粒輕

登釣臺遇雨

千尺層巒插水邊雨臺並峙客星懸長松忽送滂激
雨點出羊裘把釣天

越人以爭臘爲煮火腿以瓦瓶爲金剛火腿笑
作口號

爲笑越中三火腿一腥一素一陶罌貯酒尢盤聯取
醉世間何物有眞名

漆室吟

一傷

從來黨錮空人國惜也吾生復見之賢隱定知天地閉如何國步得淸夷

二涕

厭言轉致言官横言路倖權國體輕九列三公都掣肘如何世道得昇平

三哭

二祖艱難百戰來將爲九廟千年血小臣蟻鬭與蝸爭莫禍不周天柱折

四慟

深居日久太阿移識者蚤知天欲𩑰恐卽金傾大内金也難補得金甌缺

長安雜詠

藏花

御苑琪花特地芳飽聽歌舞醉煕陽可憐秋老風如簇獨遣虬松拂曉霜

醮熟

頻年海宇賀昇平鐵鼓征鐃總不鳴昨夜西頭笳吹發人言新市已開淸

文理

師樣文倪價十千錦爲茵褥玉爲氈夜來巨麗作人語猶自垂頭恣意眠

燕娥

擬結香車載玉容曉來紅雨亂𩃬胸自言妾似溝頭水不解離亭送故儂

宴客

邇來燕市盛賓筵選勝徵歌數月前逆左忽傳三路覆花神翻得蹙損肩

謁客

最是同人會面難平明懷刺下春還長安歲月輕於土半擲風埃款段閒

捐俸

未許金花借急邊豈堪閭左更加編小臣微祿知何濟也道書生愧俸錢

妖氣

妖彗飛光已亘天四方災眚更駢塡中人不識周脾

話猶指長星慶萬年

九日欠張家灣買菊不得

江頭秋色正萋然回睇西山尚幾尖對酒悵無叢菊在空將歸去學陶潛

對湖偶坐

散性依流小結廬閒來真得友禽魚敢言賀監爲湖主正復張融在水居

飲擁書樓下有佛庵

小閣斗臨雜樸開菝蹤一盡雨中杯醉來欲借維摩

榻亂擣鍾玉對古梅

午日

條達𢇁絲遶臂輕好憑蝴草卜長生佳時正屬修文日五色何煩說辟兵

遇隱者

結束翩翩學遠征浮雲世路若爲行何當更遇三芝侶好向崑崙食玉英

彗星

長榆歷亂紫樞分小星行約下天門五丁夜半追神物幻作西冷一縷雲

相者

世路紛紛但康肥君羞皮相相天機只今誰彙人倫鑒雞窪龍豬半已非

薔薇

碧玉爲葉珊瑚枝花開截瑰椿蕨甃不知寒嶺松頭雪棍綺林園入夏時

其二

香生拂拂小花叢百炭冰稜知未融自別集英三四

載誰人更舞玉籠容

靜悱集卷之四

臨川吳之甲元汞甫著　男奇杰編　五世孫重康重刻

錄

道从首从之首之所之謂道凡人生智術意見統屬
後來所之其首念所之者孩提之知愛知敬爾
理从玉从里微而有條者玉也通於天下而可縣者
里也斯道亦如是
孔門以一傳心不妨於孔也舜惟一闢之又不妨於
舜也羲皇一畫闢之又不妨於羲皇也河圖洛書

皆起于一則天實闢之矣
荀子載舜對堯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執一如天地
行微如日月觀此見虞廷惟一惟微正以法天
老子言道者萬物之奧也室西北爲奧西北陰方而
於卦屬乾乾之道不可見見不可闚闚故初言潛
終言无首藏于至陰所以爲至陽有味乎奧之一
字古人尊奧乃以尊天
字書日之所寺爲時時習卽日新
宋儒皆言天道尚左星辰隨天左旋至我　聖祖夜

坐默驗始發右旋之論然古亦言星辰西北移非
右旋乎蓋天極在西北衆星起於極仍歸於極耳
謂天不足西北則妄矣
內經有最微之言曰在天爲玄在人爲道易言天玄
地黃非但言天地之象正言天地之德黃中地德
也玄天德也中庸於穆不已無聲無臭只摹寫一
玄字在人爲道正合天命率性之旨
天無爲也而人爲爲之人有爲也而天爲爲之故終
日思而思之所能通者天也終日行而行之所能

至者天也聖人動無不直以知天也賢人事若有
制不敢違天也
心在人如心星在天心星中天則華光煥爛品物恢
台及俄而西流遂颯然以秋慄然以冬成閉塞景
象矣
或問天心曰無刻不周流者天心也何以知之心星
東則爲春南則爲夏西則爲秋北則爲冬有頃刻
不周流於天否
天命謂性仁義也禮智也天道也附爾于人之耳目

口鼻四肢中者也而或謂命不謂性欲其卽人媲

天不以形色單屬人關天下狗象之端或謂性不

謂命欲其卽天盡人不以道理單屬天開天下誤

慮之見

向秀言天者萬物之總名也郗萌謂天了無質仰而

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絶故蒼蒼然東坡亦謂天

者非人目力所可至也目力之所極蒼蒼耳試高

而視之蒼蒼者亦高卑而視之蒼蒼者亦卑此見

自也而上皆有是氣 [illegible] 蒼也是氣亦

非在物外卽萬物之氣也故分言爲此物彼物總

言則曰天分言爲人性物性總言則曰命

易言一陰一陽謂道則道盡於陰陽矣又曰太極生

兩儀是道之上更有太極乎周子曰無極而太極

是太極之上更有無極乎余謂天地間只有一陰

陽一陰一陽氣也總言之止一理則所謂太極耳

實非別有一理卽一陰一陽之氣而已故又曰無

極太極正無極無極之說恐人於陰陽外尋太極

反增龜毛兎角之障也

喜怒哀樂惟怒屬義氣義之節尤不可踰稍踰於節

卽遷矣易小過是陰過大過是陽過過有大小分

而爲貳矣

王輔嗣以老解易非深於易張商英自言學佛然後

知儒非通於儒

天地之氣剝於亥而復於子故易曰復見天地之心

剝而必復者天地之心也人身之氣亦然亥子之

交景淸籟寂眞氣灖然來復與天地沆瀣之氣相

應覩平時氤氳於五濁噓翕於六根者逈異孟氏

所謂夜氣離騷所謂一氣孔神本此

易曰知至至之然及其至雖聖人有所不知又安從

至之蓋知聖人所不知乃知之至也聖人所不知

有深於知矣

告子不動心卽佛氏無所住而生心之學生之謂性

卽佛氏色卽是空之學孟氏以有事勿忘破無所

住之說以養性知性破色卽是空之說正爲竺乾

豎砥柱

夫子五十學易此圖書之數也圖書之數皆五居中

而上下左右各配爲十以與中之五會天數五地數五天地交其數十則五十者易所以起也大行四十有九不過五十中虛其一以盡神耳夫子五十學易其欲從圖書之數直究先天之奧乎以是知易數學也夫子於易亦必即數窮理如此

河圖五居中而以五合下之一則成六爲水以五合左之三則成八爲木以五合上之二則成七爲火以五合右之四則成九爲金以五總合一二三四則成十爲土此數始于五而終于十也洛書五居中而合戴履之九一爲十合左右之三七亦爲十合肩足之二八亦爲十合肩足之四六亦爲十此數亦始於五而終於十也五者天地之生數也十者五之所生也而天下之理備矣

五土數也一二三四共爲十水火金數也五行之精存焉四時之序乘焉五方之宜辨焉五倫之教因焉五事之修寓焉對待流行之機關焉翕聚發散之妙萃焉於此察其生尅消長之端調其亢害承制之宜可以無太過矣

詢古常新者日昝子曰心者人之日也關壯繆亦曰心在人中如日在天上故易以新爲日新

嬰兒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則衆人皆生而知之孔子學琴于襄學禮于聃則至聖亦學而知之

殀壽亦何貳之有百年之內彈指即過相去幾何或死于兵刑或死于考終既死之後考終與兵刑無別矣或殤子而死或期頤而死既死之後期頤與殤子無別矣

果實之仁藏於堅郛厚郛中倏然得土膏乘春氣則抽條吐葉發榦疏枝蕨蕤芊眠全體畢現人心之仁具于軀殼何以異是而不能敷布以出無土膏無春氣耳土之數居中中者人心之土也春之氣主和和者人心之春也

易之咸言感也而去其心有心則不能感矣易之夬言決也而去其二有二則不能決矣

西竺智強識劣智劣識強之說亦自不謬蓋人生而靜智即合焉後來攙一分識反損一分智後來之識盡去本來之智復全所謂何思何慮非廢智也

去識耳

常存不欺心可以不愧衾影常存不欺心可以不愧

妻子常存不苟心可以不愧奴隸

道教以玄爲宗然帝典言玄已在青牛未出之先矣

釋教以空爲宗然魯語言空已在白馬未䭾之先

矣玄者天象空者天體二氏執天以言天故止曰

玄曰空吾儒不離地以言天故玄必以庸爲基空

必以實爲王

黃鍾不獨以生樂其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

之爲兩積爲斤爲鈞而五權生其一龠之黍積十

爲合合積爲升爲斗而五量生其秬黍一爲分積

爲寸爲尺而五度生其平權與物均而五衡生衡

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而種種之

制生故曰黃鍾爲萬事根本然黃鍾又生於河圖

其屬土候中氣亦河圖五居中之象也其數八十

一三分損一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上生商商三分

損一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上生角角聲數六十四

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而聲止於五亦河

圖始於五終於五之象也故曰河圖萬事之祖

張衡作銅儀研覈陰陽備極機巧可爲璿璣之翼北

齊信都芳爲輪扇二十四埏地測氣每一氣感一

扇自動他扇皆住與管灰相應可爲黃鍾之翼

言星莫精於辰居星共一語執辰極以爲樞而衆星

之進退現伏可得而推也孟氏求其故三字尤爲

切至識一故而思過半矣後世星學動稱巫咸甘

德石申三家然其說愈詳其不合愈多即紫微垣

巫咸以爲四坐一十八星甘德則以爲二十一坐

一百二星石申則以爲一十三坐六十四星太微

天市垣巫咸以爲共九坐九十三星甘德則以爲

太微七坐一十五星天市二坐十星石申則以爲

太微六坐四十二星天市八坐四十一星夫星之

數且無定說何況其他其後李淳風乾象一賦稍

稱審確然天高星遠非管中之窺能得其委悉不

若循其故期于曆可治機祥可察而穿鑿附會之

說一切置之可也

伊川云秦漢以來不識權字及觀陸宣公曰權之爲

義取類權衡若重其所輕輕其所重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殞身其認權字宋儒何加焉

理義養心養字最妙心中常有一理義令人神日充氣日調體日胖如飲食養人一般長源謂經書養人根本亦以理義所自出耳

或問和而不同曰察人身內肝膽腎腸耳目手足有一不和者歟曾相同歟觀天地內日月風雷山川原隰有一不和者歟曾相同歟君子亦復如是

桎梏械繫手足使不得動之刑也孟子狀放良心者

曰梏亡而易于養蒙曰利脫桎梏桎梏脫良心活動自如而蒙可養矣不然成童以後物欲漸多糾纏莫解如足鐐手拳至老且死而不悟所謂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哀哉

華嚴論云六波羅蜜中無方便波羅蜜達磨面壁九年纔出少林長慶香嚴二十年坐破七個蒲團纔成一片趙州三十年不雜用心蓋不就張辣鉗鎚千煆萬煉不能證道耳況吾儒學問何許深遠孔子且韋編三絕顏子且欽鑽三權後之學者豈能悠悠泛泛不功不課浮沉世情寔曰假名慕利以成道乎

第五倫之公尚言不免中夜十起程伯淳之靜尚言不免見獵喜心王伯安之達尚言有流入富貴時候可見賢人之心無異凡人之心但收得轉爲賢放釋過爲凡

韓昌黎登華山絕頂慟哭則死生之念未忘眞德秀登吳山謁夢梓潼則富貴之情未淡

趙康靖置黃白二豆于案以自討念之善惡楊慈湖

置小篋實豆其中以計過念多少

雲水無心然天行莫大於雲地行莫大於水無心者天地之大用故神龍乘雲依水以成變化

人情之多變也如趙廓化爲青鹿復化爲白虎又復化爲聚濁中鼠而未有定形也世故之多變也如梵志卬忽吐一壺壺忽吐一婦婦復忽吐一男而未有定局也

莊周曰芒芴之中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

讀此可忘人之死生和靖曰得之太虛還之太虛
我在何處讀此可忘己之死生

張横渠見程伊川即撤臯比此善信處王心齋既拜
陽明思有未合次日入見復上坐此善疑處善信
固是信善疑亦是信

人心有鈍兵死惱之念是人心有叛卒浮驁之念是
人心有降旗疑畏之念是以鈍兵誅叛卒收降旗
而後學有完壘道無勍敵

變化氣質非大力量人不能提照身心非大智慧人

不能呂伯恭少卞急一日誦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忽覺忿懥水釋劉道原作自訟文謂生平有二十
失十八蔽其力量智慧過人多矣

未富貴而有富貴之念識者鄙之既富貴而有富貴
之色識者羞之管寧與華歆割席而坐知其有富
貴之念也謝瞻與謝晦籬隔戶庭因其有富貴之
色也夫友不以爲友兄不以爲弟富貴累人如此
天之於人有富貴壽考多子而反以損之者房琯負
重名不見柄用後世且擬之於李泌王荆公不宰
相文章節義蘇氏父子不敢雁行焉則富貴未必
爲天之愛人也褚淵勸進拜司徒人謂使彥回作
中書郎而死不當爲名士耶夏貴七十九而降元
人謂先數年死無事僞之恥則壽考未必爲天之
愛人也張耆位太師有子二十四人竟以第八子
附叛伏誅夢而死則多男子亦未必爲天之愛人
也

水泉之初發也甚澹及山麓漸化而甘至海遂化而
鹹布帛之初成也淳素及加染漸化而蒨再染遂

化而紫人生亦然孩提未有不澹者也嗜慾之味
投之而甘矣情緣之氣蒸之而鹹矣士習亦然窮
居未有不素者也功名之途豔之而蒨矣富貴之
精漬之而紫矣惟知學者能于甘鹹之中持之以
澹蒨紫之時守之以素

金銀之氣惟不貪識之則慕富者不能得富金石之
壽以無心致之則祈年者不能延年故君子豈約
付于天點石煉禾之事恥而不爲修短順乎命熊
經鳥伸之術置而不用

人但識得空字八萬四千煩惱可立時消滅人但體
得實字三千大千世界可片念闢道
向晨謂貴不如賤富不如貧其言似激及觀梅詢爲
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操觚循牆而行忽
見老卒日中酣臥欠伸甚適梅嘆曰暢哉則貴不
如賤審矣劉伯芻每過鬻餅家必聞謳歌召與萬
錢其後寂不聞聲問之曰本領既大心計轉粗何
暇唱渭城則富不如貧審矣
李栖筠食兩盤樣饌二十碗餚湯亦爲術士所預知

則一食飲皆有定數矣費孝先壞青城老人竹牀
其下先書某日爲費孝先所壞則一器物亦有定
數矣況功名富貴壽考乎
孫覿嘗言軒冕之樂造物者視之不甚惜每於一丘
一壑之間未嘗輒以與人此語亦有所本相傳一
士人夜祈天久不懈忽聞空中問所欲士答曰所
欲甚微但願此生衣食麤給逍遙山川間終其身
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
求富貴則可耳以此推之富貴者天之所輕而清

樂者天之所靳世人儘有清樂可受享乃棄而營
富貴抑何愚哉
驅疾者覺岸之馳雲飛者覺月之駛自是者覺人之
非無厭者覺世之隘
謹言于喜怒時尤急喜時多言則浮氣盡形怒時多
言則戾氣畢露最令人悔
君子於親有終身奉養時祭是也有終身哀經忌日
是也不特此曾子仕三千鍾而心悲則受祿日皆
念親日矣寇萊公聞太夫人歿時求一縑不可得

終身不忍畜金帛則居溫日皆念親日矣徐孝克
以貧時母欲粳米爲粥不可得終身不食粳米則
食厚日皆念親日矣樂羊子下堂失足而憂則遺
疾日皆念親日矣趙清獻欲絕慾繪父母像于臥
牀自警則室慾日皆念親日矣王羲之欲休官自
誓父母墳前則解組日皆念親日矣趙彥遠每生
辰必哭于廟有欲爲禮者號泣辭之則初度日皆
念親日矣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每赴宴聞
鈞奏必涕泣徐積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遇石輒

避不踐則遇諱日皆念親日矣路隨幼孤母言汝肖目宛若父肖目隨攬鏡觀之殞絶于地終身不復臨鏡則睹貌日皆念親日矣故曰孝子之身終非終父母身終其身也

妻子具而孝衰先王立教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其殺孝之衰耶身家重而忠薄先王立教曰國爾忘家公爾忘身其殺忠之衰耶

徐庶事昭烈聞母被執曰方寸亂矣遂辭去此不以

君恩故忘其母也謝朏事明帝帝勅縣鳳莊門入莊朏父名也朏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此不以君命故忘其父也

天口亦何常之有縱其所嗜即何曾日食萬錢猶謂無下箸處節而抑之於陵槽糠有餘甘矣體亦何常之有極其所適即韓持國許昌第凉堂深七丈猶以爲不可居約而處之原憲環堵有餘安矣

儉與恔異儉以養廉恔以敗廉王起三仕節鎮俸入盡爲僕妾費老而窘至分伶人餼自給失在不知儉蘇被官監司家饒富而每崗產與售者爭錙銖輒失色失在不知恔之非儉

拂意處忍得住可以懲忿快意處忍得住可以窒慾婁師德唾面待自乾幾忿歸無忿矣張乖崖悅一娼中夜繞室曰張詠小人卒無所犯幾慾化無慾矣

處困有二法一曰不怨尤二曰不憂懼范純仁安置嶺南在道舟覆衣盡濕顧諸子曰此亦豈章惇爲之哉鄒浩竄新州田晝送之浩出涕晝正色曰使

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外能死人哉味此兩言可不必怨尤可無庸憂懼

吳幼清曰爲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文爲人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人吳仲谷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愧於世兩語皆格言也深味之幼清高而迥近狂仲谷正而潔近狷二公皆臨川人

唐令則歎娥媚姐祝欽明作八風舞士流鮮恥至此不過起於希榮一念故君子先立志

茅容以蔬飦飦郭林宗而得譽公孫弘以脫粟飦飦
故人高賀而蒙謗品固自別無怪也至聯翁以脫
粟飦飦胡紘紘怒其不近人情痛詆十罪此雖于
聯翁無損然君子遠害全身正宜相其人施之不
必拘于一轍

我輩生平快心事一在閒居覩書一在隨地救物李
謚言擁書萬卷勝南面百城則青緗徑可作赤社
矣富鄭公言活饑民四十萬過中書令二十四考
則陰德徑可抵相業矣

要煉身心無如耐煩要養身心無如習靜頂天骨力
都從煩苦煉來蓋世氣魄盡向靜坐養出

善取友者如東海之魚假蝦以為目也善改過者如
西戎之布投火而皓於雪也

衣毛深山者不見虞帝之大也披裘夏月者不見延
州之高也行吟拾穗者不見子木之賢也長嘯蘇
門者不見步兵之曠也披髮北山者不見中散之
達也

對芸鑪啜茗椀可長人清思玩法書覽名畫可長人
幽致探奇山泛勝水可長人逸興撫瑤琴吹洞簫
可長人曠韻誦雅詩讀騷賦可長人深趣繹經典
綜史乘可長人遠識披異書抽怪牒可長人奥情
繙貝藏諷道笈可長人澹想此八者謂之文人慧
業可謂之閒居經濟亦可

流光迅駛人生危促豈惟遼鶴千年始見人民之非
即十載間遷謝已不可言昔周燈嘆西園賓主三
十年無一在者歐陽永叔謂經數十寒暑將無此
身為呼虛度一日生減一日死近一日良可哀也

夏侯玄倚柱讀書雷震不驚其神專也睢昭符雷電
猝至金蛇布案神色自若其氣奮也

自古真聰慧人偏不屑小處炫露真伶俐人偏不屑
粗處整飭許敬宗見人多忘之王文正公控馬卒
相從五年尚不省其面此與三家村健忘叟何異
嵇叔夜一月不櫛髮陰子春半歲不洗足柳宗元
一搔皮膚塵垢滿爪此與慈悲院齷齪兒何異然
在諸公為之氣槩益以遠矣

世俗摹倣態甚堪嗤鄙郭林宗遇雨巾一角墊時人

乃故折巾角以爲林宗巾謝安偶執蒲葵扇士庶
競慕扇價數倍此時有達者介其中肯折角耶肯
執扇耶夫古賢喆亦有寸瑕尺璺如林宗之巾謝
安之扇多矣學者須反而求諸理質諸心勿漫爲
倣傚類黎宗孟之稱模畫手王元咎之號轉般倉
也
戴安道就范宣學每事楷模獨不喜其圖古人師弟
一繪事尚不肯苟同況其人乎王獻之爲右軍子
書法盡變其揔古人父子一家尚不肯蹈襲況
其精乎

劉熙作釋書契云五典皆亡惟堯典存則書止一篇
矣孔臧言尚書二十八篇象二十八宿則書止二
十八篇矣墨子引禹總德篇今無其目矣賈子引
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今無其文矣諸書此類不
可殫述則壁經佚漏增益豈少乎至字句音畫一
譌于漢伏生命女代授之口再譌于唐衛包古文
改楷之筆其謬尤難究詰學經者不可不知
魯史何以名春秋曰春秋仁書也始於元終於麟元

仁原也麟仁獸仁應也沍寒之後有陽春歊暑之
後有涼秋天之所以仁物也聖人之政法春秋二
氣居多此所爲善體天乎劉熙釋書契云春秋溫
涼中象政和也得其義矣
儒者正統變統之說固維世正論但史以春秋爲法
春秋于桓宣何嘗不稱公于齊商人宋鮑何嘗不
稱爵盡據事直書義自見耳儻盡黜魏晉等朝安
見宋之取國非篡也只從據事直書例而書法中
微寓黜之之意可矣今帝王廟自不容此諸朝闌
入而呂武附高惠莽附孺子又不可易也

謝太傅使侄輩以關雎螽斯諷其夫人夫人問誰撰
此詩曰周公則關雎螽斯爲周公所作晉時必有
此說矣曹孟德引青青子衿句于對酒思賢之什
則是詩非淫風乃求賢者寓言漢時已有此解矣
淳于俊對高貴鄉公曰包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
卦神農演爲六十四則六十四卦不始于周漢魏
時又有此論矣恐去古未遠者傳聞更有據未可
盡執後儒之訓爲是也

文章足成名亦足敗名楊子雲太玄可垂千古而劇
秦美新一論敗之陳子昂詩名横絶一時而周受
命一頌敗之徐彥伯文譽艷稱當代而三教珠英
一書敗之樹管不可不慎
柄史職者如張華曰談建章宫千門萬戶如數一二
無窮筆矣如范文正爲人作碑蒙一貴人求祕除
事甚至欲奪公于卒不動吳兢修則天實錄張説
祈改數字竟不可無曲筆矣如子雲作法言蜀人
貲錢十萬願載其名竟却之有貫之辭裴均子爲
悱矣　卷之四　二十一
父撰銘曰寧餓死豈能爲是穆修爲亳中作記富
人遺五百金求附名修擲庭下曰不忍以匪人汚
吾文無穢筆矣
著書古人不得已後世以爲名餌已足羞矣乃又有
如慶虬之托相如張率托沈約王士源托亢倉借
人名重其書何異蔽螳螂葉攫物乎如郭象竊向
秀莊註齊丘竊譚景升化書實月竊柴廓行路難
詩借人書重其名何異蒙於莬皮驚衆乎
陳壽譏孔明將略非所長楊畏譏司馬君實不知道

於政事未盡何異蜩議神虬鷃嘲鸞鶚近時文字
以翻案爲奇黃口兒動輒搖筆弄墨詆呵先哲無
復忌憚雖于日月何傷亦壞風教不少
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東坡曰章七終不高從門入
者非寶書畫小技且不可從門入况斯道可依門
戶乎黃魯直詩曰文章切忌隨人後藝文細事且
不可隨人况爲學可隨人口吻乎
司馬遷謂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鍾嶸謂李陵不遭
辛苦其文何能至此歐陽詩必窮而後工之語不自
悱集　卷之四　二十二
後人昉矣
唐子西云六經後便有司馬遷三百篇後便有杜子
美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作文當學司馬作詩當
學杜此不知詩文者也劉須溪批李杜云詩至文
選爲一厄此不知學杜者也不學六經能文乎不
學文選能李杜乎登棱去其本固應立槁耳且司
馬純學孟子孟子得於六經杜工部詩曰熟讀文
選理其所本可知矣
文字有以之梯進有以之賈咎如攺表五字而獲大

用咏寒食東風而典中書作宮槐落葉而蒙放有似借三寸柔翰爲寒女蹇修焉乃若不才明主棄語非不佳而以放還十五嫁王昌詞非不工而以擯棄空梁落燕泥調非不警而以詠殺又若奇章綺句翻成夾身之祟矣不龜手之藥或侯或澼洸自無足輕而朝廷以言取人以語言文字爲人之罪皆不可訓也

人但知杜陵爲詩史不知三百篇皆詩史也詩存則史存春秋不可不作作春秋以詩亡耳則春秋者夫子之詩也詩者天下之春秋也三代以後天子不採詩與迹熄等矣史備記載亦何補于詩亡乎竊謂廣搜詩集採其有關世道者錄焉寔修史一助

讀書不識字自昔病之考玉篇諸部所載不過二萬七千七百二十六字而學子不能辨也又考古人字不過三十六字而學子莫能正也況侈言博物乎

後代作史每摹倣春秋而或得或失如孫盛書帝正

月則無謂朱子書帝在房州則有意何也魏晉自爲天子非若魯用周朔而中宗見黜武氏亦猶襄公見偪季孫也

沈約韻書割裂牽傳輒與三百篇悖豈足盡詩之聲律唐人近體駢詞儷句弃與漢魏之格悖豈足爲詩之局裁後世銖黍守之眞是矮子觀場

天道惟直所以甚惡人之枉訕譽枉一時是非得禍猶淺紀載枉千古是非得禍必烈歷攷作史遷固壽曄諸人無一倖免甚至崔浩刻國史於石即以此赤族而宋末朱墨史貽殃且數千年甚哉是非不可枉人而魏收自矜舉之上天抑之入地眞謬語也然則史終不可作乎非也孔子作春秋血食百代惟直爾

盡信書不如無書不信書遂如無書最可絕倒者子瞻謔言恐西漢并無楊子雲而宋咸謂文中子乃後人假托實無其人寄屬一切古書都可付鬱攸矣然書不可盡信不可盡不信攷事者當衷以理見跡者當遇以神

書籍之厄不獨咸陽一炬也東漢雲臺災所藏圖書
術籍一日燒盡江元叔收江南藏凡數萬卷爲僕
竊去裂以藏物趙德甫李易安夫婦所藏書數萬
卷金石刻數千本建炎避亂載十五車鎖青州第
一時煨燼兀朮括南中寶物載舟千七帖石在其
中卒沈于河古人奇書與策湮滅不傳寔由于此
大可惋恨
嘗怪眞西山氣一世盛名及主省試不免士林姍笑
蘇子瞻素奇方家舉言有司當以第一後方叔及

知貢舉方叔見黜寫物垂盡相顧駭嘆後遂有平
生謾說古戰場過眼眞迷日五色之句文章難瞻
眞如此
今士人厚于舉主薄於受業師及觀古賢不爾也臨
淮王彧薦祖鳴勳勳不謝曰爲國舉才臨淮之務
顧潤之從俞觀光學觀光無子潤之斂葬祭享如
父母焉曰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不爲至
宋儒黃幹爲朱子服深衣加絰又非他人師弟子
比矣

三軍曰師法官曰師傳道者何亦曰師人墮地而情
生情生而性失以道治之如九伐誅暴五刑懲淫
撥亂世反之正非師誰賴
莫尊於天而匈奴則名以撐犁是天且無定名也莫
實於地而數千年桑變爲海海變爲桑是地且無
定位也矧人事紛紏新故代換而可以名拘象執
乎
世傳孔子像多鬚及考孔子七十二表不稱鬚孔叢
子亦云先君無鬚髯夫鬚貌之至顯者尚多訛傳

況其他乎孔子垂世者論語然今所行魯論二十
篇及考貢禹王吉輩傳授齊論則二十二篇畧共
王壞孔壁得古文論語則二十一篇夫篇次書之
大目尚無確數況其中文字乎王介甫曰獨不可
求之六經六經多訛又大率如此學者將安所準
獨喜陸子靜言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在天萬古一
日在人萬古一心求之心而安焉卽不合於六經
不同于宣父可矣
天下事莫不以平得之無取於怪故左腋出水右腋

出火必不能證佛左臂成龍右臂成虎必不能得
仙至吾道無人不可爲無人不能見後儒妄傳夫
子辨吳門馬志祖龍讖諸事皆不經語耳
後人敢於誣天以羿妻托月宮則月爲受逃藪矣以
劉安主天廁則天爲納叛鄉矣以王欽若名隷紫
微則紫微爲庇奸所矣
化日長亡日短不過謂太平民生多暇日亦覺舒亂
世奔走不遑日亦覺促耳乃　國朝正統己巳官
曆晝刻每至三十九夜刻長至六十一識者以爲

陰過之兆卒有土木變若然化長亡短不信有其
實乎
自古美文彩者無如屈賈兩司馬而正則投湘洛陽
生謫長沙死長卿困茂陵蚕卒于長服宮刑自古
美姿儀者無如衛玠潘岳而玠夭歿安仁三十年
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亦不得下壽豈造物
陰阨之耶故曰美好者不祥之器
第宅俗多禁忌然趙興每入官舍移穿改築故犯妖
禁而子孫累葉貴盛何嘗忌不祥曰乎郭進宅成

勞工役令子弟坐諸工下指工人曰此造宅者指
子弟曰此賣宅者何嘗忌不祥語乎范雲宅成方
移家聞友王晐官亡遂昇其屍處東廂營舍招復
如禮何嘗忌不祥事乎
遣女納婦以氈裝相尚惡俗也吳隱之嫁其女牽一
犬成禮至今傳爲美談范文正爲子娶婦聞以羅
爲幃幔不悅曰吾家素清儉敢持至當火于庭其
見非流俗可同
喬俗葬錢則有龐公之家資沈海矣然棄于不復返

之地又不如積子有終散之日也矯俗憎色則有
陽城之終身不娶矣然忍斬先人之血食又不如
情安居室之常倫也
世都通顯非難世著賢聲爲難漢石奮以孝謹傳家
子建慶等皆不言躬行晉王元公祥貞公覽以孝
友著聞子若孫皆篤實謙和時號長者則萬石之
榮累世之盛非偶也乃唐韋肇不肯附元載子貫
之亦不肯附京兆李實其孫澳亦不肯附中丞崔
務人品氣節相尚雖官不達愈足嘉焉若宋行服

薄而重龜疊紫郎一門二相五侯十將軍亦何足
言此造物將欲啗之必高舉之正可愳耳
呂黎擅文章其子杲至不識金根社佑袍忠讜其子
悰至號秃角犀東坡尚氣節其子過至父事閹宦
甚蹇析薪矣温公疑孟子其子康謂孟子書最醇
正吾取其克幹名賢之蠱焉
荀淑與陳太丘相會五龍上食陳省華對客堯叟堯
佐堯咨列侍孫盛從庾公儼二子齊由齊莊俱行
爲庾公所重范仲淹在邊子純祐方冠與諸將錯

處鈞深摘隱得其材否任人無失張魏公開府建
業子栻年少每贊密謀幕府諸人皆不能及此家
庭盛事或閒暇或搶攘兩可稱慶
宋王祚見客于溥年三十二拜相朝服侍立客求去
祚曰學生勞賢者起避耶祝諫侍廷中值臨軒賜
進士三千一婿皆見擢每唱一名輒稱謝拜殿下
者五仁宗嘉之人侈爲家庭盛事然此一時榮遇
耳陸凱言父慈子孝家之盛也於榮遇何關
周之八士以四乳八子爲瑞及攷北齊秀容郡一婦
每産四男四産十六男安見其祚乎乃知八士之
盛在賢不在多
古來疑天道之爽者張湯有子鄧伯道無後然細攷
湯所按皆豪有力至下戶羸弱多所財察且善政
種種可書安見不宜昌熾乎伯道全侄而縛其子
致死此煽悄嘆名之流絕類非不幸耳故世人之
口不及天鑒之公
呂蒙害關壯繆一日暴卒人謂壯繆殛之羅願以父
汝楫害岳忠武不敢入忠武廟一日入拜卒于像

前人謂忠武殛之二公正氣貫古今未必修郤乃
爾或者天褫其魄以慰二公之靈乎而小人哉君
子者宜知戒矣
刑官將官無後謂多殺也然能慎殺天輒祚之虞經
爲獄吏務存寬恕預知子孫必爲九卿虞詡在朝
歌殺賊數百自此二十餘年家不增一口曹彬不
妄殺一人子孫貴盛累世曹翰克江州盡屠其民
身沒未幾子孫有丐者天道不爽若此可不慎殺
乎

祥瑞之多莫如徽宗朝芝草徧漫山谷五色咸備不
數年有蒙塵之禍則祥瑞不足爲吉可知妖異之
多莫如龔紀家牝彘鴨犬巾幘猶立作人語未數
日有兄弟登第之慶則妖異不足爲凶可知
趙景見河邊木下有宮者騎與三十年憂合而知使
蕃之行不足怨王景見巖腹中箱有欲墮不墮遂
王景之銘而知稚州之禍不足訝
天下未有爲其事而不聞于外者致五行紀萌蘗甘
露呈瑞密矣而蓁瑞六蹄化青衣大呼長安市以
洩之又致楓窓小牘趙韓王封函告神密矣而大
風吹墮朱雀門以傳之亦異矣
文帝賜鄧通以銅山而終死于餓明皇賚玉環以生
死而卒不免于經天所棄帝王且不能生之況他
人乎太宗知代唐爲武而不能誅曌柴世宗知檢
點作天子而不能去匡胤天所與帝王且不能死
之況他人乎
祖龍之死告于蒼水使者栢玄之亡歌于朱雀小兒
此猶國運也乃穆應之五日後拜官亦預泄于寺

集　卷之四　三十一

東古畫梵僧陳堯咨位宰相預告于大江遊奕將
可見榮貴皆宿生定分人苦費求覓何爲
天生一君子必使成一君子事生一小人亦必使成
一小人事孔子料宰嚭不死以亡吳之事未成也
鼂叔用料蔡京未死以亂宋之事未成也夏侯勝
料丙吉非死病以佐漢之事未成也蔡君封德
彝汝海未必死以爲僕射之事未成也夏文莊料
麗顏公病非所憂以作相之事未成也
驕刻墓上征西欲以一片石欺天下耳目蔡太師
自領史事以養子熺修曆日以禧子塡修實錄又
欲以一尺簡欺萬世耳目而兩公至今爲人唾罵
是見掩護雖工無益
杜預好後世名刻二碑一豎山上一沉山下爲陵谷
變遷必有存者而楊瑒則以爲碑頌徒遺後人作
礪石耳吁有杜預之勳雖不立名必不與庸衆同
泯無杜預之勳即豐碑歸然何裨乎楊瑒之識超
矣
狄梁公賭昌宗集翠裘與謝安石賭紫香囊同意一

集　卷之四　三十二

焚之以折其輕躁之念一遞之以折其驕恣之心皆用意苦而委曲行之非淺識可及

王徽之途遇桓伊便遣謂曰聞善吹笛試爲一奏伊下車倨胡牀三弄畢上車去主客不交一語袁粲見有竹石率爾步徑直造竹所嘯咏自得不通主人古人無委曲相如此

項羽焚咸陽三月骸骨亂如麻哭聲慘動天日而眥容不斂董卓當宴殺人宛轉几案間而飲笑自如此皆天生一副狠肝石腸非人類所恆有也

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以孟獻子之儉素其兄不免美室以李文靖之厭榮利夫人猶以葺舍請弟維猶以治第請以趙清獻之高操子侄猶易隣居廣其第以范忠宣之清節猶謂進退雖在己未有不累于妻孥者而補外廚膳加料厭飫則雖通顯尚不能使家人忘其貧况于窮乎

伊川編管涪州或諷其故人邢恕救之恕云便斬程頤萬段恕亦不救此猶小人恒態晏元獻愛宋子京才稅地相近朝夕接見中秋召宴達旦翼日公罷相京當草詞極其詆斥揮毫之際餘酲猶在至此無人理矣故君子取友不當以才當相其器

俗日流靡士人中求素心可共者終不能得因思古人與方外桴子相周旋如楊學士於廣慧張無盡於兜率張侍郎於大慧蘇玉局於佛印黃山谷於晦堂即昌黎極力排佛而晚年與大顛最密或亦不得已取其曠逸蕭寂視流俗稍別耳然此輩可與復不易也

靜悱集卷之五

臨川吳之甲元秉甫著　男奇杰編

五世孫重康刻訂

錄

王德莫大於納諫莫美於愛物後世止輦旌檻之君吞蝗避蟻之帝卽稱明稱聖亦可

君素能持正雖私人在側而申屠嘉乃敢御前責鄧通王公度乃敢門上歐死馬順不然路馬未可齒矣君素能思過雖詔旨已出而李藩乃敢引筆塗而李沆乃敢引燭焚不然適觸未可攖矣

唐武宗欲誅楊嗣復李珏戶部尚書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卽位茲事不宜手滑宋仁宗欲誅晁仲約富弼謂范仲淹曰主上他日手滑恐吾輩不自免此皆仁人之言也然人主有好殺心而後有多殺手不求格心欲無滑手得乎

人情信目常不如信耳漢文帝拊髀歎無頗牧而有李廣不能用唐敬宗當饋歎無蕭曹而有裴度不能用宋太祖歎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而有趙普亦不能盡其用後世思李裴趙者豈少哉不知眼睫中盡無其人否

人主肅如雷霆不惟小人畏其威君子脅焉如神龍蟄深淵聞雷霆奮則動矣人主明如日月不惟君子覩其輝小人懼焉如隱鼠行土中見日月光則死矣

隋文帝令饑民就食洛陽備老幼者輒引馬避見負擔者令左右扶藹然有君民一家之象宋藝祖以禮義待士大夫辱罵不及公卿鞭笞不行殿陛藹然有君臣一體之象誠可爲萬世法

秦高之惑二世以人君深居稱朕爲樂唐太宗英主宇文士及亦曰南衙群臣面折廷諍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有將順雖爲天子亦何聊而太宗不加譴何耶

唐太宗貶李勣于疊州謂太子曰我死後當用爲僕射親信之宋藝祖謂太宗曰我得張齊賢不欲官之他日可輔汝爲政夫見賢宜卽舉而留待後人手明示以留待不欲後嗣用私人之漸乎非任賢之道亦非貽謀之道

誅貶多者朝廷蕭而國之元氣傷皆扶繫者藏獲躍
而家之元氣亦傷宋太宗時有雍丘縣尉疏言官
闌事宰相請行黜削太宗曰朕曷嘗以言罪人眞
仁君之言陶淵明遣一力供家薪水曰此亦人子
可善覗之眞仁人之言
古謂帝王學與韋布不同而唐宣則云天子大須博
覽蓋博覽則治體嫺習可以裁決庶務若徒侈博
而已隋煬陳唐後主豈乏藻麗高貴會何裨於亡
玄德不取荆州本盛德事而曰從其言人必以我

爲薄是純在名譽起見矣唐太宗貞觀之治本後
世不及而曰覩微勸我行義既效是純在功效起
見矣功效起見故功雖成而道日衰至名譽起見
併功不能成耳
秦誓謂斷斷無技則宰相不必有才韋澳謂爵賞刑
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天下治矣焉用權
則宰相不可有權然採時相又須有相才又須收
相權何說曰不自用其才者相才也不自弄其權
者相權也

唐制諫官史官隨宰相入閣議事以防壅蔽之私宋
制臺諫官不得私相往來以杜雷同之漸此百代
可行美法
漢制郡國上計先報太史重史也宋制先親民一任
方許入省府重民也亦可爲百代法
相有不受靴鞭之陸贄而爲吏之累目者必警將有
袁帷衣衾之曹彬而裨卒之掠鹵者必戢
漢光武燒文書令反側子自安唐狄公對武后不願
知譖己者明君賢相所見略同

不誤國庸相亦誤國伴食之盧懷愼粥飯僧之李
愚模棱之蘇味道國家奚賴至三旨宰相之詒長
樂老人之那又不足言矣
柳公權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許衡曰人心如印
板板本不差摹千萬紙皆不差可爲格君訣亦可
爲修己訣
韓休之相也明皇謂吾貌雖瘦天下必肥用賢而至
貌瘦天下能肥乎何處順爲相多食萱作贊曰天
下樂兮憂乃忘宰相而求忘憂天下能樂乎

李吉甫拜相問人才于裴垍垍筆三十餘人授之數
日登用略盡司馬光爲相欲除諫官問程頤頤終
不爲言温公虛懷央不後吉甫伊川汲引之心亦
豈冷于垍乎必時有難深言者故君子夾袋可出
當效裴垍之公嫌疑易生寧守伊川之嘿

陽城爲諫官七年不言事而卒能裂延齡之麻鎮重
者養力學也任伯雨爲正言半歲上百八疏而不
能止章惇之惡淺躁者收實微也

孔子稱仲弓同列德行科而閔不仕季仲仕季不仕

師季也後世曾寧陶潛之流正閔子一派仕爲象
也後世狄仁傑之流正仲弓一派

宓子賤治邑鳴琴不下堂歐陽永叔典郡官開如傳
舍非經濟過人不能若才諝未贍處一邑一郡卽
手忙腳亂矣

范文正官廣德日抱獄具與太守爭是非呂正獻爲
倅五鼓起秉燭視案牘黎明出決獄歐陽文忠官
夷陵取架庫陳案觀之遇事不敢忽韓魏公鎮大
名牒訴甚劇無大小必親視之今人少負時名便
薄吏事爲不足理它日所就可卜已

武侯伯仲伊呂而自比管樂常見已之不足也見已
不足人樂爲用故能成功張濬好虛談無實用而
自比謝安裴度常見已之有餘也見已有餘人必
忌之故不能成功

陳湯斬郅支頭而魏相不錄其功郝靈荃得默啜首
而宋璟抑其賞俱以沮生事爲名然邊釁不可
開邊功亦豈可沒宰相妒忌之私非盛朝公平之
志

朱公撫越州毀淫祠千七百所移易風俗之化遠
富鄭公知青州活饑民五十萬餘保全生靈之功
大

得君專行政久君子以成其功小人以釀其禍林甫
相十九年而唐亂秦檜相十九年而宋亂皆專且
久致之它如魯肅公亮自嘉祐執政至熙寧中不
爲不久而相業無稱祗博老鳳池邊蹲不去之誚
亦靦面目哉

國家不可有權臣然不可無重臣重臣者風采足壓

衆聲望足厭遠宗社陰藉其維持而不覺如文潞公令逵使却立攺容李魏公金人每入使必問其安否所鎮定者多矣如薛仁貴免冑而突厥下馬羅拜郭子儀釋甲而回紇謝過受盟所補救者亦多矣

唐高宗欲立昭儀懼長孫無忌不從賜以寶器宋眞宗欲封禪懼王旦不從賜以美珠皆有頗忌心焉二臣受之事遂不可挽矣人謂成君惡者二臣也然不僅成君惡也唐玄宗每有過必問韓休知否

言諫疏已至宋仁宗嘗言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于朕朕每以衍不可告之無忌與旦能如韓杜金寶美珠之賜惡從至

宰相以登進爲恩澤僥倖之習日長僥倖長正士日淹言官以搏擊爲風稜訐訕之才日熾訐訕熾膺流日昌范仲淹嘗謂王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盛德獨少此耳曾曰恩欲歸已怨將誰歸若曾者其得相體乎程灝爲御史對上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賛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其名則不能若灝者其得諫體乎

陳寔弔張讓史稱其所全者多然非君子立身之道蕭望之攻石顯史稱其忠發于心然非君子保身之道

神龍善變大則須彌小則蟣蝝屈蠖亦善變葉青而青葉黃而黃君子善變留侯在韓爲忠佐在秦爲俠客在漢爲智臣徐邈當武帝時則通在涼州則介柺仲郢爲京兆則嚴明治河南則寬惠人之神龍也小人亦善變楊畏在熙寧則從熙寧在元祐

則從元祐在紹聖則從紹聖人之屈蠖也

有梅福之高市門卽首陽有盧藏用之僞終南卽墦間

處亂世莫妙明夷一卦陳仲弓周旋強璫而卒賴保全善類狄文惠委蛇牝朝而卒克恢復宗社善用易也

李沆對使焚詔宰相也何易于邑令亦能焚詔楊綰使京兆減騶從宰相也何易于邑令亦能使裴剌史導從不過三人可見邑令之權與相權等

呂氏之亂群臣皆爭而陳曲逆不爭卒之安漢者曲
逆武氏之亂群臣皆爭而狄梁公不爭卒之安唐
者梁公此皆胸有定畫姑委蛇出之使天下不吾
測始可萬全而不敗非大識力不能

漢博陸之威而魏相白其副封唐汾陽之功而裴諝
奏其殺羊宋荊國之灌而蘇軾彈其亂法此謂風
力此謂言人所不敢言

古豪傑料事度變鼎於觀火即時日亦預訂不爽漢
易岳指五日有吉語聞唐李泌言二年當無虜

王彥章對破賊期曰三日宋寇準對了此不過
五日岳飛示張浚八日可破賊後皆如其言此天
授奇智非淺識能嘗試偶中也

人孰不欲延其祚羊叔子祖墓有帝王氣鑿之則無
後詰竟鑿之可謂真忠人孰不護其子范文正作
碑至厲罵欲奪其子而不肯曲筆可謂至正人孰
不愛其身王荊國病喘需紫團參薛師政贈公數
兩不受可謂真廉

天下事有呼吸轉盼禍福安危係之非提智奇識不
能迫迎符應處之恰如如張乖崖當衆兵呼萬歲
非即下馬亦呼萬歲者三能免於禍乎如韓琦當
太后還宮片語非即厲聲命鸞儀司撤簾能不中
變乎此皆晷刻少延大事立去惟豪傑無後幾之
悔

好賢惡不肖人孰無此良心而在朝是非常多顛倒
不過戀官爵一念蔽之杲老禪師嘗問張天覺溫
公何如人曰大賢也杲老曰然則公何故論他曰
是後生時乘急要官做故如此噫此語道破古

今顛倒是非者之本心矣然官爵原有定數非可
急得郭祥正爲武岡令奏書乞天下大計專聽王
安石上以示荊公公極陳其人不可用竟罷楊愿
媚秦檜動作悉效之檜嘗當食而嚏失笑愿亦陽
爲噴飯笑檜厭之斥去夫此兩人舉動無非戀一
官爵而反取擯徙資千古笑柄士人立身可弗愼
哉

私利念易除忮忌念難除以李泌之賢猶不能容陸
贄以呂夷簡之賢猶借出使以陷富弼以蘇軾之

賢猶賺孔文仲以劾程頤兩賢相遜不投漆及操
戈殊不可解於是益知寇準短王旦旦益稱準忠
之不可及也
秦攻齊令有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殺不赦
金入洛令軍中毋驚司馬太師家元兵入建康求
汪立信家恤之則忠義人所共嘉也金兵入汴令
索蔡太師家羙姬孟珙出軍令糞溺秦太師塚則
奸邪人所共嫉也
申包胥泣血能使強秦出師而齊雲嘶揖不能得賀

蘭進明之救人心之姤壘堅于函關矣藺相如避
路能令廉頗肉袒而呂大防調停不能消元祐紹
聖之黨士類之戰鋒銛於武將矣
賁盛多陽喬之魚失勢有羅門之雀此自世情無足
深怪劉元城師事溫公平居往來甚昵及溫公登
政府未嘗通牋墨庶幾貞操歟丁柔立不附李贊
皇後贊皇敗最親幸用事者爭先下石獨柔立為
訟冤庶幾高行歟下此則种放蘇易簡為盧多遜
所器多遜得罪賓客皆散去獨种蘇徒步送之千

里而還庶幾厚道歟
死生亦大矣然月佗以微處士戴逵求死不得蕭衍
篡位范雲欲疾速愈預盛禮寧二年不救一吹名
一附勢皆自忘其七尺亦蔵矣
小人欲得志天下每每行一二善事以弋聲譽而後
奸邪之計獲售盧杞奏去宮豕除數州民害王欽
若片言蠲五代訖咸平民間逋賦一千餘萬釋繫
囚三千餘人童貫至吳見民苦花石即便宜作手
詔罷巳盡能綱運并諸局場務當時天下歌功頌

德以為仁人君子而小人遂乘焉以恣行其不肖
之心矣
高宗欲立武氏李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問外人玄
宗欲易太子李林甫曰此陛下家事非臣所宜預
小人逢君眞千古罪人後李泌諫廢太子德宗曰
此朕家事何預于卿泌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任
宰相一物失所罪歸于臣况可坐視太子冤橫而
不言識臣節矣
林甫捨宅君子不以為廉惡其以禱祀之術媚君也

似道捐田君子不以爲義惡其以聚斂之說誤國
也
人臣懷二心戮也一心爲國又一心爲身若家卽二
心矣古名臣未有以全軀保妻子爲念者韓琦常
言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豈可預憂其不濟遂輟不
爲富弼使遼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
家書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此兩公文臣知大義固
亡足異武帝爲霍去病治第去病曰匈奴未滅何
以家爲淮西以美人遺李光顏光顏曰戰士棄家

冒白刃何忍聲色自娛乎吳玠飾名姝遺岳飛飛
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嗚呼武士且盡忠
若此讀聖人書食朝廷祿而滿腔從身家起念觀
此可愧死已
鄴侯英識千古無兩然有陸贄之賢不能薦而薦竇
參董晉自代不失當乎至韓休之賢而薦林甫遂
貽天下十九年之禍知人維艱信哉故武侯薦費
禕以安蜀梁公薦張柬之以復唐自不可及
英雄當窮約時定有一種才料與世俗不類處却被
藏弗露惟具眼者識之如馬尚書亮之于呂許公
魯諫議致堯之於晏元獻呂許公之於文潞公夏
英公之於龐穎公皆預決爲相才如韓擒虎之於
李靖裴中立之於李光顏李太白之於郭子儀宗
澤之於岳飛皆預決爲將才卒無不驗故國家得
一知人之豪傑不患乏任事之豪傑
牝妖改唐韃醜代宋爲宇宙奇變君子當牝朝爲梁
公之仕可也以可移鼎歸唐也當元世爲陳咸存
兵臘陶潛書晉年山居川觀以畢世可也魯齋幼

爲輩賣躬而仕豈正乎或曰魯齋之功不可沒也
曰未嘗移鼎歸中國何功
禕魏公未嘗以膽許人吾謂膽生於識有識則有膽
澠池之會相如眞知秦可以氣奪鴻門之宴子房
眞知項可以計奪澶淵之役寇公眞知虜可以勢
奪都非使着膽橫撞將去
仁宗問置相于王素素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
可充選孝宗言仗義死節臣難得張栻曰當于犯
顏敢諫中求之夫宦妾不知姓名孤高之品也犯

類敢諫戇直之士也惟孤高之品可任大事而不
疑戇直之士可臨大節而不奪
爲人不可不愼眞宗宰呂蒙正第問卿子孰可用對
曰諸子皆不足用侄夷簡宰相才也後夷簡爲相
一時而貶范仲淹尹洙歐陽修諸賢甚至書詞曰
傳至吳欲陷富弼不顧國事之壞又甚至以柔而
易制者爲腹心以姦而可使者爲羽翼如孫元規
所言相業可知矣蒙正朝夕家庭豈不洞其心術
而退縮以誤國也

論事不求苟同不求苟異惟其是而止范仲淹
與韓琦平日同志而鄜延之議反覆相爭不以同
己而附和范純仁與蘇轍平日多異及轍上章獲
罪從容解之不以異己而擠排
晏元獻在館職不出燕集帝嘉之特授東宮官元獻
曰臣非不樂燕游以貧無具王文正見帝喜雨詩
誤寫一字欲進請改王欽若止之翼日帝怒問何
不奏來文正曰昨得詩未暇再閱有失奏陳二公
非特抑己以周旋同列也隱然有不驚寵辱不附

意旨之節是謂相度
人主所倚爲心膂者宰相然觀仁宗問置相王素對
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則宰相從
宦妾進者古來比比何怪乎章事業不多見乎人
主所藉爲耳目者諫官然觀秦檜以群臣爲恩龍
如淵曰相公盍擇人爲臺諫使盡擊去則諫官爲
爲宰相驅異己者古有之何怪佳奏議寥寥乎
人臣至於畏主未有不禍其身宣帝見博陸甘若
宣帝謂贊皇每顧使我毛髮灑淅斯時即辟留

以殺汜范伯舟尚愷不免而猶爵位是戀乎故汾
陽功高勢重至薄天子不爲之語聞于帝耳而帝
不疑其平日感乎之深不可及已
開闢來士流有二厄呂政盡坑儒生焚其書朱全忠
盡殺朝士投黃河曰一則在野之橫議激之一則
在廷之紛爭召之橫議洸潰如水故有土禍紛爭
熾烈如火故有水禍
魚朝恩觀軍容而宿將李光弼等且爲掣肘唐從此
無兵制矣梁師成任翰墨而大臣王黼且以父事

宋從此無士氣矣

南北部之門戶分而漢衰南北司之水火分而唐亂黨爭禍人國如此

晉桓冲之智猶嘆謝安不嫻將略可見豪傑遇豪傑未必相知宋蘇軾之賢猶嫉程頤不近人情可見君子遇君子未必相容

有陽必有陰有君子必有小人小人與君子對言若陰陽不用無其人定亦有才有力或依稀君子所爲而闖入堂奧或識破君子所爲而別開局面柔

見之皆亦以爲君子自君子視之始別其爲小人耳

曹孟德一夕屢更臥所李林甫一夕屢移床爲小人者勞極矣韓侂胄戮首玉津園賈似道殺身木綿庵爲小人者苦極矣

小人性陰每每骨柔而尸廿物亦有類之者猾無骨虎悮吞之虎虎腹中自內嚙虎而虎死鼯鼠尸廿食牛至骨牛不以爲疾飲及心而牛死小人敗國亦然

山海經載崑崙有蜂名欽原大如鴛鴦蠚鳥獸則死蠚木則枯小人剛惡者似之水經注載瀘水惡氣中有物名鬼彈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小人柔惡者似之避欽原猶易避鬼彈最難

人不可附小人亦不可爲小人所附蔡京初附蔡襄爲兄弟襄孫佃廷試居首京以族嫌降爲第二其後洛陽生蔡嶷尊京爲叔倡言紹述遂擢第一一則可爲小人所附者之戒一則可爲附小人者之

戒

叔孫通事秦二世爲博士秦亡事項梁又事懷王復降漢此亦五代之馮道也乃爲綿蕞習禮人而不仁而禮何

宋亡而有文文山先生是天以青松貞操點綴成寒之色以成其終明興而有方遜志先生是天以孤梅鐵幹開導陽春之氣以成其始不可謂爲虛生

宸近有阿柄欲翦廷無闒士不可得京輦通球璆欲邊亭無僨帥不可得李賛皇素者風裁贈楊欽義

珍玩歎羨因得相位宅可推巳杜征西雅負氣節
在鎮日餉遺洛中權貴曰不求爲利但以免害宅
可推巳
天下大事未有不資人之力而成樂毅于王蠋令軍
中三十里毋入自徒步往見之韓信于廣武君致
上坐而拜之余矜于冉進兄弟上客待之得其從
合州策郎密開于朝請官之此等虛懷熱腸負奇
之士安得不奮躍爲用乎
自預知不勃有異謂張九齡預知祿山有反骨

韋預知元昊必爲邊患皆以神情覘之非僅相
其體貌也
寇萊公十九歲成進士不增年曰吾初進取可欺君
乎晏元獻童子時張文節薦于朝見御試題曰臣
十日前巳作此賦乞別命題二公貞亮之節少年
業持之定近世易庚見舉夙構求售習爲故常閱
二公事亦宜少愧
人臣不可以家事視國事却亦不可視國事爲家事
程頤謂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 國朝

魏公駿不喜門人擁戴曰集將朝廷事爲一巳事
安得善終執朝柄者可鑒
國家置三公如鼎有足一足不任則美實覆張洎與
寇準同相政事一决于準而洎惟甘言善柔而巳
至童貫附蔡京時人目京曰公相貫曰媼相廉恥
掃地矣鼎席亦何榮之有
狄武襄貴顯猶存面涅報國之心不以成功替岳武
穆下獄猶示背涅報國之心不以臨難忘
人當寬文法省議論若一切繩以文法摘以議論

詎無過舉乎郭子儀之略且以軍無統制上下解
體蒙訾种世衡之賢且以不法事按驗有狀獲罪
誰無偶誤乎武侯用兵如神且有街亭之敗李魏
公料敵無遺算且有太原之潰取其大不苛其細
賞其眞不詠其偶而後可盡人之用以成天下之
功
嘗閱金統殘唐記黃巢以應進士不第遂爲叛賊流
毒天下此其生而暴戾固無足道及覽元昊傳華
州張吳兩生倜儻有縱橫才俱困場屋薄游不得

志韓范巡邊見之躊躇未用竟走西夏夏人立國規模入寇方略皆二人教之又儂智高傳因發三解不得志起兵兩廣又武穆傳兀朮屢敗欲棄汴去一書生扣馬曰太子毋走少保且退矣自古未有權臣在內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嗟嗟何物書生忠蔣若是然其言自破的度非常人儂亦憤科場不收爲此倒行逆施乎故掄士者定當另開一格以蒐絕異之材斤斤拘文字之局所漏吞舟必多若韓范知兩士志在掃淸四海而不能即舉令飛去別家又不可解矣

武有足爲文助者張顚見公孫大娘舞劍而書法大進是也文有足爲武助者崔伯延每戰令僧超用笳吹壯士歌項羽吟然後策馬入陣所向無不捷是也

唐太宗初定天下即聚書二十餘萬卷于弘文殿令學士宿直講論宋太祖即位盡令武臣讀書知治道此欲化武爲文也唐太宗引諸衛將卒習射顯德殿宋太宗宴群臣遂習射水心殿此又不因文廢武也咸得馭世之術

漢明帝問核中而百官莫知是滿朝無博雅士也苻堅命群臣賦詩而姜平子丁下無屈是群僚有不識字人也至宋翰林林攄臚唱渠英不識甄盎字何敬容署名大作荷小爲文貽羞益甚而侯思止不識字以獬廌不學能觸邪爲解尤堪入笑林矣夫子產之識實沈臺駘董仲舒之識重常劉向之識貳負東方朔之識乾德世豈盡乏其人當事者羅之侍從備顧問不可謂無益也

以李林甫之奸而用註疏于貢舉以王介甫之僻而頒新說于學宮自謂相權可強人必從不知壞亂經術徒增一重罪案

蘇子瞻以荀文若比張子房已若龍之於豬矣游酢以秦檜方荀文若不幾射之於蝶乎擬議失倫至此洵知人難也

蠛蠓就苦醯蚋嗜酸非有意于廉其性使之鶺鴒甘帶蜣蜋抱丸非有意于汚亦其性使之違其性各不樂矣烏不黔而黑鵠不浴而白非有意爲黑白

其天定之鵠不引而長鳧不縮而短非有意為長
短亦其天定之易其天各不能矣官人者因人而
用之各之節取之器使之則無不得其所以成宇
宙之大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易事如倉公藥囊自參苓以至溲渤無不可用以活
人難說如火焰之上縱大末蟲無處不緣亦不能
緣於此

詩賦不足得道德士固也幷不能得詩賦士唐以詩
取士李白杜甫不能成進士則所遺詩賦士必

多而道德又可知文藝不足得行誼士固也幷不
能得文藝士　國朝以文藝取士謝榛徐渭不能
預科目則所遺文藝士必多而行誼又可知

頭之有髓衆髮之累然第宜漸理以勁櫛一旦盡刮
之髓盡而頭亦不堪熾之有痰百病從生然第宜
徐消以和劑用藥猛攻之痰去而身與俱斃夫閹
之麗於君非若髓附於頭痰匿於臟乎陳竇欲盡
去之雖挾太后之權不能濟及不濟而後何進招
董卓兵入常侍無遺類漢祚亦以亡訓注欲盡去
之雖藉文宗之信不能勝及不勝而後崔胤招全
忠兵入近侍既駢首唐社亦以屋可為永鑒

古暴主莫過呂政而茅焦能以直言發之古嫚主莫
過武曌而梁仁傑能以婉言感之古猜主莫過德
宗而李泌每諫能有以入之無他誠之至耳至誠
不動者未有不能動必誠未至

馬融喜讀書而有誦詩之婢蕭穎士善屬文而有愛
才之奴司馬君實尚清節而有不愛錢之園丁陳
寫家義而有不私食之衆犬

虜每問龜山先生安在可見道德眞者且取重外
夷雞林爭鬻居易詩詞可見文章高者亦艷傳絕
域

嚴光與光武有舊強以相助為理而不就王顥與唐
太宗有舊自請朝貴夕死可矣人之相去如九牛
毛益信

公孫弘相見鄙于故人呂坦夫相見識于總髻交鄙
弘以脫粟布被私忿也識坦夫以廢后公議也未
聞公孫怒故人而呂幷其子逐之去弘遠矣

桓溫欲害謝安安從容就席以鎮定銷也魚朝恩欲
害郭子儀子儀屛從赴召以朴誠感也
阮嗣宗之放達而未嘗雌黃人物司馬德操之情鑒
而以人物問者不辨高下輒言佳王導之勲貴而
坐客廿餘人逐一稱讃韓魏公之剛正而不太分
别君子小人不特全身亦以養德
兵陰事未可陽行之法曰形人而我無形言密也裴
晉國雪夜平淮蔡乘敵不及知耳狄武襄上元張
大設宴夜至漏下二鼓稱疾如內而已奪崑崙
[illegible]戲下不及知矣劉曄對魏文帝曰伐蜀事
臣夢中猶恐洩之則并親密不及知矣此之謂淵
略
服敵以威以信威從信立信繇威行不可相無郭子
儀脫兜鍪見吐蕃以威行其信种世衡冒雪詣奴
訛帳以信示其威
兵法莫妙于可使由不可使知韓信謂將校曰此在
兵法諸君不知耳裴行儉謂士卒曰第如我節制
毋問我所以也大將每每類此

天下事未有不相和成相忌敗長官稱兩贊府道晴
且不能治一邑用兵尤甚貴察其幾而善調之調
之不得則分用之分用之不得則權其勢而專用
之如魏延楊儀有郤武侯兩用焉令各盡其力上
也曲端王庶有郤魏公殺端而用庶次也若賀蘭
進明許叔冀有郤房相國並拜為將使自相齮齕
及南霽雲請援進明懼叔冀襲已不出師遂陷睢
陽貽禍于國大矣
子賤可以一琴對之是應變真方略由求富強
[illegible]以一瑟消之是幹世真經濟有形之制禦不若
無形之妙有心之匡扶不若無心之神雅歌投壺
而安邊其深于安邊乎圍碁賭墅而破敵其徵于
破敵乎飲博歌謔而退虜其奇于退虜乎
應猝之略非敏不定非預不決張遼屯長社行伍有
反者夜驚火起一軍皆亂遼謂左右勿動是不一
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亂動人耳乃令軍中不
反者皆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得首謀者
殺之須臾皆安此敏而鎮之以定者韓琦為相內

侍任守忠交構兩營司馬光呂誨奏之琦一日出空頭勅一道樞密使趙槩不肯簽歐陽修曰第書之韓公必有說既而帝可光誨奏琦恐中變立至政事堂召守忠竄蘄州取空頭勅填與之此預而行之以決者

謀略果備則兼齊賢之東蜀可破遼不必兵騎之衆也訓練果精則賀齊之白棓可擊山越不必器械之利也

卒在能聚遠降卒在能散二者兵家最難虞允

文至采石王權軍已潰金方引軍渡江允文僞于衆曰金帛告命俱在此以待有功於是諸卒三五星散者皆集請死戰大敗敵此得散者聚之之法

爾朱榮以七千人破魏葛榮兵百萬降者甚衆慮有他變乃下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降衆大悅四散至百里外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此得聚者散之之法

國必有親信之將將亦必有親信之兵方能成功樂羊子謗書盈篋文侯不疑有親信之將也岳侯選軍中勇健者另爲籍名曰背嵬所出立破有親信之兵也韓魏公請諸總管置親兵百五十人鈐轄以下數各有差月加給錢二百主將臨弃斬之得兵法矣

桓冲遣精兵三千入衛謝安不受曰朝廷處分已定可自留防守則濰水之役其握算者素非倖勝也寇準當虜騎薄城斬獲大半欲大擊之曰如此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戎且生心則澶淵之役其制者深非常識也

號令欲明謀畫欲闊李光弼令諸將望旗而戰颭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如此可稱號令明明則士卒有所據田單僞拜小李爲神師每食必祭飛鳥翔舞而下凡事皆言神師所授如此可言謀畫闊闊則敵人不能測

武將知大義不獨郭令公岳侯也高崇文入成都得二殊色監軍請獻于朝崇文曰天子命討凶豎當撫百姓爲先納婦求媚豈天子意乃以配將吏無妻者視岳侯却名姝更高一籌矣狄青年廣南賊

尸有金龍衣者衆謂儂智高已死青曰安知非詐
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邀賞此亦有令公誠
朴不欺風矣後世納賄飾功者皆二公罪人
郭遠治兵延安擇諸軍習金鼓屯營者六十四人使
人教一隊頃刻而成得分隸之法也李綱當金兵
渡河治戰守具不數日而畢得分繕之法也
選將首重膂力然韓淮陰力不縛雞將稱之轅門乎
次重技藝然狂征西射不穿札將壓之戲下乎裴
晉公曰勇而知大義必能立功庶近之然英雄無

之五　二十九

定之局未可尋常測至李勣選將先相奇龐福
艾者不足訓矣
溫公言養兵之道貴精不貴多非但謂精而不多猶
勝多而不精也將能用多者實難高帝雄略淮陰
止許將十萬鶩賈謂子玉不能過三百乘爾朱榮
謂兆統不過三千蓋兵愈多愈難訓練愈難攝束
才智不足勝之勢必憍寵貪悍無事糜餉見敵反
走不精之弊每從多生然臨陳又未易言李晟受
甲不多而請減王翃四十萬而請益在相敵勢何

如總之養兵欲分行兵欲合精與多乃兩收其用
大將有氣欲奪人者狄青披髮出入而賊皆披靡韓
世忠瞋目一呼而衆皆辟易是也有望足懾人者
仁貴免胄而突厥失色子儀釋甲而回紇羅拜是
也有計足驚人者尹繼倫潛躡徐河而休哥嘗食
失箸岳飛斫馬郾城而兀朮慟哭夜遁是也
兵家最險之事莫如用伏用間然伏須得地利間須
得人心劉琦稱塘之役韓世忠金山之役真知其
可以收士藏馬收奇捷而人不知耳种世衡一

之五　三十

矛殺野利剛浪而去天都弄黠昊於掌股亦惟
得村僧番將之心甘受搒掠備極痛楚不辭所以
成功
至難束者戎兵然有術制之亦可不訌如龐籍招討
延州法令嚴明使十萬戎兵散處城中不敢犯法
如馬燧當回紇歸國抄掠無忌乃先遣賂其渠帥
約無暴掠帥遺之旗令有犯者自戮之燧取死囚
爲左右小違令立斬回紇相顧拱手遵約此等方
略夷狄且就駕馭又何兵不可整乎

用兵貴在可分可合能分能合合而似分分而實合
吳三分其卒撓楚而楚遂疲奔命合而不能分之
過也元吳併兵一路以入寇而宋諸路兵勢隔遠
不相救援分而不能合之過也

古將權重今將權輕古旁掣少今旁掣多即有孫武
能戮美人乎即有穰侯能誅莊賈乎椎牛享士如
李牧司農不以糜餉奏乎屢斬罪囚如馬燧司寇
不以擅殺議乎皇甫嵩不被陳倉必不免逗留之
[illegible]包中庵致書西夏必不免通夷之辟也今之

之五　三十一

[illegible]功難矣

兵未有不訓練而可用未有不親附而可爲之用唐
以臨時召募再失河朔宋以卒非素撫大敗好水
古人貴節制之師戒臨敵易將以此

以夷攻夷中國之利然唐初借突厥取隋世受虜患
後肅宗用回紇擊祿山而所過陸掠且入寇不已
宋初用唃廝囉制西夏差得其力迄不能成功及
徽宗約女直滅契丹契丹亡而宋南徙理宗約蒙
古滅金金亡而宋不臘矣亦後世殷鑒也

咨怪祿山一垂腹胡奴耳以唐方盛用郭李二良將
郭侯華閒世人豪爲之謀主乃不能縛致轅門懸
首藁街謝天下僅賴天厭其惡畢命于慶緒之手
乎然數君子恢復之功猶偉也至嵬理小兒妄作
驍黠淫號銀西抑何難剪滅而宋仁宗之明韓范
諸儒之經濟竟不免一敗延州再敗好水三敗清
澗呂穆公空有一戰不如一戰之慨直至昊惡自
稔滅鼻齊令與祿山同轍所謂人不能討而天討
[illegible]安危嗚呼後之英雄豈無易言天下

之五　三十二

[illegible]哉

將有爲敵所忌而匿之以辯其志者白起令軍中言
武安君者斬呂蒙僞稱病篤還建業是也有爲敵
所畏而暴之以奪其氣者薛仁貴以白衣自表岳
飛以紅羅爲幟李晟臨陣必錦裘繡帽韓世忠出
戰必錦衣騘馬是也

搏而處下厲夢也子犯詭爲得天卒勝楚麾折檣沈
凶兆也劉裕歡笑進兵卒破盧循且直往亡惡辰
也李愬揮戈不避卒平淮蔡故精于料敵者妖兵

不足沮災異不足懼

史弘肇謂安定國家在長鎗大劍安用毛錐此眞麤人聲吻孫吳一書文章自足千古古大將惇詩說禮後如賈復幼習尚書杜杲曉通理學曹景宗作病競詩余玠爲白鹿洞書生王褒驚曰儒者乃有此人趙葵從李璠爲有用之學狄青從韓范受左氏岳飛好讀春秋何嘗廢毛錐且安定國家須讀書知大義長鎗大劍寧足恃焉

用有文字忠人稱其忠而狄梁公相薦賢不力謂排去孟在公門謂非忠乎霍去病將不肯預招士人稱其賢而余玠將築招賢館于府左右供張一如將帥得嘉謀密上之朝廷謂非賢乎

兵家以陳濤之敗失于用車遂諱言車戰非也馬隆彷八陣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爲營地狹則施木屋于車上且戰且前一則也魏勝作如意車及砲車掛搭如城壘二人推之可蔽五十人一則也李光弼撤民屋爲擂石車二百人挽之所及輒殺數十人一則也車法何嘗不可行房琯正坐不能用車堙火攻之術耳

唐元稹均田圖倣古井田畫畝分民之意宋林勳本政書倣古井田寓兵于農之意師其意而善用之誠致治良法然三丁選一以習射非李抱眞不能成澤潞之功三分抽一爲公田賈似道遂以滋浙西諸路之擾矣未可易議也

井田之不可復也猶之裂幅濡人各售焉而難以再合也封建之不可復也猶之集腋成裘王者御之難以更分也

之興未有不繇于得民其敗也未有不始于用兵故魏絳行師以息民爲本劉晏理財亦以養民爲先王昭素言治世莫若愛民岳鵬舉每憂東南民竭識其要也後世但知强兵不知存民於是以兵妨民而停襄邑之杼廢汝陽之耕矣以兵取民而責二月之絲糶五月之穀矣甚至兵不足而抽民以益兵又甚至民已飯而假兵以屠民國有不亡者乎

海內之財在帑可散于民在民可歸于帑惟兩大孔

爲財蠹其一塞上金繒輸流委蔡出而不可復返也其一市上珍玩鬭白銷黃毀而不可復存也許國者勢不能挾詐公言之術取掌中藥須臾成金勢不能借婆陀之井令沙石盡成金祗宜節將緣卒省金帛數百萬以實中國之諸崇僕撰淼禁描鍍箔酒種種物以完天地之賚在帑在民都不必言

唐太宗令五品以上官直宿殿廷不時召見訪百姓疾民者法宋太祖凡歲終用度所餘皆

之五　三十五

以爲軍旅饑饉備可爲節用者法

昔有讖兩不入城者曰雨亦避税有讖樺油令薪無入城者曰請弃禁明月夫賦斂之重至雨爲之避月不得明雞爲該諸亦可哀已

秦封松爲五大夫漢封布爲將軍名位被草木矣陳封石爲三品榮級逮環瑰矣唐封猿爲供奉烏喙爲龍驤將軍冠茀及芻畜矣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人且不可假況異類乎

范魯公書大暑去酷吏而祓廟土木短鬼曰酷吏何止如大暑公他日當深究此弊鬼之惡酷如此劉伯龍歷位九卿貧窶尤甚嘗在家營什一之利一鬼在傍撫掌大笑鬼之鄙貪如此

攻王莽敗有黃金六十萬斤梁孝王死有金四十萬斤劉澤一諸侯賜田生金動計二百斤當時大內所藏尤可類推今何如也東坡所謂寶貨神變復歸山澤特戲論耳

宋太祖時大辟多得貸死惟贓吏棄市未嘗貰貸益冠而刦者其害甚于盜而渦橐自娛又人情所便非

之五　三十六

無以止墨而活小民用意良遠

蔡京撰姦黨碑而安民不肯鐫字則宰相不及一石工矣莊宗欲殺中牟令群臣莫敢言而敬新磨以微詞解之則朝貴不及一伶工矣武后欲廢太子舉朝不能諫而安金藏引佩刀自剖其胸以明皇嗣不反則儒紳不及一太常工矣

祿山之亂群臣多從之而舞象弩目不動一象不優於朝列乎朱溫之篡重臣亦甘事僻而孫供奉向之跳躍不置一振不實于宰執乎

傳論記擊子噲缺諸人之去非徒傷衆事也聲音之
道感人最速況躬操其器乎後世高漸離之俠骨
敬新磨之忠諫安金藏之直節吹笛之爻知東巡
不返李玉之伶能以死免名將于甿流光史策而
南唐初下置酒作樂群臣從者如雲獨樂人執器
大慟詔盡殺聚壷之名樂官山見曹景建詩序蓋
烈矣誰謂三代下無師摯輩也

程嬰匿趙氏之孤家臣爲其主也王成匿李固之子
明孫匿賓武之孫輔則門人爲師矣朱震匿陳
逸之逸則爲其友矣至負李元之孤親自哺乳則
又出于奴矣袍郭薇之兒求脫火援人則又出於
婢矣數千年義烈之事纍屬不絶各能成其事意
天亦有以陰被之乎秋靈慶殺師袁桀之孤以徼
厚賞未幾殞于猘犬之噬視程嬰諸人孰利孰害
哉

君子之自愛也有時舍生其愛人也亦有時欲其舍
生南霽雲見執未死張睢陽大呼男兒以激其死
此愛霽雲也至矣文文山見執未死王鼎翁作生

祭文以急其死此愛文山也至矣

[illegible]悱集卷之六

臨川吳之甲元秉甫著　男奇杰編

五世孫重康重刻

序

壬子蘇松武舉錄序

直指劳公奉　璽書按行東吳四郡文武將吏仰承磨厲之風者再恭於此矣屬當壬子冬諸郡國宜遴選武士以晋大司馬直指公乃偕治兵廉訪使臧公建牙樹纛蒞長州之苑合四郡猷徙良家子材官如于人初試之騎射而騁銀叱撥佶僳駛蹤則收之次

弋之鶚射而挾金僕姑弭弦彀中則收之又試之論兵試之策事而能吮墨盾鼻談發鈐將畧則收之三試三善者遵故額得五十人錄其名居并文辭以告成事而命下執事颺言簡端用庶諸士某樸遬文質無所底其何能庶士惟是疇昔慨然有槪於中者今日請與諸士商之自昔言武事者以為盛於北而衰於南而今之東吳四郡尤所謂脆弱不振者也世胄子弟飽縣官白粲捨犂鞶而謬為輕裘緩帶之風大抵皆傭下材耳闒左豪俠少年指顧祁連在掌握中而其力實不能挽一石弓養名駒騕蹀金鞍招搖於大堤自愉快豈眞有封侯志哉今日所登舃定非若而人卽非若而人而所謂三試三善者余更欲進而問也諸士謂善騎執轡如組矣若夫戰陳之内往來如風霜蹄人立從戟林劒樹騰躍而過此何等時哉迴視今日馳驟康莊而莫敢佗其後塵猶之筵席上栩栩自適耳則今之善騎政虞其不善騎也諸士謂善射可懸蝨而貫其心矣夫兩敵相交非若木偶人坐而待射也援敵出房將失之百步之外而捷於儇

猱者已瞰吾隙而乘之且今日惟榮辱得失心而異日有生死心榮辱得失能追之使精而生死一念反撓之使不得精孰難孰易判於黃壚碧落則今之善射政虞其不善射也至若楮上陳說與所稱土羹塵飰豈能就尺幅數言而收淮陰登壇之效哉然而祖宗取士不出此三法者葢鼓鞞磬聲之思亦窮而無所寄矣欲使之對壘而角是自為楚漢而學醫人費也仰射飛為下逐狡兎其於習射近之矣然可為一時之戲聊佐軒渠而非所以為今甲也　國家用

人不以言而求人不得不以言卽今之斯皇棫樸僃
討吏而集　闕下者無之非危言也而豈獨介士頟
此三試之法亦　國家所謂姑收之而姑試之諸士
毋以倖得自幸也旅而升之司馬不售則伍者歸於
伍農者歸於農猶然咸陽布衣耳升之司馬售矣虎
符龜紐朱紱方來而封疆之寄亦日以重幕府功皐
之簿無歲不上　天子坐明光而時按行之不戄然
懼哉賴　主上明聖海寓晏衎無事得以美田宅投
壺雅歌托於承平之類教序有小效而罰所謂戰栐

劍樹出生而入死者爾介士職也今之三試三善者
果善乎其有所用之否乎夫爾勾吳三代以上董董
文身斷髮與蛟螭爲游屆至一日從荊南來教之乘
車教之射御遂號勍國爲天下最又有孫子者練蛾
貫躅綠之姝赴湯蹈火惟所指撝安見吳兵之不可
教吳人之不可將彼謂東吳四郡盡脆弱不振固亦
規磨之論也例今直指公體　皇上拊髀至意頓綱
羅賢不遺管蒯尤諸士距躍三百曲踊三千時矣而
甘於脆弱不振若局促轅駒竊爲諸士恧之諸士尚

蚤自圖苟異日獲　天子爪牙之任擁麾幢佩斗大
印從事燕秦三晉之間得當虜一隊則以東南便利
之習而調伏其西北之獷氣使其如虎如羊者馴而
爲紀渻之木雞或　當宁塵南顧憂俾之鳴笳披繡
爲扮榆保障則以西北勇悍之氣而振其東南朒脁
之骨使其如駑馬如褻衛者奮而爲昆陽之虎豹無
所不使亦無所不稱是之謂將材是之謂大將材而
今日之務爲善騎善射善壽畫者實收爲中原一臂
之用愼毋托處後之辭怯先登之羽使天下武士目

攝勾吳謂君屬但工毛錐小技無足建矢石旂常之
烈也不佞昨以一經謬筆文衡幸藉手主者以無落
事猶記主者之黜都人士也以壬子之屬爲水因借
水爲喻嗚呼天下之至文而至武者孰有如水哉輕
颺拂之流霞映之倏成素練倏成綷縩見者爭以爲
文而滴弱而善下忽遇風號石觸轟若雷而勢若
奔馬摧山撼岳浴日吞天不可復遏諸士長於海壖
其知之已審必有激志濯慮應壬子水運仰副直指
公隆指無疾鄙言之吺吺矣

甲子浙江武舉錄序

昔維昭謨言防亂在用武勘理在用文若手足之遞使舟車之更載也蓋兩事端然分途矣某也鄙以文起家代匱衡文于浙惟是挾爵管對松肪取寒措幅尺咀之嘿之若蟬蚋派望日向側理槩隃中作活會直指臺李公文蘇既撤將有事於武按故實郎某從諸大夫後叅薦其役焉退而覽十載不過呼乎于時歲爲閼逢困敦日在龍尾已請武甫夕之期循拈公乃御拭霜裾進大夫諸來附空派系良家子弟

試之飛蹄蹀韅再試之引彄挈札中雋者旂甀䟴鼓逢逢揞名而鎖之闈比撼筆戰若遊文士然已而申厲制令非馬步多奇中不得輒眞高等又若有意昂武不欲文掩然某伏而思之因悟　國家於文武之際互藏其宅遑遑類此也夫語有之文與武左右也古者學宮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未嘗分習也諸侯歲貢士天子試之射宮中多者與於祭未嘗分選也　國朝學舍皆設射圃武臣胄子先綴泮宮豈分文武爲兩哉洎後文武分試與行古意寖夫矣雖然

昔之病在文武不分今之病翻在文武不分何也隨陸無武絳灌無文猶然文成其文武成其武各足共縣官之用至今益可怪矣逢掖子厭章句動喜說劒談兵而韎韐之流反鉏鍛繡苦大弨桂壁以媿青對白自命有韻是文詭於武武復詭於文一異也不寧是也國容不軍軍容不國從昔辨之邇年古戰疾力龍尾道攤成一片壘形而塞上文犀六騎者反怯如黽未風鶴業奉頭走是文化爲武武復化爲文又一異也不寧是也文象陽武象陰不可易已塲來舒袞

彥命神機鬼藏不啻九地九天而大帥甞遲及牒露情素令敵窺而角我是文轉象陰武轉象陽又一異也夫文有武象肺腸已足亂世議論已足殺天下猶未立見也若武有文象體將爲骨寨趾將爲跬蹶營濮陽之雀不足戰而羅江之狗不足守如之何不貽國家債覆之禍也哉且亦不寧是也　今天子文武聖神宜不難追　祖宗山鐔海鍔之盛而頃念外廷不可恃內操起矣高鋒雲彗于　禁近礟車霆砰于鑾帷禮所謂太白不入廟門詎應如是乃京營組練

天子親軍也顧任其儻儻為如唐子之不可求驕子
之不可訓則丈夫象武武及象夫之病不但在邊而
在朝不但在朝而在　宮掖異之異矣嗚呼隸寔不
力以為　君憂誰執咎也每周覽爾浙地貌兩高對
矗如文武狀以故文之餘氣卒為武常稱勍天下矧
今諸士𭃵肩辟立又大中丞王公八門六花以肄之
而直指公端胥旦力三齊同事以綱之者何至以武
不成武為諸士庚然而政足庚也夫爾諸士程功市
能自謂養由識捷孫武倚精者不過花法耳窾談耳

此如拍張捽㧚僅給人耳目設也璧門而遣瀬碼而
誓出鹿塞指龍堆郤月開營侵星聽角能作刑天銜
戚之舞集事乎又設也聫敵在郊城壓黑雲羽摘赤
日戰鼙喧叉戟戟交綴鬭而觿錐不亦晚乎故曰政
足庚也聞之鷦鷯之酒鳥豕之脯貸笞之膏冶葛之
乳初噉之若芥再噉之若黍復噉之若丸又噉之若
脯矣諺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故蘧弩可
以漸引也巨鼎可以漸舉也水火可以漸狎也虎犀
可以漸侶也且爾諸士應鷹揚之選行為熊羆之臣

矣抑知鷹與熊羆之說耶月令載季夏鷹乃學習陰
氣甫動遂刷羽振翮修搏擊具其豫如此陸左丞記
熊羆至春臕癢即登高自墜謂之撲臕其不自逸又
如此諸士今日非鷹之夏而熊羆之春乎毋沾沾曰
花法窾談便可梯榮戎幕浸假填環輸輂貫便可悼
斗大腰懸䝉五鼎宕棨娥愉快也　國家東與西訌
大梗殺流蒐羅若輩國將一面寄之度無爐可逃而
鍔可避且孰無血性　國恥未雪又雄子䰟動叔夫
髮立時矣諸士籠讀宾援有年止齊步伍擊刺攻圍

何事不有實用從實用處效鷹之習熊羆之撲而後
漸有所恃以養其䝉劣佶傈之氣可以綰兜甲而佩
虎乙視胡若芥剪獍若拾斬妖腰亂領若掃如此庶
幾武成其武武成其武焉用倚劍脊磨盾鼻後嶶病
之豪詠艷斂悦之浮聲為哉天地脉圖謂氣趨東南
文章太盛是天地一病夫文病太盛當昇武以藥之
安知　聖天子無不測之舉大用爾諸士爾諸士祇
憂武不成武勿憂武成仍若曩時捩眼不敢覷石濁
生口不得語為文墨所困矣郛汾陽以武士任天下

安危岳忠武起行伍盡大臣之節雖醇儒遜烈焉又
烏見武之不與文合也諸士勗哉使今日斯典與李
供奉宗留守並稱知人之奇兩浙山川其益增勝事
也夫

均役全書序　代

中丞徐公之撫吳也首恫民苦役謀蘇之執直指房
公手俛首而喟曰甚矣僊子不見負重而趨者乎匍
羣策力邪許遞呼卻千里道不告罷淩假舍拳勇之
士令一蹶躃侏儒跨[illegible][illegible]旅[illegible]而不十步躓矣況假

舍壯齒之群令一兒嫗黃辯[illegible][illegible]跛踏而進不一步
躓矣吳苦役非苦役苦役不均也於是下教守若令
各疏部中田如干應役者如干以一易二易三易衡
田以上下中衡役而田與田均役與役均令受田單
厚者服重役差厚者服輕役簡寡者役終歲不及焉
而田與役均役與田均先是富兒匿智輒分裂枝戶
以自蓋其黠頑其附炎之冴復寬緩遷有力家竟世
不受征繕公悉命窮搜根窟而桿民與孱民均論民
與愿民均撏拔者縷弁者佩璫玫者砥以爵而復其

家勿令疲曳于踐更之場而君子與野人不均而均
君子與君子不均而均事竣公舍然喜曰吳民今無
復不均之慊矣勅所司伐洞庭石紀其績且召剞人
鏤之棗以志不朽余行部至吳適典事會攬轡之餘
輒見原隰之民轂銜而慶閈閭之民倚市而歌若枯
旱既久毛澤都盡而涔雲膏雨滂然需決也不覺聞
而擊席曰美哉公之舉也識治體也夫民治之道莫
善均莫病不均賦役尤甚神禹不愛股瘃脛毛取九
州白壤黑墳青黎赤埴一一甚列而條分之無他欲

其均也周制小司徒稽其人民以役公旬某者家三
人某者家六人某者役一日某者役二日纖瑣詳悉
不少置無他欲其均也其後役法漸壞始有天漢七
科之制元鳳三更之議大中差簿之設元祐雇免之
爭漆漆焉嚾嚾焉以求均而天下之役滋不得均善
乎徐氏中論曰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
民數者庶事所由也三吳故雄繁浩穰一大都會豈
惠民數銷落不足應熊旗鼙鼓之令哉無奈支離攘
臂之術役而減年從役之意微耳公衆仕江南熟知

情形而獨掇鍵鑰是以持之定行之堅排舉國嘵剢
之口犯豪右側目之情卒能成其功于不可傾然後
知公之難及也蘇文忠言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
爲福非也彼富人者信于人素深而服于人素厚所
爲而莫能害之所欲而莫能非之公此舉非哀仁博
義素厭服人心抑詎能奪其久相狎之俗以鎮讋其
還墦覬望之端歟余反覆深惟公之均役不獨均一
役也寔令著明幸民不復生心而拱手受事則均在
法度有司按田以造編即欲旁貸亡所施則均在政

事力役有籍無敢慫期買兵而于囑以修貢則均在
灌輸大東北山之咏不作而民用番休輯睦則均在
風俗公之造吳遠矣昔人以治天下爲均天下大塊
之块圠也命曰洪均冢宰之職于百官無不統而于
于均四海均之道其大如此今天下冀不均者堇堇
吳役哉異日者公入秉均以均吳者均四海又奚憂
豐功偉伐不與洪均並垂乎余承匱覩𨓏竊慮民竄
肥臞之不均爲之清稽海蕩以均其利矣又東飛輓
輊軒之不均爲之趣覆白粲以均其運矣雖罄竭尺
寸之愚不過如汲微灑塵斯是一隅雖坼及讀公均
役書愈服公之才識神鬼足運一世于均陶之上也
敢發明均之說爲公序

律例彙辨引

諺有之讀書不讀律致君澤民終無術我輩解却半
頭削玉條金科亦案聞決不容廢之牘矣 國朝功
令更欲人曉律意意固隱寄文外者倒翻俗吏窠臼
闖取 昭代徵旨益浪言易哉余釋褐即購刑曹律
例善本乙而讀之粗舉大義比作宰于淞淞俗喜訟

院道批牒如雨累獄疑案種種應接不遑而律若例
有直載本條者有旁見別卷者有而條各可引而引
彼即綦重引此即綦輕者有律之文原晰而註律之
語反晦者有律之內失載而律表之意宛含者每判
一事必全本翻之參校定之則目力不給草草拈一
條傳之則失重失輕自多也至借牘胥吏滋不可言
此亦司讞者公以爲患也余不揣迂昧手取律例區
分而彙合之某類咸歸某款詳開某罪不拾星而漏
脈不雜芊以溷莠律例載未必盡者別攷會典洗冤

明刑錄諸書以補之而間有互為牴牾兩相依倣者
謬出管允之見以辨之此書也成處斷獄治爰書如
探物于囊索火于燧耳縱有眞工大㑹瑑立左右亦
安能以奇術它比喻吾之聰驚吾之柄哉雖然知律
𡨴難守律則難矣猶記余初莅淞友人愛余者過余
曰子過自苦無乃傷矯乎余曰余悲敬余以此守吾
律也夫獄官異它官不自居苦未或能銷上下寃一
之疑者我執法而上疑疑則撓撓則肘掣我執法而
下疑疑則援援則背謗謗且謗勢不得不轉從其法

繆為調停即官未必敗而損于我害于地方已不細
矣嗟乎余何能放任公治蜀見高于法舍法以用見
哉然一行作吏所不甚抱恨寸心者賴此律例也夫
所差能堅守此律例不骫骳於威富不折缺于大瓠
而充孚於上下者賴此踽踽之愚也夫此語從未敢
以告人也姑濡筆錄之於此

占星堂集序　代

每疑言苴粃耳何至與德若功鼎足稱三立已而思
之德無容名每托於功功還托於遇大遇立大功小
遇立小功夫言則建白可殺青可初不關遇遇
國朝以木天號詞林若以言一途躋託之而二百餘
年間如楚史倚相讀墳索丘典者幾人如漢司空辨
鳧毛雉聲者幾人曾未必得言之苴粃德若功又勿
深議已宗伯唐先生起家爲元淯歷卿貳于士人窮
經稽古報禮已崇而天不假年松夢未酬既卜借帶
不可盡謂遇也顧追箸幾二十禩不離天祿夜玉之
曹窮二酉究六庚一時推爲江南夫子而不俟出先
生門各德瑰勁芳詞緒論浹神滯耳有日今觀嚴五

葉又得式先生闇攀先生晏柏媲不能爲宋玉之賦
大招尚思爲桓譚之述玄論會家　君奉　使歸以先
生占星堂集徵序焉始受而泣曰先生之言盡是嗟
夫先生其第以言也既卒業而嘆曰茲第爲先生之
言乎哉先生方袚天授介直性繩矩儀律聲爲聡中
外登　朝來昭謁升備矢公琤筆功在綺園羽翼之
間而職成于左狐子奪之際卒之躍龍無危黔鵲不
桑莅以精白肝膽揭而行之信　王惟是恩僚惟是
且其末年弧張車鬼龍戰血野人方拱手撟舌矍瞻

空縣誠轉踐劑疑先生以百口俾正士之誣植善類之幟茲豈第以應　制恭題代　天撥藻詩隻語爲山龍邀尚方金錢之賚者耶于今莊誦茲集大都寬而果博而直紐不入雕繢之林淡不漓醍醐之味至其詻扉通中之概抱膝憂杞之情時見頴端恍逼眉睫雖謂先生之言卽先生之功之德可也騄驛將駕而忽輟其疵實發僞成而忽能其構致使先生光贊沖猷殄於紛叔之際宇宙曙星一燿石火不留天不憖遺系無名世紛擾之際與慟朝野文雅之喪欽泣

儒紳斯不佞所爲三復忱瀾掩卷不能多讀者也抑更有感焉范文子策內寧迮言驗而後人嗟爲讖者李文靖奏水旱淮十數年後而人服爲聖人先生集中扼腕時事儷指朝政者甚備當日或以爲不必然之計而迄于今靡不歷歷相應猶記先生甲辰闈中論品論學穊穊不置及撤棘語不佞輩尤以宅平無奇使人可信純白提躬瀝丹事主爲訓嗟呼先生之言至矣實先生之言寧渠有後來藏劍束甲毒蠆腥風不可嚮邇者哉今先生而在柄政茲路定有徵機妙用撤九五之蒜解二三之紛挽百大之運詎徒託諸空言亦大可慨矣昔傳說之在商也爲箕星東方曼倩之在漢也爲歲星李供奉之在唐也爲庚星而近時孔公之逝也亦云孔鏞星隕先生始震時有奎宿降于廳事因名其堂曰古星屋之有奎文明象也先生之不以功鳴天下而獨以文鳴蓋天也夫然則欲闡先生之功與先生之蘊舍其以茲集也夫

甲子浙江鄉齒序

是歲也余被　命視淛學則夏幾半矣帑鈴兼鈍以

三浹月畢全淛科試語有之疾書多乙疾行多躓敢謂有當焉稍主者之明直指諸司之力是科淛得士獨盛分剩采淮余余不勝喜一日諸士旅謁冠蓋珮鏘鏘少長差肩若同産焉者曰序齒矣余益喜坐而諗之曰諸士於同籍之好敦矣抑嘗深惟同之義乎易於否後受以同人見傾否非人同其心弗濟耳且諸士食革之什不猶琅琅耳畔耶毛詩草蟲經曰鹿欽食皆鳴相召志不忌也埤雅又載鹿羣善走者分背而食群居則環角外向以防物害繇此推之

國家歌鹿鳴士其訓諸士同心之意深遠矣且勿談上臣卽如陶侃因蘇峻難作而釋庾亮之憾馬燧因王武俊說發而解李抱真之怨子儀因祿山變起而忘李光弼之仇此數公皆宿負盛氣不肯爲人降下者亦惟是國事方急非同心莫與撐枝故忿悁忮懻之思不覺盡平從來負豪縱志略往往類此通者時事脊脊多故不幸亦有杳象而士大夫肺腑愈分貳限愈列古筆之戕愈甚至冉宏之用免荊温之師隨若寒暑篪反覆庾市子日毀玉其調度無所施解

攜之策嗟乎不同心之象亦不幸見於天下矣夫人心裂而封疆之裂應之同類睽而它族覘睽者乘之則謂天下脊脊多故卽不同心所流咎亦非徵論也言至此可爲悵泗崇息也哉雖然余猶記此習也大約夏于　神廟甲辰以後距今且二十年世數已周闒逢再起亦天道一變之候而人心復合之期矣計天下人才淛常得十之二三則欲天下同心宜從淛始欲淛與天下同心宜從淛士自同其心始此余所以反覆持同之義爲諸士告也且夫宇宙總我輩過客之場不必認誰爲鄉也天下人總混沌一血脈所分不可指誰非兄弟也諸士亦能爀然作此解乎不然丈子且有爲梁之分門夫婦且有爲蔡之割宅又焉用取曾藩萍逢素不謀面之人冠蓋蘢珮鞸鞸而序之而錄之爲或曰君子不同之說非乎曰不然不同政所以同矣蠅騰麕集蟢蟯疾聚抱丸足言同乎易于同人之後受以大有而元苞象大有曰燕六六爻蠱蠱明瑩於貞晶灼於天極言同也夫無不有而見其大而後成其同而後可以傾否以爲泰微哉諸

士心識之它日立朝有用余說佐　天子同明之治復俾余色喜則世道賴焉矣諸士唯唯遂志其言爲錄之引

劉清水明府留覲序代

今之墨綬視古旬侯其修　覲奏計略倣古輯瑞攷政遺則而以漢京氏法參綜之率三歲連佩比笏鱗次春明亦燁煋重典矣故事股肱郡斗僻邑郎使者聞得疏　請議留然非理行尤异人地寔相引重不得請故往往斷爲異數盍爾權於王事民事之間而

爲之節也吾臨故多良令先是未聞有以　覲留者
墳公以能治劇自宜移治在事甫歲而邑之耗者舉
結者洑百化宣協四嚴匡肅矣余代匱墳吳每得於
詶謳之所騰布音采之所懸襲則嘗竊歎　覲且及
以公之功狀不息不首膺宴賞之班顧當來蘇而傘
之治謂邑事何巳而薦留之劇上矣余不自禁手之
加於額也吁嗟良吏胡有愛徵也夫吾臨屬有厚幸
也夫夫臨梲肝埒冷南阻菁密北薄鳥幽境頻斥而
田之一易再易者雜半歲少惡奇民即靡然發動簿

領紛挈日發百函猶案有遺事遍稍有橋虔吏工於
揶揄淋迫公至僅乃聲定賦格征籌始有成顏嘯澤
之権依權怙亂糜沸僞介之間公至適鯁鉤止境中
漸有嵩刀劍者一二統矜夸吮闕變民或受其螫公
示之以整而群兇股弁爰書讞儀平亭綜議所上立
得可言皆行下蓋自公至而課無奇緡獄無奇請無
瀆禁無壅奸民趯然有起色地凟然有寧宇於此復
以　覲行　天子即重吾臨再錫之亦且迂迴數月
新析之姦殘不虞遷蠕乎新調之化瘞不虞淄蠹乎

新免湯火之民不依然賦無鵠乎無惑吾臨之攜扶
繈屬而呴公于當事也雖然此第邑之不可一日無
公耳抑先正言爲子愛日于民者亦愛月自昔言良
令鳴琴與戴星並稱余謂撫平者利鳴琴之高剸劇
者利戴星之理公即沈凝淵營類有道者當茲政就
民瘁何能以枸絜委隨縮朒不充事者理哉易之象
臨也咎于甘而吉于知昔者象之漸進知者據之基
也泰者頑日不自知恢者噰日若不足然則上之人
其亦樂公愛日必而不爲公愛民日乎公乘此寬假

銜轡綏聚嚴除之政以次貫行所謂日有益月有功
耆年而變三年而化耆蓋屬目焉如是即足不登文
石之陛身未廁鵠立之班而自顧一日盡幾便宜獨
幾疾苦其對揚　天子休命甫茲大耳　上方加意
練群吏必不愛賜　璽徵擢以旌顯故者余又悲吾
臨之終不能守闕遷留也公好士善人倫捴獎訓者
人人以爲親巳日者士民謀建祠尸祝公謙讓謝絕
于是相與錄公德政鏤之尤嘖于光讚之未足也而
爭徵言以獻故敢拜手颺之且志維桑之喜

中丞徐公考續序 代
今天下建旗方節之任自　九塞都統外號稱根本繁
治者必首屈指大江以南大江以南固　高皇帝首
善地山川清貴膏壤雄麗非如飛狐塞北眞番樂浪
之陲有望烟鳴鏑之擾也其民秀細綠軌詩書超乘
嘗服非若箐猺蠻屬陰陽征衆縮弋驚而鳥獸駭也
顧　國家數百萬漕綱歲不能銖粒貸其他貢金供
億踐更輸作之役甚動蜂午窮疆壟流鯨氛喙息靖
現無時又其閭民隱之菀枯吏治之徵晦訟獄之誣

諗讕復之緩促稷稷籍籍胥于塡撫大臣一身持衡
而提量之故三吳樹開府之纛者東護海中護漕西
護江以外簿書調發督責轉餫之理畢萃焉　上下
璽書茲舉其職視他省獨重而夙夜兢兢控壓百城
之上無憂穡圍以報塞　簡注至意亦綦獨難頃歲
部曹以撫吳大中丞請下　廷議推擇股肱近臣有
儁聲夙望者以　聞而浦城徐公繇冏寺受　詔
詔初下江南吏民載歌且舞曰是能濡翼我起胥痛
而肉之骨也其在蕃戰則曰是　主上重根本地而

舊臣而　賜之履也蓋公之宦績所在流頌而獨大
江以南維松與皖實再著其澤匪第飲冰茹水蔽芾
甘棠而批郤導窾所經慮熟矣公旣已練習東事甫
下車則首疏　請藉定賦法盡復其田之飛寄而詭
匿者四百餘萬令按畝就役曰吾無令貧民爲富者
代痛也　主上軍國之寄無大稅役全倚吳亦莫苦
於吳吾先其大者而後魚麗之籍可按也無藝之誅
可減也亢法沈命之奸可艾也文武吏士可以功令
申而畏楷定也封域可謐也貧士之涸可澤也於是

賦且定公乃一意梢循解煩去膠決漑剔穢諸理政
瑋術次第畢民慶若更生而公亦茂有成績非歲合
同俸奏最主爵氏以政　聞　上溫詔留公塡撫如
簡書至墾見公丰采公推誠而腹置之鈴索春朋戟
故迨今涖吳且三年所矣不佞與楚楊公後先以
門晝末青雀無傲赤羽無譁澤鴈無歌牙鼠無摧擁
綸綍綏之長貳無執法爲奸余相顧推服以爲公之
大有造於茲土非自今日始也先臣王端毅之言曰
卿寺諸司日奉朝請徊翔容與非有鞅掌縮蝟之煩

然職守分晉亦不必獨行其志獨晉撫爲制一方推
誠在心衆喚惟命恩威所至朝咻而夕布之　天子
委其權于旟旄之外而群諸侯来胆帖項受要約于
風行草偃之餘難基幸腹心有時似隔而雄壓大藩
一股一股可以無患乃今大江以南非獨一肢股之
繫也　國家門庭肘腋之禦㧻亢于北而咽喉腑鬲
之籍給脉于南南之廥廪不竭杼軸不空而後可以
飛芻織旄一應　尚方邊徼之急南之盜海不驚潢
池不弄而後可以銷兵鑄器一意攘庭絕幕之防有

如徐公之撫字吳若安舟帖席寧詎江南半壁之藉
覔　主上東顧憂其爲宇內源本完植之計者何示
也凡吏道患苛濫惟中丞與采風使以一人耳目知
慮欲燭群枉測群疑刱變勢難肅給示傳大則不能
無生得失示精調則火爍水溢又易擾京鮮適徐公
以雍穆濟嚴明以綱紀行德惠精心爱書破膽斥實
卽老椽宿猾不敢欺以意而公未嘗鷙擊斷聲剖析
利弊洞見銖微卽千里之外窮跡之秘不敢欺以隱
而公未嘗驚淵察聲焚香虎拜露禱頟天鎖院飛章

爲民請旦夕命於愈高之聽而公未嘗驚勤齊聲服
浣食儉身率物以轉移橋亥渝汰之俗而公未嘗
驚清激聲蓋公通達　國體務持其大其究主於遠
略救時實心爲　國而已今御史臺自中丞至御史
皆爲　天子耳目各秉剛方以風勵百職糾之儀所
謂交章言事不必附同然今世道之患在實心任事
者少而張冢樹幟爭口舌之幟者多亦實心議論者
少而吠聲號影持首鼠之說者多余與楊公儻獲從
公受成還襟袂　命度公亦且莫解　龍脊負聲琅

琅在八座間　主上馮軒問兩臣狀兩臣無似惟有
賢無臣蕩平和衷懇惻爲　國之實心在請以置對

又中丞徐公考績序　代

嘗攷漢制以中丞督司隸司隸督丞相而中丞之名
始重迨後與御史大夫引喤至階唱呼入殿百僚皆
受停驻行馬外内率得糺彈其秩滋雄峻已然而居
梓板蘭臺中以侍從察舉爲職泊　國朝特命中丞
填撫重地其在備邊主於修戎索視籌事別有都護
才者勝之內甸則申飭軍實拊綏編甿厥職舉矣獻

大江以南故　高皇帝扶風馮翊之鄉也東枕巨海
爲倭奴闌入徑道西阻復嶺萑苻黠寇府也結崇品
密菁又　國家數百萬漕糈與　大內一切服御賓
帛無不責辦勾吳數郡故撫臣以兵兼儲挈軍國兩
命脈推輪而任焉　天子往往難其人弄印孰視未
肯趣予頃島氛甫靈定歲海大藏流殛幾以澤量細
民胼重脊胺如痏鳥窺魚莫必其命　廷議非得賢
亮直臣塡之不能有豸則同舌推公以公曾牽絲于
淞剖竹于皖命砥名迹且與其地服習云疏入

上立報可公擁六牙以至至亡何余與關中張公亦
相躔以巡方之役戾茲土初挹公風采亭亭嶽嶽若
朱絲繩之勁且潔若玉尺之不示人以佻竊相顧服
公有大臣之品已與公談天下事則通達國體更持
議如砥之平與公談九邊則若老將聚米成山古之
陳三表五餌者不能過與公談民間利病吏道良窳
則又兼慮偪億意色飛舉如日親徇于窮檐下蔀偏
州斗邑之間爲之計便宜程功狀者復相顧服公有
大臣之識公窾知吳民苦役一日語余曰昔人有言

欲大興功者先料民力而噢休之我輩能坐視此上
掠下吵不爲所耶因檄有司議田定賦按賦定徭明
懸以免格而窮披其詭實其豪有力如元人所謂蘇
欽者弗便也袂臏以譁于鄉飲章以譁于朝不啻聚
譽講譁公峙不爲動卒也　上允其言下諒其命裹
之譁者詠者轉譸之訏爲謠之謳復相顧服公有大
臣之力公夙挺嶙稜恥婾婀浮湛食世俗之耳居常
爲民爲　國一片熱腸一段苦心唅唅然欲吐於喉
吻間而允思中質行與人不設城府亦不肯溪刻鍥

急賈焦赫之聲至流品有特達者奬誦接引靡所不
備復相顧服公有大臣之度嗟乎　國朝拜中丞者
自劉青田而下無慮數百人乃其建白者可數也深
中厖厚之倫輒去細苛弘大體而不免同鵰鶚于衆
會睨大利大害直河中水汎汎東西耳其雅負風猷
者又或鷹擊毛鷙磔磔其目列缺其聲以張赤棒之
威究亦無補股最末用意弘遠秉心塞淵休有光烈
如公者豈非百千中之什一哉公蒞吳兩易歲通計
周鄉率例得褒績而　天子嘉公治行下　優詔褒

謂余與張公謀所以賀公者伏思公事業在旂常公聲譽在士民之口何能以管穴光讚第余與張公皆侍御也聞之蕭至忠曰御史人君耳目得自彈事不相關白然御史府之有中丞謂之官正又謂之臺率抑何說焉竊以爲御史臺之職與六曹異六曹所司在政其相率也以形故其象爲手足御史臺所司在法其相率也以神故其象爲耳目從來臺臣相與必有滑通嘿符之精神出于期會功令之外溢于章疏簽劄之表而後奸可共勷善可共揚利可共興秕可

共剔交無所沮而交有所成余于公無能爲役顧有隨張公後與公周旋每見公之赤忠類汲長孺公之慨慷類魏弱翁公之不吐不茹類薛贛君公之持正礪操不畏彊禦類王仁威余竊移余嘗自喜典型在望古人可作未嘗不心折而神儀之而公亦若張公與余犁然有當于心者時推赤見素往復虞山澄江之衝余輩所取正于公者滋大而公表率乎余輩者恭深矣日者余與張公行部告竣且莫且報 命萬分一 天子歷對兩臣何以飭吳中吏治將對曰賴有賢撫臣在賢者不患不行其志不肖者無所庥其奸兩臣寔藉手奉揚 休命問何以郵吳中民瘼將對曰導民以若其生扶而翼之以禮時其害民者而去之 上之制也撫臣之訓也臣何力之有問何以扞圉封疆將對曰肅干掫勤蒐獮嚴詗諜蘿隱隱幸民不敢上遑海夷不敢東嚮微撫臣不及此上以兩臣言爲然即兩臣之績皆公績也又何能有以賀公之績哉乎今天下不無事矣宮府分于僉瞀議論分于營壘兵衛分于門戶一木難傾識者憂之

安得公之品之識之力之度以擔當宇宙又安得如公之精神嘿結潛通坐銷張弧載鬼之習以襄成蕩平和衷之道哉余與張公願終奉公要束於青楓紫被之地矣

備兵昌平王公奏績序 代

每考 國朝官制而悟以其武事屬文臣也夫大司馬統邦政亡論已外之兵權絕不以委葦弁家特命九列大臣領節鉞式臨之又遣憲臬諸臣爲治兵使者分部其地其于邊亭事權滋重故事備兵邊臣功

積望者得超擢爲大中丞所以殊異之者甚備雖有
選鋒宿將茂不趨下風受繩督唯謹此豈左文而右
武蓋曰敦悅之儒定媢于金版六弢云耳縫掖輩覩
不識　國家深意誤以爲周視介冑遂壹意操薄號
弄柔翰一片精魄盡銷涸于蠹魚叢中兵機劒術堊
乎爲材官蹶張事不足學幾不識戈鋋壁壘爲何物
間一二年少椎鋒津津説劒談兵自謂不難左鍵護
于右血戸逐一旦躬發戍行舌縮膽悸憒眊莫知所
爲甚且仰武夫鼻息以保旦暮噫予豈不負　國家

薪櫰任使而示人以儒術無短長之效哉余謂此弁
不可言儒者夫儒者未有不知兵則嘗見之壺嶺王
公公以文章起家射策成進士何嘗服纓胡纓執金
僕姑從事鞢鞈理琫之業然筮仕李官即得蜀郡蜀
故被邊崇崖密箐閭民夷雜處號難治公佐郡大夫
遲以周澤彈以戎索諸羌巢蹍嚮化識者已知公曉
暢兵事矣於是徵入爲兵曹郎凡九邊赤白羽書見
告靡不決計於公抵掌運籌每捷發奇中有　詔視
山海關關務畢舉物無奸斛民無闕發虜無窺伺自

是辨譽關薊天下皆咤公有邊才矣于是敭歷薊臬
治兵廣寧者二治兵貫州山西薊鎮者各一所蒞俱
要害地而公在事無日不討軍實申警之無日不與
守相令長將校之徒相械飭而共董振之以故旌帷
偶駐即卒不譁伍農不寢耒女不輟杼到今歌思不
衰頃　國家承平日久軍容浸弛瘍虜其血待命加
嫂而昌平其當路塞也　天子桐闕思癰易臣弄印
莫知所予亍者以公請　上立可公至昌鎮下令郡
邑諸司曰永惟募昧荷罪行閒是賴有主賢民共襲

石畫繼自今毋以民飽虜毋以賄易民毋以民與身
博賄下令將領曰下下祖祖兵法所尚死是最士功
是將單諉其恐崩徼爾車徒練爾籍伍敬敵王愾勿
刈無辜以冒功賞勿恣餔食以虐瘠痍又下令諸兵
民曰欲立威者始于折膠不一勞者不能永逸習乃
步伍遵乃止齊比意同力敵至勿失余不敢以鞭箠
使爾爾不若於命余亦不爾貸公于是親秉武剛車
循行境上營堡之圯者修屯種之廢者舉士卒疾苦
阽危者賑不數載而威信大著黠虜闞之辟易引去

不敢犯塞先是公以參知上三年最　天子嘉其績
賜璽書勞問增秩右轄仍視昌鎮兵事益謀所以代
公者難其人故徙官不徙地其倚重如是今且以方
伯報滿矣王爵者豈惜不次之位以疇尤功自是建
牙開府自是入掌樞政皆不足為公侈說余獨謂公
以文人而知兵輒試輒見效也昔人雅歌退敵緩帶
安邊公庶幾近之誰無鉛槧韜鈐分裂兩符而儒雅
經術中遂終無元戎之選哉公蓋余關中人河激灝
氣華岳英靈蔚僻勃率結為人豪是以標品屹乎有

蓮峰壁立之高識度卓乎有天門徐舒之許才猷濬
乎濬乎有噴薄萬沫淜湃千里之勢余讀秦風諸詩
大抵勇于勤王而樂于赴敵亦秦之天性也　國朝
文臣有武功載在旂常者秦獨盛公其勉竟美業益
奮鴻勛與先輩諸君子肩摩踵接並建旗鼓尚亦發
桑梓光而增河山色哉余東官史局疲神殺青於經
濟之實媿尺寸無豎然每讀邊報未嘗不色飛撫劇
挨長嘆也大丈夫竊宇宙精光最多于秋事業豈一
韻石可了當此時翻覺公等不可及矣雖然余亦就

兵言兵公之瑰犖偉著投罔不宜　天子柄用公更
有大焉者在

黃陽平郡守入覲序

蓋吏治莫盛神爵五鳳而神爵五鳳間良二千石黃
次公寔為稱首則次公于吏治亦千載之一人也乃
按其治郡狀第曰宣布詔令令民知上意而已為條
教勸以為善防姦而已後誅罰去泰甚務在成就安
全而已未嘗有摑政璋衙焦赫可喜之事也然而為
良二千石稱首者夫亦以武昭後海內騷于軍興瘡

痍未瘳而吏復右酷烈用法深次骨使民嚚然喪樂
生之心幾幾而成亂獨次公慕潁川識其大盡掃廣
漢斷斬餘虐而壹意帥之以德化元元者自是再歆
文景以前之膏焉其借一郡收復國家元氣為功不
細則受金帛之錫拜通侯之爵原自非過即謂刑載
一人亦復可耳從漢迄今歷數循良傳中鮮有與次
公爭鴈行者至余豫章爲地福矣南州號首善顧衙
齊特甚邇歲復荷民幾爲魚恒賦且無所給更適宇
內急遼索派徵助之令旁午迅發斯亦人海陽九之

期乎　朝議撫綏大江以西非得仁明太守不可推擇太倉黃公往公時以水部郎治河夏鎮法不當出守其出守蓋與黃次公孫揚州移潁川特高車蓋同數云公被　命辭不克則驅而之郡周顧四履曰甚矣憊此豈太守居膏自潤時耶此豈太守飭廚傳媚客時耶此豈太守立威福擾百姓時耶于是吳中載粮簞漿自給普不以累苗畝僅飲西江勺水覩古人弃無在懸之魚可留之犢也正色堂皇不假人嚬笑老胥股弁鵠立無敢隻字舞文及與閭左細民嘔喻

與咻問其所疾苦盡其胸膈所欲吐不啻庭幃婦子暄寒炙拊者然故事太守受訟謀移佐領若屬邑代判而告籓上之郡以充非時之需月不下累百事公一切禁絕有結祗而爭輒寬譬令愧而解去祇取一二重覈三尺者株之坐之示創而已郡當孔道輪蹄相錯授粲致饗郵人司之太守不能献青蛊擔白墮修晷刻之驛或以此買罪弗復郵而在郡二年所竟未嘗咫只尺書問長安乞子公力節自持多此類也久之人人畏公方嚴服　公清聲士大夫曰此獨立使君也可干以私哉而不復託邑子矣小民曰太守不好訟如此何恩乃公爲而獄訟日衰息矣假途者曰吾鮮車怒馬不可令賢太守見而強半别寄徑去矣眞工宿猾曰吾屬何能上下其手愼毋以身試法而俛首求謝罷矣諸子衿曰吾郡有文章太守祗可商略墳素而不敢以陽綺進矣蓋闔然風俗還醇而民間漸不覺有火簇之害與征派之苦矣　因家緩定大江以西庶幾什成步爲大都會之治郁郁約俶次公勸善防姦成就安全與宜布詔令之意不欲以焦

赫可喜市譽一時而其規撫尤有遠過次公者何也次公米鹽靡密殫極精力食穀馬僕肉鳥猶爛聽察而公濶略細謹獨持大體有名臣風則遠勝次公次公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致乏軍興而公事事綜覈足仰裨軍國則遠勝次公次公好符瑞奏鳳凰神爵數集而公淵然似道凝然不可測才而不欲以才見廉而惟恐人知其廉則又遠勝次公余以次公況公公得無夷然不屑哉今公稱滿璧入覲　明光就道　聖天子御極方新加意吏治不減神爵五鳳定

將以寵異次公者寵公公自茲有聲天下非豫章蒼赤能遮留矣雖然次公當年未嘗學問僅獄中受夏侯勝尚書耳是以才具長于治民而爲相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于治郡時公圖海內文章祭酒書亡所不綜石室典故時政善敗亡所不晰嗣是而秉鑒題才則水鏡之譽也建牙專征則節鉞之隆也而端揆首晉立光明儁偉事業直糠粃鑄之矣以兆次公固益有爽然不屑者乎余叨公一日之知又受廛茲土睹公政成不禁喜浮顏面且伏枕林間日久

賴公無杜密可言之事獲硜硜默默托於劉季陵自同寒蟬之風相成者大矣見婿輩列在下坐泯與計偕未悉稱子可能效王子淵作中和樂職歌否古之贈行以言公行古道者也爰授之簡以當離亭之祝

族太母萬安人七袠序

吾家席先世慶基庶幾無斁文雅　今上踐祚以文章起者踵相接而比部華石公最先鳴射策成進士著聲郎署出入垂十年一時靡然想望風采惜也不竟厥緒則有丈夫子二人善傳夏侯之經工讀枚生之賦雕龍之業者世禰馬閣中私賜秋者謂崔魏之峙賴于峡岬河海之祭先乎原委茂不交口誦說比部公有賢內子二嗣君有令母氏壺型陰訓絢赫煒彤以爲人倫之盛寔始是矣歲己酉獻春三日而安人始稱老設帨之辰御魚軒敦象服容與于舍子若孫擊鮮治具娛宗族賓[illegible]爲安人壽于是舉室相與慶于庭舉宗相與[illegible]于[illegible]冕者弁者縫掖者側注者未勝章甫者[illegible]集爭謀所以壽安人或擊節進曰安人之清[illegible]有似于比部公之清夫士刻廉自喜

易廉而不損于家累難劉安伯之儉以內盛緰飾天下疑之比部公通籍有年敭歷雲司而衣不垂采口不剩肥目不覩阿堵安人承其志躬執家苦茹荼若甘紉縫操作至日昃拮据不休公以是無內顧得畢力綜爰書　國家賴其便安人輒自謂吾非苟爲倫誠便于體也天道稟奮無翕不張所取滋薄所償滋單厚斯其壽徵與則又有嘖嘖稱者曰安人之德吾有徵于比部公之孝夫毛薛之孝不及其婦禮修之孝不及其夫錫類之難也每見比部公之事二人祝

憲其謹領禮甚嚴然下帷服官什九恒在外安人竭
殷護視彌滫瀡微甘毳食必袒韝疾必納履甚得二
尊人驩及見倍而公與安人均僊焉鷄骨支床此非
有至性不能昔人謂孝所以動天地逢吉之符康疆
之占其在茲乎則又有沾沾喜者曰安人之敎吾有
徵于比部公之嗣君馮勤之貴人以美歸于其母柳
論蒙之賢識者知其積習于名敎比部公早世以葆
諸孤迺安人司饔而齋用故俠君恒勤德卓犖
日絲參政瞻討諸熟而申督之曰孺子而志而父之

折而笄乎二嗣因是感泣磨鈍不敢負析薪頫奮接
武競爽詞林所服膺于菽訓居多夫安人式穀其子
以亢吾宗而華吾氏而吾數百年宗祊之靈共式焉
之壽庸有既耶猶記壬午歲　天子旌比部公執憲
詳乎　覃恩安人譽命孔嘉章服有煥而安人慄然
意下項項然無褻矜之容衆以此服其遠識乃今子
令子孫闔孫德祚彌盛將門成羔鴈之辯遊且耿重
綸疊袞爲安人壽堇堇稀齡直初萊耳某輩于安人
非丘嫂則母及太母行外言得入于梱請鞠腿長跪

引康爵爲安人祝始酌祝曰比部公之政爲吳季英
兮安人贊其平成其淸宜安人之壽永貞兮再酌祝
曰比部公之孝爲吳隱之兮安人旣爲度肅爲儀宜
安人之壽無涯兮三酌祝曰比部公之嗣吳氏世不
乏季子兮安人食而能諸恬而無持宜安人旣壽且
康發祥而鬯祉兮祝[illegible]互奏慈顏渥丹于時三
素在空五彩在[illegible]平劍剡乎爽氣充乎燕喜之
庭願命闡[illegible]爲宗[illegible]偈

[illegible]六[illegible]序

壽受也酬也受滋厚酬亦滋厚酬應得受司勞此謂
長生符余輩與曾君友也見其昆若季腰古才名瓏
瓊部發詞壇奉駿藝園推雄砰砰玉瓚黃沔也已友
闕深則昆若季又怡愉友共孝具敬文陳讓其雍石
遜其輯莫不翩然鳧且曰天祚曾氏矣阿翁何德厚
受之天天乃以蒸蒸酬答及此洎諗其家大人景山
翁充隱丈夫也宅心醇粹悉捐詐故城府唯度巳以
繩接人用椎無誇好無戲行喘言腴動慄然不跳于
尺蹊翁故號素封垣帀錢刀溢羨然乃家政未嘗律

悴以富利爲隆節用御欲布袍糲屢適至子贊益饒以羸弱者且輕𦐇撟泄聲晄俱明而翁益偃躬殺勢愼隟抚歎絕食蠶衣華鮮車舁浣之奉自敎翁如也尤善養生粥壽含神孚和結情象外不傯然以氣垢執攘自軥隸舉丈夫于五無鹽馬之常實之桂翁津津教忠誨義鈆之重之不桁懈以故諸郎君悴掌自厲用發翁未剖之璞更罔敢翻差亂行悉幽然秩穆用帥翁德禮之訓兹翁且六袠矣仲子擯華膠宮叔子巳得雋孝廉諸君亦皆競爽騰茂而翁以六十年

居士酡顏嬰色左鹿車右鳩杖戲舞康娛其間孫荃芬薌于瑞砌芝堂蘚集于華階執筆則名士登堂進壽則弁冕在列造物豈私以禧祉景貺輳而酬翁哉翁有所受之也聞之日考祥視履又曰美意延年翁之壽且將以旗翼爲春秋而諸郎君聯鑣疊武褎嘉薦奏直可撓指以竢區區六袠翁方踪爲始孩胡足爲翁壽哉于是諸兄弟雜舞班之衆誦天保之章翁首頷之遂于于適適舉醴發顏蹙乎絪緼扶輿之氣以充物乎大宅

姊壽序 代

管彤史如中壘蔚宗所論著其捆綦蒐懿靡炳竹書矣乃至逸妻隱婦亦津津柚揚不少置謀謂執𦆭而躬操作處約而標令聲睬衆涂喁貴賢相萬也然則余姊氏良有足多者初伯父皋姊器異之甫亂受七誡傳大義動履曳珮卓有違識里中已評姊文也逾於子比結褵于井薦含後屏執紼而披隱裝黍燭在宮井堯在堂焦蔽在廟賦事程勞雖黼黻問杯黄不約絲而嚴辨之以故儲待日𦳟饒浸灓撞素封而

享高訾里中於是又評姊婦也力於夫已而蝹佳儷振喬葉闔門而修内型書荻而壓陰訓逮耆齒黄鵠且中摧尨倜然孫未亡人以御於諸嗣規之奮之鈆之重之斯久忘疲求無負地下盟里中於是又評姊母也兼於父夫女德易異婦行難完廲馭乎衣帢覩所以㳘節折萸叹膽勞愛不免娀情孰有力尨内外之政警過弋鬼互操慈嚴之權功高截髮如吾姊氏者詎謂非笄褘之表幟帨帷之義行哉鄉今收繡算臍稀齡矣爲教糾髮含飴弄孫聚業北堂德祚慶緒

亦既有徵矧冢君之英奕孫輩之秀文其陟馮勤之
貴列而成陽元之宅相者茲未既也象服戰書文惡
知非姊氏右券耶余兄弟竊覸覸視之矣是日帨辰
羣從畢會屬某贈言其故不文因志平日庭闈所習
聞而深望于姊氏者介執爵以壽

徐正峰七袠序

昔人言朝有不二之臣野有不二之老蓋名渝俊艾
鳳鳴鶴引並稱岡瑞若漢之商山皆泉石幽人唐之
香山皆巖棲碩彥以拖紫垂白與鬚眉衣冠甚偉者

相絜已不但當縉紳之壽山林之壽同堂合社從古
難之矧一家之內玉昆金友之倫簪纓逢掖並臻大
年龐質互唱酬壽交祝不尤難之難哉邇如翁一門
壽考則真希覯而罕儷者翁之尊人封公壽八十母
太夫人壽九十里閈業嘖嘖爲美譚矣至伯氏宿遷
公仲氏太僕公壽各踰八望九八蓋稽古讚美壽豈
徐氏箕裘業乎胡繩繩若是而不知翁更引而弗替
來而未有艾也蓋翁積學窮經才不亞諸昆而獨滯
膠庠之列砥行礪躬德不亞封公而猶虛軒敍之褒
天之畀厚翁而全昌翁者諒自嘿有所屬且翁處盖
膺成輩之闒當鵷鷺充朝之日麥畋既貴介恒態猶
伎亦末世惡習而翁泊然恬然無鮮車無怒馬無珠
履之客無珍異之奉惟擁戶深居一編自娛與諸昆
色笑相依肩項相隨西堂舛南山菊相對而已即陳
氏二方謝家羣從不能彷彿萬一何論今之波靡者
耶誰謂第五之名減驃騎而少游之高讓新息耶宜
不欲刀圭不訪芝髓而遐齡之享無疆也矧翁今子
賢孫蘭森玉立嗣清白而拾青紫無俟詹卜今日之

壽壽於山林轉盻 天子下綸褒賜靈壽乞言齒胄
並爲更老與諸昆盍相輝映所稱不二之臣不二之
老直一人兼之又不第一門萃之矣余感葭莩末敢
借子墨客卿以爲長生頌并券之异日

靜悱集卷之七

臨川吳之甲元秉甫著　男奇[illegible]　五世孫重康翻刻

序

南畿奇士稿序

史稱孝武之於詞臣也以俳優畜之非謂賤之也蓋以其肢體代人之肢體以其舌頰代人之舌頰而出以便給婉孌使見者徒以爲眞不覺喜欲狂叫欲絕此俳優之技也詞人之長技亦畢此耳然古之詞人不過上之代王言以達諸下下之代里巷風謠以陳

諸上凡富于才情而嫻國體諳民故者能爲之至乃今之時藝直將括畧十不盡代數千年以上聖人賢人之舌何異執塗人泣鮫宮之珠強傖父撫羽客之杯能肖否乎余每謂有聖賢之一段胸臆纔可效聖賢一音頰頰輒教學子先存心心存思自靈氣自顯才自話不爾胸中有數斗塵而能代聖賢轉舌輪者無有近日作李吳中轄車過虎丘龍山數呼父老問震津毘陵諸先輩何如人具言居鄉有至行居家有至性迥與流輩絕嗚呼此數先輩豈非時藝中登壇職志號稱作家者哉其人固亦聖賢中人能代聖人言聖賢人言賢有以耳浮薄輕淺如馬卿枚生之流就令俛首揣心作今之時藝知其未必能工也今歲南闈之聘余以不敏辭之再且四竟不得請強受一經嘿自念邇士子文弊極矣爲聖賢語却不求肖聖賢而漫出入它氏傅會傍機若有餘才可馳騁幅外者及與之談古事叢今爭謂當喀喀吐出喉中者顧復蹇淺不能置對一二也吾安得能代聖賢一吾者收之乎否亦能代王言代里巷風謠者收之乎於是竭

日夜力手披墮盡抹殺一切時趨俗諦唯與聖賢近語脈肖似者寘之彀聯然喜曰此其心度與聖賢近矣又細繙其後場能自吐奇不拾人餕者寘之彀復聯然喜曰此其人富才情它日可供世用矣臚貢于主者主者復有英豪盡萃一門之謂迨撤棘後棲宿蕭寺諸子各來顧余余與之縱談千古間商略世務往來送難機鋒捷疾果嚮所謂嫻國體諳民故者也已又徵察其爲人皆正大恬曠澡心砥節非嚮所謂浮薄輕淺之流者也余益聯然自喜曰射覆之驗若

此詎謂制舉業不可得士哉諸子謬以余此道頗不
淺各擕篋中藏槁或數首或數十首丐余品竄余立
馬詮定之因槩手似之曰子之文似矣余不及子不
嚮用于時矣雖然子不見優人之登塲乎代忠臣則
忠臣代孝子則孝子代聖賢則聖賢未幾鼓罷拍絕
衣卸幘改仍然一優人耳我　國家待士良厚諸子
從此應公車而售即列薦紳之林對　大廷而最即
騎金馬之署與漢廷俳優畜之者相去萬萬而我曹
忍以俳優自待爲大[illegible]聖賢言易行聖賢行難[illegible]看

脚跟以穩之硬着脊隅以據之高着眼睛以睇之濶
着腹凡以茹之不徒向舌本間發慧齒牙間得利也
已矣余願望之殷覩初得子時茲益熱諸子勉諸余
付其文尤善者于梓爲七日券

吳會觀風錄序代

觀風之枝比來以爲修故事不甚重余竊不然古輶
軒使者車軌所交輒采覽方言登諸奏籍齊晉懇
宋徒楚譜之屬蔑不畢載蓋亦辨章風謠一鉅典也
余蚤　命狩吳吳中吏道揩艮錢穀臃耗犴獄衷碎
絲紛賾集爲一人手口力安所得選擇徵暇之期而
每弭節一郡邑必首集博士弟子拈題試藝藝奏必
反覆繙繹某也鱷某也鯢披沙揀金抉頷取珠罔敢
鹵略告成事及周遭四履後採芻中所得諸牘合觀
之於是有概于吳文之盛也夫天之文莫槩于斗而
吳分之地之文莫偉于江海而吳襟且枕之吳于文
章天建地設所從來矣然吳在上古猶荒服至延陵
君子始以博物雄上國而言偃氏遂最然命尼山文
學長齊魯莘莘斯斷諸儒莫能爭鷹行其後卯金典

午以還數于百年士修詞賦居宋口吻幾捏孔孟之
頭吳中號大家者二陸張融顧野王諸人而外指不
多屈不克與他方對壘比入我　明黜諸科一稟孔
孟吳文復大競一時舉業家所推前茅如王如瞿如
唐薛輩皆吳產甚至吳人士所爲文今日膾于手明
日不脛走海內海內奉爲先登以此推之孔孟開于
周而吳之人文闢孔孟盛于　明而吳之人文盛宇
宙間文明之運視吳爲升降而吳之文明又視孔孟
之學爲升降與孔孟之學爲升降正吳所以上應斗

下應江海而爲眞文章也頃者禍福之于棄師法而
趨異說祧嫡統而祖偏門識者爲憂數厲功令相禁
切竟峙然無應者余謂天下望吳如斗有杓如江海
有岷源文之盛吳開之其浮靡纖嶲亦吳倡之導盛
者當是吳以懸旌砥衰者亦當授吳以金柅嗚呼此
所以反覆致意於吳文也夫余亦非以一術繩士在
姑蘇則錄其圓熟虛和而剗其譏剔在湖澤則錄其
沈刻淵懿而薙其蔓投在毘陵則錄其封頑婉摯而
削其膠粘在京兆則錄其莊栗蒼遠而汰其滓穢要

期於合正道嗣正脈與斗分眞氣江海眞派相迎耳
且不讀星宮水躔之書乎斗之爲宿隋而不貌光而
不輸其有芒角四射闖入躔次者必星妖也江海行
於地中崩波駭浪故無所不有俄而天杭群飛大極
怒鬪人且駭爲異水而所傷必多士人應運而起但
爲斗勿爲星妖但爲江爲海勿爲異水詎獨操不律
舒側理號稱眞文章即點綴神州大局亦以斯矣余
不自度聊欲憑尺幅作諸士指星木障流囊以爲
天子文治光亦請諸士毋以余蒲盧之視爲迂而無

當應此舉不致虛爲故事之修也

汪叠生麟義序

自經義興而古文詞衰經義與古文詞差近者莫如
麟經麟經經也寔史不博覽金匱石室諸書盡燗其
體法文必不工然史也而經非沈凝務內之士心與
聖人近者必不能平亭甲乙疑論以不詭於聖文茲
不工猶記童時見老宿輩采制帖括中騈詞礬語餖
飣成章自爲篋中珍秘此詞場所謂鈍賊不足道其
高者翻新嗜古龍門中壘迭出以供其濡燗而不免

才情滔蕩經傳語脈或反爲纖穠習氣所掩久之奇
芳漸沫浮紅旱焉魁杰士舺而厭之於是稍抗之以
名理執康侯見文百過讀之寸櫛比之句櫛其辭字
搜其奇若探驪龍常恐人先獲珠不昏取其鱗爪麟
義至此工矣然亦有鑿井深而不必得美泉者析字
分文疑誤後學復不少余竊謂善窮經者測經于傳
善悟傳者還傳于經以傳測經不得不洗發其蘊以
傳還經不必更枝騈其說輒不自量願轉素王舌輪
不願借康侯牙慧欲與天下一播近薺儼徃徃若于

思浮而不能徑入窘于才纆而不能精出苑不能有所就今歲幸廁南宮與金陵汪魯生同門魯生故以是經名其家余往讀其鄉闈薦牘心折之神交垂十年所乃得奉辟呼相與驩甚因盡發其笑囊中經義廻環展誦浹累夜不能去手大抵魯生經義別千世業外立一鑪鞲取道瞀逐好奇入離下其體裁格力壹禀咸陽西京然絕不着咸陽西京隻字精心味傳剖微抉疑而未嘗削脣奉合托求魯有以市異余所心銜而力弗克者魯生業饒爲之殆可横厲千古

體單一世哉至其文中幽冷孤澹之神靈濬蕭爽之趣青稿芊眠之色迸集遞流特魯生之剩耳余觀魯生神格清爽風性高簡望而識爲有道者其能傳聖人之神有以也余於魯生無能爲役乃不意孔北海猶知天下有劉豫州屬余定其文而爲之序余獨喜魯生之文行天下麟義當又翻然更一局也喫喫嗚其魯究如此若爲魯生玄晏則媿非其人

朱敬韜麟義序

世情無一事不因熱文章本寒人寒士之業亦復遵尻結股嗅閫達人靴鼻而負來春秋之文尤甚余也骨不媚甚荒薄之嘗言寧爲文章中狂猾勿爲文章中鄉愿然亦以此累蹭於時丁未與雲間朱敬韜俱爲闈中賞識而各不售今歲竿一第復與敬韜同師門兩人執手驩甚每喜敬韜爲人蕭爽饒遠韻絕無炎涼趨熱聞習氣已而發其行篋春秋義甚富則又酷似其人或而孤清或而鴻麗或而翟采或而隼骨要皆自樹一番頰肢不屑舉它人齒牙間物讀之可以長安中十年忭味之又可平章諸老千年案咄咄

敬韜春秋一枝遂讓君踞壇席矣它日見敬韜需醉究筆向扇頭作松木雲嵐森洒自如須臾湖山飛來逼人寒栗余笑謂敬韜子華豈大靈斧耶惟底春秋義中多嵴稿幽華之致也昔東坡老人亟稱朱象先語曰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夫自適意之畫乃眞畫自達心之文乃眞文發佛殺祖乃眞禪無門無傍乃眞學今敬韜之文行矣余獨謂學敬韜文者非自巳吐出野狐涎密從阿堵中打破終不能得徹韜因敬韜徽序附此狂言敬質之知者

黃經甫行稿序

往余下帷覽吳中諸刻得經甫文輒擊席大賞神交且十年所矣比逅耤李雲間時泛輕舠往來婁江輒從長吏問部下吏胥黃生近何似而經甫就辭自負閉幘城一隅散帙削草搰搰不休恥與軒冕中人俛仰作緣長吏莫能舉其狀即余亦竟無從物色也今歲闈中役余始讀百餘卷無愜心者已而得經甫卷見其神遒骨勝了不似人間語大異之而閱其持論射策博極淹貫明習時務若千古以上千古以下名

人韵士采列左右供其驅使者愈益異之然經甫平昔行稿精刻奇峭而闈中諸作高華雄渾轉一法門頗不自料爲經甫及啓糊唱名闃然經甫也余自喜得人且愕眙曰英雄欺人耶賢者固不可測耶一時同事者僉抗手爲余稱慶顧余私度經甫以才情横一時聲譽復噪一時定踔厲豪廣跋扈飛揚不能自禁亡何經甫隨輩謁余三山禪舍其人故素心質行吶吶如不出諸口踆踆未嘗失尺寸余不覺躍起叫曰經甫文不易測其人亦爾耶亟索其笥中藁盡讀之連犿數百首於體無不諳於品無不入有幽冷歷落若野笛孤吹者有芊眠映蔚若名園春鬧者有輕駃敏疾若黃鵠直發者有悠婉翔迴若鶴舞盤旋者余曩以經甫爲奇已矣即闈卷以爲高已矣至合觀所作始知工矣變矣極此道之致窮此道之神矣嗚呼文之神者宜非人所能測也經甫擅詞賦浸登作者弇山浸後幾無尸盟歌代興者非經甫而誰而余寔不顓顓以此期經甫余期經甫正以其人世味淺道心湛它日可當宇宙一面也余所終能測經甫其斯也夫經甫自愛

齊君求西湖草序

君求壬子登山棘中同舌賀得珠比笥葉行市門赫𧿹騰躍數倍囿已名噪天下承明著作之庭讓一片壇席俟之矣乃竟不免癸丑之蹶嘗嘉林神物有青雲覆之不輕許世人睇酒佗髮以求哉嘻嗟都不足致詰也君求變眸燗燗如巖電而體清臞不勝衣比還數病病微有才騷之感鄉喆觀我先生曰文不遊名山大川不奇且子奪取江山作酒杯澆胸中磈磊

顧不壯與君求領之是春發桐子歷皖上眺九華之秀過燕城憇建業登燕子磯泛莫愁湖折而東訪句曲入吳會乘小舴艋飛鴈虎林常羊西湖之上者浹辰泰望慧日飛來之巖石鼓龍井六一參寥之穴展齒躡探殆遍焉與會所至輒酒墨瀋信腕為文取適意而止已而問道苕霅溯震澤望太湖度婁江觀泖塔與余遇千里從中出奚囊間草本眎余余倚舷讀一過大異之長者纚纚千百言若江濤噴薄萬馬奔騖漭沆浩淼莫知所際也短者寥寥百餘言又若線

天拳石闘嫵齋篠鬼斧剝削人不得經見也彬蔚而芊眠者疑桃豔荷香連亘十里波光下上相映宛在目前也幽冷而孤澹者又疑風漪浪帖美夜登艫百丈冰綃平鋪柔櫓輕帆之側也余顧謂君求此非括帖文字其一幅西湖畫圖耶其一通遊江南記耶昔玄暉之詩洽翁之草書皆云得江山之助今西湖助子多矣子尺許行笈收拾全副西湖歸矣因題之曰西湖草而志諸卷端

吳楚門人稿序

余理雲間謬叨推擇校歲閩者一校楚閩者一採風之校見秀者不一而足余又性嗜此遊數數拈題課諸士諸士亦不以余也曚居平論著數數挾眎余余遂得縱觀其奇每遇賞心輒錄其副置齋几今七年矣頗多所漶漶然几案間亂堆盈俠不啻也會量移瀨行欲載之舴艋與俱西差當鬱林之石焉已復思名彝異錫古照奇覺之屬不過一耳目玩猶能從重丘層壤中勃露光怪煜爚陸離以躍現于人世宇宙靈異之氣不甘汨沒湮抑也類如此矧七年來與名

儒若而人祇馮此精神相收聲氣相求耳文章非精神所結集而聲氣所籥發者乎天下之至芬者聲氣也至貴者精神也奈何聽其縱橫歷亂於陳囊敗篋飽蟫蝸之腹爲因遴其最極行之顧滿之白不勝緗竹之青不勝殺聊存璣璧之光於一二而已

霞秀堂詩序

蒙與王孫更生心相於有年所矣輒心儀其人東之素也品之重也神之清也致之遠而度之夷也猶未諗其良于詩頃歸自長安暫見所著霞秀堂草先輩

張魯叟先生所點定焉棐几讀之甚不自覺㢠爲解
手爲抃而慢幢爲折也夫騷壇一片席幽人逸士黄
馘槁項其間至擁被腐毫撚斷髭嘔出心猶不克吐
一快句弋一奥語乃更生優游朱邸足不歷寬岌浩
蒸天劃神刿之奇目不睹壢礱苔蔹石髮林衣歷落
刁騷之景胡叫寂纖微窮幻拓變旋登風雅之場乎
且豢䌷朱玄素反哭一背矢之乎嚼啞詩之道難言
之衣粗食說之于所習怒焉鮮車呼盧賭毯罔不稔
丹鉛[illegible]物共一二夸此[illegible]學[illegible]庸糾[illegible]觀可對自便

嚯嚯以韻士詞人浪自標置不少顧[illegible]等之于陽之
見耳更生負才英多居[illegible]迢遞若不勝衣於一切選
伎徵歌曳輕刺肥傾巨羅驅叱授都無所着而與人
需接又絕口不以豪吟箇詠自希厥美惟沈精務內
手室咿唔以三百篇爲師以十九首爲友以黃初大
曆而下爲游從其用意固邈矣試反復所結撰其遊
戲翰墨泠然攸然栗里遜朴而左司讓濬者其素衷
也其刻而不佻肆而不詭爲供奉仙才勿爲長吉鬼
才者其重品也其汰之淘之不餘瀲滓如入水晶簾
内外映徹者其清神也其撥之易索咀之轉永取佳
處雜岑嘉州孟襄陽什中不易別者其遠致也其刻
畫晚唐纖艷撲去宋人俗坊直寫本地風光使人人
見而意消者其夷度也然而更生蚤已竟髓肯詩而
蒙廿年來心儀更生之人者其心儀更生之詩不既
久哉滔宗法太拘無繇效東阿自試之請耳不然天
祿石渠橫經論道豈必減漢之更生也更生詩懸國
門矣行令赫𧇾騰涌豪鳥能爲更生玄晏聊筆此志
相於之雅并賕天下知一時隆準中復有更生其人
者

姚孟長絳趺堂藁序

余自帷中奇孟長知其爲文人後往來吳閶造絳趺
之堂見孟長有節母事之謹甚浣腧潔膳未嘗去鄒
而後知孟長至性人孟長故奇貧然不訾省郡邑大
夫望眉宇不可得會謁余泖上不逞一飾徑去詰之
則曰但遂龍門之登敢作豬肝之累乎而後又知孟
長清人乜日偶過余片雲舫下上古今達曙不休所
持議眞如坡公所謂五穀必可療饑藥石必可伐病

者而後又知孟長經濟人 余量移出吳疆孟長棹舴
艋送之聖湖衆日採山深夜步月趺坐斷橋骨髮都
淸疑在小有洞與笙鶴爲群不忍解維去而後又知
孟長有氣誼肝膽人每恨宇宙茫茫誰能用孟長者
今孟長成進士行嚮用矣余又何言雖然文章道喪
未有如今日者也數十年來壇坫幾虛無主太倉之
後長洲代興孟長勉摛天下之多故亦未有如今日
者也以孟長才識骨力畢殫爲 國家用豈必文章
勳業終分兩路不可復合哉但使孟長究竟爲竹帛

所常中人余念畢矣若時藝在孟長不過五千四十
八卷中之阿含小品孟長髮未燥此名已爆天下不
律脫腕海內爭嚼膾吞乞取賸馥蹤致顚融者且比
此也又何待余言

余懋修近義序

邇余善病棲戶東湖上習壁觀倩常山草謝客頗厭
讀書尤厭讀制舉文字昕晡惟墨君石丈穴寂相對
間啟雲笈貝典數函取怡目而止獨友人余子懋修
時來款扉且數挾課義印 余余頷而置之一日諸風
拂拂吹案頭撼棖作聲忽意動應手拈讀一二義則
淸言幽韵駢然淙然宛與幌前明玕蕭森互荅而磊
砢昇骨更不減座上生煙古石眞可當聱磐奴之紓
受南宮長之拜也吁嘻所厭應舉文字政以闒入俗
趣無異楚客猴羹設嗽七許使人據地嗃嗃欲弃五
色靈藏噴出不則一種野狐妖涎善中人令群兒狂
易愁囈不休庚甚僧耳審皆斯若又誰道八股伎倆
遂不及雲笈貝典籤縢乍解沆瀣之氣飛來撲人哉
懋修英齡負文名郡邑使楊介孺李仲達蘇孺子諸

名公亟賞之而尚艱大售家貧幾次骨然不呰皆輒
與快友丙夜浮白軒髯劇談迄發眴忘劬着此人塞
君石丈間故自生韵屯日冠進賢應勿許五斗塵埋
纍面孔如時賢續矣因攝其文而志之藉驥尾如
此

吳越觀風錄序

人皆知昌黎起衰八代然追觀五馬度江群魚食蒲
以降作者不翅排穿至今學圃拾魏晉六朝裂帛殘
竹率眡爲紫琳赤璣蘭芸蕙而緗縑製蔑敢以慢嬉

相擀安得所謂衰而豬昌黎氏起之亡亦以文不衰
於衰而衰於盛起衰於衰之時事顯而力薄起衰於
盛之時跡微而功遠譬玄朔之候百昌歸根天地宛
藏之氣盛極于下而斗杓以一東起之泊星鳥日永
蘇驤鬱洞燔趾焮肥天地發陳之氣盛極于上斗杓
忽又以一酉起之起衰于盛乃不乘于衰深其阜而
耶其根蕿其功而幽其所以然是以學者尊昌黎爲
北斗也　國朝制舉之文海內共推吳越獨盛吳越
士又自參今日尤盛余不敏往牽絲東吳頃復濫吹

越學獲周覽吳越之文嗟乎盛則信盛矣擷藻之子
繪句絺章微有紅橤紫萼五色絢爛不復含蘊之象
別闢出幻眇一葦則刋落欽切以不可讀之句爲句
以不盡解之意爲意又絕類歲適月死陰律叩牝使
人慢咽之景夫葉之美也解其柯柯之美也離其枝
昔皮太常以繼祿北走歸咎文字雖未良然亦可喟
欧會欷矣哉文盛爲天地一病不敏向嘗憂之雖然
力劣不能起也侍御田公夙以文章秉羽中原者適
持繡斧東巡吳若越盡屬分履謂吏鳩民暇最嘉意

文學文學弟子所奏牘悉手自差擇甲之乙之各涯
其所至而止而大意在村必軌之以法華必柢之以
實氣必收之以理眇挈必斟之以淑靜如朱仲相貝
赤電黑雲鷹冢蟬脊性味之甘寒雨霽之輕重無不
畢辨又如國工斲轂養其陰齊其陽規之萬之縣之
水之量其數以黍不少睨齵於是吳越士㵱然若失
沃然若有得輶軒所過文體爲之一變與斗杓指而
滄熱互轉品類立換何異焉昌黎以一生筆吮墨濡
之力差起八代而侍御公僅以旬歲起三吳兩越百

餘年來盛極微衰之運功不啻倍而名且益遠矣發
喜宋孝宗曰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葢
節義文章原匪殊局侍御公立朝勁節亭然不倚芒
寒色正爲海內所宗嗟乎此所以能旬歲而起吳越
之文也夫剞劂告成命不敏序之不敏烏足贅一詞
哉聊代文學弟子述其起衰之功如此

兩浙甲子科考卷序

虞伯生嘗言文章須似浙庖治膂汰膩去滓冷然如
水余謂此種清滋亦惟浙文差足擬之葢天下文章

莫盛吳越其國衿大壑幟神山天吳靈彩若木初光
吳越人入識田先領之故吳文恒如其山蒼迴而峭
蒨越文恒如其水清曲而磬欬鉅者如閬風玄圃蔡
閣譎幻細者亦如徵巒之阜碧聳近水之牽長鏡斯
其誕降也余昔李五茸吳山吳水登涿垂遍吳東書
筆以余曾劇心此道挾義兒贊如雲余因得恣觀焉
獨恨不及陟秦笮訪禹穴攬句踐千年未銷霸氣耳
頃被　命視浙學恰補十載缺事時去省與僕三月
許曬余者咸曰第逈試前使者繼四三郡可告典成

縱十行並下能抱累萬牘咿嚶之而黜黷之耶余唯
唯然私心憚悚不傾昆取瑛倒海探珠不快也疾驅
竹彩西極若東極婺挾日併夜手眼互競長夏如燬
則引幽冷之句當辟暑犀初秋有聲則誦蕭瑟之調
為迎凉脯漏永星沈魚覺睫勃則抽雄快糧忪之帙
作祀勞薾甚餐不膨脝眼不夠船者入浹辰而十一
郡兜壘之子都就品目卿不敢言禁嚮畢嘗燀鷹燴
鷄約略在雙梜間矣是歲陳秋濤太史董試刻意收
奇食革歌閣函間實心數予受知吳某乎逹逵以特

逹對太史大噱以此信海況昇霏野伏扇群士夏之
下豈憂識寡雖然嘉林百莖青雲覆而神擁守造物
閟靈不盡許醮酒取擷去也夫定州僧壁潑墨為水
吳道子第自聯筆越何問老龍下瞰與居人敢定哉
輒怪楊大年夜得蔣生文展以告同列此為誰飽諳
饑當自詰不免失笑者嗟乎難言之也偶簡案頭故
卷未恐委飽蟫腹遂而板之漫洒數行其首

兩浙乙丑歲課卷序

日余以山水況吳越之文士論頗謂良然夫文章者

山水菁藻之氣挾于人手口以傳焉者也文章外徵
山水非知山水山水外徵文章非知文章余昨歲科
試之役以三易結轍周覽吳越如快騶疾駛行名山
勝水間趾不給邇睇不給延攬擷雖饒領略終未愜
也今春君明之考不以余無似復俾守其官余乎是
假輿濮陽刺須廬度錢濤過山陰道泛鏡湖溯剡曲
舍舟東關乘騎而入天台披赤城之霞聽石梁之瀑
覺足被于筆欬墨瀋時亦作烴霞色瀑潑聲已而陟
雁宕覽龍湫弭節東甌望海上山峭插天半疑其也

必有化伏靈闕從柔輸逗出亟搜之已復歷括蒼踰
寶婺所至峰谷回映怪石谽谺使人磨跳髮飛斯亦
東南巨觀也折而西濟歙水涉七里瀨還會城則纔
夏畯日爊爊矣休沐差暇分題八十餘韻都試之蓋
余剏起一格補行部所不足使士人無日不魄悚焉
奏藝多奇趣動人魂識此新爽入帷則飾棘館搆丰
大軒額曰芙蓉鏡匡坐其中大閱武林武林觴眾萬
不啻崑山玉可抵鵲竭宵旦力幾浹辰乃竟竟則秋
老山山黃葉擬戒濕輿幽探禹穴窮賞名山恣登頓

于烟雨之榭三癸之亭畢生平始願而二豎侵來相
翳豈文章一途造物亦忌多取耶居亡何量移之
命且下於是益信勝情勝具難兼而山水之緣不易
奢取也因舉一歲所弋獲者蒐而剞劂之嗟乎昔人
言山水妙在玄對余豈敢言然以吻隨耳以足隨吻
若阿尊譽耍唱美稱佳者心寔賤之是以鋙齬險障
嵌竅欹寶人覺音鮮到余每牽蘿以造而陂陀曼靡
紺碧翕艴之處意弗善也駭浪崩波瀟汩惡劃粘天
撼日余顧而樂之而平激淺渚衍出磧長未嘗臨泛
及焉山祇水伯或不拍掌笑人乎瀕行諸文學追而
問業若不能去余余出是編曰此吳山越水畫本也
披公有言我攜此石歸袖中有東海是編勝東海石
多矣諸子毋追余知余者其索余於山高水流之間
也夫

方仲子制義序

古來兄弟並著才名無逾雲間二陸眉山兩蘇機雲
際亂朝功業不少槩見玉局欒城文章氣節各籠罩
一時而家庭交愛祗權歧公每呼弟爲卯君吟嘯唱

和不絕亦千古人倫中絕快事也自是幾百年來李
未有踵其盛者乃今光州二方殆彷彿似之余與大
方緣知公同薦者三所著官草輒示余余心折之覺
前無大陸後無大蘇而甲子役仲公又舉中州第六
人余初闈耗不爲訝蓋羔鴈一門時有耳及讀其制
義然後大叫起舞曰光州之方真可與雲間眉山稱
鼎足也哉何兄弟各名其家若是參知公又與余言
吾弟砥行一如其文不隨俗流靡與厥兄相師友終
身無忤容嗚呼此又居然蘇家卯君陸士龍不足言

也昔平輿有二龍千年眞氣至今復合乎雖然眉山草枯以後文雅衰不逮初長公子退遂至父事權璫爲門德玷余嘗讀參知公長君文奇氣咄咄不第件老夫名而止無論雲間即眉山當退舍讓之矣

茶箋序

茗椀清供第一而昔人言茗戰言茶勳是竹爐亦我壘雀舌亦麟圖也馮楨卿初至湖即咄嗟定吳興亂余甚異之及見寫石與尊公竹各擅一絕則仙然韻士已復出岕箋余笑曰堅君不丈問酪蒼頭更闌入

乎相與絕倒每喜唐人素瓷傳靜夜之句以爲曲盡蕭寂況味楨卿在吳興風鶴驚魂何得饒此幽趣因知韻士能辨奇事亦韻士能不見奇事爲奇事我壘即竹爐麟圖即雀舌也海內正多故余益厚期楨卿矣寄語尊公好煮石醉茶日埽百尺明玕與楨卿平分勳業

館課序

齊君求者桐城奇士也少孤家窶幾無以生而性絕慧於書無不讀好深湛之思遂以文章名天下余壬子棘中弋獲之如拾押忽珠一闌傳觀驚異爲南榜第三人已而困公車十年家益奇窮且更奇變余撫其背曰青蓮世皆欲殺仲宣爲荊俗所欺無傷也壬戌果成進士選庶常閣試輒壓卷于是宇內稱文人首屈指齊太史矣君求遂益自好視世味若不屑唱時多故刻意經濟業有識僉以它日救時相期之不虞其賁志蚤殁也余聞之梵書能文者福胙所歸古來文人不壽大都長吉子安之輩才近于鬼詞傷于浮者耳君求文章奇而雅藻而不窕造物既窮之又

靳以天年誠不得其解豈眞皮裘美所謂才高應亦被天嫌耶抑榮祿腐草淹促剝耶天謂此兩事無足重每不惜畀庸流而奇人才士享用五行菁華獨多故不必復以榮祿壽考兩腐局點涴之乎若然君求可不恨矣余終不恐　國家得君求而不得君求之用并不恐君求錦繡腸瑯玕腹與其人俱盡從厥嗣索遺藁散佚無存僅得館課一帙付之梨氏嗟乎玄豹一斑吉光片羽不足盡君求之文也假令君求得竟其所詣文亦不止此也掩卷爲之泫泣

龜峰修寺募緣序

蓋不佞性癖烟霞於區中靈勝蠟屐而遐探按圖而臥遊者不勝紀昨歲西還取道葛溪翁輿中瞥見遠青一抹斜倚天角奇幻非常愕眙而問騶士騶士指點曰此龜峰也余憚悚不自持因卓馬軶車揮小蹇往遊焉石路千盤夾長松而繚窈菁蒼翠隂匝紺碧周遭都非人世經見亡何度飛磴歷峭壁穿丹巒入幽峪三十二峰陡起直上有莊嚴似大士者有縹緲似羽容者有似三秀之草者有似四照之花者有一

片帆影似銀河之查者有五指並矗似金莖之掌者有似吹雲之獒吼法之獅者有似銜舍之鉢蓬海之樓者種種殊狀無異雕鏤而成鑱削而就鬼工神斧穿鑿極巧使人目眴不暇應接者乃石洞巖穴窮篠谽谺險巇坤牢高挂天笮足張百人之筵供彌旬之宿觀石絕頂一派飛流紆迴蜿蜒淙淙下注方尺之井恰承其瀵韻清滋甘掬之甜癡而愈燿而山以陰石巢透迤雲棧峥嶸巨壑藏舟䂸巒揷劍奇觀麗矚更難殫述眞玉霊夫子之表儀而金粟如來之窟宅

矣傳稱天下名山五三在中國二在外夷姑不必評評千里邇封內如匡廬雁宕不可謂不巨武夷仙巖不可謂不奇至于俶詭幻耿畫圖所不能摹匠倕所不能斲執有如此山者哉獨其荒宇傾圮方丈蕭廢琳宮貝室半鞠爲茂草鷲林龍藏幾委于荒蓁頹垣倚亂峰那見紫岑之杳閣竹逕從初地曠遂翠幰之蓮臺危石泉咽寂寥古木無人逕青松日冷杳杳深山何處鐘夫三吳兩粵奚嘗有此天造之奇而繡梲玉題萬楹百拱丹腰交映金碧相煌若彼嗟嗟此山

譬之草木則幽谷之蘭譬之君子則重巖之逸也余竊喟之因與老衲智鏡謀所以粤搆而賁飾之者智鏡卓錫茲山積有年臘焚修律苦禪悅功深殆悟無生之恐恭不二之門登壇喝棒擎鉢建幢龍且聽法石可點頭矧難創起兆率知名之寺更新眞如會法之堂乎第法自心生財資外護摩尼影動雖云珠繫北丘衣香火綠深還須衆結菩提福用是剬簡爲簿徼草于余逝將分命淄流徧歷大地持簞持而乞十方之力鼓法鼓以證三因之緣所覬諸善知識發檀

施心現身宰官者歸依天上之天同含佛性者各証果中之果鳩工庀材丈六映金身之色誅茆葺土大千垂寶積之光庶功德比恒沙足方祇園布金之烈而山川增氣槃不羨看閣累玉之詞矣永嘉之聲發于康樂九華之重始乎青蓮毘盧有靈毋乏龍象余非其人僭效糠粃之先聊作乘韋之導云爾

廬山銀臺庵募緣序

廬山之巔有銀臺庵相傳遠公說法空中忽現銀臺後人即地起庵焉或疑其事近幻余獨謂非幻正禪

宗也禪家五千四十八卷則則公案有外空即色色即空兩語乎參色即空易參空即色大難夫天亦空地亦空日月亦空衆生亦空種種法亦空畢竟空在何處悟得透時大圓依舊還天大方依舊還地赤輪依舊還日白輪依舊還月衆生依舊還衆生種種法依舊還種種法遠公說法說空耳而空中忽現銀臺則空亦成色空現銀臺臺是非臺則色仍歸空空不著空是名真空認空非空是名打破虛空須菩提說法而帝釋讚嘆雲光說法而天雨花遠公說法而空現銀臺分明將空色色空直挈橫拈爲初機抽釘拔楔坐斷天下談空人舌頭余故曰正禪宗也然則銀臺既空矣焉用庵之而焉用修之又非也經不云乎達其所遣空中更不容空離其所離幻上何妨立幻達師以寓經修寺爲人天小果有漏之因特對梁帝言之若大善知識從布施門修維摩行立見甘露灌頂寧復惡水驀頭哉且金粟如來托體虛空縱饒瑠璃爲地金繩界術軒窗羅網皆七寶成于空體了沒交涉第借此與取彌勒樂生彼壁金一分便空却性

體一分而禪和子能使人施一回諸便代人拈却一層腊帽脫却一鶻臭衫了也以此推之謂勸施之法爲婆心試切亦可爲垂釣縛龍亦可爲丙丁童子求火亦可爲過于臨濟喝俱胝指大隋拂子無不可耳銀臺禪僧西一根性絕利能作方外詩有惠休靈澈韻度亦有德山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氣骨得得而來微募緣引于余余不喜作姚青對白文字特爲遠公提出銀臺密義及西一修銀臺之意如此世人贊美真真如猿逐影如蟻抱丸聞是語已當亦瞿然有

會自持智箭雜弓反射慳貪之賊向赤肉團無位眞人別索一副眞正家珍受用倍饒矣雖然銀臺亦空修銀臺亦空禪和子亦空余亦空余之言亦空聞余之言者亦空以空施空以空勸空以空聞空空無所空請問之遠公遠公亦空請靜對廬山幾點白雲之峯誰非銀臺誰是銀臺此可以悟禪宗

明水寺建藏經閣募緣序

往讀謝康樂詩[illegible]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泉之句以爲何處乃出此一副奇絕詩料比覽郡志則邑西

明水寺有嶽葉山曰銅陵即碧澗所映而紅泉所自瀉也不覺撫案躍起曰有是乎謝客詩在眼中也此何异衣珠拳實不自識認不能受享者哉自是對烏又則神遊栝紅栝則臥遊者垂二十年爲學宦禁持嵩山期亦垂二十年今歲因在告林居多暇遊興遂勃勃不自遏拉同宗世經甫一乘竹笨一策褁衛往探焉時也首夏清和礬雨新霽羅紈初裁絺綌未御出北城環西隧望脾覗如魚齒聆橋梁若虹氣少焉度津升涯石道横斜溪聲潺湲濟參假翻金松濟秦嵒又折而西則宋處士之像秦大夫之鬒艷相縈聳相荅而數百年豫章大可蔽牛者復亭亭矗立周道中如代遊人張翻霞之蓋已而莎摩徼越葱菁歷溫泉之池沸沸焉如鼎鼎之熱火熅熅焉如藍玉之生烟如圓潭當角局之磨毛髮可掬如曲水當上巳之日盃羊堪浮曾聞溫泉有數所往往煖而未必冽冽而未必芬而兹兼擅之固道經所稱神瀵區域所號德水者矣余將貽而不休低回而不忍去者久之僕夫告籃轝且下春無陽戈可指乃行行數里許從百盤

層磴援弱蘿登高嶺烘烘傍修礀谽谺飛瀑箭激轟人指點此紅泉源也東望有巘然深然一水則號冷泉與溫泉對列如日月明水之名昉此也起而睇之剌空摩雲如黛如昇者銅陵也銅陵而西若斷若連若佛指高筌插天一角者葉仙龍會鶴足仙桂漳源諸峯也而明水古寺蔚薈乎郁份乎托棲于衆山隱蔽之交前峯象含衛鉢左崿象法王鐘右崗象雲山幢其它岩岫洞壑窟條委蛇類鶩笙類鳳蓬花門訇然披豁類西華箭括眞南贍部洲鷲嶺龍宮一大法界

豈五濁世凡骨得負而趨哉波旬闇提機駟狂逐良亦嘖矣頗令麗矚榛蕪勝景落莫苔繡如來之面壁使金粟之容鞏飛棟毀希釋無以昭靈雁集臺空天龍因而下泣使四方遊客謂吾鄉有名區弗克瑩藻聖飾反帷幘之衣冠之善士庶之誚也邇者禪僧了心匡徒數輩卓錫斯山雖微支遁利根頗祇中峰苦行尸羅執則不懈撓痛畢十餘載劬据力梵宇粗爲改觀玉毫漸以瑩色惟是寶殿之後少藏經傑閣終屬浮屠未合一尖何嘗大厦不成三尾空門法財簡

寡寧能左脫出水右腋出火傲鬼運金錢就莊嚴佛事乎不得不吹蠡以規助于給門鳴魚而賴施于檀越也夫彼雲水緇流猶不忘其饑羊剝桑梓名公可無爲之龍象乎余于是庚有懷也人生頂至踵如椰大所需幾許甕瓮瀕絕會不能攜半物去仍以下終爲不可知之人耳有金在櫝有帛在笥不自我用之以種善根蘊善業而鎮日持籌權校積不能攜之物貽不可知之人究竟枉被造物小兒哈笑攘攫以去覩衣珠善寶不自認識不能受享者抑又甚焉余竊慟之願我衆善知識亟破無明共證有漏劍鶴錢饒者勿靳輪藏啟鑰大發阿耨之心瓶缽蓄薄者但使委礫捐銖亦結人天之果儻席弘護協舉勝緣崇構雲連不讓一百二永寧金鐸雄樓日景遂掃八十四陰翳垢塵從此貝葉六時翻頭可點生公之石將見優曇千丈發天且雨定光之花毘盧藉力因多地絡眷靈亦不小矣噫余非佞佛者家又壁立安所持施然念諸有情墮愛欲海中頭出頭沒無有是處請借此將懺貪結習聊一洒之自他兼利應不哂余言顧

爲禪和于饒豐干舌也

龜峰佛像募緣序

龜峰法界開于唐盛于宋其來最古寺山周陸延袤最悠聆入　明金碧輝映冠冕江右名人碩士題詠而艷賞者紛綸踵接不虞隆萬間有羅刹數輩不畏韋陀之杵侵牟山趾強半積大中丞邊公恢而復之然遞吐遞吞淋宮亦未宥石泐幾成圮廢余丙辰吳歸過而惜之因與老衲智鏡謀所以興葺之者迄今又八年藉賢守令力諸善知識功殿宇冉建峙然一

新矣獨門無未構緣垣未築而最亟尤在佛像未成不啻三瓦之闕九級之失于合尖也老衲復來合掌白余曰奈何斬尺一之題不爲丈六之因乎余因思如來之敎不立語言文字不標色相聲音五千餘卷如來之心影也三十二相如來之身影也第欲續如來四十九年慧命不斷又對三十二相以求參五千餘卷亦何繇入門闕與故大千功德以布施爲第一而種種布施以莊嚴佛像爲第一斯亦人天之果恒沙之德哉且夫朱漫赤仄百年不可將去之物也玄

雲仍來以後又不知誰何之人也僻守不可將去之物欲遺不知誰何之人豈如捐一二種人天果植恒沙德耶討前所謂現身宰官含靈佛性者憬然悟此傾囊倒囷贊成大舉不待余筆之泚余言之畢矣智鏡老衲曰斯言也抽釘拔楔破闇度迷之筏也遂載于前序之尾以告四方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

西文昌橋募緣序

余林居暇蠟屐佩鏡遊鋼陵華蓋間偶晚泊西寧見亂石砅砑嘖雪淙雷落照射之若危柱斜矗半空欹垂亟問黃頭郎黃頭郎指點此新造西文昌橋也遂具述玆地寔孔道五方結轍趾相錯織遂迭詢紫玄者更無停晷津復險絶磯崿露而水怒飛狂飈暴起輒飄纖蒿蘇吻焉有善民高懷忠氏身瀕殆者屢乃慨然以建橋自命傾橐殫帑伐石鳩工不足而鬻腴產繼之又不足則上告郡大夫邑令尹遍走高門懸薄頭借助半臂然拮据數十年所功第半就無異一簣之虧于未止三瓦之缺于廣厦也余聽而喟之

因思朱紱素封之家構瓊榭在繡館曾不淹旬浹歲輪奐之觀爛然又如梵宇琳宮鳴魚唱募鼎傭卒婦孺抽裝騰赶恐後此卑不過娛耳目高不過媚眦盧耳循然不嘆之財刹是役也爲千萬人造命爲千百年種果顧反慳網難破坐視舟中鼻氣之青波下齒骨之白乎且奕奕名邦獨讓懷忠氏毀家救溺會無一人焉恥蘧瑗之獨載李篤之半不亦異哉于是懷忠氏聞余言趣來揖余昔稱闍白今化爲蕭然宴人子矣余靳之曰甚矣憊于挾中人產欲肩大作得無

類搴玉壺孟津御石塡巨海耶懷忠氏匿笑不能對
余曰雖然曾聞之巧之極可以驅石愚之極亦可以
移山子愚苦有未極歟請予畢子力無落予事數語
備以修舊諾賈初銳而乞新緣豈終無嚮起應者奚
患焉懷忠氏唯唯請余更序之余不暇別爲可亦之
言第泚筆次此語預代挑導願我善信共極論胥勿
立人我山分分途注眛擁高岩者何妨多揮馬埒之
錢論阿堵皆亦可藉創帙衆之惠區區橋工直擇卟
落成耳嗚呼擇民爲人天功德以布施爲第一者慱

亦云全活千人者當封萬戶侯古人施一燈軾一龕
冥報立驗詎爲千萬人造命千百年種果而至唐梠
恭置野哉有慧性者應自了此若乃崙水神夠地絡
形家恒談置勿喙可矣

靜悱集卷之八

臨川吳之甲元秉甫著　男奇杰編

記　五世孫重康重刻

南昌縣黃侯去思碑記

夫昔之稱良令者曰循曰健循者承平之翔步健者撥亂之英規健而不循或以悻直嶄嚴成毛摯之治循而不健或以選蠕模稜貽媢餳之譏循健分者駁吏也循健合者純吏也然而循矣健矣未必得可于上得于上矣未必不詆挫掣絷于旁簡左右者不盡

家即墨之封居潔慤者倏而收西門之壘一民十吏蓋亦公患焉無請吏見何易于之焚權詔李朝隱之拽閫豎一何清強亢亮而當時使者竟不劾易于天子且加朝隱一階古之上下寬賒良有司猶得行其志如此比者凭權使分道並出綰轂之戶靡不括也錐刀之市靡不剟也有司少不稱　詔捎飄蘐書貶逐甚則緹騎逮治沈休文有言晚代樹績垂風艱易百倍嗚呼安望吏治蒸蒸居見德而去見思哉余邑黃侯蒞縣出入六年所卓有愛徵及就徵邑之勝衣舉屨者夾轂攀號閑咽塞道業剏貞珉構特椽歌之頌之尸之祝之永矢弗諼矣邑之西南什砰有聚落曰市汊其中具五民自以食侯德滋渥庚于闬閎之際葺尊祠祠侯有市以來所創舉也或詰之曰侯之祠國門豎之國人祀之國士紀之矣壓一市也乎哉市民趯趯然起曰嘻余安得不祠侯余市往者苦闒變苦奇奪矣自侯在事而詟于撅嚴偵邏惡少不敢弄赤白丸里旅不復馳赤白羽臥戟生耳臥犬生氂侯之賜也市有嚚紛侯決微亭疑隱見幽觸之跂深

窮象罔之珠亡奇請亡周內大駔亡所竄其奸此又侯賜也侯之治若鸞刀若犛鑑一切貨利賄賣侯無彊賈焉群商得以熟觀萬貨之平此又侯賜也侯恥狐白反衣貴能省士孳孳焉以嬰余市暴以少儒自侯而文術蔚起此又侯賜也安得不祠侯也或復詰之曰侯之澤家佩惠君尸蒙蒸艾矣私一市也乎哉市民又潸潸泣下曰吁余市安能以衆人之德侯者德侯追憶榷使入境以余市百粵襟喉浩穰甲南州議設局徵其課歲額且千緡闤市波駭崇齡靡所控

侯瞋目抗擘曰縣令宛陵男子當伏節官下不能坐視部民爲宵人所魚肉也挺躬訟之日中爭至昏以此爲權璫所銜而市課蔑減敝無算市之民歲享侯賜幾百緡安堵列肆免于誅腴幾千百家余市安能以衆人之德德侯也余聞而惆然壯之又洒然異之夫倜儻之吏鮮不奇譎尚頂之令稀首循髯躧才易務各不能至乃今身兼而論侯何循此可後而論又何健也朔侯節芷而中稱始橫良卒牧受嗣光着趾相猜嗣另予嗣以抑手何偕異海內文俗吏陶尊事

貴萎腰咋舌又手從族以蠲簿責希速化者比比也而侯獨策慮屆意不難獨哮闞之威爲元元請命而卒能宛轉掌距坐縮凶豎之鋒以予民分子之厚侯其直不挺而曲不詘者歟余每見侯議度瀹晶風性高簡柔嘉而惟則幹肅而有章且足知善御衆好激厲名迹繇下車問姓來破豪右之柱而縻不制之猾吏僕莫數而兹市其最彰聽者蓋侯于是非嘗譬曾不入其胸中清漏淺深舉莫能定其涯量曰循曰健惡足以名侯哉譬之時雨膚寸而起崇朝而灑八濱土不濡也土不恍也而病羸折者呼爲煙苗之液加額而慶施苦鬱攸者卯爲拯焚之膏羅拜而謝澤矣宜市之民思侯誦侯而[illegible]豆侯亡已也聞之蒯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侯之循仁矣侯之健義矣操此道可以烹一世之鮮可以射天下之隼次公精吏職而立朝稍損譽忌爲侯道哉此又市之民及亟邑之民所思而視視而幾幾望之者也道路之口可當春秋請勒諸麗牲之石

傳

百歲翁傳

百歲翁諱緯輝號敬庵晚號止庵丞相十二世孫先世自蘇之宜再遷而新倉宋端平臨川令廷孜正巳公之九世也公少孤弟妹六人嬰孌銜恤公居冢嗣寔惟家督所以撫存訓長之嫗咻甚渥一切笄弁昏嫁禮率周情舉無譽素諸孤賴以弗隊後並茂勳克家鄉里以此誼之公志行修潔惇學不仕用高訾推爲萬石長西北邑入悉使督促公披誠戶曉間咨其凋敝不支者出家錢代之償于是編氓無復收責脅

呼之苦相誡亟輸勿嫩負長者迎期繼屬如奔先是同區宿逋葬續質累且盈三百有奇至此未浹辰報竣藩使嘆異賜綵伏旌厲焉公家承嵗羨然不屑瑣拾印取以殖貨君賄爲業散郇越之資削君雲之契甚爲里中兒所歸施與有嬴輒以廣市宅址嘗謂人曰吾努力種德于孫當不昌滋聊以貽莫宅需耳晚遂歸事諸弱常羊自適鹿冠鳩杖嬰色酡顏見者不辨非長皇以上人公生宣德戊申洎嘉靖丁亥春秋百歲矣二月十四其撰覽日也時郡守林公文沛等

走幣馳言以安車敦迎欲禮以上賓公辭不赴爲詩酬謝曰神明德壽重南金體忝　朝廷敬老心筋力未能遊泮水寵光羸得照山林百年奄忽非難至千古循良豈易尋願假須臾霑治化漫隨童稚誦棠陰牧守啟誦愈益嘉賞曰眞人瑞也何物山川鍾此命鳩工建坊表其里門公又懇辭曰䘏蠓頹齡取精多矣胡以之重勤里旅爲且未聞由光以甄表重也于是遠近喧言爲畸人出就宅聚觀響轃相錯是年冬十有一月既望之夕公寢室忽有異香絪氳騰騰弗

散移晷香散公遂委化蓋距百歲令辰又踰九閱月矣公娶渾城李氏先公四年卒壽亦九十四而公百歲日公弟且踰八十子亦七十餘竟皆出入百歲爲一門長壽里中尤異之公二子一女適袁內外孫爲博士弟子者相繼其河南左方伯奎者乃次外甥蓋之曾孫也自是子女二家遠益豐衍則夫公之德符也

五世姪孫之甲贊曰大耋年盈百生人以之大齊卜筭及顏籛祖禪爲上壽至乃僟少執酬下不替于耆

耄供綴乞言禮尤隆夫貌皆豈修命考終遂古艱之矧澆季促運鮮札芒仍張單殘疾未雁兩失所從來矣即絳上甲子濟南春秋十室之中百祀之內間史湫一二記也翁歟遐紀奇齡百年過曆脩然爲七朝耆舊將期數使之然乎抑安所得服餌至是家王父嫺經申口茂譚壼園唯是葆德服形絜行忘機所謂考槃君子漢陰丈人者流吾乃今知祁年凝祚專寔稟于粗修與善壽仁理無關于導引昔秦國應其福

門而高允參爲陽報夫詎唐捐之祉亦寧非材之右
也翁佩績門行家延富貴未爲不荷而注紀莫聞揣
傳漸斬余產宗惟尤心儀之是以銓厥本事揣其遺
緗用表庭闈之希禎弁備昭代之美談云爾

祭文

祭查虞皋師母

望舒騰表元媼淪晶淑幃芝歇馬帳歌停猗與夫人
流徽景胄淵懿方才左芬儷秀奕奕郤選筏協飛皇
兩階璿穆南國明瑾姱以秋要彪以蘭璋纖形女圖

徽詩女史曰相吾師登揆詞增誇胡射策望冠朝端
瑞錦牽絲衆推獨誦司隷少君相爲引重　帝眷賢
匹象服孔宜夫命烜赫韓弗委蛇追昔吾黨藝林倚
席卑者薦虞高者鉤棘玉爵斯胃錫以名賢虛衡定
目拂塵談玄結轡題才軏無停碧帷薄聿修厥有內
子或易或于綢繆約綜明河射角丞燭在宮宦海揚
飄魚軒夙駕侍從版輿排個于舍吁嗟不弔酷割頻
仍童烏阿雀矜殀鍾情羸博方悼倚廬截哭鷄骨支
牀牛眠應卜蓼莪既廢松檟長依千尋震舉十載雲
樓夫人解裝辭難借隱言必稱姑笑不至矧　帝恩
舊臣永許投簪東山挺鳥北闕彈冠惠我江隅稅駕
南浦快覩隆師瞻依悲母謂師碩德慶叶螽斯謂母
懿質鴻禧永綏胡然觀化柳生于臆逝醫虔劑二豎
肖匿丈號膺虔竟從白鷄金籛易紿不弃雜纖豈厭
濁界言返婓敬豈逃銀漢擘彼婺綠嗚呼辟王異悼
莊荀殊情凫說賾達者所醒門有銜玉厥標令望
豈乏之陽元以成宅相芳靈何憾容與玄荊生耶迦竟
沒載瘁形

祭陳孟常

力命之相譏也才運之難并也昔人往往嗟天道之
焉如而致詰數之不可全詰余嘗謂未始不可詰也
自古才而祚短如文考長吉之倫大抵以恢瑰异
之姿自托輕猜夸毗之器罹禧鴻禍苦於無所凝持
而疾于彫殞豈眞有速取忌完若文人墨士所談者
哉乃今觀于孟常則信有不可詰者孟常生緩晃之
緒家有賜書自相師友卿主詞盟此珠旋玉折之源
也幼標才悟思緯淹通窮該流略應敵有餘此對能

辨烏之識也揮毫奮筆妙絕儕偶試必秉利見皆焚硯此售綠奪席之稱也夫以才如孟常溢氣全涌橫厲高踔未必後于古人而每觀孟常怐怐若不勝衣落落若稚少文其于阿堵猥務若無訾省然其潛篇散帙沈寘幻渺又若尊懸不能數馬足然余私計孟常之玄度遼邃未有不峻發而長驅已而孟常累蹶省試膾滞摛遲余益信天之不輕假孟常政以重其器俾之晩磨而厚淵其就悟其不登年以歿哉今而後疑天之果不可信也以爲滿擬之先零而孟常鍾

茂異矣以爲培塿無松栢而孟常席慶基矣夫明月之珠猶蛛蟞之所守百莖之蓍猶青雲之所覆天之呵護靈物以爲世用如此而胡獨靳修齡于喆士降酷割于名流哉孟常攻苦有年幾度嘔心不逢辨眼詞壇飛將窠中虜率憶昨年闈公弟魁賢書孟常之文有司輒乙其處而竟不售歷落蕭騷不能無少望焉何意尼屯之味翻成絕命之辭人琴俱亡風流頓盡可勝悼耶嗚呼文章千古之業于今已矣修文作賦之說未必良然所可爲孟常解者棣華韡韡羔雁成群諸孤岐嶷皆足繼枚賦而傳夏侯之經平子曰累世窮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然則天未必終不可詰原臺庶幾無憾視耳鳴呼年壽終盡宇宙生浮駿骨猶芳濃名未朽梁木忽摧宿草已腓洒醽依然河山緬邈載歸陳詞與刑如覲

祭楊岳翁

天乎何悟千岳翁遽爾長逝乎予聞從人受天者得壽于天從天酬人者得壽于人以此相天下小年大年百不失一每私念翁廣顙豐頤隆準偉幹非管生

之無三甲三壬者其受形于天宜壽一翁爲人落穆沈毅淵冲山峙氣不待鍊髓不待灌其受神于天宜壽二翁薰然其慈蕭然其朴機巧不爲造物所妬高明不爲室鬼所瞰其受性于天宜壽三且不特此翁生平無婣婭之行無譽訾之言無褻薄傾畸之事雖前食父餕後因子貴中籍大司空門楣之榮聲勢赫翁何求不得而翁過里輒下過族輒趨枚發翼翼未嘗先人一步也揆之天道福謙之理宜酬翁以上壽翁丁年力學涉獵墳典有聲膠序曾未獲占一科名

僅以曾子需次補上林秩而竟責然不屑朝拜爵久
投板解紱以歸揆之位不配才之劵又宜酬翁以上
壽翁故處遊優庸厚然體無紈綺侈靡之衣戶無珍錯
甘毳之奉入無姬妾淫婢之驩出無怒馬鮮車之隊
疏糲簡質不異一單家寒生甚且趺粟隨手揮盡若
鄭公業有田自頃食常不足者揆之惜福延年之說
又宜酬翁以上壽余是以[illegible]翁門于日而無憂若翁
壽翁行當爲大[illegible]從[illegible]以[illegible]年福不足享天道
也翁比來[illegible]遺[illegible]綏之[illegible]于時盛見於色余輒引

易爻解之曰貞疾恒不死翁體雖憊神甚王是非其
死疾也孰意奄然卽世予言竟不驗乎天乎所以酬
翁者不已謬乎予安能上叩眞宰而問之乎雖然人
生寔難矣或黃馘槁項不霑腐草之微祿或握瑜懷
瑾不保衰蒲之早零或孤露侘傺長廢巷中之蓼莪
或坎壈踔跉終淵庭前之蘭玉翁卽未賓適逢時亦
曾邀一命於　天子之廷不爲非榮矣服子舍彩以
侍太翁迨八十餘春不爲非樂矣舅氏弱冠飛擧褒
然作宰名邑孫曾輩亦林林玉立不爲非昌矣翺翔

人間世六十有五年不爲非壽矣今且厭五濁而爲
雲輧飈車之遊棄四大而登玄冥紫虛之境亦何遺
恨之有乎天之酬翁與翁之受於天者豈可謂非單
厚乎予所以心摧折涕泗瀾數數然不能自禁者良
以予小子望匪衛玠才愧右軍謬辱樂廣之知假入
郗公之墅而千里宦遊三朞契闊疾不及視瞑不及
訣咤[illegible]之[illegible]未[illegible]含之禮未展終天之恨畢世莫
贖耳嗟乎[illegible]于翁[illegible]若男稅子翁子[illegible]書字
謙之齋下[illegible]座相對

食飮之從容[illegible]翁歸[illegible]鼓掌笑迎曼非席卯當
日之狀猶記之宦擬別把酒夜餞更過張禹惆悵之
情而回首剡邪都成夢幻陳迹醴亭判袂頓爲幽明
永隔也不亦痛哉嗚呼翁棄予去矣無爾予之三尢
足以續公之命矣無胡僧之幻術足以唔翁之顏矣
無范公之黃金足以鑄翁之身矣翁手書在篋不忍
讀翁遺言在耳不忍聞矣予祇願翁乘箕尾而賓帝
所度灰刼而生化城鳳肝蟲臂置不足道而予勉自
樹以期不負翁夙昔訓言則所爲仰報于一綫者耶

予奉諱來幾欲爲一言質諸靈几而骨肉之間痛巨
愴深不忍祗筆尤不忍琢句雕詞以相矜稱聊直敘
舉家哀楚之際如此翁素知我其尚洋洋來格鑒予
之衷耶

祭宋幼清

嗚呼天有意乎無意乎遽奪予幼清去乎予觀天生
才抗墜淹速未有無[illegible]焉迄至其慧則放之先鳴老
其才亦留之晚令蕙[illegible]茲茂茲有遺焉幼清繹象之
日業負才名何[illegible]落不得渺玉予遺予始得一篇復

三舉進士三報罷則幾天姑踵之踱之行且大俾之
也孰虞竟如是焉已乎夫古亦有才而不逢以沒者
矣大率賀之才而鬼也郊之才而寒也呂齡浩然輩
之才而浮以誕也幼清奇博出以奧渾文章載以道
器孤韻介節俠骨剛腸參御以游世識者謂詞人烈
士合爲一身可奴僕命騷亦可糠垢鑄世而如是焉
已乎其胸有二酉之書體無三壬之相乎而幼清廣
顙豐頤修騂偉幹非形慢神織法不宜壽者不寧此
也幼清於仙籙道笈蔑不弋玄獵微自謂大還之術

構柄入手縱不絕粒輕塚會須易髓代毛駐景長視
通復爾爾豈過服文成之馬肝甓苑甯封之飛魚乎
抑中散石髓成泥欒天丹鉛終敗乎嗚呼妬妒謠諑
至近態極矣豈造化小兒仍學世局忌才面孔偏壽
蒙而短萌生貪而死廉乎痛哉予不能覓聚窟之香
以返吟魂予不能祿月支之草以活遠化涕泗沈淵
徑欲借正則靡虹乞曼倩赤鶴叫天閽而訴其辜也
百迴思之或者天上債才視人間較熱人不能用而
天用之如往牒所載作賦修文故事乎然幼清不用

于人用于天益不禁參瘁之悲祝予之慟也已差可
解者兩兒繼舉皆房林九色雛乜日可傳裴家文種
提枝生賦筆而幼清彌留甕死之辰手書寄予自言
去來了無所繫似悟蟲臂鼠肝之指而幾于朝聞夕
可者則幼清之天原定無庸予嗷嗷問爲耳嗚呼幼
清生也名人不數貴仕沒也才鬼猶勝頑仙獨予愛
予之血 如斗望予之目 如箕而今巳矣痛哉絜酒陳
詞哀不忍文靈其聽之

祭黃母朱安人

望舒失景璿娑收芒青烏夜咽白蝠晨翔悲纏茹岫涕溢盱江其涕伊何安人是傷緬思幽懿追遡潛光扶輿孕淑閥閱開祥畹蘭爲紉明月爲璫歸于華胄儷彼賢良鵲巢珠樹燕棲玳梁既尸家秉遂解凝妝洗盥甘饎以適尊章蠲潔蘋藻而奉烝嘗招搖橫戶絡緯吟房機絲尚御操作未央夫子賴爲內政克襄衎精玄索意鉛黃筆飛膠序陳典巖邦雜先答旦憤亦留杭　天子嘉之賜爵褒揚象服委蛇翟冠玹績人矜異敬潤視高驍安人處然謙讓帶毖門有芙

子爲世賢璜幼承訓获蚕賦長楊彤縷執圍建旆詞場雉馴中牟花種河陽茂宰望重荀令名香袁將登錫笏且盈牀魚軒正駁鳳紀方長胡厭五濁遽謝三彭豈遊南嶽侍飛媼傍豈賓西瑤捧阿母觴家喪慈範抱棬徬徨國去循吏臥轍躋蹕娳子涼昧與令子行交連金石契結軒裳問舞搏杖拜失登堂歌開蒿里哀動流商素車不逮絮酒連將修靈有赫鑒我蕊芳

祭先姊

嗚呼昔人以日況兄以月況姊人之見月也少于日而覩月也甚于日則懷姊德者可推矣矧吾姊之賢又倍蓰恆衆者乎姊之生也稟石龍之秀擷蒸洲之芳紉瑕玗以爲佩槃芙蓉以爲裳七誠既讀四德乃彰愼于遂對至年幾二星錡侍父母之傍以故弟輩受櫕哺覆露之日最長追憶茲特其在天者星環轉隨月之光乎及夫結縭而後儀型漸遠眷念如初援長馴食戚不絕進言則其惓惓必同吁嗟曷涕庭德爾相賞夫子[illegible]之玉案諸揚揮宵光陽元

之宅相斯亦可辭纖阿按琴嫦彩凝祥弟輩茂不色欣欣而相向矣已而余家祚薄繼遭閔凶姊亦降割家甥早終忽忽不樂涕下無從如李母之傷長吉如王家之失濬沖姊之病遂脛貽于此而非藥石之可攻然而覺觸宜更既缺當圖偶苦空華之患幸逢上池之方在魚軒乎豫泗彈燕喜今芝房況也蘭生于室槐植于堂綵帨方設婺輝孔揚應叶三祝之頌合畢百歲之觴胡爲乎悲動青烏兆翔白蝠遽厭女紅遄從蓐綠望舒宵沈素娥夜哭嗚呼痛哉頃余趨侍

爲事所迫語未及涿車已在軏尚冀源來詎期疾革
思見面而靡繇欲焚鬚而不得嗚呼痛哉我思古人
任俠之骨惟姊知之離憂之悰惟姊悲之而今已矣
能不歔欷八年之中爲日有幾哭弟哭兒又復哭姊
骨肉虛無孑然誰侶金石爲躬亦寧堪此嗚呼痛哉
訃及之日適余長驅驛騎駸駸業已在衢聊金波之
掩翳感素魄之西歸漫長夜而不可旦怨暮芳乎鶗
鴂之啼命兒毀泣寘酒隻雞代生芻之獻致嬋媛之
惟所修靈之不昧鑒楚些之哀詞

祭齊君求

嗚呼君求遂與予永別耶何爾才之豐爾命之嗇耶
初得凶問猶疑忌口相嘰欲詢而咽已摧每念而腸
爲裂而今果見孺于斬焉衰絰矣豈不痛哉嗚呼君
求之品玉瑩黃流君求之文干鏌琳球君求之識然
犀可以燭魅君求之度巨瀾可以函牛猶記南闈之
役獲爾奇卷大叫不休以爲淵雲再出董賈堪儔迨
見爾面標格勝詩吶吶若不出口恂恂如不勝衣益
嘆賢者之不可測遂將大用以相期乃至鶗九未逢

趨壹不遇既受困于三刖復見嬈于二豎牀頭盡今
覺壯士無顏帶眼移今似詩魔爲祟且也文雅見疵
獨行多尤玉化蜮以射人爵梜鼠而相嚇不啻荊俗
之欺王粲幾如唐人之欲殺太白我心懮懮營救莫
得賴天悔禍豚魚乃格而君焚舟之志益銳背城之
借競克看花御苑起草明光木天清秩祕館仙郎名
冠群英聲馳帝鄉 聖主授留徐顧未央他年名相
世舊搢當固爾氣之方吐亦我色之孔揚京邸相對
戰勝方肥一肉屈酒談笑委蛇我出都亭居還送之

臨行執手不忍分攜豈期一別會幾何時君遽棄我
長翳幽扉霜彫玉樹風摧瓊枝花碎影斷蓮炬輝微
昔賦長楊而去今乘廣柳而歸豈不痛哉嗚呼君求
爾亦奇矣少負奇才長遭奇窮中遭奇禍于意必有
奇逢且享奇壽立奇勲以展君奇抱而孰悟發之太
遽奪之太暴抑何造物之無知而昊天之不造也既
于以才胡不呵護其身既老其才胡不終用其人反
覆思之古亦有才不獲修齡長吉才而鬼子安才而
醒寄實速取理亦有憑至如君求純操質行坦衷直

情孝友俠烈皆壽之徵如何壯歲蒲柳先零豈世俗忌君求者不乏而黔雷亦復忌其才名也耶嗚呼君求昔人有言寧爲才鬼無爲頑仙爾金馬之名已登爾名山之副已傳爾少小讀書之志已略慮一二而不至同朽腐于衰草寒烟剏爾蒐孤文參修謹慮足趾美而象賢君求固可無負愧于九原也已獨予失良友何以爲心惠辨無質于絃息音慟不自制涕泗盈襟及雞絮酒聊寫哀忱

祭先生祀鄉賢

詩作集 ■闕失之人

嗚呼吾先子之學也以實踐爲先以標榜爲戒宗餘于之主敬契金谿之立大從靜裏養出端倪縣淡中銷融沾帶經歷奇窮異變百折千煉而不易其操持博涉山鑱塚刻雲笈貝藏而不流于誕怪篤孝友于家庭而不類王太傳拘牽一節于天地四海之分量終歸振教鐸于膠庠而不似馬南郡之脫落細行于居身率人之模範先壞後學擬之以周元公或可得其瀟灑之胸襟方之以程伯淳庶足盡其沖融之梗槩嗚呼不肖侍先子于穉歲失先子于髫齡雖未能領略先子蘊含之祕窺測先子學問之精而至今追想其音旨遙憶其儀型終日無怠慢之氣終身無溫飽之情絕口無詆訶之語絕跡無經營之行片言提撕畢世體貼而不盡一字指點生平迷謬而頓醒叔季以下如我先子者恐指未易屢屈而名未易多稱宜薦館數十年于茲服先子者萬人而一籲頌先子者異舌而同聲而相與俎豆先子于孔孟之庭以此見三代之直道不泯德義之入人有徵嗚呼曩昔入祠之舉不肖方奉　簡書衡文兩浙未供執主之役

詩集 ■参之人

未與展拜之列今者歸里匍匐款謁有過之光采若睹凜凜之生氣未滅奠以柔旨取其合先子之淡致獻以特牲仰以體先子之儉節先子之靈永憑式于几筵之輝煌先子之神長栖托于宮墻之巘嵲庶其覬爲之安志爲之慰也哉

誌銘

洪洞晉公墓誌銘　代

晉體沖公余縮帶舊交也今歲捐館舍余東官省闥未獲素車謳紼然未嘗不潸然震悼矣嗣子以從弟

爲三平一尖以絶獣攬軍民翕然公憂邊思職燕居
深念自謂旁在日中矣條議二十四事奏記當道會
題減屯糧三千石寔公成勞也公更刻康自將處
玉關彌年未嘗私取寸玉菀乎昔人雅[illegible]緩帶
安邊懸魚表清[illegible]乘[illegible]耶孰
吾天道難詰邊[illegible]之疑
亦攜矣太翁[illegible]絶投
故丞歸去[illegible]日公
至若次齋踊[illegible]衣心[illegible]成[illegible]公功

多望著宜有特敍李橫中飛語公遂削迹棨衞幅巾
草履矣作煙霞之主焉居鄉尤多施予賦衣授粲里
中兒待舉火者指不勝撓施茶創利歲以百計倒庋
傾橐不靳訓勗諸嗣不愛楮幣延名儒設臯比羅四
方高才生相切劘諸嗣嶽嶽皆國器亦公博義哀仁
之報矣壽登七十
論曰懷經挾術之士含毫抵掌高談經濟蔑不條天
規地一旦委之機柄試之盤錯則首鼠胸臆莫知所
出回視居恒持論不幾去實之珠櫝而無當之玉卮

乎晉別駕起家胄子曷嘗有英詞瑰說足以博半豹
之稱折五鹿之角而洎登仕版歷中外吐奇標异
職大庖則羣瑣不闌掌兵計則邊柝不鳴斡國之長
材而殺緐之令器具見焉惜其齒沓屈于京雞合光
輕于齒內耳令得躋當時之柄建封又詎勝道哉至
其孝友天植忠義性成尤所謂恂恂爲行長者矣余
每觀晉氏羣雄並出各以品局流奕一時豈門德家
行叢雕者素乎昔倫王氏人倫之盛大者龍鳳小亦
虎豹余于晉氏亦云是宜銘

銘曰遙遙景胄寔啓諸賢公兮與門立位輕德軒儒耶
俠耶吏焉懸焉何以傳世名山有編何以藏骨首丘
有巋嗚呼後之憑而弔者尚識爲獨行君子之阡

朱安人墓誌銘

朱安人者余友翁源令黃南溟之母也猶記庚戌余
與南溟同長安邸舍繩床相向伊吾聲互答間闌及
家帷中事津津母氏聖善不去口余業舌匙而心儀
之頃南溟令翁源忽衣縗款余門余驚躍起問則泣
數行下曰吾母溘棄諸孤矣子知吾母久盍爲我洪

筆光一片麗牲石平出其狀大都彙同含時語也余
爲之愴然愧不文無能爲役然南溟之母亦吾母其
焉敢固辭按安人姓朱故研望族父少川公娶劉儒
居粵東生安人安人生而早慧且貞靜婉婉少川公
子畜之弟四僉出姬媵安人蔽翼若同乳數數陳大
義曉譬母劉劉感其言有樛木風識者已詫安人善
處骨肉少川公嘿念安人非凡兒偶盡室還研命蹇
修遴佳婿已而得見莘黃公喜曰此眞吾家玉潤矣
許委禽焉安人十六歸見莘公悉屏去鉛朱解卸簪

珥衣大布躬自操作明河射角猶倚木綿車啞軋不
休曙星歷歷欲沒則復起袒鞲治食食二尊人間栝
釜錡不敢以諉諸羣藏其娣姒六七庭除闇趾相錯
人謂安人可以少安安人曰婦道各自盡曷敢以逸
自居愈益逡巡惟謹歲時伏臘宴好烝嘗易者易于
者于靡不犂然中度性更好施巷媼里媪不能自存
者輿殘賦食逮于道以爲常卽侍見家老未嘗有所
寬假而噢咻撫塵之者備至以故尊人莘野別駕公
暨王太安人相對輒稱吾婦賢諸娣姒輩對人輒稱

吾娣賢而梱內外人人稱吾家內子賢有同舌焉見
莘公嗜學耽寂十九臥書龕不屑問阿堵安人獨持
家秉所需促辦得以併精一路博討窮搜宛委之藏
浚冢之祕拍綜都畫南溟繼起挾而大之父子雕龍
之譽幾與兩姑山爭峙蓋安人內贊之力實多已而
南溟以丁酉弱冠舉鄉見莘公以戊戌擢明經高等
里中見爭以殊榮相賀安人色不爲喜及見莘公筮
仕杭州別駕術遷倐勸太守歲歷數年挾安人俱安
人曰吾忍以七芾飾御區區者累乃公懸魚素絲之

節耶衣不重采膳不兼珍加故也時誡諸子以義利
關頭當一刀割破輿損人寧損已與積怨昭昭寧積
德冥冥諸子以此競敕厲南溟尤苦心立品世俗一
切曳輕刺肥遷佞徵歌逐獵走徑之態夷然不屑郡
中推爲眞孝廉固天性近道亦安人陰訓素矣安人
以見莘公治最受 璽書之封自是數以止足諷曰
公老矣叨冒 國恩已重復何覬而戀戀進賢冠爲
見莘公領之寬解組歸東猶三徑淡數歲乃卒安人
哀毀瀕絕強起治喪事迨釋經呼南溟曰汝父已矣

臨川吳之甲元秉甫著　男奇杰編
五世孫重康重刻

議

平播議

竊聞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牛馬處暑之既至寅蝱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則不死於患當今播變何以異此播酋介在川貴世作外藩其地爲夜郎且蘭之故穴牂牁[illegible]道之衝隘　國初內附以來素受戎索其逆額行[illegible]郡縣羅而[illegible][illegible]便耳邇跳梁不軌致絓

天朝眷乃世封議宥議撫恩施未已奈何爲虺弗摧蔓乃難圖始猶怨隙所構間橫逞其狠侵繼遂申禍無良益大張其豕突七姓三司盡爲魚肉黃平白泥悉就鯨鯢而又躪轢我城守荼毒我將士虔劉我生靈悍然以鴻毛而干大鑪螳臂而嬰車轍此門庭利槃之寇而肘腋爲患之仇也且小醜縱橫諸酋觀望一傲覆動百國睥睨儻天罰久稽元兇不殪恐樹梗于荒裔示弱于邊圉事已至此類非癬疥之病在一方而失今不圖將蹠盩之疾遍天下然則筑貴安危寔係　國家利害尚可養癰憚一割之難縱敵貽數世之患哉愚斷謂羈縻之術止可行于昔而大創之舉不可已于今也矧伍千征倭之僞請以朝廷爲可戲贖鍰贖木之圖納視中國若無人此其狡情叵測誰云王法容赦嗟乎楊辟首議固其已事之驗矣第楊酋伏莽據險恃險擾城我急則峯屯入保我緩則脫兎相加我寡而怯則倚戈增國恥我衆而強則堅壁困軍興出沒無常輕黠百態誠難填嗚伊吾之劍逑馳深入之車當晨夜征復孰籌之有六

策而尋常兵餉之說不與焉一曰選裨卒訂賞格兵志曰疆塲遴午得一士賢于百萬師司馬遷曰壯士先登陷陣走死地如鶩其實爲重賞耳蓋偏裨死官也諸卒死士也戰死功也未有不得死士能致其死力者今充行間役中黃者非盡乏之人而將領不必識韜鈐兵伍不必閑擊刺又川貴土著多軟脆重死罪謫戍籍鮮忠憤捐軀徒糜餼餉而未有銖兩之報愚以爲當博延慎選各處驍暘兵機曾竪旌伐者委以事權假以便宜使效虞詡三科之法召募各省直材

官蹶張一切投石拔距超亭擊劍鬬索彈兕連弩風角占測之類悉得收用然後定其功賞能掃靜蠻烟者賞如干登陴陷敵者賞如干魁獲俘馘者賞如干庶人與挾纊之恩士鼓投醪之勇昔淮陰亡命而禽勁楚衛青人奴而滅強胡彼么麼叛酋又胡足辱天聲而膏齊斧也二曰詗地圖廣鄉導孫子曰不知山川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況播州僻處層巒密箐中如鳳山拱辰紫霄諸山鎮湘江小烏江白泥江諸川津皆險隘峻絕路難

運騎峰堪束馬惟不知其要領故相襲以爲鬼區兕窟莫敢窺左足而擣其巢耳今欲次第攻勦必先熟習其境界詳考其形便凡林莽葱翳之處山谷曲峭之處原壟紆折之處某可結寨某可設伏某爲高陵勿向某爲背丘勿逆皆可畫地而談聚米而計因按其勢鍥成一書展籍彼圖婦孺可曉庶敵在吾目中而夜郎牂牁之險與我共之矣然地圖非可遙測臆想神遊而知必得彼之叛逋來者啗以厚餌令爲我向導此楚才晉用之術也倘猝未有便莫如懸金幣以募慣遊商賈此屬出入既久道途必諳誠致其人以資指南則靜可坐堂奧以知千里動可就熟路以馮輕車昔張松獻地成都不守呂凱進圖蠻賧成禽而唐蒙通夜郎之道亦問之蜀賈人而後上書此察形觀勢之良圖入穴取子之先計古所首議者也三曰伏陰謀務詭[illegible]孫子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六韜曰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言兵貴詭也今播酋素[illegible]窺伺羽書未馳邊塞先告彼輒先覺而[illegible]衆即散然以武裝臨之

彼必波驚獸駭下屯險地挑之則不出越險而攫之則又不能縱久當自固寧不需歲月而兵幾頓哉謂宜潛謀密運動九天藏九地陰蒐軍實而陽斂兵寄或羸師以張之如伯比之間隨或曳柴僞遁如欒枝之敗楚或七遇皆北以驕之或使勇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如蔿賈之滅庸公子突之破戎然後因其無備襲其不意前角而後犄乃可踣也即令彼不爲吾誘而吾亦得因是以審物審備養氣養力可居安而無患入險而不脫矣三略曰將謀密則姦心閉將謀

泄則軍無勢此一策也四曰扼要害斷饟途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要㪣曰與人鬬不搤其吭拊其背不能全勝今播石棧鉤連衝波逆折羊腸複道轉石砯厓自謂一夫當關萬人莫能過也然吾計彼之出師不過往來于數徑卽按兵不出計彼地所產不過班竹文貍布蜜茶蕨沙黃之類餘物所需多不得不仰給于外部卽預有積而未嘗不可以計窮竭也今徼塞之地如滇浪諸處業有屯將然堡塁未固防禦猶疎闊宜審其衝衞若合江鎭遠等界精宿銳兵

嚴立選鋒禁其往來捕其介使俾無以窺吾虛實而利吾貿遷彼突而出則厚集而扊其歸師路困之術也彼入而伏則勢不能以久絕中虛之道也而又卽吾屯營簡練之衆日侵月軼斬燬其林茨塹闢其隘區尺寸而取步武而進吾威稜漸逼彼保障漸傾又内訌之勢也此亦一策也五曰精戰械防敵技孫子曰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鼂錯曰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今播平原相遠川谷居間所謂弓弩之地也萑葦竹蕭枝葉接茂所謂矛鋋之地也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所謂劒楯之地也此不可不日夜肄習固也嘗考晉馬隆擊鮮卑以山隘險乃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于車上轉戰而前殺傷甚衆遂平涼州其爲制殊便于今但車陣久廢不可猝修則諸可用者惟火攻一法蓋播地草木蒙籠火甚可施且火之爲器號兵中飛將戈矛矢石止能殺人于十步百步中惟火能殺人于五里十里數十里之外誠用吾于火器者廣市硝磺精諸製造以此攻

堅何向弗克然又有可慮者酋技有滚木擂石尤巧于用睹箭向者決戰多爲中藥莫如兵各設一長牌退以結陣進以翼身則彼雖有坐草毒射之術不足恣其奸爲吾恐而吾亦可舒旆長驅而靡顧忌此又兵志所謂以長擊短勿以短擊長利則能趨之害則能避之之說也六曰行間諜攜黨援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夫交有內有外外交攜則其羽翼孤內交攜則其手足掣今播所錯壤而國者有安黎諸司實靖諸苗芒部烏蒙諸夷闔夷性無常所貪者金帛

耳誠使舌八款以貨賽令爲我轉行間諜則彼必深
中不兢吾可得以靡縛也不然則令其引兵前驅吾
從而尾之又可得以衆壓也是錯所謂以夷狄攻夷
狄中國之形也第或貔貅之出不徼于它狩狠之德
未必爲用嘗聞楊酋性兇獷多殺戮諸司苦其虐敝
輒欲食之肉而寢其皮特刦于積威罔敢發難倘賚
募辯智拳勇之士數輩厚其貲送而遣之往遊因交
關其間嗾之內噬自相猜貳因爲中態夫嗷嗷之衆
方以揚酋爲怨府而吾復許以褫能既餽不吝傳爵

相封諸黨酋徒亦蒲溱無所戮則彼皆知元濟既禽
淮蔡卽吾之人懷恩已亡回紇爲唐之用豈無操戈
相應者此又所謂中人腹心之疾而舉敵掌股之上
者也是六黃者操縱不同措置互異統之機有所當
乘變有所當國竊謂譬定荒夷殲滅戎醜帝王萬全
之道或不出此兵法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
災莫過狐疑夫誰無疾靑能者蚤除之以堂堂中國
尺組且可繫殭虜寸劍且可斬樓蘭而蕞爾苗酋世
在宇下曾不當一彈丸反倡狂跳躅莫敢誰何令不

奏請勦薙其何以息臥榻之鼾睡而掃藩籬之蟊賊
哉此愚所以鷄鳴起舞憤然欲請戲下之纓而借食
前之筯者也

策

經機　壬子蘇松武程

古之善兵者言機不言經也夫機之用神矣進退恍
惚出入杳冥固有機而寔無機也況規規焉執孫吳
之科按韜鈐之說而因是經乎哉乃後世介胄家間
儒生端本經術爲明武亦自經動執經以談兵轉相

傳會某也奇某也正某也分某也合某也紆某也直
處女脫兔之喻非不捷于機也振鞭絕弦之形非不
決于機也龍變虎發之說非不極機之幻也震雷迅
雲之語非不諳機之神也然模畫發中失之千里鑽
研紙上已隔萬重矣昔太昊之難七十戰而後濟黃
帝之難五十戰而後濟少昊之難四十八戰而後濟
昆吾之難五十戰而後濟當是時豈有經哉古者兵
出受命于廟受脤于社設明衣鑿凶門而出其不可
必如此且決機兩陣之間百脈驚心五色無主天運

遼塞雲舞飛荐卽平日深于機者且恐無用而可執
吾熟嫻素習之經當之吾見其舛也是故古莫古于
黃帝之陰符經日月龍蛇反覆之妙得其精可以養
生竊其餘可以治國此非僞書明也然巳不無兎葵
燕麥之疑焉何者謂帝能經帝之妙不盡此也亦莫
古于風后之握奇經風雲鳥蛇循環之神演爲八門
變爲八花此非舛作用也然亦不無乘角龜毛之疑
焉何者謂后能經后之奇不盡此也宋兵號最弱而
宋元豐中始定七書爲武經頒行武學其間孫子一

書精言妙理雖尺幅不賒而九天九地悉羅其中矣
吳子穰苴之深奇次之尉繚之縱橫又次之三略之
名附于黃石六韜之語不類丹書烏自定其爲經也
嘗攷善用機者如陽與陰如陰與陽無窮如天地不
竭如四時破勁敵于襟帶之下解重圍于談笑之中
是故象燧係而吳師奔連雞火而姚襄敗非有舊說
可師也更鼓不發而寇弭女子彈琴而身遁非有夙
聞足術也曹操起沙爲城以渡渭鄖基剪紙爲羽以
破敵鄧訓縫革爲船以濟河非有成策宜用也試按

古諸書中果載何經于彼務言兵機者謂有八機五
權則又淺于機矣雖有至神之機一爲人窺固已淺
陋不可用譬幻師之市幻也必先熒人耳目使失其
視聽然後擲盃化鶴噴酒成霧莫有測者鬪之盜有
含水噀人者乘人未鬪而噀之往往致勝人識其術
乃剚刃于其水不及發時于是盜死人手矣況兵機
而求之經得乎如李衛公乘水以擒蕭銑使其悚不
及至而考之兵法臨水必待其定張彥澤逆風待契
丹鼓其不意而求之兵書逆風則結陣以待馬陵之

伏孫臏死焉涓漏用之而成擒何故智之不效也新
野之趙先主剪焉烏林遲之而逐北何勝筭之無常
也昔趙奢子括能讀父書及長平之役代廉頗將其
母上書言括不可用卒僨趙事南唐柴克弘者再用
之子也博奕酗酒口不言兵時以爲非將帥材克弘
請效死行陣其母亦上書言克弘有父風可大用而
常州一戰卒敗吳越夫孫括言書似不可用及觀克
弘未必非家傳力也且以二母致識洞若龜策似成
敗先機婦孺能識者則有機乎無機乎機果可按膺

而求否乎雅情于機者至樸廣以求機因而摹跡以
用機甚而緘囊守訣以閟其機秘神明之用區區貴
之傳授遂以六韜五勝之術天乙太乙之符蚩尤繇
余之篇鬼臣無忌之略魏太祖之新書李將軍之戰
法機莫神焉不知劒之精良者至龍淵湛盧魚腸鸑
覩止矣刀之淬利者至脫光孟勞青犢素質止矣不
能用之則皆倒持其柄授人曾得效一割之力哉是
知兵莫神于機舉世習聞其說而不知習聞者非機
之至妙者也心將喻于口而已喻于言文欲授之于

而不知所敎泡起焰滅影過風馳縱曰進退之妙存
乎一心然心非神化不測精深明妙之心卒難語此
機既昧矣不得不用勇以決不可必之勝又不得不
用衆以集偶至之勛覩世談兵不出此二端而不知
用勇用衆俱不足恃也烏獲夏育力冠千古不聞有
戰伐勛魏曹章能負太廟萬斤鍾而趨擲白象尾頓
于地以臂繞虎尾虎伏不敢動然是時海內稱關張
萬人敵不齒章也南渠羊侃以指抉壁入三寸弓力
至二千石北魏盧曹以海神馬骨爲矟齊神武諸將
莫能舉然是時天下以高敖曹配項羽不數羊盧也
力勇若此而瘖乎幾遂與三尺孺子同其無用倘以
爲衆足恃耶則王莽以百萬陷昆陽也而殲隋煬以
百十三萬圍平壤也而潰此其兵莫衆矣光武悉漢
將之良以圍天水而折北神武悉齊兵之銳以圍金
墉而隕身此其兵莫衆而且加以良將矣拓拔英揚
大眼以四十萬圍鍾離而隻輪不返郭子儀李光弼
以六十萬圍相州而九師盡奔此其兵莫衆而所遇
又非勍敵矣然徒知蟻屯蜂附之勢不得其機竟無

所用而今之訓武者漫言經也豈知兵自有經必明
于經不執經而後可用經明于兵主變不主經而後
可讀經不然呻吟章句是儒生之守也賈復之儒術
阿蒙之刮目不幾爲藏拙者口實哉按漢書儒林傳
明帝別立校舍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
當時以爲非訓練所急又按白帖載涼州刺史宋邊
患多寇令家習孝經而蓋勛譏其不知務夫孝經在
儒者豈非經之首而施之兵至不相蒙如此是則虛
慕儒生之經術而責蓋苑以經也非知經者矣今

國家久享太平遵花劍鍔秋月刀環幾為繪飾觀聽之用以故遴材者試之弓馬課之論策亦既總總無遺法也但絕塵穿楊既未必皆妙技而規書文字不過襲鉛槧虛詞曾不見其虛虛實實能發揮胸中妙用者選士不測觀其機巽且又安望其設伏及其登用擬即執冰世且目為狙人假傲嚅囁擩于鬧目以避文吏之筆鋒精神澈于趨事耳目敗于承迎安得深明乎寒暑晦明霜雪風露之變以求所為隱之天者乎安能觀谷于山川向背險阻伏起之形以求所

為隱之地者乎又安得矚勞佚主客之機審虛實生死之故蔽之于前望之于後以求所為隱之于人者乎是平日既不講機臨敵又安能出機且訓練教閱止習花套自四方平定陣三衝三突外無所見奇卽為鸛為鵞其遺法亦未聞也又況上焉者乎是既不求機之迹其又安知機之神愚草野何敢言機第嘗下上古今名將竊謂機困于心如錐藏穎見機發于心如孔動銃飛機之所來眉不及野目不及瞬可以精悟難以學至張子房之神于機也非傳于下邳受履之父老也怒後朔之一言擬動其機也王景略之神于機也非傳于嵩高山號胡床之父老也倍償舒直之一言擬動其機也則謂兩父老傳之以機亦可也甚哉機之不容口舌形容也我　皇上昭文隱武內謐外寧有道之長邁軼百王薄海內外方時罄風占牛搢紳[illegible]王闓之路咸躡銅柱之鄉士牛其間亦何用覘騁兵機為者顧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知在周易師之九二言師中之吉也孔子係之曰懷萬邦江漢之師圭瓚秬鬯王之所以命召公

也乃虎拜稽首而曰天子萬年夫以兵戎之事而稚其心則以為懷萬邦致其頌則以為享萬年然則際雍和無事不獨上以此貽其下使得從容偃息識機明變以稱任使而腹心于城之士相與深其機差其智樽俎之上折衝于里以弭四海未然之變而壽國于不傾之域亦所以永綿　天子之純嘏者也如弟按金匱讀玉韜以稱武經非愚所謂知機并非愚所謂知經矣

虜倭　壬子蔡松武程

國家有鴻呢燀赫立而不譁整而愈暇顯示敵以不
可犯者勢也有偪億勃萃不鼓欲躍不柞欲赴隰足
以待敵之至者氣也勢如銛鋩絶紮兀崒峩嶪倒卓
太青使登頓者飛睇千盤惴慄而不敢躡氣如虓彪
怒視鼓鬣露齦吸衝飈嚝烈焰投之者蔑不骨虀肉
醟以出能設勢則以我制敵可以靜而無不同能治
氣則我不爲敵制可以動而無不從自古鞭笞四夷
控御八紘未有踰此兩術此可策今日倭虜之事矣
關漢八曰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大部虜得可北一

種天不足之氣其性頑獰不可曜明之以禮天恐其
爲中國患故特置之莽漠大莫之鄉而限之以邊倭
得東南一種地不足之氣其性慓疾不可凝持之以
信天亦恐其爲中國患故特置之炎歊毒厲之隅而
界之以海中國如花然邊與海其符萼也中國如果
然邊與海其毛廓也然我勢與氣足以運掉邊海則
邊海爲我之外護以代我逢當其不若我之勢一頽
氣一散彼將倒柃我墮勢侵襲我敗氣環起而闖邊
截海與我爲難愚請識邊夫邊之立自秦防也秦政

命蒙將軍斬山堙谷築起塞城延袤萬餘里歷代藉
以作藩垣入　明定鼎幽燕尤與邊隣其在東爲遼鎮
建州海西毛憐諸大酋韃靼其左兀良哈種類禍餘
泰寧朵顏三衛偪側其右雖皆羈我我索而往往介
我不虞以穿我塞則肘腋之患可虞也遼鎮之西爲
薊鎮薊州故屬大寧大寧與遼宣碁峙共號邊瘙自
割大寧予虜而遼宣斷遼宣斷而京邑孤始不得不
倚薊爲邊薊州之間如古北口喜峰口潮河川最當
虜衝而去　京師二百里許耳卧榻鼾睡孰甚於此

己巳庚戌之變直薄內地豈非闌入之易致之耶則
門庭之寇可虞也薊州西爲保定保定雖馮翊近地
而紫荆倒馬龍泉三關實隸之保定西爲宣府宣府
山川險隘稍易守軍士素稱敢戰乃王經之階郭桌
之叛皆起於宣而老把都㕈難兀慎素囊五路諸孽
又蹲踞於外彼去京不過十餘舍而風馬注耶則鎖
鑰之疎可虞也宣府西爲大同宋邪卜虜庭在焉大
同西爲山西襬腰虜庭在焉皆幾元苗裔也大同地
平莽一壑漸毗山西地峻絶三關可憑而虜每徑大

同以軼山西則輔車之不固可虞也山西西爲延綏延綏西爲寧夏皆負黃河爲險地有浮沙介肅欽諸臣所築城多傾易踰寧夏西爲固原固原西爲甘肅覘宅邊九斗絶孤懸自蘭州迄肅州僅僅一徑路大如線而北疑南脊出入其中大約四鎮境外地黃甫川迤邐花馬池至嘉峪皆吉囊種姓火落赤松海諸虜巢所盤至正勝國之綿徼也近且不虞河套而假道西池以潛騁於河湟青海之間狡夏之階梯有既平制落藩之自撤可虞也凡是皆九邊之難禦可策

未而籌也哉請談海夫海之防自漢防也漢以前朝鮮爲中國屬邑無門戶之蔽而人不爲盜及元封間因朝鮮殺漢使涉何遣樓船將軍楊僕浮渤海左將軍荀彘出遼東擊其王右渠定朝鮮爲四郡而海之防始設其後有戈船下瀨橫海之制至開昆明以習水戰而防海之具始備然唐宋以前中國未甚苦倭其爲備不甚關緩急我　國家南北兩都並濵海爲禁帶而倭適當浸強乍順乍逆洪武中有巨燭藏集之陷永樂中有望海渦之倭宣德中有大嵩桃渚之寇然猶不過豕牙偶突未敢數數也至　世廟時而壬子六七年間倭患無歲不告然猶不過狠性多貪飽所欲則去無他蹤也至邇歲平秀吉之亂且得然與我爭王京遼左幾震動矣其睥睨之日甚可虞也海防重在二汛以冬春之交風多颶不堪渡及三月距五月東北之颿動而倭可來故大汛至於春夏秌之交風漸惡又不堪渡及九月距十月小陽屆令而倭亦可來故小汛至於秋一歲中倭之可犯者幾半而又無地不可入其備禦之難施可虞也倭之患莫棘

於犯遼一渡鴨綠泊金復抵直沽不惟可擣遼亦可擣天津其華轂之受驚可虞也其次莫棘於犯吳犯淮犯浙其犯吳犯浙也多於中界上界玉環舟山栜林乍浦青村川沙吳淞劉河福山諸地而勢且徑吳越以衝留都其犯淮揚也多於通州狼山揚樹港餘東廖角廟灣新場諸地而亦且浮長江以衝留都其狡謀之叵測可虞也又其次則犯青齊犯閩廣矣登萊懸於海濱最易受敵而危礁暗沙往往敗舟尤不便禦敵閩廣奸商往來最能誘敵而民虓易動如悲

烏尤不能逐敵雖於兩都差爲馬服而屏翰之失守
亦可虞也凡是皆海上之情形可轉節而圖也迺今
日愈有不可言者奴兒哈赤勾挈拱以稱戈而革舊
之爭不可問矣喪地之辱不可雪矣虎墩兎憨糾兄
弟以犯順而反青革又吐氣矣賴豨葦亦生心矣忠
順夫人告砠而卜失兎之強恐不能長守四十年舊
約矣五路台吉挾貲而保寧白土淵之援恐不能屢
邀二百級大捷矣况半氏中徽家康最横倭雖尤在
眉睫之者入琉球擄其王籍其人民上是等倭窺之

歸國隙之非府來貢而着髮倭人孫逃行間持亦相
向不服盤驗其情不已可挽耶朝鮮當蹂踐殘破之
餘元氣蕭然未復而倭欲使使入王京入王京勢必
不肯如予圖之垂橐備率衆以入掩其不備而襲其
國即不襲其國必制其君若臣以携我我將拱手聽
之耶縱朝鮮不我携而馳告我我能克耳棄之耶夫
今之時民憊矣財竭矣國有三空之嘆朝無九年之
需一旦大梗殷流將安所撐距耶然愚竊謂中國之
大　主上之明政不必爲此犬羊輩惴惴動色也莫

若急設勢以令其勿來莫若急治氣以待其來夫所
稱設勢而治氣者非別有他謬巧可以褫其魄折其
鋒也要不過儒生常談之戰耳守耳款耳但今之戰
者非搗巢以挑釁則殺降以矜功又不然則虛示出
洋僞張塘報以邀賞此無異慵貓嚙腐鼠原不謂之
戰愚所謂戰正不修戰名而修戰實整礪兵馬訓練
卒乘某敵可直勦某險可深入若何而可絕島若何
而可盡倭如王威寧之議搜套如曾銑事之畫守套
如戚少保等之破倭夷方可謂之真戰今之守者非

閉玉關以避寇則增戍卒以自衛又不然則隱匿邊
警文吾旦夕以救過此無異厲奴喋夕火原不謂之
守愚所謂守正不以守守而以守攻修舉屯政爲軍需
計實覈籍伍爲軍容計築墩臺補邊城爲軍衛計鏇
鎗銃鏜鈀鍪鏃鑲必求其銛而鋌鋍釪鉅鉻鈇鈹鉛
鈚必求其鍇而鈔凡釬開之口必爲之固其扃凡嶔
嶮之關必爲之密其禍如于肅愍之制敵也先如湯
信國之經略沿海如楊守謙之議積粟芻方可謂之
真守今之款者非徙唐浙以爲安則耳養癰以待潰

又不然則陰媚虜而陽出塞至棄疆場後金繒而猶自謂有勘定功此無異割臂啖餓虎原不謂之款愚所謂款不惟借款以行其守亦借款以行其戰我未嘗一息忘守一息忘戰但無釁而伐敵則虞敵勢堅不能滅敵而輕用民則虞民心瑕姑捐尺寸之利以豢之俾其智昏於利謀弛於貪我因乘無事日整軍經武潛覘間隙鵠想乘釁指虜虜誅指倭倭滅如李東陽所謂操之得其要如胡世寧所謂五間次第畢用如霍韜所謂羈縻[illegible]收制其逆順方可謂之真款

雖然禦倭與禦虜又有難同途言者虜可以款爲守可以守爲戰倭則來也止有戰一法未來也止有守一法而款則不可何也虜鍾乾坤之殺氣從古爲中國患三代聖王亦未聞有滅之者然能戰而後可議款漢孝武分道遠征犁庭掃穴而匈奴保塞者百餘年其效可覩也能守而後可議戰唐太宗便橋定盟息民休卒而一出大破突厥擒名王頡利其效可覩也宋兵弱不能戰而專恃款遂至歲於遼餉於金覆於蒙古甚哉款不可恃也若倭處海表畢下地爲天

之死氣與我隔大海屬市之所迷真封貢之所羈束爲不能與我爭中國中國亦萬不可與通好第往其來之路而堵其入之途未來時申嚴海禁勿使奸民王直之類爲鄉導可也將來時多備戰艦令于村等臣稱兩翼衙之中流擊之勿使登陸可也既來時各兵策應而拒用百子充溢之勢九[illegible]之[illegible]承千連城之勢[illegible]之勿使盜類得逃可也[illegible]帝剿茲勦虜有[illegible]之說[illegible]於[illegible]嗟呼中國之[illegible]

之氣自弱勢與氣非旦夕可[illegible]激而逆也昔漢得劇孟隱然若一敵國唐用[illegible]則得人以成其勢者也楊祜鎮南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心而遂克強吳則立政以成其勢者也狄武襄好讀書悉通古將帥兵法計事必審中伏會而因以平賊則善謀以成其勢者也勢既成而敵可滅矣奎故皆是類也稷且申明約束斬寵臣莊賈斷君之車斬馬驂不少顧忌則磨厲之以作其勇氣者也劉尋與士卒同甘苦分衣食撫萬從周家屬不失其所則呴咻

之以作其忠氣者也田安平宣言欲兵使其劍卒掘墓而城上望見者皆涕泣俱願鬭之以作其怒氣者也氣既作而敵可叱宅盡芟皆是類也舞邊海者誠能設勢與治氣何憂咆哮天驕之焰幺麼日髑之氛哉愚非敢問肉食之謀願長於海嶠志在邊功執事有意振拂之其何恐救桑梓之虞忘終童之請也拔擢管穴聊備經世君子時擇焉

謀陣　甲子浙江武林

兵陰事也不可以陽用也兵家皆能言之然而未爲哲作矣　參之九　二十三

得也夫天地間孰有無陽而可爲陰者易以坤象陰而曰牝馬未離于陽矣陰疑陽則戰戰曰龍戰戰乃是陽事也其血玄黃則陰陽相雜亦戰之窮耳故說卦以甲冑兵戈屬離離一陰而二陽易之干兵深矣三墳三皇氏之易也說者疑毛正仲所傳會適談兵有非漢以前五十三家所及者其曰兵陰謀兵陽陳合陰陽言兵與易蓋互證焉而愚竊謂陰行于陽之中者也謀亦行于陳之中者也易稱人謀鬼謀而陰符專言機後儒謂士以正立以謀濟又謂成天下事者機而譚景升曰藏于人者謂之機奇于人者謂之謀大抵謀如赴的之矢而機其牙栝也不好謀不足成事不審機不足定謀機之伏若講之靜機之發如礮彈之激彴約之逝急疑不能留瞬徹乎徹乎孫子所謂不可先傳伏波所謂不可豫度李藥師所謂變而神之推乎天岳鄂王所謂運用之妙存乎心皆言謀皆言機也兵之謀曰陰謀兵之經曰陰經即以機亦爲陰可也而畢竟舍陽以爲陰則不可不觀黃帝所作握機經皆言陳不言謀乎陳非三墳所指爲陽

靜作矣　參之二　二十四

乎謂陰藏于無陽著于有故謀不可見而陳可見然也然嘗取握機陣法潛玩而精求之則并不可專以爲陽何也握機出于井田者也井田本于八卦者也八卦生于河圖者也河圖一陰一陽之道也三八居左易象之以震而陳象之以龍四六居右易象之以兌而陳象之以虎二七居上易象之以離而陳象之以鳥一六居下易象之以坎而陳象之以蛇四者正位也四九與一六合而易象以乾陳象以天二七與四九合而易象以坤陳象以地三八與二七合而易

象以巽陳象以風一六與三八合而易象以艮陳象以雲四者變位也則四爲正四爲奇之說也五十居中在易爲太極在陳將軍所握則餘奇爲握奇之說也圖以五爲主而生八卦故陳亦始于五終于八焉八卦生于四象循環無端故陳亦四頭八尾觸處爲首焉乾坤易之門而諸卦皆以乾坤爲體故陳亦皆有天衡地軸焉易有餘爻以象閏故陳亦有游兵定兩端焉重而爲八八六十四陳即八卦之重而爲六十四卦也變而爲六[illegible]之[illegible]而成六爻也分而爲

天陳地陳人陳以象三才銳陳直陳曲陳方陳圓陳以象五行十二辰陳以象四時魚麗鵝鸛長蛇等陳以象百物無非法八折之參伍而錯綜也總從河圖一陰一陽之理生也易無體神無方不可爲典要陳亦渾渾淪淪變化無方形極至于無形故非知易者不可以言兵也武侯魚腹壘石布其形未言其理桓温知常山蛇勢得其偏未得其全獨孤及使客錄古兵法既其粗未既其精即藥師本乎旗號本乎旛名之對亦陰用其術而不以告人耳若李荃太白經繪爲九圖八合八離雜而無紀其不知陳也蓋不知易之過哉知易則知陳即謀謀即機機與謀非他陰陽之變而已陳足以盡陰陽之變而不足盡機與謀之用耶歷稽名將未見離陳法以爲機謀者李廣張左右翼擊匈奴機不即寓于鳥陳乎安守忠以驍騎九千爲長蛇陳擊官軍機不即寓于蛇陳乎淮陰垓下之戰孔將軍左費將軍右皇帝居後機不即寓于虎陳乎韓蘄公大儀之戰先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起擊機不即寓于龍陳乎捨陳之外別有機謀者非知

兵者也今天下兵法不講久矣平居則苦多兵非多兵兵善冒也臨敵則苦無兵非無兵兵善逃也兩者天下所以敝也議者率咎其不識機謀愚謬以爲咎在不識陳何也善冒者非以多而不可聚耶然將兵多多益善以治衆如治寡也治衆如治寡分數明也儀行握奇之伍法五人爲伍十伍爲隊十隊爲陳隊間容隊陳間容陳分若眉列聚若繩聯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如雎陽尚處冒乎善逃者非以紛而不可制耶然四機以氣機爲上人人自鬭也人人自鬭法

素行也儼行握奇之戰法左防其左右防其右進無
速奔退無遽走失一人則一伍誅失一吏則一隊誅
使颱旗至地萬衆致死如光弼尚虞逃乎夫兵不敢
逃則尺籍皆可成行列矣兵不敢逃則市人皆可蹈
水火矣而惟陳法能坐收之匪矣握機一經爲今日
對証之奇咳也痲然讀握機經又不當作陳法觀也
其不言謀者古言皆謀也謀有妙于無窮如天地與
謀有幻手不測如風雲與謀有所于龍之蟠虎之摶
鳥之翔杳蛇之伏設與奇正之説古未有言者言自

握機始孫子謂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
孰非根握機而暢其指耶易論八卦以爲成變化而
行鬼神愚謂握機十九言亦兵家所以成變化而行
鬼神也皆攷三墳又有曰殺順性殺止亂夫殺能止
天下之亂以順天下之性則謂兵純乎陽象亦無不
可矣以爲陰事不可陽用信未爲得也

兵民　甲子浙江武程

嘗讀郁離子曰有國者必以農耕而兵戰也農與兵
孰非君之民哉猶足與手不可獨無兵農而君不
禁是見手不見足也吁嘻此文成救世之語然祇言
兵農不可相輸而未言兵農不可相分也愚又三復
易之師師象兵也而彖獨取容民畜衆以此推之卹
民卽行師之法矣此猶上古兵農合一之世也至衞
公之精于論兵也而所詳者井畝軌里忠武之神于
用兵也而所憂者東南民力豈典衣而謀冠司祝而
議庖過計若是哉亦深知兵與民必不可分焉者也
夫謂兵與民不可分非眞欲盡刻阡陌復行井田之
制也非眞欲按校使錐鈸觀蕭望杏之時強授以鵲

血之弓魚服之刃也天下有兵兵有民兵有民民有
兵民兵者兵矣列闤闠者孰廢杆橛之具非民之兵
乎民者民矣服縵胡者誰無作力之時非兵之民乎
又況民爲民矣衞民而使民不以自衞落事非執兵
之民乎兵爲兵矣飼兵而使兵不以關飼妨技非服
農之兵乎故物有相資以生者瑣琣腹蟹也物有相
待以動者水母目蝦也人有相資以生者兵之戶民
也人有相待以動者民之項兵也必不可分焉者也
愚勿談往代　國朝令丙設軍民兩籍立司農司馬

兩曹裂分矣然猶有鄉兵甲有保甲何嘗民之不卽
爲兵也衛有衛屯邊有邊屯何嘗兵之不卽爲民也
祖宗用意深且遠如此後來承平日久武備弛而民
不知兵屯政壞而兵亦不知農旣兩受其假已非朝夕頃
遼豕蜀犬黔驢三大變並起徵發旁午遂至一派再
派而兵疲民矣調遣行符召募有使而民益苦兵矣
甚至案猾則呼庚過敵則棄甲而民更苦非兵之兵
矣又甚至按籍則磬額課資剩烏有而民尤苦無兵
之兵矣迄今[illegible]額至六百餘萬黔餉減額至一

百五十餘萬而派之數不抵額之數者且數十萬也
海內元元毛盡澤竭而農閒險塞尚譁伍脫巾莫識
所稅當事者仰屋浩嘆將何術之操乎毋聞醫工言
治目如治民治齒如治兵愚亦以爲治民如治目治
兵如治齒也治目法在靜垂簾對壁可以取驗治齒
法在動一日不漱垢則賊則盜齲齲作楚矣故說者
謂無當之卮江海不能實請什什而覈之伍伍而稽
之虛冒淸而軍須可減十之一二也一則也說者又
謂引弓之倫飛渡非所長請紬三方布置之謬罷津

門登海之戍浮閉關而軍須可減十之二三也一則
也說者又謂不補之猶常家無所用請裁通灣糧糊
之卒汰營衛冗濫之徒耗蠹剔而軍須可減十之四
五也一則也嗚呼此誠權緩急酌盈 國計所當
出者也然而不過以兵治兵非其本計也愚嘗弘覽
垓埏之大勢熟計當局之急着大都遼爲重黔次之
則且置黔先籌遼夫奴酋我官民裂我疆宇誠宜應
時奮[illegible]有[illegible]萬則難敵也以
文皇帝神武[illegible]旬月與虜賊[illegible]當吾世欲

越長白抵黃龍犂其庭掃其穴而郡縣置之豈容易
談哉乃戒心滅此朝食之不易而低佪掎抱闔門
鐸絮旐以守不敢出三韓一步怨老師糜財遼局未
畢中原已立稿何異相回之伐龍蚳壁土門賈民愁
取五丁之禍耶竊謂遼之失也非兵少也以民潰也
遼之復也非可兵取也以民收也則莫如卽兵爲民
之策何也虜雖破遼旋拔皆去遼沃壤固纏錯也膏
腴上賈我安得甌脫棄焉亟宜令援兵與遼民若饋
餽相銜以出劃地而授之廛次比耦而耕之從關外

漸暨寧前從寧前漸暨廣寧稍給牛種而時其勸勞行之數歲歲可得粟幾百萬種莹秆幾百萬石而東南飛輓可以漸寢廣寧定推之遼瀋亦然開鐵亦然竟假饗策而不必驟密通呼吸而不相離實因糧上術亦光復偉圖也則又莫若即民爲兵之策益發者以遼守遼之說未爲弁也特不能善用不能善用遂至徵召四出而在宅變今遼民歎嘅而蟻附者驚魂浸浸定矣我能驅之與士卒輩共艾殺遼士度彼亦挾弧矢戈鋋以自藩而我因勢順導之聯以什伍課

之攻刺肄之止齊使人人皆可拓弓褁甲向敵此其氣必倍賈而其教必易成教成則昔日逬奔之氣夫皆今日奉勇之勁卒也而又推其法以漸教關內消憑翊燕趙以北民故摯悍度今慎于虜至無日亦未有不奉喙應聲騰起者第得勤幹長令數十輩家冠使執文法程之不數歲可已成一貔貅之陳以待邊臣指使而烏用遐搜遠購捐有用帑金驚妖蛺瘦虎之孖也難者曰越關屯牧保西虜不擾我乎曰不然我業不惜歲幣數十萬餌虎酋酋得遼土若石田其

不以易數十萬審夫我第走舌士往撫定堅約必不我蠡毒也難者又曰奴頃帖耳以我虛遼無所得陸掠設屯遼必宿兵宿兵必戒備彼陳輜重不復啓戎心乎此亦不然我且屯且修戰具奴動我犄磨劉足相待而且倣葉世傑多設滿濆限胡馬之法而且倣吳玠天水軍作地網阻金騎之法而且倣智瑩更番迭肄敝敵師之法而且倣張仁愿築堡首尾相望之法奴善疑而輕我故數入犯今見我能兵必不敢窺塞蹂躪我也然而茲事體大用之得人則地可斥壞

可進不得其人生靈所係未易以言昔郭份陽守河中以軍食乏自耕百畝將較以是爲差士卒不勸而耕軍有餘糧夫非即兵爲民也耶而不躬先能日以孟青挾之從其乘耒耶李抱真守澤潞籍民壯丁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不費給廩夫非即民爲兵也耶而不賞罰能日以伍伯呼之彊其控弦耶今誠得郭汾陽李抱真行此兩策而二年不恢復廣寧三年不蕩除遼陽五年不盡驅加派七年不斬哈赤首懸藁街愚

不信也雖然不獨可試之邉也黔民爲儳李嗷垂盡其脊𢬵地毀可分給士卒耕𠞰也全息餘黎久出入兵燹編伍而教之戰直差易耳士飽馬騰之旅大祖高驤扼水西區區毀毀敢與巨石角哉又不獨可試之黔也張德遠之宣撫也使韓世忠屯楚州張俊屯盱眙岳飛屯襄陽則無地不設屯也今能師其意而影占必清子粒必稽齊土悉督亢矣庾庾升之之收士也攻刼爲上傷人偷盗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則兹人不堪用也能師其意而民壯實練巡社實行斗

僻悉長城矣愚謂禦戎無上策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乃上策也又聞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強敵不足畏願握廟算者首信任君子俾兵不淩民民不苦兵卽王會圖重繪頡利舞再詠可耳

臨川吳之甲元秉甫著　男奇杰編

五世孫重康重刻

啓

請袁滄孺明府

天曜煥景汝潁分昆膺之輝斗氣標靈章浦上龍淵之合蔵莪煌琥劾蓀駢擁廷軒荐欄掇春郊倩花鳥所迎玉佩恭惟清凝夜燭惠泛長緣堤政宣猷孚天機而嚴日御冰懷宋璞劾星鴛而惜露縣齋一千催科絕飽食烏迪之宮雚迅收上宵赦袟刀牛劒犢

之鋒再謀春明東登　宴賞酬觴有餘月計循良茂著資深孝婦封冊寧數升維翔鸞之異野者刻臂早騰犬鷲雀乳之謳乃者葵棬軍儲蒿憂　國計溯漕剩膺收耿壽長圖揮傣鳩工屏实陽掠歛撫畊若瘵奚辭胝股無毛庇政猶家争道陽春有腳某謬叨驪剪倍庇鴻私用敢潔箄開奠鑄衣戒食柔楊拂席雪浮彭澤之郵桃蔘藪蓮日麗河陽之樹

候盛陽陔座師

蠶林示班清侍從著六如之望龍門地峻文章尸一代之盟函賤品難儕參苓喜散材獲充桃李恭惟河嶽淑精毅函雲氣斯文頼陸扆不墜校讎遍三篋之書集賢郎徐鍇所家記注過八磚之影分繇比士則水鏡懸晶牝牡驪黃爭就孫陽賞識秉傳謨衡則冰壺映采楩梁橑桷總結匠石裁量附下見六耀之明棠華又標青史極東壁三階之明分偏衡拜　黃扉某汝澤孤生臨皋末學千金德宦乎敝帚五石原類于空瓠何意迴世人之誤定丹青之價遂令洮標單惠浪厠都講之班既得逕以相知復忘分而肯受從游

術術獨許戴崇劉後宣使節僕煌肯栽泥生隨末乘辨國士衆人之遇蓬萑莫酬匪門生座主之常循涯可報颶風塵下吏蚤絕念丹筒紫蓋之塗苦奔走卑員日疲神敵朴喧囂之境受事甫三月于此茹荼已萬狀難描回首斗城不能逐合浦飄葉遲聰師席祗後美竟陵通波偶周片羽比翔更拂雙脾西聆望光陳尺素吮墨運寸丹三沐三薰無可告虔鈴閣一字一滯何將問奇玄亭伏頌發開鑪鞲愈拓鈞陶庶汗賭荷遂驥晋公之得俊而牙緋後進轉見古靈之

知人

壽李明嶽道尊

嶓嶭元精五百昌期正合扶輿瑞靄八千茂祉方新
喜南極恰朗弧星慶京吳長瞻德曜冠裳祝華士庶
歌嵩恭惟刺天與闕板地修名才發豫章世受文詞
衣鉢根盤伯李家傳箕裘其葉翰淋漓百篇不減
風流千太白縝腹縱橫萬卷足追韻度于長源繁賦
形庭龍章鳳藻之聲翁翰喧騰紫蓋華縣赤縣叢錢
螢臣之誦到今洋溢黃山塗應　徵東秀跡要路入

含雞舌風猷振禮樂班出剖虎符勲業策股肱郡五
誇巳聞肇轂　九重偏眷東南謂閫閫借寇方殷不
妨寇兒使君便作金閫保障知鎖鑰非準不可仍許
擁旄舊府重稱吳會屏藩晝戟凝霜海上鯨鯢威息
警胡床嘯月帳中貔虎悉傾心紹玉律以持肺石之
平辟者辟衷者衷光沉貫索懸冰鏡以定人倫之目
涇還涇渭還渭察比澄銜鑒品若大呂黃鍾既有以
激貪而厲俗且才如泉阿巨闕復不難披劇而剖紛
眞為二十餘郡邑建靡盡之春臺允與百萬戶生靈

開無窮之壽域茲者金颸拂暑碧宙凝華欣逢初度
嘉辰幸值覽揆令日遊前桂吐誇當年此會始看匹
練經天樽果菊浮數伊昔今朝共見神光照社佳氣
雲蒸鈴府歡聲雷動工倖四履矜紳拜手獻洛青之
敍一時文武加額宣大衍之文

候傳見介

龍霄彩筆直薄斗牛細氣丹萃豐城寵玉奇標共訝
箕尾輔星重纏傅說主訶壇口血射策名高韓劇邑
腰章拔花簪重妙[illegible]非凡門胄秩南床秉六條而按陪

京蘭肅霜凝晝戟提三緊以建　宸聽凜凜日轉皂
囊指佞嫉邪不啻如鷹鸇之逐鳥雀拾遺補闕寧肯
問狐狸而縱豺狼

答縣令傀柔

仁涵紫杏澤沁青郊爛漫新韶剩發河陽之色琴賦
淑氣倍浮樂圃之春採玉舞而淪清泉爾神仙令尹
擁琴堂而酬若戰誇文雅使君乃念塵坋中人賜以
名山勝品香流雀舌頓投盧仝之枯腸簡緘龍文更
過陳蓮之寶墳不推吸罷而風生兩腋固亦誦畢而

日佩五中

賀徐撫臺 代

鈴閣參晉懋畢公保釐之績彤章煥日並尚父報政之猷驩聲沸動于三吳瑞氣飄浮于 九闕衣冠勝事喜采嘉逢恭惟天啟文星地鍾靈氣學邁賈董敭歷鵷鷺清班虎竹臺符 出入麒麟秘殿晉卿垣而應月玄黎表南國羽儀陟岡寺以星霜驂馬播東都移頌衆謂名公宜 清朝拜石便合禹台 帝曰金陵乃王業本根愛勞節鉞談笑甲兵十萬汛掃紫海

鯨波縱橫禮樂三千發革綠林積俗甫下車而後平從簡兆民不賦無爲及累歲而治定功成四履爲歌有象蒸惟南中艸木素熟威名是以掌上江山不煩指顧其報以夏玉謬連潘菌茲當安攘奏績之期政屆裘帶委蛇之會典型在望何幸執板肩隨熟代彌崇祗有彈冠頌慶

請房按臺 代

駕車懸六韶芸爽獨鶚之星辰霜節涖三江威肅千烏之鈇鉞久企法星于天上幸瞻化日于雲閭僭藉稱兕肅迓飛豸恭惟琥軍亦擇眷晉白簡帷褰三湘蘭扉稟五月之霜轟傳九山栢繡襄千門之露並令耳城赤子遷張輪于道左蹟解鴻雁之謠更使滄渤波臣望桓馬于臺端盡息鯨鯢之浪某叨趨烏府謬侍龍門沭紫騣清風鄙吝都盡值朱明淑景河朔可尋誦日敬尤菊盤恭延芝蓋細聆犀塵虔把瑤華

上李本寧

著作擅千狄獨執斯文旗鼓宮牆高數仞共推吾道宗盟私衷久切識韓風頻循盧御李瞻嚴心折側牆

神飛恭惟衡廬間氣江漢英靈終軍辯一角五蹄妙年已標慧識倚相讀九丘八索博物真號史才擁管爲文翻郢中白雪登高能賦壓楚國雄風故談古詞者謂先秦祖兩漢宗夫子獨接其派評明詩者稱千鱗高獻吉大先生更集其成况藝圃之黼黻火龍淘士林之景星鳳鳥雖入則論道出則分陝浮沉歷弗殫五百年經綸然藏在名山副在京師曼衍連篇業稱數千載獨步宜風騷壇坫僉奉牛耳之歡於巨工而魚雅名流爭乞龍頷之珠於玄匠茲因先人寵

麥尚闕不朽之碑欲得命世明公曲賜如椽之筆金
題玉璽與琬琰俱輝鳳跃龍拏令仟陵增色不惟傳
仍雲于奕葉永佩黃鍾大呂之施抑且揭白日于九
京長放秦艸階珠之報

賀陸鏡泓太守

九部九淵之學術家衍眞傳士衡士龍之才華世擅
大業幸孫使署則青令聞足光　鳳味之綸晋位
晨曹則和声命規存登羅看之奏廟前星多故批鱗
抗疏不辭九死十　殿廷慣外賊無良借劍伏蒲頸

致七尺于　社稷事千秋一言罷王眞善處骨肉之
間汲長孺片語寢奸仍借治股肱之郡汝水何幸邀
重獨立使君桂峰有靈得遇文章太守即看行春露
冕三市洳五袴之歌佇見問俗褰帷六邑奏兩岐之
頌

答朱工部　代

星湔荆南青山來雲間之鳳風翔冀北素書傳天外
之鴻企德心儀披函神越恭惟遂鼎三洲蟠秀九峰
丁年李府文章樸秋月之輝甲殿螢英姓字燦春雲
之錦既陟亨衢而策駿蓬晋畫省以含鷄牧櫰㮕杞
梓于荆州不數揚州跨鶴醉雲樹煙花于沙市豈詫
燕市乘鸞從此入佐統均黃金鑄就人倫鑒自茲棠
蹟臚題白玉修成天闕梭某猥托衿期久嗟譩宗方
切遙懷于萬里忽辱遠寄于入行宛楚澤雜鳳翺翩
入座似瀟湘夜雨淅淅驚秋

答陸守備

戚輪轄挨烏兎之光卯馳世浪濟儒夫焉之尚益長
繞對娟滯而枹輕何須方物以榮施恭惟龍標望重

虎幄名高發迹昊邦允推大樹之績擁旄蠡澤彌堅
細柳之營佇見上將登壇勳勲獻于銅柱終當通侯
錫務給圖像于雲臺某謬識汾陽幸交劇孟正快蕭
肅刁斗鯨鯢屛息于瀾千詎意戀戀綈袍羞雁頻修
于華戸況應庚已虛魄兆生申寔負嶽神貫荚屢移
徒吟鶯蝶之句芳犹下辱敢當祝鴿之虔

答程嵩緣

卿士之省惟月懋著安攘之勳翰墨之氣如虹遥䏁
清衷之署割華弾結劈素嚏螳恭惟修靈籍樸异禾

昇平纂燕洛弓箕學脈獻寵平大命屆未奴僕詞壘
告讓其雄敎歷槳衢躍齊崇貫海天懸麗日鯨波鼈
嶺盡奉降旗彌地借德星皷穴屬宮都成樂國傷僕
樓船之績三組其何夸焉裴晉鍾冑之功一班固已
露矣某才同𤸎木官類積薪囊蠅附于榜花嘆二十
年光若夢近貂續于瑞錦忝一二芳執猶新楓可臉
褪以自羨徒對華滋而結思詎意貽足帶闕雲下集
從覺鳳味御海月遙來座澔程風思分夷雪訛無可
鄒佩豈能敍

答涂瞅薇

睠彼高人宛在鍾山之仄恵而好我忽枉瑤華之音
恍蕽蘭芬彌深伯悅恭惟光嶽間生忠貞世篤才高
辨蜺宜居天祿之班識朗燃犀合秉人倫之鑒以天
下爲已任仲淹期許豈虛乎致太平必此人沂公寵
眷久定矣蓋正人爲國元氣　宗廟社稷寔式靈之
而天意使佐中興蠡水匡山不得私也羞某碌碌自
局碌碌亡奇拙宦積薪難肋殘滋巳獸長安索米鶩
駘戀棧堪羞愧息雁不足有無擢艸木同其腐朽舞

懷先輩如尊公批鱗勁節其典型可師細數同齊祗
仁莖構鶴清操與前微互映是父是子夙歷嚮往之
私相應相求敢言聲氣之合適蒙判月爲箋儼若從
天而墜句輕千乘不徒筆精墨妙之驚人字抵長城
詎羨壁彩珠光之入握倚馬索苔未饜任華擁腫之
情塗鴉疾書恐取蚩翁噴飯之唉

答鄒肖巖

程門在望久陳立雪之誠陳廣遲須驚捧擲天之句
詔均辭喔誦切鏘鏘恭惟一代詞宗　五朝人瑞教

絳縣甲子幾周伐毛洗髓之期守靜夜庚申愈見紫
閣方瞳之異　殿前雲壽曾但若漢代禮三老而賜
五更山中隱侯且將邀鄴公骨九仙而衣一品茲當
嘉平届序又喜海屋增籌方愧陸氏荒莊尚闕歲時
之獻何意彭宜多幸獨徼節寵之隆珍錯駢闐蔡腸
須飽醉醲芳美椒聲生春卽鄒律黍谷之吹無以過
此雖馬帳笙歌之聽寧復加焉

候朱平涵閣下

富公入相百官相與慶於朝　鄴侯還山萬世以此高

某識綸扉傳爲嘉話林壑驚見殊榮恭惟紫極元樞
清朝瑞氣談經鶴禁功既收於格心贊化鸞坡猷盡
攄乎盡瘁 天工翼亮肩幾飭而庶事乃康袞職登
閎喜起賡而百揆以敘 社稷寄安危之托擬調玉
燭於萬邦君子識消長之幾遂解相印如一 葉晉公
暫車懸綠野安石盍望蒼生佇看 聖主思舊揆
重卅五百年明良之遇更望名賢播世道克躋廿四
考中書之勳某汝滯微生越封下吏元禮門牆尚峻
詎許小子托通家司馬衿度沖虛或恕後進無點累

候沈何怙明府

某合天曜十五曜頻發依鳥之色氣運斗屬三千年
欣逢列雅之賢絲騖愧適千班迎滅鱣虎將乎慶欵
恭惟脊海速精吳山穎精操觚命賦直令屈宋作衙
官擘鉢裁詩祇許鮑庾爲伯仲當入明光起草覽筑
劇縣栽花牛爲試難如公豈撥煩之長吏蟻封試馬
使人知才子之能官共誇載道口碑潘懷縣詎專盛
美定看題屏首簡卓褒德且讓顏行某澤沁新霖葅
叨舊雨養痾岫幌未能披樂令之天折節衙門邊先
枉陳君之牘赧深面鐵鏤切心珉

書

上孫愷陽座師

某謬膺是非芳怨之職蕪在風波嶮巇之鄉民情士
習窮奇變幻恐禹鼎不及摹溫犀不及燭唯仰承師
訓書之座右不敢失墜所攜眷屬數人從家載米川
地蔬以自給一薪一水之外地方不敢有涉也出
外隨巡刑布衆雅約言凡儀從供贊迎送飯饋悉從
裁省惟僕被單車往還不敢有後也小大之獄一以

虛心公心詳讞迅決雖勢家權門悉繩以三尺不敢
有徇也簿領爰書極其紛繁必心計手較務求至當
不敢有忽也自分譾任來無宅裨補弟洗滌身心殫
竭精力以求不負所職其宅疏節濶目忤時貴昧機
宜所不免耳

答徐魯人

蒙諭我輩止當以精神相照弟即最不肖生平不以
苛禮責人深係年丈佚宕多奇端不從世情中作窠
臼況一頂進賢冠何至使高士成俗物耶諸凡浮縟

可寄可躁慎勿類頻齒頰也惟芳歎一事諸公皆有
實政十數欵在年丈獨少殊大不便雖淸畏人知志
懷犀及脩然古人之風然列欵載冊已是定規旣入
宦途無妨俯從耳

候王坦山

裏江舟次祇謂尋常會晤豈知遂爲數千里別耶追
安元老後來道及伯母之變震悼無地嗟呼伯母享
壽高又親見年丈爲名進士爲名司李哀榮之致夥
已無憾可以不憾獨珈冠象服討日將臨而不少待

此一段差堪短氣然不轉聆　登袞重褒高碑大隧
責耀泉壤又足補此闕案視弟毋勞苦一生并不見
不肖一第而歿者相去何啻泥漠哉讀手尺云如泛
海者颶風吹落蜥上回視驚悸弟謂年丈雖失高堂
亦拋去風波業海如弟者政在與齊俱人與汨俱出
之中年丈從蜥上從觀亦代爲失色乎尚乞知已勿
靳千金之賚慶我也

寄方旦心

弟雖爲拙然干海內莫流素知鄉往如台丈亮節高
名尤生平顯爲役者隨牒雲間謬叨一臂折肝剖心
真同骨肉雖奔走之人十九在外未及昕夕納叩幸
提共訂大業而累月間所受裨益已無涯矣長發將
弟留滯宅所不克臨岐把袂到今邑邑若有失別來
又數閱月忽捧手尺浣辭爲喩坐詢使者知台旆業
抵淸江從此泛潞淮徐鳴珂仙掖恐宣室一片席不
覺爲洛陽生再前耳峰淅士民雖控絛驂盈道左豈
能更辱稽惟哉弟鹿鹿蟣騎折腰方始入夏來無一
日不掉容滕之艇往還諸郡間烈日蒸之于上歊濕

薰之于下加盬篋籠鳥釜魚煩雜即石骨鐵筋亦應
費縱況孱劣如弟何能勝此近已百病交集萬狀委
頓拂衣還山與會頗濃宦海艱險破除是福知我者
以爲何如前蒙錫我大刻寔千古未有台丈未嘗面
十年璧何處得此玄諦弟千舟次遇煩惱嗔怒時輒
誦一二段一字可滌一大白一句可當一良友自謂
日日瞻依台丈之側矣

答王遂東

讀大札知以漕院一疏遽起拂衣之志叠此疏果令

人通身駭汗無怪抱不平耳然弟竊謂君子只患自
家舉事不當舉事苟當憑世人千言萬語終頼撲我
不破但合閉目微哂聽其自作自止如運允一節自
是一片苦心一段熱腸即一人以爲未是衆人已有
羣而是之者何至以此遂委手板哉况隆重舊望卓
越新聲旦晩間 徵車且至又何必悻悻爲也願速
已之勿復萌是念

候湯若士

雜助微官匏繫海曲遂不覺離逖門墻四五載于茲

追憶夙昔敎言時覺琅琅耳輪間恨奔走風塵苦無
暇刻問訊濶絕動輒經年承韋佐司俗吏閒居少同
人會面難之句使人三嘆吳中諸士渴慕椽筆所刪
宋史冊府元龜欲得懸諸金昌之市不識肯以桃秘
示人否曙菴一序自是千古以上見解千古以上文
字定人品於誹譽聲響之表相天機于皮骨膚理之
外林宗子將言當自驗彼區識隅見者烏足知此不
肖吏吳飲氷檗氷不敢言苦上之人頗知之惟素少
一副濶骨不能趨附時局末路風波惘目駭心政恐
不免知我者何以指勅之

與楊太洪

台臺以楊伯起之眞清行卓袁德之异政虞山境內
幾於民不見吏犬不夜吠熙然三代以前景象昔人
言有先聖之民無先聖之吏繇今推之有先聖之吏
豈患無先聖之民哉輒不自揣心儀步法求合萬分
之一不虞性拙才鈍未能少追塵垢反結成一踽涼
孤子氣習雖生平不敢萌一害人之念不敢生一尤
人之心此可矢神明質天日者耳

答錢受之

每過吳門晤孟長諗知年丈屏居靜攝不以物務裝
懷澄心如水宰相之胎也貴邑父母今之古人古之
良吏商奕周鼎見者莫不嘆爲高品至不肖生平癡
絕不能疑人謗人亦不計人之疑謗彼悠悠之口亦
枉費螢燐晃空之力哉一笑

候董思白

不肖猶待罪地方而目擊境內大賢橫罹意外之難
越在宅所不職之譽尚可言哉日者獲覧刊布之示

霧釋冰銷盡置不問道尊又傳合語云地方之事地方付之而已此一片心腸卽與孔門不校何難千古合脉王伯安先生有曰如愚不校體輕視千古英雄獨出羣不肖嘗于座右書得饒且饒方顯天下無敵手之聯竊謂奕者手段愈高饒人愈多其爭攻爭圍甚之爭先爭劫爭官著大抵手段底耳閣下此語眞可師表一世從茲品望益爲宇內重矣數時正與各紳相商另卜一廳有司鄉哲率五學名上具啓執輿迎大駕歸伸九峰三泖間復睹翰墨如虹之氣也尊諭悚矣

閱集之十　十七

事倥偬不能耑走上洋省問起居特遣小役代叩行臺外具微芹克旅館薪米蓋遇災歸粟古人有此誼耳

與陳仲蔚

某散材鈍根無足省錄待罪五葦七載每念世波已極稍當以古道自振而才不足副之每不爲時輩悅縣令觀之眞拙吏眞癡人也惟燥髮來側閣君以屈宋文章韓范經濟爲巢縣隱私心竊之及近在部內頭不能日朝長卿門聽談孺子榻然徵觀之一似以不肖爲可教者曰盡筆揚廉所不至甚之匡之不然之處厲之不知之地須量移之報已喜出望外猶稱枉唱屈溢於詩篇文翰中道義相成何論今人千古上亦豈多見第行能薄劣得此殊遇異賞於命世大賢寔增報汗耳病脾病瘧之餘匆匆離任士紳祖送如雲未敢言榮獨以不及握手訣別爲懨特來觧艋走叩由扉得縱覽巖岫之奇水石之勝栽竹種木之趣攤書品茗之幽而未見主人宛是一段雲深不知處景象使訪戴之興頓盡御李之願成虛又自悲也

諭悚矣

閱集之十　十八

出境後覽懋聖湖三竺兩峰蠟屐殆遍其快心者一片孤山老梅依然林君復先生廬在焉使人低回不忍去越十日渡錢塘過桐廬登子陵釣磯弄羊裘把釣遺迹因憶今之子陵君復富春山孤山余山殆與峙宇宙間不朽耶雲水煙林寫盡隱君子神骨始悟向之未見所得多矣江左江右一水盈盈雁行未斷匆靳德音儻此生得一代偉人終身依歸彼世途悠悠稱乙稱鴻呼牛呼馬無不足問也

與馮五玉

不復癡絕無適俗韻合見棄於世不意高賢獨愛念無已豈非滄翁所謂勤勤懇懇以艸木臭味同哉遠途牽衣殆不忍別無奈病瘧奄奄餘息爾不耐勞竟未能覆書鳴呼白墮極相傾倒而去到今恨之不識甚日又得與知己握手清話也天下才定不久蹶并敵一向千里殺將萬推留神不復行臥豫章之滸矣得意近作尚能寄我一增跫然之喜乎

荅吳永錫

復讀新挑格力愈益雄渾精采愈益煥發真詞壇斬將搴旗手也連發大物遂主齊盟非門下誰屬至書生文字相許何為門戶作此謗口無異蛙鳴蛤吠我輩第塞耳若罔聞技將自息耳

與張僩初

承乏道鄉七載每侍坐間清德素風鎖人鄙吝卑識益議發人蒙瞶適解任時竟未克握手話心為別到今憮之及過武林借一二知己遨遊明聖湖不徵聲歌不設宴會祗一觴一咏領略清月寒爐之趣三竺六橋虎泉龍井林亭蔦塢探歷幾遍所至之處頗久衲子輙言明公屐齒方過且相述幽矜逸韻與湖山爭勝千秋而後蘇白諸賢共傳不朽者非明公其誰睡塵而遊吸湖光飲山淥想見大雅之遺猶覺餘芬襲襲眉宇獨恨命駕猶遲未及追隨筍輿為臨風惘然耳

荅吳櫟谷閣下

自宗臺入綸扉來未敢隻字涸千典記非自甘疎慢也蓋竊恭劉元城與司馬公相處默默不通相府之誼乃不肖潤略知此而耳食輩猶有以私昵疑者擠之排之不遺餘力此亦付蒼蒼之知不足挂齒頰矣至不肖理雲間七年茹荼飲水薄俸糊口外從未染地方一絲一艸番囊歸里寔無以資饘粥視古人釜魚塵甑之說更甚焉里中人人知之天日在上可矢也曩歲蒙慨然假貸為德最宏久負未酬汗顏寔甚且仰體宗臺蓋世清節治喪乏費尤宜以此時修舍賻賵從之禮但啓視囊中無一長物日來心如懸旌背如負芒始知拙吏不可為至此極也萬不獲已乞賜寬假容多方設處以圖報稱儻力可勉強而謬言

想欺憑藉竊名教非夫矣

答韓求仲

客歲去雲間病骨強起委頓盤跚未能走若營躬別僅以一介代百頓迄今歉之還里即遭家變秋杪弟喪夏初兄亡鶺鴒之悲既深犬馬之疾轉劇藜牀艸蓐生趣都盡無問其宅矣吳中耗息已如隔世忽敝門人宋孝廉遠過寒廬知 鴻飛冥冥篡有弋人之慕賴仁兄昭雪不但屑玉之談亦太勞明眖之使此祁奚免叔向青蓮釋汾陽之高義也詎意為瑣如弟

得之大君子哉

答錢元沖

雨露之施遲于敝地覆載之德庇于道鄉自祖宗蒞家衆自受任至去後無非隆恩所及即千筆成塚不足述銘感之私萬一矣讀去思碑刻字字信史然六載異政尤覺編赤摹寫未盡總之鍾陵迴封內外人人皆碑耳

一

答僧雲緘

客秋偶遇名山恭參法座謬荷清梵誨兼損香積厨到今銘佩執意上人亦垂念遠命高足持賜瑤函俯以佳品無異涅盤甘露灌我之頂般若慈輪照我之迷矣生平眺覽佳境延見高僧頗多未有山之奇還於龍峰而性之慧踰於上人者獲結勝緣真身世幸所覬弗靳光明藏長有以開我焉兹修蘭若是稱盛舉募緣題詞敬已艸成愧乏山資無能仰助暫捐不腆少見區區春和秋爽俗務稍寬更當飛小艇濟荷川頂禮禪扉細談三乘了證千燈

答孫蘭畹

敝省地瘠民疲與貴鄉輿區膏壤遠不同而葛溪尤甚輪蹄絡繹民力既苦莫支山澤幽深盜寇及易生發涖茲土者不多方撫綏則民日窮盜日熾不多方振刷則法日弛政日頹而不多方調停劑酌又捉衿肘見此苴彼敗日成衰靡之象事亦難矣今閱所教清滯牘平市價嚴保甲革羨芟蠹與支季項皆洞見積弊率此以行何憂菑畦不登衽席瘠鄉不化樂土耶竊為葛陽父老稱慶第恐茹荼飲蘗賢使君過受勞苦耳

答陳中湛

壇戶日久與世隔絕耳目都成塗塞昨而映垣壇石
諸老談及輦下光景令人欷噓不忍聽祖臺蚤道服
覷破矣大略誅求既往杜絕將來兩念並熾而杜絕
尤亟所幸垣長猶有不爲已甚之想或者　社稷有
靈不至碩果之食也南州兩銓諸臺盡在虵窟中而
貴鄉錢繆或數日金馬或七載冥鴻亦復吹毛宅可
知已若祖臺正大公平無偏無倚彼悠悠雖未免側
目而泰山喬嶽孰能撼搖益古來鈎黨但能攻李元

禮必不能攻郭林宗但能攻伊川必不能攻明道先
生攻者不眨其尚不能攻者轉見其妙耳侯　命諸
君消息尚云闡如恐疏通在察局告竣之後不肖輩
鹿鹿何足措想當事者竟拈爲妙選之陪賓擲作長
林之棄梗矣自捫尋愚非入世羈鷄肋已不萌於心
雌黃已不形於口徐孺子蘇雲卿遺風猶在東湖煙
水間儘堪尚友何須於世也

候孫座師

索米長安咫尺鄭鄉不能快覩垕猷之帳侍恩師以

官冷而忙之故寬而賓之甚水曹非盡冷生當之偏
冷京秩非盡忙生處之偏忙客夏入國門恰遇遂有
督天下多事初　發漕河以數百年爽爲平陸者一旦
開鑿所役又遠來班軍大半屏倩流丐不用命設法
驅率米當陸步離河千甫將竣事復以造械見屬同
事者甲乙交持幾爲十數年不可了之局伏思京師
震驚如此豈能待之草率成六議獻巡視幸允其
廻分門受事一洗積習不數月果畢事原估二十六
萬五千金僅費三萬金省二十三萬有奇此皆抱關

擊柝自盡職業於萬一耳而勞殘而食抱叙而寢嚴
冬爲風雪所壓薄皮肉皆皴皺夏爲爐爍所薰蒸勞
瘁驟發則艱苦寔萬端焉當今優游受享躐登速化
者何人哉人皆笑門生拙門生亦自笑拙不能改所
謂大愚終身不靈者也

與姚孟長

匆匆出都見夕陽衰微嚴譙欲鍵未得從容話別到
今如有失也門下風節品識直是千古以上人旣出
一頭地何憂不豎麟炳事業非止知已之光自是

宗社之慶昨致掌院書故懇懇其以六一公待子瞻者待門下也京塵豕豕我輩那得撈全副精神陪奉世緣一日周旋酬應一日扃戶讀書似亦雅俗參半之法而先輩耐煩是學脈與自不妄語始兩段工夫最當于長安中信受奉行何如不倔骨不媚身亦多病蒲柳漸衰析禓楚苦爲道既不能行道爲貧又轉益其貧細算兩無所補縱難效仲長之樂志獨不可學泉明之恐饑而辭齋作此等行徑耶節省一事何異可帝何功可邀何名可買不過拙性認真謬謂會

計之當爲委吏便應如是我輩但自盡其心自潔其身衆人之口豈堪詞剿楚以爲鳧越以爲乙燕以爲昏蝠以爲晨姑聽之矣登舟兩日如癸鳥乍放鼓翅自如倘河伯無梗儘是偷閒妙境凭几哦詩呼兒說經其適可知

候劉是菴先生

向在都門謬蒙忘分下交提命訓植鉅肺腑骨肉蔑過焉展別來會從歸榛中拜椷鳴謝頗吐衷言詠經電驚嗣後奔走道路跧伏田里久未奏記左右而瞻對之私則寢寐食飲罔敢忘也恭諗道韻日粹猷望愈隆中外遠邇莫不拭目引領翹揆席之首登且兩公既諱物論一柱終難獨擎借重名世鉅儒爲枚卜前茅以光宣麻覆既之典此宇內冠冕同心亦 天子夢卜久定不待靈氛報吉季主稱辭矣文介休拜平章而士大夫皆慶得人司馬公作相而何如排戒不敢入犯于台後爲美[illegible]今昭代乃有先生爲可並列爲二[illegible]映[illegible]無[illegible]正值之後[illegible]平以公與[illegible]益世之相才漸收數十年[illegible]之[illegible]

權而成就二百餘年不再見之相業則後學所日夕虔祝者耳

寄朱如容

拙人寒官爲世疏棄至累知己上章爭執受獎許于大君子三旌九列豈足言哉弟夜無別覬祗謂樂行憂違出處正法世既貧我網羅我自宜掛冠遠引幾貧不能自活爲無粒之鶴尤勝處檻之猿乃今遑請德蒔始知解官仍有不可則亦計無復之也裁回家廡伏枕養痾惟閒從牀几間卯抄見歷歷大疏訂誤

石畫洞中衆會不滅劉更生麈敬輿執解人願耳東事決裂至此有識已蚤知之獨笑二三大老當此緊時尚無定著而効怡堂之燕嘗鬬之刕無廟算而有邊功從古無之甚至中出一節厲階不小韓侂胄聽劉潑之計去趙汝愚朱熹彭龜年輩皆因內批爲名其奸可效尤耶事堪慟哭如何

荅僧雲緘

別來數月糾譚塵鞅逆念名山法座仰羨衆未議也薄宦量移以如來法眼觀之不啻吳廊何足爲賀論

知廠工經始使我喜動顏色此是千年勝果三界巨勲幸龍象主持一切鳩工庀材之事加意料理若羅刹作孽雀角啓爭自有案冊如山不容移易縱魔軍跋扈入部威神必能掃除之何足慮

賀魯大雲

老父母澤既及民德更動天天上麒麟遂頻孔釋抱送且敝鄉爲予囤兄弟鍾靈之地而公郎誕育于此他日文章德業定當輝映千古彌月屆期長庚瑞彩與桑弧相照叨在知己忭舞如何

寄姚孟長

近讀邸報東事遂決裂至此識者久料及之而當事不悟今既至此尚日有可爲者事者又何太驚惶失措也夜三岔河東北一帶葦水深濘人馬難過西南卽斜行入海奴恃騎決不能騎而航海則將三岔不過二三十里造僿堞築[illegible]一室聯絡周遭寧數萬鉄兵多擧火噐矛弩以守之虜豈能飛渡度西虜利我市賞不利河西折入十奴亦其本懷但陷之之利多於搶河西之利水有不流約束西虜就約束奴爲嚮

不敢長驅事體甚明只患不著實去幹耳何必驚惶哉可嘆長安諸老倏爲善哭之偶倏爲怡處之燕倏爲未見木而登且登且下之猶豫倏爲九首往來濇忽吞人之雄虺百藥難施何疾不瘳三老自鬬無浪亦論斯種種下微不可言者矣門下大才品眞經濟見此景象得無愀然乎造第之差不佞非求解脫蓋錢糧必無從借中璫必難共事與其坐困於後莫若決辭於先可仕則仕不可仕奉身而退自是正法生平一副崖柴骨止行我意不避人言長安諸君何爲

我過於甚也創付未來無從往差得以家園偃卧過此酷暑殆亦造物憐我乎歸後當安之若命用坡公逢著即喫遇到即行解脫之法也

候盛座師

門生受師恩無論弟子即父子中亦可謂偏贋而獨憐者然拂嬛徒費鑪磨龍不成章者屢焉此固奇舛之數無足訝乃若侍立門墻料亦造物所不靳而兩入春明兩逢師駕西歸竟不得從容質疑送難以畢生平豈依蘭傍玉仍須多福之人不易承當哉至今

番走送汲濺之雨與滂沱之涕並下滲深焉殆欲遠涉一舍不可得愈令腸輪九轉心旌百搖矣第吾師此去勁節傳天下清風書史策即拜三旌加九錫詎業於此識者茂不以名重千古爲羡諒吾師亦欣然自得也昔人論相謂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克其選吾師不但不知姓名且見憚見忌即日　聖意大寤宣麻者召士大夫慶朝庶民慶野寧止如富公已哉門生小草之出原爲藉此一見恩師倍道馳來及瞻師顔已無憾矣返自蘆橋心祇思歸忽忽不樂遂

成火證一暈什地既絕復蘇頭面俱傷伏枕月餘近始痛庇小減勉出受事猶未霍然部中無差可覓欲量移一冷道誰相謂言恐不免掛冠耳病後死生光景亦略有悟翎歷歷宦情業冷如松上雪矣惟戀之有

與高懸圃

此心無一刻不在座右但五月抄火疾偶發一暈仆地瀕絕復蘇阿咻將不能起者累旬坐此久不候典居祗呻頓中惟念雙形於夢寐於寤不置耳每思七

尺空存慚負知己舌輪無燄聰者遜如既不能効郭令公之報青蓮又不能如朱公偉之護尹端也可勝嘆哉數日前偶寄書敝座師愷陽相公另致一啓爲台臺言之本不欲相聞而適與陳令威道及令威曰何不聞之少慰其紆轡然亦不識得當否也凡力所可爲斷不敢不殫竭大約非旦夕可就乞著自尊攝静以需之趙壹賦鳥駱丞詠蟬安知非文人一段奇境乎

上孫相公座師

竊聞唐德宗拜李長源同平章事曰軍旅糧儲卿主之長源曰宰相職不可分天下事咸共平章若有所主乃有司非宰相近者時事孔棘借師爲救時相宜端席綸扉贊襄密勿而邇以疆事相煩固知老師憂國自請行邊然已非相體矣且唐之晉公宋之魏公雖屢戎行皆有名將爲將守之務二公僅主持帷幄耳今將領未開泉從共事文臣亦復爾爾一切軍政悉師心計于六又非復所謂悉相印作都統者一日之勞不已過二十四考哉乃引疾疏至數數以

爲不可生甚惑之大約人情非不服師鐵脊石肩非不念師勞苦功高獨謂榆關一線天下命脈繫之函籌還朝誰爲萬層者頃 天語慰留計不便再三申請矣而生尤有惑之惑者以師坐鎮踰年百廢具舉致奴賊拔營遠遁卽昔人稱漠南無庭陰山無鳥未足多讓而長安衆口猶以爲關上事未盡實做未盡豫備欲言而飾需者不乏也亦在事之難哉生謬謂師旣身任 社稷人知不知都可勿顧惟關門籌畧須出萬全毋讀李綱十議首言中國禦夷狄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莫若以守爲策侯政修士揀然後大舉此數語似今日定的也或謂關兵往往逃亡而將不知開糧如故此必將官不識分法淮陰多多益善能分耳誠用束伍常法伍伍而分之十伍爲隊隊有長十隊爲營營有總五營以一裨將總之卽不能將識士心但得將識士而豈能逃能出伍乎又或謂兵未嘗練無以待敵夫操練之套斷不至廢第恐毋於花法耳誠肯每隊用一教師日日實學弓刀擊刺之術而又以八陳常法肄之俾如李光弼颭旗

聚齊入秋青麾旌縱橫不亂庶可言練乎是皆兵家不可易之成規而諸將未必行監軍者未必覈也古有眞將不憂無兵將能訓練卽紛黨皆可戰古有眞兵不憂無將兵能習戰卽卒伍皆可拔爲將訓兵一段工夫恐亦救時第一要務度師尚有數月在關乞加意嚴論之多方鼓舞之設法查考之今日之守它日之攻安不胚胎於此生迂腐兼體弱善病不能請纓代父師勞貫愧死無地道路之聞不敢不告叔啓微見亦不敢不獻乞宥狂愚而採蕘焉且當今

外未寧而內憂已伏四星生芒玉𥁞失晷酌斗調元
更亟於疆事萬萬秋冬後防守事竣蒲輪返國留我
公相　天千古今人心豈姝窮幾幾望之

荅鄭方水

不肖絕癡奇窮善病生平勘知已獨年臺念三十年
舊人毎降尊破體將睞薤餘之至大句擲贈情見乎
辭倚枕讀數過覺清韻幽味拂拂來沁人焦府不翅
聽已病之[illegible]一嫩也從此以歸後鄭大子驟
示珍藏[illegible]當有慶璧光惟竹坡環
[illegible]集　[illegible]卷六十　三十三
垂不已今[illegible]當邪當今風雅一派不斷如幾登
壇執牛耳非[illegible]其誰名山副本可能出一二
示我使邾莒小國縱覩大邦璧壘乎

與姚孟長

春莫過吳閭得快談累日差破數年積蓄然別後追
憶仍覺未吐欲言之一二也至煩三鉅公美夜登艫
徐橈遠泛浮杯蹴月艷發停雲楓橋卯色留人衰山
鐘聲送客眞可爲一時勝遊千古佳話而次日乘竹
舉探大石窮窮竊之穴陟謚衕之顛一種奇光幽邃
正亦深肖歌舞後所不可少情我追睹盛師情迫未
能從容作經旬游恐山靈尚唉人耳倚醉分攜東方
欲曙佩刀解贈握手欷歔門下故人之誼幾前無古
矣雲陽僅一會前之郎舍舟登郭去以後旅覓忒寂
無復可論心者淮齊道上每奇峯入眸高槐當月輒
思同人不自制咏夢中識路之句不知幾多迴也四
月杪入春明喜署中清暇了爾接外絕無事事乃洧
福難消二豎又來觸之火疾忽發一暈什地幾絕復
甦胸鬲如大火漿呻吟牀蓐者月有旬日今始支藏
[illegible]集　卷之二　三十四
求起不但宦情冷如松上雪即生死之際亦略可識
恨組綴不遠廳也

寄黃陽平

門下品格文章實近代不常有而公輔之望擧起於
敝鄉衆論共歸學政借備差足還文人本色與空同
先生後先輝映爲蠡水匡山千秋嘉話郎知已亦分
餘釆且昔年期望一片肺腸至此少賜闡命之喜不
啻躬承之也雖屬當學事破壞後措手非易然竊覩
時奉物情還來已極洸未有言其是者可見遂世称

草木矣年臺位益崇道望益赫良不負此十五年若
弟十五年牛馬之走徒疲犬馬之齒虛長可嘆也向
從友人處得讀所著玉壺觀世竊謂過於王文中乃
今蒙示太微經又遠過子雲司馬之虛豈足道哉陶
唐振德非教像一部古文也弟奉司南衆懷夫人尊
姓尚記昔年有文武之詐不謂金華訓便為丈人埒
也無問其才若品但即識右軍一事不減郄公矣敢
不力薦揚乎

答李崧公

猶記往從行卷中讀大篇已知當代文壇執牛耳舍
愚公不宅屬及在長安又聞溫州李清節異政冠絕
海內益知命代文人不徒擅筆墨之長更兼風節政
事兩大局而有之眞千古罕儷哉承乏越中極喜可
御李君不謂入境即走茗雪終日蓮戸作童子咿唔
聲至今未能聆名賢謦欬茲偶返省署忽捧瑤函何
鉅公猶著小巫在念獎借不置愧感益交集矣遙望
眞氣不審何日獲披對慰生平也

候陳仲醇

別教逾十年追想高世之品名世之筆垂世之談未
嘗一日不往來八識田也頃者 鼎湖再駕祿渠有
事編摩特召當代龍門起明光之草增 聖德之輝
誠一時奇絕快事向在輦下[illegible]當事行之竟未
有毅然立地承當者[illegible]臺爲最相知年友初頗謂
然卒以未相見不[illegible]闕人 告爲辭可見明眼
熱腸人絕少即有[illegible]近世豈多得哉乃臺下自
足千古微疵[illegible]一品衣增色也代圜淵中與
五茸衣帶一水[illegible]之氣[illegible]在臺翁受事[illegible]適三

閱月完全省[illegible]考勞瓦百狀甫竣遂憊病不自支抽
性硜固不能省改又復買罪權貴自審麋鹿止有山
林之骨拂衣應非遠矣師每兄云臺下有意起春色
遊聖湖藉蘇堤帥探林塢梅若然再得乞靈西子一
望故人顏色豈減左執浮丘袂右拍洪崖肩耶

寄趙儕鶴先生

往讀邸報見先生統均大業隻隻千古正色卒屬收
回旁落事權破格用人挽轉情面世界而祛壘倡廉
[illegible]恬抑競使仕路穢濁之風盡掃宇宙陽明之氣漸

昌其有功世道甚弘聖賢作用豪傑手段殆兼擅之
國朝名太宰雖輩出豈有能與較風裁比力量者
哉不意正人君子方以此彈冠相慶想望太平而宵
人亦以此側目相與比以擬其後[illegible]事至此殊可
流涕痛哭不肖弱[illegible]自守[illegible]海征濤撤空
撼日以專愚絕癡項強骨不[illegible]者投之何異章甫之
適乎裸欲師法先[illegible]挽世盛心粟矣[illegible]不敢一顧
情面度無所逃遁也

候無擇石

長安奕棊新者奇者遂至於此國前此諸君有以激
成之乃閣宦朋黨合爲一倖寶前代所未有最驚人
者今日拉蒲州明日拉君溪就鉸路首席如逐鵲取
巢不能少待恐操弄無此狠手言路推波助瀾曾無
一語梗澁豈皆鬚眉婦女乎南都清議從出亦畏轉
喉觸忌乎唐葉澳有言時事浸不佳繇吾曹貪名位
所致耳可嘆哉不肖抵浙但持定虛公二字克分量
到底不敢此執彼通不敢前執後通自致府記冷曹
其不能狗一也方今之時幾能如此不厭但時命當

厭卽不如此未必不厭削足適履生平不爲矣衙齋
如洗止一肩行李妝束已久以便撒手卽行不致摶
戀棧之譏也

與樊致虛

向竽文衙極多負乘惟初任至出境未嘗名一錢未
嘗徇一情未嘗績取一人未嘗批一寄學僅有正案
外增數附名卽係畢獎至日用原給現銀毫無支欠
衙中什物悉照原設留存毫無攜歸心紅紙張刻卷
裝制工費悉須完明白毫無虧缺衙有稱欠卽係侵

匿蓋此等事端弟前已親嘗故行時各有示明揭之
更不敢不說破耳浙中衙門積弊考較穴竇神出鬼
沒弟摘發頗盡刻有欽條翼數款板存衙門取覽略
知弟苦心迄年臺公明精敏億萬倍弟何慮此哉若
贖鍰申助一事非弟立異緣學道衙門紙贖從來前
不留後或陸續支充衙用或去時差取送家賤性儉
約向未支用盡移後吏書循例送票僉取弟思將行
爲此寔未雅便是以具文報院聊守生平本色然猶
[illegible]有私匿不繳者敢求一查以辦此爲

荅毛比予

門下雄才造物竟靳一第使人扼腕然我輩自豎正不在此 國朝起家乙科建勳名流竹帛項背相望何嘗劃限生平哉淩江爲東粵上游事簡而輪蹄絡繹亦未易理頗以門下沉毅精練當之應自綽如猶記不佞爲李官時衣粗食淡從未買搽江只布未受各屬幾錄未飫諸綿分兩錙自挖[illegible]指捋不休到今一身疾痛都從[illegible]交[illegible]也[illegible]門下清苦[illegible]自相[illegible]樂用[illegible]殷下益當乎[illegible]惜矣 國家之一大約此官有三要受貴宜速而不可[illegible]於疏官評宜嚴而不可隣於訐留上抜下宜實而不可傷於沒此中最費斟量非折服之後不知耳崇階偉業全胚胎於此毋忽雖宦海升沉原有定數不可不盡其在我也不佞當日題舟上一聯云以虛受人自可心同胡越但權在手不知世有風波又題廳柱一聯云須拋到可哀矜處纔足道士師得情非眞正無宿諸人且休誇片言折獄又題衙壁一聯云得饒且饒方顯天下無敵手順事應事始知忙裏有閑身又後堂大書八字云澹泊寧靜忠厚正直李官法門似略約盡數聯中矣因在知已特敢舉似不佞近況善病飲啖大減伏枕奄奄闈中之役屢文乞休尚未見允宦味如釀鬱乍飲壯顏久耽腐脅好散場時便合散場何如別論西席事細訪無甚妥者敝鄉邇來習麟經絕少最見聾縱意亦自課無師也

四十二

青萊閣二集十卷

〔明〕方應祥撰
明天啓四年易道暹等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方孟旋先生
青來閣二集

一集序文　一集尺牘　一集襍著

青來閣二集序

方孟旋先生初集既成之後六年而易犧侯鄭從周等取其自戊午迄癸亥所積外著爲二集行於世顧初集冠以制舉藝序先生者大都爲制藝而發於先生外著尚未之及予既得

卒業而嘆曰此非先生之[illegible]先生盡倫之書也今之論文者[illegible]僅與其法與詞而已而未嘗[illegible]考古聖賢之所存夫聖賢之所存見於詩書禮樂語孟之書者非爲文而發也其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際如

饑渴之於飲食未嘗一日而離其於五者造微極變深思遠慮則雖聖人之徒有終身不能盡者矣以子貢之賢至願息於事父事君而不得而孟子之所以稱舜者亦不過曰察於人倫而已耳夫必舜而後察宜乎詩書

禮樂語孟之文賡續以見之經緯以端之此君子之所終身而亦後世衡文者之所本也乃若師友之倫其尊不如君臣其親不如父子兄弟夫婦然其相成之義相須之急常與四者並重而人之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疎濶而不治阻隔而不通則常待師友而後全士而有志於聖賢則是道也將若何而可然以其相須之急也賢者將過而愼之於是陳義愈高者常至於門庭狹而意氣肆門庭狹而風流不接意氣肆而士友不附所以相成者既廢而天下乃有不能全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豈獨斯人之罪哉自萬曆之季房稿盛行而天下無文章學者莫不勦襲浮豔以欺奪主司孟旋先生毅然以斯文爲已任而後天下始知以通經學古爲高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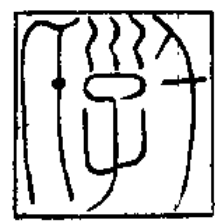
於制舉業推而上之得其始終盛衰之故以爲人心國是之所由諰諰然欲障狂瀾而返之其汲引天下文士無論識與不識爲之表章發明以揚其幽又爲之聯上下疎戚之交以廣威輔氣者不啻如韓子之於李翺張籍歐陽子之於介甫子固諸人也然先生陳義愈高而門庭愈廣意氣愈恭雖後生新學無不人人自以爲得先生譬之開瓊林大盈之積恣其剽取而盡洗近日文人刺譏嘲駁矜肆以待後進之習故雖不肖者亦目擊

而道存其急交游而護持斯文見於前後序記尺牘之篇者窮通得失死生憂患無不畢備至於紆隱曲折讀之而可涕不獨受者知之雖天下之讀其書者可想而知也葢先生因文章而敦師友之誼者如此及讀其所

移當事諸書指陳時政與一二友生謀其父子兄弟之間雖夷齊泰伯嘗經聖賢所發明而其義有進焉者則又先生以師友之誼而全人於君父以造微而極變故曰此非先生之文而先生盡倫之書也性情之所極而

文生焉若是又何必論其爲先泰爲兩漢爲唐宋大家而後足以定先生之文哉雖然先生生於伯安汝中二君子之邦二君子之言盈天下而先生文章議論不獨不沾沾於其鄉之大人而二君子毫釐千里之謬亦似

有待先生而後正者又予私心所竊往當再有以序先生此固不足以盡其什一也天啓四年甲子孟夏古臨

晩學艾南英書

青來閣二集敘

國家以五經孔曾思孟之書立教備之為德施之為政垂之為文何所不具是其末流第以供士應舉既得科名弁髦棄之號曰時文而別取則先秦漢魏六朝唐宋之文號曰古文若合

之兩傷離之雙美矣今文章名家祠部方孟旋稱首至於為諸生工舉子業吳越人師事之已成進士四方士復師事之其言多襲明五經孔曾思孟之旨與濂洛關閩諸儒訓詁同功而所為古文亦無不出於五經孔

余竊謂言語一科非關德行文學政事異取焉蓋旋纂中有言論語一書聖賢義理精奧能其問答之際亦如人間師弟之常豈能言下簡妙如此蓋出之於口與筆之於書不同故曰脩辭立其誠而後儒輒以其語錄如衛諺著議以至論語視古之擬經續經以僭王開罪者乎如摯甫此以為四科可合為一而子能是集具體焉故足術也余序出而知我罪我聽之而已

京山李維楨撰

莆田宋珏書

青來閣二集目錄

三卷

尺牘

四卷

尺牘

與李仲達年兄
與徐晉人
候許仲葵先生
與詹廓齋
與李復吾老師
與詹古愚
復諸葛孟旭
復韓止修
復錢長人

又
與陳元朋
又
復董見龍先生
與徐爾芳
與陳生前譚蒓

五卷

尺牘

與徐子卿

柬吳伯霖
又
與鄭見廷
與勞甚叔
與詹古愚
與胡居敬年伯
復卓去病
與徐元聘
又

與錢受之年兄
與徐元岳
與徐伯林
與孫不伐
與鄒匪石
與元瀚
與劉冲倩
與謝韶石年兄
柬王弱生

六卷
尺牘

與錢衎冷年兄
與錢彥林
又
與魏孔時年兄
與盧子占
與唐宜之
與賀廷玉
回葉復陽
與張紹和

七卷

尺牘

與葉徵輿
與俞文升
柬李衷一
柬[illegible][illegible]
與潘景升
復唐宜之
復劉太薇

與錢彥林
與馮宗之
復徐汝翔
與劉吉矦
與王平叔
與虞卿
與尹上理
與葉郁華
與徐彬宇

與張子庶
與爾正爾受十九弟
與萬孔里
復黃贊伯
復鄧降吉年兄
與向伯欽
復諸孟旭年兄
與嚴印持
與聞子將

又

八卷

尺牘

九卷

尺牘

十卷

雜著

青來閣二集目錄終

西安方應祥孟旋甫著

序文

巳未房稿拔序

西子天下之美者也攬鏡而自照其面其于愛巳之美也必甚于天下人之愛之故夫天下之美盡在巳世漫以爲物之相物而不察也國家取士之文稟聖賢之神情像貌爲功令聖賢之神情像貌夫人之神情像貌也操筆而爲制義

殫吾巧心以極所欲致生平之面目畾畾躍露于尺幅之間聖賢之面目具是矣天下嘗吾文者人人之面目並具是矣今夫片語會心推几欣賞千載之上萬里之遠恍焉低回流連晤言親快于一室之内豈有靳乎吾之美而愛之哉以吾文爲之鏡而自見其美于鏡中非天吾之爲愛也直自愛焉巳耳然則見西子于面以爲美而愛之必不若西子之自見其美于鏡之爲愛之甚也亦明矣吾輩于天下之文無在而不可見吾美何妍醜之觀有不齊又何患是非與同之論相爲詭哉三十年攻一秇歷乎困躓而不悔以謂吾巧之不足以極吾所欲致吾與聖賢與天下讀吾文者其神情像貌未必從吾之文以躍露以吾技之不工而致隱人之美吾滋恧焉耳舟行少事課兒子爲文章時取二十房稿質余亦時爲論次示之蓋寄吾與會所偶至俾兒輩自尋其面目而巳矣曼山氏並請諸謝君賓申維烈品鑒而梓行之得文五百紙而奇

君賓題之曰稿拔而又爲之廣其說自發明其作者之旨非余之所得當也嗟夫文之有定論而無定論也所從來矣孟子曰天下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乃捧其心而顰之學者彌以供人之唾唆毛嬙西施人之所美也又何以鳥見之而高飛魚見之而深入天下果孰爲正色乎世從不乏于鑑也軒轅氏之鑑記著之夫非直鑑之愛也謂其鑑而軒轅氏爾矣天下之面無不具西子之美天下之鏡無不可以見西子

之面誰謂軒轅氏不至今在也哉此五百匭者固明明相與互瞔尺幅之間矣

易曦侯制義序

制義之文以題爲命無論六籍四子語不相濫卽一人之言一時之事修短小大之較殊壹隨當機之裁制爲差數蓋面目之别不能黍未神情宵壤於其間夫聖賢立言垂世尋常謦咳莫不有鬼神守之一題之命天地萬物之命也故制有所憲於王義有所諦於聖經生之文有所以準性情之竅而綜運世之紀此必非挾其意見氣力之偏王逆駕旁鶩以苟爲勝者所能辨亦明矣余與曦侯精神臭味十載往來已未夏初始定交京邸曦侯大奉殆幾竿然命世精志純氣懋以成之其學無所不苞舉其才足以盡取天下之美好戛戛乎并銳于經生家言長安邸中文史究切彌月周旋朝子卿而夕于余老居大三十年持論嶽嶽所快印于子卿而媿其效于吾黨之未逞者得曦侯而使我無復膏肓之疾也吾毋八十曦侯裒其鄉長者言走乎里而進祝嘏之觴已出一編視余曰是將揭之國門請介以于之言余受而讀之其文巳未以前滔蕩奮橘雷動雨澍帝出乎震百卉怒生已風散之巳日烜之今乃斂而致坤之養矣又斂而麗兌之說矣吹萬不同一氣轂轉榔舉其文以題聚之其於聖賢之神情面目渢渢乎響之命而緹之應矣世之日脩而靡也惟是當世才敏之士挾其勝氣以操之庸泉而舞其輪翀數假聖賢君父不得伸其操柄以馭臣子彼謂尋常謦欬之相習不妨騁吾意見氣力逆駕旁騖以爲快不知鬼神必不肯以天地萬物之命受吾之越滐於鋮芒此抑可推曦侯扶進此道之極思巳學無所不苞舉不敢萌一勝聖賢勝君父之心才足以盡取天下之美好不敢造一違心之言以吾觀於曦侯其志豈僅靳乎以經生家言鳴于世者哉夫禀王以立憲而統紀一矣考聖以東諦而道德貞矣因題之小大修短爲吾

文規矩準繩均節度數通晝夜之道于纖纖之息定四方之極于秋毫之末宇宙在其手而鬼神惟吾所驅驟矣　綱萬年熙明之治造命于制義之文幟不必懸于上扶進之道不能不責于其下焉者當此之時宜有賢者呼其同類共肩任之峨矣問業之履自其國中越南暨北達于四遠擔簦重趼一士風聲親則羣從以至朋友委巷深崤獎翊靡間一言欣賞名山之藏帳中之祕縷蒐襞積惟恐漏佚精氣激蕩家奉蘊墩蒸然名士之總萃丹鉛晶晃百城自擁人有品隲副在典刑几几十五國風之陳列矣倡草萊之義中在斯之旨拔貴文之觀以培彙征之慶士固有在菰蘆中而志及此者哉若曦矣者謂之吾黨導師之領袖可也非經生也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君子不以身未當事一日而弛人心世道之擔也行矣曦矣余共子卿所期德音之嗣視諸斯矣遂取其牘書而送之

楊尚賓近草序

制舉家言詩之流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義之寓于樂者也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詩之被于樂者也制舉家言其于詩也樂之屬也無邪之旨索籥于聖賢性情之秘憑吾寸穎爲之鐘鼓管磬羽毛干戚以動盪其不淫不傷之嫩于依咏憂拊頫仰節奏之間樂之爲道與政相通莫不于其聲候之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德天下之能事畢而文之觀止矣余與尚賓以文章相慕說者十年所而奇兹挾其近稅過于爲盡發其篋讀之深靖飄趍倏詭譎帷惝焉身遊亢食之野怒風激而萬竅號使余荒忽而不自持也嗟乎尚賓胸中抑何磈磊而多奇如是哉洞庭廣樂吾聞其語今且儼然軒懸森列吾前矣尚賓將裒其文以並質于世屬余數言先之尚賓之于此道也天下賞音之士所鼓歌而舞之有日矣奚事余言之姝姝亦相與言樂而已矣夫聲音之通于政也非其器數之謂也故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之說自昔

著之言則聖人之作樂也豈取歌喉之繚渺如杭如墜者以爲宇宙之和足矣物之種種又安所用之聲之候子器也猶之性情之候于聲也一陽動于黃鍾之宮生生之氣勃衝于緹灰之管毫不當于所位置日月星辰之紀棼如矣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關雎之亂所以洋洋盈耳也吾夫子必以遡于師摯之在官而歸之反魯之樂正何稱焉果以無邪一言直蔽三百之纚纚謂足畢詩之能事也乎哉文章之道有所以導和于性情而總天地萬物之竅會矜勝于名理才情者孰辨之卓哉尚賓居常下帷于古鮮所不茹其雋而以易爲宗擁爐相對三日夜其言澹漠超遠往往會心意象之表罷少餘粟急人當若不及言恂恂不出口然諾必赴意所不可貴勢親暱莫得奪之稟古狂狷之神以假脩聖賢之行非夫忼慨俠烈自憙者也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樂之出虛殆乎惟其有之者與是編也行偕夫屬而和之者一洒滤懣流緩之音以昭宣國家大雅和平之治吾直跂而竢之矣

冒宗起渡江草叙

自績文之士擘悅相媚晉爲高者挾其名理經濟以勝之夫名理必取精于性命拈空之性命非名理也性于題斯謂性命于題斯謂命矣經濟必核實于人之情事之境掠影于情境非經濟也合文于題題與文之情達則人之情達境盡則事之境盡矣名理經濟之文豈蕲勝而晉爲高者所能辨哉宗起自京師以文過予讀之其氣骨高秀而出以愷悌渢渢乎大雅琳琅之音也其人脩然玉映言娓娓嘗有以自下巳歎其中不可量矣于是函其所謂渡江草者屬予叙之其氣逾以醇言逾以蔚而旨復逾以深其廣剴切于當世博文有道之士又何逾多而靡有饜也夫六籍四子無匪性命之言六籍四子性命之言無所不通理于人之情事之境題爲之五音六律而以吾之文稟節按度抑揚高下于其間佩之于身不群所以遠施之家國天下

順治所自廹也逆鬻以勝心謬冞悉而九譯隔
矣勝心之難持莫如去子矜而新爲孝廉盛氣
乍鼓蹶不卽奮以爲不得吾意于不我知者吾
所得爲者由我耳有物中衡發不自禁自以爲
名理經濟之文賢于聲悅相睚者不知其爲此
道之蠹實倍之由此觀之宗起之樹子吾黨與
今之世也是篇固可爲券矣

黃俞平燕邸近稅叙

文章不通乎性命雖工小道耳國家經義制科
鴐一世之士以性命而按候其精神之用于文
章其道甚尊士豪自喜者跳而越焉挾其才情
氣魄之偏王以競勝尺幅之內去性命日遠文
章亦日卑微時之會意得而傑其生平所樹轍
者固已銖稱黍絜于操筆之際矣俞平過予談
經生家言其持論鑿鑿不少假如此俞平胤服
吾師毅菴先生典言之教舞象從游吾友李宗
謙稱高足弟子淵源所自非常可企其中抑然
若有不勝盡發先代所藏書咀其菁粹相與顛
切當世博聞道術之士治經生文意放物相壹
達吾中所明了劃然成一家言不爲纖趨膩語
以蘄諧于世閩海距京師將萬里俞平以其業
試行李躕躕再往返而色不渫所取精性命之
旨以尊吾之道如此宜其持論之不肯假也俞
平且南歸手一編屬余言以爲先余亦何言贈
俞平哉今夫膳宰之于果蓏也胹之披核之劓
簡其腴且美者而薦之主者用以望其腹夫其
麗子水土以爲質者浸假而窪然畾然以還其
所麗幷所謂腴美者烏有矣彼浮動于百體爲
潤澤丰濃露靈于五官而爲聰明聖知者果何
物也哉凡人之才情氣魄有偏勝精神之用隱
約駘蕩于性命者敲蒸于空際而無所不之經
生家言其綴之始衡也極天下之腴美無當子
性命之旨吾輩所宜刳心子此道者可知已夫
遇合固士之所爲也士豈能爲遇合哉此三寸
不聿鬼神所憑出入也致吾不分之志以聽之
爾矣不惠祥三十年治一稅嗛焉無所發明師

友之提誨對俞平而不禁吾寄之深也俞平行矣操斧伐柯其則不遠摩厲以須異日聳上之業是編固亦吾于銖之衡黍之量矣

周廣孚近草序

善貌人者必于其人之天顧未有能得人之天于其貌之外者也頰上三毛之益其關于神明何有乃并其人生平至致躍露頴端世人勦眈天機之鑿以謂玄黄牝牡之可弗問夫馬豈有玄黄牝牡外之天機哉予始治經生家言聞先輩神理爲主之説心欣慕之以爲作文但得題之所以似與非似是題精髓具在其中以此爲賢于掠似于皮相者久之而媿吾技之未工也何也以我御題而不按于聖賢當境之意象于是格有可以詭反而警長語有可以闢出而襲釆矜愼一切是處狐涎中寔不兢而偷取欺人寸心得失孰能昧之莊生論治天下曰九變而形名可舉也夫至形名可以舉而道德始玄同非九變之後安得此持此以鑒文而後神理乃不爲唐肆經生之業乃不爲郵書乃爲善貌聖賢于其天耳嗟乎難言之矣廣孚過我而論文竟言三日夜不厭也嗟夫廣孚所歷此中之變寸心失得之所可自知而不可言吾兩人箭鋒之相觸有日矣今其文具在所爲睨坐而進之鼓歌以儛之者駸道東南之壇坫予亦何能更益廣孚哉爲之丹鉛諸君于之後以懸于世庶知吾兩人生平心境辛苦摯臨所熟嘗寔有慨于中而不容已也夫人之不同有如其面天地雕刻品類之太巧百千萬億之一端文章大業造化所由生心也奈何規一切之蒦盡蔑聖賢之神情象貌以快吾譸張即捷而偷取乎當世吾輩所以盡性至命之道謂何哉吾知廣孚必不以其一時之捷得而易我寸心之不失矣

兩李君近試草叙

吾友李澄之偕其仲氏涵之以文章之道自相劘切一時鵲起不翅兩陸氏當年其天奉學旗亦各似之澄之氣頴蒼鬱游刃有餘操筆伸紙

飛洒歎礴興象逬躍劃然風雨至而蛟龍驚涵
之兢兢持論非法不言其孤情絕照頓轡直上
怳然筆墨蹊徑之外譬之王謝家兒不必容服
矜勝其頫仰睇盼自暎帶門風余嘗從會間目
攝澄之子兄弟之於斯道孰與李將軍與程不
識哉澄之不言覗余而笑於是余抱絕鍔之痛
於涵之至今葢二年往矣一日澄之過余手出
一編曰此不惠洎家仲作也日者子戲我子程
李之間夫二子吾不知所裁譬不惠之與仲氏

其猶跫蛩之于距虛乎自吾之得吾仲也吾入
而奉太夫人脩拙者之政而諧蓴不之樂出而
共二三兄弟賡伐木之咏而不星終遠之慽日
偕之而忘吾遭而今已矣吾不獲以身從吾仲
者所謂有老母在也裒吾兩人之文而梓之庶
猶吮毫而相覗將乎夫吾篋中亦不盡於此此
之存者縉紳先生所識拔與二三兄弟所鑒裁
也生平知己之妬而未得一當以爲報葢屬纊
而念不置焉是仲氏之志也子其爲我叙之吾

嘗讀蘇長公篔簹谷偃竹記及贊石室先生墨
竹飛白之作故人之念淋漓慨伉其手澤所遺
必縷覼識之以示不忘況澄之在骨肉之際者
乎惜乎吾與涵之交不薄於與可而吾文不逮
子瞻不足以重斯編也余又聞之庚子之役涵
之業已病矣有勸之稍消息者對曰士援桴鼓
則忘其身子豈謂吾此足不可解耶君是將搴
疽附於僨不謂遂自此而劇也嗚呼有士如此
豈必論其文足遇哉令當一面其於緩急必有

可觀惜乎賚志而殁也澄之方擅當世文章之
譽其居嘗撰結必有白璧贊之以俎豆於尤程
之間者余不具論特叙其梓文之意以及存沒
之感如此嗟夫士不乏磈磊瓌瑋之致名湮沒
而不稱者多矣附青雲之士可以聲施於後世
況身在青雲之上者哉澄之勉旃得一當以報
知己不獨以是編成仲子之志矣

范升伯近草序

余交升伯自蘊輝上人升伯韶齡發軔進趨顧

好方外遊余心異之余與蘊師有所論質多事往復每設一端動至經日師手不飥且嚙且談嘆眉盈几余或輾然投箸升伯持理前義不了不休三人以此過從無間升伯治舉子業雅尚清真不爲溪刻其推擇當世作者論特嚴遇所奇賞輒自箋錄卧起與俱帙不經蹝余所削櫝殆參之余知升伯自蘊師乃升伯平余昌歟之嗜固不以師也屈指丙午之役行且十年往矣余茲有事金閶道訪升伯適師亦寓升伯齋頭

意中邂逅言詠甚懽升伯出一帙視余曰此吾近年所草四子葩經制秇也將精此問世之人請一言先之余讀升伯近草斡理清真自性所殖至微按其神氣之消息所載其功力以浮動於楮墨之間匪近匪遠若隱若見庶幾曲折以赴其意之所之要于尺度無絫黍之爽藹乎先民之音也嗟夫升伯之技至此乎升伯世狎紈綺性慕恬漠齋居供養盆花茗椀外無長物久從蘊師叅最上理更歷世憎極人所不堪一無損色寡里閈浮沉之好屏跡斗室燕坐觀空居然老衲而絕不道禪語恂恂言不出口嚶鳴友聲之求常若不及傾蓋周旋肝膽劇契無論世人交態穆然中和之感使人不可親疎并不見矜覩世交之俠氣吾觀升伯自丙午至今所師友天下賢俊之士尚論乎古之人黙以通其心性之微渺其學與識既日以壯更歷人所不堪之憎本所自來以覩其復金鎔滓化玉錯神全宜其人之峻造大雅蒸潤于文亦絢美如是也

先是熊夷庚過我山中爲言升伯近况殊佳士于本業少所屑意何也余政擬致夷庚語升伯出示此帙覩其副本又且什之遂噤不言升伯專勤闇啓如此我輩之不盡升伯也夫直其文已哉余初識升伯定筆研之盟迫北征不果因共蘊師介升伯于夷庚乍見投分忻訂友籍夷庚儻然名士素心超詣不苟與可文戰暫蹶發憤下帷必雋乃歸氣用精猛余心畏之長安萬里往返一襆所至問字屨滿戶外以聲名世榮

求一識面爽然不屑也蘊公冥心禪觀特精宗
解游戲翰編光彩掩映其胸次空潔逈邉形表
眞有古德蓬戶柴門海鷗時儔之致葢兼世出
世間以其法施者也即所論交兩人之旨抑亦
可與升伯已余學道無成巔毛種種何當升伯
郎秋文一事十年以往二俱故吾此亦足懸偏
嗜前鑒矣奚取吾言先于世乎嗟夫升伯子爲
蘄乎世之人問之哉以得失問也者是非不得
而操之以是非問也者同乎我異乎我者并不

得操之當年嘆屑投箸之義升伯所持理者其
是矣且焉蘄乎世之人而問之哉本序近草往
事經懷不禁娓娓讀之一笑屬童子爨之蘊公
曰是文也以序升伯近草似言之長以志吾輩
十年交契之梗槩即與此帙並存可也于是爲
余書而梓之

黃公升夢草序

往公升投予十九義其言深栗穎靚駸駸正始
之致已公升齒方齠耳予與書詞翻復推論今
昔大家寸心之宗旨日新之于富有所以擬議
而變化兩人有味乎言之也今得夢草新編讀
之舉向所爲深栗穎靚者壹出之以清和澹蕩
使予益深天際眞人之想甚矣公升之妙于變
也陶元亮詩有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之語
蘇子瞻愛而誦之一日取紙書陶此言遂至纍
百要思作者與賞者之意豈直詞觀之會心與
興象之標舉爾哉三復斯編恍共伊人玄對楮
上覺予向言之煩矣文之靡也學者不求之我

而耳目是騖覬聖賢之藏于室外而意之妄襲
先民之武多交淺而言之深離遏相詡誰能不
波善乎公升推言之也孟子曰在我者皆古之
制也制制古而我制制偕與爲無竟而變化生
其中公升于此道所以新新而不窮者與

談節甫雅言序

當今操觚之士急于自懸其文其意得于主者
而以徵其信與不得而質其疑者葢參半云夫
士不得以其所可信必之于主司至于梏一世

以質其疑品士之權始不專屬于上矣況又旁
而從吏之夫士有所不得于上患在士也氣結
約而不伸以其疑者蘄乎下而轉以其信者訐
乎上患不獨在士也世道囂訴之端識者宜隄
其漸矣節父既再懸其文亦再索叙于余而未
有以應也蓋余信節父之文深已世豈乏眞鑒
賞者以千金享之與其與節父質其疑而冒訐
乎上之跡毋寧徐竢之而以信徵耳孰意文如
節父而猶厄一青衿也嗟乎遇合之難如此

士無不平之鳴豈可得哉節父爲文好深靚睨
劃之思草不厭十易不肯一字一語未極聖賢
之神理與關入世人之口吻其才情之所播宕
尤好拈歇後單側之題以窮其致今其牘具在
可按也余嘗舉南華蠻觸之喻以似節父莊生
斯言誠善謔也以覘子文不可稱獨解乎夫業
有得子于濠上者何蘄乎世之人哉節父輾然
爲予引滿茲者索余叙乃更峻韓昌黎序柳子
文子厚黜不久窮不極爲文未必能傳于世如
今無疑也以節父其文與人定非長貧賤者也
使叠得于主者而文不必如今其肯以彼易此
乎勉哉節父吾志在江沱之卒章矣世不乏眞
鑒賞者吾且終藉以信吾言暫而冒乎疑之跡
奚辭焉

顧九疇選義引

制義之文像題命勝譬之貌相百子萬億之人
亦百千萬億其貌其中蓋有依希肖似疑不可
辨者矣天下之良工政于此用其心夫貌以[illegible]

象而有一筆非其所貌者無論神不可使附非
其質乎不可使事非其親即欲從百千萬億之
中覓一人以當吾貌吾知其雖畢世而無所得
何者人固不可俛而肖也六經四子之言莫不
就依希疑似之間微懸其是與非是之辨世儒
作者自命挾其偏至之才情與顏頭之名理一
意逆駕以爲快汎涉其文似少所不似最之實
無一筆是者胥天下爲弱喪之子坐令子古聖
賢駢而受若敖氏之餒亦可哀已九疇之共余

攻苦此道也其已行之軼舉世所爲鼓歌而舞之者幾乎子墨之不勝孰是于是與非是之間抉良工所用其心之微者兩人未嘗不相覩而愾于懷之渺也夫天下事各有常而不可易劃焉東西南北之各爲位而不相濫此夫人而知之也試指一毫之端以爲其中間四邊之差池可使東西南北易面不可據能了然于心而又了然于口與手者此其人必非常之人也由此以觀乃知材精必稟御其權輿名理必有同其

橐籥彼一切逆駕以爲快者窮于魑魅魍魎之無所施其伎不得不反而精其辨于似是非是之依希然則九疇之于斯軼也所爲德于天下孝子慈孫春秋霜雨肸蠁之感誠不鮮其居常余所忼慨指畫天下之事端夫亦頗見于此矣

徐公穆乳雪編引

晨起坐樓上雪片如掌漫僻眩目倏忽澄霽日射流蘇庭中兩老槐玉英霏蔟凡一枝端一珠乳綴上下參差晶瑩旖旎冷風拂之若欲向人盡墮衿袖之間公穆過予共取垂珠咽之齒牙淅冽香沁心脾大叫清絕公穆手其近義覩子每遇快意爲摘一乳和墨賞之往復淋漓不覺竟衮茫謂公穆子從何處得此不經人道語哉昔人詠雪以爲滴瀝垂土膏闢于懸石乳謂是足當玄對矣詎知纍纍別珠馮子寸頡釀而出耶即以乳雪命是篇可矣公穆尊甫方爲當世貴臣顧不屑以翩翩佳公子自見日求寓內博聞道術之士相與覈切性命之旨屏去[illegible]

味素心友生讌聚蔬果瀹茗夷然終席蓋吸風飲露之人乘化而來發爲文詞宜其清眞超妙世間纖趨靡態烏得感之公穆行且西還屬予商所進于文者以志別夫所爲進于文者豈于文也他有進哉聞之氾勝之書冬月取雪汁漬原蠶矢雜穀種之使稼能旱故曰雪者五穀之精也由此觀之道之所貴于清虛超妙者可知矣今夫曛然而朝流者日也颸颸焉而續拂者風也乳而珠纍纍于槐之枝者雪之霏而日于

融風于凝適相遭而成者也方乎抽思爲予之文其有幾乎與我于此數物也者相對而欣賞也哉神理空涵忽然睽發卽此可見天地萬物之情矣夫陶堯鑄舜之業無當吸風飲露之致其爲塵垢粃糠也彼所謂其神凝使物不疵厲而年穀熟者何耶然則塵垢粃糠之爲風與露之重甲卷城也不旣多矣乎萬色熾然合之總現空之大惟是壹稟素心善所陶鑄于有無之際而已矣吾于予以文相摩厲者也安所得雖于文者以益女其就予大人而質之

步凡中唐宗之制義序

結髮治經生家言卧起六籍四于中其習之也日以親友生覯切微容義諦自謂亦日以嘶迤還老洫省悔居嘗用意作合多方索解求一字一語之當不可得也夫山高不崩而祈羊至焉淵深不涸而沈玉極焉堂構締剏高明顯融世以茀替而春秋歲事薦饗備焉聲靈肸蠁慌愰耳目心志之表仁人孝子相與奔走從事于其所不得已此豈有意象可與作合語言文字可容索解也哉誠之不掩而物自爲體漠然榕思于見聞之不可度如是以稱鬼神之德之盛焉爾矣拈筆課經生之業我與聖賢精神黙相徃來千載以上千載以下一時睽霧廻薄三寸穎端此非盡讀天下之書而精研其理譬之牟尼寶珠光瑩掌上山河大地毫髮歷然能擅殊勝于此道者未之或有嗟乎難言之已予從聞子將讀汎中文深妙簡遠蕭然靈籟莪姑射神人吸風飲露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者也所謂伊人十年心徃辛酉之秋凡中宗之偕以其業質予白下天涯期契翩爾晤言心境駢宕形神駿洽生平夙好希有快會昔人所謂一而頓盡者未足揄之宗之天奉倬敏名理勃窣而貫以開悟壹歛其少年警鶩飛動之意醞酴湛澹于性命精變可了不可了之言意致灣環風流睽帶片楮會心如穿花蔭月香光沁暈非中非邊是處超忽世間都美具失所在按之先輩斌

斌宗方城諸理齋兩先生間凡中近藐擧向所
爲渫妙簡遠者龍之煉之以人之情事之境畾
采日渙發而不可遏抑其神明亦與之日凝固
而無所越渫張子房李長源白香山蘇子瞻其
人見宰官身領受世人錦衣玉食暫時供養泉
石烟霞當年本色時時迸露眉宇睠盼之間神
虬爲御紫鳳驂軿日可見之以視宗之可謂日
月雙懸貞明不貳八股四比功課天固命之明
啓兩人和鳴並驅先路侯芺經生家言以溥一

弟猶之小兒號嗄六籍四子聖賢性命本領在
焉西氏有言佛生于法而法未嘗生佛佛亦未
嘗從法而生有相與爲無窮者非佛亦非法也
盛德所以日新大業所以富有道之所以生生
而不測兵是矣王者郊祀上帝配之祖考掃地
而祭薦用明水先以腥魚犧天子之仁孝以告
萬物之順成所致其精禋僅如此操豚蹄而徼
徼蘆蔞汙邪之護者君于又何以笑之夫執聖
賢之書以窮聖賢執吾之意以窮聖賢之書無
惑乎合之而乃以離解之而乃以昧也　國家
造士大典鬼神之所憑依奈何其易言之夏初
凡中過予曰念培此行以拜秋叙之諾又曰宗
之將以仲秋爲燕之道持先生所定之業以爲
贄且固所以證鼎吾兩人者于行之後也予之
老涸乎偏執求一字一語之當不可得也安所
得贄于當世之君子而以壯宗之之行哉無巳
衘吾居嘗寄地所省悔志吾與凡中宗之交勉
弗諼證鼎於當日齋頭翩爾晤言生平希有之

期好其可也矣

王開美邑侯制義序

士之績文氣以爲主學與識佐之一事未稱絕
世未足與言經世之業也三者總供養題目之
具辟言孝子之供養其父母莫不恥吾心與力與
物之至不至以爲衡有說于此又謂養口體者
之不如養志何也經生制義比于仕進之羔雁
言乎其道稟裁　王者三重之權槩括之以千
古聖賢道德性命之指此豈憑其氣與學與識

之偏勝詭遇逆駕于聲音笑貌之依似爲得意者[illegible]哉王侯一再過于示其所爲經生言讀之擊節而不能巳蓋不覺帙之竟也噫嘻技一至此也乎文所爲者氣也萬竅之怒而號也調調刁刁于喁乎樂之出虛鵬之飛也積風之厚以負其垂天之翼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而無所夭閼也氣所傳而行者學與識也其奧而博也含吐典謨之鼓吹麗以則也出入風雅之襟裾矣日月儷天光彩常鮮風霆捷化奇偉靡

測畢不佹時之好以偶衆高匪標異之幟以驚愚矣憲稟于王諭繹于聖氣以爲經學與識爲緯舉夫人所詭遇逆駕揩揩焉自命希有以爲招于世者曾不纖毫或點其額端嗟乎當今之世有制義焉如此哉乃予以此覩侯之志巳世之盛也必君父常標其尊親之重雖是一時都士不以擅名競進奪其有不敢有不忍之心共持之枯筆治經生家言犖然驟决其意之所畸至于明君嚴師不貳之臨汝橫而出之頡滑勃亂何所不有按今日之文以覈于時之遞變隆萬以來君子亦可以論其世矣不得乎親不可爲人不順乎親不可爲子以天下養而莫與易也明此于制義以爲子則孝以爲臣則忠以居于民上則豈弟而稱民之父母夫奉親而思孝者均之藉備于心與力與物也養出于曾子壽常酒肉之將饗恍焉蹕露塞天地橫四海之神情況胥天下以致其人子之一念者哉侯之示子以文也一再過而不言其所以种乎不能使

人無予保之色晶晶惝恍心目間也吾以知侯之所亟其言者有在矣斯帙也蓋我侯所爲本持世之心要于道以善用乎絕世之氣與學與識以發明吾經世之業非直其文之謂也如以文焉云爾無所事辭喙之軒也巳

莊尚之北遊草引

文章之道節度淺深之所至莫不各馮其光與澤以爲候澤者精之所茹也光者神之所迸也人之生也四肢百骸總之灌輸於一氣之津潤

以能和柔其骨節而通理於動息其焄蒿悽愴
發揚昭著於空與形之互相為摩盪孰途之子
而問之至於聖人無以異也乃其中節度淺深
之縣別極于霄壤而不可算數所稟受於天地
萬物之精神有至有不至焉耳故曰文有可為
而不可為此即世之工於文者未必辨也尚之
挾所為經生言介吾友饒德成過我讀其文欣
歎希有相與微言再日夜驩然沁脾心目間已
出一冊視予曰志將篋此為燕之遊先生其曷

以命之夫世之稱工于文者曰理扶質以立幹
文垂條而結繁謂是執死之金科已進之性命
之諦名法之指鴻濛以來大府所庋名山所藏
弘演逶靡沉蔚雅澹之致壹驅其上駟總萃以
供吾寸穎之嬗婉尚之之于此道也可謂継其
有之矣豈猶斯之未能信借吾言以蘄乎世哉
夫尚之志固不在遊其所挾為遊者又匪直經
生言之以也吾迺直與尚之言文而已矣淮南
子曰陽燧取火于日方諸取水于月不出掌握

之中而引類太極之上陰陽同氣相動也又曰
中山之玉炊以爐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至
德天地之精也文章之道司契于吾精神之至
與不至亦若是爾矣厚聚天地萬物之精神以
醞培其德之至寸穎之嬗婉為陽燧方諸引類
陰陽之氣于吾之掌握日月照而江河流天下
古今之能事固已畢予經生尺幅之業矣蘄水
而木之緻出火而石之擊為之乎光與澤而失
之于精神求工于其文也日甚不知其去吾之

道日以遠嗟乎吾能無深望于尚之乎哉

王性卿近業叙

十年磨一劒術刃未曾試今日把似君誰有不
平事屠龍之伎學成而無所用任公子之釣且
以非第一義實之故必與雞無敵鬭者而養鬭
雞者之德乃始全利器在吾手而日就以殺人
為事此夫輕試其鍔以幾幸于世以身犯良工
之忌而不顧者也嗟夫斯不空負十年磨砥之
心一朝把似慨慷之托也哉余與性卿生同里

性卿讀其先皇父中丞公所藏書下帷切劘自其髫年嶄然必期有樹于此道矣獨身孤露益發憤于先志之未就旦夕取古之人以自課不一步輕措械之外少頴之士挾其所業侂正先輩標謝爲名高性卿泊如也余從友人所數勞苦性卿性卿于余亦不能無介然者兩人寤寐之愾實維余之多遊蔚之兩人之以此道相商自予癸丑北旋始也余偏嗜自喜一往不悔躪躙道途辛苦囏難備嘗之際題與文心與手作

者與較者鋒芒之所以忤合譬之取周客之畫莢映日以視之差謂了其條理縷纏縱衡參錯于目中性卿齒亦漸向壯卽其所切礪于古之人者以淬練于世之變空與境之客爲摩盪氣與神之互爲蒸蔽慘澹漂渺駿岩恍惚一經一緯于尺幅之上世間虛僑恃氣追飛逐走自侈以爲工者讀性卿文莫不爽然自靡也性卿文益進顧其遇益蹇乃肆力于其所好也更益專以勁說在紀渻氏之養鬬雞也殆乎德全而異雞無敢鬬者性卿謂余與葉敬君先生評吾之文以問于世子豈可以無言嗟乎性卿吾亦安能外所嘗言以序子之文哉坐中拂拭時看劒莫使塵埃蔽斗文非吾所嘗語卿者乎子笑而覗余海內常令萬事平匣中不卹千年死言在吾耳子豈忘之君子不以天下之治亂易吾一日之合睽其志之遠也如此此可以諭似君之意于吾兩人矣性卿其人天賦廹毅而用以靖沉多讀古人之書以熟觀天下之變每與之上

下其議論王景畧之開敏李文饒之精思時時磅䃰于君字頻仰口吻茹吐間時事需賢如性卿豈長貧賤者以文遇者踰時稱老以人遇者商無壯也吾與敬君且懸是編以券之

李嶽生遊草敘

嶽生弱冠領鄉書挾苞㮣一世之志載其圖史徃來邗水鍾雲間文酒之社俊彥履錯孝廉船所至蔚然槐陰之市北海太守之座也數上春識者恍其懷器而未貢嶽生夷然不屑也四

夘多壘當事未有勝箸俾定旦夕士之抑不得
意者敝蹝故業的詭談兵說劒以徼進用嶽生
非見之月手一編鳩其同人磨厲彌勤　皇祖
文命啓基周過其曆吾道不非所操天欲平治
之機宜■有量吾以候夫氣之所必至者于三
寸之芒頴借一世與登假于日月之常朗而已
矣嶽生所自信其道與信于世者如此今其所
爲遊草具在巳鍾阜　王氣之葱蒨廣陵風濤
之滔蕩匡廬彭蠡崒嵩淵渺一切蒸蔚翁嗒之

變態轂襯其上下千古經緯性命之本趣澹蕩
而溢爲尺幅之光怪經生制義有道以行乎其
中安在秀才課業不足以定遇合之符而叅天
下平治之椓也哉嶽生日于之言叅矣隆所屬
叙意有所進譙于此者吾且何以進嶽生嘗聞
之蘇長公黃培翁之論畫矣有携戴嵩畫牛者
牧童見之撫掌而笑曰此畫鬬牛也牛鬬力在
角尾搐入兩股間今掉尾而鬬謬矣戴之善畫
見有不及于牧童李伯時作李廣奪胡兒馬挾
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
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爲之當
作中箭追騎矣心之于境身之于世神情肖貌
遠近離合鍼芥霄壤譬之畫家筆墨之妙即吾
心手不能相爲有數存焉于其間發于文章尤
其煮蒿之較著者故天地萬物之氣可密候于
三寸之芒頴必挾苞舉一世之志劃然無所攖
寧于是非利害之刃劘者乃能以一人負之而
趨嶽生胸懐本趣所煮蒿吾可于其遊草卜之

矣夫兢于巧者之于其習爲服也馮于物者之
與其神爲攝也筭數計量不至焉而有其不能
不至者信諸吾道之不非與天之必欲平治天
下耳嗟乎嶽生又何所更慨于懐器之未賈哉

徐闇仲四書瑶草叙

文心世境兩者非相畸也學士大夫操三寸不
律描畫聖賢之神捕風捉影茫無攔柄茀行之
既久蹊逕純熟一旦得售儼然臨于民之上當
其綜理劈畫以意度之以理與時與勢揣合之

世故人情迭迭不遠彼直悉于虛以縣爲券者
耳設令一切世境實實歷吾胸中發之爲文其
光景親切又當何如哉闇仲耄年巳聲嗓吾黨
予碎易其顏甚儁甚周旋折旋之甚巳從其先
大夫爲四方遊所交一時奇儁之士擷華搴秀
筆墨游戲之業無所不極其工巧睒絕儕輩予
沾沾經生家言愧不能以瀟吾志闇仲所謂其
才過人身兼數器者予益心讓之先大夫老闇
仲身任家棟入奉兩人高堂燕喜之娛世態風

雲變幻日有孑然一身拮据其間予嘗從百爾
倥傯之際人所怱恍與所張皇以觀闇仲所咄
嗟指顧妙中窾會動臻厥成匪直天奉殊異即
所熟嘗精練于世者以愈濬其性情之經緯雖
闇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矣闇仲與予同舉丙
午馬足蹣跚勞苦相藉天豈虛生吾子于當今
之世哉闇仲自都門函一帙示予曰是弟年來
蹣跚勞苦所留余予何以命之丙午之役予及
闇仲兄弟同儁者四人仲起猜勍超乘韶令自

意化爲異物風流慟悼予婁娑名理京功令出
之擇地而蹈寧失之固子卿亢志高尚絕塵而
奔犇然自立一家之言闇仲明珠翠羽蒼蔚都
美翡采披紛湛以道德片語隻字心花霏映人
慾所好各不相非闇仲是編都美之所萃其精
日以內瑩道德之所湛其神日以旁達所爲得
力予焉足者多也闇仲需次選人得廬州府推
官推官視太守分政而理其專職在刑古者士
師之秩也臺使者奉　上命廣厲部內耳目之

所寄重司理爲政從旁不得問焉其處地最貴
踞所平反登紬得失亦最易生廬之先哲與所
嘗宦其地者無論南宮之瀟遠孝肅之鯁烈六
蓼大柱之間咎繇氏惠哲遺風依希在焉闇仲
予此其惡乎取衷而可乎子卿方令上洋不患
貽之書兩漢循吏于斯爲盛未堪厠春秋諸大
夫廡下然語諸大夫以武城單父之治理又靦
然傖父自屏矣況進而駱中都之乘此弟闇才
之有至有不至也哉嵇子卿至今旨予言也夫

必通理其性情之和以不中于陰陽人道之患然後神全于無礙而萬化生乎心其于爲天下即其爲一官者是已世之剽掠于詞觀以爲文而矜斡于才諝以爲治者熟辨之勉矣閻仲二十年熟嘗精煉所得于世境之微窔吾且執券觀成吾于儼然于民之上也矣

余懋修近業叙

后羿連烏于青冥之上詹何驚魚於重淵之深意之所至若從掌中取之斯亦天下之至巧矣

道有進于此者淮南子曰張天地以爲之羅又何亡魚失烏之患乎六經四子之言以聖賢之心性爲天地烏翔魚泳於課文者所偶拈之題操筆治經生言豈不自謂惟吾之意可以無所不得乎哉挒一家之蕿名理可襲徼于佹出也寸心之得失不可遯之以鋮芒秉一日之遘臙實亦可獵收于偏嘔也千古之是非不可蒙之以纖纊吾之文不能窮聖賢之言聖賢之言又不足窮聖賢也后羿詹何之巧不免情焉亡魚失烏之爲患君于所以進乎制義之道可知矣懋修挾其所爲文贄予盍再越月而周旋焉竊有意乎其人也今且別余還豫章出所刻近秇屬一言以志所證嚮吾言無能重懋修吾友魏仲雪當世有道之士其讚歎懋修之文也與予所臆測無以異此足以樹前茅于吾黨矣夫六經四子之言不足窮聖賢吾之文又不能窮聖賢之言將安所取天地之羅而張之使我與烏魚兩偕適于無窮也哉聖賢之心性吾之心性

而已矣鋮芒之得失不任其遯於寸心而後纖纊之是非不受吾蒙于千古何必更夸挒蕿於一家之業商遘會于一日之偶乎懋修行矣予之鄉有碣石舒先生以聖賢之文提斯道之命天下之爲后羿詹何者所稟以致巧于其技者也其術予言以證之

青來閣二集卷之一 終

青來閣二集卷之二

西安方應祥孟旋甫著

序文

送鍾伯敬督學閩中序

余竊見近世文章之士與衡文之吏交相刺譏下之人謂上寔無目上之人謂士寔無奇殆如方今財用官民皆竭竟不知宇宙英靈銷沉何處昔禹臯商語知人之事則曰唯帝其難之而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夫以帝王求人遠寄

問察近徵岳牧非若文辭之悠忽即如仲尼倚重知言既與其人相對而爲語必有載言以出之容氣又有先言以逗之眉目種種所交皆相覺發至如對往世之言雖其人已往而有其人之生平與前人之論列互而參之比而擬之皆非若近世制舉之業合智愚賢不肖之流童而習爲一律之語倉卒之間非有左右之可詢平生之可案與前人之論列可以參互而比擬又或者襲他人之面目爲自己之面目主者又安得日取四方之行卷捗而讀之以爲發奸之地也哉因想見與謨之際彼時所尚者非文辭而在廷之語雖聖賢以亞莫不啇厚即如史筆亦總非後世司馬遷左丘明之所敢望論語一書固由聖賢義理精奥然其問荅語意之際亦如人間師弟之常豈能言下而簡妙如此哉文中子自擬論語而拙薄之狀羞對記者可見瞻中轉移之妙風動神諭非人之所能識者閩之文幟伯仲吳楚赫然宇內諸非一日然旧者未免

趨功令之心太重而求性命之意少疎以故一時苟簡之習間有沿襲他實以眩主司者弊且甚於吳越主者亦但能據其見在之文章以施優劣苟非具他心之通未易以懸合也今 天子慨然以閩之士畀公公當年文章之盛既立海內之鵠而其幽深凝遠之趣得之性成者又往往紙墨外鑿入鬚眉無論舉子之牘程士之文懸諸日月一時都士功令稟之其灼然一家之言或胸懷本趣借發往泰片語隻字出入風

雅證嚮今故性情之渺忽義理之機緘千古成敗之林是非之致有豪傑疏掛之處而公示之有英雄未剖之眼而公揭之二十年來海內治經生家言不得鍾先生一言之品藻案頭不庋鍾先生一編曹相非笑以爲不足以比于士公操當世文章之命如此閩之諸士𤸃瘵師服之久且夕儼然臨之風動神喻啨相轉移其弘文博學之彥固將彈冠而慶知遇之遭而夙以括帖爲學者亦將灑然洗心易慮以無佚維新之

造閩之一變至道也固不待公蒞其地而驟覺予動矣今天下皆謂文章升降之運司于棘闈予故謂學使者之權當在其上假令學使者能翕然丕變一方之風氣而聽考官去取于其中譬如人入寶山其寶之大小存乎其目而所收亦略約皆寶矣然則異日者榜發而文采甲于天下其必閩也哉文章之士與衡文之吏相與交成一振宇宙英靈銷沉之氣者其必閩也哉余與公爲諸生時楚越相望聲既相藉比官于

南郡而臭味之雅尤不敢後于他人公且行矣爲閩之諸士慶而不暇自惜其畏友之疎也司農馬君　爲公門下士與余同情者而又與同耤因其情而義無所辭爲次斯語敬質于公

蘇公祖撫浙定亂記略題詞

古大臣之烈履平無奇多在已亂云亂之所生業釀成于久錮之疾復廹治于猝起之症變復滋變莫可救療秦越人之言曰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天下孰爲不可治之疾哉

患在于道少而疾有出于吾所療之外此長桑君元里公之禁方所以重也我浙東南與島夷隣鮫宮蜃室之間每藏不測並海屯宿重兵而供餉如流水無賴奸徒借張其勢出沒爲搢士民習于威惠之陁多囂悍不可禁使平日聵目語難風起塵動所在詾詾此我浙肘腋腹心膺理之病非一朝夕之故已　祖宗朝眷簡重臣授節鉞以彈壓之時方隅無警竊伏者卽有蠢蠢欲動之心而不敢自遂左失事大司馬尺一

之符徵發無虛日視洭羸之卒如字驕子畀時
鼠雀輩竊假名號乘間四起下至閭左乳臭無
不喜談兵潢池中幾于盜算病且駸逼膏肓有
不忍言者我大中丞蘇公以淵德巍望奉　上
特畀來撫茲土公惠以勅憲靜以鎮挈甫下車
卽爲地方請命如停織造汰冗官蠲遼餉凡所
條奏罷行不一而足閭閻懽若更生時適台州
華兵見告無何而寧區之援兵橫益甚又無何
而昌國之水兵黠者挾不逞逐其主將冀以自

立海上劇盜王鍾等走波濤如鶩荼毒商漁幾
十年所旣闖之介盤結爲梗勢且勾引巨寇以
闖我市猾賈觧挾部牒一呼萬餘人麕集會城
旣格不令前發又困乏之無所得食勢窮而攫其
胡不至葉朗生輩公肆窺竊訛造符命搆焉帝
制而自爲者淅河以西蔓衍吳會人屋反仄緍
紳之家聲悖奔竄掄刈首難其儕黨雍之解之
幹辦長吏事耳夫不有狐[illegible]取而宠成叵測
者乎豈有積衆隆藉以決其[illegible]所復之之計哉

治之得其道與不得爾矣淅于今日譬之于人
生氣旣薜滯于平昔一中于辛苦墊隘之猝至
陰陽人道之患交發而狎賊之廢而聽之將遂
糜潰不可收拾不勝急而雜治之則肉視喘息
鍼砭蕩液攻擊所不能任有趣之困而已此何
等時勢也公所爲經營振刷整剔劻勷候桴以
鳴當機而發不言心行𢿟發底績其載公所著
定亂記略可按而覆也辨脉察理輕重急緩挈
事之總而躡其中瑕衷羣之策以神其獨睹欄

柄內湛斷以出之動刀于其微瀎之觀而奏成
于太耳目之表嗟乎淅于今日所病蓋不翅多
也已公一一而起之無有出其彀中者公果就
病而求其治之道也哉方應祥曰予適里居觀
察陸使君遇于㵲上備術公所救寧吾淅狀諗
著之精握算之固受響之虛應機之捷想見諸
葛武侯開誠布公集思廣益非徒語也使君所
謂遊乎公之彀中者公之所以持預定猝於此
可知其大已禹之格有苗也拜手稽首謙受益

滿招損之昌言吉甫文武爲憲庄定王國詩人
歌之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又曰矦誰在矣張
仲孝友敬共豈弟在武弗斁孝友之士相與咨
詢行陳之際爲之燕喜于受祉之日也夫人一
有功能之念横于中馳驟不可下之氣必笲然
時見于面目其必不能茹吐一世之精神而睽
攝百物之條理亦明矣元老謀國穆然深念福
食于上下面已不必有其功性情經緯之妙非
陶鍊澄湛于問學之醇邃孰與此秦越人之以

醫著也長桑君飲之以上池之水視見垣一方
人五藏癥結洞在目中借脈診之肉骨起痿無
不應手取效者故曰醫可喻治者此也且浙之
亂非無前轍可鑒貫祥葉朗生等又非尋常赤
子之弄兵未可據一時區畫不勞而告成遂謂
去歷無煩鄭重也嘉萬間海寇吳平等曾引接
夷內擾武林悍卒嘗以索餉譁于伍其民亦乘
饑阻而譁于市矣東南半壁遑受蹂躪悉數省
之物力頻歲之征嘗上勤　赫怒改命大帥帑

臨設方略誘其戎首置之法止耳　國威無損
所費公私遏御亦勿且痺已即今蜀黔之洊動
而桔据于一道以息肩齊魯之郊數十萬生靈
肉野屠而血川溢夫非募卒之自焚于不戢妖
黨主名私相譎煽治之不得其道者實激而速
其猖獗乎由此觀之公之所以特創數世苟且
豢安之習逆折其倉卒突起不可知之變揆之
今昔未見大有造於吾浙如我公者也公既綜
所孳畫條上報可韋觀成事復撮其略記而存

之凡在當事輕重急緩枝經肯綮之窾嘗意法
合聚之懸會得之于心應之于手而不可以代
爺于人謹而錄之藏諸守府意將比于脈書藥
論良工取之于以決嫌疑而定可治或有考焉
春秋天子之事孔子不妨親列汶陽之歸公非
記以自張也嘉惠吾浙之極思有不能已于此
也夫一事即爲底一事之局議定則不必於曠
之需任勤亦靡假於傍之貸畏此簡書我是用
急翼之大也上自紀綱之司及於馬走賤隸勞

在吾不受其偏逸功在人何難於交讓寸有所
長厚以相下謙之至也諗着之精握算之固受
響之虛應機之捷有嚴有翼以將之不伐不德
以居之吉甫之文武中興大禹之明德維遠其
於天下覩諸斯矣寧翅吾浙緊公是賴已哉公
于是出其記略以示祥而屬之叙祥之不能爲
張也再謝拜命之辱而不得敬述所聞質於公
如此　肅皇帝朝當天下民物全盛風塵晏如
之會總海内以注力東南之一隅當事者得以

壯其師武于嘽嘽焞焞如雷如霆之軍實以奮
揚薄伐之敵愾報上奏當峻秩膴賚章顯茂伐
一時能文之士侈爲咏歌騰諸日月光映史乘
是或一道于時之可爲也公之撫吾士也惠以
物怨靜以鎮挐動不誠爲侈大故勒之記也其
言嘗稟諸情事而無取於炫夸古大臣定亂之
道固如是又非直時有得爲不得爲之故矣然
則公之不肯自張也吾且安取吾言以張公祥
之祇命斯役也若曰他日有稽蘇大中丞吾浙

[illegible][illegible]如詔召而問太倉公治病生死驗者幾何
人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何如持公所手爲案
以視之更泰之撫浙疏議以覈其詳猶之長桑
君元呈公之禁方庶以告公無已之極思于吾
維桑與梓之共敬也已矣

王伯揆張子房椎秦詩序

秦始皇帝瀕死而倖免者再荆卿徐夫人七首
失鏑于殿柱張子房博浪之椎誤中于副車也
荆卿之智不如山鬼有之子房顧亦作此蚤計

何哉雖然副車碎而祖龍之心膽已與俱碎矣
沙丘之鬼安知不即此奪之夫天至神且威也
雷庭之擊物有不必盡制其死命者矣豪傑舉
事磈礧磊落一意所至百折必前馮吾一意以
遊戲鬼神其肯吾之意與不必肯吾亦以馮鬼
神之遊戲懸的而射之巧者以必中爲奇伯昏
瞀人有穹后羿之射時或以不中徵其巧老猴
之雪涕而乞死矢固未嘗去由基之手也況乎
策勳中不中間哉有能賞吾此語者可與共賞

吾友王伯揆張子房椎秦記矣或曰伯揆之發憤于秦也何以不並譜荆卿而譜子房嗟乎丈夫胸懷本趣遊戲千古于偲偲之埸瀟寥高寄豈可世人情量言之然則子房父祖五世未伸之痛懣快鬯于博浪之一椎副車誤中千古惋惜博浪百斤之椎感慨知已于伯揆椎秦之一記矣

錢密緯石經堂草序

國家經義陶士羣三百年彦秀儁哲出沒其中

士束髮操觚治舉子秇譬之小兒馴去咿唔作成人語蓋父母未生聲氣薰息循業傳布宜不待學而自得之詩歌古文視經生秇意製詭別徵妙不姝國家經義陶士其取之之法六籍四子命題而外佐以内科策論學成而升簡其英者標之中秘舉業餘勁雜而用之詩歌古文稟聖賢鍾磬管籥爲功令薈五風之龎沓以度數衡量乎其間蓋體以含氣而氣籟成聲陰陽律吕之均節於是竅聖智始終之條理幷于是賅

我明一代物士之制所以會苞千古之粹精懸日月而莫與並也予識密緯自其尊人浴沂先生其人與博都雅質有其内其爲舉子秇及詩歌古文陳旨逴懿攡藻連犿兩壇勝埸一時老宿開道先之已茲乃得其所謂石經堂集者屬叙于予夫石經堂集者密緯所著詩歌古文也六籍四子經生之秇所取程稱石經以觀其詩歌古文也何哉密緯曰家嚴半生宦遊篋中所存止咸陽十三經石本搆室三楹庋之居吾輩

而課業焉堂曰石經青陽趙先生所額是爲錢氏志云爾自士之習願帖括之家組襞文理娜杖卷婁一先生言宗匠自命沾沾道古者跳而托諸左國秦漢晉魏六朝三唐之業以爲無甚高論而卑之夫世有不稟功令于六籍四子爲盟詩歌古文而得稱工者哉春秋之義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然後夷者可借霸以攢而迹可不中熄于王事者可取義以裁而道可不久假于霸孔子所謂志在春秋天王所貴大一統之治

也歌咏性情衿風裾雅不硎摹三百篇而矩步晉魏六朝三唐詮理纂事枒古樅今哆口制作之林而眦夸經國之烈不剖心易書春秋三禮語孟而襲影左國秦漢學語粗成離遏自喜雜伯雜夷比于横議嘻敝也久矣善哉先生之志密緯推言之也予偕先生游先揚止翁門丁未京邸月許周旋其行古而言深有道士也廿載燕詒一經斯在家之猷也國之憲也聖之謨也聲氣傳布今故證鼎志在錢氏以爲先立其大

矣紹明大義光昭令德一經斯在然則密緯之行斯集也予矜而洽千秋之壇坫直詩歌古文云爾哉

儲東方年兄詩序

王元美論蘇長公若謂其才掩于詩學掩于文以爲嗛此自以其元美衡也長公葢以初唐之詩爲文而以兩漢六朝之文爲詩所顛倒古今以探其勝元美亦在其顛倒中而不覺耳文與詩之可相爲也莫如我明舉士之經義故予之治經生家言嘗取于詩以爲之當世風雅之士時有過而臭味焉者顧予不敢自信也夫以吾之肄業于詩而未能安在侂合于文者之非實牾乎東方之嫺于詩也吾以其文印之巳經緯之精變四始六義之要渺寧是肄業及之通理性情之微以磅礴于筆墨之際抑何渢渢乎先正大雅豈余之音也言成乎心韻以出之詩于何有東方去經生甫爲詩未幾何而編纏纏讀者誇其工[illegible]之捷孰知所摶[illegible]
[illegible]
夫神之乎[illegible]也無[illegible]不[illegible]患乎有物以滯之文與詩其一端耳且惡定其孰爲學孰爲才哉儐儐焉分偃而偏衡之此元美之所以無解于太原之目論也東方生不喜火食啗果蓏苻芡以爲粻徹夜目燗燗不假寐至乎弱冠一日也聰明湛然于其內人間訓對之分譴若有所不聞而不見疑古服食度世之流應化而至者其神全矣載此全神以遊於世規規語言文字之業詎足概之予白首而媿一技之末工且僾焚

筆研以從東方相壽于混芒憺怳之域矣

鄭邦衡閶過齋詩序

瑯琊王伯輿終當爲情死情之于人也豈有之乎死之道哉人可以無生必不可無情譬之食可以無肉而居必不可無竹常棣之華翩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夫人之情也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聖人之情也伯輿所謂情者吾不知其于聖人孰當亦可覘其胸懷本趣所致至記余訴邦衡未識面而稱交以比玉也比玉亦[illegible]常道余于邦衡稱交而不余非何哉邦衡移書比玉吾母七十之觥藉孟旋一言以爲歡余忻然而願從諸君子後者誠好邦衡之言庶幾以及吾母也嗟乎邦衡豈遂爲情死於我邦衡所餉余詩具在也始之以有母私以志吾兩人高堂之娛亂之以宜子而共吾母以太夫人含飴之樂邦衡于余未識而也何暱余之深而計之剴若是邦衡所以稱交于天下其胸懷本趣所致至此可見其大端矣孔子適衛于岐之周有風動竹聞瀟瑟團欒之音爲之詩曰瞻彼淇澳菉竹如簀有斐君子溫其如玉聖人之情見乎詞矣夫情之于人與竹之于人也此可易爲肉食者道哉嗟乎邦衡已矣小人有母春髮絲絲當年中概何日忘之余以此序邦衡詩余三人生死之交情其以此爲息壤巳

毛氏重修宗譜序

宗之有譜以著親亦以樹別也仁之大也殺是淫愚昭穆迷序其淡然者已物[illegible]似可觀而得[illegible]眞[illegible]容襲也其支有旁而祔本不可[illegible]也眷似子眞一支于本此毛氏子孫修譜之義也余先大母毛產也聖于皇于虞卿以外弟從余遊出其譜視余曰吾毛之先得姓于周世于衛自歸鄉公子毛村自祥公思文之澤代有滋者茲且嗛焉負荷之未克也雖然指日繁而蘖牙焉我宗老所由祗斯役也蘄一言叙之嗟乎一披卷而后稷以還繩繩詵詵之統如列眉矣甚矣古君子之重其姓也非其姓而有公爲援私爲暱

者于是有同姓而疏屬夷于路人天性等于疏屬也者不知重姓者不知別也不知別不重親也夫別嫌明微之義著而後尊祖宗宗之道立睦族儀衆之教明毛氏之于今譜也可謂得其大矣余幼遊毛氏至于今見其父老矜重淳龎衣冠古質含先民之致少年多與其長上是非不假而言不出于口依希髙石子弟之風文采彬彬自余諸父迨兄弟行匪直三子蔚然充閭也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族又多賢鼂

勉作朱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光朕前譜其在茲矣安見負荷之慊乎哉予祥及叔氏文烈皆毛甥也豐水有芑世哉明德幸綴姓名于執事者以徵所自出也敬拜手而泚筆焉

壽葉母張太孺人六袠序

僧年春中別余都門曰熈母今年壽六十矣臘之三日實僧于姓稱觴之辰幸先生一言先之于是僧年又以書來縷縷陳其母氏爲女爲婦爲母者崖略葢歷拮据勞勤而有今日者母之懿喆安貞應地克嗣徽音終始惓鞠有造于葉至大光昭少梅公內則至著也余少從世初兄弟結社里中具知母覵明星而急翱翔趨來順而報雜佩謂世初有梱助可無廢觚管之樂已僧年謬以犬馬齒師余母且稱緯蕭之蔆身棣門內之成而余又謂僧年有賢母禀其尨膽畫荻之誡爲足以幾釀首令聞長世故余二十年知張孺人于此者夫孺人于今日而豈易得哉可得而言者守姆訓以藐諸佐夫子于坎壈叔

姑御牽之藉于搴韆堂上莞鑰之代其負擔諸子若女枝梧而胥其成立其不可得而言者手口拮荼心意折紉委佗摧分于處地枯苑之交而蕭條霄霧如風之拂籜瀾之激與于世初捐背之後余二十年所知孺人於此固未有一日之優游怡懌也僧年之稱斯觴也葢咏鹿鳴而旋焉兩太宜人翟冠霞帔舄燁以臨緬想當年孰是慨然如茳之青衿之無所以逮吾親也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奕世令德光奮維始于以藉

于告成于我先君斯亦人情優游怡懌而進上
觴之會矣僧年亦何取余言必致之爲孺人壽
哉余之所以壽孺人僧年所自攄孺人拮据勞
勩具是矣人之精神與天地之氣默相吹息于
空濛之中夫惟辛苦愁悴之人善抱其神而不
脫氣之往來所謂爲物爲變惟所自取而無禁
者嘗隨吾精神之堅固凝閟氤氳坱圠而不散
眞以治身用之不勤爲難老之曆其耆蒿浸暎
于頫仰之間知巧辯聖于是出國家昌朋鴻茂

之祚于是綏老子稱有國之母歸之蚤服而重
積德蚤服歸之于嗇善乎僧年之狀孺人也曰
安貞之吉應地無疆坤于卦位其德爲役萬物
致養嗇以承乾柔順利貞躬莫瘁焉含弘光大
福莫滋焉堅固凝閟以抱吾之神天地氤氳坱
圠之氣乘吾一身往來不散而惟吾所取用萬
物資生爲有國母孺人于此其肯以世人一日
悅游怡懌易吾六十年無可若何之辛苦愁悴
哉僧年自其高皇父卓齋先生以博學迪行樹

都人士師表内政穆雍紹庭維貊周咏姜原嗣
嬍妊媺生民之始萬福之源君子以此知姬氏
所以王與其蘇之永也世載成進士兩太宜人
發祥令善凌寒峻操翟冠霞帔焉　帝寵嘉風
表一時嶤然象闕闓繹葆蘧離離梧鳳朝崗之
喈鵫矣僧年擅其高視百代之志發憤下帷于
先世所藏書肌解乳合于天人性命内外上下
之條貫人世一切修士之所讓任士之所爭不
欲屑屑焉索傳于薪盡之火直思握其本領之

在我者于以冬起雷而夏造氷于其間此其抱
一于孺人堅固凝閟之神煬和于其氣之熏蒸
浸暎爲物爲變氤氳坱圠安知其極余亦安得
以世之人子所錫其親者格之黃河源出崑崙
泆地三千里而流入于中國方内舟楫所經涉
國家財賦萬貨所灌輸以爲利盡乎一世河之
觀止矣孰知其奔歸大海散布空濛蒸爲雲霞
蕩爲雨露盤礴熛爍爲日月星辰薰滲羣彙儲
與扈治富有日新與天地萬物相綿邈而無算

數也者由斯以觀孺人所光昭其內則以大造
于葉氏者豈有量僧弁之所以壽其親豈有極
哉余日者以此序世載接雲樓課狂吾言而不
以𣃁人也嗟乎奕世之堂構儼然矣僧弁自顧
于所爲接雲之旨何如居焉夫一日之優游怡
懌而足以壽吾親𧙕𧙕褫蔾之子皆得備養于
庭象服魚軒之艷世之累累而若若者亦不難
被親于蚤小人有母不敢謂是足人子也敢斷
此爲僧弁與爲僧弁弟若侄者壽之先僧弁而

不狂余之言今日所進孺人之一觴雖是即所
自撫孺人爲人女人婦人母之拮据勞勤未矣
而弗諼焉爾巳

賀王母徐太孺人八十序

歲在庚申祥母鄭太君與內人王氏之母偕壽
八十祥守官南馬曹太君就養官邸知友之爲
予謀者卽于邸中上吾母八十之觴太君亦既
首肯矣一日謂婦王汝母今年亦八十矣吾子
婦稱觴衎然家慶何以保汝老人不低回倚睇

其女若婿之千里也哉祥乃于是丐子主者便
差南旋吾母且屆命餙輿以迎太孺人一再詣
而未得請也十月之七日是屆太孺人稱壽之
辰尊酒寸脯絲履襲衣之供婦王奉以上而不
及祥兩婦弟寔三馳太孺人命以止之蓋太孺
人既自嗇于視聽之官念又不樂以賀客徒煩
其二子老人執意甚堅予不敢不勉承之回念
吾母千里還棹之祝相覷不勝中之耿耿矣婦
既行矣書予歉焉附以告于太孺人乃予竊于

此知太孺人之所以壽也凡女之母無不愛其
婿爲官人者愛其女爲官人之婦也尒通可憑
波芳可藉愼不身聽饗之某孤貧之士荷先太
翁異知歲時問侍太孺人從旁別甘膬以食予
異日者成顯名以芘吾女每見而祝加勤焉肫
然說康之色至今炯炯心目間也天幸一命以
報孺人矣再休沐里中求展太孺人于堂與迎
太孺人偕吾母同養而再不得請直謂聰明之
用既嗇無取不聞不見之世娛以徒煩重客爲

僅僅哉吾計有所以托其女則已矣有子而可
依以老吾烏知夫輶軒之譁衆有田而獨可資
以飯有山而蔬可拾以茹又烏取夫洗滌甘脆
之爽傷凡物不存于胸而其心不二于境是故
其天全而可以操盡年之券祥五年冐進賢冠
日侍吾太君之左右不知其非復老措大之毋
割鮮大官羣彥士壽以為不如姑姊妗姒分餐
道故之為愉快以太孺人二十年企予之綣勤
幾一日而報之食矣北堂燕喜祗挾其子與女

以葬菽水之故吾不問吾所期為官人而詎得
者有吾之婿物構境殊風雲殊別至性迥介超
然兀峙兩俱一致世人在物與境之中安得情
量而景測之然則太孺人之與吾毋所謂難老
之算蓋未可以今日涯涘矣婦其稱此言以壽
太孺人或㦤然取吾之善解而進一觴焉所未
遂伸千里之忱夫且為日圖之已

壽胥大夫暨元配從夫人七袠序

歲在徒維冬門人胥嘉遇自辟雍辭予還宛陵
跽而請予曰愚之無以致子親也伯父訥吾先
生偕毋從夫人且七十將從吾父後稱壽觴焉
惟吾師一言重之予以生世誼不得以不文辭
先生服經荀史質行循循稱里中祭酒自幼禀
誨尊甫寅齋公下帷不闚戶外聲已籍甚鄉校
間冠軍者屢矣無能歌卒食而賓之者遂自丙
科謁選主爵得高安丞尋徙衡幕豈弟之理所
至頴見顧非其好也何拗小草驅役鬚眉五斗
可戀不妨貧仕其君純鉤湛盧之出匣也不藏

犀切玉而以薄枉石敬亭白雲差足高卧吾自
有吾拙者之政耳先生于是解組言旋一切杜
門却掃著書致道即今年七十老矣神明恂穆
芚乎若嬰兒之未孩此非有充乎其中以導迎
夫氣之善能若是耶先生受室為仁齋從公快
婿從公故勃窣理窟精心濂洛關閩之學當隆
萬間耿司徒兄弟偕今焦太史講學金陵從公
時挺松枝交相往復金湯不啻輸攻墨守先生
從丈人行侍詰先生卑比每每虛往實歸以為

紫陽集成新建致知易地皆然哉要在不立門戸不墮窠臼不傍人蘺壁其庶幾矣聞者僉以管先生為知言兩受貪命為吏專心利物在昔先儒茂叔之薄上元伯淳之判道州所期道在其中匪徒然默默低頭就之者也孝友之德施于有政秉田委吏日可見之先生所脩躋于其學如此視夫尋常折鹿蜚鱣高言夸嚴自標護鉢者果何如也夫人服從先生家訓為管氏冢婦莊靖慤貫儉以佐廉惠以逆下五十年笥家棣一德靡悔先生倚之如輔員軸蒸蒸冀饁梁春少君提甕挽車之概已有子六人翩然堂搆諸孫林立夫人奉先生撫三世而處其慈白髮相對耄以逾莊于舍日膺視食以為歡悅詩人之歌偕老易繇之揭交愛先生所謂維其有之者歟方應祥曰管生皷篋游于于信安其尊人鶴皐先生實携之距今二十年往矣歲時過從郵筒往來勞苦無間父子兄弟之好居然屬毛麗裏也鶴翁之于予自其兄生之于予自其父

于伯父天性篤腆輔以道義孝友施政燕及朋友予不佞遊于先生之彀中抑亦二十年于此矣鶴翁亦嘗服組為官人鬖鬖列亭途矣不勝在原差池之念未艾而謝以歸偕先生尚羊尋童于嬉也先生所樹惇于兄弟之愛可知矣學不為名不爭勝于道德之嶮夷戚敎于其所不言孝友之政施以之官不為身不搆娆于功名之穡瘠取餘于其所不足朋友之燕及以之終和以訏神用斯聽天祚明德有所抵止壽考皆老從以孫子吉祥善事維其有之安取三多九如之祝寄望意表所不可知以強顏于一觴之佐哉管生文業冠冕流輩蹶于試而色不嚬以得馳稱先生夫人之壽以為快此其審識所重必非長囷蔬廬之人亦明矣商瞿之子五丈夫而皆以其父之學著于世先生子六人于其家學殆乎彬彬德充其中道迎善氣吾道不非神聽匪爽行且光大先生商瞿之業融顯一時錫厥所自直髦髫期頤為足祚先生夫人哉予且

以生卜之矣豈永有芑四方維則敬亭白雲伊人不遠于之壽先生也志在高山景行之詩矣生歸其以予言思而質焉

壽潛溪鄧太翁九十序

萬曆癸卯之歲不惠偕元晦孟陽入都門論交惟馨三人相視莫逆也遂得承歡太翁太翁長者澹樸無爲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間植花木種菓一寄寫其間蕭疏澹蕩之致而孝友祇祇施于孫子行不言之教當是時鄧有太翁而徐翁復貞鄧翁懷泉方共徤飾無恙不惠以三子交咸得侍左右奉几杖盤辟上壽妙領玄旨于言笑之宴余之樂有三子之樂也幾幾三十年所矣余以試事往來白門几過婁東必着元晦齋頭武林湖山館轂踹躡荏苒時月要于般礴追隨陰晴寒暑三十年來煦沫親暱無若我翁云一枝南棲近且五稔職務清暇貪共周旋殷然曩昔依稟之靡間也不惠何幸獲從惟馨終始荷翁也與翁空空洞洞莫窺其中昏昏默默

幾不自得豈弟悅康之色隱見于眉宇間擇言而發非叩不鳴與之觀論當世事之善敗折衷其情境所從迕合清沁暎人如蒸荇委波可摘入遊其藩莫能定其名其得乾坤屯蒙之氣獨多其視日夜代乎前風雨晦明之遞乎其序猶一瞬也迄今三十年而步徐徐而視睢睢筋骨與人同而神明不與人異俾爾彌性豈有量哉覽昭陽之淵獻遡皇降于星虛淮南褰桂嘉與楚騷滋蘭相爲掩映是維我翁九十攬揆之辰惟馨偕其兄若弟若諸孫等于是日爲其宗姓樂其賓客客卿稗史學士王公獻頌稱詩旅進而佐萬年之觴舉醻逡巡翁豈弟悅康以臨之不惠亦步亦趨暨乎其後讌言堂廡之上婆娑謔浪其間顧茲皤皤元老振振公姓穆穆嘉賓憹兮忽兮躋身鈞天廣樂之野相與油然共罔其人親人子之念也人子之于親也有如此焉稱之壽者哉或曰天道三十年而一變積德百年而大與維翁九十年之苞孕滋生維惟馨五

十年之深微密諦父子作求天人合矣天益將
以馮翼孝德長發　冲聖之光菌蒸樂虛蔦生
豐芑之瑞非維馨誰邁其會而出者乎嗟乎時
又何可爲也士又何可知也不惠天賦奇蹇疏
足詞場丙午而倖收南國又十年博一進賢冠
蹉頓遲春惟馨才實倍我竣頓同之命之或猶
斯政考之其可之時矣天錫難老景命自僕安
在伉恨之合之晚也雖然翁則何介介于此人
情所莫樂者有年而有子又有孫仲以積學躋
冠冕之望伯若季以克構拓俎豆之舊諸生林
林珠玉繞膝安雅岐嶷蔚稱其家兒之慶一堂
之上皤皤黃髮攤四世而處其慈彼可知不可
知者可以聽之天凡爲人子固不以三公易此
一日矣夫不有徐翁鄒翁也乎哉孰非人子之
於其親也士固有所不可知也時固有所不可
爲也自翁視之風雨晦明之一瞬于吾前又何
所事介介焉方其日不惠四方之交稱惟馨亢
晦孟陽皆得侍其尊人匪直世講子姓惠顧爲

歡爾巳皆有平生知巳之感焉鄒翁少長余十
年而距翁及徐翁儼然父行視我矣余之骯髒
晚合世人多目攝之翁一見謂惟馨兒丞此人
弗失也丙午揭曉持報帖而索犒者麕至窘余
于室翁出金錢分餉之暮合樂賓余惟馨並行
酒炙而巳不瞑丙辰請假還省借道謁翁旅橐
垂垂章服未具翁爲市文錦紉製畀余歸奉太
安人緋衣綳帖以稱家慶緇衣其宜翁之以也
翁豈以此爲德于余而發于天稟以致其敬好
之所不容巳匪蕘之美美人之貽中心藏之何
日忘之夫湫隘則寬奥之勞苦亨愉而倍相爲
慰藉喣沫視耴耄以益劬翁之子視不異惟馨
乃余自顧未能展其于姓之分于翁之退讓余
則媿惟馨也巳翁及徐翁鄒翁皆古德出世鄒
翁儀慨然諾行義拮据徐翁高亮簡摯剛腸格
物翁神明秀爽凌躒一世妆視反聽泐泐于于
以獨苞其天地屯蒙之氣不必習爲養生家言
四十年屏處一室卧起自將其于藐姑具茨畏

壘赤松妙客義旨獨契之深賦肌白皙履蹈田
田雙雎碧漾齒牙的皪嘗以堅緻迎紉輒解俾
爾稱性高明有融行且秉天地之正御六氣之
辯以遊于無窮辭不惠安得微刀圭之賜亦步
亦趨始終而後我翁噫嘻惟馨此一老進賢冠
以謝所得孰與仲多也哉

壽潘封翁八十序 代

太師封柱史翁明年壽扃杖于　朝之歲月在
孟陬旬有八日寔維攬揆之辰時事埤棘天
子端居崇攝所與彌縫摩厲振幽昭遯筍藉侍
從耳目之臣吾師夙夜在公更漆少暇義不得
以親請則爲傍安車屏幸舍徼進一觴申人子
之愜介父老子姓以爲請再而三矣不許也曰
子弟勤子之官老人無所須乃公矣夫其愛我
以子之日也若其與以我之日還我之爲愛也
孰是舒且長也乎哉吾師於是喟焉若無可以
當太翁也久也吾師十五年弟子太翁昕子猶
是諸孫附之也要惠而從師之後稱一觴焉如
所致于吾之親以師之喟然于此也夫又何以
當吾師哉小子久益于是竊覘太師所以有其
壽之實所成吾師以壽其親之大非可居嘗父
子之情格矣夫日之于人也相與爲春秋冬夏
而四時行無有私焉人之于日也孝子以事其
親忠臣以事其君亦無敢私焉操不忒之紀以
與天地爲弗敝有道以司乎其間彭籛喬松之
以久特聞匪于其閒之日也故能以其壽與日
者乃眞壽矣能以祖之壽與親者乃眞能壽其
親矣一日二日勑萬幾以偕砥其聖人之勤堯
所以耄耋而觀垂衣之治華封老人所以婆娑
而效垂雲之祝也何也有其壽者闢百途而身
歷之所貴夫馳驟之靡罔也不則俛仰欠申彈
指歲月當晝而涉夢之境曆之延固不似其昬
之轍矣有其壽者蔟萬物而身闕之所貴夫茹
齊之無竟也不則吐置一切食氣之母無病而
强膕之隔形之菀已莫贖其神之枯矣所謂凡
之存也不足以存存所用吾之日非其道也四

十年子衿之祭酒三十年而爲衆父二十年而
衆父父朱黼斯皇稱　聖世之外臣翁所歷世
之途不綦邈乎三十六巖之邃竇七十二峰之
嶒崪大江浩淼旦夕拍浮千丈飛泉濺沫如玉
一編課兒伊吾之隙支笻獨往或尊酒玄對乘
夫灝氣之出入以究觀寒暑晦冥變化生生之
所以庶幾周公瑾李伯時其人在焉與之倘恍
而夷猶翁之用物不已弘而取精不已多乎華
封人之祝堯是已富而分之人有子而授之職
有吾之日以爲壽不以吾壽號于世爲不辱太
翁所與天地而委蛇偕以弗敝之道也此道而
可傳莫樂乎傳之于其子此道而可獻莫樂乎
獻之于其君夙夜在公吏沐少暇處埤蕀之地
竭身拜佐　天子端居崇攝壽考作人之理幽
以此振逖以此昭忠孰懋焉孝孰盛焉雖忠與
孝環萃之而以怡其親壽孰大焉故曰太翁所
以有其壽之實而成吾師以壽其親之大益以
此夫其愛我以子之日也者其與以我之日還

我之爲愛也孰爲舒且長乎哉百體之堅强耳
目聰明而心聖智矜羨太翁之壽者以爲八十
年而一日詎知太翁固嘗一日而八十年也無
彊之履難老之錫古之老者杖于朝以俾其君
之義太翁之自壽具之矣夫勞于王事而不得
養父母也北山之慨千載若之彼所會者時之
季又四方之役瘃之也　聖明在宥廣孝逮下
吾儕小人獲托半弓之邸以聚其家人父子之
樂由此觀之人子之所以致于其親也直一尊
酒之子子尼申罔極之懷哉記曰禮之近人情
者非其至也要之所期道在其中此吾師所庭
服于太翁久所十五年稱師之弟子也雖是百
年之兒觥其得請于太師而進之與其不得請
也其又何所置喙乎久也鄙計所壽太師者于
吾師而不得當也且亦何以當太師草野蠡測
所偶至聊佐舞筵之一粲或可耳若夫善禱善
頌之言諸大夫之所稱引爍哉琬琰列而日星
懸矣奚俟小子之娓娓焉

壽吳荆吳

左據天下圖右手揕其喉雖有貪心之人不取倕之巧也以其指試語人曰斷子之指而易以倕寧愛巳之指不愛倕之巧也人情之于利無弗兢也其于名也無弗騖也生重于利　夫可使抗絜于由夷痛切于身拙工不難割名子輪耳豈夫以讓爲孅幟之而以騖乎世之人也哉孔子著太伯之至德曰三以天下讓而民無稱焉生重於利何天下之有斯可謂不以天下貪而眞能愛其指者矣故曰德之至也吾聞古鄣有吳荆吳者嘗以不識其人爲恨也泰昌之冬友人吳應剛過余靑來出一帙以視余曰是當今先生長者爲吾弟荆吳所爲述也子可無說而處此又曰此纚纚者非我荆卿意也二三友生于以示天下之爲兄者有所不能巳子此耳夫代其父以主家之椽不知其蠱之幹于子也殫其力以胥諸弱弟于成不知其勤之不出于父也病于急而功不居焉浮沉其身于仕與隱之間而自命曰荆吳吾弟所謂此物此志矣方應祥曰微哉吳君之以荆吳自命也吳之爲讓國也延陵季子棄其室而耕而于荆之遁稱奕美焉所以處父子兄弟閒難言之矣夫利之遺者之爭于生也名之逃者之爭于身也與夫兢于利者之以生讓也騖于名者之以身讓也君子于此亦安取趨舍誹譽于其際哉太史公之贊季子曰見微而知清濁抑何宏覽博物君子也不著其讓孔子之於太伯著其以天下讓矣而以民之無稱爲至德由斯以觀可知吳君胸懷本趣之所寄矣夫君子誠無樂乎以天下易吾生也置父子兄弟數世于亂而自足其一身之安吾寧居吾拙巳耳何有閎覽博物之揭揭爲哉讓以天下而幷讓其稱祚於有國周道醲焉代之椽而父不知其蠱之幹于子胥之成而諸弱弟不知其勤之不出于父重生愛身爲得其大卽述此爲吳君壽可矣嗟乎安得一識其人而質之

賀張養吾榮受冠帶序

天地于民資生之物所鮮所多各于其產不能相貸于是爲之商賈以流通灌輸于其間無論衣食之原仁義所附得其所欲豐美之澤並旋王者纖屑猥瑣時有緩急用有巧拙莫不有以致其能而見于世管仲相齊國之政設輕重九府均有無以盡天下之利足衣食以明榮辱實倉廩以著禮節冠帶衣履天下一匡之烈此其選也白圭之術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其人知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白圭祖管子者也管子學老子者也老子之言曰不足以取餘也不大以成大也有餘不足與天地取予此言積著之理綦精今夫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矣儐儐乎無若處奇十之行長貧賤而語仁義爲哉我　國家均利正賦謹政通商材竹穀纑魚鹽齒革丹沙璣琄金錫解毳之屬偕田畯之顆粒紅女之縞絲比出其恩以給上下之好用二百年來富商大賈修業而息之素封夸嚴自比列土在在有之民討不劇而經用穰裕茲乃稍稍稱謚矣張君自臨汾獨身遊京師慨然陶朱公計硯之遺筴顧其槖董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君之意不爲跲也誠壹其心完幣無息與時耦端而不責于人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凡用事者同苦樂君雖遊于賈人乎質行恂恂重爲然諾獲饒倍不先爭遇折閱不後讓贖日彌以久逾益附之君于是以賈爲家君二子方垂髫延予戚春陽章君授之書予時過章君二子侍從容服彬彬居然儒家兒也君之姻屬待君而舉火若而人賓朋往還供億之具恣所美好榮辱之明禮節之著此得其大矣夫獨身京師董董之槖何以有此哉且蘗麴醯醬鹽豉鮐鮆鯫鮑茜韮瑣物販金璧丹沙絲漆文彩旃毳狐貂其獲之鮮不能倍從千萬算數也君處不足用其有餘又何術而得此自通商之政敝而富商大賈之不得安

其性命之情君概于中之日久矣權焉而辨之擄吾何取厚畜以重之饗也鑄焉而虎之擇吾何取肥肉以滋之暴也權時之變而取餘于不足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天地于民資生之物孰鮮孰多廉貪之門巧拙之效也安在販脂賣漿酒削胃脯之不可托業哉嗟乎君之意深遠矣白圭之術祖于管子高扛柴池原本道德其有所試非苟而已此亦足以得所欲而自見于世矣于是當事者嘉君之誼授品官章服以褒君而章君介予言以先賀者夫賢者治生蘄以養性非以性養也豈必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稱素封耶且夫人之趨富避恔鬬巇豈有概哉嗇以居財好行其德若張君者蓄貲而隱者也即褒顯之以風機利者可也

賀覺如上人冠帶住持序

天寧禪寺故隋弘業磶院其稱今名則我　明宣德三年僧從聞奉　勑改之寺又爲廣善戒壇從聞拜壇主宗師本寺住持稱第一代祖後嗣相仍壹從寺衆所推舉爲之其的派子孫有法行者請禮部劄代職其事其以上歷可考也上人濟照號曰覺如其大弟子也其示寂諗可嗣者寺諸耆舊共推濟照于是本部遵依前事劄准冠帶住持以總寺衆上人肅躬見予言吶吶不出口其精神靖湛儀觀豐懿使人莊啟居然佛子宰官也丙辰之役予共朱道子實弛擔天寧之上方見其僧等日食二時一鉢之外無長物且以經行禪誦寒暑亡一如無雜事喜其澹泊專不泰釋子上人于儕衆中尤穆然几然有問之闇然而後應終日相與處若不知向人之所在古無懷葛天之民也夫駒龜毛兔角之雄辨屈人之口而不能服其心亢馴龍柙虎之遊行事出尋常之外人亦或並參疑信于耳目之際惟夫無所蘄乎人者人不慚歸而自歸之又何疑上人之受黃白緇素之推湧哉

青來閣二集卷之二終

西安方應祥孟旋甫著

尺牘

奉曾棠芾座師書

謹啓不肖獲以文字因緣稱師門弟子時侍函丈挹聽其一之儀仰窺台衷不言之教沁然有以作其進乎技矣之想言自去春迨于夏徂每奉誨切生平潛伏猾細隱或每一觸銷不肖獲稱師門弟子豈直一人知我如往所矢爾哉因緣文字之遇以傾領聖賢性命之微之造成我之大生與罔極又不啻其知之感矣當今天下之患外非有黠猾不可控御之酋虜內非有方數千里積歲不可支救之災厲惟是廟堂議論之未定而君子小人黨與門戶之未清近者之苟抑又變矣木以閱墻之釁開外侮之端更過張禦侮之幟而不慮其導君父之徙殤宮鬼中事且莫究夫使既翕之好謫于下則其順之美自昭于上矣人不間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孰敢

侮予而無所事禦矣觀其通于性命之情而飲以和于不言之教微吾師乎安所藉之不肖獲落比之不娶之婦而指畫姑家之事此誠狂而無當也竊諗師之知我進乎文字之間敬以仰窺于時侍者請政耳祈不斬而風示焉拜違台光冬首抵家老母微庶不損眠食兒子消息迨今查如造物爾爾委順任之蔓藪支戶菽水之餘冥坐觀空而已寂寞之味漸以覺長恐終不獲以世間功名報師大恩也惟終教焉勞生之便附候台禧薄侑并祈照涵臨楮不勝依馳

又

拜違老師八月廿四日馬曹受事南枝一命斥遠聲欬篤言將母抑維嬾拙性成庶幾鴻得其栖稍寬竊祿之譴逢時云孅適罹多棘受事以來拮据期會蒞無端緒譬瞽之斬跅蹟之斬起竭其心力之勸頓曾無效于一物之暏跬步之往之纖毫益其嬾可振而無如性拙之難化鏡杌之患固自取之夫世事云棘之時一命而仕

者無可式燕之地此亦度其頳尾而能爲效者
可耳今日之南都況南都今日馬曹之職方不
肖其人可旦夕而妨賢者路哉纖毫無效勛勤
之數祇以重其性命丘嶽之憂此而不蚤審所
自處至載與胥溺有噬悔之無及爾矣臨行私
懇仰荷慈俞不勝中悃敢申顲之夫乞差乞假
例必歷任逾年以外其限又復不得逾年不肖
旣旦夕靡逮況祿無可借且田少可耕維谷不
免得於此中徙一閒曹升斗可奉老母職事之

隙得分晷刻以讀舊書安其爲貧之仕又不嫌
于辭難就夷違材易務以速官謗吾師甄鑒倫
品經理一世竹頭木屑無不俾之得所宜處不
肖載其私衈遂于幬覆九里之潤挹濡無量分
于大海波之餘也圖之此時匪於吾師其誰顲
之仰叩不得邐迤春明計惟告養以去長放山
澤而已矣私心惛然維谷之悃匪於吾師其誰
決之讀近日邸報朝野烝烝豈弟風采之樹因
衷激極導迎善氣托壐總持夫天下之病癥于
邊境而菀結于　聖主之一身微在外者癰有
所不得不決壅于内者滯有所不得不通非醫
者與病者躬診其脉理而面諗其劑剔隔壁之
藥孰爲洞見夫垣一方而起患于刀圭者哉吾
師靜觀濬發之神用所爲噦噦于未旦而喈喈
于始旭者不肖敬共天下之士跂而誦之瑣瀆
不厭伊恃靡聽別狀統希崇察拜啓悚馳

又

湛百頓首敬啓老師臺下　祥夏初見邸報旋拜手

諭知師成眞定募兵之行時有小狀附張提督
人致上不諗徹台覽否茲緣老母年屆八十不
勝歸思五月間得部便差暫還子舍所居寫僻
京朝息耗宵絶霄壤吾師近禧旣無從申候半
歲以來大疏建明亦不可得讀當此風霆澹蕩
日月回薄之際耳目自錮如蛙在井底闕備可
言天地變化雷洊險習日以重明此亦君子激
衷導善千載之一會已夫以血氣未定之年屢
盛靡妖華㬥心炫目之境雖天縱睿德不能無

藉輔養之助故以策國家有道之靈長則聖躬之維獲不可不加意也以杜宮闈近習之蠱蠹則聖學之緝熈不可不及時也竊謂總宅之地必先注精于持矢而後可凛心抱柱之泣補察之司必共瀝誠于射石而後可告成沒羽之功諸葛武侯身在戎行拳拳宮中府中之廑慮大臣制勝本計竊于此師必有道以處此矣夫禦虜十萬必須二十萬之兵養士三十萬必仰二十萬之餉兵家常議豈能易之顧二十萬兵必慎簡將二十萬兵之將二十萬兵之餉必精講用二十萬兵之餉之道兵之將非其將故士如林而不與決勝于奴虜舌如電而強以爭勝于中朝餉之用非其道故賦倍蓰而士不免于饑之呼䍐再發而國不收其飽之效此其憂豈徒在於餉過又可單任之將哉非其人而以將誤國之封疆者一失於使過再秦於黨驕也用之非其道而以餉不餉賞不賞殫百姓之命辜

聖王之睨者睞目多孔之難于檢督樹恩明詔之可以支吾也夫國所恃以勝敵者士之死生也士之于國所憑斷死斷生者刑賞也人臣之不可掩者功罪也天下萬世必不可投者人心之是非也刑賞之行不覆人臣之功罪以合于天下萬世之是非止以奉供一時之人情與體面師中安得有誠死封疆之臣百姓之膏脂 聖王之睨賚安得不靡以爲貿生逭死蔽國市虜之藉此之厲階誰實爲梗激衰慕善于廟堂之上日月之照雷霆之震并伸於綱理之外其本計又將安出師又必有以處此矣吾師募兵之役今日徂征之一事也吉甫文武惟憲而鉞未秉於元戎諸葛武侯鞠躬盡瘁而命尚需夫三錫乃當此千載之時儼然古人補袞之署斯誠無不可以盡吾言與行吾道之一會矣天下固有理事俱窮之世衆心菸靡所屆其棅提必擅于一人而默轉必操于一念泰山之石膚寸出雲不終日而雨天下其力之大而培之以醞之深鍊之以畜之久時而措之所謂浩然之氣配義

與道塞乎天地者固不誣耳非吾師乎今誰望之舍親汪生洲便附申荒候不類耿耿私懇前狀悉之顒企德音不翅旱稼之企雨也北首燕雲依馳曷極別有啓事伏祈詧存

奉若翁韓師

門生應祥自于客秋企師錫觔一借北道暫申盍請之忱寫茲五年弱喪之㥜徘徊河滸陂阻維幾伏讀仲春陛見之報始眷焉溯流之靡從也天地氣運關乎文章文章盛衰茁爲議論蓋國家所操綱羅一世之士士所禀爲靖獻之資科弟之權有所旁貸于文章性命之檢柙不必憑仰于六經四子　聖祖神宗制世之紀綱不復式繩于多士矣縉紳而競僭同室之戈矛其蠹之稔安得不坐啓邊圉于里伏尸流血之毒慘吾師靜觀今日十年以來世局之變果何如哉作始之謀既晚窮變之通繄人況我之爲所得爲此豈異人任乎莊生稱藐姑射神人大寒凝海而不沍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爇彼于大寒大旱之際獨抱其風之吸露之飲者借一世而綽約焉以凝吾神于寒與旱之所不至所以物不疵厲而年穀熟此陶堯鑄舜之業所自出也不肖祥以老措大事吾師所效弟子之疏意亦有端奉所嘗肄業者以終其請爾矣不肖南枝一命駕言將毋隸籍戎曹又當時棘書生面目自覺形穢私有悵懇敬疏別牘伏祈察而計之不腆俸資奉勤從者日者荒途菲屨之供非敢齒于門人之修脯也希賜勅存百頓肅啓北望依馳

與劉工峰侍御

敬啓都門承覿丰紀領挹慈接欵日無多依瞻明發之懷以寫其頻年屺岵之㥜斯抑旅寄之殊快已南枝一命駕言將毋青陽升天景被無遠烜烜大疏時耀心目不翅跱承丰紀之覿于輦下也夫秉公論之平以帝王正直忠厚之道尚中行之泰于君子小人往來消長之幾大雅豈弟言造國釐翩然一鶚之空翔宜鷙鳥纍百

之共維懷于好音者矣簡書按部桂林象郡之間先聲以企風行之偃竹馬舊毗蒸蒸手額借兹原隰一望我君當年豈弟台光悉馬鵠企未由仰浣謹勒荒械百頓申臆大雅持平熙泰眞衷不以繡衣行部暫弛密勿根本之慮煩煩大疏日願誦之弟緣老母思歸之永便差旋里期限行且至矣郎當措大靦談戎索計返吾故服而祿養鄙私無能自剖緊我父母何以教之寸縷將悃狀希崇茹拜械影遡

奉舒碣石先生

夏間從元晦計得讀先生近製洎所寘行帷中之文力振先民大雅之音于詭刻氾濫之際仰覘大賢君子所以濟溺起衰急先當務苦心至意幹持世運之功直見諸行事之實矣尺幅先資生心發政桴鼓不爽居常面鶩矜愚煚慧蒙面違臆之言立朝制議分寀軌衆能相循于平康正直之理道之所必不幾也反覆先生論著之旨身先厲翊之效駸駸大江以西遊原濡沫浸假四訖日可竢矣屏居山澤未見賢書不知操鑒取士者果能相與有成否耳不必聯翩競秀但得一二意匠所屬鼓行面前表則風聲郎此而是天之未喪斯文當須不遠人意也公子試事亦復何如渥注神駿定不久局羈絏耳元晦罷自留都移書深以與世枘鑿重負知期爲媿夫士經先生之鑒定有終淪落不偶者哉不肖不以此爲元晦患也顧念此人赤心烈腸必以古人之道行之于今吾黨之士忻信日深而非我族類從旁而齮齕之者遂日益甚多有衣冠而爲盜魁者陰主其間兩年以來飛訟相螫百方搖撼幾身家不可保吳俗之不相容于名而相啾于利一人伺間糾鄰成聚所從來矣此輩于元晦非有不解之仇也不過忌其名之高欲牽撓之使不得前進且事起又可以爲利也孑然一身救者四抵非元晦素負孔北海之襟次矢石倥偬之際不萎然而廢業者罕矣今復隨翅而歸伺者將逾肆譸張益元晦挺氣之絕

必不屑儕于俗彼之相煽者黨旣日衆亦必不能無事而猥解不類私心徒懷坎壈而氣力不迨恨無能爲元晦翩勝之策竊計當今知元晦深而愛之至力又足以出之于險者先生天下一人而已矣宵慨念當年游婁之約一詒元晦孔邇訖可之慶使得專精本業以無負知期先生豈有意乎元晦非求快心于嚙我之人也陰以折之此輩不生戎心以無妨我所事事止矣太先生春秋高矣元晦亦念先生出門甚難𢧵得請以中春命駕夏仲歸寧時日不遠吳越來秀得要靈元晦共藉考德問業之益于元晦可以詒孔邇訖可之慶豈唯不類獲與榮施夫武林之兩湖三竺吳昌之虎丘天池鸞石洞庭之勝先生杖屨臨之吞吐翕張胸中磈壘之氣當更一番洗發也先生共有意乎不類猥瑣無似謬膺賞識丙午侍坐于南服先生不戀戰三字符也今者自覺面目又頓殊矣迨者一題入手如生龍活虎不可捉摸所以馴之擾之之術亦

應題而出一噴一醒再接再厲不從萬馬之中獨提主將寧百易稿不輕拚手今漸研無生之理覺一義一解總屬支離厭棄之過轉入枯寂所以兩年以來有經時沉湎之題而無十首脫稿之蕪不知又用何餌以變化之不類年事崢嶸生無他長亦無他嗜于制義一端似有宿業往往危病之際的見其然幸奉先生提誨此天之憫其顓愚而賜之覺路也嘗夢中發願矢于此道死力判斷寧務身作會試舉人必不戴舉人紗帽以遺生平不酬之憾夫有先生振奮于前不奮決步武仰負知期之媿豈直一時榮遇爲相報哉不晦者心實與元晦渫血盟之矣先生之門髦士如林有如二生過承寄注自分先生天下一人而已故言毋縷覼孟嘗君不厭彈鋏之請求況先生慷慨急士一人知我者哉惟不斷而終教之李雲將諸作恂恂儒者其匠心之語雜之大篇不止優孟具體而微耳濟溺起衰羽翼斯在大雅不作久矣宜先生亟稱之也

不腆之敬不敢徹通於太先生敬藉典記叱感
姓名奏兹下忱可勝悲切魏生近作何似此眞
異物也陶冶之下當更軼前觀矣謹附問焉

與徐玄杖先生

奉違先生德範二年于此歟焉盍請曰企履綦
之聲可以遂寫負墻跫然之愁荏苒南枝又以
老母永思日於主者乞急通里借逕上國可申
所遐邇於函丈之前積兹嗛愴末由疏白先生
貽書交知少所不齒不類姓名者管蒯見存胣
婗如此不類何以自遑惰棄之辜哉讀長公會
丞悋謂抉遙決在兹舉盍培垂天九萬之搏爲
日蹶之次君奄忽憯生意外嶽負千載志行不
及作世間三十歲人此世宙之氣薄吾黨之德
孤消受如此人不得非直天性人一無解之喪悼
巳也夫生則先生造之期之修短亦孰非生者
鑄之君子不以倏來倏去之數疑吾握中夙定
算子亦明矣先生於此何介介焉奴兒未必能
爲阿骨打持廟議者必盡輳天下之勝著著之

憂在誤國者罪之不正爽實結於賣國之奸之
內煬耳自非　理赫然怒臨孰爲先奮其鉞于
此輩者彼思借賣國之奸以蒙芘誤國之罪者
計必不肯出此矣孤注之經略不能保遼陽不
折入于虜則宜急商所以守都城之策今　主
上之堅定孰與　世宗肉食而纍纍者孰爲于
忠肅又未有可權信于目前矣此凡抱憤子國
耻者不忍須臾之日也況巳嘗在貴寵之位而
係望安危之重者哉皇華告竣之節先生又何
容緩緩焉不類祥南枝一命駕言將毋實惟嬾
拙成性庶處不競時適孔急豊鎬重圍樞曹小
吏與職捍維非可安其貧仕之地又老人四載
旅食不勝歸思茲得便差御板輿而旋茹朵食
釣駸還老措大菽水故吾矣斗酒隻鷄一哭次
君墓側台旌未遂前發可拖趨函丈快茲歟焉
盍請之私此小子之幸也非所願于先生也祥
三世孑身止有一母從事靡效時卽孔急何有
一祥先生所謂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西京竊嘆

之愾夫直謂此皇華有不得不竣之役哉薄將候悰伏祈崇錄拜啓影依

復阮圓海年兄

弟匆匆治行之際適承老伯大人軒輶于止資粮屝屨𩨵焉猶子北道敬共老母思歸之永仁者亮其不可須臾𩨵焉此中溯洄耿耿不能百喙疏矣紀遊大著反覆推玩輶軒之所敭歷性情之所慨忼山川縹緲人族嶮崎之所映發所謂天壤窄途異境奇趣豈直巧供使者華花邊氣之含吐文章今故證鼎不朽之騰焜哉皇華詵詵周爰咨詢以韜宕宇宙之心洞晰逖幽之目載之以甌徼煙域無不蹈躡之足迹其天之與者可以河憑荒包睠裁成輔相之恩其人之與者可于乘馬班如軫經綸之畫自昔紀遊之文弟所嘆頌而神趍者舜之陟禹之貢先師孔子之魯論次則太史公之史記之自序煌煌乎殫揭萬古之大觀光昭文苑之曠事具此矣使者于此將何取焉東氛靡熄鎬京之震不啻于郟鄏誠如台慮杞人私恤盍有進焉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聖言著蔡吾輩相共童而習之今者震不足使人驚使人懼徒以忽忽夢夢泄泄沓沓者當虩虩之境以幾啞啞之扁恐天將悔其播蕩老奴此番之無補于救彻且更有進以窮其技者以奉我所爲弱匕鬯于宗廟社稷間者不知何道而坐食有事無喪之佑耳集之且爲日而告竣役於陛下矣所得之周詢用享于帝劃然震驚之剕以候覲光日之獲者弟不佞敬踦而竢之弟南枝一命驚言將母抑亦自分嬾拙庚處不兢時適孔棘小戎五斗非復老措大可竊以代其菽水之日便差南旋非直老母歸思之永亦將馹以圖還青泉白石舊時面目耳勉爾勞賢安我淪厠凡百君子弟有夙夜尸而祝之況實荷大芘如我集之者哉南都學使者方當試士月沙年兄可乘公詣追隨老伯凌九年兄去都不遠弟亦并以尊旨致之只是弟之中愾無從更借兩兄分吾不

備耳老師近祉惠閣爲快以時計之此亦不能夷猶燕喜之際矣杖履之侍弟敬伺于潡之涘耳三年兄善狀如此眞足藉師門宜台兄喜談之拙選自噉習業幷上博粲損惠附謝

與徐明衡年兄

滄江舟中短札想當入覽讀上太宰書抑何泠泠哀玉之鳴也記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箋之者以爲賢者之言無不正未必中也今爲東事而蒿心敝舌者總謂莫可誰何于無相耳無將

無兵無餉耳慮衰之不振而不思挈其領心可蒿舌可敝而無所益于事何也天子之一怒未赫伸于儼臨諸大夫百執事叩闢之誠力未足以上徹也天地隆寒之際水冰而堅靡可解土燥而澤無可滋一世之人縮手蹙足穴室墐戶任怪風盲沙之擊撞而不敢與爲難浸而葭飛一縷之灰浸而霆震啓蟄之令不知憤氣之何以作向之摧敗困踣者之何以茁芽而昭蘇今之東事可謂摧敗困踣之極矣易窮則變困衰

激極道迎善氣匪異人任近者章疏之下幾幾衝灰之復矣豫以地奮刑淸民服在乎善所迎之夫　天而誠赫然以其治內庭者治外朝萬周祜以安天下在此舉此時政回翔以覩諸大夫百執事誠之殫力之竭何如耳醜虜有交搆之端　天地祖宗陰騭以旋轉帝心之一大機會也安可失之如今之勢議將議相議兵議餉無着而可此着一得無着不可矣感慨台兄瀝血之忱敬以九九私覆之弟甫枝之譆駕言將

毋抑以嬾拙之人擇處宜爾今乃知性之所靳無官可宜少定且尋吾雙柑斗酒初念耳憶兄曾道武學諸生可鼓而募兵何不共當事者言之蒹葭懷人拜楮依遡

復錢受之年兄

弟老儒策論氣習好于尺牘漫作莊語自媿纔覩台兄不但笑而寘之若以有概於中備於滕腹大賢納汙藏疾之量使四方九九之士舉獲畢臆陳欵于前扆衡之業此焉職志矣三復誨

可不煩營度相見定不忘訂屬也奴氛日甚㦲
定未期祖宗功德之攸遺天地鬼神所嘿相必
有于忠肅王文成其人出而收後起之績者以
時考之則可矣兄其勉之夏繩老金心玉藻天
際眞人一再晤言使人有足信而足恃非直江
左夷吾之寄繫于一時也如吾孝若宜有此先
生耳附書一緘并上閩友柯賓明者國士少兩
訪而締之弟近狀具在小力顒佇德音

與錢抑之年兄

日企千旌寫所欲質𣢾焉走御悵悵可言抑之
兄台行矣三載燕居靜觀所心儗而神將往之
者日且親見吾君與吾寮友之問矣聖主儼然
旭日始旦之上臨執經而環傳稱輔導論教之
臣者交與喈喈其鳳翽翽其儀以廥高崗朝陽
之慶太行之嶮崎震風凌雨強敵奔獸之激蕩
而蹶觸王良造父洫然摧輈僨轅之爲怵吾所
處者當其無而有車之用之地夫輈有摧而無
不可庚輯轅有僨而無不可復整者何也爲車
之用于當其無者陰陽人道之患不及焉故也
抑之所爲日可見之行者即居常之所神往具
是巳弟無所能于世之人孑然一身于世亦無
復存他望之念八十老母繞膝爲娛聊送朝夕
秤官南牧以將吾母今詒母倚念以役秤官時
事孔棘竊祿稽譴又無論矣夫才之不猶以處
此身此官之輿吾母慊焉首尾之疐跋如此哆
口過量之事于先生長者之前不亦哼而可笑
哉別狀一紙伏希詧省荒緘翹切有耿嗣音

與汪生洲

諸士至自閩者蔚然首元得人之慶遍讀程錄
與熊士之文抑何大雅豈弟深切著明使人反
復而不能已也文生於情眞氣玄感聲悅相命
者其孰辯之皇華之節計且陛見而告事之成
矣袖中白簡孰爲今日天下第一大事者老生
蠡見不禁喀喀　天子聖冲儼然聰明睿智有
臨之主者所以格非于心一正其君以措國于
莫不正者大人之所嬗化有妙于人適政間之

功片念致至宗廟社稷之靈實式憑之此之儀
的具在元禮愚以燕士一言矣夫片念致至大
形黃屋轉從佚宕于吾呼吸指顧之間何虞密
勿之不可神感君之正國之定不如響之應聲
而唯吾嫗化哉吾言之巾足下之命則旣肄業
及之矣不勝邛友燕荷之企敢敬附以申之東
氛日惡西訌洊仍國恤靡屆徐觀我擾從古未
有之慘君義履從古天性死生難處之變旅櫬
之反未期矣老母何以生出于圍城陟屺之病

莫追矣公典何以伸表于後死仰仞仁者所共
軫耳復有縷私別狀悉之伏惟留察

與李梅臺年兄

謹啓不類弟伏處太末接履豐谿邦君之政聲
宷相及猶是台兄部中一子矜也三載忻厠蔽
芾之陰衣食奔委缺焉信使之候言想長安風
塵期洽未嘗不耿耿此衷如侍燕談耳敝友張
校論投弟八行感苑明疾逮下之雅且云語間
時及方孟旋也大誼如貫以弟之疏節偕與荒

包在孔邇豈弟者不遐之感又可知矣豐谿政
成奏最于帝璽書第一褒美之命弟與部中父
老于弟共寵嘉之讀社倉大記諸篇先事維治
周圖未算經濟巨略最著于茲蓋寔修管仲庄
世之政而直以其文發之此政此書眞并可不
朽者也夫鄙儒囁嚅經生之學其中本無所有
而托爲大以覆其名任不堪于事而哆其口于
理道不足以霸而虛其願于王世所以不得士
之用而用士者所以日甚其輕士之心孔子所

爲思管仲者有管仲而天下不患無桓公也由
此觀之台兄所以惓惓于管子其意更深且遠
矣蠡測之言不知仰當大雅一吷否也弟天賦
奇拙亦復以其境成之獻績祗聞民覩神君錫
逮罔極視弟玲琳匏繫行沐風霜坐虞桂玉差
足豪矣從事靡賢自捐少壯漫言及之聊供捧
腹別悰另狀荒候主臣

奉曾棠芾老師

伏讀吾師頻上大疏當機之畫本之正直而出

以忠厚使天下之人惺然惟恐掛師之議以奮其汲濯之思天下任事之人灑然惟恐不得憑師之衡以致其勔勤之義乃不肖所膺服吾師尤在不於闒之中佐闒而默持純守之氣以密調其兩行一致之道理于擬議之表大人正已物正之道夫孰知之乾象如此合以人謀宇內腥氛未澄殺機方横之證也此機在所用之用之子內騃以及外殺可以轉機之生　天子儼然怒臨立法其靈而揚尸而踞蔚視而息者紀

綱振於朝廷之上聲靈自赫濯於邊徼之遠是也我不內用而聽其用于外生者且陡趨于盡經略必非遼陽之所有而遼東必非國家之所有不待智者了然矣鄙謂今日上計惟有必請天子之怒臨次則商守都城之方略事有不測虜雖薄城聖心屹然砥柱而不動所以備禦調度之計井然有恃而無恐徼天之祚　祖宗功德之繫維合天下之心力以昭匡遏之愾奴未足爲深患也然必決臟肘腋蔽主之人令無逞

其賣國之毒并斬朋爲賣國之侶以明刈奴內應之奸能辨此耳師視今日　王上之堅定孰與　世宗居中而提椽者孰爲于忠肅哉藿食私虞無當老成應機之算顧當事者今巳明示孤懸經略而瘦死之之意矣此意將以何爲抑作何究竟柰何不蚤備之至留都今日尤可厘慮國家豐鎬始基　聖祖陵廟之所托嗣統萬年王氣之所鍾桑土綢繆一無足藉夫緩急呼吸先事需賢言乎董提調發之失則部院臺省

既嘵然晨星之久稀言乎守國禦侮之選備員者不必得賢員缺者懸而不補或補而不赴汜然虛舟之誰柱金錢遍摻于守藏器械殫竭于轉輸一二將領可干城憑而腹心倚者乃張懋勛既以率兵翊衛行今都督張士顯又將以聖壽賚慶行矣天下之事不可知　祖宗並建兩都之至意無論以當衣之貳與車之副也財賦之灌輸神京百萬姓命咽喉所寄係草澤儗之徒睥睨此地以覬爲蕪之圖虎之嵎有日

矣失着東南即西北偏局何計持之子隣之震
將及躬矣此時猶可爲也柰何度外置之待其
不及爲而徒嘆悔之晩哉嫠婦私恤敢私爲吾
師顧之有可以爲留都桑土計者仰仞不靳垂
慮并茈所藾如不肖者耳老母日以兄弟之戚
不禁枌楡之想不肖今借一差御以暫還夏秋
之際不得所求于師者老人不能遠出或不肯
去遠不得不長決山林之遁矣五斗之養幸以
及親柰羸不久違負疚造八十歲之母五十有

奇無胤之子形影相依心勢迸切命也如何別
有條狀并希詧存

復董見龍先生

讀長箋灼然先亂之策應機之着仰占先生胸
中深心石畫皆當事者所不及嗟乎何怪今日
之洶洶也天下事之所以壞而不支其大患在
曉事之言每事之後而悔不能用辨事之人處
事之外而苦不得爲殷鑒不遠今特仍之而甚
者耳東豖突駴警衆方鼾睡震霆乍驚當此之

時貴有曉事辦事之人乘　帝心之警動借以
默用其幹旋上下歷年之蒙蔽可使反否以成
泰挈事機之會合羣策之勝張一人之怒以伸
撻伐之威奴酋之頸可夕繫九邊互市之失可
并釐國勢可以振弱而爲強計無復之徒以請
帑一言堅錮夫　聖聽羣相紐於無兵無餉之
患以甘墮乎國威天啓善機坐而自失衆心日
玩天聽日高如此局勢有任奴自起自息自戰
自和而已矣弟以今日之事所患非兵與餉也

患　皇上以愖于發金之意甚其不樂多事之
心駭堅駭錮而不可回耳夫左右侍從之臣伏
檻而上封章其幾微九閽之覽也不啻望幸於
九重之天徼外小醜謾書相詒直達黻座假中
人以爲之風也可假之以爲風亦可弭而扭之
爲蠛之飇楔而匿之爲木之蠹竊伺巧搆譸播
蠱惑何所不至肘腋親媠靡非賊資是虜反中
距而通朝臣工屏而居外訟言盈庭孰是廟勝
夫九世之仇不足易匹夫一言之諾直擣黃龍

之策不能抗宮中十二金牌之徵有與敵爲媾
者吸啜其主心以奪衆之議也况旦夕浸糜于
肘腋之間冥掩衆之跡而陰操其翼虎之術者
哉鑒南宋之敗事不啻先生所謂長驅山海爲
足患矣先生逆酋之橫其見誠神計守計勦其
策誠遠議將議兵議餉其慮誠周如區區杞恤
萬有一當何以處之至先生今日之進止與所
以處謗之道在所自斷非弟愚所及也吾之信
我不過矢天矢日無爲也信則存死存不無傷

也吾之自信得過又信人之信我得過槐棘之
司可抒性命殉身所以殉道也不信則澗盤泌
水有吾經濟自受政以愛天下也故總之以名
教之是非爲任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孟
子則辨而孔子則否均之不忍天下生民爲心
也抱懷不忍女子之寒柳下惠則可而學惠者
則否節度淺深之分心跡疑似之介冷暖自知
豈旁觀之人得參其議哉孟子曰五百年必有
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此見君子任天下至

重而斯道之需任于君子也至寬天人合一之
精神五百年而始一展現且有會其時而不必
見者矣然則百年有盡之身其不足以定天下
之用舍與吾道之行藏亦明矣故曰在先生所
自斷者此也宜之之文誠如尊教向之嘵嘵爲
子尹饒舌者此生之人與文非經先生爐錘恐
終如所論而不可返仰體先生長育人才雅念
以私效于友聲耳來函所縷柬事敬錄以需公
於相知之曉事者獨不敢發抄宜之報書差悉

其概矣希并察之

奉張容老

祥奉教從史大刻少緩出示想與崇納也孔子
春秋需其門人子貢之徒乃始布行於世其筆
削之概猶曰隱桓之間則彰哀定之間則微說
者曰聖人存三代之直而包周身之防不類以
謂此非獨人事宜然亦天地造化宜爾隆冬栗
烈之際溫氣潛于淵泉生心韞於枯荄必衝灰
既動凛沍謝事之後乃始發揚昭著芳菲斕熳

以開振宇宙之大寤益萬世是非定論不必秉
一時感慨疾以出之默足以容明哲保身又無
論矣伯夷叔齊叩馬之諫彼素亮武王非富天
下之心引切世德棟斷一生危峻以諫天之未
定盟津之旆尚可再返不憚攖怒決起赴之向
非太公有義保持夷齊於此有不可測者矣世
儒目論不知兩人當境斡旋深意比于一瞑不
顧者以爲奇節未可與言聖賢處地之不苟也
屈子悁恚露才揚已賈生褊愊鵩鳥市傷無益

君國徒取觽醫貽悼後世近小丈夫所爲君子
鑒之先生之詩反覆誚刺其人與事多在定哀
之間言之深切著明不翅春秋彰於隱桓之義
矣其人既徂忍不可化誨又或時過事已往者
莫追明信之薦乃以言罪所謂周身之防不敢
過慮於長者運方隆閉而迅霆忽震異卉怒生
駴怪聞見謂我以是非之權侵乎賞罰亦大臣
正靜之德之所不處詩人遵養時晦之咏不妨
用備熱腸一溢耳夫及吾耳目之精爽竊所取

義告成剞劂他日子孫門人不得顧避忌諱意
爲增損以沒吾之胸懷奉吾成書藏之名山以
俟來者不急急招搖同乎賣名聲以揭于天下
者俾身負瑕沕而忍腆于吾所誚刺之人憑吾
一線之忠厚以蔑暫旋其未死之面目斯亦三
代直道而行所必致之至心矣拜之小跋纔纔
無當祇侍先生三十年儀刑音旨空中之擬議
拜命鄭重瀝臆凜承四十日專思旁擷對客低
回當飯投箸旦晛捃摭二千餘言之縷覼不敢

一字畜才之不盡上負國士之期賞於心之所
不安庶幾不遺餘力以稟仰鬼神之通矣才之
拙遲文少倫次銖裁抒旨未淨草創之氣鬼神
尸之非祥心力之可及也然亦差足仰告拜命
之辱定不類祥三十年國士被知式似淺深之
節度矣承荷尌採伏祈一字弗抹並付梓人先
生愛念不類姑爲檃括以省息議嫌夫邀附不
晦之心于大人持世是非不朽之業承荷尌採
藏諸名山以遺來者之渺論相引于大雅遵養

時晦偶俱無猜之地何嫌何譏重勞槩括俯爲小子畜所未盡事老先生以心所不安也哉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小于何敢讓焉祥所失直心以告拜命之辱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俾祥得奉春秋之役于子貢之徒從屈子賈生以聽夫萬古之是非我者先生實嘉之惠矣言又多矣伏冀察施

復宋鹿遊年兄

驚途拜貺飲之食之備物周之又捍衛之老[illegible]

以下舍飲仁施弟爲涸轍之魚拜貺台兄不啻淸江之激也弟爲驚棲之鳥拜貺台兄不啻朝梧之藉也聯翩而附一日之籍就是實爲急難之兄弟也哉中心之矢言可載諸弟乞隷而南爲言將毋適茲孔亟根本之備責重戎樞積習生齕百無足恃懶氣可振而奮拙性不可轉而敏當此賢者厚厲以紓國恥之時馬曹五斗非如弟輩者所幸安其貧仕之地也斗酒黃柑吾思方永翁兄何以策之轉餉倥偬重資長咯夫六

神作而可起形之痺者朝之覩也旦出而可濟夕之急者帑之發也老奴發難撫順驟蚵爾時請上覩朝爲占緊着以收全着今不得不借刼着提敗着矣爾時請　上發帑爲下死着以碍後着今不得不就死着求活着矣自古亂亡之患中于誤國之人什一可救中于賣國之人百未有一免者何也誤國之人直不忠于國賣國之人乃忠于敵也彼負人主爲之喁勢旣難撼羣起而攻之者恐嚇之以必不可救之辟而實

不能制其命有愈甚其忠于敵之謀以益疾夫胥溺之慘已耳今日天之祚宋無所可恃所恃在　主上之聖明耳人情無有不爲家與身計者也豈有當如此時而莫不動心者哉當事君子無實矢感虎開石之誠呼號朋類實迸移山塞海之力耳矣夫舌鋒筆矛穴戰樽俎之間敵愾安得伸于疆場之外全在濁舟眞無術自渡翁兄何以策之書生藿膽棒伢台存不禁娓娓令親娓無能爲北道荒械附報可任遡影

三卷終

西安方應祥孟旋甫著

尺牘

與錢受之年兄

恭惟兄台以聖賢典謨雅頌之文儼然天子絲綸平章之地貽代　帝音一還渾古直性命經緯所緒餘弟二十年來沐浴文章道義之深獲邀醫欬荣施存殁兩我公田遂及我私不匱之錫寧翅倍百伊戴矢之蔽樸鄙生期獎過量非

所得當耳聞瑣聞將撤一日之前風雷驟迅驅奏木石闔堂警動之異此蕩屋違起之名儁困奇而迸奮文章頻代之蒙氣激極而欲開天盛其發于當代之宗盟不知作何蒐拔以應之夫義嘶天人学苞今古聲循景襲宜靡留珍弟以當今急需得王文成于忠肅胡端毅輩人鼎峙一榜又能立地穎脫者乃眞能承天之赦以錫帝之祉此有觀其天機于筆心墨氣隱見之外矣伊誰其人弟願聞之留　國家豊鎬東承震

儕百備弛隳濩落老生别母于役硯談戎索借箸罔裨倚閭有淚冀情告主者覓一暫假言捧板輿時棘相詫芒如轉石旅況可知矣將毋移忠折衝獻馘兄台所爲極友生之邪許而將之以君父之告誡勸我至意敢隳黽勉其人其時其地恐終爲知己羊公鶴耳老婁私恤時所深慮竊以爲不在邊境亦不在朝廷清明强固之何以胥祐于本根此應翁兄今日所中蒿矣薄將芹款伏冀鑒茹台從新旋二三兄弟黔時相

謀聚所欲相問困不出此不復具箋希叱致之

復張容宇先生

先生十月惠書至知有菊望台札未得捧讀候讀修對則使者已前旋矣歉焉寒暄之子兩辱記存疎節仍爾罪狀曷贖先生大疏朝入　聖明延佇特旨即剌以布當此嘉命鄭重之日豈非天地祖宗亟眷國鎮以紓時棘先生于此所謂持此安歸其如造物不肯我舍仰知不能不翻然于遁思之維勉矣夫聖人之于天下也以

世屬之身所致僨者惟吾之衰也雖磨以疑磷湼以疑緇不以返其滔滔與易之駕賢人之于天下也以身馮之世所不可必者惟天之治也其交也以道接也以禮并與通其遲遲爲兆之權先生今日所以仕止久速之道可知矣夫行義而揆以可行無其道隱居所自爲求者其志非也不二難老之典刑惟三階事之晃緩十二年遵養時晦之優游夫孰非被和于天食德于地而荷禧祉于君父者哉吾生也有涯嚮然穠

匣之秘藏礪太山而甚錮矣子孫之繩訛也極之所不知者何人䡘焉堂構之遺裕帯黄河而契遐矣推此志也以啚吾君與其宗祉生民以洎其所傳之人膚再計哉不頽固有以仰覥先生之不得不翻然于此矣奉教以來匆匆匝歲婆娑選人猶之不習水行之人附載他舫放乎江海動止菸菸總莫自由耳春夏之交乞一南鈌鼓篋隨侍請益匪遠言之神躍

與徐觀我

應新垣南旋渠以即履任不能携報音耳此中共彝人覔應爲令者少其人于浙轉移須煩台主矣鄒衣白之行當時者爲大厦全難支之一木自不得更顧其既受鳌之半㼜庖丁操刃不能兩游也餘波及人旁觀者亦或致疑於九里之潤其生于自取者抑復有之以大局觀之此亦一時湊浪也　之于　之于　似競競倒瀾之礎耳弟本矮人即在場前原係掠耳側目仁兄清心旁瞀知此賸物無嘗妞采也害

中之事外廷不知奴虜之事邊臣不知今日大勢不翅古人之所嘆惋夫尚方之劍不以宣威于敵愤而祗借鋒狡弁以重恣疆民之毒薑廟算之疏不聞制勝于元戎而徒敝舌調停以兩豢鬬穴之鼯鼠天未悔禍人鮮遠猷區區杞憂以爲老奴未必我患竊虞天下之患將此始者此也足下今日　國家之大臣也同釐金革之心進進之間可更循居常之跡哉跫聽履聲爲世勸駕定不翅一人耳弟故吾無復贅聞

與徐觀我

冬杪薄號奉聞娓無可以副下問隨拜台函重以嘉貺小人有母頻荷仁施鉄焉李報祗有感戢當事者欽美令郎同安之理虛岩劇以表循異所治縉紳在都門者不勝借恂之思公以請之王爵者而不得盖蒸然乍去我君襁抱之爲嘅也成理乎徹帝特命之如吾民何此亦足觀豈弟入人之淳至矣此中近狀矮觀之人卒卒無能要領相聞伏思古人所謂以無過之地還

奉其君父與夫以四郊之壘負耻于士大夫者不能不竊竊焉于室之議婺之郵凡百君子共此悁悁此固非可徇徉其碩人之寬之日矣弟四月得選丐鈌以南老母思近吾土于弟藏拙亦復饒耳幸爲天下蚤揭龍光俾得一承謦咳乃出都門可任顒企九頓荒謝對使風陳

奉堂翁陳蠡源老先生

謹啟某遵荷賜差便以御母暫還子舍喘息小定卽計鼓棹趨事老人懷舊出門爲難又冬冬春間適襄先祖母葬事親屬自辯而外無可分其料理者伏讀邸報九月初六日　詔書辯從屬曹一命之末得要浩蕩逮其所生公私之念進退維谷謹托同官請于下吏不諗可徼惠于役之命旅奏姓命與拜恩餘否古人捧檄之娛以其身辯得分身之勞代丐子僚友古人絕裾之行以其官辯得借官之籍貺親于里居大人不匱之施鯫生千載之遇永世銜結豈繄一人勤敵不勝悚仄候命之至

與陳赤石

武林摳侍罄欵荏苒至今鉄焉信侯一二門人問業大國時詢道履淸風時以習習兩腋間也天地變化日以重明紀綱嚴寄借玆淑德以開三事之治斯世慶欣豈緊吾黨夫麟鳳龜龍所以著瑞于聖朝軒鑑虞樽商彝周鼎所以昭禧于國寶不必守閭時夜馳貿之爲功操急于儉歲之稷寒年之纊人咨人賚以徵烈也精氣摶梳基命宥密鬼神馮之十年丘壑之靜觀弟以

愁企成德之行于日可見之矣翁台于此又何讓焉弟蘐落老生厠陪戎隷靦非本色矧適震鄰仰藉大雅晝一典刑勉思踵武以幾這于隕越爾老母八十便差南還里處未幾王者檄趨六月遄征獨身于役母子間關危仄相望問馬靡效似是之裨鶩烏祇鬱迓將之佩此可槩弟日來旅况矣時事維棘無地節鉞不荷安危文武吉甫萬邦惟憲此亦今日所企大人龍見之端倪也乞言一冊覬施不匱伏惟便以惠之荒

楮瞻切

與李愧菴

武林獲承謦欬謬附大賢神聽之雅竊自循省非所得當惟是門下過而存之使弟不敢附友聲于一日而不能巳豈弟君子弘雅期物一世之士其精神有以蕩發于其采菲拾屩之誠弟之衰頓于世何有太平端揆之業此爲賢于夢卜之職志矣弟天縱奇拙而巧與遇左蹣跚尺幅之間無能闡繹敦悔賈餘自踔勿勿以老性

命之事猶是紛如至于今不得不安其有命于逹而虞其無道以處仰藉過存之厚始終敎之以弟之老無由與觀門下端揆之業于承明之署庶幾一丘一壑以稱于異日委宄之守府尤拜燕及之賜于非常耳羅君百里之器暫借抱關以李先生聲時相過從蔽托布忧羅君其器綴蔭垂天之雲必非久縶榆枋者也彈鋏之間鮮適主者弟殊愧之蹙然謦欬十年以往兩奏候報顒結可言拙草呈政示弟所處道或在茲

幸明指焉

柬魏仲雪

讀仁兄所寄徐中明書所念弟之善蹤而示以遠答之道相弟之宜處而决其翔集之策父子兄弟之保翊師友之提誨所希有也嗟乎仲雪足下世間相慕說而稱于鬲者不少矣娓娓要言所謂勝我自知而愛之以德者何以得此于吾兄所不中心鏞之勉力以步之趨之以副至念甚頑鈍人不堪此疚矣士屬品題多所獲雋

神聽之鑒先天弗違示端文章之司命以光敵道德性命之指南大猷是胥期月而可大雅治甄一世之理弟且以醉里之士爲藏志耳友人劉[illegible]歸便過而問弟所以起居魏先生者荒緘介之劉兄恂恂儒者胸儲磈壘抒于尺幅落落樹丈夫之槩弟與都門邂逅一而托契翁兄帷中梓漆盈杷如此士者見當知爲屈一指也王者心儀豈弟以鹽官之篆借重夷然不屑胖于兹追娩三鼻于孔矣兄之誨弟以身敢不

鑴之步之而趨之老母黴庇賑食不損然遠涉風沙不勝南思之永弟計於此益以決矣仲達起田近相聞否北翎時至企矣嗣音

與易賤侯

積歲企予匆匆別去至今思之自醜杖杜之人寤寐於易飲食之之不可得也弟謫選得南兵部職方主事一行作吏自兹伊始生平護落嫲佚成性驟而纓世法之覊馬既乏古人竹頭木屑事事成理之敏又不能蹲跧放意於似是馬曹之達節南枝一巢恐亦非越鳥之所得安耳吾兄何以策之八月之杪可到彼中尊先生狀周伯譽敘文俱于彼圖報蒹葭蒼蒼懷人不淺母玉爾音爲勝仄跂

與薛孔泉年兄

徽幸師門附籍昆弟三載永好偕之乎毛于屬而裏于離也大雅正容之謦弟所日夕灑然蒼松秀栢碧梧脩竹之間以不覺其意之消者中心藏之而口不能言何也言之而不知者且以

我爲諛夫有知我不爲諛者乃能眞受用李仲元矦無可其人此豈易易也哉由斯以觀亦可仰窺吾兄胸懷本趣之于弟其爲非常所暨亦明矣八行殷論抑何詞指之敦剴豈弟君子邦之司直寧以呼之不鬨激之不震以紆鬱其輿人爲善之心意以弟爲朽之人姑進焉道之以不能不使人不保女以共遊乎無窮也輿嗟乎追兄足下我兩人之相得于濠上可謂匪今斯今已天下是非之端何從而起而猶拘拘者爲

吾心不可傷也物不疵厲而年穀熟此其爲天
之行也不翅如弟一人拜賜意消之謦爾矣補
之文敘奉兄命作之可令灾木與否惟尊裁弟
六月之杪奉老母爲陪都之行越鳥南枝旣爲
得其私顧二十年栖遲之地山川風物欣晤故
人其于吾輩宦途抑亦意表一樂土也正容斯
遠僭盩日滋毋玉爾音時以振我慵楮遡影

復李寓庸

以不惠揣摩吾寓庸文之心與其氣定仙人而

肉食者也吾所拳拳愛以其身不以小不勝而
中爲纓貫以其身不以必勝而物爲搆必寄處
清虛閒遠之地與日親博聞道術之士之濯磨
所以培九萬里之風以負吾垂天之翼蓋以誼
附耶詐所不能不時相提振者此耳小刻呈覽
措大面孔然不敢一違心之言向人于不工之
中或有微益亦不敢告之不知我者也損惠仍
記存拜嘉主臣春景漸融何日慰晤言之期企

與李仲達年兄

別年兄仲冬入都門仲雪起田兩兄時相晤對
茗椀酒槍讌談趣忽念我四人中夜小庭揖浮
清光未嘗不愴然室斯于匡廬彭蠡之間也夫
景物之勝因人而成天啟仙都古以故存吏茲
而仙者其人曠世乃始一遇然玄賞之士顧有
不難其人而難其地者何也我三人所以愴斯
于吾兄可以知其胸懷本趣所寄矣鎖闈衡士
拔第一人于瓦礫之中弟讀其文無第二義定
以非吾仲達無能識此乃從人所棄穀以拔之

又何奇也至精冥感器車蜓剖玄珠淵躍耳目
之前待達之契所但而問所袚而佑其且何如
敬以此覩大雅紀綱之政之大矣東豖游突我
衆殘瘡之餘豈復堪此決裂勝算懵如九閽彌
邃徒懷藿恤仰佐糜壽知兄不以疆埸之事聽
之則有司存也何策以振我處堂之人乎星子
薄孫還任之便附茲羿瀾用叩嗣音簿弟都門
二十年館人相好信其人故長者式憑風植獲
以善移今厠張大老年兄幕籍伏祈鼎呂終始

造之弟之荷既借與不淺弟四月丐一命以南
非直老母戒心思近鄉士綴名似是馬曹之官
不妨太常艮醞之戀斯人斯地政弟介于仕隱
者所宜審處耳荒亟馳遡

與徐魯人

龍江醉別匆巳半載居不能無事之宦未有一
事可做依母悵念不能奮飛耳巨嫂何恙遂以
不起聞之驚悼自茲中政冢婦持棟抑其旁者
權以代之需爲君夫人者稟成耶有可以巳者

新婦精幹不妨永托其小郎有不可巳者制忌
共門母寧總轄于一大不則丈夫分神于瑣務
或者且誰適而委政于下移不得不有左右其
祖而陰陽其口者浸以亂吾之視聽其末始有
所難持者矣很母勝無古人所嘆知子卿宜有
善酌于此耳鄭人山事子卿之愛我之過而不
愛其醜婦人女子豈能知之亦足懲其強作解
事之咎矣弟所謂兩家小忠之人孰肯爲吾兩
人三十年誼好作討者既以肆其譸張亦復何
所顧忌老母弱婦如燕在幕千里結侘無策奮
飛今日政自不能不以百口累卿子卿亦安忍
壹以爲吾不知吾不理而聽其浮沉之自至也
弟老不曉事每望好友周旋之過子卿讀盡天
下書管仲鮑叔張耳陳餘周伯仁王茂弘死生
睽合之間豈可謂此小事不百慮存之弟蚤知
有此遲十日出門兩伸初念不遺此難處破綻
以貴彌縫于卭友耳然此亦子卿千古一事矣
觀我憿至于此我輩于此世界何地生活耶君

義抑何以處此近歲欲圖短假以迎老母元宵
前後可從于卿勸北上之駕矣夜作此簡不便
親書嗣音爲政

候許仲琹先生

吾師悠爾東山之日曠矣宇下之士與凡風德
于履綦者翹首謝公日以爲歲當事者所不即
借龍光以幸天下此非關師一人之出處世治
之少賢者嘗逸此孔子所謂得之不得有命者
也孔子而戚戚一人出處之計安在陳蔡絃歌

犂然金石乎哉十年縮綬涖茲有土家人不免羨侏儒之飽肬聚不損吾師東山悠爾之致所搆于衷者超而所御乎世者大矣生平歒念未展錙銖所在靡休末言維則是適之福不於身於其子孫饒有清白之聲以使步趨者之有以自信廉吏可為而不可為也知且一笑寘之矣不肖吹劒一吷媿負知期竊恃師鑒有以自信矣目能眎腕能書口能伊吾一日故我一日不敢罷役公車世人芬華之念掖剝殆盡所未免與少年爭道者酬知一念耿耿未歇耳夫得與不得所以處命無不一也敢有二心自負所以效於吾師者哉唯閔其癡而終惠教之近課一册上奉削正薄儀備從者一夕之需諸唯崇擯不盡馳依

與詹廓齋書

恭惟台兄宏懿之抱鑄動成象抒言必典弟之自分不能為役夙矣今者暫戢溟鴻之翼而筮端騶雉之地璽書之命旦夕光翹雲安撮土豈久容兄跧跼哉八行悉所懷來具覘乘化之逵竊以淳于貧婦之諭不若飛衛覗虱為工自喻適志與匹夫勝予自懍未可同日道也一家之中耳目之近子姓臧獲痾癢難調動指盈萬精心探體和劑之道政無涯耳仰恃吾兄宏懿必不以昔至見嗤也弟才不先人而恥操儕俗之竽年不後人而不能掠追時之彼霜鬢一身寡營自善過垂期弊近且夢不及之矣馬足風塵實惟朋輩挑撻此中日有倚雲耳霜鬢一身寡營自善非謾言也令子饒甚光緒時哉乃正及圖承問敢無處此夫寶鏃攢綉發氷與銛刃之取銛礲礪事有省而功有倍不待明者而後知也九九之矢匪但自今矣伏惟終譽而用焉損餉養廉之需不乃太逾常覥無以為酬祇有赤悉山河修阻瞻邇為勞顧言崇鑒不勝拳拳

復李復吾老師

不類詳吾師四十年噓拔童子仰席啓甚徽勝後息實主者默搆其遭以昭明大雅菁莪樸棫

必世思皇之澤其于不類何有哉高園曲燕勞苦綢繆款言斐摯儼焉風承廣成先生謦欬于洞庭鈞天廣樂之中至今惟恍惟惚而莫名所屆也夫孰非子之于親也乎哉弱喪之子老而獲奉四方之射以拜於膝下又欣而覩夫皤皤而說愷也主者默搆之遭實荷吾師難老之錫以分之不翅昭明世澤爲愉快矣大兄辱顧殷殷友聲之好素所未嘗得於骨肉之間也暫爾東山言申澗侍公戾始復之業竊于其父卜之伯仲聯翩公車燕喜覲聽輪音大慰仁逮老母感輯可言九頓私候幷附邇影

與詹古愚

弟破落村中一無賴子承長者左提而右挈之殆三十年升沉動止各自其境備而嘗之不覺荏苒俱稱老人矣生人歷世警旦之必暮行住坐卧懽惡百狀一歸於此求富不得乃知富不如貧求貴不得乃知貴不如賤何者見在未來之別也衆人擾攘不悟達士睹指識歸雖然不得而能悟求之非未必不得之非吾師也生不如死吾不敢言亦不能知自今以往决不以其所不可知擾攘于其所不可得矣弟半載都中窺此消息深嘆造物之善鑄古愚而古翁亦善承之開縣四年醇理廓齋所以用其生平何遜古之循吏而不免犄者之口然已四年儼然償人父母矣日未高春黑甜自適此廓齋性自有之何惟乎當出作而告晦之息耶仕宦興味一嘗便熟知之割棄差難此藉旁人痛爲下手耳美蔭不顧無爲厲階弟過屠門已厭大嚼不但三十年前火熱于世之心一付灰冷自視此生不啻浮漚矣此實微有窺莽漫爲本家不喫猪羊肉話頭以相誑也將俟足疾小愈相期作十日清話證之兩兄順流而來爲便如難遠出折簡定期示弟可前詣耳弟已絶飲不煩預醅

復諸葛孟旭

曹郡侯來弟不附書以寄周丈復書不久且弟近狀曹可略具不謂周書十月乃反弟眞無謝

疎鹵之語矣承惓惓肯堂之念人子至心烏能不爾夫有兩令弟足寄朝夕兒子抱重孫供含飴之娛致身當年養之以志萬一亦可用以自解賢者捧檄之喜聖人有方之遊全之承歡一念耿切以乘夫義之所莫貳而安于命之所無何若夫登樓之感之不可托于倚閭之思君子當有所處其間矣弟天縱奇鈍白首而望一郎署不翅渴者之望梅一事差強老母邸中無恙周旋耳使弟不厪終鮮之憾又有子息抱孫旦

夕以蹁躚于老人之側宜兄所欽羨以為當下之希有顧弟與弟婦輩蹒跚老人膝下未嘗不以兩事大不如我諸年兄為恨恨也然則以老伯母視老母以孟旭視弟所謂無離憂豈肯以易離憂之樂哉故曰兄之亦可自解于萬一者此耳徐玄扈先生甚想念弟以吾兄不遑之苦相述其思即有以相為地也不異其所自為當今其心與力皆足以為孟旭效者此翁準準少雙矣柰何不作一書詳達之曹郡君倚藉心膂永好之矣不啻口出如此令人以大雅左右之需之歲月必有益于地方以裨益天下如古人之相與以有成者治行之茂更以及期州刀舊物抑或京衙吾自安坐而享其奉不必問津長沮桀溺輩矣精心權之老伯母或肯惠然旋輿臨汾尚可為鴻之棲而未至為旅之巢十室之邑絕少分甘推父母之戴以代太父母之養菽水固當不乏且自越而之晉與其之燕非甚夷險遠近之懸隔也不差勝弟典家以供客之

費而日抱不繼之虞者哉此非弟之可遙度唯兄精思而熟權之耳小刻附覽文詞荒穢不足塵大雅著作之林三針唇大面孔大槩具矣委蛇之間小史奏之聊可當振晒也拜荷厚餉老母以下共啣仁感九頓謝私附之使者臨楮彯企

復韓止修

湖頭儼然惠臨千載晦室一炬神光從空飛燿耳目晶晶白日清對矣豈有身業為炬而顧以

居晦自疑者哉浮白大叫自來西湖無此勝集皇天后土實聞斯言非謂此等小事足夸我輩仁兄勁予險中赤手捧日之瑋槩弟可於此識志耳眞附性命之好定不相成害人之心眞爲身家之人决不肯作害人之事况身在事外爲人所使又得罪于當世賢者乎夫尙徃需十寃雲羣疑亡于過雨非雲之寃安所幾雨之遇長者之過慮其有感歐陽永叔秋聲之賦哉弟不佞董子垂頭而唾分已久矣一笑

復錢長人

長人足下豈弟攻成祗聞于帝寵嘉之命榮達所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父母之道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長兄足下於此亦可自考其入之效矣夫不入不素也不素不得也不入不素而幾得不自也不自非得也正巳反求以永終譽受命之符具此矣君子之於天也有可爲而有不可爲又何煩預存殁之感焉精誠之極久而泌達以觀我生以徹庶民以通吾之祖考夫本通吾祖考之心以懋聿修之念今之稱爲吏者知有此道而不能用也非不能不肯也弟所以謂長兄足下可以自考其入之效于此即兄所自道具此矣弟南枝一命篤言將毋時適孔棘鎬京鄰震小戎屬隸謬從主者與計安危八月拮据娓焉似是便差還里薟老母不勝歸思之永時賢又幸假弛擔之藉徼芘于天徼惠于君筋駑肉緩支離無用之人得以漸還其一丘一壑之故其于素位是成一道矣時事須賢安我餘齒唯是卭友紀綱之及足下勉之伯霖半載饒陽得民獲上駸駸江東茀一令尹矣吾黨之喜想樂聞之令子英英頭角以百里旦夕景命萬年從以孫子之歡呼祝頌何所不詵詵振振于鄣之下哉弟無此物吾兄那得不爲弟愾之頓損仁惠拜嘉娓萬九頓之謝荒附使者小刻遵諭續寄足下詒我一字無不千古何有扣缶之聲生平不敢以違心之言自外長者之臭味其抑以是錄之爲復可耳乞言一冊踦施不

匿伏祈惠然九鼎錫之肅函影遡

又

三年作令發揮胸中素所期晝身親見之斯以爲快徵諸庶民譽以上逮覗三年握不聿矹矹于所不可知即倖其可知如不惠弟者頋然匏瓜繫而不食足下于此必不肯以其當年期晝身親見之之快易此塵飯塗羹亦明矣上下相安不規別調尤見至心達識度越尋常吾輩所督一家親屬僕從不能酒人畢世經綸靡得要領環百里之衆奉我而爲之君精神吸息之徜眡蕊巳朝夕寢處其皮毛而脟蠻通吾之祖考亦宜討其長永而失使不譏矣柰何以爲非善地而輕去之夫避吏者虎吏不避虎不入境者蝗吏不出境也精誠之極久而沁達况徵諸庶民譽以上逮安能恝此并州之念哉弟三十處女嫁人作養媳婦讀書末路滕倖鄭人之爭出山小草老其馮生之愾塵飯塗羹時以自嗤然實揣生平才之不猶未嘗不感天之善實其也圖南一念夢寐以之四月得選當于秋中理棹也兒子英英可喜過慮似不必爾人生墮地即有其人之命矣弟房中之人猶是故吾然弟之此想亦日以杳矣老母自入都門藉庇幸安眠食旅况如蠟差此一事強人意耳伯霖意氣不減試文大佳此番決賣去矣所示三君俱未晤當更討報公事義奉覽拙刻青來集二種守部議錄二冊文彩無當三十年老處子窻下紉紉之業所歷憂愁歎苛之感大略具矣小史時誦一篇猶如共弟傾倒照子中也善理尊體作令一策蔬飯爲最想不忽也世之官能王人作令尤勝兒身驗之知此言有味厚拜腆貺老母以下并荷仁施九頓荒謝附奏使者臨楮影馳

與陳元朋

仁兄不通京朝書即弟并無一字之及官之爲厭物也至未有官之人而並罹其弟弟乃始悔主者以此老紗帽戲我之深耳今弟致兩揭若有不堪鄉里小兒之聊曾者弟細味此事非彼

并賢不肖之定論不能翻而佹千古人心之蹋
態與氍氣不能决而驟憂而醒狐狸猛獸所以
任意於縱横世宙所以痺痿不振也恨固何傷
于人卽恨于我者亦何傷于我之恨乎故人之
恨惟元朋能言之元朋之恨言竊以謂惟弟能
讀之二氣回薄海波噴湧山川林麓車馬人物
種種萬相倒竪目前百丈浮屠日光挾之逆入
室窗影着帷壁無不倒者一念抗恨對境發舒
維斗或可詆其不可以挹漿儀鳳或可誚其不
可以時夜曾史不妨詛其不修于蹻蹠不以賢
人事不肖之人臣有可以不君其君不以不仁
迮求仁之令子有可以不父其父孔子以爲伯
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求仁得仁又
何怨兩聖人之心非孔子孰知之不極顚倒之
觀不足以見性命之正能通遊戲之趣乃可不
碍痛哭之旨由斯以觀夫人惟恐不爲元朋所
恨也元朋亦何恨于恨之人哉謂兄之恨言惟
弟能讀之以此此言之可恨與不足恨又憑我

元朋處分矣黄唐虞夏忽焉而沒兮我安適歸
矣伯夷叔齊所以致其仁于西山之上也非怨
而以疑于怨太史公之知伯夷孰與孔子之知
哉東魯日棘鎬京儔震書生決其拮据鮮效尋
且御老母而歸以返吾釣遊故服耳　復爾
遭玆恨事想亦相爲恨之碧流紅樹中一巵胥
兄劇談爲快也

復董見龍先生

當事者竟戚先生之行爲世道慮者以爲先生
今日倥偬所急藉而聽其自放于十畝之間不
勝西京之慽爲先生計者以爲吾道不非而世
莫能用䴏麟檻鳳徒厪仟結于此便可快然長
林豐草之娱此皆非不類所以事先生也夫于
七十二君而不遇自不廢二三弟子絃歌之樂
與六經刪述萬世之業聖人之自貌其行藏之
心則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先生今日所以處
違之道幷介之士中邊之見其不足兩繫吾衷
亦明矣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隱者君子所不

可及命之于性是也對動言之謂之止對實言之謂之虛詭充之行必有所止況騁騄騤之駕于曠寞之域者乎童子折萱而吹之非虛聲無所出也況張咸池之奏于洞庭之野者乎多取而犯造物之忌不獨世間名利之事也故造物之忌聖賢爲尤甚張皇迸追其精神于道之費或于隱處少參提耳天欲平治舍我其誰眞實擔當世道之人所爲醞醸吾之全力以待天之定此宜無俟旁觀者之從臾矣子尹得翁叢刻先生於左右之親矖其光景當更不同弟近參休歇之旨回視昔年共子尹對究亦稍稍有進政擬貢一南中閉署偕與子尹追隨先生尋此轉語事之違心怊恨何已一奉老母與觀秣陵名勝逝將返吾屠羊之肆了證性命休歇之究竟耳毋忘德音始終成我仰恃先生不倦之誨耳宜之試後即治裝而南弟輩力沮之俟春暖今就其乃兄任東邊一向人神頗王今不免以應酬之費還其羸形然先生既歸恐其初轍亦不必果矣弟近況無可道四月可得選此時葛君若尚南當摳衣請教幸先生一言先之

與徐爾芳

爾芳舅翁足下弟聞之矣豫章之生七年虬枝連蜷而干霄不摧秋空之橫一鶚鷙鳥衆百而鎩羽靡附天之於人何莫猶是成之者厚而抜之者奇困蓀之以需其器之全特表之以著其品之獨也夫取精多而用物宏揭而馮之以爲厲者伯有公孫洩輩之鬼耳故識者還得操其物以攝之若夫焄蒿馨香之泌徹而聰知仁孝所自生天地範圍而不過矣焉所爲憑而受之攝哉進賢冠一俗物耳砦用之其功有妙佐帝王風紀之隄防聖賢性命之檢柙者何也慷慨秀絕之士生平悇惛憀慄頗頷不平之氣不可一世而無所底一入其身于人情世故中心于理境于事時之宜古之法不能不勉爲檃括以出之自非曹蜍李志奄奄于狐貉豺狼之喙盡而不可振稽叔夜石季倫諸人放曠徂喜侈汰

滔宕相競爲木石鹿豕混冥而不肯返媮者皆
可悚之而使奮逸者皆可輓之而使收俗物而
可得不俗之用者此耳千里函書本寄燕快巾
言不節天于爾芳五十年顚倒拂亂之苦心所
謂成之厚而枚之奇者恐或以世間遊戲排場
漫浪承之用當公孫丞相故人之一縷爾矣北
上定須由丹陽從陸以人與行河氷可虞徐州
揚州轎人皆不可托丹陽不便馳至南京尤易
區處耳轎不妨小寬者丹陽夫轎不中用也夫
六名重直不過十八兩北騾轎之費不甚多艾
年筋骨旣異韶招北地風霜勁百南服此珍重
第一事宜小損凢臺戲凢席酒足三千里安穩
受用矣性翁親家惠許令甥受過門弟覊旅寓
百凡簡僿仰恃舅翁周縫爲覬薄俸奉備從者
半餐之需一尊雨花牛首間相遲瀝賀肅函神
遑

與陳生甫譚䅁

制義之文每括一題一切世界意相變態靡不
森具世出世間法本不二隨人所取風火土石
循業現靈今夫至愚不肖之人出作入息饑飡
渴飲孰非交被天和而食於地德者哉君子固
無所事此也瑤島蓬壺羽客所栖蓮臺柰門梵
士所睎陶虞之總章衢室夏商周之明堂濂洛
關閩之奧窔千古聖賢帝王師相之所宅無論
一題即彼一字全具諸勝無論字之𧧌實握義
之紀扼意之要至於之乎也者之類助語之詞
無義可參無意可擬微茫之指僅寄爲呼爲吸
爲轉爲收之一言甚有直達其詞不煩語助并
無聲响可轉測而還諭者矣石疊雲含水瀦波
汜於凡所舉亦是處有之明明現前目中有障
腕下無神恍惚若親者或迫求而去之譬之天
光雲影燦布清空一鑑中開自二俱沁攝非可
語言識解掠而得也凡題中之字以其言之無
義無意錯附於有義有意句字之間猶氣之附
於人身也人之生氣候於煖氣之去來此氣薰
蒸動蕩於一身其百體乃柔和而可任屈伸其

中心乃靈徹而可成變化故煖氣者生氣也生氣在題非關有義無義有意無意與夫有字無字也故曰足之躡也恃其所不躡以爲躡夫悟於不躡之爲躡古今宇宙之緜渺不窮於寸趾之轉措矣世人襲陋離齷偏窄儱侗自喜盤踞六經四子之𠬶句𠬶字以謂安身立命不過於是何足與極天地之高深扶性命之竅會哉吾三十年老措大株守一蕪茫焉岐路鈍根之效𣳚見漸專矣嗟乎生甫以吾自分無所羼於此道也即微有所羼於此當今之世吾之戲論誰與聽之日讀仁者必有勇佳文隱隱磁芥之驗投嘗已稍志嚙臂之矢於楮尾矣莫逆之言不厭再瀆故縷陳之夫德言仁勇世間列定之名目子所爲言不在也夫子所言必有不必有十字已耳此十字者虛而懸於四者之間所謂生氣之附於人身百體所藉以柔和中心所馮而靈徹者也故並提德言仁勇以表符必有不必有不相詭也分標必有不必有以立辨德言仁勇不相濫也推此類觀六經四子凡所括兄有義無義有意無意有字無字子百一如孰能於一毫端安立世界本如幻法合世出世間以顯吾神通者吾旦旦暮是人相與共質言之深耳生甫於吾其安所取而叩之哉夫挾韶𠦑之年屏紛華之好究二酉委宛之秘决其猛力專志之所到朔爲獨往之業以掉鞅乎一世如于將莫邪新出於硎夫人挼之怵然咸重𠬶加其顆之傈如養由基見猨而射挽強相擬矢不必發精氣迸激立皴其搏矢而嬉者泫然洒泣輸𠬶於吾箭芒之注如五丁壯士負巨斧而闢蚕叢魚鳧之徑并力一心觸冒蓁菁崚嶒崎峻詟𠬶必往虎豹愁而遁其所據之險蛟龍畏而撤其所窟之幽鬼神驚而畢驅夫山之魈澤之魑罔其搩蛇擲齒拔石跋扈猙獰鷙悍鬥爍超忽之伎倆以助吾絕遼度空掃塵清道之勞蹟哀觀諸蕪已懸國門與乍所貫闊者觀其天機于志力所到几几劃乎自堂自室循業現靈亦已足

暴吾能於天下聽夫識者之何如鑒定我矣生甫於此抑安所不得而子之叩哉文立害處嘗舉其端還證吾身言不爲欺耳人之一身從頂至踵其於死生同此關切然有砍之不爲苦斷之而可續者矣不然即負軀命之患而未必決存亡於瞬𥈞之頃其中乎害也緩則其于吾之生也所係亦未重刺其心而揕其喉雖有天下勇壯之人不須臾而立從鬼錄矣何也心者人神之室宅徑寸之咽喉神氣所關出入也故夫其殺人手眼者其厝亦也必於人之心與其喉聖賢之言其倚於害以爲生也此之吾身亦心之竅喉之隘也作者必直抵其害之處然後一題之生氣始薰蒸動蕩于吾文於情可以靡不入而於境可以靡不備此四比八股之時藝所以與六經四子同揭而成昭代之世界也故曰文立害處謂其取精於聖賢之生氣也若夫豎理餘義櫛詞窮旨有全不如缺研不如醜坦不如側瑜不如瑕病有勝乎不病不可解勝乎可解此神通之極遊戲自在亦莫不以害之大小定功之瘠臙此天稟非常間示憰怪學人效顰恐貽傷指偶然奇趣未關極則且置不言可矣嗟夫制義而豈苟焉也哉本聖之諦而述性道於文章稟　王之制以總氣運於風習經生三寸之穎實參握千古聖賢帝王師相受命之符其可不畢吾命以畜之世儒不痛不癢之文介其業于半生半不生之地思有挫於敵虹而不可持精有浪於鍼芒而不可收害攻害事之患[illegible]因以釀於天下國家而不可救舉世襲陋於所固然觸目癡強魔萎之人安得不搆成癡強魔萎之天下哉文繫未來在茲之任生甫勉諸

西安方應祥孟旋甫著

書牘

與徐子卿

署中人眷安帖兄宜自喜意外抑知護法者之費心也一咲日者巾語相聊固不足存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弟不敢愛吾直以自亡其愚人之心狂矜古今之問賢者其何居焉凡認眞之心害事燥脾之事害人紗帽之人豪儁自命以此掠高世之名亦或以此襲非常之效一味無賴只是靠天細細勘磨無奈有自打不過處耳譬之樗蒲一擲百萬或先勝後下當局之筭或反不若旁覩何也此言又巾矣要思拙夫何以不宥休于此弟憶令兄病劇時出兄上海一札示弟中有讀哥書但少一哭弟于此但少一笑之語不記所指何事然哭者亦自有哭之意兄定不以笑抹煞之當時有令兄分哭兄可以笑相解耳令兄在今日必不能用兄之笑者以其哭顧其人已不在矣微弟誰爲足下開此笑口者乎此言不止于巾又幾乎不疾而呻無感而慨者矣政待大發白椎此後弟亦知掌嘴矣舍甥孱人煩遠誨爲媿并覆

柬吳伯霖

弟避事山中遊覽之暇共友生作課自仲春至今得三十義此中相與以弟日夜之祝多能爲弟之言又四方同調以郵筒見貭玉屑珠霏纍滿案頭意不自禁授梓人梨之特耑人求兄近作爲之羽毛幸不却以數十首惠之同調之文在帳中或可吹取者更求廣貺五月下旬告成事矣或得一敘尤懇北上之期定在何月示之弟好驅從也

又

自人日感寒至今病未良已聞兄槐陰之市移箸栖水出門一步便覺清虛近人殊相企羨弟緣舊年老母遠別之悴今矢以宴藪壑支其戶不敢復事遨遊亦不敢復通門外剝啄千株白

叅倚東南足此念庶可把捉以病得閒以老得息以身世之窮得少分外波査差亦不惡承詢及弟動定可以相復如此爾矣釋氏三寶曰佛法僧老氏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弟亦有三寶曰病曰窮曰老竊謂此三寶者實能受用二氏之寶皆屬揔持顧實受用難耳其道[illegible]二曰休曰歇人情于一切美好攖擾愛戀鮮有讓人至于無則罷休不能則甘歇自彼凡夫至于上聖無可相異然則無與不能乃眞實受[illegible]用三寶之道也陡發此言似揭本家不喫豬羊肉帖子病中覺微有會呈此公案或有墮落更可丐兄鈐棰耳日來羣娉周旋幾似木石相對生子之念都不復萌此輩心貌安和亦似忘乎以此斷于老子如此景況可常不失造物至寶豈不在玆至此欲拔筆不寫不禁汨汨恐兄看此不免金瑣綠沉點綴太親又且嗔弟豪氣未除也惟兄鈐棰之鹽官令君書承命作之宗之其人稍具耳目自應擄奪兄以御許之聲道弟予友生之誼可也元魁鼎彝序文弟令程生相求惟卽有以命之不勝懸企

與鄭見廷一

客春借來羽通問垂翅而南鈌焉至今所以相思未嘗以室斯自遠也入行飛逮委諭鄭重副之以養廉之賜居恒積思劃然對晤顧反復書詞似不勝牢騷之慨者何哉大才屈首辛苦塾隘不免岑鬱亦情之所有大人達觀政不爾也世境險順雖忘所造忘之所安與契合權有機[illegible]叅之悅不然則重稠累褥負針氊之虞蜀道雖難未若永播非人所居也職事之暇左右老孺含哺弄孫常俸所入退食不匱視弟子然一身從學子覓食豈第倍之何所不安數賦歸來哉蘇子瞻云飽飯惠州是吾師也唯兄擇焉弟二毛已見一點賢書南宮垂翅器不猶人之過也此志未餒必圖兼勉以副知期並驅中原藉庇造命想當有日耳徐觀我深知道氣定有以報所命但以部例倴斯未可越耳彼亦許爲兄曲

討安心待之可也羅二尹致彭八公叢毓華致曹
府尊書并附去不盡

與勞蹇叔

謂文看去如此世境惟有箇端受用造物不能
憐之我輩耳不于此中極力尋味匆匆過去眞
是自驅呂穫陷穽亦不肯討便宜之甚矣吾近
移襆倚雲山得少日淸泉白石之間翻看舊書
頓覺氣味光景視常百倍知平日跌失悔不可
追叙無能將劒自刎無意後來益所謂閒成撒
[illegible]
站充軍之人頃刻難過五伯所由便執箠梃以
隨其後方處無事可以自由之地以此爲鑒定
知無可空閒日子漫用心情耳所諭叔良事此
誠夙諾之未償然以茲事兩月卬人絕不肎應
此非有不放心叔良也如此世境人懷百端而
我爲從史其中護名則不欲使我知其廣放計
利則防倚我而本息難全宜數卬而數窘于報
也幸致叔良方生忼人之慨自取諾責看造物
究竟肎成此區區青松矢心必有以效其一臂
耳秋氣超肅倚雲片石總萃大江以上奇勝淸
遠之觀宕人心目楓林諸勝隱見縹緲東南之
際人間又一別境也肎振履一來共收此勝乎
吾且立青峒絕頂拍掌而呼恕先矣

與詹古愚

一向泊泊世事但有厭煩讀來諭譬之半醒半
睡之間忽頭上轟然雷聲殷震三十年來吸碌
過日虛景自虀暫當鞭弭便無尺寸可厝足之
地如此洗漏漬可笑阿沸仁兄發我至此但能
[illegible]
從此以所示八行佩弦佩韋水邊林下日飲玄
漿不啻此言之飫矣仁兄八十道稱國老眼前
所料理將得去的如何十九道黑白眼珠于渠
之看我粗細明通我日于中爲彼分勝分輸頭
出頭沒卽自稱明眼總是轉于法華孰令法華
爲我所轉者乎君子無所爭其爭也君子先師
斷案歸結何處不勝請益之私唯便中不吝時
以提我本紙看有賣主賣之匆匆治行饒舌罪
罪

與胡居敬年伯

日過棲水拜諱欸之誨時一舉念敢如霧中日光微綫晶晶心目間嗣捧德音至今蓄臆不能登對非敢自外遠提至念一綫晶晶心目之間擬圖舉似闇所迷罔祗有迷罔括敵無從生平哆口妙義耿耿非經大雅頂上逼椤不諗中扃閶机如此耳撒手去來全歸造化禁足百日驗茲光景武公抑詩之懇不知當年于此究竟分理和合孰是最壯雖雲步法門向晦入息後勝求衣樵鼓支更瑧瑧徹夜自非懵懵不醒無不耳根歷然其以明朝封事問夜如何與嗟我懷人轉展反側者于中光景異同一室天壤況通乎晝夜之道而操契本無異同之際者哉武公所謂毋以我耄而息抑之警非其自以爲耄冀勉振末力于強弩也葢警夫不自憬而見耄于我者奐以漏盡之爲大明之初耳先生之常自教我無時不晶晶如耳提之矣筋駑肉緩之人無當時之孔棘又老毋不勝歸思之永五月中間便差還里修老措大菽水初服青山碧水中矣借謁高齋申茲益請不遠覲披言之神趕仁惠逮于老毋人子私心弗諼矢謝使旋先佈九頓荒楮媿影

復卓去病

别兄後六月十三日移行李湧金門之寄園緣老毋頗安其地之凉蔭弟又適以友生在原不得不爲盡人聽天之周旋遂至五十日許乃溯棹昱門荷花香藕對蓋山寺中於與表猶而致不時駐或友朋盃酒回瀲宕樣耳目若親矣誰浪譴塡或生客照檢神情玄對敬亭不厭之致遇閒暫露忽有物奪之弟奔切一命于留都山水中與山水之中所以佹合佹離如我兩人之于心目之際平思光景何莫猶是嗟乎去病直吾兩人颾頷云爾哉弟強老人萬里之官以爲在家奪于負者不時郭下借君之祿磕頭促膝一室爲娛矣或朝而出戴星而入每計一月左右上食日不得十也勞薪爲命世間之事無不

阻牾究竟安在吾輩于此所謂圖圖淨土于甚
地叅求惟兄示之　綸新繼治萬品賁昭讀　給
事蹟一番轉動使草野瞰天之人不知其權輿
果屬何自兄具他心通者幸并有以示我在武
林時曾附一字薄有將念想不荒唐溧水之議
更需後命兄肯蚤時單騎北上此念勃動鬼神
相之何必煩爲令郎計未然也弟致孝先語兄
可並觀此差當勸駕之先策矣弟八月十八日
[illegible]
御老母更稱信安亡散久矣菽水無恙貧而非
病義以安之耳復函伊企

與徐元晦

十一月初七日抵家拜老母藉芘平安兄于彭
仙翁作何道散塲弟恐　于此未必洒然
無垩不免大家牽搭以我遊戲淺心闌入精深
竊于耳世事僕僕無一刻閒幸此心不大棼亂
時逼年盡索逋者蝟集往時紙窗竹屋佳趣想
夢不到官之爲俗物也于此爲之非矣
堅守一毛不拔學問弟遂空手而還明年浮家
泛宅之計亦遂以此而阻何也出門便有二十
餘人家中尚苦供應舉以馮之不可知之客棹
恐所不安不必滄海横流處也俛仰山以看俞
令君留此于弟自負唐舉又決然以必全爲蔡
澤叅兄與弟如其術可信豈不可預爲廟勝之
策以待之精孰二十房文目前第一籌也古有
因相士斷其必爲宰相而折節讀書者如此用
志是眞有福德之相況以空拳僥倖紗帽之自
來可乎惟兄勉之小物奉去別有紀檢入之凡
[illegible]
坊刻有我朝諸書俱尋一部明正阿受來取也

又

捧讀惠書其意之切其詞之危滿楮心血對之
不潸然流涕此必非人可也豈唯弟心刺之告
之老母言之弟媍無不合掌稱四相公眞我兄
弟答我悅不能繹從不能改有負至心今日爲
始信服新合丸子屏弃一切收斂精神祈延壽
命仰副藥誨諸凡登對具報錢受之書兄取細
閱好封送之二十年兄弟相對講平話天下事

無足爲一日棄去八股頭便如身坐無柁葉舟泛泛千頃濤中四顧茫然徒以未有連山歛雪之浪自竟又以當下自有槁師柁工相誘耳夫天下豈必連山歛雪之浪乃能覆舟舟之覆豈擇篙師柁工乃胥之溺哉兄之憂弟之溺也救之當無所不至不知此溺又何以救之昔年稱引郭景純之語恐非謾言相戲矣弟以此類推兄所以示我保身之道弟所奉持諄諄危切之戒有老母在一言毋況必不以此疑弟之謾何患弟之爲郭景純哉雖然老母在一言願與吾兄矢共奉之必非捨兄強作千連者人豈以有子而遂不要身也

與錢受之年兄

讀元晦攜來手札及先于方仰仍吾兄肺腑之愛弟鮮兄弟孤寒一身所恃當世友生如受之其人提其心性使免墮落慚愧蹇拙從事莫由又爲軫其幽憂之病子弟之所不自知切示保劑如身負茲旦夕不去結念不已嗟乎受之此父母惟疾之憂非直兄弟介痛之愛也弟三復而淚涔涔矣今藉元晦介者藥巳合成謹于九月初二甲子日始屏謝一切收歛精神如法信服勉副殷望嗟乎受之兄知弟者弟之鄙僿本不循人于人又多所不合生平以朋友爲性命以四段八股頭爲衣食以飲酒說腐話爲應付世間方便之法門以爲如是足了一生矣生于耿聞之鄉片言自得徬徨欣賞睞者四至捫舌相對不知人世有進之樂迫二三兄弟納之友籍而弟乃始知生趣之無盡本以欵寄歷落之衷履茲多愾之境勢迸情熱舌敝手鬆邁古今當意不當意之人世間可樂不可樂之事高明挨坐抵掌津津筆與瀾翻伸紙歛薄聽者倦而思風方發幅欲止而言泉尚流甚者尊酒燕歡把杯抗慨引緒微渺旁揷倒出有我軒賙無人參吻主人告釀之傾客亦既醉而散諧言莊語雜涕洟以淋漓草藉風酣閧宵旦而忘寐加以天賦奇癖性好湛思神凝萬里容動千載研筆

殆遍溷厠不知馬足且幾益寸心以頻欲嘔而樂此曾不爲疲日以送日不知身中有死之病嗟乎受之自兄揭我沉敝于我所不知今日始懼死期之不遠矣昔元晦以我多飲酒而近婦人好言規我時對以郭景純所受有分恐用之不盡之語元晦謂我謾言支吾爾時所見實自爾爾非爲謾也玩兄來教輙悟景純含刀厭度之意彼避之不得而乃任于天古人固不輕用其生也奈何騁西馳之驥而更加之以鍼筴識今矢以兄之厚意佩之終生永弗諼矣所云吾兄出山之事亦細與去病商之老伯母不樂兄久家居此亦父母至情也兄奉母意暫出此題目已大于官矣即以賢者捧檄之懽破世人憂讒畏譏之怯亦何不可大人舒卷有權有實故非一端弟一守部進士儘可栖遲藏拙家口三十踰躐遠征百凡累苦不敢厭煩高堂白髮一望京華亦人子承懽微情宜爾老伯母春秋之富倍吾老母兄既云然故敢即以弟近狀相爲勸駕耳大約此事在心自材諸凡入都更圖請教便間不悉嗣音

與徐元岳

日者暫瞻芝宇氣用皇如似未忘懷于年來之狙牾者夫世境之隘百端躓人所謂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于此之際惟有尊生一念可以少脫柴柵耳夫身與名孰親哉弟老而無子又無兄弟之于堪爲嗣者愛弟者諷爲廣取媵妾過計弟者又虞弟多旁漏誨令專意房帷爲生育之地此皆不知弟之深者也如此哀相又上事老母子影相依且爲老人保兒子且爲來來兒子保父親無論不作旁漏歎樣一二房中之人幾幾木石與俱矣吾身健在天下事未必不可爲也且名與子又孰親哉弟僻性天成每好向熱人前講冷話又好于急場中下緩着然寔寔有受用處也兄篤誠百倍弟輩少以認眞成滞未有極力相爲打破愁壘者精味弟言當有霍然中躍知弟非以無賴拖人胥溺者耳所未盡元

晦道之此亦爲景所弄象所侮之事聽其水到自成渠可也五叔并此寄耿

與徐伯林

爾日芒芒登舟未遑相需一語而別爲歉老母賤内承記謝謝把玩別示知吾侄近日于禪理中悟出世間不可樂境欲索所以解脫之法此中解法政不須轉念恐伯林于所謂地獄者未眞見其然亦未寔以身處其間耳眞見所處之不可樂生平惰氣自于此振放心自于此收牛頭馬面小鬼夜叉總吾礱砥德性防護身心密切師友世間何物更是天堂何必更生妄想自取芬攘哉古人處地之陷鈌力圖發奮所謂吞刀刮腸飲灰洗胃火丸塞喉鐵汁灌腹之地獄非乎所謂臨淵集木履氷焠掌刀山劍樹氷池火宅之地獄非乎功力激劇性命發光身心遂泰及賢過聖小伯大王世謂天堂出于地獄不知古人以寔見不可樂之念安身其間爲實在不可樂之事地獄卽是天堂無煩轉念而得耳如厭一境而思別就一境如此陷鈌世界何處不是地獄孰爲出頭日乎吾觀世間落落不關世情之人其悟理之心多深而入悟之路多直諸法惟識淨土惟心吾侄以此細細思之必有過量于吾所質者矣予日望之

與孫不伐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古人此語須具此胸腸者讀之知味不沒耳不然擊碎唾壺比之酒人之罵坐而已嗟乎酒人而罵坐不猶勝于不飲而醉不敢罵而反屑者哉大抵自古有意氣人不得于世而漸入于境之老其與人未有不多怒者也佛則免此耳佛不易學學佛而不得而將比于不飲不罵之世人則君子必有以擇一于其偏之病者矣弟近狀在恂如字要在急相見以了其筆之所不能盡者可急拉恂如仝來古人一見一回老其兼識與年言之言識則一見一回得言年則一見一回失矣如此可遲來乎可遲歸乎候候

與鄒匪石

弟樸蔌老生因緣天幸獲以職事從遊賢者才之不循步之趨之時壓瞻乎其後之嗛一二仰窺成德爲行動乎險中作用梗槩未嘗不爲斯道斯世將來碩果之慶也老母歸思違遠提誨從事一念實夢寐以之天氣奇燠樸舟溯流不堪蒸溽又適有友生急難之事暫憩武林八十老人萬里往來四年旅寄漸及里門仗邀仁芘蔌水無恙讀南華第一之篇自分樗木之不材假孟浪以還安其無用之性捧詩人北山之[illegible]孰當王事之靡盬荷賢勞以獨遂其遑將之私生我成我罔極同矢矣乞言一冊呈覽無以爲子希錫衮華惠然命之曷勝翹企秋葭日蒼伊懷無已

與元晦

每讀元晦近書無不使人愁者弟之近共兄言無不使兄怒可知也今事動定當遂明白矣兒子先生一事不可不斟酌葢后生小子不可令長厭薄前輩之心此在父兄不先以鄙吝之人導之政刑之遂齊不如德禮言亦如此弟兒有章之師解館決策請子長以托之其歸計周旋在兄大記還當適送之張容老大廷尉之報龍德文明馴以上治斯人之幸想仝喜也

與劉冲倩

弟祥敬白冲倩道兄足下丁未夏間遂從過下邑叨承淸問兼之雅貺所以奉報之悃至今未達可勝悵歎弟以秋闈之杪返紆瓜廬攜家[illegible]閩叔稱會冲倩之日相距不甚遠世变臂而失兩載契闊蕞以瀉傾安得不深吾怏結哉弟非獨失子此也於越共茲撮土兩眞人並時主盟郎弟辱冲倩愛誨比于兄弟老伯在堂子姓之慕無日不倦勿勿徵逐未遑一走山陰道上致所懷來至于石簣先生吾世失之遂成千載昔旣一失于楊于陶復然宜自決矣此勿勿之履猶未遑擺撥也嗟嗟冲倩以如此人尚堪策勵哉所以相報之悃至今未伸足下又何推焉今

距當年晤言之雅又五載而奇矣碌碌爲生靡可請質竊自省檢未拜兄教之先受嬌之害茲後乃覺稍稍獲嬌之益也弟信兄言下匠物眞點鐵成金不知面領神鍼更當何如轉撥耳印持傳冲倩旨似督過弟久不聞問者又以弟或有所蓄疑不妨直致陽子非不能受盡言者也弟所跋涉而未及露章足下巳先悉之矣何俟曉曉爲哉下邑去瓜廬不廿里遥也承冲倩忞詞而不一往玉焉未知本有倚門之老母乎古者意氣之交父兄予弟得相存也况高標聖賢之目哆稱道義骨肉者哉兩人兄弟之盟五年而奇矣弟以僕僕徒企登龍弟之于兄亦復缺焉未蒙題鳳不令此輩從旁笑人乎舊冬一札附貴地書估之姓姚者薄有問難顧俟反命不謂以盜梗不達今事往可不復贅矣明年夏春之際北旋必偎取道上國祇拜老伯從兄借半席周老生之門聞所未聞乃始歸覲更復自失必無人心可耳兄許之否薄附敬備伊蒲之供于老伯之徒者伏希叱存不盡瞻遡

復謝韶石年兄

兄台玉德藻文一世晃紱王爵者以文獻上邦學使者相重借五馬以開拾級之登唯是文獻上邦保釐斯籍豈弟以殿之聲明文物綱紀而濬發之文武惟憲於斯職志夫孰非未擔而稱太父母也哉黃鵠一舉而千里再舉睹天地之大全局槍榆以自矜其飛之至者曷足語之江千握別弟亦遂南旋六月之初武林西湖言奉老母一舟寄柳陰荷香蒙葱芬馥之處以爲宅山水雨晴朋舊夷與五十日而弛扉履于瓜廬差快生平促刺往來魚鳥笑人之夙歉唯是君家小宋尊酒晤言之期是處蹉跎于一日去任之頃念之猶恨恨耳榮晉命下以謂皇華之節必道胥河尊酒晤言寤寐思服捧讀台箋知覲事業在初夏天際眞人瞻言靡溯轉覺伊懷之紆宛耳弟獲落措大覌隸戎行八月于役憑藉誨提可幸不至大詒顛越典刑云遠進退惟谷

何也痔事孔棘如弟人才與所處地祇合引分
退閒自安其拙者大義相策孰爲至情代顲必
得之人壹意節下經營職業則老母獨子千里
間關危仄相望百端縈懷舉動舛錯孰察方寸
之亂以逭其不適之謫追憶爾日小齋去就至
計衷語周旋兄之爲我無不勝我自爲者荏苒
迨今徒有此言于我戚戚老母獨于危仄相望
有如斷梗中流聽彼漂波之所自向爾矣嗟乎
部石弟于吾兄欲不寤寐思服以致天際之瞋
人之想其可得哉輒景可借母我遐適鄙序一
首申子姓企恍于老伯老伯母附以寸縷伏冀
叱弟姓名奏之言之不文檃括寄契差爲實錄
今者兄台所爲對揚景命以愷悅二人又是一
番吉祥善事可以矢之歌頌者矣姑志當時拜
敎之辱耳廉俸分餉仁及老母媿感可言肅楮
影切

東王弱生

高齋晤對匆匆三年之隔矣二一畧之行都士是

非翕然歸一吾之鑒衡出自清淨平等之心此
中安得復生異同他日所以鑒衡天下之士卽
此是矣老母以先君一綫之慮割吾好遊習念
塊處爪廬二年于此消息杳然但饒雪白顛毛
耳萬念冷矣明年夏秋之際僦執鞭弭相徒都
門以覲足下伊始之業還乃終修補剔之討近
構倚雲草舍足頓餘生也足下勉之如來不歷
輪王之位于佛地未稱圓滿吾立志不作小乘
家門豈可以泄潤豉爲第二義乎吾言不誑慢
否唯裁示不勝顒跂土橘二簍附楲希咲存師
母夫人并希奏百頓之候秋初奉長蘅八行頗
寄亭雲之思曾致之否然明均借聲不盡

復徐元晦

弟越烏南枝駕言將母以安其嬾拙不謂得此
人官兩不相宜之地尋思眞宰至意非以孔棘
世事迫担老儒之肩政使飄流軋宕無處可安
以自決其長林豐草之念耳來諭娓娓杞憂婺
恤之恍所以黽勉周詳爲弟以爲弟之官讀至

廿五年相期之私不一刻置念故剜心于弟之語不禁欲涕悲夫盛壯之已過無能矢效吾兄爲時爲朋友瀝血之苦心也嗟乎元晦以今之時弟之年處之以如是之官卽實有其具而重之以好從事之心慨然捉風捕影之無益于短長也吾兄于此不乃以弟而徒負二十五年之心血哉弟長林豊草之念則旣决矣司中更一官來便可尅期買棹事有屬于執掌之可爲而不擭左右之掣肘行有關于錢神之不可爲而不得不愼城府堅營壘于故吾一日係官之籍一日不敢詭兄之言也其必不能有所短長于世弟亦與世共任之爾矣大事之襄信爲急務形家利害關吾父母子孫世德之大人之所不得王附于塚者必誠必信弗之有悔人子之心不於此用無復有近吾親而[illegible]以用之心矣弟旦夕羈縻未能助兄執紼擔土以伸猶其子者之私耿不腆之款須專力奏之

與徐中銘

趙太老還附奏近狀想已悉弟五月廿五選得南馬曹六月廿四出都八月廿四到任受事筋駑肉緩之久未親勞勩已深長林豊草之思共兄晤期定知不遠也觀仁兄于家道叔孫不伐我輩交遊得力豈必多人眞能爲得力于交遊間者于人政不患多也嗟乎當今之世可易言哉有其心而徒了于口卽感慨出手一時快熱未必按其次第之所宜要之經久而可不爽求之古人吾見亦罕矣夫不善事無窮盡不善亦無窮盡兄其勉旃學能進人想能懋學放去梯子禪心自妙不覺饒舌及之東事未了知當事者終不肯支此大厦以爲天下燕雀之庇越鳥一枝恐竟不足易吾長林豊草晤言不遠非爲詐也郎子進向何如令君相與何似果能有所相與有成否也舍弟還便附荒訊有企嗣者

與王聞修

三十年及頭舉子秘支屹執不捨如好酒人終歲沉湎酒氣深漬化爲蟲蛆厭斥諸食止係麴

蘖爲其性命一去杯勺如復無生白首經生仰要邪許吹劍一吷不覺其去生平之苦以爲稍快菸菸瀛海一葦中流不知孰者是吾斗極胸中所有隱隱不釋胸中所無面前晶晶淼淼不肎壓就眞如酒人去酒解醒不得欲醉無由關乎性命之憂說亦誰肎信之閶修以所自處觀我今日知古人不可無年之愼定非祝景桑榆爲抗恨而已爾時晤對未精及之至今時重勿勿之悔耳張伶君豈弟懋敏事事詳中眞實忍于其官者是眞能爲實益于地方者也惟不斬以其敬共周慮餘以振之渠藉申款意殊不淺也拙刻呈政三十年秀才面孔差具于此燕閒之際試令小史遍而讀之誓其胸懷所托并知酒人之言非我謾耳廿五日渡維揚書附近況白露蒼葭小山叢桂可任遡覊

與子將

意久在長安可時從大石師求小清涼法自度身子人事棥徑僕僕塵中不得出天寧至彼僕僕反寓不得候師一言以去正力淺薄不能超解尤悔之念乃倍往前今不特事爲之奪體且漸以病妨之矣古廟中多年不出靈土偶一人操豚蹄薦之幸享其報村民相哄以爲神異競希福益日日擡來擡去橫街蕩市東衝西撞不暇休息多年土偶體既剝朽數經搖杌皮綻骨散不復可東去成溝中敗斷殆將不遠念之一笑今發願必盡一六月守看石師求所道斷乃始南旋也新刻九種附致印持李長蘅少日寧家便可邀寘湖上待我并致孟陽不及作書

東宋比玉

別道兄後數過楊實夫徘徊壁間大作不勝蒼葭伊人之思對孫不伐稍悔前者過愛吾兄之勞而不及自爲翻其之寄非謂長者有悋也奎藻淋漓飄焉飛追如㬋玉山頹以弟跂予之深而未遑追隨廿呈之内蒼葭伊人之思不啻實夫璧間已長蘅書甚嘆晤兄之晚而別之速子雲得李仲元豈以易相如臨邛令哉懸榻禮士

之盛舉造物不肎以付俗吏久矣是役也弟以自效長蘅子兄而效兄于長蘅差以稱子朋友之際耳貴郡李君弟相見不能數數而深知其爲君子見兄眉宇定不謬令相看一械以勞行李亦猶效兄于長蘅耳李君過下邑一日紓衡而俟弟將以山居未及對晒天懐如此豈夫遺忽路傍之子者哉江右丘毛伯弟與一面瞎中模索斷是我輩聞子將變齊作弟判其爲醫家神手當世少兩小所求多均遠于道一語而已

兄乃俱不喜之英雄固欺人邪然子將絕讚兄舉予秋周旋之久而不一覩弟方生三十年苦心微長固以飄風電影過之矣何憾于毛伯子將哉夫不愜萬世之目何以知四海之大吾輩動趾千里能使足毋恨於目千萬年毋恨於當吾世斯不負生平壯游之志耳弟之斯言子之言也恃兄爲父定我悉耳不然他日中原相遇此言足殺我矣一笑圖南之輿曾未一及其未得請于鉅㛐乎春夏之交買棹以聽進止唯早示之

與繆西溪

受之書至知已北發君子大來茹以其類鼻中氣息可按而會岩居靜觀五載經綸之業兄臺于此所謂日可見之行之際矣快怍快怍正俟以其父召馳還一百五十日行任周旋應酬煩人不能時有開發已稔知此子定爲不踐迹之善人矣力學正在此時堅其向好之心以昜其成不孤阿翁所以成其父之美念耳其體不足

太質嘗以爲憂然一百五十日客遊精爽便爾奕澤此病知其源不在于先天矣阿剪催歸之亟絲橘尚未飽霜進當擇以寄餉行間惠我嗣音以寫懸企

奉諸舅

君倫叔公還附荒候想已覽悉今五舅父以宗師到任經營試事先還五舅父念老奶奶老年姊弟友愛至情二年遠客淡泊拮据百凡藉賴不肖毋千仰累苦辛無能報塞此感此輯有五

內銘之爾矣五月念五日謁選得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從來守部進士無南選者不肯請而得之一則鈍人成局隨順造物所以處我之意一則故鄉近地老人所便居常骨肉親黨心所繫切聲息可以時通一水葦航踪跡亦易相卽微愜人子所以怡親之心蓋以甥其人度所宜處依親辭仕則貧屢之身關心朝夕之菽水綴籍京都則八十之母六十之子重虞遐阻之跋涉且以支離之品而厠世事棘騷之地又䩄懷

職業之慾豕所以躊躇再四決計南枝獲徼芘敎老母康嘉官守不儹清境勝遊饒益無量斯亦君恩別異之隆施宦途優閒之樂土矣夫地有逐擅於脂膩而身或濯以名之高事有鞅掌于煩挐而食有餘於直之厚可使生平志快於壯行與所識者卿感于得我人孰無情而命有底止蝸涎壁泥前戒非遠抑且柰之何哉舅父望甥成立之夙計甥年紀長邁自處不得不然之道不翅老奶奶之計其子故縷縷以其本心

舉似如此老奶奶精爽幸不衰於相別時有璋稍知向學文亦漸通皆藉五舅父調劑引誨有章失學之久其性又頑譬之犢子新生不敎遲今齒壯始授以耜輗宜其馴服之難今次未令歸考冀加工夫或可後望也甥婦及諸妾寄聲萬福列位舅婆夫人兒女消息日以杳杳仰煩掛念爲媿可言百頓荒候臨風有領考槃在澗碩人之寬及君于萬年景命有僕爲慶爲祝耳

與徐觀我

入秋不復荒箋繼候計履聲在耳唯有登聽登寫愁懸伏誦請訊聰然江湖之念有疾呼而若恐不應今廟堂之上業且踦而相待矣所爲攬轡而若侯不能此知不必于駕之勸也登聽履聲寫茲愁懸直弟一人友聲之耿耿乎楮尾云云稔窺大雅偕茲之惻此亦神之所啓巧茁其不欲王君頻以留連魚鳥之先氣矣望梅遽爾聞之心悼覓其將物之人則已先歸式憑靈翊想不至無着落耳致爲新垣書錢從老殷然謝

小啟事之重應書當佈所感也

與余四泉老伯

謹啟潁行祇謁辱拜粲誨班白老儒驟而涉世之波儼奉斗極于大雅君子中心藏之即未見舟而操焉蘆花淺水一葉之命有以自寄夫士固有當吾世而欣荷與刑之與托者矣孰是賚茲恭敬于桑與梓天所以幸不類不以其老驟而棄之此不可不知所自矣四哥駿發必于今日王者所爲並錫難老我兩大人不啻今日之吉祥善事耳也光昭顯融于其將至身親見之有開必先占具此矣夫當吾世而荷大雅之誨之幸不若其繼桑與梓者之快于親似之近也況賓體貳于自生而樹滋于齊聖者哉天錫難老光昭顯融于其將至身親見之不類且敬借此附申燕雀之賀矣東寇匪茹未知勝算所出大子南顧而追蹤惟憲之重睿聖武公定不以既九十而弁國之恤也不類且並令子璒候履聲以與觀舞羽之烈耳拜函神越

謝黃寓庸壽老母八十箋軸文

楚生易道遲趨謁曾附小啟謝爲老母人十長歌繼從閭子將人奉拜大庠寶卷縟儀文物璀璨備修仁者不匱之錫不肖何人當此隆施敬告老母率婦以下百頓登此世載弗諼矣涯謝耿悰匆匆未逮儻力前陳夫人生之幸躬與大人君子並居當吾之世而獲從之遊至獲邀其言以及吾親幸之幸矣乃家庭之間隱衷極思之微寄有可矢于親而不必著于所從遊者矣信以著之又重申之然則一日之養安在三公之寵可以易一言之既安在九命之重可與並哉弟所嘉拜大人君子弸道褓藝之錫謹借介甫之言爲職志矣天下之事表見有俔天地之氣占于衡管日月之景晷以寸圭人主而無與正屬纊之息以人王爲之子而無以申嘗藥之悰足下試勘今日孰爲尼珠掌果于明保之維護者遑定邊臣功罪之論也哉夫凝天地日月之神于藐姑射之山貝茨之野使青山綠樹

睽孤蓬之觀頓還于衡風颿浪之后幸吾世有黄先生輩人在耳弟老書生何足言事一縷佐械伏惟哂入易生郵筒不知曾徹摳寫之期准僲荷花紅睽時耳遡風影企

謝李袁一爲老奶奶壽文

敬啟袁一先生門下老母八十伏承大章惠貺摳謝未能先茲疏耿祥聞之夫人之最幸者躬與大人君子並生子當吾之世顧有介然聲氣之風馳處地與機緣之不相偶爲永慊者矣生

于大人君子之世而又獲從之遊幸之幸矣太史公曰伯夷雖賢得夫子而名益章顏子雖好學附驥尾而行益顯悶巷之士欲附青雲自古記之識者以謂顏子之遇爲尤幸于伯夷者吾師千古一人顏子生當其世而又得從之遊也人子之于親也無不欲聚天下之美好以事之天下之美好莫如大人君子之言故一日之養有榮于三公一言之錫有增重于黼衮之章滋貴於琬琰之命心向往之而嘗𭃂乎力之不得致幸而力能致之矣其人非素見收有道之門家庭之間于婦咲嚅之細節直深察其爲隱衷極思所係歟尋常褒美之詞世俗誦之羨夫是人之何以得此以爲快一念之耿耿未必惝恍沁睽于尺幅之上者蓋有之夫生子大人君子之世而從之遊又幸而得其言以逮吾親未能快然于纖毫不盡之餘慊人子所求致于其親之心于是有所難言者矣嗟夫祥則何以得此子袁一先生哉二十年幸收有道之門天之幸先生于祥也幸祥以其母也祥之學道無成無

足比數覩之顏子有其附驥之幸于當吾之世矣嗟夫先生抑何以幸祥于此哉夫遂學擅人天之師高文揔立德功言之命士生當世宜無識一字者不知急李先生片言之懇徵惠友生必闇闢致之文章之壽及親無量亦先生自道之耳祥于何有都門分手浩咲不言兢是有概于中而至今存之弟之所以事先生者所以事吾母具是矣無意義語而實可尋思者于婦辭

說以爲吠樂居平家庭之細節何關文章之事娓娓乎其推言之弟之所以事吾母者所以事先生具是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弟嘗詒友人書使祥非老而不遇盡歷天下之崎坎以澄汰其心無以得吾母之神而空負爲吾母之子大篇之纚纚三十年老措大所盤桓回薄于人子與其親之心瘖瘵而不得其所屈者隱衷極思快然無復纖毫之餘憾于尺幅之上先生所錫于我子不匱也即有黼衮之章足比重琬琰之命足並貴哉匪莬之美美人之遺詩人之好是懿德也一物之將鄭重以志其中心之貺如此況微美逮親何以志之徐生佝如肅使千里以爲友生趨丞申達款誠致命不肅兼樹古人之誼兩生其于不類並在大雅爐錘中宜並附先生于千載耳丞名家子受事上國守箴兢職幾不以其官猥屑者假之羽毛翊其前路耶許之懇敬與徐生共之土織二端附申縷臆百頓拜函伏脈哂茹

復管崔皐

八月馬曹不知勿勿何事倘過青山白雲時壓故人千里命駕之企室斯非遠翩爾爲勞弟便差里門惟是老母歸思之永雖以令子切劘方寤不能需選盡所懷來淸淮雨花耿耿一念寤數以之矣老母旦日伏承遠汪洋洋大篇藻幃敎儀騈相煒熖人之不可無友也不匱爲貺弟藉以有其母弟之母藉以有其子母也罔極仰輯仁施與共罔極矣令子近耩灼然破旳之先券盤桓顧養知觀感蒸發于俯仰之深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益必于都士所區聚以全攝其精神之朕沁兄臺天性遠大之畫當無竢弟之詰聒耳使旋荒附謝私九頓耿衷靳專以奏勤楮蜚遡

復馬瑶草年兄

古之人有得拱璧而不以易君子之一言此豈肇藻之爲貴抑僅稱引仁義道德之旨纚纚而滕諸日月爲洵美哉關弓而債爲之泣其前中

者非矢也射石而羽爲之飲其深入者非射也然則吾輩所爲斷臂之誓其所自致自領于象之外與繫之表者可知矣由此以觀二三兄弟所爲申錫于小人之有母也直拱璧之貺爲拜嘉也哉懿哉兄臺之爲弟樂也弟之無以爲子也長者實以其能爲子者不匱而施之矣夫思爲佛子未能忘情耻爲今人懶于誦讀雖嗜欲尚淺而恐其日深靈根未滅而恐其時晦必于此中求其着落而不勝恣然自失之慊先師何有于我是吾憂也之旨此中境界是一是二實寘此身着落于其中有豪傑有聖賢有菩薩有佛祖存乎自致自領而已矣情何必忘頌讀何必其不懶信得過而必有事爲難耳鍾先生天人也弟學之而瞠乎其后天幸以師兄臺妙香一縷清心時聞何必以自逭其責求之道師長者慈悲之餘足度弟于苦海矣弟三十年學道無所成就自分溝中之斷久矣聞大雅勇猛精進之論若寒蟄而驚以震雷不覺勃然遊霧乘雲之想不禁覥媿惟是仁者震聲啟之九頓推謝擬新帝御曆春夏之交言之神遑

復黄美中

楚有黄美中子卿安得久著海上然美中之于子卿實微習而似者也弟一老鈍根藉世間好事如兄輩人拾皮齋幾杖之摩之少見光澤耳乃至靡其所好稱引過當長者不嫌置人爐火上耶老母旦日遠辱存注人子之心感輯何已雅致物物粹然無能一守發明鳳企祇有[illegible]兩可卬之神縮間也夫聖人力竭于聰明而六律規矩準繩于是焉生以吾才情赴天下之事孰爲餘地可以留人退步可以托兄哉弟之老而不敢以轂其舞于之一念美中亦何以敎之

復金卜公

魁父之丘無丈之材瓦雀之坎無尺之鯉讀卜公制義知其發原造基本領深鉅非止取精用物于宋人之牙后稱工經生之言以幟于世者也曦辰娓娓道述卜公弟乃自喜射覆之不遠

耳老母且日大章遠貢長箋霏辱引義過分陳
人于中實無一字所可得當至于指制懷忼慨
世遭翻覆悄恍危冠岌岌長劍陸離當年牛衣
之心不禁于我戚戚也富貴之人不留餘地以
一時筆墨故使筆墨之靈亦為富貴所累斷一
有目人于此世界不可幾矣漫滅之刺將安投
之吾道不非世吾誰舍騎鯨日月之上安所借
客光之照于呰呰之明卜公受命貞符吾郎以
所讀揣摩之業占之矣介衍叢議一念峻立泰
倘可摭一語操飛溟渤可沸舉子藝文抑何恂
恂要練湛靖致溫習乎善氣之迎人也吾道不
非世將誰舍足下其何患焉千里寄心謝言莫
罄臟矣面問當更悉之

復曹喜王

老母且日寵章遠江人不可以無友以光責其
不能為子之慷獎引過當非華門鄙陋之生所
勉承耳佳章勿勿不得盡抒作者之旨缺為大
雅問盲雅念夫多以見疵習而生巧古之磨厲
文章之道以垂不朽于世者寸心之證所聞如
此自念當年都從勿勿蹉跎歲月貽悔靡追般
鑒不遠其懋圖之令子風氣不媿崔稜家兒易
有功冀喜王起予高第令郎育正貝師也諸翁
書並如論草去吾言自輕所藉造命之文錫我
耶許之誼耳顧喬云云須更圖之荒謝主臣

與鄭孔肩

茗中山水久勞寤寐秋初于役嘗鼎一臠轉眴
之項晴好雨奇頗饒賞致其如所遊之自未堪
玄對具區敬亭促刺往還差勝居門大嚼爾已
罨畫佳境巨靈闢之為西湖主人行腳副墨蓬
島閬城仙真所都其于俗客那得不河漢自遠
耶康成先生杖屨所至重借登龍弟以友聲獲
拜燕及幸何如之芥葉遠荷雅貺弟取倚雲石
鑄水潑之其清美不啻惠泉暫如披對風味習
習也周銘又選得鹽官喜其得地乃聞其病劇
都門五年窮旅拮据一日端冕恐未可得想亦
共為心悸耳令子隨侍音旨當益精進安所取

便得近義讀之

與陳古白

別兄以月之望息蔭西湖之寄園繞屋荷花香藹沁映所愜俗物羈身應酬逬雜江山風景之玄對交知文史之快論時於百忙之隙僅一相親未免生平交臂之缺耳擬以仲朔鼓枻湖流徼君之恩知已之芘自此漸反萩水故吾于碧流紅樹間兄當爲我瀝酒稱快也令子文閱上風氣自非古白兒子不辨弟意以爲于雲流石[illegible]轉之中得更加之以岳峙淵停之致受用當復不貲耳九九薄效咲而置之便疏近狀臨楮影政

復馬君常

舟過梁溪日云暮矣以前誤聽詹介言謂吾兄偕元綬讀書署中遂促榜人戴星解纜無數請益私悰咫尺之間意外阻捂悵恨可知弟潚泥斷木長者過而賞之飾以青黃三十年朊下老兕呼馬先生知我苦勸蕩我鬱紆行且一時化爲飄風流雲不復盤桓額端求人懺悔矣佳刻前癸寔忻爲役日事僕僕無語可拈共若之何不㤃大筆更以青黃飾我斷木不勝䀝荷秋風轉瞬長安卮酒傾茲悵恨可勝跂子

與陳冥昭

雨舟言別一月抵武林又五十日奉老母里居友生纏綣未便引脫山水夷猶差勝揮汗料理不了官事耳橘子飽霜紅樹彌望碧流灣環應酬之暇葉舟一卮好攻道故致亦足樂回首鍾[illegible]陵煙霧之間便不禁天際眞人之想耳魯人稿選各一奉上于卿稿有合併來青當氣之王楚書之集二一集未盡放其心之小他日得其全豹更有可以相印也覃思新典得于家拜疏脂言蚤晚未遂定期佳文不郄時以慰臆勒楮影注

命文谷上人

蓮居奉誨心花頓開匆匆歸來塵間蒙氣依然故我業力深重不自洒脫全副靠人佛亦無何

者也五十之年孰歷世人不可樂事學道一念似暗似明俯泐塵勞之擾并心以討休歇之旨印于石師揭吾性根嬾散之因仰企向上之訣虛巳以幾知識之教印于吾師指爲忙中等過之病內顧茲然孰是入手得力着乎伏惟慈憫要言示之夫大事入手無所用明當其未入非明何藉然欲于此中微細分別是明未明了不可得如師前諭不須明白將以不可得者爲下手着耶反覆思維愈增迷悶伏惟慈憫要言示之益公此行于平窗公案未遂歸結所以承師囑付又是一番洗發矣見當悉之嘉貺仰仞接引至意敬九頓拜登薄供一絲并祈哂入儼日趨侍谿此蒙膺可勝耿企

又

丁巳之秋奉師申旦慈誨爾時胸中景象如初晨啟戶天光曈曨又如薄寒中人口咽溫湯通體和暖清快一念隱隱膺襟稍用思維一如日中辨其孰是光之自生一如水中覓其孰是溫之所麗重增迷悶了無究竟不知師于此機固不輕逗漏抑蓮居剖示無所用知一語巳度金針如我根器尚不足承當耶夫可謂法何曾法亦可謂知何曾知所知不難瞞頓領接過去此際絲毫直心所不容昧何敢于師言下自取泥犁唯終教之夫夜行不憑炬燭不免抵株蹟窞之患其得免于是患者遂矜賞炬燭之功孰知用炬燭者原非炬燭彼言著言察者宜落二義乃舍乎著察抑果孰是第一義耶日益過我湖頭言以八月之朔躡蹻迎師尋平窗舊席屬一言以道衆信之悲躬祥于日益嘉其自利利他誠勇兩劇爲勸荒函敬問山中萩桂安取進止以覆是僧夫大人動定行任乘化無心行者一念血懇或先有以啟之況茲衆信之悲跂其夙依師何忍終以美蔭不顧兩絕之哉漵江片石躬掃以覲法雲之先布矣

與蘊輝上人

刻字人傳來口信知蘊尚爲楚王者未必借此

[illegible]息吾師津梁之疲此際猛猛思維誰是痛者是誰覺痛又誰是無痛者霍然病已此中小果衆生一切苦厄無復于此有可度者矣不則卽以此殤爲鷹爲虎又爲舍身之岩二十餘獵煩惱相守爽然冰泮似此功德亦復不淺若以此語爲兒戲者爾日空山精警磨煉果皆兒戲不中用耶弟近有省身中一切煩惱病因不喜其無怕其不有不喜其小怕其不大非爲盲風爍日安見大地淨定清涼非有碍空莫大之須彌山安見盛頓須彌山者有空之大故吾此言不爲戲者非欲吾師自比槁木死灰煩惱困苦一齊放下如若此中平痔實實磨煉實實有得床榻呻吟痛哭顛癇求死不得總是我佛世尊金口蓮花妙舌當身熾然說法拔濟耳吾六月杪水路抵南計會期在中秋之後當更有質此紙姑寄問病效首何如

與徐星鑑遊楚

葉敬君聡念足下自楚移書共傾契濶此勝遊也日嘗走別膽睇眉宇不見軒車之色何哉足下毋謂吾歲既晡又薄寒中人蹣跚征途未免泬寥之感乎足下東西南北之人也備嘗艱阻豈自于今松栢之凌寒霄唯斯多歷之以尺圭寸管有足自憑其何患焉足下行矣胸中生子硯磊之氣蘊結未舒觸以匡盧衡岳之峭嵂蕩以洞庭彭蠡三湘七澤之浩淼魚龍怪幻之所出沒仙聖靈異之所含吐推而衍之陰陽所以差次吉凶得失所以符合矢之口則風雨鬱律之書則日月懸豈直敬君服左券于二十年之前哉荆楚奇俊之數必有宋忠賈誼其人觀采卜數而過足下之肆者其善引筴而劘之夫順德明性多方利助不求尊譽司馬季主所以砭忠與誼至矣惜乎其言徑而誇嚴能禁二子之曰而不足以易其心安在導惑教愚無詭曾氏之義乎故仰察星辰俯勘吉凶遠期不失年歲近期不爽時此此世人之稱翀足下吾所推轂不在此也周流五曜經緯三度本循忒朓朒之

殊乘定人性剛柔遲疾之異數引短契長執之大道隱不化造物之忌而明不冐人道之患足下所以進乎道吾取其與挾數釣人者徑庭耳夫自矜其德以爲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孰與與人于言依于孝與人臣言依于忠足下其奚居焉負不輜之業遊于無窮之世得賢者以爲之主往來吴楚之境猶之堂廡間耳何難色于此行哉敬君當今人士之型岩也甫蒞荆郎討其英秀而課之祝諸雒中有日矣是役也將借公明水鏡之察以徵林宗弘奬誘進之神翼宣隆化揚聲九圍職志不淺足下勉之夫處萬貨灌輸之地營精人倫之鑒敬君足下所爲國家供億之計大矣不惠遜聽風聲欲索敝賦以藉平衡而未有弋也足下其姑携吾言以質之有所聞以告我焉

青來閣二集卷之五終

西安方應祥孟旋甫著

尺牘

同門公候韓老師

門人道推應祥承晦從事都門門人尚默日亨翰冲際逵錫命恒茂雲鵬以上計大鉞以使竣先後狎至朝夕聚首而讌言者十有一人焉維茲之役稱仝門生而聚首者未有若斯之多者也朝夕而讌言奉師之誨提撕焉不翅邀花如

天遠于宮墻之爲幸唯是威儀之攝勉以終承而不敢或諼未有若斯之洽者也彼都人士所嘖嘖于韓夫子之弟子匪直稱仝門生者之遜謝靡及矣二三子何以得此于吾師哉古之君子得道而長生者能以氣與人吾師中和豈弟之德蘊醞神明之地塊圠于宇宙之間譬之一元之氣絪于衡緹而蒸爲杲日蕩爲薰風萬物絜齊相見于其間不知鬱轖之何以解泮與耳目之何以淸明況實荷天啓之甚而構我于形聲之表者乎夫父師恩載仝是罔極不顯之謨不承之烈于古洵美矣之詩歌天性不殊而遇際特瑋也范希文之遠佩晏公絳帳之資蘇子瞻之素舉醉翁門下之士古人載恩罔極之感直以致身青雲不忘所自爲耿耿哉彼都人士所以跂予于交勉弗諼之矣憑師之靈端使然耳杲日之光旭如薰風之和非遠仰體吾師于二三子不以越在萬里隔于懷抱之靦也白雲縹蔚言陟無從人子之心傢痌何已獲承阮先

生少日周旋槃闥近祉如暫披侍忭舞可言夫入奉堂上盤桓于巷南面之娛外則良朋好友放懷山水之適以觀性命之致郡邑大夫睠焉以幾一拜罄欬而不可得孝弟之行施于有政富有之業裕以日新固已聖人耆乎百世之風劃然衡保親見始基之券威儀攸攝于二三子其于職志新爲大矣師母再舉岐嶷景命有僕公侯復始帝祚明德喜可知也阮先生沖懷爽致周旋少日恍附生乎推師燕及之賜不淺爲

苟耿耿下私肅狀申之對函依邇

與文文起翰撰

弟祥舊冬過金閶傳云南旌將指瓜步馳候京口覬以一申企闕再日夷猶蔚此愁懷悵焉于役啟美令弟還會捧讀惠函記存殷切耿耿愁企如暫披寫彼時擬定正望就徐元晦約便可借道池上續圖並請匆匆陳報疏節之罪何以謂之天祚人國篤其祜于命世君子譬之祥麟威鳳或見或隱劃然皆有厚樹于時厥謂聞風

與起師表百世柳亦聖人隨時爲樹之槩已兄台自謂引義拂上兆匪先合袁鶴無恙初服可尋三十年孝廉本領時其未可有吾百世此亦古之賢士吾道不非借世以抒其颰頷之極思也雖然試反吾伉慷知遇之非常以致吾天王聖明心之所不自已篤棐劘切胥之大猷初念何如隆冬沍寒萬物屏營重陰之凛以需春氣之至彼一時也大廷首對以后雷出地奮帝曰憤發物曰怒生壹展山中靜畜之德以掖宣王者對時茂育之理斯亦君子不能旦夕濡忍之一會矣春和鼓巴青陽升天鳳凰方噦朝梧之鳴忽驚風雨之飄搖于意表天地　祖宗巧發帝衷之仁愛以試吾姚轉所靈承眞歷得親順親之慕者不知如何齋栗祗載以將之吾實令中　聖臨軒首元特拔之士宗子家相精爽玄契當年倚毗所獨深必不輕用其一怒而慰我以無所復之亦明矣奈何遽引摧撞息機之義恝焉自放于碩人在澗之寬也哉水火藏精日月之中陽燧方諸引類而立取于掌握之上氣

之與氣相動非遠夫亦致吾心所不自已于吾聖明劘切之初念而已矣今弟近誓祗以上粟前件未結當事者不勝相爲之切計爲有待之資小人乘而壽張其間不得所欲以肆其弁蜂之螫其盍飾扰揭以希赫阻蔓持善類者爲可恨耳想旣馳告雨雪瀌瀌見晛曰消伯兄十重步幛從吾鞠抱施之彼狄不難咄嗟喙伏也弟因元晦家下重疊奇絛錢受之書促過婁商所

宜爲料理者未見歸着倉卒出門幸示知之婁還趨叩高齋寫所欲請也縷覼主臣

與葉敬君

弟十五年知讀兄書十年稍窺其際若汜大海舉意所之無不沆瀣兩奉話言雖復習習覺南北東西是處分明是處自在父母之論灼然斗杓尤揭我部弟所心儀而不能言言之而不能達者一經兄之口與其筆不但巳自了然而并了然於人之心非帝所特箇斯道主盟何以有

此自今以后讀兄之書當更有進于十五年來之所蠡測者矣戴錫不淺翹躍可言瀕行饒舌仰荷涵存荅弟默覗仁兄天性苦心于眉宇之間爲此九九之獻以此益信兄之學至大而寔至高而卑所以言出而如時雨之發物者其精神之徹人宜乎無衝不破也古人處孔懐之狙牾論世間法莫如舜與周公弟尤服柳下惠之得出世間法也舜以仁履其常周公以過濟其變柳下惠以油油與偕而不自失用其和夫以友于之正言之必以善相求以善相求謂之責善未有不反好爲尤者也下惠不得巳而開此法門以全天下不可全之兄弟上不得爲虞廷克諧之善而下亦可免東山鞫子之悲然則下惠之油油與偕共心有苦于痛哭流涕者矣豈有以聖賢之學主盟吾黨而意不及此哉天性之愛深而不勝求之厚彼不能副吾求而不免跡于愛之傷也夫以愚不肖待人人多安之以聖賢待人而授以仁義道德之必然鮮有不反

唇相稽者也末世人情之不可莊語類如此南華盜跖之篇不必寔有其事其引孔子爲言正明世人難以莊語惠之油油與偕爲不得巳而用其和也且吾以仁義道德授人而人不受還而自受用焉其全在我又贏不強人之便宜如必強之受不受而反唇焉甚而亦與之爲反唇此亦賢者分過之苦心孰與我爲大冶洪爐共忘于無過之爲快哉夫學成聖賢主盟斯道法屬遍于世間眷屬可弗問也然洩洩融融振振

詵詵世間之樂亦出世間者所不廢也今仁兄
屆王程之嚴太夫人春秋靜攝當去住兩懸之
地眷兹孔懷相邀膝下一點滴心之淚以漂從
前之愊壘或片席解頤之談以開當境之心花
天倫陧埧箎之好室家藹琴瑟之慶堂上全昭
其願之美春秋靜攝祓輿以從可也一子親一
子君亦可也君子有至樂王天下不與易焉此
兄一念所造耳夫極父母之論卽生我之父母
時可遜而居子之位在易則乾坤分役與戰之
紀在舜所謂父不得而子者是也况弟之于兄
乎哉若止茹其心之苦未遂渙焉願化以復其
好之初似猶以弟之道讓其兄耳以父母之道
慈其子知必有進子此者矣弟附葭莩參言至
性九九之獻淺之乎耳仰占宇間仁氣抑何存
納之深兄固以父母之心子弟之言矣由此以
覲德門元化轉移之樂豈不在兄俄頃之際哉
荷言之含敢畢其臆幸閱卽熒之弟非有他避
責也君家天性諧復之後弟猶留此空虛之雁
跡諛人之弟以求親其兄訕人之兄以求親于
弟與于不恭之甚莫逭饒舌之罪耳弟心不能
了然于筆恃兄了然于人心之心遡候德音不
勝顒企

與徐元晦

秦人旋接手書所云此子言纍纍俱秀才論策
玅境其間以好逆一端攻弟之過尤見直腸至
云以兒子不免肝疾好逆之人恐不至此廷玉
况子之玅由阿翁自不以肝病逆之弟借兄欽
廷玉所此時會其父子煦然一席觀兄和藹之
氣動于顏色其天性成人之深安得無如是之
子人必無子如弟然後無可奈何耳揚復所願
親有道文以人子不失赤子之心爲聚順之誠
弟爲下一轉語親之視子不異其赤子之時是
卽止慈之道兄當才生長君時撫其孩笑權悅
何如今以望之厚而反致肝之病猶是父猶是
子也吾肝自病何由咎病之者哉不然好人之
逆而子子反惡之定非情矣弟近來自信微進

正于退處得之此生平共兄删切頗得力之驗非強以此相繩也此念于進道學文原不碍但如飛鷹脫鈴空行翱翔漸覺自如耳蘇子所謂乎淡之境從絢爛而來兄必欲引入少年場中意欲炭更成木豈特泰老無此力量哉吾兩人心期若子此段未能合併眞負二十年金石之欵此可發肝病之大者矣順上人過婁之便附頁所懷唯精心剖之弟以先祖母葬事未襄又老母屬營生壙兩月從地師馳騁萬山間差有成緒未得定議上人行急草草寄訊童復吾述作古人如此人殁而後知其不易得耳縷縷恕罪

又

子卿之見齒還是官難爲人抑人難爲官耶此兄必不以得失在心念相知無幾箇紗帽今又當置閑處爲介介耳前者之書政以彼處鄉紳方尋事于子卿而無路恐以形迹相累又無益子卿故瑣瑣及之不意兄不解而辨之峻也明卿竟修文地府矣天生如此人殊不易念之未嘗不淚數行下也此番爲龍丘諸大方學生挈我出門燈節五日後受事四越月爲度不許一日走作盟之于神三六九會文張燈類鏁窮日之力繼之以夜爭奇競爽雄氣勃勃老子亦復不能自禁時以片紙爲之前茅于今五會得文十篇三年不作一字乃者匆匆如探囊而出亦一怪事也文之工拙則未暇言且留任數莖黑鬚髮不然便泣地拔婆子相益難將出相見矣記兄今年是四十亦擬作一文送兄生子意向所注無幾不欲泯泯與人俱往今壽老伯母叙一送兄四十歲叙一前莫老伯文此合之足見兩人之槩他文不作可矣然此非欲世人知也吾壽文尾語見之矣兒子遲一二年進學亦不妨此時年事政危微出入之際不可無良師友夾之聞請朱伯完此極佳合吾意不知肯來否也父之待子固不能姑息然有所以善用其嚴向前便嗔使不敢近一爲隔絕一爲詭飾皆有

導之蒙蔽之患不可言矣兒目光射物已足使人畏况作勢咆哮兒子小膽何以堪之彼惟避一時得寬一時何苦不避我乎工課規程不可柤假文字好惡不可相冒父子意氣决不可不相通前年張談並持館事似以滕之小國兩奔齊楚之命苛求無已幾不可支然觀其進益實無足據不善用嚴之效亦彰彰矣朱伯完且不必論學問文章少年未用得着其聲靈氣魄足服之矣天待節父可謂窮極巧妙父親有此巧左之伎賢郎何更遠過之此可付之一笑矣我文侯兄生日送來此時可得五十首矣過老伯母生日事便可做些好文合刻一本發我兩人北轅之興也崔家于子遠必恩重以報之不知還有後頭處分否弟實急需也二翁此脊磨錬定當使爲信貨乃已五月亦可相証不盡

又

十六日昌門別三叔弔沈淮樣住兩日二十日過嘉禾决意月盡到家拜老母矣始意未必如此漫汗今許倚望且一月兩年安養一動不能保老人之信再出門又難好說寬心語矣兒子非不佳兒自以過量之望成其肝疾古有諫兒爲癖者猶情之常如兒直不可解凡爲精明之父之子甚不易曾子之賢孔子所取者其魯曾皙杖之至流血而怒未已以今觀曾子之爲子豈以不能種風煩父之杖者耶然狂者能進取其樂于春風童冠之間而不能消受天性之魯子道之不同豈遂定賢不肖之分哉讀莊子庽之人之語眞可發一笑矣兒之肝疾何患終不可解乎次郎誠少慧宜馴養之急于就試甚非愛之之道天下事一切以天爲主顛倒妄想自不呈吾胷中無取天下父癖一人兼之老頭巾言知不中用弟亦無奈如蠅在口不吐不已耳老伯毋悅康之色定百歲以外人天所以苞吾兩人不可不知其意之厚弟無兒子不能不令老人愁兄有子而以區區疏節使老人有所不解而又不能言耶背城之戰在今歲百勉必勝

之計弟徒爾流連不得覩三叔成事以去兄屬
蹭蹬人相伴宜有此蹭蹬事也

又

正法還見令郎與翁子長勞蹇叔書覩其作字
之清挺與敷詞之爽致深相爲喜其論交一念
不失乃翁宗風此即象賢之大至于胷中所存
所發明快醞涵可于筆墨之外望而知之矣徐
東來又讀其二秩清眞簡出灑然吉人之詞如
此機趣養之[illegible]充以銳德性日以[illegible]撤學問致
章[illegible]以蒲達豈止數著亢宗直使我壓遂無此
物之愾然兄有其子我即無此久要之誼于吾
兩人定以此世矣安得不倍爲踴躍耶弟以此
知伯融眞足稱兄之友眞是活佛出世也兄之
來諭所以述伯融相爲冶鑄令郎之神以寛我
之遠計宜言之摯而有味矣　文士氣習
未除煩兄爲媿若以此爲交游之戒恐不必鄭
重耳陳州尊爲兄之深至弟從其戚友中知之
令郎考事政不必他求引薦弟竊以見子輩既
有此生生之倪其必爲龍而不爲猪可券矣漸
漬以學問之道使盎然于文章積厚流光之味
自知進退之不可苟而時命之不可以不安州
府之考或少爲進道　此外以過望之心思
操造物之柄直是無益兄過來之事可猛省矣
于弟賢不必文賢而能文不必富貴乃實賢則
未有不能文者也實賢而文則未有不富貴者
也在爲狀兄者以夾德培受命之基耳癸丑諸
君文[illegible]看張[illegible]字[illegible]黃[illegible]甫[illegible]
尊危全[illegible]他有佳者不必溷之此五人巳足慰
少年抽濯矣取材不厭廣作義不厭多須道之
純習不甘不苦庶免他日眼高手生之病此我
輩身歷痛癢那可更以遺累兒子等耶近來造
物爲兄捉去一桓大將軍此所謂網燗自出之
意耶徐明齋眞是好命宜乎養成生平溺冠謏
儒之狂態矣令尚有未死而係藉以效死命之
人其心與貌猛于虎狠如狠吾甚畏之不免懷
王東甫識石勒之杞憂顧兄方以爲忠良弟言

安所用之命令君撫吾邑眞以佛心生人不但以古道爲治者也如此三四年于上便可信有使民無訟之治于民便可信有此屋可封之俗大學問人何處得之只是一味清一味慈一味靜不愛錢不愛官弁不愛名半載民心洫然如畏壘之于桑庚尤不可及者其于治愈無事而愈湛其德之貞其與人愈相慕而愈見其念之淡此邑中生人之父母吾輩提映性命爲休爲戚不言躬行之法師豈可得之第五人識吾無以目之目之爲佛目之爲至人之應化以出世者而已矣新府尊何如人弟無他求少有生平發憤於世未了之案不得不于此畨結之乃可一切謝去作山中人耳望孟息之來借我帆風也陸徵甫每書未嘗不稱共兄情好之洽浹又云逸則殁事巳身致之吾輩之交新知定不如故云云以此慰弟于里之外兄何不一及之受之書如命作去矣諸侯嗣音不盡

柬楊聖聘書

別兄後迫于卒歲之計匆匆獻節寒病侵之自人日呻吟礴間過元宵不能進粥欲留契役待小可支吾伴行送兄不謂淹頓不遂清脫契以尊委先自馳去杜門服朮酬對謝絕心事小清搆得贈行叙文一篇搖筆覼縷不遑裁剪讀之頗覺纒纒于兄克讓大節養志深心不得盡披雲霧日月皎然此中闇解自謂已領其大委曲便可略之矣此意自兄以繼嗣大哥之事相商往來胷中載面相訂兩誠書詞揚扢不啻[illegible]未化終是得失之見未忘弟前舟中又以命起一字相証此字要善體之不然又增胷中障壁矣不如將兄八譬極意推廣無所不譬無所不化此身便如空立太虛光淨灑脫更有無限快樂處也送兄叙文中閻道兄心事冷暖自知無事解說至于推攷伯夷太伯入微之論眞寒從古以來之所未有以此發明吾兄養志之說吾知老師當撫掌九京之上矣我輩論心甚深故義所謂默通造化之宰故使鬼神洩此以示世

原缺第十七葉　原缺第十八葉

人聖賤令弟匪石令徑悟此亦且並受無量利
益矣豈非眞實有福人乎我輩福不如人弟福
又不如兄然饒此識微好人一念與天下同微
好人者從吏其欲達之善而使之達出脫其未
白之心而使之白此未爲不便宜事也第此老
婆念頭非天下眞有福德之人不能盡情受用
弟惟與兄與元晦三人自知之而巳矣令弟諸
兄未必知卽六兄父子尤未必知也弟此火熱
盡灰燼志與吾兄直證相天必不爲聖賢[illegible]
下之職業不惠弟之獲以么麼之伎徼大雅殊
勝之賞竊願學焉日惴惴斯之未信也孰是涓
滴之節嗇以助軍國之燃眉分文之蠲豁以蘇
商民之竭澤經世之與出世見諸行事之實哉
故曰非出世間人不能盡今日世間之事反覆
台箋期諭殷複之旨葢有以信爾時誨提之娓
娓匪直尋常偶然之邂逅矣嗟夫廟堂焦思極
慮之日臣子分憂效力之時也祇濯一念副此
夙盟人百其身于今之世示諸斯耳用君之心
行君之事必有鬼神陰來相之杼軸非昔危實
日滋又何患焉狂言無次長者旣開道而引之
矣仁兄之渥拜嘉增愧弗靳終惠順矣嗣音

與楊賓夫

徐倉尉來接仁兄手札淋漓滿楮想見老人矍
蹝神釆夫藏舟于壑有力者負之而趨雖有萬
斛之巨艦百尺之艉牽長年三老之左右而固
護不能勝一時意外之漂越何也彼夫藉壑以
爲藏不知能爲藏者非壑也舟藏于壑壑藏于
天地天地藏于無限之太空故曰交藏于所不
得達而偕存無所不得遁亦無所不得藏然則
彼之所負而趨者孰非吾所藏之壑也哉由此
觀之長年三老之所托于舟以爲固者可知矣
耳目聰明而心聖智八十年而搏捖于人間靜
觀默省此中復何可以久爲恃者康衢擊壤之
氓與洗耳棄瓢之士其取達于帝堯之世一而
巳矣老兄慣開弟之狂言其亦有以政之應圖
別後聚首何如汝長可時相過從知友寥寥其

于供養老人尤不堪追想之感慨達觀于此蓋
可徜徉于秉燭之娛也已弟白首選人拮据多
指見侏儒之飽脫粟便欲心折一事差强人意
老母色笑無恙不妨繞膝之歡官事未相聊曹
翻理舊書時復隱隱天際眞人之想耳生子消
息杳然苦我四月謁選丐一命而南老人思近
鄉土亦便弟之藏拙聲聞漸以不遠閩之當共
爲快也徐尉補得潮海巡宰弟爲取一道地書
訂其當事者以揚扢生烏及之也都門風景除
能悉之願言順玉臨楮遡影

錢御冷年兄

朋友之間性命倚毗譬之四至之風鼓于空中
脆者可煉之使堅結者可導之使散一切芳穢
灑之蕩之和之揉之可使一切攝入衆香而不
二求之古人所謂道義之交侃侃暎世性命之
際或難言之今夫饑之于食也渴之于飲也以
喻朋友之交天下固莫有切于此者也世知饑
者渴者之倚毗其性命于飲食不知飲與食實
亦倚毗其性命于饑渴饑渴飲食分爲四物各
相爲偶性命懸立饑渴飲食之中不翅無偶且
復無物太空冥冥無求無與而眞倚太毗于兹
出焉莊生之所謂天籟相取于所不得已者也
此于何地更立道義之名擇而處之以自爲又
分而畀之爲人計也哉附籍以還弟所鼓于台
兄四至之風以實其饑渴之腹自知而樂之而
不厭特口不能言之今者且別而南矣敬述所
倚毗之略以求質于左右金陵去燕與鄉里有
近遠猶是長者噫氣之中也毋靳嗣音貪之飲
之貺以幾焉復沈孟堅書希付其介者舟行有
水不碍擾艘天熱難堪老母心不甚躁日近鄉
土之喜消之也兄所欲聞故并及之

與錢彥林

謂彥林南旋年來郵牒往還之所未悉長于清
溪許日周還尊酒快對青天白雲江光山翠奇
文欣賞疑義與析不淺起于之企歲聿云暮而
後乃始悵然于履聲之杳杳也小式屬隸三載

浮沉主爵者習其數焉之無似更而試之以問
禮譬之兼病聾瞶之人倐使觀火倐徙審音任
界變遷課其績効情情一如官之非爲我輩設
也夙自分于天刑之莫可解矣尊公量進大疏
古人任眞推分審處所安以齋身于國之道此
足爲苟且就列敗乃公事而交委無何者之律
令矣古道之不可行于今日久矣彼寧與夫敗
乃公事而巧驚其身者耳君子之用心夫孰知
之到家近紐作何功課爲增減法抑爲減減法
乎春秋戰國宇內鼎沸之時孔子孟子生當吾
世與其弟子修吾仁義之說幟于日月一時英
雄豪傑所馳騖槩抹煞之以比于無所可用鑿
鑿乎求志行義之必于是又曰天之欲平治而
舍我其誰也以治一身何以不爲三家村中寡
老學究館穀之窮計厝之家國天下何以不爲
秀才文場舉子廷對扭捏論策帖括綳扯衚衕
之禪耶然則我輩政不必以世事攢眉自巳現
前平等功課思維了當固自不易耳勝署之徙

官況漸清倖入驛藏一者差勝職事寬閒三四
月間可覓便差歸寧瓜里當先馳信約彥林則
梁是傳共取一尊詣年丈墓上大呼恕先偕虎
魂磊非眞其人莫令聞之震之年載旅署爲計
一十金館無有應者今歸將尋昔年未了之案
爲當下救議之計神通提挈彥林所爲畢吾初
念不必于喙之長也三塗寺有亡妾之柩寄頓
僧或以日之久怠于守視希勅一紀綱人問之
欲知寺此事非無趾者便提給傳魂魄安養功
德耳宜之爲金閶游遂展墓苕上不知紆過武
塘否說者以宜之此出爲覓麗人彥林信以有
是事乎

又

瀕行小語聊當別扈復書纚纚讀之使我儻恍
吾弟毋乃謂我狂藥相飮故亦不自禁其發狂
耶一笑夫見有天可上者必天以下之人也見
有門可入者必門以外之人也自天之上而視
天之下自門之内而視門之外亦復如是是故

從古君子之相與止有相視而笑莫逆于心而
無可容言知我此言非躲跟者吾復有狂藥可
勸君更盡矣四月圖南得成快聒不遠并致賀
廷玉先生詒我長箋深服邇來道氣之冲灝應
酬匆匆十指如棘徐可圖報也寄復損餉附謝

與魏孔時年兄

每對台兄未嘗不如新沐新浴之後彈冠振衣
相與夷猶杲日之下而翩反凉風之前也何所
槩于不惠若有不總其去使人思之卷卷者此
非不惠弟所敢及矣弟陳人涉世汜汜而已備
主一念無論何人每每欲尋其好其待我于吾
之心有遜有逆此尋好一念必不敢異同結習
以來不知何故不能擺脫頋區區此中非直以
爲人心之不可攖爾也夫人謀生食必期甘衣
必期溫此不能取之吾身皆其藉于世間者也
壹以爲腐爛而無甘可以食壹以爲汙敝而無
溫可以衣此不必其于世多迕也亦甚不爲自
已饑寒計矣心誠求之不中不遠心之不誠求
之不中是無赤子若無赤子是即無母矣夫進
豈遠也乎哉故弟嘗以爲蘇子瞻之藥誦自謂
屏絕一切使蟲無宅以喻久視之旨竊以極其
說正可以成仙而未必可以合道孟子反仁反
禮至再至三而不已以爲是可存人所以異于
禽獸之幾希吾以其身雖賺法天下傳後世之
利息而已折閱奚擇禽獸之毋錢何也以舜爲
極而自反而仁自反而禮自反而忠則其所謂
禽獸者非父瞽瞍與其母則弟象而已矣父母
兄弟之間一爲禽獸而一爲聖人豈非傷本之
大者哉嗟乎舜則何忍出于此然則孟子所謂
如舜而已矣也者恭至今猶饜不如舜而不已
之憂矣唇大老不曉事見長者一言采菲遂娓
娓不能自休恃長者有以貿我耳夫宇宙大矣
不能以吾痔容一蛆不能以吾身容一痔必絕
去嗜味與之俱斃以爲快斯人也即日處于純
綿重毳百蒸瓊糇之中不免爲餓夫凍子以沒
世故曰雖可以得仙而未必當于道者此也夫

使人常有彈冠振衣之想乎暴日之下與凉風之前推此志也畢世之毒藥可化爲醍醐凝并折膠之時人可忘寒于挾纊總之洗發當年谷則留不合則納履而去素心秀才之本念耳荊山之玉理而琢之爲國傳器彼錐之鑿之雕之刻之極人之工皆生于玉之所不能自已彼國工者乃玉之精神所自呈之變相耳玉豈以工而變也哉弟服膺吾兄攸攝威儀從知事師所未能有沖心之詮卬不能宣仰承有念言之不休太雅仲懷實開之道想不嗔煩也四月將巫南曹馨咳幸日以近承風之請有以慰之宜之或先弟以南也并聞

與盧子占

嗟夫子占足下當今寓内二三兄弟予矢知之矣以世間法而稱爲友者吾得以世間求其際也以出世間法稱爲友者吾得以出世間求其際也吾兩人之于今日也將定其際于何法哉嗟乎子占足下世之定爲主者之不可疑于客也定爲客者之不可疑于主也吾聞之古德之言古德之爲是言也其將自以爲主而定之抑將自以爲客而定之今夫語言文字之可以遡而求者其不可以進而求夫語言文字所未及亦明矣弟嘗與宜之言之未學之人多以心礙空自謂學人矣又患以空礙心夫心豈有受空之礙哉彼自以學礙其學耳乃如此等事又未可與未學之人道則世出世間之際吾兩人其何敢以輕言之弟沮洳淺存此未了之案淑紛子占知必有灑然于語言文字所未及者示弟與宜之以共参其無礙矣夫先王鑄鼎象物烹飪以享上帝而養聖賢此爲取新之大者也今之肩列而夬吾兩人之背者豈直烹飪之用云爾哉旨哉足下之以吾鼎顏其齋也不及愛而愛存焉此吾所以日游乎足下之無際也然則二三兄弟之于此也即并不言世出世間法可矣舟次醉語書以志別一噱置之

與唐宜之

前得兄書卽欲作報以楮尾今年又有不入場
意又不以爲意定如此而疑兆之不吉先自戰
於進止之間思所爲効而不得計面以悉其區
區耳易旨之精變弟童而習之至今紛如測以
今解所謂未占有孚言信在事先似之造化主
張原在於我而不全靠著數也至於關帝靈籤
所以告兄弟未知其語卽以聖帝當年所以自
處則所處宜之又可知矣夫輔先主以成漢業
匯漸所自矢之志也豈僅僅以定分終就誅[illegible]
而以非命殞乎當時有籤之靈如正陽門廟者
必頂而告之以不吉不知帝肯聽之而沮不輔
漢乎吾以其不惟不以籤沮也雖有靈籤彼亦
不卜何者帝輔漢之志天植之矣吾有志乎天
下事以進止之兆卜之帝而示之止以沮其進
此固不以其自處者處乎我必我非其人而後
可此爲可恥亦其矣夫以不必中而不進場自
設科以至於今孰是先訂舉人進士之名次而
後入試者若以身之病而罹死之患天下之能

死人者豈必試士之場豈[illegible]不進場而遂可畢
塞生平取死之實哉此爲顛倒而可笑抑又甚
矣夫托於重性命之說而謂身名榮辱之可輕
一切無不可輕也彼奮身以輔先帝于艱難至
殉之以死而不悔斯亦自協於無當之建豎政
如兄者所薄而不爲矣又胡取其兆之靈而屈
叩之且兄安能必百日以後之病於百日之前
灼然而不爽也哉此病不在病而在病病者其
不可徵鬼神之靈以自匿其[illegible][illegible]和[illegible]明矣[illegible]
人身世之修短定于數而不可強四體之病與
不病聽於人而可自制也宜之心廣體胖之論
言之可謂深切著明矣不能調其血氣營衛之
輸通謂性命惟我之經緯天下國家惟我之幹
旋理所未有妄儗一譬奏兄參之有人於此身
臥衽闇游寬成夢惝恍超越倏忽變幻千里之
遠千古之上無所不之當此之時極夢之趣其
行之迅可以逐亥豎而軼其前其任之勇可以
凌烏獲而攫其所不勝衽闇臥人奄然腐齒呼

之不聞觸之不動挾之而走不能跬步者何也
夢魔牽之而魂不附體也豁然形開大夢驟覺
飲食語言視聽啟歷處處轂轉矣天地精英果
銳之氣人載之以成其身指麾而山岳可摧叱
咤而風雲可變立志堅決鬼神我避病於何有
世人營營朋作醒夢無端之是非不同已之利
害快意適觀燒精賊生不可向邇之戈矛與鴆
毒百憯攢心日夜馳騖有如不及真神虧削形
體從之山澤之氣不通水火互以相射雖金石
爲質將木壹膠解况屬筋骨之間者哉此與在
蓐僵尸奄然靡憊亦復何異故曰梦魔爲祟非
病之以也如此神魔非求關帝聖身降伏恐終
此身無復可支之日矣適察世人靴出斯境弟
夢中倍人弟自知之知其是梦而病病不已夢
中占夢是祇梦覺非覺覺耳雷潛地中奮動爲
豫斯謂大覺非如吾兄其誰當之弟且與觀建
侯行師之利于宜之豫動之順矣董先生書奉
上其與弟書并附覽弟讀此書不禁皆之裂也

當此之時有如此人不得獨當一面效于國家
我輩何藉作太平百姓乎此亦所謂天定之而
人無如之何者耶揭可發抄與否希權示之魏
孔時未入都門奴酋讀書想見之矣日間當圖
晤不盡

與賀廷玉

政擬過兄高齋作無義語相寬譬歸舟老妾病
欲一夜刺促藥餌天明而甦亦病痢也如此旅
况共兄相對徒增侘傺又老母冲恒不能更處
哀生之地遂决前征兄聞此信不知以弟處羈
當哭當笑亦可小以自照其情之所鍾矣平子
謁誨附耿耿小刻呈政蚤趨北裝不勝予跂

回葉復陽

緬言色笑轉瞬四經年矣客子風霜那得不老
不知吾兄亦復昔時健在調卑否也遠勤從者
躑躅爲左棒敎共茲江河之懐耳老母旦日荷
蒙記存衷言娓娓歎焉裁報小力怯不堪使郵
人徒煩浮沉爲虞也鬼神作巧侮人有知有力

者先酷受其顛倒我輩于此世界成人之美既難則當三復不成人之惡一語以致其無可奈何之心猶可以自全而全乎人耳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夫知其無兄弟而引以爲我憂也此其用意固已今日聖賢以上之人矣子夏當時只合稽首贊嘆乃爾咧咧巾語相爲一不了事癡措大也吾兄于此又安所頗頷而不樂哉荒械附謝何日過我共寫懷思

與張紹和

别兄後促刺旅客日從長班兀兀斗奥中弄不相面之人無經之用又種種困之從人借貸如蚊咬鐵牛促刺旅客幾不復存有生之趣隨行守部每日百錢買蹇驢饒受大半日餓歸則苦憊而思梳文章之事閣不遑理百指仰哺乞俸不得彈鋏又無從老母倚閭乞假不得賦歸又無藉弟近狀之可爲兄道者如此知弟此狀定不肯以長安半年之旅况易一日五泄之勝遊矣文旆何日過信安乏主客嗛嗛子雲稀實草玄尚猶滅都篤然鍔服而哆豈卿之傲長楊羽獵子虚大人使人主爽然根不逢膺抽灰藍扇葛里將驕貴尹執戈回視子雲不啻鯈魚鞠彼枯涔耳今輩上君子以四股八股頸致身榮華相如長揚羽獵子虚大人無所用之吾一切土苴當今所以致身之道思以詞賦之工要人主佷不同時之賞此以俟千載有子雲則可耳恐成都當人且掩口而笑吾玄之尚白矣嗟乎紹和吾兄豈以半年之旅困而不爲是而重卑其[illegible]盟哉足下悉之勉之拙墨奉政令弟并致耿耿

西安方應祥孟旋甫著

尺牘

與葉敬輿

欲書數語以引佳文夜來被酒不能捉筆無可報命奈何自得佳文卧起與俱殆將十日研其旨趣大都原本性妙總製清衷其慧藟淒愴之氣浮蕩隱見楮墨之間但覺心靈與相勝觸欲[illegible]之爲拘拘安得名言拈之故嘗以爲文章殊勝譬之山水奇麗秀絕之觀莫不因景與人二俱印發一日之内一人之情變現惚恍口有欲言倏已失之何者神理空涵性光迸合宜乎玄賞之不在言也然合觀先後紙尾所箋記亦可以知作者胸懷本趣之所在矣文章盛衰之數無所責于尋常隨世之人都士豪自喜者挾其才情之勝鼓殺之機室窺六經四子之藏顛倒以恣其翰張爲凶之器使聖賢寃受其敗剟吾乃憍焉而席封族世賞之上功道德之傷敝豈直文當之六經四子聖賢生天生地生天下萬世之書片語隻字皆有鬼神以訶護之其必不假翰張豪舉之士爲騁兒戲僭之戰場亦明矣故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勝夫唯能修不勝之畫而後可與幾不師之理嗟乎此又豈兢兢罷埏撤衞銷兵刃以愚天下豁卬舞干羽焉之盛事者所能辦哉昨者辨信[illegible]聿嘐[illegible]畏趣文删去可以肉雜多增之文似不甚經[illegible]灑然清露晨流新桐初引之致亦若是則已矣語于他篇多複不妨小易之耳楓林之行即未果諸君書可到即寄之祝祝子將書并附行李

與任文升

使命遠辱愧然故人先施之雅儼矣甶所刻文升游騁軒草屬辨敘而行之攻擬撰數語志吾兩人所未竟于秀才頭顱一念微寄以告世眞能賞此文者適有嗣乎我者其[illegible]毋之戚又老

毋一紀綱之婢忽嘔血欲死胸懷作惡卒卒忝有以報須更覓便圖上耳祥聞之天下之物無情而化有情者如腐草流螢之類也有情而化無情如丘蚓金鈴之類也太山喬嶽之嵯峨滄海衝波之浩渺嵂然樹帝王之四望湯湯乎擅天地之巨浸歷鴻濛以至于今而不變豈造化之生物果有所不可齊也哉一氣渾淪搏捖諸有于其化者證物物之不相隔其不變者諗萬物之不相假赤鷄之搶榆紡鷃鷃之翔寥廓總無所碍其逍遙何也各致吾適于一氣之渾淪而已矣都門讀見惠大篇并寄來新梓竊所測闚作者旨趣其大凡前啓拈之夫文章之所憑者神理也神理之所生者性命也性命眞而神理徹神理徹而變化生吾稟性命之情以爲文發揮其所不能自已于一切世境之閃忽與物態之恭沓無不可以致其怵然爲戒之心而當機以奏其劃然虛遊之刃今夫以世之境爲文也與以文之境爲世也以物之態爲文也與以

文之態爲物也誰實爲必變又誰實爲不化者哉彼且爲流螢吾與之煇爍于幽夜而從風以徜徉彼且爲金鈴吾與之夭喬于百卉而應時以華蘇庖丁之解牛有進乎技以通于養生之道矣況本聖賢六秇之旨茹吐于經世之業者哉乃吾以竊闚文升作者之大凡茲有可以申言矣刱獲于名理所未嘗招搖而的詭聖之語指有所必極其奥窔不敢錙銖佚古之程也厥循于耳目之素習跳蕩而騁違心之論義有所必瀝吾膂血不敢跬步逐時之趨也神理徹于性命之眞變化生于神理之徹其于天下視諸斯已一邑何有草木虫蠡之屬有可以觀天地之化君子有不能已于中也二三子之于是草也安得不計所以存之君子之于氣也朔爲重而惡其盡朝氣與也中氣王也莫氣怠矣吾少而講用世之學不勝其困于諸生就所爲虛退之說者以剤其憭騷不謂習之久而遂以藥成病蹣跚一當而吾氣盡矣文升割所甚愛于經

生家言揆其未盡之氣以試爲令持滿而發天
下事何不可爲也石城世廟　龍飛中興振烈
之地而國家王氣之所鍾也令尹之重比于三
輔衣冠歲時之錯列簪履往來之肆覲奉吾大
雅豈弟無貳之凜以綢繆維掖其磐宗而旦夕
以周旋于典禮長江萬里東南半壁之倚藉于
以樹帝王之四望而擅天地之巨浸居然社稷
一鎮臣矣夫吾無所不致吾之適榆枋寥廓無
不可恣吾逍遙也矣安在仲尼之[illegible]色于奔車
而伯夷之目眴于覆鑑哉勉哉文升吾定于尺
幅之言券足下耳竟陵多賢所產不惠所交養
實李先生者其人天下眞人也其誠合于才而
爲吏有譜修古人之理者所楊之下盧之式以
相與有成者也性命之交鍼石投契區區所致
友生嚶鳴聲求之一念邀荷覩友之貺于大雅
之神聽爾矣縷爾主臣

東李衷一

角曰和來拜讀教言泠風襲人如暫披侍片言
之得收爲吾黨不類私心所欣附也過情稱引
何以當之當今道德文章竝推主盟如先生所
謂揭日月而行天其間欣附氣類以跂踵乎一
時者猶之長庚啓明分末先以司一隅者耳
國家經義制科經義于士猶之矢也制科以取
士猶之羅也的有所不必中于矢而後明制科
之大鳥有所不必入于羅而後見經義之尊夫
日月之行經天之中不知其光徹六合之外故
非天所得盡也李先生不肯就一第而士與取
士者之重乃兩伸于天下豈與夫長庚啓明之
嘒嘒晝夜僅爲司而無當于普照者哉賢子韶
英咄咄火攻一時彥士吾道不非世以滋大憑
軾以觀致差足樂三復惠函使弟憒然遂無此
物之愾此亦偏隅之光不足以當中天之照之
一嗛矣俞平周旋諦知近履俞平品請超輿每
一相對輒引人勝地黃師象賢薰服門下十年
玄誨赤堇精姿淬以神水空其丰穎所指千人
辟易爾燕秕小敘稍術所自始終爐錘之間此

道司命當並賢于崛起海邦共光嗣服矣弟旅
况無足似者栖遲選人猶是公車而需試者耳
四方友生故業過從五花粲蔟環列几案茗椀
酒槍奇文共賞疑義相晰嘗不覺日之晡燭之
跋也天縱方生奇鈍不妨饒取意中獨適先生
聞此亦復耿然陣雲弓力之一關夢思也哉小
刻呈政三十年曆大影子粗具此矣先生何以
命之便中德音指我因和就選人得景寧令弁
聞

奉韓師

不肖聞之士自以文進而上下之知始日輕今
日之品士以制義又其文之偏者也夫憑據空
中之所見取千百之人與其事相與射覆于目
之前意之表必其才足以辨之經生之行卷不
必才之足以辨而皆可托于文以冒其主者何
也質羊而襲聖之皮以疑[illegible]虎行盗而操王之
戈以偶于室莠焉而賸人以不可眾也國家立
法本揭性命之的以壹天下聲利之趨其敝也
天下逐响肖貌之人與毫雋之士胥相蒙不可
憑之尺幅而爭勝一旦之選以幾倖故今日上
下之知不啻輕夫擊轅有應風雅之歌嗇聲有
徹鈴鐸之聽所期道在其中心誠求之不中不
遠况乎憲制于王以定模繹義于聖以昭物者
哉不肖吾師二十年弱喪之子從尺幅中暗索
之後之牛馬之走覆之露之磁祿之間師所以
愛其文而異進之也非不肖所及闕不肖所獲
異進于師其課艾之必諛權疆拟其文也非不
肖所得言顧揆以世之所謂知其節度淺深之
至致即今天下之識者有能闡之能言之者矣
然則不肖之于吾師也磁祿之間所我覆我露
之慶其于夫人所爲慶可知矣一日而左右去
之所匪瞻匪依而不可解其于夫人所不解又
可知矣世人尋常寒暄之問不肖敢以瀆陳吾
師哉夫母之養子也不學而能焉乃其能爲母
也故生于能爲女何則求之心無二致也士挾
其業以思一當于知者性命之于此道也唯患

泌入之不深俛得之而思以其言獻其身也此道之于性命也唯患解脫之未淨程之生馬也馬之生人也禾之生穡子而士而儒也彼夫取精于亭毒而任運于自然莫不從必變必化之將以著其不變不化之體古之君子所謂本其誠之不容二以妙道之不得已類如此不肯傷觀世局之糾紛以自及其輕生之面目求所以解脫之道而泌未有得也知不肯所偶至而與進之吾師所謂天下一人也非吾師乎孰知其所未至厚怜之而終教之夫發明國家制義取士之精意一洒季世文士之習以光昭隆古道德之旨不肯無能爲役也吾師固已樹前矛以道之赴矣白雲在天室斯非遠此飛不能奮者猶之弱喪之身也豈直尋常言陟之慨焉耿耿哉舍親徐照磨之便百頓傭函附奏曠悰不腆絲將伏惟鑒其耿耿而賜存之聦奉德音可任依切

與潘景升

再讀惠書不能爲報罪罪馬仲良海內俊人弟慕欽之久僅一披領然已益自信其所聞何取于陋生而膺閒綴之闕遊甚豪須得辨古德匠轂竹杖是處青山之致然彼遊興乃暢也則飽啖荔枝御風往來俾彼中之願識韓荊州者望紫氣而尾不可及不可及即不得于景升可得于朋友之蹤尋者郭景純曰吾生平所受有分骨恐用之不盡達者之言弟亦喜誦之顧當將規之者亦自有其意夫拚老骨頭以五岳作子孫婚嫁之計而日亦不足不若爲麗長者陶朱桑母勞子孫萬里而白旐以旋爲計之切實耳所以必斬景升先取此念與古德磨勘對同以此漳州山水奇麗弟聞友人言之夢遊久矣安得親歷其地志之遙奉潘先生憤鼻視市上一好新件當想武夷君之作姤也大集方生借之以傳方生豈能爲大集傳者兩人之勘對尚畜未定于纖絲豈可以未定之見輕捉筆耶夫景升之言今日所懸于國門二三君于所爲論之

而測之似與非似之間各自有其千載矣何事方生之益多哉孔子之于顏子也曰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孔子之未見回之止乃自未見孔子之止也以弟今日之于我景升豈患坐無兄父哉安可不需兩人之定而言之嗟乎景升若誠未見方生之止于此也弟有所附載于其絕塵而奔者于瞠乎之步矣東事孔棘兄膺一命政當効力之時造物錮煞老措大努筋緩肉一涉營度便爾憯然非時之無可爲而我之無

能爲于可爲之時也凡膺一命皆不可阻竊祿之心以妨賢者之路只日爲歸得不錯近于仄廬稱老母八十壽觴足下可畢閩遊迴車澱上晤言之快在水亭渡口碧流紅樹之中矣文在文閑無覓處何如馳一檄從求仲徵之元甫年兄爲我致聲慢去令郎歉甚

復唐宜之

吳令君人便曾草附八行部中文書遠度意欲宜之自來早做定奪搭表之事宜代爲謀者之

起起也惠來二十房稿拔序佳甚爲弟須兄作未至前蕞數言付之遂已入板今未得易悔不更小需耳二十房拔之役弟亦悔其自爲多事怬怬之中添此一忙只緣二三同人推其宿業相命訂定雅雅積債中几爲發付苟丁謗責不謂葛藤延蔓薈成自視所置所拾譬之花欄選花在筐之內與依原在欄一般香豔不知勝劣終屬何在且于何判斷橫生去處益身不在事之中疼癢既不切于肌膚有漏光明隨相開發

又不能洞照一切是非妍醜之所以畫然自謂差爲不爽不知此中魁柄固已有負之而趨者愈我不得自主耳事外之人安得不悔此役之多哉來書所屈指十人弟幸射覆不遠一二質疑如汪君漸盤陳君所聞不諗其何以進若徐若韜炸陳君于壯者又不諗其何以絀于十人外耳愚公盡以定本畀弟觀其全豹今之老作家不得不首位置之弟不勝眷念于文章而求性與天道以視今日氣運所遷流于葭衡之菅

尚不免于以樸示人之小嫌雖然此氣爲之愚
公且如之何矣陳君子壯居然龍種新出渥洼
其理與文俱無所因襲復能無所詭畔竟其所
至的的成一家言者王者不令盡其才于舉子
秇卽令舉于秇已不可容有第二回賜之間非
先師不辨其孰賢耳今之業已成佛足以自度
而并足度人定當以此推顧君錫疇其用心密
地求易拈呈弟所謬評其三十二義崖畧具此
矣如兄不鄙弟言細細平心下氣披之味之不

妨使弟備官師摯之后以仰佐大雅正樂之功
耳強與兄事多又甚矣季彪考事殊可關念以
尊旨對少文兄言之至醉李必有以報其及不
及有王之者非兄與弟所得爲耳朋友相爲有
第一義在王者定不純以其權供天下熱心人
差遣三十年老眉大頗窺其槩未能舉此直心
以爲朋友不信之媿往往不支貧而不忍友人
之助此只是學佛不誠不肯以此秀才身子舍
之乞士也眞實猛發不可忍念此卽世法中湯

武順乎天而應乎人革命之願之力之本領忍
以半上不下之心終身蹬躲于忍之窠臼今日
以無嘗受用供無賴少年一絲一粟遊戲褻慢
因循那過日以一日眼光墮地以未還債負慱
取自家披毛帶角無量苦趣耳兄但提我正覺
觀照宜之本色子諸法中世出世間委屬何等
可忍不可忍并弗論堪受不堪受又剩義矣武
塘數月乃以扃南此于行任節次旣調山水之
勝友生之企亦不淺寘爲龍潭一念須遠度諸

兄爲兄了斷諸未悉致具黃左二兄啟中

復劉太薇

讀惠近業手穎不異當年精氣深凝極而超忽
馴馴游寬爲變之境矣今子此道稱匠心者其
神理取精于性命其境界極乎身世所駘宕其
意格憑乎才情所鼓鑄總三物以搆文之傳舍
聖賢題目爲之旅客以往來寄泊于其間此卽
供張齊輯賓至如歸祇成一掌亭之子而已則
夫如此而爲文抑一傳舍之文而已寸心之知

莫逆為誰夫闖乳虎之穴而取其子沒驪龍之
窟而攫其珠吾所畢其伎於文者可以雄于一
世而靡我難矣徒以所期道在其中則貪夫可
使逐餌於千仞之淵徂士可使斂金于萬人之
市愚公商丘開之流且啗之此其得失之幾又
綦渺矣足下自顧此意于當年瀟寺相視而笑
果何如哉弟共二三同人居嘗摩切以為吾輩
讀書討究聖賢旨義研其句豆必字字氣脛抒
勒秖文瀝其穎端必絲絲血瀝始稱眞讀書子

我與古人精神始合併為一斯乃可謂不傳舍
其文矣二十年于此頭出頭沒幾幾一當了不
可得讀足下多作而重我未盡之憾也精氣為
物游鬼為變鬼神情狀千古如一知乎此天地
範圍而不過萬物曲成而不遺矣足下所為憾
所未盡于此道也直如弟之區區哉弟自分志
之精沉氣之猛摯百不逮兄有以信兄未盡之
憾定倍于弟世人紛紛之目論便可一切塡置
之矣夫天地生珠玉以瑞王者其精神唊見于
山川吾輩亦自患夫珠非明月玉非荊璧已耳
何數數焉為山而虞玉之不輝為淵而虞珠之
不媚哉弟所質于當世之解人以微效九九於
典記者如是爾矣足下裁之拙刻呈政企聽屐
聲流我遐邇

與錢彥林

五年濫進賢冠馬曹而似是者才五月于此見
端事在天下與其知也不如其不知其當吾身
不如其不當吾身也今夫到任升堂吏持文書

大判小判大押小押之不知如何下筆也旅見
堂翁辟屬肆覲揖拜進反不知其足于何跡手
于何措也不勝悶然于旁觀之睨語豎心之了
了而如是焉已矣知之之味短不如不知其味
雋矣居常忼慨一世之業見夫有所陳焉而口
為之嚅以為我之不啻如是也有所劈畫焉而
手為之棘以為我之不啻如是也今者當吾身
而口之嚅猶然手之棘猶然矣日時也地也有
所域之精之為也魂之遊也何所域也不當吾

身而尚有其事也如其當身而并失其吾矣三十年老措大事外行徑以五年進賢冠失之五年進賢冠無事閒適以五月馬曹失之然則做官之無所得總不如其不做官之無所失耳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古人所稱做官不如不做官之說也况其不富不貴又官不官也哉嗟乎彥林吾近日宦况可似者如此校之當前乳母之義以爲合耶詭耶夫以形用者事求可而功求成也其才之至者辨之矣以神用者無所綜修

而物自定名自命也吾有志而未之逮然非如才之必不可至也吾將以其老勉而几馬簪者之于視也瞥者之于起也爲官人之不如其不爲官人也吾亦匪此不忘之心待夫吾時之熟而已矣然則此馬曹片地其于吾家碧流紅樹行且爲吾漸于磐之于彥林亦謂我何如哉天下事故未可知也吾神之不肯吾許且奈之何矣今伯父詒我八行津津吾家小阮嗒焉道氣之迫人也乾坤始際長子桑䨥雖生其間天造

草昧雷動于下雨霈于上君子經綸謂之大亨此煉于境之效也彥林何以得此哉夫難之守我無窮也昔人有一日而搏數虎者自夸其勇以爲慶忌烏獲之莫子若矣不知其未甞過眞虎也眞虎現前轟爾一聲山岳震動伏地而殭不可救矣夫狂敢之不可以敵眞畏也豈緣虎有眞不眞哉年父于人閒事不當而去知其定是勝我輩人頎我輩亦自有勝場顏氏早夭子哭之痛曰非夫人之爲痛而誰爲知子之痛非

以顏也所謂絕塵而奔瞠乎其後顏子所苦于孔子者今乃苦在孔子矣然使夫子以其戚戚靡聘卒老于途者易顏子之懸解而早以擔弛孔子亦不爲囘也吾師固自有其戚戚以老之受用耳賀廷玉先生近作何工課其長君亦時相劇錯否吾一向爲作寄廷玉書而尚欸然求所以可與廷玉言者而不得自是我之不濟也乃眞知我者能千里而攝我有不忘之心吾必神之聽之者不在言矣宜之信吾師輩吾近所

擢之頗深八行縷縷或有可共商者不必當于
宜之亦云方孟旋所擬當于宜之如是而已矣
二十房扳不必關論著之至致作者當場遊戲
田僧超壯士歌執爨美童差具矣序文頗志微
寄見當嫣然一笑也吾在都門于老母不以奴
酋之警告出都門而南不敢以徐子卿二老之
殁告愚老人心悸不能安其子之貧仕也欺其
親使蒙挨其危之日以遂吾竊祿之念業以不
能一夕安今且稍稍有聞而凛戒心矣豈可以
無效于時之官強其親以身有遠于心之養哉
做官之不如不做官此亦可以決志矣晤言之
快日以幾之

與馮宗之

天下意表之事弟亦多所歷之望吾輩人吉祥
之氣于其文章有不即得而必無失在意之中
亦多歷而多信之兄何患哉弟信宗之于其文
章信文章于吾宗之也天下不少信如弟者然
必不能勝宗之之自信兄之無患于此也亦何
所事弟之嘵嘵哉夫全于文者之不必全于氣
也全于氣者之不必全于神也神之于全微乎
微矣既彫既琢還返于朴老子之意深矣遠矣
先天元神樸不可名何有彫琢以弟觀吾兄于
此竊自信其劉尹勝我之知久矣夫世人之不
能純食天之氣也造物者之仁之巧于是以其
氣傳之乎人而使食之慈母之于赤子也所以
霝養于乳也神仙家之于精液亦猶是藐姑射
之神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塵垢粃糠足以陶
鑄堯舜夫不食五穀矣塵垢粃糠安所取之蓋
與人共食之中超然有其吸風飲露之致所謂
天人參焉之謂道也吾欲以吾之文食于世所
爲傳吾之神于天與人之氣者又可知矣遠荷
記存癸焉暫對房扳書生習業不禁游戲孝悔
一端小序頗寄微尚想知我者有心花睒發處
耳兒子消息殊杳杳向者芸耕石田今并嫩牛
不可鞭矣得有太上靈符不憖分以度我新令
君何如舊君弟頗托生平未有問者緣伊未先

見聞曾一道及否也損覗登謝諸盡嗣音[illegible]

復徐女翔

冬初竚讀諸賢捷書寥寥故我相知一命主者眞以後息之勝試吾黨耶東事决裂書生杞憂巳不自禁廷對舉動又復爾爾此可委罪老奴跳梁耶說者以武之無烈文之不昭其懲氣祟蘊于宮朝否鬲之日深而蕞其指摘于揆地之無狀此皆所謂以覺痛之日爲病之始未可與言扁鵲倉公之治也夫文章之衡不定而世[illegible][illegible]氣巳先萎譬人一身氣之萎矣形神何以相接腹心手足何以不散亂潰敗而不可收拾哉東豕突驚而游見膠元之𣏾天地　祖宗明告以病之不在痛而應救于眞所以病病者我輩耄食其壓西京瘖嘆之㦡所爲先振其萎氣以待夫能言其病者三年之艾求必有不能一息苟安于燕唉而謟逐于俗囂者矣子長婁東旦日即買南舟丈夫有其重于此者一振吾黨之氣以觀成于敵王所愾乃爲眞能以四載之告成報夆山氏子夏之日冬之夜之耿耿耳文之利害所由前書巳畧具之純甫去夏自歸清貽書以爲正月必晤于都門今未見至日以望之或事定而還爲致相憶女揄諸友并寄子懷南來聲聞漸近想仝爲快也

與劉吉侯

入都訥吉侯彙試音耗有稱前隊小郤者不得其故入各䎘其所似不應左迕如此讀佳卷知致以形似太逼失之優孟抵掌學孫叔敖楚[illegible][illegible]爲之唏嘘而低廻設今作此于叔敖之前不嗔眞揑[illegible]而怒目以向必以爲戲我而唾去不顧耳夫人愛其貌者之惡夫人之似之與憎其貌者之惡夫人之似之也其情豈相遠哉況俛爲似而不掩其中懷之不然彼黠而窺吾于意象之表必不難倒眞情以與我搆亦明矣嗟乎吉侯使伯夷叔齊自旋其面目而以桓桓赳赳者受上將軍之賞以爲此兩人者肯甘之哉足下于此亦可固于自信矣夫抵掌學叔敖者徒失

吾吉侯而未必其得于叔敖孰與吉侯而自抵掌未必不得于叔敖而饒不失吾吉侯乎弟所勸駕足下于反日之戈惟有自信而已矣足下其文清真安雅今日大江以西青蘋之先氣也吾道不非神聽自在何必從人執殳以幾一當哉弟之不能似人也至于不合以老而不悔不敢隱其快灸背而美芹子之意以為獻足下行以歐陽子之文合乃鑒區區不欺耳舊夏二書附周生以應者從蕭伯玉致吉侯及令君不意

其無賴而匿之也此生于巧成兩君子特達之知若有神以主之矣玆復作一書令君希從者轉致之

與王平叔

聞兄挈麗人而東使弟無從更覓晤言安得翩然策衛浣我痳㥜弟且坐趙老子黃庭為質不懼兄夾被中不奮發耳弟几見我輩未肯割念世間者便從吏專精八股頭事譬寒乞兒習唱蓮花落幸得殘餅以糊其口遂謂人生活計無復過此不知天下富人固有自家受用不盡大官飽饌也　國家經義之制甚明以匡束天下奇偉非常之士俗塗於我以見能于當吾之世者世之資可以不藉吾蘄乎世之志不可不得則所借以見于世之途不可以不遵亦明矣使麒麟可羈而縻今豈足異夫犬羊羈縻于古文詞也與羈縻于制義何以異哉張季鷹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盃酒古之達人樂得所欲于當吾之世也如此沮夫緯聖之諦昭皇之

青來閣二集 卷之七

度道此為尊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德此為盛含章時發黃中通理安在一時之不可千萬年哉實不能焉而藉口不屑弟老屠大三十年蓮花落兄業過而端晃以進之矣小言縷羅敬質長公總傒西來晤言判之

與虞卿

書來具見感憤之意非造物凍凝之極安得有此驚雷之鳴吾弟起蟄吉祥即此赫題為苣琯矣鳥之習飛決不藉傍邊之扶掖憑其生氣以

自鼓自舞于空虛之中九萬里之風皆其怒而飛之一念所橐籥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豈更有以其息吹之者哉吾弟指端搏挽鬼神應于箇事後先關節無復疑慮諦味來旨抑有未能信徹所謂致遠恐泥者耶誠之不可掩也龜之坯竹之篿死雞之餘骨冢木之跉步總吾心光明焄蒿所現露世人掘地得泉而以爲水專在是無論失全于水即此一句不成受用耳漫去此語皆貴精熟有以復我此爲[illegible]非弟來旨之陡發也都中一家托庇清安尊公老叔顧念惓切感荷可言吾前饒舌竊附婁敬陳漢高帝百二之策以爲非急則吾言誠過至于楮尾拳拳及于財物之論是我不成長者以致長者有不信之言眞使人媿恧無地矣四月謁選得南聲問漸以不遠想全爲喜快也

與尹上理

客秋還自都門知足下以試事左于主者嗣又以太夫人之戚儼然苦塊之中陰陽人道之患洊至一時有情之所難堪弟以病宂曠焉尺素之問此耿可知世境缺陷多出意外性情之變亦復傳之所貴吾輩權其當境自爲消息耳八股事業埋頭半生庶幾一當以報所天詎無復之業已無聊于此而吾親又不吾逮誠哉爲情之難然以小戰之郄而淬大敵之鋒遡其所不可邀者于親之年而奮圖吾所以揮戈于不朽之計者于將來之日譬之凍雷迅電之掊擊駴奔于莽蒼之間遍天塞地生生之意政所謂應

接不暇者尚事斤斤作兒女酸懷乎哉中山之玉欸以爐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一番煅煉一番新彩豈惟吾之色澤不爲之變且借三日三夜炭火之力以益王吾亘今亘古不壞之眞神從來聖賢道德之純備與福澤之靡窮少有不從患難醞之而出者春秋所以致警于隕霜不殺之物也此間能眞實受用者存乎人耳指石爲玉過火則碎此豈吾輩所自處哉從前造物以小小適意供養足下豢我殊深今乃可知

懷與安之爲疢疾矣此番煆煉非復尋常所以受用之道其備以示我甚樂聞之

與葉郁華

得讀敬與令侄賢書快焉天之所以位置夫人之不遠人意也此際可想吾兄接雲樓燕喜矣弟入都門與居葉郁老者稱俱跫然履聲之企也何以尚爾十畝之間也哉勸駕非言昔牘畢之無所事贅弟見夫此中之薦紳與所嘗友生而過從者其子弟之得篤於兄弟嘗不喜而[illegible]焉川之于水所爲樂于逝而不舍也其父兄之身考而澤在子弟之末必繩也莫不誠求于止以幸而嗣焉火之于薪有惟恐其盡而思傳也此人之至情聖賢與衆人所不約而仝者也兄身餘未展之志意而官留傒竟之勞績者哉以兄所快焉令侄之賢書以反觀父兄子弟之至情所翻然于邇思之勉者知不獨以始末動靜之不可以縶維矣弟近狀故吾無足費似老毋不勝江南之思擬春夏之交乞一留晉姑托疏

仕得及都門尊酒道濶愉快可言夏中拜刺附謝

與余彬宇

岳仲來拜手教珍覗謝記存之辱兒子小挫益練汰其踔佚之氣歸之大雅遲得一日未爲非天就之弟所可必其才終不濩落耳書中似尚儆心狡童何也古德有言滾油鍋裏天下大清涼處驟聞此者謂之瞀滚此惟眞正入得滚油鍋人知佛慈不相誑也我輩實實怕熱不如不近熬油竈子此于世法求爲寡過則可其于學道終是未煉之金未琢磨之玉故衆生功德于佛不小信不及者自跌却耳夫目前一尺之光喉間三寸之氣顛倒天下精靈之人汨沒一生可勝道哉弟二便着惟有定守老僧之不動以聽其伎倆之自盡然枚前受用已折半便宜矣弟學佛不成向兄道此不翅扯淡知不我嗔耶用當傒笑而寘之

與張子庶

日者獲拜尊翁先生慈惠之命申所益請勿勿
行予倉猝鼓枻瀏洄蒹葭之洲悵焉伊懷之靡
以自致也玩讀子㡖足下藻文開忼疎節戢泼
世之器覬披玉質渾穀葆真韞甚深之旨天祚
明德蚤揭亨途所謂闒康莊于曉日以供飛兎
騄騏朝氣之驅驟君子于此所為兢肅其步馳
以潛遂吾日可見行之用必非世人恃于驥足
之有餘而苟幸以明得志者可同語亦明矣瀕
行諄承問盲之雅勿勿不知時作何語其間有
謂食以喻學者出入喉間未竟其臆玆謹悉上
政之天地聚百物以養人唇與齒與舌兼官以
司其納之牖齒獨擅其無所不破之鋭分鑿上
下之隘華物之形以取其精咬之咀之齕之齧
之物者于此無所避其脆膠者于此無所避其
解而清者冷者于此無所避其熅與糝和劑乎
衆芬以授之脾與胃脾胃不代唇齒舌脆物解
膠熅糝之勞然后能專致運化之功以資澤其
四體心不顛倒枯涸其思慮之官于脾胃之夯

原缺第十三葉

故雖久滯結積之適而得脫焉世人新婦屏拮
之苦吾淑非德耀　以年倍驟入世法之排場
堂上之嗔喜既未易知厨下之苷辛又不可問
暫學親事欲出一語不省何處說起視老處子
偃仰華賓動止便省直如鹿鳥之在籠檻而望
山林才不猶人觸手榛棘亦由韶年鄉棄至于
老涖駑筋殭骨無復可以供人驅使平日軒頤
談天下事意謂八股頭內殫吾精神刃之所迎
當無歷餘地自身經歷乃自媿軒頤寥談無有
是處耳從北而南旁觀之論以為越鳥一枝庶
幾鴻得其稱此藉驚風驟靖或可波不及餘卽
令天之祚宋今誰為司馬君實者阿兄人才如
此其必不敢以八十歲之老母徼幸于意外之
萬有一得亦明矣鹿鳥之性安得不益急山林
之跂哉胸懷本趣自身經歷知我不誣也百凡
旅狀舅父逐日言之可竟其端奉達諸舅父五
月草草此時景況又更一番然其指固不大相
遠矣橘子飽霜念之涎墮安得飛騎浣我稨其

列位老弟并寄聲

與萬孔思

我輩業以臭味並當吾世浣此室斯之佩所藉旦夕言詠如金如王之文耳赤素屢緘杳焉鱗羽蘊結可知矣癸丑之役主者困抑天下奇服之士以申其所謂文體者房稿賡出畧約相如庚戌以前屈指名雋所爲精超渾與之致無復可尋然亦絕不見其龐襍不馴之習譬之鷃鳥沖蜚翮必先戢按夫先氣必有大張此道之人乘運而興中行之系首爾狂狷惟是吾黨知所取材已耳夫有使一世之人必好之鄉原無必使一世不好之狂狷六籍之旨燦于日月有大力者負之而趨暖暖姝姝于一先生之言者吾知其無能爲也三百年來所未易言此時已清道俟之矣無忘交勉可任拳切

復黃贊伯

不惠祥心儀贊伯之日夙矣生幸當吾之世又幸以草木之滋廁之友籍長于惠好執刺摛謙數商以對未所得申其引分之[illegible]辟[illegible]私悵實耿耿耳敬仲北伐得路師馬得水師蟻耳目殊聵吾之聰明時密寄于宇宙之間精智黠通萬物之一察并蒸而佐吾耳目之用彼夫殄然舊槽殘櫪之桓旋磨磐圩埕一往一來不相關于飛蓬燕雀之前過其孰爲願而問之知其可以翊合匡之勛而起百萬性命之道　者乎然則敬仲之師馬與蟻也馬蟻而師敬仲也與哉不惠所爲不得申其引分之耿耿贊伯實以路水之一察與嘉之矣程墨黠燦敘文承屬郎擬取小搆衲致耶許未輕脫草者贊伯年來所執牛耳于此道之丹鉛既非郲杞宋參盟之敵局今日之舉其于贊伯又非往者丹鉛可並論也贊伯之于此舉也豈尋常覩之吾亦豈得輕言禍之哉草去數語殊媿聊瀟不鄙條賤姓名希大爲削正誉之欲言滿臆可得長于清溪一晤北上敬儗田僧超壯士歌以相送耳拜覘并謝

復曾隆吉年兄

當今文章之命世以于斯我父母遵德象賢之
盛旗鼓所憑弟一老措大得世奉執殳之役前
導其間蠹魚三食神仙五色靈芨而成脉望此
亟從未來刼荷佛受記于文字因緣超證上乘
弟之結業自分于此非常援濟不敢夢見我君
代實五色靈芨不斬三惠先施食之矣此爲鏤
荷直一日雁行之翅附百里花氣之氤氳爲快
罔極已哉大稿敬襲供家祠兒弟及朋輩稍識
字者時啓相爲頌説奉宣作者之旨繹我君德
門司命此道奕世至義有能言下一知半解大
雅援濟之貺敬與共之頻損廉俸登謝顏甲莊
剌非弟之所得當又兒女百冗鈇焉疏報亦罪
覬原

與顧伯欽

讀身餘至後敘傷今天下士少氣之旨令人慨
然孰爲以身嘗試又孰爲非以身嘗試者反復
精義所在證鼎于居嘗所嘗窺蠡測于長者所
以窒瑕踏間之穎緒吾師實以身迴粵之士何
慮乎不有祝而似之者矣弟老措大本色原丕
可著紗帽陶中維秋之役二三生平馬笠故舊
又一時新茁好事復生尊酒讌言夙業披剎東
西南北朝夕靡遑不覺婆娑不渋與復兄台所
聞意與如脉是卽令弟輩述所周旋言之耳吾
黨自擬文章部署操柄有在定不敢以目之不
精借輔于氣任其橫決兄台成事已告前券有
何結果云云此以悲念如弟等人可耳顧弟實
無有所結果者此惟眞知我者不詑其狂言耳
楚錄見其前序未得全本浙錄論義弟以謂其
詣寄幹致二十年來未多屈指信友程作山明
水秀可以齊驅乃此以知憂患之心于尺幅間
矣夫能出于可敗之理者今日仁人君子而可
敗者耳弟有日聽金雞之聲不敢謂戲及之也
嘉惠拜荷爲謝鈇焉李報何以謂之一水盈盈
懷人曷已

復諸孟旭年兄

人之生也其精神無旦而得聞故古人命生日

勞有生之類日在勞中雖聖賢不免所用其精
神不相謀耳正而用之有寬有緊不正而用之
有浮有泥寬者按吾之步驟以讓造化之先緊
者諗時之闗急以鞭性情之後浮者顛倒於妄
想從夢境而占夢匆匆泛無畔岸之據泥者沾
殢於影事譬酒人之中酒杌杌不得遐須之寧
夫人盡勞也其精神盡不得閒而無所用也直
吾與兄也乎哉以弟之樗散無當於世天錫之
以八十歲之老母犬馬之齒長矣又無子可以
代養鮮兄弟可與分侍在王者明以將母一念
厝之於緊之地而官爲寬着矣無當於世而係
官之籍是天之德以祿養逮吾母也其人不堪
于官而得以似仕似隱之身羈栖南司馬之署
是　高皇帝之德貺吾母以老而安其子於拙
也以一老進士之倖得於意外而妄想之顛倒
於意外一老進士舍其所當局希於世有所之
而影事之沾滯一不得就兩敗俱傷弟之愚此
至熟矣越烏廟核之徒計所以自處之道宜必

出此而後可耳來敎云云若以弟之悠謬於孫
所可用而恣取愛閒之便宜弟則以弟之精神
固未嘗暱於閒而無所用也孟旭所處之地自
覩於弟何如也哉不得不緊着官之事也浮念
於母又不能輕去其官夢中之夢占孰與馮乎
不得不寛者母之念也泥事於官又不能撒就
吾母酒中之酒醒何時解乎不可柰何姑安吾
命旨哉兄意何所取西江之沫又何事患粘壁
之枯　皇天后土矢茲弗諼足吾兩人勞生[illegible]
養無上法門矣勞以益勞命日益多傷生不淺
惟兄省之弟惟念四掛帆而南缺焉季昭東道
之款量移消息六月未可知八月決有善勝著
落季昭書當悉之歸清老母可得會巨嫂仝行
甚善弟舟將徑可逢嚴陵也恐時日未便相及
耳惟酌材示之

與嚴印持

拙稿甚煩吾兄昔人文成而借譽玄晏未聞并
以灾木相勤不患所藉玄晏之言不敢自以嗣

請耳唯兄不惜齒牙為三十年守一枯管以覓得無所得而無所得者卒不可得自今已往此中頗有脉脉處以為凡言多不如少少不如無頑念既以此道頭出頭沒于人間世如所云云眞是說得行不得也雖然辛苦艱難備嘗之矣非眞過量之人擔吾癢而令吾咲按吾痛而令吾哭吾敢多冀于今之世哉夫搔癢易也按痛難也漢以前其人足以傳皆以其痛傳其人者皆以其痛之按譬之醫家砭鍼之工拙而後用湯藥醫者始多護疾之念天下始有終身病而不得愈之人師曠之言曰使後世復有如曠者必有以知鍾之不調世之以欺德相標榜而不顧天下後世有曠之聽者衆矣第見不及而竊知如此者之可閔敢與我輩共切砥之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解者以為善善之長不知此吾師用譽之慎也何也毀者小人之事君子必不出之于口君子而未忘于名無試之譽將不免矣好人譽我亦好譽人堅為壘而使攻者之無釁多為塗而使尋者之靡適天下是非好惡之實掩于君子之相譽者乃甚于小人之相毀直道之不行吾黨寔職其咎矣孔子不復言毀而必申譽之有試其慮之遠孰知之哉第兄子之念不敢眞之庶几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耳承懇懇之諭藏之中心矣初歸不免多俗事中秋后將稍理頭顱所命當徐圖以報也忍公季方并此寄耿耿佳章特以示我唯日望之

與聞子將

丈千子過此時與之讀大士近業已相共　之壬了又虞伯玉失其故吾然吾未見其文也今接子將八行具覘朋友直亮之敝此須求巧便力幹旋之人才實難況其人本非不可披心腹者要思所以能折服之之道未可以嘆惋置之也文之日陁吾輩覬倡草萊之義弘此竊攷之旨文告之行灑然前茅之效江右二三君子奐翊是先吾大難其于羣詠之中伸茲敲衆標勝來者不謂驕志客氣頓芽其間以為譊譊者之

藉運之使然無如之何者哉夫吾則老而莫之如矣所謂是在子將其懋圖之俞君宣作令直以佛之心生人卽佛之法將無用之况世法耶此君在百姓其慈悲之父母在我輩恬養性命大家沒事之大師其人不愛錢而非以貪廉殖其官不惜官而非以勇退護其名吾從未見如此人殆莊生所謂人貌而天行者也耳伯之說蓋實未識其人而爲我虞其喋喋耶一樣在佛事人梵語所以崇訓對之方無義語所以借救饑之計在人所以處之我則已休已歇之人矣卽遇世法人亦用我法耳人未嘗以我爲羣狙我亦不必以人爲海鷗也此言對耳伯似太深對子將又似太遠然子將本以不世法人新入世法之排場此亦差足備絃之聲與鞭之影矣俞君大知李君仁季試檄之與校士全事取異等第一人稱美不啻其口又以雜佩申之此亦不世法之一端已季不首爲程文字第二徐應豸五名內俱蔟蔟佳士也程兄文直超超近一

青送詹令君中季和兄之命再三之祝卽言輕想不茫茫也

又

十四日舟達嚴陵布帆要芘乎穩鄙況孟陽書悉之五十日逍遙湖上劇力擺撥一至超然精舍回崖相對杯苦別去追思昔年我輩課業此中予將諸賢休沐于舍予獨飯講堂乾鵲從梅子樹飛來就吾桉取食剝啄几端與予七筋相和飯已乃去今暫一登憑把苦未語撞大固逝主人蹤客苡然回馭境變幻怪至于若是顧我不知還是昔年之我耶光景百年生寓其中祇憑無端利害誹譽爲境苦樂驅我從之頭出頭沒了靡休由我昔年癲頂送日未能磕頭研參真樂要領今日那得不受假苦折磨桑榆之光既追究竟之計夢如反覆摧卿不若瑞卿兆開發騁返眞之駕省此十五年益多之業耳言之匪福慨不自禁嗟乎子將以吾并觀二三兄弟亦非復爾時超然傾吐之日矣一息而視食

人間可更顛頂那過此息哉應酬稍定此身爲
動爲靜爲近爲遠作何料理夫身之精神宗之
物力生之年事秀才之本領總應世之生業不
必其當于道也吾之父母未能遺世之法以望
吾之供養吾于色身色界不能不就世之法與
之隨順爲周旋安可不精計其節度之饒乏與
緩急以躊躇于其所不窮一不窮而世間出世
間法兩舉矣在子將自力斷于動靜遠近之間
而已矣夫不背之交際簡而物力不虞殫[illegible]
之供可不借饒于子舍也不情之酬酢屏而精
神不虞敝敝通之病可不分謔于回車也假樂
之中時而釀眞苦之孽出世間之法必不以太
深鶩而求也假苦之中不妨透眞樂之旨世間
之法不可以習常忽而循也故曰在子將之自
爲力斷斷之此其時矣習氣纏熟舟居半日三
尺老喙便爾嘵嘵用寄一笑老韓書可便致去
并劉方寅有回字俱便以寄我楊甥小有曲助
遲更圖了願耳應祥頓首時舟抵嚴陵

卷之七終

西安方應祥孟旋甫著

尺牘

與蕭伯玉

當今人文壇坫大國稱勝然論之難定亦無如大國者何也人為政而不禀於一尊也大雅紹明在斯之旨其義斯丘取之豈借子將以徵其罪哉春秋之作其法詳於治內而其責備于賢者吾兄今日所以樹表于鑒裁其事之非異人

任可知也子將文告之役猶是草茅之義也孰與躬受王者之賑以奬吾同好而征其不享哉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伯玉其懋圖之大江以西其在近時號主盟者以異仝為臭味以臭味為封域足跡有疎於四境之內暇問縣寓之大觀乎勉哉伯玉總一倫類施及吾黨予日望之矣徵文奉上不敢刪鉛義在主者矣王參漢年兄劉吉矦各書一封希卽致之毋玉嗣音不勝拳企

柬尹長思

長思足下都中甕誦尊牘廋發弧之登必先足下耳不謂枝斯亦與武夫其僨長思何事亟亟此哉惟不佞弟老而臊不堪庾薦耳南國丙午賢書海內推為冠冕其中沉心穎鷙靈氣汾灝吾脈膺長思殆無兩焉國門所懸巳足籠蓋都士重以年來醞含不朽在斯淩湯轢吳包陶吐馮直足下長物耳敝友聞子將將壽文告之役紀綱之使四出而羅宇內名文江右譽髦唯兄

為政不啻求傾篋中近搆同人之作郵筒可糾者并祈傅以致之其懋國焉斯舉也成載錫不淺其留意焉

與聞子將

易文未有頭緒來人且于此待端午後可反命其強半耳盖年來應酬若人不知精氣皆從中消耗如今略料十年前生計便覺百病俱來相虐細小刻字非借日光不能灼見所以校閱之事一切寘之近文得十一首看之作何語新社

生焉道德文章忝萬成純而世每昔亡爲兩出
逸取勞其間嬈吾精營俺而得之者抑緊有從
矣以吾天陛志之如此其精也氣之如此其膺
也所進于技之如此其冐也其于天下有何不
得而聡聡乎東西南北之曲折之不能了于心
夫河伯一旋其面目而海若固已育然喪我于
胸中然則塵垢粃糠陶鑄堯舜之業何以効于
吸風飮露之致哉吾知我之終無所益于天陛
蓋自天陛之於我知之矣沉病侵[illegible]
就草須更覓便寄上西戌第一人先聲吾必不
肯交臂自失耳思曠清深瑛人同舟趣味眞如
來語拙集呈覽三十年措大恖子時當冊對諸
企嗣音

與王無沾

老母旦日伏承稠叠之貺人于之心拜嘉感娓
舍弟持來近業讀之駸駸古趣仍捉筆問攻苦
之不易涉世之欛柄日操日冐諳理自然日熟
措之于文自然日精此在時以聖賢之言忝而
衆之讀書未有無根本而涉世不入俗爲文亡
墮魔者此言惟可與無沾道耳家弟周旋一尋
無沾根本經略梗概見此矣夫童牛之梏禁巳
后時豕之牙不可不當機而積也習用之人爲
之奔走而傳弄者或商所以去之彼可不托宿
逋以多無事之行又可不欽朝夕婢僕之用在
一轉移間矣諸丈惠存僕卽揠以致九頓之謝
僕僕世冗先布耿私疏節之罪伏祈崇察

與勞人

楓林之役辱顧惠好百日周旋長者胥大廷
之誼業巳千載自意矣更相從吏獨值剞劂以
布其文弟亦不揣慨焉拜命盖庶借執事者風
力之厚以貺一時諸生羽毛之助不謂事局乃
出意外又未嘗不以盂浪自嗤也區區之心差
可解于執事者當年束脩所入罄出以供工費
非敢私擁橐坐聽諸君之折閱也乃所選文
亦非鈍貨也徒以市之非其法以致書滯而不
行簽江右入閩兩以翻板取羸利矣然則此事

之出意外實吾輩共當財運之恡人力無如之何者哉弟今正在旋渦中相燃眉之急而稍爲計焉在定宇甙肯曲意爲通融聞近亦不免爲落水羅漢卽此我輩可相譬矣文有鈍而不可恃也天于食物何佻哉弟之此中徙切不安而不能爲力此終當看天何如觀如此景象欲作軟話相寬識者亦共唫而不信矣伏承督過愁焉靡寧漫爾奉復惟所裁罪

與孟陽印持子將

元旃人還一字寄子將想具見之　朝議更新凡欲掉鞅一世之間自無隨人脚跟盤旋道理我輩胸中一線衡緹亦自脉脉有所可按者此言吾不能于世所謂必然之筭有所稱引吾生平氣息候于三寸之毛穎天地萬物之于我其氣亦畢于此候之庚戌以還前事歷然宜不忒于識者之吝察矣三百年取士制義　國家三百年天地萬物之精氣也必有事焉而弗正心弗忘勿助長也吾氣所以浩然塞乎天地之間耳于事不能操其所必有心乃不能不正心不能不正則不能不忘于是乃不能不斷長于助矣夫科名之于制義也猶男女之成形于胎息中也故胎之息可調而成男成女不可爲君子所爲必有事焉以任夫氣之所自生亦若是焉則已矣柰之何斷長于制義而挾科名以■之哉士詭遇以開上之失馭文不昭而釀武之無烈萬物喪其性命之情以致天地不得安上下之位精氣之傷往必害致一至於此今日所[illegible]操有事之心養吾全氣乘夫衡緹之初動以通觀天地萬物維新之洵美者孰爲激哀道善其人也哉我輩于此亦可自按于一念慊與不慊之介矣應酬匆匆中有微緒引之輒亂漫疏其梗概以質于不甚巾吾言者徃復究此庶幾比于巨鏞之寸莛耳聞　曾至湖上所聞幸詳以相示有書尋韓一令寄計日可達也

與伍弱生

傳玉生爲應祥言弱生案頭時置若一編鼓吹

寄賞茗椀酒槍兩人相對品隲天下士未嘗不拍掌稱劉豫州也不惠祥窮于天下而以老許慮無可藉生活者又計此等生活唯可用自佐其老與窮不敢更出求商天下累好我者賫非旃檀輪囷離奇錮守偏嗜震風烈日之所摧剥迅雷驚霆凌氷屑雪之所激蕩而礧磈益亦備煉困歷庶以不比陳根腐荄之汶汶于世者矣歷困之餘光存故我嚼之而有味如臘蘸之則其臭不芳無如吾質之下耳弱生何所取而奇

好之使者捧惠大集綱目之頃光怪隱現晃晃有物存乎其中流連寢起幾再旦夜不惠弟生平矻矻不自揣量妄所幾樹于此道境所卒扱而或苦于心之不能攝心所擬到而或患于才之不能赴雷轟蟄動水窮雲起十年光景一時迸露奮欲鼓其既衰之氣一攖弱生之怒畢吾技于孤城之捍吾以極吾心與才之所能至即斷脰決腹而不悔恨雙鳧不用吾命也嗟乎弱生我其久喪之子乎哉食于其毋中心悲喜得

不交集比于玉生松風之夢中聞吞針刻臂之旨一編案頭弱生固有寄賞于尋常茗椀酒槍鼓吹之外者乎　國家取士稟聖賢四子六籍爲功令故制義家言標體嚴而其道尊漢唐以來制科之槩曰孝弟力田詞賦論策季之下也其害止于詭行之不情綺靡汗漫之不可振名實質文相爲冐人心壞而世運因之令之名爲能文與挾其所爲文而擱爲擅世之衡者其人可數而知矣四子六籍微密義諦駢驪而胥淪

詖謡邪遁之詞之桎梏與斧鑕人心世運之憯壽直漢唐未造所慮云爾哉故今日制義之碁壞非直文章之刼也千古聖賢之刼也吾輩相勉取義在斯之志所謂慨然共濟以庶起此道之衰極其心之所攝才之所赴以使聖人復起而不吾與易者吾以俟吾弱生之細若氣微若聲者于尺幅隱現間其必不以所嘗願領于聖賢之賁志與世人爭勝一來之言亦明矣若夫文章古今揚扢性命之變得失寸心之知四子

六籍揭然功令朗鑒之在懸矣安得山水之閒茗椀酒槍相對弱生足下𨀣以質之夫君子之有所不得已于世也衆生之溺援以由已況坐視聖賢之淪湊與出與汨于逝波之不返哉不惠所以妄冀微樹于此道甘于窮以老而不敢改吾度也時不我與其若之何以予覩于足下可謂具有天之所以與我者矣懷之好音日以幾之乞言一𠕋并陳生甫稿奉覽邀錫不匱中有微尚附代承風之請焉爾縷覼主臣

東鄒孟陽書

初以力量自計出門之期得孟陽策勉之語蹶然思奮以十月之初可以拜信今此與又復欲衰矣詳具子將書索觀之悉我近況也來書以明年試事不免焦急急之政此時也舊所選易文精熟於胸中或作或改三五十首以活吾筆塲中四經便可不勞而就新文取其尤妙者翻之可也但能作應詶往來箋卽辨作論策又將閱古人文字以潤之卽欲資記癸甲程墨足矣表不可無二三十則耳此時急之恰好也一月決宜作十多篇文耳此甚簡易法門吾輩所以聽天止此矣徒爾焦然無爲也吾胸懷本超既不樂與世人俛仰有父兄在山椒水澨超忽自放又所不能只得低頭作秀才生活無如盡心時秋爲勝塲矣上智所患眼高手生孟陽之於二患乃似都欲過我夫不以我爲殷鑒乎梁六要東還可令買舟泝流踵庚子之遊萬株紅樹十里玫花足供擁鄰況唱詶往返不少清發之

助也孟陽力量倍我想必無虛于跂耳瑞卿近同處否乃不與陳逸宇一周旋以討其尊人不毋忒懶乎橘一簍附械

與徐二官

吾初見二官文奇賞特甚來者之有不可測一如獅子墮地有掣斷黃金索之猛氣一如天[illegible]澍雨雲滃雷轟天地之勢霹靂而若欲倒翻者政俟于此企青山綠樹瑋異之觀于試揭孤葬之際不知何說相蠱忽失懷來泰山纍殲黃河

倏帶人亦有言虎必無更爲犬之時然莠或有反勝苗之日夫莠則莠而已矣苗而不秀秀而不實驀自喪苗之真思掠而陪莠之席烏知夫苗之不成其苗者卽莠亦不成爲莠哉故曰莠或有反勝苗之日者此也物生之不齊也苗必無變爲莠之理逆持造化之權而不顧其祀陰陽人道之惡固已愚而可笑矣至夫不成其爲莠始乃蹶然而思反吾苗其如時之過者已不吾與賢之枯者必不復腴一杯水之仁覬救不

仁于一車薪之火此孟子所謂終亦必亡者斯誠佛所憐憫而莫如之何者矣熟參今昔之變力奮其雷在地中之復命自我制有何是非之論可眩得失之數不可知也哉虎犬之喩亦若是而已矣老儒巾語從來不敢討偏宜于古今世界人物性命本色畧具于此今畢于時義發之孔子不云乎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夫取精明聖之六籍而脊身于昭代之典制　國家三百年名賢碩士所奮跡寔係如此其大也可苟焉以停當于一日哉薄其隋野居氣味不足報嘉授也鑒而存之

與徐介夫

臘月奉一扎尊公所以寫茲契濶已槩悉之想介夫于此當更有所相明耳夫精神之至忽可以學而以學不忽此豈復有蚊蝱之過之可以挫吾思泰山之前崩與龍蛇虎豹之駴突之可以驚吾神哉丞知窮達有命恨不使十年讀書古人柔輸感慨透革之言乃有于此更下轉語

以爲讀書亦復有命此眞天下無志意人委其有用之歲時筋力以聽鬼神之播弄者不惑此語命自我造矣寄來文字具覘氣擬之悍摯吾所求多不已摶萬里之風必須于大如垂天之雲之翼君子亦自勉我之爲眞鵬者耳六月之息固吾怒氣所逆激也公庚于孫必復其始時不我與勉旃爾已戴府尊稿若行之急便共平子共圖一序冠之吾勿勿酬應乃無一字可枯俗物累人柰何柰何弁奏此記尊公

與美有源

意翁洎令君來再接有源書發憤之志不以賞音未覯輿憾道非私心甚嘉之淮南子曰甯戚商歌車下齊桓聞而該輔至精之入人深也精之至者聲不知其所以出而人不知其所以入兩相遇于甚深之地也聽非桓公不能于吾歌幾入而能與吾精論至哉由此觀之歌不能深入于桓公必精之未至如甯戚亦可知矣歷年之學晝夜不息之勤吾輩自反于甯生何如哉吾道不非賞音未覯直摩厲以需時耳其何患焉風沙屬厭近且圖南可以得請聲問不遠是足快也致意應先均此影注

與楊志莘兄

令郎來詢知仁兄近况雖行步小棘而神氣精王小調理便可出門了意中事意中事不必了我輩幸有兒子又辨得徒在閑身看其成立生平微念所鑒于帝以嘉惠下其大者此不可不善有以承之矣嗣聞又新得丈夫子神氣之王可知念之使弟頓增遂無此物之憾兄當此時顧念及弟以爲我憾想亦仝之耳兒子意質俱非常等政須擇師導之幸微祖芘可不就府縣家童子試又不必就秀才隊覓科考世間父兄所泥近小呫嗶對偶之學自不必以汩其聰明擇師必于其積行博學有大儒之槩者日常工課自四書本經之外每年佐以他經古書則必整部熟讀左傳史記管韓莊騷寛其期節其程毋廢其一時一日經生家言故不可巳須讀先輩大家及名人程墨使識其脉理今古浸灌文行兼鑄光昭世德成立根基即豫于此科第之事大德受命其中一節所培九萬里負翼之風此司父兄之教者所謂盡其在我之道也承命尋師一時未得其人當精求以報望兄亦不可以僅僅童子呫嗶之學而輕屬其人也弟旅狀無可道有髮種種踹躝遝人一老公車而候試者耳三百指旦夕歌魚昔年公車無此拮据然一事便宜職事未關應酬多服共婦等盤旋老

母膝下為兒女懽回視昔年母間子岵亦無此歎悅不能不感此老進士之總成耳明夏乞一南曹奉慈顏以攬金陵之勝少需期月便可覓差歸家上八十之觴天不吾靳于古人板輿之樂固以稍舉其凡即可骨肉相隨竟老菟裘為西方弟子矣兒子有無殆不易問先君善貽一綫主者或不頓絕之弟且以此身聽之矣今弟在此況味亦與弟同人之不肯急為賢者之後作緣亦無若之何兒子來不一字示弟此不足

煩問且亦不必煩奈何于元晦亦不令相聞此非弟之所知矣便言附候不禁縷縷笑而寘之

與徐元晦

州尊人還附書想到教兒子使實實有讀書功課而作文則要求有意思朋友真實做舉業者多以助之不專在師也五經之外要讀大部古書為主限與程限每月核之讀得完熟諸書自輳無論遇合鎡基做人地步拓擴具此矣今人四書本經忽不加工翻弄時文混過歲月于古人書中摘頭摘尾作小販子博獵時名即幸叨一進其人淺薄無味皆由教者之失好朋友差易求先生但得有本領有識望真可使學生不敢慢之人其為學生進益自無量矣書肯須自開其想頭悟門政不必盡以死主意錮之一節通處處通矣兒子差靈慧吾看其福性亦非尖劣者兄患無師友成就之弟直苦父所以養之之道難得恰適耳弟欲南之念轉殷未知臘月能遂圖否若需四月才選老母不便衝熱只得

勉就此中年餘乞差或改南也此要藉 聖朝安寧之庇及天康壽老人耳子息之音愈邈欲更覓宜生人不但貲乏亦心厭而力倦矣允藥服至半忽加脹脇之患今且置之人參奇貴未遑理他劑治半開半仳半健半弱身子內外應酬正是那過自家一分神情無處自在透理言之真可嗤也徐應魁癡妄絕人其大病在淫與賭然其才智不能自衣食尚可御能寫數字非廢人也前日借好差遣還意兄便可借此姑以

片地處之耳夫既知其在外不良誤事非小矣何爲又聽之去其妻女在吾左右任其父子夫婦相離拆而無完聚之樂定仁人所不忍也何必作不良而乃如戒之乎黃上珍七月廿才到得兄手書云云想爾時弟寄書俱未接耳

與李無言

弟陳人自分劍首一吷所藉大下友生臭味如吾兄輩耶許之誼一吷之餘啞然就廢隸也不力以辱膺行寸心得失弟自知之足下過而諮

焉蓋從行卷臭味收之不知臣之精已消亡也嗟嗟無言足下所收十年以前孟旋也嘻猶勉附少俊奉令執殳今者非復昔之人矣夫拾天下遺棄之物以供吾一人之獨賞而不顧舉世之誹笑此千古遇合所希有也足下豈以友生一日之知槩藉上司文之命者哉制舉之文時焉爾矣吾輩老宿不兢爲時而能爲時所不得置其神頳足以折之氣餞有以取之也大將登壇百靈奔命指麾則山嶽摧叱咤而風雲變制

勝在轉念間李光弼河陽之捷非必于戰之日也觀壁壘旌旗之色已覘其必能殺賊矣吾槩高曾之規矩彼且狎以爲芻狗之已陳此不足以奪天下少年之心目而使惟吾之胥附亦明矣故曰廟勝之策在轉念間而已矣弟陳人也足下過而諮之敬申其九九之效如此蠡測隹文多所唐突仰恃雅涵拙卷呈政張搏九年兄并此寄聲毋玉嗣音可任企遡

與余又新葉良甫方元卿

吾郡六校之秀近年以來龍丘多士可謂于斯爲盛吾道不非豈唯吾黨阿其所好以相夸嚴風聲被格凡托草木之臭味庶幾一日最勝之業奉其社稷以相從壇坫之間吾道不非猶爾曠野以至於此夫楓林片石維天所啓豈緊昔人所慨廣陵地氣不足勝之爲介介哉二三君子勉以圖之夫志有不挺于匹夫三軍之帥胡可奪也氣匪陡振于三鼓彼四十九年之拮据而始一匡以爲賜于天下非有曠日彌久猝不

能待之虞也勉以圖之以俟天之定爾矣敬輿弘奬楓林之義慨然思糾二三兄弟尋茲終和言好之雅吾壯其槩以當年盤匜授之而爲之申告於同事諸君子維我同盟凡與載書共勸成焉當年廟中誓神之文皇天厚土實與鑒之吾之此中未遑遂寫而無或敢諼凡我同盟罔有二德以替前好覝諸皎日吾以此樂觀二三君子志之挺氣之振壇坫最勝之業一日而爲賜於天下矣其交勉以圖之

復余又新

讀寄來近課性情之端蒸然傳其歷練之境以回薄澹蕩於伸紙和墨吮筆之際又新所以善用其竟之效可謂左之右之無不有之矣夫能之潛也並遍澤空界之雲雨吸歛韞積於重淵之下乾之初九於德所以謂之始於用所以謂之勿也夫潛之地其卦坎也陽陷陰中諸艱備試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而乾之用見焉非其勿也用于何始安貞之吉應地無疆龍德正中茁芽之一端耳又新理吾前喻既自了了已歷之境矣胸中故影安所留之吾南枝一命求間得忙有使我爲拘拘者抑復何悔徒擾擾而無所效短長之數于其官不勝此中之鞅然耳雙柑斗酒埋吾初念無日忘之徐似之曹欽之詒我長箋德心道旨蔟蔟言表境之煉人利益如是王持左右奄我仝人韞茲全氣以共秉文明之會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又新懋圖之吾可懸券以待濟濟楨士天必不使虛生也坰則惟特勿斯在我無勿無用潛之爲言柰何不共切厎而深體之哉老儒無當跌而寘之拜貺謝謝寄訊尊君

與王清宸

少日周旋丰旨睽剌使我輕心淺心一時具失所在別來安得不思玄度無已耶吾輩相貫披文其言能發古人所不可易當今與後來所不得朽此性命之精槖於心而研隱於楮墨之表中山之鐘聲衡琯之葭息須時之至其蒸歙聆

嚮必不可抑遏天地之間所謂性之不貳而命之必不容已也伊尹借君臣以任天下此言於古之人當今與後來何如哉足下於此亦可以自信者信天下矣昔人樗蒲有不勝不下不得不已者其志至而伎因之伎至而鬼神環而遂趨之大德受命其胡不爾故曰足下亦自信爾已矣新郎君文頗覓看否余紹奎顧錫疇劉夢潮李若愚陳子壯姚希孟趙東曦吾所經見几几劃然一家言矣須搆全稿悉其佳處當有起

予其中余願尤楚楚者也仲秋到南中兼葭懐人此意不淺毋玉爾音

又

不惠天賦嫺拙器不適用南曺一命之請駕言將毋抑以鴻得其桶厤幾不以竊祿大罹罪戾不謂倥偬騷騞之際動以纓棘受事彌月百務茫然思於職守以內求稍可爲綢繆根本之策徒抱此贖者不忘起與盲者不忘視之心爾矣良書遠辱記存朏念溢于言表夫八音之奏總象其質唯是天地萬物併來出入之牖不着絲毫流散沾滯於其間以馮其氣之所自韺韶虞象武時以情之文章之道何莫猶是名俊佳篇用供浣濯莊生所謂樂之出虛者吾所倚信作者空袠球瑝歷歷耳有小遐欲行之倥偬未遑需更便似荒楮溯企

與徐君卿

邵人來京草附八行想徹覽矣天地變化風霆洊蕩日月回薄祖宗社稷之神激衰藥善至意

行於其中離之重明以麗乎正葢歷震之洊㳎坎之習兹且杲然旭然出於地上當乎晉晝之際矣衡茅素士離經辨志上觀下獲咏先王而慨當世因緣興賢之典仰天廷而睹白日咫尺之間性情之所蘊崇文章之所經緯恍忽動變於光明熹蔫之所沁暎居嘗所爲上觀下獲咏先王而慨當世期一當而未有所屆者心境迸觸神扃倏啓中山之鍾霜乍降而不覺其聲之自呟禹陵之矢機旋發而不禁其鋒之四激王

體所謀國論所斷觸之於境會之于心尺幅爲
泥三寸之頡爲印取寄性情之蘊祟以舒吐于
文章之經緯襟典裾謨緗明昭德王用正邦受
兹介福洛陽治安之疏淄川天人之策不足供
吾衙官之驅騄何有哆篇帝京掉聽栢梁建章
長楊五柞三都二京爲靡〻者哉當此之時以
觀君卿志意之發舒其爲如龍如虹聽眣渤潰
而不可禦者不必抉祕篋中之藏吾神已晶晶
相對飛動於萬里之外矣令子近秕殊見進益

其學與理與言業已就櫽括於文詞其文與詞
駢駢馮出焉入於風雅矣名家先路已肇于此
必非久涸葫蘆中者也二郎亦復英英可無煩
念弟以世事倥偬不能時與覿切爲負咫尺地
上耳風塵集削不可少酒不須大醉燕姬趙女
不妨時一進御以破寥泬以人適我不可以我
適人風霆洊蕩日月回薄一氣變化所不得已
有不洊不蕩不回不薄者居無事以尸萬物之
命君子所以黙調回時寒燠之遲以葆其天清

地寧之體眞以治身斯抑其度數均節之岸野
矣弟總故吾無可述似會汪生州可及之

與馬巽甫

高齋清對眞如暫入蓬萊承領仙子玄韺耳小
草行邁蒼江白露懷溯可言大章信鄙意評上
無當作者之旨笑而寘之文章通乎性命達與
不達定不關世人是非而不能不憑時節機緣
至與未至能操未至之葬者乃眞能詣性命之
精變者耳此中消息可以其氣按而知之披玩

佳文未至之氣固蒸蒸矣經生之秕根本于性
命則旨儁或者影聖人之言以格俚俗則見性
命而不見本題之面目性命之文出入於六經
則裁雅或者挾天子之命以摟諸侯則見六經
而不見本文之血脉卽本題之面目抒性命而
通六經之血脉爲文章爲和爲合非和非合是
中微義我輩苦心誰與道之披玩佳文不禁言
之狂耳弟頑梗成性嘗以自謂此道不非寧我
爲的必不爲矢非襲求巳之語誠爲寃也以一

人求天下是持一日之網以羅鳥以天下之人
求我乃張天下以爲羅自無失鳥之患耳夫時
節機緣之至與未至豈人所能爲抑豈人所不
能爲哉弟所務異甫於氣之先亦自信寸心之
不晦爾矣言之縷絜笑而寘之別楮并呈膂存

東黃公升

去冬接子將書服膺足下求聲之葬業巳永好
志之矣長箋飛逮陳義殷懃期奬之過自引之
謙使人一一不敢以當而一一不能爲對何以得此

於足下哉不惠觭人也三十年攻一蓺觭之好
是猶非有蘄於世也足下何所取於觭之人哉
文章之道於斯爲盛作者踵武且不具論撮其
勝者摹秦漢則古文詞耳於聖賢之旨不必覈
也標理則語錄義疏耳於題之貌與情不必肖
也時制也而古文詞而語錄義疏可稱合作乎
嗟乎難言之矣三百年來不墮中邊之見僅守
溪先生一人鶴灘荊川時離合焉他可知巳三
十年攻一蓺寸心嘔壯顏枯矣不以蘄乎世者

職此耳足下既旁采而謬可之矣吾文與吾之
言爲離爲合能逆知巳之鑒哉佳文妄爾閱去
中間少所褒美足下而偏嗜我矣吾敢自愛其
過乎李于鱗言擬議變化日新富有知變化之
道然後可與言擬議總之富有爲難耳聚天地
萬物之精爽於一腔光采安得不耀兩間而亘
千禩也不然世之所謂擬議君子亦奚取焉足
[illegible]答而示之璜沮彌久歉焉裁報政狀于[illegible]
[illegible]
鄙遺敬藉和衷凡爲職志矣

西安方應祥孟旋父著

尺牘

與林鶴胎年兄

皇華寄道尊酒夜談道德之光性命之旨文章令故之證嚮卬友臭滋在原急難所以爲親爲公去就之商榷生平晤言未有若斯款綣者也主者時警促刺獨身就道六月而告竣于役政圖理前肯仰拜老母之錫于眞知我者適當事

者新奉郎署諸臣不得移部紛擾明旨有褱伊結不敢悤言老母獨子危惻相望抑又半載於此矣古之君子無逃之誼自矢固有叱馭以前而慮不反顧式遏之恫中殷亦有絕裾奔命而忠以遺親者矣彼有所用其不足或他子姓可代養也安所期于楞然無當之人毋干形影孑弔於崦嵫之際者哉近見邸報學僉之陪弟自揣量無可以得此者敢忘大雅邪許之貺但以弟人微望輕之素所需次者又予者所鄭重與時賢所馳鶩之官不知稅駕且於何日居官靡效借箸之裨思親祗蔚板輿之懷益不勝其中之維谷矣老母壽章綿邈鉅麗一字非弟之所得當三復頌玩無有一字不引弟于其所未至以共偕之豈弟作人之壽考者兄台至孝樹敦大德受命他日所以胥一世于春臺之上者先庇其餘以濡沫夙所愛怜之交弟其敢謂精之已耗不勉事其母以徼施不匱維是不慍時以提之春風樸棫薪槱盛事徯棣宗工起衰濟溺

天欲平治舍我其誰弟日以幾之海澄年兄會便荒附悰謝拜楮企瞻

與張夢澤

都門辱拜龍光紅塵百丈之中穆如清風再沁心臆暫寓三十年雲天之企何其快也弟南枝一命駕言將母維是仰承台旨量處不兢庶了昔年意中所歎不謂適時孔棘一受勒羈百凡期儗無不廢迕進退無據小草自嗤茲借便差圖還老措大清泉白石故吾耳衮衣繡裳儗然

下土得以編民與荷節庇山水之間式藉公餘因緣夙脉追隨謦咳發其志意聞所未聞太宗師提衡當世文章之覛弟且先茲都士欣拜快私于三十年雲天之企矣小舟借逕晉陵誤聽周生之言于莊業前榮溢欵焉樞覲意中倍頗頰佗可言爲老母乞言一冊奉覽不靳藻施感偕罔極拙選附哂荒械申溯儒力主臣

東鳳陽太守王震川

謹啓弟自識爲文章伏讀台兄行卷道德之光

蔚然筆墨意象之外私心慕之何以當吾之世得爲王先生執鞭哉癸巳之役叨綴籍尾既快生平忻慕之悰時承謦欬亦若不我鄙夷而臭味收之弟至于今雖極淪落有以自恃不爲名賢之所擯詘而墮其志意道德之光犨人微客便弟不以終于淪落不得日侍函丈爲憾而益快其一日之執鞭長者謦欬之感發所載錫我者眞無旣矣鳳陽國家豐芑之地借尹命世大賢治理之重比于三輔祖宗神靈實式馮之凋召之烈茲焉職志諸萬年兄獲捧新命叅佐太府偕弟一日執鞭之快而更與日侍函丈之幸仰禀紀綱燕及朋友何其麗也夫定遠之政苦心勞力寔事茂功明府精覈而尉薦之地方食其永利而當事者顧爲求多何也弟聞眞心計天下之治者未有不重民之生則未有不注心于良令者也况周公召公之聖履分陝之司以釐國家根本之計所爲表著其成勞以鼓任事之後勁知必有萬平尋常相引之誼者矣不盡

之衷别啓列之冬杪更逐少年北征儗借逕趨覲備殳人之役可寫積企薄賦附九頻之候伏祈勅入不勝瞻跂

與熊于候年兄

西園高會酒深語劇波濺盧射言之不度傍聽舌昨兄台快然弘撣於狂至今耿媿老顛欲裂風景衘感長者之意表玄賞也海上煙雲五色片片收拾牆頭行歌而入長安告教之成于新帝阿修燕見相詫所得執與仲多致見棐矣敝

友恩貢生鄭德隅祗覲之便荒附訊私鄭生名
家兒子弟里閈胏附之好得厠籍稱大賢門下
士弟與嘉之假之羽翰飾以盼睞以方生所夙
濡沫與共之懇仰仞欣荷夫于爐錘子非常所
聯耳弟南枝一命駕言將毋當茲東虜震隣之
際茫無寸箸以佐主者肉食之鄙謀拙自悔安
得鞭影振之近狀鄭生悉之荒訊影戾

與呂巨源年兄

徐年伯還曾附謝悰想徹覽矣茲薛友正平者

過弟辭還弟于薛兄二十年心寄之好欲留箸
小齋許月清對以謂離家日久待哺嗷嗷釜中
之魚不堪烹食又曰正平不佞徽子之靈獲以
秕文荷我君異知時一披覲惻然藏桑之人而
恩下以壺餐之色隱隱宇間感切捐糜而口不
敢告語　也嗟乎更生弟固我君夙所惻然而
㪅之餐者也有為我告語者吾可以縮而無言
今之為邛友言者非我其惡乎屬之不揣煩人
又為此疏皇華奏最日月至矣不勒三百其
以易生釜中之魚惟及時圖之鹿鳴詩人之詠
明德也一食之美必呼其羣所以咢宣大雅豈
弟䏈施之無已也弟其敢以使君無已之德自
為私哉伏惟豈弟及時圖之倚楮企仄

與楊蜀亭大尹

日者小草于役借逕芾陰式瞻儀刑親承音旨
灑焉生平天際眞人之企快孰如之雲陽道中
捧讀大編膺褋一班觴以全豹奇致歎礴應接
靡暇張燈呼酒詠唱申旦弟所論交上國之士

多矣奇文共賞時時有之若夫包舉三湘七澤
九疑十二峯之勝負之以大力而傾儲以覘人
未有如此之恢瑋駿麗者也太玄法言長揚羽
獵千古兢爽孰是二俱擅美也哉儗擬數語附
托姓名蹲循未迨心神微窨之沁媆輸寫政自
不易耳行抵雲陽龍光伊邇期會為近鞅焉遄
發耿耿下忱屬敝門人徐士琰疏之徐生從弟
問業有年觀風試卷仰荷雋拔友生居常瓣香
之供遂以上邀大雅終和之聽精氣玄感如響

斯諧弟所灑然生平天際眞人之企不翅躬與式承之爲快矣遺才之試藉命宗工羣士轂擊爭道之時三年一日失得呼懸之際弟誼附友生升抑共命不敢不向吾師代以鳴之饒舌死罪顯竢德音

與莊若庚年兄

都門匆匆未申傾寫乞錄秣陵乃得時從尊先生聞大雅豈弟之政麻城之覩蘭陰諸所鞅掌無不倍蓰乃吾所奏刀而躊躇者不知何從懸之解也作令之無譜如此矣士從楚來者所嘖嘖神君其所陳述亦如此荷茲紀綱燕及朋友豈必促郄傾寫爲愉快哉王吧生者天下之士而著千楚弟所友楚之士譚友夏易巘庚曹喜王汪闇夫共然牛耳推之者吧生與弟言知我者我君二三子莫當也夫事之鞅掌無不倍也生抑何以得此千我君也哉吧生又言君之我知不翅生也奇文之共賞偕羣從而儷兒焉奮千秋之業當吾世而懋一人之知爲龍爲光契洽千琳琅珠玉之好吧生言之誠士所不能兼被之遇以簿書期會之蹣跚多士濟濟有其偕與泳歌先王之風之泮渙天懷中濬聲求玄感神之聽之直君家令譜不能數數哉甚矣吧生之善夸也弟心爲快之遂憑寄聲弟近狀吧生當悉之

與魏仲雪年兄

接兄台手諭續海南韓生如璜過我讀太學錄課并太叔暫如瘖對荏苒未圖尺素之訊蓋弟辭老母于役閒關倚念曾懷既不能佳時適維震臨乘問馬牛載拮据未得似是每思捉筆一抒翩而便有物奪之元日蚤起隨了節事端居不禁斐然卷耳周行之悵敝門人詹禎林來辭北上便寄此箋生字仲肩李東一先生高足弟子推以友弟生爲文語不驚人不肯伸紙其論理則無所不經道事則無所不史游戲又無所不予者此其文也乃其人金相玉質龍文縵理深古而多致弟判斯士以謂後來洵少兩者特

爲介言定予鄙鑑于李元禮郭有道之門兄台
覩其天機于若滅若没之際當直引之小友匪
第餘論相賞爾已老母壽文可得不得魏仲雪
隻字冠帙日月留照列宿燦芒伏惟不匱旦晚
錫之弟近狀具仲肩

與蘇與紫

弟二十年論交大國如吾與紫先生輩人按之
友籍庶幾彬彬上國大雅之志林矣神之聽之
終和以平以獲綴門弟子于韓師而獲附雁行
請交閑二集[illegible]卷之九　九
于吾與紫弟欲不以夙生爲嶺海諸子勝蓮之
親爲足下肯許之哉佳集刻成定圖小啟術之
非直臭味因緣與生平親暱不容已也一得鄙
見竊以爲有劉尹勝我之知焉足下肯遺之哉
[illegible]評故多君子弟所識其人足當明使君栩之
[illegible]之執首孝廉則陳維謙維恭勝士則陳際
泰艾南英鄧仲驥羅萬藻周懋應魏忠葉洪元
萬建恒建垣此數子者其志非止爲一世之士
今其人亦非啻一國之士也挾非常之器者不

遇今日非常之主弟豈敢以古人前士之誼望
之周生旋便附奉竿牘非以此爲傷觸地也周
生道氣文心當今勝流第一相賞以文贄弟箱
妄評其揆局舒閒標骨蒼秀定爲元品伏惟太
方有以致之弟自六月賈棹北征有問及韓孟
郁希便擲之纏觀主臣

與阮集之年況

夏初宥族以弟[illegible]著稱遇兄使還京前役[illegible]
酒[illegible]建[illegible]
[illegible]
期吾既挾夫世之所必不可舍者于吾之身經
世一事自可長物任之集之于弟豈以此相矜詡
哉吾所卜度　皇太夫人年伯大人長春燕喜
之樂以光昭文孫至性不易天人啓碁之嫩貞
於受命爲得其大是愉快耳嗟乎集之我輩又
豈弟以其行之奇庶幾于事之不可必者哉即
此益可自信生平最勝之業矣弟初請假以可
奉老母家居歲餘優游爲弟計者以謂與長者
期不可以後遂于六月將母遄征逡巡之中下

此忙着時以自唯命實爲之亦無可奈何以應之爾矣武林會劉蒼蘿令親知吾兄業拜皇華之命儗以便道極武林湖山之娛聞之色舞恨小草匆匆無能待兄共爲懽愜耳武林湖山之勝借遊客爲點綴凡遊客往來能極湖山之勝者其間勝人爲之左右而鼓吹之也武林勝人弟所心契伯霖而外有閔于將嚴印持忍公無敎鄒孟陽皆劃然一代人倫冠冕于將弟子輿子有甥楊人駒孟陽弟方回猶子敏士後來之

士謖謖少雙兄入武林不急遍識諸君不知弟二十年經營小築所爲壇坫四方之名士以含吐大江之浩渺發明兩峯二湖五雲三竺靈秀在斯之業眞有出山之樂不足與易者耳人駒敏士方以童子待試主者兄過于將進二子試之以究觀其文與人之槩主者能信兄之言出格待士以第一人位置之便可疏其洵美力保任之若猶尋常恩澤相假卽不必言進取之事以天言之人有定命以人言之文有定品卽參天人言之一名與試途亦甚寛不煩我輩然直耳千古湖山之勝必千古勝人收之武林有白香山蘇子瞻緇流女士之都長直揭之以懸于日月況文章韶秀之士固山川靈氣所發豈可使僅僅尋常並叙哉弟敬以二三君子卜吾集之所以替勝于斯遊者矣曾太先生物甄多士又我蒸民龍山之陽翼然闕閣與人百世俎豆之將孝子慈孫千里榱角几筵之慕錦宮城外君草黃鸝借茲親賢不諼之遺人以相與繹昭

代與滋大之肯搆此亦大雅聿德之極思也直皇華爰諏山川啓予爲足千載哉吾兄得無意乎道會韓師讀兄八行所示弟者不異劉君故不別作報音一姿爽嘉禾舟中視兄新擁胡姬何苦樂之懸殊也拙刻呈覽政匆匆小草無能遲兄共娛勝賞何任企結

奉斗冲李老師

師臺奏最不類其馱焉從者資粻菲履之供當出都門又以風露之疾不獲擁輪郊坰庶申葢

請以馮所嚮至今私衷自訟負無可謝天下之爲弟子而祗誨于其師者直疏節之罪爲不可逭哉大雅豈弟績成奏鼎　天子且遲閫撫之節褒寵良二千石政通人和之理成德見行凡在吾黨拭目爲快況于吾師躬荷甄冶者乎乃區區私祝有進于是齊安名勝稱甲東南竹樓鴻軒弁峙千古彼夫晏仰衷猶清風明月之適者猶是一時逆旅爲娛耳今按其山川而馮弔其人恍與追隨于當年低回而不忍去也夫一

命而至是邦者孰是民所不能忘哉性情之經緯其入于人之心不翅文章吏事之輝寫亦明矣然則夫子之於是邦也所爲于古而當年以燕及於吾黨其必有進於吾黨所欣快者又可知矣不類圖南私懇幸得俞于主者凡有官守俱非臣子藏拙之地越鳥一枝不勝老母獨子依侍之悅撤其晦蒙仰幾拔濟飲江之水吾師千里德潤在焉日夜幾之別疏弁祈覽察荒械寄候百頻瞻馳

與黃貞父

別開拜千帚之諭有懷歎焉盍蜚蓬之問度不足塵清聽一二所可備擇章甫仲茅考若張葆生其于吾師皆所謂忠之大者也無所更事弟縷羅耳江右夙稱理學之府未必其合竅于文亦有奄文章理學而標其幟者矣孰使一諧制義以寫之霦霦乎響籟結而綺霞錯奄精志鼓鞴煩煩象表以弟稍讀門下訓試都士諸籍學使者所以致性于聖之教而楨士于王之國巳

著告成之大矣九九私效竊以江國休明所旁魄匪直文學之擅其勝也一切聖賢世出世間邃懿奧衍瑰瑋恑怪之觀萃焉豐城之劒芒注九墅精射千里況端坐堂皇而拱受百瑞之攸輯者哉學使者之得黃先生大江以西凡三百年而一二人也豈可任休　朝廣勵之有所未暢名山之藏窮藪之逸表章之尚俟將來也哉爽觀之快敬日望之冑生王士熉文器精爽豫士衆尤之獨拔玉茗堂二十年傳法弟子之高足

也奉其師書不諌不窕先生有意廣勵表章之
曠業此君其文獻足徵之左耤矣進而試焉諸
生劉士楨鄧仲驥者格之内外今竟何以處之
弟近狀附覯生以奏不盡耿耿

又

貴部士王生來會附荒問日企先生所以裁之
豈尚未奉徽耶當事者懋嘉使者造士之勞苦
褒進其秩以相悠久于四時之節吾師裒然中
國之室弟子含哺鼓腹萬鍾之養諸大夫國人

因仍以拜過化存神矜式之睨吾道未嘗不用
之大也豈非賢者快于弛擔而樂觀厥成之會
哉天下庸庸者流不足以寄爲天下者之賞然
亦不足以寄其罰自昔深心幹世之人所借以
輗天下極重之趨必其一世所耳而目倜儻非
常之彥也在吾日月之照天地之心兩相沁脥
劃然相與以有成耳材之掛漏者少云云先生
亦爲是言耶試士文玩誦之久今乃見其大全
他日足垂江右一經矣弟近狀無可道蹣桓選

人猶然老公車而需試者耳拙刻二種附呈覽
政文之蕪穢濫竽自笑徼惠大序不知片言之
當可以不黜長者擊轅之聽否也屑大二十年
照于弟聊以當鼓篋之侍爾矣損睨拜謝伯霖
諸兄致尊旨

與嚴德清年兄

飛鳧道下邑時會嚴程未遂傾竭至今耿焉倌
人之嗛也伊邇棐封與聞大雅豈弟之政命世
顯猷立竿見景不淺燕及之慶弟天縱支離攜

非時器勉奉老母觸暑北征愧深小草茲有懇
者弟舟過栖水謁故友胡休仲父玄敬先生稱
台兄方有試士之役二三子姓承蒙超格特與
收試老朽無當仰荷邦君林壑自分黜然謁請
屬弟申誠又泫然謂弟衰宗故忝冠紳先中丞
兄不祿兄嘉溢焉七十之年式微是懍小持先
緒所藉一二童子近且不得旅于冠紳以姓名
通矣夫今之人誰爲失死生之義而睠念羅雀
之門復誰爲秉公明之聽而急茹寒畯之士者

哉光昭我君之令德維子志之胡休仲者名胤嘉癸丑進士改庶吉士而歿台兄定知其人胡翁名心存其理學遂醇德行超粹敬菴許先生稱爲畏友都人士能道之弟與休仲並游許先生門二十餘年道誼兄弟所事胡翁惟父惟師非直丙午同藉之以也然則弟之于翁亢可爲之地以怡其老不敢匿言之輕况當台兄至仁爲政弟又倖附友聲得以齒牙借施故人者哉敬疏所懇祈推貺焉童生二名一胡胤嗛一胡

自效翁所謂先兄中丞公者子若孫也翁一子休仲無親孫則二生者卽翁之子若孫也七十之年式微是憫小持先緒寄此藐諸翁之所以汯然而屬弟也今其文具奏臺下猶有可觀布異等拔之更祈吹植府試并與異等㒺以青衿之路兩生質頴𦍑念箕裘更得名賢品鑒發其志意皆可庶幾勉副知期者也理公玄如午翁兄弟所疏懇一如所懇于我翁兄者仰藉齒牙不更具疏大雅仁軫覬必同之弟奇鈍天成支離世局爲人傾人葛藤自笑不但媿深小草而已慨然察而進之豈弟父母紀綱燕及之賜得借以報地下故人而博〻怡顏于其企軫而不必自得者之髦父明德不匱天下友生當共頌之非直胡翁與弟之感覩爾矣許先生後想蒙恤存荒緘附候縷覼于瀆可任主臣

與劉令君

謹啓諸生以遺才仰稟衡造弟一二周旋之厚又其才可與進者曰祝聖明李文愷鄭玄錫不

揣上瀆伏祈破格錄之聖明祈并吹植府中令得列名限內與道試爲感文愷之事前以台諭亦知甚難顧此生實落魄可憫百里重蹄風雨申愬慘一青衿保復之難父母妻子無以相對自竄荒絕四年于此至仁在宥死灰不然恐以湘纍之哀累左右耳弟閼此言爲之破涕生之文棘而其命又棘于文所恃台臺矜其志之苦而其才之猶可以教弟又可不避厭煩卽知不易爲而鳴其萬一之懇他人眞無可控告終身

眞無可望骨肉更完之日矣泣血之誠不能以巳敢再三瀝之台臺豈弟政成凡茲下邑蠙蛾含德靡切慈懷而未偕無憾者僅一李生此必浩蕩之恩所不遺也瑣瀆萬罪惟裁察焉

東國博莘盡宇年兄

官生孫世鼎昨謁年台求收試科舉生邀荷國恩優其先烈與綴簪籍自可不與寒士爭道而馳負薪耿念未肯中巳此其志之可嘉大雅豈弟祷故成美錄之觀場此宜盛事之所不靳耳

方生味玄曾以讀取仰瀆又并道之朱晉老越卓老兩年丈共爲推轂業巳拜首肯矣續柝生未有名豈言之弗得抑檢生卷不堪固屏之耶生實國士匪弟阿之試卷不堪一日之短不足槩其平昔所長也夫棘圍一日未鎖秀才中不中之命仰造於當事而爲國家眞憐才之人一日未有定也不揣補牘更代生以陳泣血之懇唯我年台終惠既之即言之弗得共朱越兩年丈合力以必得申之夫慨感友生邪許之恍無

端而強與人事一之爲甚乃再亦未巳斯亦天下一大癡人巳弟自厭之乃私例年台必不我厭也何也設以不識丁人要附雁行希齒牙之利以上點宗工知人之籍年台宜無此友不然者蔘苓芷朮芻車而載以實倉公岐伯之藥籠將唯恐弟推擇之不多而嘉與嘘拔之未盡也必不我厭亦明矣夫胄士千人薪之樵之十人而九文理差就欣與觀光如方生者獨抱向隅之泣此無論眞靡怜才之心者所疾呼而亟爲

之引手也胄士千人與觀光者十人而九有如生者不免見遺豈所以明太宗師握天下文樞天下士有文而阨于州縣者何以發憤而思見能于太學哉措大夙業因生并縷及之煩人之可厭弟自知之矣

與徐府尹

湯生遺才不取仰窺老先生品文之神鑑矣竊念秀才一日之短長政有鬼物顚倒之以奉其權于當事而眞抱憐才之心者妙運其慧力以

造文章瞬息反覆之命湯生之寄命於老先生
夫非天下一人之知巳以今日之憑危而仰泝
此非千載一時當厄之曠遇哉三年之通否自
聽諸天線路可緣人情之於進取孰能遽以割
之不避屢瀆爲之代籲祥於諸士之待試於過
宗師未取科舉而必不可不收之入試者三人
湯生則老先生所知顧其二人廣德州步念培
懷寧縣劉維嶽其才均可决勝千萬人其灑泣
而思指縻於請纓中悃皆可慟鬼神者也故於

瀕危之際并與及之夫有才如三生又欣遘老
先生當事朒縮而不爲之言是素所親暱之人
目覩其賢子弟之困躓不爲涕淚以相告此必
非人而可也此區區之恍亦有涕淚以告以矢
其技之窮爾巳唯台督而進止之

與張月沙年兄

謹啟懷寧縣生員劉維嶽志士而有文者也遺
才之試未得見錄持其居常課秇重趼叩弟曰
今在試中當事而可引手者多先生同黏知好
不則生平之臭味不介而自親者也生則巳矣
前途尚修其如垂白椿仝旅寓侘傺縮涕者何
言之不禁淚承于睫也夫人之升沉各有命也
文之好醜各有鑑也事外之人奮喙一時之慨
感當此進取爭進瀕危之時幾幸於事以內者
無端而貸之力各有鼎以自愛也生情誠懇而
可悲矣當此之時吾亦如生何哉乃取其文遍
讀之揣摩之業似亦旣成試卷見遺一日之短
抑或有之則生之情可悲其文又有可取矣不

揣有幾萬有一之幸草此書屬奏之夫秀才一
日之短長政有鬼物顛倒夲其權以當事而眞
抱憐才之心者妙運其慧與力以造文章瞬息
反覆之命也當此之時有賞生之文嘘拔之者
豈惟天下一人之知巳生之得此豈非千載一
時當厄之曠遇哉夫眞有憐才之心者視世之
能文而困躓不得通不翅父兄之惻然於其賢
子弟之困躓也所不卽倉皇引手而拯之格於
耳目之未到而巳矣以所嘗承親暱之人耳目

其子弟之困蹶而不爲泣血以相告此非人情而後可故爲生幾萬有一之幸贅言之不然當此之時何有此飛蓬之言亦大癡而可咲矣願此區區之忱弟亦祗有泣血以告夫良玉之未剖以矢吾枝之窮爾矣唯台誉而進止之

與楊寨雲年兄

揚州古昔名都　國朝豐鎬左腋重地宜得謝安石李文饒歐陽永叔其人鍾鼓臨之主者所借尹楊先生推轂之當可喜也生平常隷伊爾

專城衰衣繡裳愛子及室寧是陪京圉圉職事馮式倍百燕荷何以謂之茲有帏悉部下生員饒養黙弟十五年德講之交砥行續文東南名俊夙歸牛耳凡我同與徃來維揚者不識其人以爲恨詢之清讌善者之好知弟言不爲阿也近者不諗以何萋菲憯人學臺蒙以生所未有之辜讞其事者代憯者戈無端加以法所不經之僇也老母伶俜九十一子垂死而慴懾雞之人湯國士骯髒三木囚身屈首而恐獄卒之胥

溺即使讁由己作豈弟司憲循以鞭撻寧威無益威名兄事無景响而代人爲憯如生所遭抑自昔士流少縲之毒矣風聞生以右袒一有力渠憝干怒津要翁台明燭其搆之誣而不能不鄭重于言之盡如此難肋當此尊夆濡沫老交性命倚痛時即欲泣血飛章明生無罪一申友生同患之誼言之不省務面斷指偕與同讁弗恔爲之爲生深討者以謂本君手紀告成百事獄獄意少鄒陽獄中太史公報任少卿一書以

點綴風雅豈弟之物色姑示游戲爲之想尋且悔止耳薄言徃愬逢彼之怒未效切偲徒滋生罪因取成横削之今幸學臺准發冤紙事又行縣爰書平反仁者爲政此生與其母出死入生之贖會矣弟嘉與同慶縷覼言之夫漆倒措大窮暮無那忼慨歷落觸嗔蕃上時亦有之所恃大雅君子矜之容之適成吾適之寬耳奈何更借公正之憤爲殺人媚人之案哉言無倫次舊時心悸未去靦端知台兄爲我藏拙也生侄饒

春闈艷獄中無辜系絕此亦足爲生謝愭者矣小侯頎所建者定久在客版見聞以弟姓名及之肅楮影瀰

與徐乃乎

昕讀相知賢書慰我岑企乃復寥寥時之不可爲也抑吾道之果非耶休倚敬與畢竟不出意外於此有可以自信而慭所以交勉矣吾未四十見當世表表之士有飈去者亦妄以聲名之有益於進取而游揚之有益於聲名細察於天

之定而煉以出塗所歷隱隱得與失之深知此之病皆起於倚靠自家不過而爲無益之煩擾誠之不可掩也鬼神之㮣翕固在我乃使自家之鬼神播弄我自家哉文章千古得失寸心經義文之精者也抒聖賢性命之旨以昭釋帝王經綸天下國家之務得失之大者也其不可容吾人逞我鋒芒之息亦明矣擺撥家凡山中清坐百日區區所質自如杲日清露空中當知平日精神之歸未深未實耳有源蹇叔似之介夫時可切磋子培其人與文之奇與皆益友也夫聖賢之言之於天地萬物如日月之於天地萬物也運吾神想取天地萬物之精於聖賢之言使其栩相而來集於吾穎之端而布於楮之上猶陽燧之見日而火騰方諸之對月而水津也此想頭之聚而不漏與動而不絃未易與未深未實之心與用功間斷者道耳我輩析盡出上便宜差可強意止此一着又復蹉過如此丈夫須眉豈直以不戴紗帽無以見婦人女子哉非

如乃乎不以此言聞也僕近狀故吾老母以下籍芘安穩明夏圖南或便申莽潤耳

又

乃乎儼然哀經之中不能一詣握手相唔緣家季父之戚奔走經營其病與喪事猝猝出門以茲負嗛至今未寫耳逐人馬蹄闌入少年場中餔然須菱相向爲悉韶壯不勉造物以示鹵莽之報於以爲吾輩如乃乎爲世所悉者及時之徹三年寢苦奮發其所爲於顯揚之大安得以

時方飲血未暇事此地下之拳拳何所藉手以會之乎初謂七月之杪便可得假南旋嘗事格以守部舊例告以至情許半年乃放還則九十月交可出都門握手之賺寫言有日矣夕娛草想已見之其中頗有嗜欲將至之徵讀以清心當自了了於乎日自家腔下消息沁瞇亦不淺矣場中成首義已漏下一鼓六作信筆揮之此時胸中惟有懸擴恐卷不完至乎日心情無一可恃眞是似有鬼斁吾之指以自顯其伎倆以

與世迎者然主者几以光采太逬賓之人后韓師發爲持而乃得僅冠本房廷試之又巧左則所謂鹵莽之報不得以無如命何解耳以時自勉於無所不第一圖之此其時矣墨卷抽稿附覽

復曹銘石年兄

嗟乎文思吾兄足下儼然衰絰之中也哉應祥日者借道荆溪買買逆征不能躬以相唁於役稗官讀寄令姪書憬然友生之維亥矣鞅掌職

事往苒逾時辨香忱悃未由備以上致几筵弟於吾兄何以稱爲友哉蕿落老生黽勉先志欣綴同籍，天子單恩萬里懸倖徵兄軫念老母慷慨矢忱後其躬以申之錫稗官一命詎得旦夕　臣母以娛而光臣父於壤吾兄儼然衰絰之中弟乃自爲疏節至此嗟乎辭也於吾父吾母又何以稱爲千也哉都門聚首相語以目莫逆於心其所爲莫逆者又非世間私暱之謂兄台助提世宙砥切性命之念至眞世間凡有心

人往往趨酒食相呼肝膽相披之表樸遫如弟安所得當亟以稱之功名有數年時有期乎載不朽則唯吾兩人自知而自訂之兄台所以督人於微蘉其辦香而引之我輩敢不黽勉矣以中心顧以時考之如弟非其人何矣南枝一命　篤言將母時適震驛借籌靡效老母八十便差還里非直精親友之佐觴文其無以爲子之厲領優游菽水之供便思引决以遂卒歲之計耳爲弟策者以謂新荷　恩命旋告抽簪又時適

震脅冒嫌避難君親之誼兩無所據獨身於從謂可相事所之告於主者丐申矜念日以一日伊鬱誰語借籌之裨靡效板輿之養徒歎如悔小人貪進之心過聽旁觀勸駕之策耳三復教言吾父而不得吾情烏乎用吾情又謂老母期頤未艾天下樂事顧弗虐過嗟乎文思兄以痛其逝者之淚點點滴滴灑弟之心使弟無地可入而奮飛莫由丞獲斯言決計褰足即肎主者避難之論可免今日老母獨子千里間關危又

相望之慨弟實有母莫適爲子安得不以居常之疏節負逖功友之在疚哉夫逝者之駕不可攀矣吾父之身吾母之身吾君之身願言善愛德業千載之期主少國疑之處兄台之所自訂宜無俟弟之更端矣君俞橋梓枉重讀其文章扼披音旨公候復始之業日可見之良友相規感哉可言君家阿咸清風濯濯爲來逼人所憾世事叢沓未遂傾倒跂歎鹿鳴而來共以寫茲耿耿耳縷覼未盡總傒別身

柬張繩海年兄

弟不惠因緣師門獲綴台兄雁行之次以弟自分輪囷離奇無當於世仰藉大雅垂天之蔭賴而芘之風雲一日臭味千載二三兄弟頗惠有嘉焉不惠弟所以荷徼吾師宏錫於我台兄直一因緣雁行之綴爲忻慶哉十月之初馳過鍾陵白雲愁念鈌焉登堂一伸子姓之敬於兩尊君用切耿歉會令親彭南老知台兄乃以老伯毋考命儼然衰經之中孰非人子罔極同悽況

天秉至性如吾齡伯罔極之痛何能相解哉夫子之於親無所於解親之於子有不得不體者時不可爲也一經歷教未覩其成之與既覩其成也乘化者之不可待也千里懸符不及親餌與含與其親而及也以此觀之天之所以巧相先君以寫人子無何之恨恨固已長咲白雲而無憾於年之所必盡矣弟無可以爲兄解也麻幸以此裁中焉夫吾身之有父之養也新拜君之貺而有身之宜樹也不翅婦人行哭失聲之

爲孝亦明矣幸以此而栽中馬子姓之敬必襲
辯香躬而奏之彭南老以當今名將試頴下國
逵猷偉略文武惟憲固已駸駸丈人師中前矣
矣辱承異雅所拜兄餘之及也便間幸致鄙啇
荒候悚亥

東勞叔艮

尊公高行表俗從古節俠之士隱然世之所藉
局局閭左長者自托世多有之比之尊公不啻
尺鷃之與蜚鴻幸生無事之時又居不厠於天

下之都會無有大人先生爲之揚播其夙誼一
朝奄溘生平偉蹟靡所著見弟暫查牀前一領
謦欬竊以今所當見少有如此人者惜造物者
以病錮之耳區區私臆未嘗不冀霍然起色庶
更觀其慷慨之舉動天之不慭我悼何如叔艮
人子之心可勝不堪之痛乎嗟嗟尊公如此之
人則已抱其全而還造化矣人命何常賢者死
衆人亦死尫而死僮倪亦死有子死無子亦死
死而賢令名不死矣死而子令緒不死矣况年

之耄壽考終吉又何憾焉不慭之感重之其弟
又兩重之其子更難爲情矣此處撑持不得不
提身之可重以爲主人生實難死者不作恨弟
歸來匆匆瑣務未能即就苦次一拜尊公軒此
三尺之彖傾兄萬斛愁耳吾兄天性平粹昆季
多賢定相開譬不令損性弟承雅捹尊靈瓣香
之牲決不能已先告耿耿少日圖伸夙悰耳瀕
行惠顧茲未贅謝俱嗣布之

與嚴忍公

二月初接孟陽書知仁兄有巨嫂之戚即欲遣
唁一力供藥餌不得出山曠焉至今徒有耿切
淑媛淪殁痛關內則吾兄鍾情之至所爲悼亡
嘆逝可知也弟之於此欲稱綴合之假以相爲
解則非情欲稱伉儷之重以助爲悲則非達微
行可效於兄者蓋弟亦嘗傷於虎者爾時索居
憒學未受友朋提撕爲悲爲遣俱屬兒子行逕
念之未嘗不自哭也請自勘所以處此其果不
屬兒女子態者何在則未倩之神傷不必諱莊

生之狂歌亦不必慕矣敬俟裁教楮幣之資用。勤從者叱賤姓名致之靈前諸唯嗣布不盡

與詹廓齋

傳言令子元綬之戚弟以謂事之必無其理者叱弗信之見殷末乃如理外眞有不可必之事矣夫夜光明月甫現龜釆於清廟法宮忽爾化爲烏有凡具耳目者恍焉不勝珠沉玉剖之愾况將馮之依之爲國傳器者哉有欲從傷以一咲相解此必無情之人而後可第無其理者之

事卽可以事之無其理者解之耳古志之矣假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復永年強健如虎之人不憂而有不能永年之傷年之既永而又加之以殷憂不有重其傷之患也哉此亦理之不可必其有無者也此未易以一咲解之或不妨以一哭罵之矣本欲摳趨共寫哀悰言敘葬潤病冗軻之寄聲見殷先取裁示古翁亦可並商此言老毋旦日伏承記存九頓附謝

東詹休倩

都門僕僕世事未能一字訊茲近况俗物妨人言之增咲爾栗令兄借孫少伯青氊廝頭巾事績意用道上決議以爲必取蚤弧始及家慶弟緩頰之以嗣祀之計池塘春草羣從追隨之樂乃始許以歲逼而買南轅二月之杪想可相共聚首爲歡矣八兄何恙遽爾至此造物者酷用其意於實能爲益吾黨之人豈直休倩天性風流頓盡爲感愴爾耶雖然後死之擔於此逾重從茲感愴未足稱於樹惇之大知吾兄之必有

以裁中於此耳弟吹劍一吷仰藉耶許如此頭顱如此局段沉舟側畔何念不已於鱗有言時又安可爲也足下方當可爲之時所爲勉以裁中以圖張吾黨者直後死之擔爲不可卸哉小定必取辨香躬致尊先兄几下并共諸令兄令弟寫茲潤悰草草先佈可任泗遡

與留人甫

交知子姓存沒喜悼骨肉一如况佳兒子如無疾者乎秀而不實風流頓盡能無隕切雖然游

乎羿之彀中而不免逝者默然不留怛化之二
語矣又何益乎啜其泣矣之不已哉皝既以破
兄所善譬子卿之言勉爲達觀知此中有不得
已者然當如此事不勉爲達將以不達爲是耶
弟以兄不但宜以此自譬以譬子卿宜并以譬
老嫂且譬令愛何也皝固已破有屬炊而未熟
之米待哺而未及之人事皆集於負此皝者使
顧皝之癡戀未化恐破皝之前鑒不遠以此思
之即欲不引古人之達百方強譬不可得矣弟

觀令倩其人不染俗芬一點即去間天理便宜
不於世人討占一絲必爲乘化之人無疑自抱
其全以去而以世間未了之[illegible]之夙世冤親
以試其所以成此局之何如耳其於吾兄即其
子之母以托其子也則欲終其慈於子之母不
得不曲行吾慈於其子矣其於子卿即其母之
子以托其母也則欲樹其成於母之子不得不
完用吾樹於其母矣彼其去而不留怛化之一
語有巧托其韶婴與嬰孤以深試吾内父與吾

父者矣奕者云云兄謂於此直一啜其泣矣爲
足了公案哉子卿迎其嫂與媳至京兄必不可
不擺撥與令愛偕來子卿與弟商之到矣新撫
父之嬰孤豈可不令其大父一見之新寡之弱
媳豈可不使知身有姑嫜大姑嫜之依且老人
懸痛日夕搖搖豈可阻於遠道不一見以慰之
丘嫂體羸郎君足屬扶掖憐女遠別有父提攜
不異左右可不墾心佑寡培孤父子之間事殊
不易二十年萬全之畫定非遙度可定子卿逝

宦不便就兄兄只得勉而就之滿紙娓言計深
慮周不如面一揚搉委悉曲折弟未出都亦可
少參九九之效也且兄完自身上事完之宜及
此其時矣念舉在前或神敓之安得緣此意外
遂狙悟耶惟勉圖之元宵前後動身弟尚可在
此相避耳弟之近况無復可道兩勤子記兼之
遠睨有與老母共拜仁惠爾矣性存親翁有跡
候旨見問乞致耿耿并寄聲東華兄柬筆可呵
嘗修荒唁也

復李裏一

詹生來捧拜台函三復跽誦仰仞先生能光接人之深久而彌壹所以撫膺扼腕世道人心消息寄私之慮在事之外而計之逾殷聖賢之生爲益於世楊子所謂在治若鳳在亂若鳳出處之際何莫不然榮施老母赫䖍鳴感弘獎纏外再邀不試之譽拜荷錫爾於大集中仁人之䝿直九命以之乎仲有遠顧適當試事茲又不勝鼓棹之遄駛焉晤言具人與文犂然成爲李先

生弟子者弟貽書勉留許山水之間細請先生近履而不可得少年歸思之維永宜老人不能以不情相梲耳徐恂如遂作古人曾亦聞之四月之廿日無他病痛一睡不還如此之人世不易得況在我輩予喪可云屬當於夜之亟勿勿匍匐撫棺一哭泣血三斗傷觀貽愕謂之不情嗟乎如此之人驟焉永訣有淚如泉所謂別有傷心之事此豈夫人所知也哉先生聞之祝予之悼當更戚戚耳泉州太守許弟巳專人行致趙尉其人都雅之士能慕古人風政之爜者當式廬道之頃先生其肯爲尉一及齒牙勝弟等曹丘娓娓也令子文采日燁稱于友生之從先生而遊我者秋風新翔日企好音勿勿裁報荒楮影切

柬毛表叔

三十六叔盛德宜遐齡善終以食天之報忽於三月初八日寅時歿於燈市寓所睡床僅五日病之所中特由食冷感寒奏發舊時痰症醫家

診脈無妨老叔亦謂可以無患任寓懸遠夜還早侍候爾倦忽氣絕呼救不還旅邸之中百事不便只得買杉木鋸板作柩於初九日午時收殮入棺衣服用生時之新厚者綿被褥子亦用生時之物午後任與同鄉做祭請和尚念經一夜卯時出柩寓海代門外安化寺待得便舡任扶寄以還床頭梢腰內遺銀壹封十兩零碎銀五兩餘送殮之費取給於此所存衣物及送去者俱列記有帳至人巳財銀出納本利饒乏杳

無遺藉可查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平日相好財物往來客中知友一二得者不肯明說知者難於直指住但能料理於耳目之所及者於力止矣載柩一節忝附骨肉又三十六叔生平雅愛自是義不可辭情不容已必定商量爲歸殯下落之計也耳目難掩神明難期官法難逭誠有伏匿自當輸吐後來情節俟再致書不勞縈念住二罷公車年日以老三十六叔亦勸考選念官四月暫且南歸再來聽撥拋労忽值此變必

須了結帳目停當寄缸可治歸計嗚呼三十六叔生平修長者之誼盛德誦於遐邇無子而道死此天之不憖非人之自孽也廉取財而義篤于施厚待人而不望其報萬里客死識與不識皆曰善人可惜此行義之效也終身作客篋無羸錢人之負己良多以致己之負人亦不能少此亦歿後之嗛也此信既至老伯老叔列位忽驚孝友之性必隕連理之傷況四十九叔又同與母錢折閱之慘中心摧割必知有不可言者矣誠念門祚氣象如此萬惟達觀節哀毋過激切助天爲虐夫人之死也不可復反生者之殷鑒不遠財之去也有時復來造物之善貸不誣有恐力而有性命有人而有財區區之悃節哀達觀力振門祚之衰爾矣身遠誼切不禁饒舌悲亮不盡

青來閣二集卷之九終

西安方應祥孟旋甫著

襍著

重建萬田玄通庵碑記

玄通庵在郡治之北距城十五里地曰萬田鄭氏方氏聚廬而處庵寔殿焉踞坎抱離前阻行路大溪自右掖之遡其經始郡乘略矣所爲勒之貞石誌之掌故以徵所剏修者亦無從求之荒墟落之地凡民奔走香火不綴祀典之列旅

寓其間者又鮮歷遠晝故紀載泯泯如此也僧法海募于庵者袷治斯庵竣于役丐余爲之記問庵所從剏則取敗椾數章視余曰其詳無所徵而攷矣籍觕具是洗讀之則庵之肇在宋嘉定之戊辰布金而首其事者邑人鄭元璹也鄭余世姻家崇德里而璹爲某官新建是庵或曰庵舊有之以國禁廢至是禁弛而更新焉自宋而元入我　國家暨于斯役修者載重建者四並鄭子孫主之庵所緣起可推矣問財費所從出則取募疏視余境之內外嘗藉佑于神洎鼠聽而依仰者或金錢楮幣水植六穀之屬錙銖登之必櫛其進鄭氏之貲膴焉始事于萬曆癸卯之初夏越歲而告成靡金錢計佰千文庵所資用可稽矣問庵之廣袤及其形製乢量其址一而盈四賦亦鄭領之正殿三楹奉佛其中殿前後俱中亭亭之後後廳亭之前前殿前殿之左供三官其右以居杜史罷杜史名尚鵰南海人嘉靖初按余浙時浙方困于賦得公甦焉所

謂有功德于民則祀之者也後亭小井箸東南隅水洌而不涸有事于此者就漱沐焉左右翊屋自後廳革前殿而既中亭之右爲厨屆對峙小廳三楹延往來者餘房則僧衆憇焉前殿之天井外爲中門中門外圬土墻屏焉其長以田爲界庵之址西拓而東窄不勝屋版流泉地之淸聲潺潺將來沁耳亟而葺之亦滌蠲灑垢之一助也斯庵之體制可按矣余猶憶兒時聞父老言玄通庵香火之盛歷歲秋冬之交上中下

元之會奔走祈請男女闐沓覩史駢糴而受事至腕罷舌焦不能給耳目所經百年奇矣彼懸魚指石詫爲靈怪者不能有是意真有神相度之宜其廢而屢振也余既許僧海之丐未有以會再四勤余又介書以請曰此鄭志也苾蒭附焉以使來者無賡嘆于紀載之泯泯則片石之爲檀施宏遠矣于是爲之記授鏡之余之記非徒概斯菴之剏修也承世之難也祖宗考之室而子孫不能居者多矣肖其木而宮其[illegible]氏四百餘年之長物也世嗣而綜焉若遺簪墜履之不欲委諸草莽也首事之難也安于頹敝而計不旦夕人情類然海釋氏之徒一切無可托籍也毅然以拓治斯菴任之已精誠拮据必記其功勒之貞珉以識永久孑焉一身振數百年因仍之緒而示將來不朽之盡又何志之果慮之周也是役也知祖宗之澤無地可該而天下事無人不可以力肩余之爲是記也可以廣爲人後之孝與勸當事者之勇其得已諸若夫是菴建修歲月之詳與凡施財共成茲勝洎二氏之備菴而屬有勞助者並縷列碑之陰至捐淨田爲菴常住如程君等僧別磨石志之覽者其并覈焉

遊馬鞍山記

去金氏園舟邐迤循北門遊馬鞍山山多嶙石欹踞矗竪具衆奇變凡遇一石孟陽必撫掌稱絕山有寺曰玉峰拾上入淨心澄茶啜余行龔君稱淨心善詩多技能顧[illegible]上人致詣開雅不[illegible]長見也浮屠負殿陰制頗莊峻沿浮屠而西爲春風亭亭苙萬石之崔岌業相倚或搴對林立竅者砚者隼而矯跱兕豹而攫拏高者欲墜下者欲趨山固多奇而是峰獨奄有之菴廡兩山而擅其尊靈氣所由鬱蒸也故其高不百仞而巉削不可攀躋予與孟陽扶梲垂瞰膚爲之栗小息亭中忽風起蘋末崖樹駭舞幾欲從兩袂挾余以飛孟陽取所携榼仝坐雲卧閣閣鬲山之巔闖井附次平楚極望吳松一江蒼渺如帶

環其西垂東繚以海遠不可辨水暈白亘而已淨心云每晨氣清朗見日浴以出光滉映射亦一奇觀也天欲雨就石間覓路下山及舟雨沾衣矣此山石勢峗翠秀濯大似武林鷲峰其質多中空而玉理緯緩又鷲峰所無石之沒土中者尤奇好事者取之以供几案之玩嵌空瑩白不啻鏤玉縣當以此山得名山乃别名馬鞍不甚雅馴不若以本名還之孟陽謂予諸丈惜不令米顛見之吾恐其紱之穿矣余深瓶其言余

於山水興復不淺昔年曾携友生一舟登探未嘗不瀝酒相賞而未盡其奇得孟陽言次次摩之始笑向之草草耳乃吾從雲卧壁間讀孟東野諸名人詩亦未有一言乃石之奇者何也家有名士三十年不知宇內不乏奇勝顧難其真鑒賞者耳惜不令米顛見之孟陽所以吊此石者微矣

鷃笑軒記

至人自喻適志觀化鵬扶變幻習荒豈有量也此亦視所期耳彼且為蟪蛄彼且為蝴蝶小年之與壽而夢境之與俱寧甘之乎聽茲斥鷃游戲中林一枝是棲牖戶莫侮山梁時哉之嘆海翁忘機之舞可謂幽致差具者矣雖然予更有味乎鷃之失笑也鳶雛之嚇梟一世而紛如為嚇為笑是同是異將誰使正之應圖笑而謂予此吾所謂直寄焉者也夫鯤之化也鵬之扶也斥鷃之決起予榆枋也吾顧安倪大小于其間[illegible]叔吾之笑為拘拘哉予亦笑而系之詩曰

斥鷃閑閑

乞誥命揭帖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方　為覃恩事理合具揭須至揭帖者

一卑職年四十歲浙江衢州府西安縣人中萬曆四十四年三甲進士吏部觀政守部故事守部進士予選京官職因母老便養告就南選四十七年五月內得選本職本年八月內到任

一故父文炳本縣儒學生員家世習儒父少有

大志讀書過目成誦爲文一意理勝不襲時趨
爲當代巨公所賞識修眉廣額聲如洪鐘孝弟
之行内外爭之年未四十賫志而没
一母鄭氏本縣石塘鄭洛室女性慈仁孝事大
母祥家善貧母悉簪珥給父脯修不足爲織紝
輔之拮据辛苦念父遺言課祥尤勤懇性喜施
卬者未嘗以無謝自忍饑寒不言也母三十七
歲寡居今年八十
一先室鄭氏本縣谷口鄭爾賢室女婦嫁祥時
祥新去父喪悲思攻苦歸寧吾母歲不幾日婦
共母并日而食以治女紅其色不牘哀其母不
及禫而殤
一繼室王氏常山縣王計室女婦故名家女婦
翁得女晚厚愛之擇壻而屬祥能以貧自甘内
外稱其惠善事姑起居食飲不違其意而自適
于節祥鮮兄弟以時先志未就問業四方得無
内顧者恃吾母之安其婦也祥未子爲置妾而
善待之亦女德所難

題劉冲倩飲水携雲手卷

聖賢于世皆欲出其身濟之聖人以天下治亂
爲之身賢者以轉亂爲治之身卜其用于當世
之天下孔子曰甚矣吾衰久不夢見周公此一
說也孟子曰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此又一
說也代之季也上挾科第以羅士士非科第不
得以其身爲世用公卿大夫之權重士之出處
不必關吾之身與天下而道德詘矣予從武林
與冲倩訂盟而彌兄弟三十年于茲此冲倩志
猛厲聖賢經世功業謂可旦夕拾級掇之世人
斤斤尺幅之論夷然弗屑也予劫捋經生言窕
足踰時徵附仲氏特倩丙辰之役冲倩尚以其
器之大未有知而賈之者即吾黨不勝僾僾過
合遲莫之慨灑焉弗爲屑意也胸懷本趣之所
包[illegible][illegible]非世人尺幅所能囿者矣冲倩驅其柴
車爲然之遊出特倩所書飲水携雲卷子索數
語以祖其行冲倩之爲經生家言精理曠諦爭
尹旁達掩映先輩劃然足樹于世而標幟性命

之場蒿目焦思當世事之善敗人才消長之故若或不給于本業特遊戲及之即其業之所就其于奄取一第芥拾無難天所用吾冲倩若亦有不囿于此者故艱之歷試以老之嗟乎冲倩其以天下憑吾身而爲此行抑其以吾所及此一時而還之平治者卜之于天下而爲此行也哉夫吾之盛衰而證諸周公之夢見其行也藏也非我之以也天之欲平治而不我舍也必于我之不可舍其用也舍也又非天下之以進朋

乎天人相與之際冲倩所以處其身與處天下之道可以知其本趣所寄已特倩寄予書伯兄天下有心人非孟旋不能知之真雖然何道以輓其蹈海之思夫稻實爲穀精在其中巷城內錮芒戕外韄氣動芽拙憤盈勃發彼爲錮爲韄者相與盡化爲臭腐以動盪其神奇潛神于淵美厥靈根風霆流行庶物怒生故曰天不可知而可知也此即冲倩所不能自輓從旁之人且惡乎輓之冲倩行矣三十年于此試取西湖之水與虞南之水吳山之雲與嶺北之雲兩兩點參此中真味冷暖何如然後乃可以吾所自知者當世之不知而問津于我者矣

志棠編跋

志棠編者龍之校士與其縉紳爲邑侯萬先生輯也編曰志棠何也　天子之命在焉明非龍之私役也一腔推赤愷悌樹棠璽書志之矣爲是對而揚之云耳外史氏方某曰吾讀龍士所爲志棠編而知凡吏于土者有奇而嘆于安施

有民而苦其難治其人皆實無可見而爲大以覆其拙者也治之必陁也起于司治者相與騖爲所無事事之考成而巧托坐嘯畫諾之敦大此賈生所以痛哭于毋動而蘇氏父子共發憤于寬深不測者之無益于治亂也侯之美政所以造龍班班廣中詳哉陳先生推言之矣說者曰侯之爲志經以慈和而宣義輔之故寵命之被愷弟樹棠與神力游刃儷而覘焉此侯所由績茂予下而譽逮于上也嗟乎未易言矣真急

民之生者使民于眉宇之間斂哀毁指之憯媸與猛不及焉真徹民之隱者使民于暮夜之際不欺廉取之心禁與使不及焉誠信不貳幹以沉毅精神沁腑志氣激揚天且不違而況人乎嗟乎未易言也吏有才令有譜精神之運用才之所無倚而譜之所不載也走巨靈于綀素則山川之英爽猶薄而成文章御百物于莽蒼則造化之闕陷突屼而占形勝人于其間安能違之大哉王言太末之壞昔稱賢令風俗丕變而

近稱難治良吏難耳所以嘉惠元元而寵期茂異抑何萬里而目睫也　今上假修不言之化天下積習于偏壅之氣其峰距漸以軋而職事漸以靡兆由明作之道弛而上下之精神不相攝也當今三事九列之署嶄振昭明顯融之理非如侯者其誰任之酬國克家光啓前緒是編也固侯所以用一邑而用天下之券也龍又烏得而私焉

書風雨舟中哭言後

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詩書著之荀倩傷神謂之惑溺而天下無情男子多托之以藪其薄夫痞痳思復展轉反側生既爾矣歿且柰何所謂情之所鍾政在我輩雖聖人有不能禁者與自三湘九嶷之淚枯潙汭令媛遂偏操千古伉儷之重非吾夫子闡繹關雎奉文王以分其半席丈夫之于居室一土之像木之偶男子意氣澌盡矣吾有牛衣之婦夭喪而哭之哀禮法之士見吾目睡一握爲笑吾時甡擇不克自堅遂

顏衰剝兀坐慊然而已中懷紆結至今聚聚一讀吾友武林嚴無敕悼亡詩載讀五戒居士所紀王瑯琊風舟哭言天衷直致是處刺心足令今古孤發無憾落寞于其未亡之憯切悔予之不成丈夫也夫太空之于萬物無私也物之取之各于其體之所盡以爲量其體小者取于空也亦小體之大者取于空也亦大人情之有至有不至何莫不然張敞之對其君閨門之內夫婦之私有過于畫眉者至哉斯言世儒學道自

命動枉禮法事關寢室知有不言言有不了飲淚自辛徒悒以死如奉倩者亦未可謂鍾情之至也嗟夫彼蓋懼夫瘁情于空之中孰知乃反償空于情之外也哉居士謂瑯琊曰存吾此語待君及子之貴當有傳者善巧方便幾幾黄葉止啼乃其說法本旨固已直爲瑯琊吸乾愛海倒底塵飛無岸可回全空迸現眞有情人三復此記居士如此老婆舌根寧渠鼓吹宵雅無儀之詠卽以衿裾先師孔子關雎不傷之義

可矣

放生會原啓

佛不度衆生無衆生可度者捨錢放生自命學佛宜無有是處耳日在蓮花庵中曾舉斯義質聞谷大師師曰予吹蕯世之求福田利益者爲此言信佛不及掩他謬得增我眞失試反吾信心其于佛諦爲及不及是非之論立可宜端于羣諍矣通和橋庵放生會吾輩期爲集以參其心之信非爲福田利益以度衆生亦非必不爲福田利益而謂衆生本無可度也昔人蓋有以不捉亦不放煞放生之說者矣此言果出佛口不妨實際乃佛固未肯執定一法也夫不捉不放與亦捉亦放又與第捉不放辜功空有于何差別吾恐黄面瞿曇未易於中掠取勝義謂學人有爲行業可一槩抹殺耳

贈舒星術文

舒君用星家言行于四方其人顧率倜爽有儒者風非以術市者也予于星家言沫之進信獨

喜君爲人與相過從時游君同人間所以喜君無不予若也君據人生時所值按其性情之頗正以覈於祿命之臙瘠其言切直而多奇中凡挾筴而來無問何人戛戛不假有面顔不能堪者君理其說欿自如事後成敗卒無詭者故其足跡所歷至再三而叩者亦益進司馬季主自夸其道以爲莊氏之行未增于是彼亦奚曠曠焉于宋忠賈誼之忽而自失芒然而不知所處哉本初直之東行其奇中之術所至而叩者目

以進其于導惑教愚之旨一而已矣江右有碣
石先生以高文介德儀表一時與人遊能使之
自輸其隱慝以相劘予十年承教而媿未有修
也君自謂先生之宗人其風微固有所自已莊
生曰逃虛空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況如君其
人也乎其歸而以予言正焉

祈嗣告神文

維大明萬曆四十年歲次壬子五月甲午朔越
有九日西安信士方[illegible]謹告大神某近授館

龍游十五都之楓林本方親友及同游之士念
祥相與之誼年五十二而未有子引古禖禱之
禮合致悃誠擇于斯日謁大神于唐廟而祈賜
嗣焉某乃藉手諸善男子之代籲瀝血而自愬
其愆以求乞于神夫人生之不幸莫如無子天
之罰人莫慘于使之無子也此非一人之以也
天地之生意無竟人居其間無貴賤賢不肖生
生之相仍也亦與為無竟至無子而受姓以來
其前人之艱歷險阻以延茲一綫之緒者自此

絕矣夫烏之鷇也獸之孳也石之迸泉之引而
草木之芽且蘖也天不絕其生之脈況人乎哉
故人而至于無子其不幸之大與罰之慘莫過
此甚矣天之愛人甚而使其無子之不易也其
人極惡大罪而有一事之善焉不忍絕之也惡
之極罪之大無善可錄矣悲痛感慨而冀改圖
焉不忍絕之也其人可以絕矣由父母以遡其
祖宗有微澤之留遺焉妻妾之間不淫不妬能
一心為後嗣計焉不忍絕之也即不然而親戚

朋友言念一日之雅哀憐其如此其為匍匐而
[illegible]焉亦鑒其未獲于人類而不忍絕之也
某父某為諸生不得志未四十而歿孝友之行
稱于鄉母鄭氏性慈而喜施予自忍饑寒推衣
食以週其戚屬年七十矣日誦佛于聲幾當身
而見于之有孫也祖宏四舍棺助貧者之葬身
死而至無以驗此澤之微有遺者也妻王氏心
直而順知大體某之初寘妾也亦未免兒女子
之態今見其夫之日以老又單傳而他子侄無

可寄托者以身下妾侃日夜以希其任子奔走醫藥而廣禱祠不倦也此情之稍可矜者也今之合誠而代禱者與其無幾周旋耳一見而歡若生平再見而慮其嗣續至謝不煩而不可得也其或有槪于某之素不敢知其間芺英齒筱而食燕繩之報蟠蟠不二而攤振詵之慶所謂天之愛子也其生也與天地爲無竟而冀乞其餘以及所將竟之人此亦掐天仁愛之心也某固不肖均亟載而爲天之子地奇之孫消父母

不使之有後所愛之子合而轉爲竊懇焉又常理之似可猶者也甚矣天之不忍絕人也三者而有一焉可以幾幸于將來某之于此何如哉神其哀而許之乎某爲子不孝爲弟不悌房帷鮮在淵之别交游寡久要之信天下之大罪人也亦少有以自持而可矢之天日者其稟性之疏恇近于傲然未嘗忽三尺之童以售其欺其與人也臭味偶合肝膽遂披近于濡然必不敢俛仰非類之與以結其好言之是自言其嫩以

徼也某不敢也所謂不孝不悌鮮別寡信之愆藉衆姓之懇而請屬改焉神其哀而許之乎某當五十之日自檢生平之多過稽首而誓誠于天酒不能不飲而不赴非禮之席色不能不親而不行不關生子之慾財不能不取而不巧攫無厭以傷義氣不能盡下而不伐已之得以矜人不戕物之命以適口犯乎此者身橫殤而嗣迄絕亦不悔今誠者且漸而弛矣借衆姓之證而請屬守焉神其哀而許之乎嗟乎三世[illegible]

百病侵之生不可知一綫懸斷情亦亟矣勢亦危矣此諸善男子所以深悼于心而代爲伸禱也夫爲祈子者之願必驟得于而身享其父母之奉也又必其子之聰知壽考而富厚也某不敢奢望及此也吾之罪不可宥而先人之祀不忍絕得一子焉稍覩其步履而某死爲甘也猶賢于胤之絕也性愚蒙而五官之用得不廢婚娶可以衍有生之緒歲時可以備蒸嘗之薦而守祖考之丘隴壽夭窮達弗問也猶賢于胤之

絕也其之剖瀝其血誠藉衆姓以告于神如此
嗟夫志已哲而辭已竭矣神其哀而許之乎

黃大年年兄像贊

曾波臣稱寫照國手貌吾友黃大年尤奇肖其意匠經營惝怳微遠定非我輩第二人所可承領也大年出此幀屬予贊之繼以八行曰余鼻謂世人墮地嚬笑悲愉五官即不能自主安所得本來面目而猶令畫師圖之曰似也耶余不能自見其面有曾波臣者畫出以示余急持鏡

照之鏡中影果落波臣手矣於是相顧者咸擊節曰似嗟乎似其似乎似其眞乎安所得本來面目而稱曰似乎豈五官猶有不與將迎俱變遷者乎此余所不自安鏡中影面諜之波臣復不安波臣之手而諜之方子反覆此帖有善贊者能加損一字耶然命我之意不敢不報故爲重宣其義書以質焉贊曰湛兮燕坐垂眉撚鬚心光瑩然若有所思思如何其思所不思彼美叔姬孌者誰史奄香欲拈攡書不語雷藏澤中震奮地豫薪盡火傳山空雲止人耶天耶似眞似似此大年之所不得借貌于波臣也者何帛手而問諸方子歲次癸亥春季友弟方應祥拜書子秣陵之籠哉軒

蘊輝上人像贊

人喜亦喜人嗔亦嗔人以其物我并非心儒乎其行面僧其名僧也吾寄儒亦非眞儼面踞坐者蘊公之形也耶可寫而不可寫者其公之神誰者作此蟥衣馬人吾三十年得之于濠上符

之善畫者之曾波臣也

贈南京戶部尚書景渠李公墓誌銘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十二月十日南京工部右侍郎景渠李公薨於位禮部請如制予祭葬得報可又六年爲天啓元年辛酉吏部請如制予贈有 旨贈南京戶部尚書蔭一子入國子監且議謚以聞謚未上而公之子敷章敷碩以玄宮之石請誌銘於公之治人禮部郎中方應祥謹按公姓李氏諱得陽字伯英世爲廣德州人

以其父松渠公故別號景渠曾祖　贈
祖　贈　父崇謙嘉靖丁酉鄉試舉人歷
官　封　母孫氏封宜人公以嘉靖四十
四年乙丑進士授浙江蘭谿知縣轉南京戶部
主事吏部稽勳司郎中出爲九江府知府轉廣
東兵備副使請告歸養者十年終外艱萬曆丁
亥起福建漳南道遷廣東參政歷江西按察使
右布政使湖廣左布政使尋授節鉞以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再請歸養三十餘年終

於家辛丑　神廟褒撫楚之績賜公白金甲
幣進南京工部右侍郎以卒公天性至孝勇於
爲學毅然以維正學爲己任居官廉敏自將而
尤長於政事然終身不苟阿權貴故通籍五十
年而官僅至於亞卿其在蘭谿地衝煩民俗頑
悍公爲之一以廉能稱權淮陰關盡蠲浮苛以惠
商曰吾職以關爲市爲南司勳佐少宰攝理察
政精覈無私在九江築三洲堤障湖瀾以扞民
田建澄江樓控長江上游江以無盜丙子慧星
見僞漢裔柯氏乘星變訛言有兵相率詣縣請
甲冑縣令愕不知所爲公曰是可以文令不可
以武禁擇其稍馴者爲請於提學使籍之諸生
餘戒使歸田柯衆以安爲巡撫核賦役之煩擾
者勸爲書築黃梅城建天柱縣以安衆至今利
之中貴人倚采辦罔利荆沙衡永公言木植例
取秦隴立爲奏免省楚費以萬計長安人目稱
勳臣王弼裔誣楚藩有寄帑請上輸助大工公
言弼以藍黨國除豈有帑遺其孫且非使[illegible]

金吾搜王宮非所以全藩國體既而發其姦果
長安無賴子相聚爲欺島夷蹂躪屬國永順土
司願助兵東征陰行窺伺公力爲區畫而羣奸
屏息蓋公之所以居官者如此然公舉進士則
出相國高新鄭之門新鄭遣所親授意將置之
館閣公恥爲徑竇乃以選例出爲令令蘭谿又
不能屈曲事其部中顯貴顯貴人中之督撫幾
註下考賴麗直指省菴吳黃門悟齋以免既而
新鄭敗公以不走徑晉南司勳而公之令蘭谿

也故相趙公穀陽以老孝廉落魄嗜酒徒跣而見公公正容格之趙公當國而公以節鎮起田間天下莫不以此多兩公而公雖不阿權貴亦卒以此見直其備兵廣東也松渠公及孫宜人以嶺嵐不欲行公悵悵嶺闇鷓鴣聲愀然請歸待十年而終松渠公之喪廵撫湖藩登雄楚樓慨然有狄梁公白雲之感得終養孫宜人者又十餘年計公通籍五十年而先後終養二十八載其於忠孝之思進退之節天下無間言公又

推其餘以事長睦族其以甲子領鄉薦也松渠公託公於同年濮陽貞庵先生公事貞庵如父入都門族人以逋解繫北司城獄慨然曰焉有數千里外見族人淹禁而不一動念者傾囊中貲百金贖以歸及其宦成捐田百畝爲義庄以周其鄉族凡此皆公孝友之餘而公自幼莊雅不事諧謔私以命世自期即爲學使楚侗耿公所知爲詩文清遠閒淡而尤以講學爲急所著理學臆言義蒼子諸書大槩厭近世借良知

之說以文其禪其言曰不知精察此心任其所發遂以爲良知則將認欲爲理率意妄行終歸於無忌憚之小人又曰人心學問涵養方能自立初學小子自謂先立其大不過悍然不顧自用自專而已又曰立門戶以新耳目後儒之陋也其書反復辨論必不苟安於近世徑捷簡易便安藏拙之言以飾其不肖之心世之爲二溪之學者其視公之書宜乎扞格不相入也公生嘉靖丁酉十二月初十日享年七十有九卒之

日同官攸亭丁公輩爲之賻而後能舉喪配鄭宜人莊事靡渫門內諧好如良友云子敷章廪生以公蔭恩生次敷碩恩貢生敷章娶夏氏繼娶濮陽氏敷碩娶吳氏女三長適濮陽横次適步階次適呂孟尹孫男四尊元尊憲尊宁尊宇孫女十曾孫二倬价曾孫女六其葬九里龍之麓黄楊山公所自卜也今述公孝友居官論學之大節而爲之銘曰孔潭墨熾神徂聖落又於吾儒門分戶角告子曰生佛氏曰覺曰任良知

曰無善惡四者同趨萬口喧詠我觀聖人戒謹
有恪靡朝靡夕臨淵履薄牛毛繭絲石席玉琢
吁嗟先生振迷秉鐸山陰之門口箱色作新安
之苗是刈是穫服勞西東維孝與忠廉敏而剛
不避鷹鸇跋跋中外鼓鍾於宫江漢湯湯喬雨
芃芃　帝嘉汝績朱提駢封晩起畱京宣勞
陵工代司銀臺攝理儲綜城　殿巖巖靡細必
躬勤官而死　帝典克終靡勞不酬司徒是隆
旌於有位銘此幽宫

徐母王太孺人墓志銘

王太孺人之稱徐母也丈夫之子四而光禴從
予授經焉孺人命之也孺人之歿也予唁之光
禴報予傷哉一經以負吾母養靡以爲將而含
靡以爲覩也罔極之憾惟子志之葢先是孺人
之歿光禴從其兄光祚就試武林兆克與大事
二子之痛所爲倍也予會家季父之戚小定又
迫北征未有以復于是四子以徐君勳狀來曰
日月至矣不孝兄弟將奉吾母葬廿八都之後
溪邊微子言無以掩吾母而永不孝兄弟人子
之心乃爲按狀而誌之孺人系懷玉瀛川王公
近女年十九適光祿公世所誦慕東明先生者
也光祿公先室鄭早世遺子二光祖光祚尚在
那哺間孺人之歸徐雖新婦乎煦煦稱慈母已
人情之于其子也于其母也不麗于衷生羌殊
觀焉卽無論生羌殊觀閫内之政尤其總總者
况紀綱之以啓所未嘗拮据之人州閭族黨從
旁睨之矣孺人無何擧光禴光祀森森膝下而
壹以義方之教教之不必抑情以撫不已出者
亦不必抗情以御已出者愛嫩與同其弁借而
弼善與同其汲濯倫序之間藹乎既翕凡今之
人莫如焉四子雖材皆孺人之以也當是時孺
人稱賓軒輊其能導和若是乎則母德最難而
孺人性敦之大有造于徐矣光祿之就一官也
生平經世之略無以自見姑寄之清華之署大
隱金馬如東方生者流葢　天子之貴近臣也
卽扃卧長春圃中而四方舟軍冠葢之所屆朝

議國是鄉評所造請纂議瑯風磨至坌集厨傳
之侍責辦中饋無不咄嗟具者光祿公得以游
諸賢豪間英聲義問鄭重于海内爲之子若孫
者并得食其餘于金之相與石之錯以彬彬于
道德者孺人之力也一切指使而下貞肅以約
剸之惠和以輯㢊之柔巽以體卹之尤好行其
德居恒有需于光祿公者因諸子請于孺人人
人厭其望以去至于今待以舉火者若而家矣

鬱攸不戒㣙及其廬孺人益增其所未備誓子
自飭典言娓娓履變若常屹乎主持之定焉世
俗華綺之習能不波者有幾孺人大布著簪不
作富貴態乃若寢廟歲時享祀必精必虔儀刑
爾家馨聞鬼神豈弟君子百祿斯茀孺人相之
矣夫物之安于其藉也婉嫕之姿粹焉弓之強
于其裹也敬戒之儀著焉性情之微動無所親
疏于不言之和内外之式諧兩忘美惡于不嚴
之敎孺人之于徐于婦于母也並稱女宗焉可
矣光綸謂予先君儒俠自喜非直寓内賢豪往
來供張拮据靡遑公正發憤急人之難有虎而
翼者擇肉于里先君出身暴之兟兟若與俱僨
者屢矣孺人爲之捐簪珥謹于振彌縫吾先君
以相與脫于嶮而色不䐜嗟乎抑何行義慷慨
烈丈夫也又云綸兄弟甫學爲文章先君子儗
問業先生而未逮也綸之獲爲先生門人也㒸
先君之治命而吾母寔成之追隨杖屨百里之
外海月終必令僮奴䂓所課稅稽焉覘所丹鉛
後獲嘉賓喜溢眉宇爲馳好飲食以示獎焉以

綸等久莫以嶄乎遇而孺人無憾于敎之不效
時稱先生品目以相慰藉也夫余一觴乎世之
人也孺人奚取其言而信之如此哉善哉徐君
推言之也孺人之歿也諸嗣君與余言潸潸而
泣余亦泣邑之衿紳聞之無不泣也國士豪俠
周旋桿圉三十年而一日焉先君之恩㬰以不
替夫所不能得之婦子所不能得之母也宜乎
鑴人心之深矣嗟乎此卽慷慨丈夫難之矣何
以得此于淑媛閒哉大抵孺人以聖賢之道行

之後先母子之際以奇男子之道行之光祿公
宦遊林處之時以長者之道行之中外環嚮燮
故交嫡之地後光祿公十有七載而逝陰培顯
佑諸子若孫斌斌于文學以光昭其所自出故
曰孺人之造于徐者大也孺人生于嘉靖
年　月　日卒于萬曆乙卯年八月初七日
享年六十有八嗣子四長光祖太學生仲光祚
縣庠生季光禴府庠生光祀縣庠生孫明佐縣
庠生明焠明价明深明銓明代明化明俔明祐

明任及曾孫瑞徵尚在髫年銘曰異視在胤鮮
所茹榮施在夫鮮所致綜庀在械鮮所治玉成
在教鮮所慮懿哉儒人婦則母儀終始不貳用
能繁衍其宗而光大其世有塗而過墓下者僉
焉式曰此徐母王太孺人藏玉之處也于萬斯
年無有替也

赴任辭先考墓祭文

天啓元年五月朔十有八日孝男方應祥敬具
牲楮之供遣義男大喜昭告我考之塋曰祥去
年五月奉差送母還里今年三月升本部車駕
司員外郎差限今滿擇于本月廿三日起程赴
任天氣蒸暑又時事洶沓留母在家婦王氏暫
代朝夕煢煢出門老母獨子靳以情告于當事
者乞身歸養然出門一步此身之歸不歸操之
者人此生之得爲母有不得爲母有制之者時
矣人子有懷人臣有義隨地所在各以身致焉
祥思不孤吾父之教敢持苟且之念於其間哉
雖然天祚明德有所底止禠老奴之鬼以還安

集於吾闈綏君父之難而展臣子之私愾義伸
于國芘及爾家人不得操其權時亦不必制其
命惟特　宗廟社稷之靈有赫以申之佑爾矣
吾父生勵正志歿爲明神有相之道幸惠圖之
本儆百拜塋下稟教以行病既阻之又追逐官
府之事敬遣大喜告此悃忱神斯允寧用錫吾
母春秋霜露可任依馳

祭先考八十壽文

維大明泰昌元年歲在庚申十一月甲戌朔越

十月二日届嘗先考高三十二待封方相公生
壽八十之辰孝男應祥同弟應春應祿應禎經
嗣孫有章侄孫有璉有琜有珩有璧等謹以清
酌庶羞之儀迎請神主于錫胤中堂而昭告曰
嗚呼吾父馮几一瞬遷流靡復遂至今日哉吾
父吾母今年並届八十祥亦六十白頭相對萊
服春觴卽生世多所缺然可以堂上壽考吉祥
善事之樂忘之夫壽考齊眉世稱希有乃有一
家駢得之者矣天祚明德食報不爽祥之不肖

開罪於天錫斬吾父此痛其可噬哉六月十九
祥生六十念四十年覲諸之子惟重老人未亡
之眾進筋而不敢告也八月廿八吾母八十撫
六十歲未孫之孤不勝往眾線縈來系綫懸之
感祥春一庖告母之壽矣低回忼慨酒清而不
能咽也嗚呼吾父今日何日檬褵儼然音容邈
然于婦上壽依依蘧滕之觀誰爲啓九京而詢
吾父之歆猗不歆者乎嗚呼吾父八秩生年强
半鬼其餒而之佩一官竊祿徒切親不逮養之

悲祥之不肖開罪於天斬錫吾父此之爲痛噬
其可及也哉有殽維絜有酒維旨馨香荐聞槃
神是疵母也難老從以孫子婿王守宏甥王可
覬等附具牲儀並申明奠神兮尚饗

先王母毛太孺人百歲奠文

届先王母起廿七毛太孺人壹百歲之辰嗣孫
方應春應祥率曾孫有章敬以牲醴楮幣等儀
奉奠於山東濟寧州北閘口之官舟并請先大
父起廿七解元方公先考高廿一義官高三十

二解元同受供養者應祥爲詞以告曰嗟乎人
生百年亦世所有以我太孺人稟氷霜之操厚
蓀其性情之和豫以維則乎來茲拮日月之勤
丕振我門祚之替微以漸躋於成立計德食報
百年非壽乃不肖輩之薦馨香而呼號於大空
者且十有四年於此嗟乎子孫之不佑於天俾
我太孺人不身見其一官之稍振也雖有涙如
酒能瀉此罔極之顚頷哉今日修事宜春爲主
並祥舟行去家而從兄於官祥捧一命正趨津

路有官而未安其署伊釜維饈伊尊維水仰特
我太孺人與我祖妣內外在天之靈氣之無
所不之其心鑒我子若孫而不忍於責其菲也
澗毛澗酌之無所不歆焉爾矣神之格思嘉惠
來裔

祭李副使徐巡撫章太守文

天啓首元時適奴酋氛惡未輯使者奉 詔書
調土兵四川九月念五日永寧土撫樊龍等集
兵重慶當事者方議遣汰以發倏忽變作殺害

多官吾師斗沖川東道副使李吾祉友觀我四
川巡撫徐吾友被龍重慶府太守章與焉十一
月廿二日邸報至南京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方
應祈乃並為位於西營之官署修古師友之服
哭之已乃具酒核為奠告之詞曰嗚呼奴兒小
醜猖毒頻歲抱薪救燎誰階之厲餉釐刮爪兵
騷調募國箠竿濫疆宇鼎沸我厠一官憂心日
切土爐未張民生孰瘳何渠意外隸我作伉吾
師吾友倉卒荼慘丙午闈牘奇文欣賞芾師哀
抜暗摸用享韶齒切靡風雲息壤終和神聽聽
令子世講僧寮邂逅同病馬卿周旋誼契廿載
生平人生師友性命溢盟何物狂且荼我酷深
驟聞奇變五內驚震天道非夢枝淚未隕世之
不祚賢哲同命紀綱殄瘁豈緊私恨嗚呼尚饗

祭仰山上人

維大明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初一日南兵部職
方清吏司主事親人方某敬以牲醴楮帛授弟
應春致奠于仰山上人老舅之靈曰嗚呼仰山

慷慨好義負佛性之生直拮据克家樹桑門之
勛績予以邂逅投分懿戚睠惟先子藉君為倡
以安有其窀穸春秋之享佑我子孫惟振惟貊
斗酒炙雞敢忘報于君之八尺君有夙約我官
南國牛首燕磯歲偕流逸電光水泡倏焉遐隔
洪淚如泉悼君疇昔子孫時享要靈冥翼惟是
金湯囑付無斁山川千古誓不吾言之食也嗚
呼尚饗

檄賻止樂先生潘景升歸柩疏

止樂先生滿景升挾妙于天下文詞遊戲人間
世殆五十年大啓二年正月七日瘍生右背卒
于留京青溪之旅館于弼予等以歲慶方新不
敢訃告爲景升戚若友者造次治殮今且爲日
扶櫬還葬大鄣矣山川修阻有槖磬縣某等念
惟先師惇誨朋友我殯之誼此于景升凡附一
目之好者所不得辭今在知景升之歿者業共
次第修其辦香之賻其未及知者孰令交臂而
悔所未致于友生不勝內瞿所爲交與商榷而

有斯告也景升生平文章洵妙所不必言其人
具世出世間法恣情遊戲幾古至人自適吾適
不以脩俗嗔喜滑其平粹者論景升者斯爲得
其彷彿已不知吾輩五十年陰受此老鈐鍾饒
益無量青溪最後一着超遜簡脫是處安閒讀
其屬纊之際口授別書明明道出以身說法矣
夫黃山白岳與念首丘在吾景升咄嗟可辦耳
于歸之誼用導知好老婆子心豳割恩愛爲我
友生深徹如此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昔者吾友
想同寤愾然則還櫬樹阡之事其必不可更憑
弼等獨任其拮据亦明矣征旐遄發所有餉助
速請如記擲付來郵止樂先生者二三兄弟稱
引古志私諡景升止取別書觀止之止樂取極
樂之樂巽日請流通于金陵者此以備徵文獻
云爾

易太公家傳

新安之易令始大其以勤學進德端身和家敦
俗稱者則龍岡其從也崑岡公諱預之而字惟

定其大父青峰公諱大厦富而好施賑貧以石
計者千受爵一級其父雙岐公諱明將娶于徐
舉子四公其季而徐先雙岐公卒再娶于張舉
子爲公異母弟者一而雙岐公又先青峰公卒
青峰公業以祖兼父矣公亦能以孫代子青峰
公安其養含飴而忘子之沒也公伯兄南邱世
而仲兄某性倜儻高視一世公比而鴈行進競
爽角秀無慚德其叔兄某有心計代二兄任家
督而不以瑣屑務及其弟故公益能發舒精專

其業公車之義嘔心而出者累于先後爲衡文使所賞識乃困于棘闈不售同學者用公經術取科第如拾芥而公儒冠褐博自如公有子晟發慧而夭公絮且泣曰駒老且駑而強欲飼之奚所致千里也奈何復奪我汗血爲心傷焉遂病病不起矣其家之父老子弟以及鄉之父老子弟無不爲惋惜痛悼至于今而九族于指無間言也嗟乎公何以得此于薄俗哉跡公行事大約不出勤學進德端身和家敦俗其生平大槩略可睹記者自王父母及後母外父母以下宗黨若而人饑于我養寒于我衣與諸昆弟析箸室廬弁不取其敝者以讓而又託處宇下日相親焉少弟好勇傷人法當抵坐公爲委曲申救罄家無悋從子遘疫甚篤人謂疫當傳望門去之公日一再往視調粥藥俄而疫良已隣人爲盜所株蠶女以飽胥役之追呼者公償金還其女復白其事而郎婦夜奔公公正色却之垂槖以出行營壙地復置田以爲歲時蒸嘗費易身非嚴不端家非恕不和俗非孝不敦易公其庶幾哉易公其庶幾哉

青來閣二集卷之十終

陳學士先生初集三十六卷（一）

〔明〕陳懿典撰

明萬曆四十八年曹憲來刻本

陳學士先生集叙

闡之文也者靈心之所繪是可統輯元化緯絡萬象有人爲主其柄天且縱之俾之砰隱代間而又欲弘収其衆有假之翱翔禁近寬衍居諸抑時置之休沐里苐庸得肆力于不朽其閑係匪淺尠已史稱建安徐偉長欲楨世有餘益俗不足闡弘大義散數道教時人美麗之文都廢不作用是翹然七子中而唐世崔玄暐耑尚經術絶去聲悅諸學士美詞豔曲之風一時少熄彼戔戔者稍轉文心而且猶若是况夫學有本原湛道德浮英華如肌

骨相麗而為得天之精
秉提坴之鐸者耶吾郡
學士陳先生少以制彖
冠省試醕深閎偉蚤硯
臺閣規摹海内宗之已

而首南宮晉承明緒正
朝彝蔵煌
帝制則其詞渾渾浩浩纚
纚洋洋一根經術典故
以諧人心而酌國是苞

意也竑標識也定選言
也貴御氣也和櫖局也
正儼如垂紳端笏之朝
彝倫爻象閑律度而群
品取衷爲令其文具在

可覆而按也先生宴居
默坐沉靜寡欲日擁栴
檀萬卷吟咏其中海内
旦晚先生大用而先生
若不屑者綜述愈富謨

著益精
朝家典制既蔚乎代寶
記贈小搆亦屬碎金馬
奇班贍韓醕柳覈先生
何所不有然亦自為一

家言而絕無肖像之跡
故盥手讀先生文原本
天地極命庶物亦玄尒
史尒博亦奇易稱富有
日新成文盡變斯真有

焉假令先生蚤登鉉軸
經畫耗神則石渠之鴻
烈不彰名山之副墨猶
蘄恐未必弘深鉅麗光
昭一代若此然則先生

之不亟亟用畫乃其所
以成不朽之業者哉語
云能文則淂天地有先
生而天地之菁華始暢
晦黯始宣則論先生者

疑其不自為大用尔烏
能深知先生也
時
萬曆歲次己未仲秋上浣
同郡史氏後學施鳳来
頓首拜譔

陳孟常先生文集序

不佞甫束髮輙神交孟常先生及長安過從相與談讌至移日若清鍾大鏞答和不匱退而良然久之造物者其大用孟常乎已何不佞以使事歸里深棲者八年而孟常歷宮寮晉南院學飄然還山矣會不佞撫浙時淂

奉孟常教津〻疇昔且
襄所藏集徵之言不佞
以是得卒業見諸體中
書命誥冊閎深典雅其
簪筆趨居藏在金匱者

二

雖不可概見而所著國史
正傳體嚴事核有良史
之才左陛紀略一篇即寥
勿勿之地君臣相與之際以
鏡治忽若璿璣玉衡不

踰槼徵尺寸以合周天之
度察往復之氣況槼容
周有過人者而于
朝家典章制度沿革損益
若

三

廟制譜牒邊防海防漕河軍
制以及夷虜之堅瑕利害
無不一〻洞若觀火發為論
著援古準今慮終稽弊皆
必然之畫所上封事如策

夏策播策倭及使旋條列
見聞察敵情抉隱瘼若指
諸掌至
宗社大計尤三致意雖不諱
憂危之苦辭而明徵典

四

禮期于可行皆大臣用心
也其尚論人物不隳成
案不拘成案若設身處
地以得古人之作用深微
故其自叙有之論世乃可

論人論人乃可知人知古之
人則可以知今之人之言也
千聖復起疇能易之乎我
國家自
高皇以草昧崇重儒臣

五

文皇設殿閣學士參典機
務其人則皆取諸魁宿
博聞有道術者自是以
來庶常之選遂著爲
令甲其教本諸學徽諸憲

章去莠去稗以統一聖眞
叙正彝典故其得人如黄
鍾大呂長日之至今遺集
具在自浦江青田爲正始
玉解黄胡楊以下諸賢雖

六

言人人殊大都崇尚經術
通達國體爾雅深厚如
四氣之和動物而不知世
徒見二百年来館閣得人
之盛而不知

二祖之精神爲之元命直取
千百年之基隆上理以歸
諸館閣之才而以成館閣
之才歸諸此學故先資
爲文行其所言爲治讀

七

之沖如霱然而萬物備而
唐虞成周太和之盛若達
源取之矣今觀于孟常盖
所謂其人哉盖常於學
無所不窺其才之豐研究

承景含光雖處阻深闇
習之下而精采溢發若虹
霓之燭天及観斯集則其
識深其氣恬無師心之智
無偏至之奇無膚華艷
綺以溺質無淺厲刻峭以
傷體而其超然遠覽淵然
深識探治亂之源總窮變
之會真足親見六經陶鑄
千古施於有政無異決江

河濵渤之流以灌尋尺也
此雖其天授乎而予竊窺
孟常以彼其才上下百千
餘歲及翱翔鑾坡鳳池
討求秘典者復若而年而
始成此不朽之業蓋本諸
體性合諸型範德成于高
明沉潛之先才達于疾徐
甘苦之際故能通微致遠
成文數萬以列于作者之

林如此予讀孟常之文曰
渇其所以先于文者而深有
契于
二
祖儲才之旨以此知造物者
必有以用之非直以文而已

不佞生平好讀孟常之文
及孟常來徵言而適在
事窘于簿領輙讀輙輟
以此更數載未能報命至
避地婺州長夏風林如

讀而卒業乃敢忘其固
陋而為之序昔予雲之
言有之曰據我華而不食
我實不佞于孟常之文
既已食其實矣不知有當

子雲否也
萬曆庚申春正月豫章
年弟劉一焜書

陳孟常先生文集序

余少讀孟常陳先生所為嘗擬
場試制義輒熏玉貍香讀過廿
遍神理都王無一字無来處爲
絕不入文人學士之揣摩竊撦
卷數羨今之世而有是吾顛爲

之執鞭比壬辰通籍孟常儼然
魁吾儕而余不敏亦幸步其後
塵扣孟常而窺其底裏又醇然
長者也公於書靡不披閱該博
淹貫而出之以邃識㴱詣鑄意
命辭巧極化工精入理窟時名

甚盛臣擘海內詞人宗匠進之
金馬石渠以蒐皇王之秘檢於
是人間天上之藏書盡歸閎洞
之胷次其吐咳而為詩古文詞
擷英鋪棻根於柢實即短章小
引輒為世珍重通材能備模楷

著作若拱璧天球九鼎廟器黃
鍾大呂蕭勺衆音詞不為瑰異
倔奇而適於坦調不工鉤棘詰
曲而諧於直氣不入結轄淩厲
而洽於和理不涉幽玄渺邈而
底於明體不騖漫漶割裂而妙

於常淺嘗之而即知其味渼測之而莫竟其淵世之繡鞶帨飾銀黄巧力既盡猶揩〻焉而公學務本真皆名理左右逢源出之靡竭充然有餘適也昔之論文者左馬古班揚嚴韓柳粹而蘊留豈益常得左馬之髓駈班揚之趣超韓柳之度沛蘊留之氣而總攝於區常之正〻之為言應今古窮宇宙不推遷於世數不代謝於時局以並於貞觀貞明貞一之義

昭代之文關混濛於劉宋關呂明於王李詞林館閣得公而一振起焉蓋極流覽横收併包呑吐如大海之納百川而瀦消衆派皆為沆瀣條分之一脈帶河泝洛傾圖書之源而望臣浸之汪洋吾知其渺已文章關乎國運而究竟發自心靈邪正各有所歸而治亂亦有所屬故呌咷激烈之音噓於大塊積蒸之氣僄遨何如凱谷天地間正氣發育而為正人領會而為正學久

世之文其文必正而勳庸事業亦昭揭光明為一代人文之領袖公人品純全學行篤摯告歸十年杜門刪述潛心考文盡掃游氛習氣鏗然金石為是千秋不朽之業移時調燮玄工參賛

密勿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詠或以宣

上德而布絲綸仰佐

聖人熙皞婁隆以建中和之極事業炳蔚定傾為平轉側為安公不啻以文章學術幟名標譽矣

彼百金購學士之什法錦繡梅宮之詩其所重者文也公之為文則文與人並重焉公常自序其文曰古今人未必不相及而古今之世變各殊能論世乃可以論人能論人乃可以知人能

知古之人乃可以知今之人當吾世而有若公之文又若公之人公之為文與今之所為文者異公之為人又不當於今人中求之矣

萬曆歲在癸丑季秋上浣年弟

王在晉頓首題於尚友軒

後學王洲民頓首拜書

陳學士先生集敘

應震徒以計偕入都執經于學士孟常陳先生每見先生著述浮片楮數言若覩煩質一毛吉光片羽秘之枕中苦不多致歲戊午先生子倩曹公振鐸試携所梓先生初集三十六卷

授之謂應震辱侍皐比可無一言以識其自應震獲有大觀之快敢不聞命因思開闢以來立言家曾不能塵沙數而求其景耀萬禩炳然日星者能有幾哉蓋凡立言以鳴于世其情之所函積真迫起若駭氣之為雷境

之所涉因物受則若萬竅之于風又何患其發之無源委之不遠也故文辭之作必起乎情之所不得不然而出乎理之所不能不至然後足以垂世漢世如東方司馬主父鄒枚之徒皆具吻雲噏霧虎嘯豹攫之材連翩

宫二

金馬日給尚書筆札其辭非不虛誇瑰麗而卒不能當賈董之著論河梁之激吟也

明興初方宋諸家言本經傳故其用亦宏遠近代以來稍務菁華已乎左馬亦中郎之希黃而典雅之意按之未免索然亦何關于國家成敗之數乎先生在詞林才若赤綠華鳳而早寤大道小者數言大者萬言援古揆今無不中的譬之飛帆拾月泅波不興而島嶼之森羅雲霞之掩映龍魚之變幻斗星之垂爍畢陳几席而莫

宫三

發乎情之必至而恰乎境之適當者賈董諸人以後莫未易得也今先生雲卧山中已欲自秘而

朝家多事蒼生想望若以是措之家國天下其所為振動喧拂者不亦遠哉應震出長沙李先生門習聞其言

曰僕在詞林與爾師孟常先生稱詩
譚枕外寔以經世之業相朂謂吾輩
優游玉署正養無用為有用孟常每
推余之膽智雄爽而余竊服孟常之
經律綿密應震實蹟其言今讀先生
集洵為經國之業非徒文而已也鄙

不辭而附題之于末簡

楚黄門人官應震頓首譔

陳孟常先生學士初集序

王仲任有言夫說一經者儒生
也博古今者為通人也上書奏
事者為文人也能精思著文連
篇章為鴻儒也在漢則劉子政
楊子雲其人云子政當元成間

恭顯許史王鳳之屬擅尊國事
危宗社子政數上疏指陳得失
卒為恭等所困居列大夫官前
後三十餘年退而作洪範論七
畧三統歷譜列女傳新序說苑
諸書凡百餘篇子雲仕哀平代

與王莽董賢同官莽賢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遷為大夫著騷賦法言太玄等書凡數萬餘言今二家之籍具在若揭日月而行目以鴻儒固宜然子政鑄偽黃金及為蕭望之等使其外親上變事先後下吏子雲事莽賊作劇秦美新冀幸免禍卒致投閣當世儒者羞道之學士陳孟常先生

弱冠有聲名場屋擢賢書第一壬辰復以尚書魁南宮史局者垂二十年晉南院學士學士階僅五品而詞林寂重然先生前已倦遊還會讒口有不利先生者夷然不屑辯仍自請告先生為人沖澹簡遠居恒不見喜慍之色於名利泊如也史稱劉向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精思於經術楊子清淨少嗜欲默而好深湛之思非聖哲之書不好非其意雖富貴不事殆似為

先生語也
主上明聖毋肘腋窺伺之奸如
漢季翰林官清貴稱為天子私
人尚方給筆札大官予饘校書
視草之外吏事無所關故先生
文章春容爾雅多治世之音辭
于向雄有九歎廣騷之悱惻而
屈其憤有羽獵甘泉之巨麗而
削其靡有洪範七略三統之奥
妙而不為穿鑿有新序說苑之
該洽而不為蔓衍有法言太玄
之精邃而不為艱深詰曲經綸

綿密宮商各配彬彬然自成一
家言先生于書無所不窺於學
無所不究而于法無所不合兩
試括帖語名理爛然至今海内
宗師之而尤長於叙論古今人
事成敗得失燦然若指諸掌通
達治體囊括世務紛紛藉藉有
味乎其言之也先生詩非所篤
好閒用之於應酬及寫懷之什
輙造佳境五七言古近體雜置
建安開元大曆諸名家幾不可
別識由天授多而學植富乃貴

其造化之淵禮樂之府不第舊藻吐采于翰墨之間而已先生既用名高與時齟齬屏居田野博士弟子郡縣大夫問奇執贄踵相屬見未嘗不披襟絕倒虚往寔歸而益以其餘隙覃思著述雖大寒暑不輟卷至其內行若淵生平無幾微點缺明喆保身不俟終日固非向雄二子所敢望使得叅踪樞揆一究極鴻儒作用必有大過人者而僅令寄空言于三寸柔翰間若吐若

茹也向有子歆能世其業楊烏九齡即叅玄文先生尚遲鳳池之羽館甥曺明經仲麟乃為編次文集得三十六卷而寄以示予且命之序則焦太史已為序而論之太史又言馬遷之業傳于楊惲昌黎之集就于李漢先生之有仲麟雖勝角兒可也仲麟美秀而文誠不媿所言予小子為戊戌先生房考所取士常懼身名泯泯負成我恩今得一當以報先生附不朽幸甚楊雄

初作太玄法言獨門人侯芭常
從受業而桓譚以為絕倫惟向
子歆亦有覆瓿之譏譚等雖知
其必傳猶恨不及見予小子渼
乃及見先生之集傳視昔人不
已勝乎先生他着述甚富今名

初集者亦有待也然非先生意
也

建武門人鄧渼頓首拜譔

跋

外學士之視憲來名則甥錫也實則
父子也家大人與外學士締兄弟盟
因以憲来委禽焉童子時即讀書外
學士齋頭弱冠隨侍長安竊窺外學
士于崇膴泊如精神所注惟在往代

故實當世機宜考究每廢寢食或有
勸稍休者曰非此無以自遣凡一切
着述未嘗不呼小子而授之每謂作
者固難即索解人亦不易吾將為名
山之藏乎憲來則謹對曰三事之尊
誠不若千秋之業護惜珍重小子責

也庚念篇什浩繁且随應偶筆多散于靡楮亂帙中倘不早為詮次寧無遺佚是懼于是百計拮据兩載校讐始克有緒甫繡之梓祝融氏輙始燬之幸存副在獲成茲集憲来于是骤然喜而懼始釋乃為外學士壽曰仁人之言譪如天祚仁人不吝寧馨早育則非直曹氏衣鉢將陳氏弓裘于是乎在兩家當共寶之亟命孫子愫悃葷敬紀諸末簡

萬曆庚申穀雨日子婿曹憲来百頓首跋于清照軒

外學士所著有　國朝正史同姓諸王傳二十卷外制視草十卷廣執李徃哲傳十卷左陛紀畧十卷家乘四卷所輯有　皇明館閣文鈔一百卷古搜二十卷今宜二十卷藏于家論語貫義二卷四書緯義一卷讀左史二卷將行茲集入詞林後什之七孝廉時什之三不盡錄什之五顏曰初集者以甲寅爲止乙卯以後當爲續集先後與憲來同研席而參校者陳玉昆昌祚同倩恭交爲外學士從子也諸生吳君天泰贊之屠君襄孫道子朱蓉泰禎爲外學士問業士也長康范君明泰元長盛君士元爲外學士年家子也編次則弱息懐悃恂恪也得以側書憲來謹識

陳學士先生初集目錄

第三卷　書序

第五卷 贈賀序

第六卷 壽贈序

第七卷 賀贈序

第八卷 碑記

第九卷

第十卷 傳

第十一卷 傳

第十五卷墓表

第十六卷行狀

第十七卷行狀

第十八卷 祭文

第十九卷 祭文

第二十一卷 論

第二十二卷 論

擬援朝鮮總督諭日本叛夷欽貢檄
擬平倭露布
擬天下諸司文武五品以上賀　皇太子箋
元良頌有序
廣唐臣李德裕宵衣箴有序
恭進儲闈勸講箴
千秋金鏡箴有序
漢文帝未明殿圖畫五物贊有序
趙司馬像贊
嘉興鄭侯生祠碑贊
李太公像贊
吳省吾像贊
棻默齋先生像贊
歲星圖贊
金鶴野像贊
何烈婦贊

第二十八卷　議　辨　解　問對

寧夏討逆敘功請慎加封爵議
修治河堤議
馭倭議
倭虜別議四條
性術心術辨
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解
體仁解
東倭請封暨播緬夷情問對
客問開礦利害對

第二十九卷　題　跋

題楊忠愍王司寇手書贈應大夫冊
題陸氏家乘列傳
跋魏太公壽冊
題鄧進士尊人壽冊
題嵩山善餐編
題岳游海運冊
絲綸中錫題辭
題趙卿雲傳
跋李眞傳後

第三十二卷尺牘

得董師撥朝鮮捷音志喜
武關校士
陽春曲
送車太守之任
節烈篇 有序
吳德伯禱雨輙應
送何太史冊封襄藩還楚
題烟雨樓
送譚中丞之蜀

送顧太史冊封淮藩還里
送朱太史冊封榮藩兼奉母夫人還里
送顧上林南還
李公巽招飲柰子花下
十五夜集大風雨後得月馬上口占
從子同倩病起移居新詩日王聊次韻戒其
苦吟并防他想
慰李玄白下第
對菊懷古

蘭房
陪祀獻陵乘月還昌鎮
送黃簿之寧海
寄趙龍君超孝廉棲雲广
病中
春樹
孫太僕奉詔歸葬兩太夫人特賜祭開壙
把酒有感
懷伯舅荏峯先生司教越中

壽蔣中丞
送賀大行南還二首
舟行見新月
舟行得雨
壽朱別駕二首
小園即事二首
酬屠長卿仍次韻
下第出都門
黃河道中懷黃宮庶二首

楊黃門賑荒有感
天長道中有懷
秋雁
暑中聞鶯
八月四日得楳孫邸中志喜
十四夜集吳允兆錢湛如梅黍符諸君子于
邸中時陰雨忽開朗得月
十六夜同范光父招項廷堅靈濟宮小飲詰
朝　聖壽忽傳免朝遂至夜分二首

送錢湛如孝廉攜燕姬南還
寄劉二稱賓二首劉近事佛
送梅黍符遊遼陽兼柬何仁仲
元旦即事
贈梅客生侍御西征凱旋
送項廷堅田部
送御史大夫陳公之任留臺
送龍君御左遷武林
送張黍和之任

蕭少司成見枉云昔年有以余姓名相謁者
司成禮之甚殷此猶余身之也感而投贈
賜劒督師有感二首
懷沈純父出鎮關中
連聞榷稅之變有感二首
送征西將軍
喜西邊捷音二首
送黃太史冊封趙藩兼便歸省母夫人
九日

送梅黍符還宣城
平倭獻俘　上御午樓受賀禮成還宮幸內
苑恭紀
壽李封公七十
喜賀伯闇沈太始成進士
送林太史冊封益藩兼侍太夫人還閩
送李侍御按中州
送黃平倩太史冊封韓藩會尊人解秦太史
扶持還巴里

壽崔廣文八十
贈王中翰
答黃說仲
讀鄭中丞紀余司徒佚事詩有感余建言削
　籍當途憾之不置授意鄭幾以恵文法中
　之鄭力持得免逆司徒没始出當時札子
　示其子太學
壽吳彥伯刺史七十
飲中貴園

七夕聞西苑築壇時　駕幸不豫以西師捷
　音宣至夜分恭賦二首
贈王上林行父
壽弱侯焦師四首
讀綏交紀贈揚叅知
李叅知園賞牡丹
送吳丞還里
哭王子度太史及其配畢烈婦
送朱職方歸壽尊人

辛丑元旦口號
送商太史冊封潘藩歸省母氏
播平獻俘　上御樓受賀恭紀二首
送梁別駕之任曲陽
哭程君謨進士
送姚元素歸武林
壽饒母八十時大叅憲副繕部六見季子三通
　顯適遇　覃恩晉封
秋祀卽事

萬壽節恭紀
壽白母
桐鄉楊令君考績
題眞如寺
壽賀伯闇吏部
送李太史宣綸武林
送王別駕之任高州
聽乾車口號
壽李母七十

送陳輿偕黃門謫貴陽

癸卯仲夏宿句曲玉帶樓樓爲李文定公舊遊僧舍徵詩題詩有他日定須留玉帶句大拜後果解帶留主僧後遂建樓藏帶以彼其事主僧出所留帶及題詩相眎有感漫賦

歸輿

壽潘兵使

六十初度承諸君贈言述懷二首

葦航上人結慧林社于黃山之麓以懋遊者賦贈

壽朱相公廿四韻

讀崇德錄有述

新修養心殿有述

賦得澥波砥柱十韻誦吳太守築海

讀王太僕忠勤錄有感

壽沈太公

題張氏部椿萱誥贈卷

頌曆恭紀

浙西三壽誦有序

懷曹甥公振

送經略東巡

送焦座師冊封周藩便歸金陵十二韻

月下有感

賀伯闇應天雄之聘乃令王生落莫長千巷也詩以調之得二絕

送羅高君

聞平倭奏報偶成二絕

咏落花二絕

爲何太僕題上方山望湖亭二絕

題范長康庭前舞蛟石三首

陳學士先生初集目錄終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著
子壻曹憲來原名仲麟校

史書纂畧序

夫史學之難言久矣始未嘗不詳備繁衍而後必舉要刪繁以存其可傳者何也則匪獨以省文便觀正懼夫史多文勝不汰削其富艷而誣終不免也洪荒以降丘索墳典不可勝數乃夫子刪書斷自唐虞筆削魯史作爲春秋蓋尚書刪上古以及三代之史者也春秋嗣魯定以及哀之史者也自有書二帝三王之治爛若日星其餘皆可以存而不論不嫌於略也自有春秋二百四十年之行事明如指掌其餘皆可以論而不議亦不嫌於略也此聖人之史也詩書而後載籍日增戰國秦漢之間何啻充棟司馬遷網羅放失創立紀傳作爲史記雖或有譏之者而自此書一出帝皇王霸之跡可按籍而知較之尚書春秋則過詳比於後之作者則已略此史臣之史也由斯以談則史學之難

不難於該博而難於居要可知矣然非博極群籍貫串旁通而漫言提要或併其所當大書特書者而去之又不若傳疑傳信之並存以待後來也史記之後兩漢兩晉隋唐三國六朝五代稱十七史不可謂不多故在宋已有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之論於是有爲十七史詳節者至我　明而宋遼金元史皆備稱二十一史卷帙繁重經生寒士即欲博覽而未必能有其全書縉紳先生力能有之而或非其所好即心好之而官守世紛奪其暇日往往不能竟卒其業況望其起凡作例折衷經制以究其全者乎獨唐荊川先生弱冠登朝直言家食肆力編摹有左編之作以二十一史爲主而旁搜稗史以成是編近又有李卓吾之藏書鄧潛谷之函史並行於世然左編有義例而無議論藏書則本左編寫獨見而爲品騭函史外篇以續八書諸志內篇以君典臣謨續本紀列傳讀者于左編則苦其端緒之多於藏書則驚其褒貶之怪於函史則便其代各爲系而尤疑其掛漏之未免匪

夫此史學之難作固不易而纂亦不可輕言也余友當湖馬武部新甫史書纂略一百餘卷蓋節取二十一史而存其大者也其意與前三家雖相類而用意周密尤爲過之余受讀三嘆大都以君爲綱以臣爲目代各相從洪荒至周不能詳亦不欲遺此三家之所無也自漢至元詳中之略略中之詳此與三家同而間異者也蓋欲令覽者開卷先論其世論世乃考其人三千年成敗得失之林瞭然在目博洽者得之可以提撕其記臆寡陋者得

之可以開拓其見聞以此爲參合於涑水之通鑑考亭之綱目則可以綱鑑爲經而此爲緯以此書印証於唐李之用心則毘陵姚安之衡鑑可不言而喻以函史內篇爲次第而此書之所未收如天官郡國禮樂之類可以函史外篇爲補缺武部所自云未備者固可以無所不備也此非具千古之眼操千秋之筆力强而志遠不厭歲月未易臻此余忝列史局以史爲職而未有所就甚愧之矣武部嶽嶽司馬門攝職方兼推轂材武圖上方略甚偉而竟以此貫忌盛年里居竭力載籍與唐中丞初歸同者作甚富不止此編令其得時而駕必能爲縣官効緩急之用乃棄之閒曠寂寞之鄉徒銷其神於文章可慨也今天下動稱乏才而有才如武部倘有能破格推輓之者其出而建立寧止如唐中丞之在淮陽乎雖然用不用自關世運輕重於公胸中千古筆端千秋固無與也此可以觀世矣

尊師焦澹園先生文集序

傳曰通天地人曰儒而世乃分析言之曰有道德之儒有功業之儒有文學之儒夫通則合三才寧有偏致之用獨勝之場哉自三立分途文士以文爲經國大業而學道者強以爲雕蟲小技譚道講學皆習爲拙俗語而詞賦文章之士侈然以絺章琢句擅爲登壇之主盟後世競效爲之衣冠形似神情不傳無論學失其宗而文章詞賦亦失其眞久矣夫寧有不知學而能文者乎又豈有通天人而文不足傳者乎周公孔子彖繫易卦出入鬼神

條析周禮刪述詩書麗若日星何嘗不極文之妙用又何嘗以德業爲大而遂廢文章特未嘗如後世之沾沾摹倣以求工耳而當時如史佚丘明亦有能窺其籓者乎自漢至宋稱文者自爲文言學者自爲學獨韓歐曾王蘇氏諸君子知本之六經以爲文有志於聖人之學而不肯爲徒文之士庶幾足傳而學猶未能知性是以猶未免於文人之名我　朝惟王新建伯安唐中丞應德志眞儒之學而擅適人之才其爲文得古人之法不尋今人

之習至與何李同時唐亦先李王而爲兩先生務先舉所重不近取文之名而卒舉文之實今試舉兩先生集與諸君子校之可覩也然猶惜兩先生弱冠登朝名太著用太發坎壈中外周旋兵革皆逾五十而以身殉國猶未竟其晚歲之妙悟於文顧亦絕倫超羣矣小子恭不及事兩先生而幸出澹園焦先生之門先生之學以知性爲要領而不廢博綜爲諸生以迨上公車入詞林無日不蒐獵於古人之載籍聞有異本秘冊必爲購寫又日與

海內名流討析微言訂正謬誤墳索遺義[illegible]典家莪實無不指掌雖其精神所注在大道與經世而不在於爲文乃感觸酬應發爲詩文積久益多小子恭嘗請爲詮次以傳先生未遠出也間嘗請作者之旨先生曰僕於此道蓋嗜古而無成有其志而未暇也憶十五六始得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莊騷讀而好之摹擬爲文儕輩姍笑不爲衰止顧以舉業縈懷不得專力迨晚歲入仕閱歷日久乃見古人之著作日益多洞然悟爲文之法度益信

近世剽竊支離者之爲非欲奮然大肆其力而年已後矣又念大道難聞餘生有限不欲敝精於此此先生自道云爾恭則謂先生惟功深好古故妙契古人惟學先聞道故一邁文人以明道象山之見解運昌黎南豐之筆力語無不透說必有據即博如子政與如子雲不能傲之以所不知雖相如含毫少陵苦吟亦必不敢謂此儒者不閑於詞而獨遜此席也蓋所謂舉其大而細無不苞先沃其根不必棄葉彫枝者也豈與夫學步效顰詩必初

盛文必秦漢乃稱工者同日語哉嗟乎眞儒不世通才實難理學文苑名臣可合爲一傳者獨餘姚武進伯安良知一脉獨契千古勳名爛然而惜未竟其用應德有新建之具體而功業未就併其文而疑信者半若先生之學力仰接聖眞其爲孝廉時已身任斯道之重出入承明　東朝啓沃功在社稷雲卧累歲天下靡不日爲蒼生望茲　賜環召起行且以學術燮和宇宙俾斯世復見三代之盛其潤色輝煌之大固不盡於茲集者適侍御

黃公提學江北特以付梓蓋深知先生欲以先生之文爲鵠於今日不獨以文爲先生重也

重刻陸宣公奏議序

古今名臣以奏議行者多矣然代不數人人不數篇其薈萃成編單行而最著者惟陸宣公宣公之著作爲詩文爲賦集爲表狀其載在別集十五卷者衆體備矣其單行而最傳者亦惟奏議夫宣公在唐非諫官也久在翰林周旋內署有奏草七卷則以侍從諫大拜平章主持國成有中書奏議七卷則以宰相諫夫詞林之所處閒而政府之所據要地閒則可以託而不必言地要則或有所憚而不敢言卽有願效誠悃者無所託無所憚然非感忿而傷於激必且迂闊而遠於俗未有不亢不詭切人情合國是動中窾係而不失對君之體如宣公者也人主操不信其臣之意人臣苟非忠實心誠信於君卽剖心折檻有萬諫而萬不聽者然自古猜臣之主莫若唐德宗而自古信主之臣莫如公公豈有他巧謬足移君心令其釋疑而成信哉

愚嘗反覆公之奏議見其陳情如家人父子之相告語語眞懇而未嘗出之以憂詞也其指事如田畯野老談稼穡娓娓可聽而未嘗抗之以浮氣也其切中肯綮如持左券一一符合於後而未嘗逞之以詭說也蓋其大要諭德宗以推誠而其所以自結於君者亦惟以誠爲主然則其所以崎嶇險阻出入禁闥卒見信於猜忌之君者寧獨其辭說善哉蓋有信而後諫之道焉夫子告子路之問事君也曰勿欺也而犯之若宣公幾近於勿欺矣然

公能伸其志於奉天興元擾攘之中而爲相之日反不免於趙憬裴延齡之謗此則讒諂之蔽明也君聽之不聰也於公何有焉後世人臣之建言者一見牴牾輒負意氣而不知講於先信後諫之誼讀公之奏疏有不爽然自失哉此今日重刻是集意也若夫公之行事唐書本傳及權德輿之序甚詳故不具論

易二房程士錄序

戊戌南宮之役余濫竽分校得士十八人既撤棘各以平時所著就余問業爲開陳故事擇如干首梓之余迥環反覆於斯籍而深有感也制義雖曰羔鴈之具然未有不顓精一意而能工者夫世儒熱中進取誰不屈首攧營而何以不顓不一人盡顓一而何以不工則有說矣趨時逢世之念紛然淆雜於其中而眞識眞才反不能自爲主而見所長則謂之不顓精也亦宜又何怪乎不能工也蓋余嘗數困公車矣嘗自驗之則希世之念一動而筆端遂若有所縛愈求以中入而愈自遠迫後累報罷習爲常前念不復動而信心削牘乃卒見收每與吾黨言之今歲闈中見諸君手凡遇學步時趨者皆棄去已竊復嘆曰此皆窮年矻矻乞靈於人覯收一遇者而祇以供主者之胡盧甚哉阿世之學之無用也余所收茲十八人者才品既殊聲調亦異而皆言其心之所欲言余始讀其首義即信其終篇無不符焉讀其首場即信其終卷又無不合焉及出而諸士來見接其議論皆朴茂自好者頗自信逾時索其篋中草皆匠心獨照者益自信顧余於諸士能相信於言而未卜其行相信於今日而未卜其終身諸士果能使表裏無異致初終無二轍庶幾不負　國家獨重制科之意而余亦得藉手以自解諸士毋謂服官與修業有異術也修業而趨時則胸臆之眞意必有所抑而不自伸究且以拾瀋受唾服官而趨時則本分之職業必有所缺而不獲盡究且以迎合見恥諸士不必盱衡往昔即耳目所覩記諸儇巧善宦與時俛仰之輩豈不自謂與時陰陽可以立致通顯乃不旋

踵而一敗不振者何限其悃愊敦龎殫精竭歷以爲民爲國者始或落落卒之功見言信中立不權者皆是也則顓精一意而不纖趨時局之明效也故因是籍而以斯言爲諸士勗即評隲諸士文亦不盡阿所好瑜瑕不掩以示勿欺天下惟有欺則務爲飾飾者僞之端而趨時之媒也夫制義特羔鴈具耳一趨時而務爲飾即不工況其大乎

論語貫義序

論語註疏各篇之首有正義論次一篇次第之意孔穎達所著也朱子傳註亦間有之余偶爲推廣聯貫始於微子一篇後因漸演積久成帙考之於曾子有子兩家弟子序次之意未必盡合不無牽强聯用以發明分篇之意而已於此知聖賢立言六通四闢無所窒礙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譬如水然江河之流行潦之委沼沚之滴注之大海無不同焉皆合彼執爲分別者自作分別見耳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慍爲君子末章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不求人知而求之天合之

乃稱君子焉他日又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夫自私自利隔別於儒道明甚小之爲言硜硜然小人哉學農學圃小人哉樊須也沮溺丈人長往不顧獨善其身諸所成就皆儒也皆非君子萬物一體之儒也惟儒脉未明譚名理者或託於禪門之寂照而實踐一不到世遂指爲踰閑之借資檢約之無用不敢以王新建直接明道顏子以上而終信晦翁之繩墨也余嘗反復論語各章論學之語脉而有疑焉由說而樂而不慍而君子由志學而立而不惑而知天命而耳順而從心可共學而適道可適道而立可與立而權皆由淺入深由生造熟進一步有一步之光景累一層有一層之階級而總到知命田地全體盡是前面習學立禮之工夫皆已渾化矣而夫子又於知及仁守之後諄諄以不莊不禮爲未盡善知命之君子而猶恐不知禮不知言則又若深不廢淺已熟而慮其生者何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健故不息於穆故不已有息即便有

巳有巳郎斷夫子憂愚不肖以聖人爲不可幾及而又憂賢智者之輕認一徹盡徹若禪門之立地成佛菩薩便可行於非道故於智及仁守知命之君子猶惓惓以禮防之原壤子桑之徒其見地豈不超脫夫子固逆知此種學脈將來爲無忌憚小人借託故重以主敬遜弟爲訓耳莊列與竺乾氏之言無言虛豈不知天知命而於禮教則甚遠矣爲之徒者庶幾旦暮遇之謂遂可縱橫自在而鄙薄仁義指禮爲僞安知其所終哉乃每拈出一貫變化爲着落於上之學夫無外之謂一無雜之謂一無間之謂一得其一乃得其貫孜孜矻矻不知老之將至不厭不倦則可謂云爾矣此所謂一以貫之者也區區所以讀論語者如此敢以就正於有道

潘孫知銓政十議序

自周官周禮首重天官後世因之歷唐宋皆然而
國朝爲尤重蓋唐宋有丞相中書省兼尚書門下吏部所銓除惟五品以下而其上皆中書省取旨行之我　高皇罷中書省獨以吏部任進退人官之權則雖云六部不相彈壓而銓地自與諸曹不同後內閣地親體崇首臣每領冢卿進退人才必相關白京朝方面揆席無不知姓名而所者正與唐宋相倣乃極重之後矯枉勢返閣盡諉而還之部主爵者上佐統均之衡量下總鉅細之流品舉目皆逐羶之場措足俱叢垢之實朝野清議方拭目以觀啓事之當否而城社左右又日夜窺伺其瑕隙豈不難且重哉居恒謂銓司爲天下第一等要地則銓屬必得天下第一等賢者餘銓政必當有天下第一等文章乃有人與言之品俱不落第二義者而竟不能久於其位此在賢者固可隨地自樹而於此益足以慨世矣余讀觀察潘公十議而不覺三嘆焉夫他曹事君以職銓曹事君以人得人而職無不舉失人而職無不墜未能知人而能用人者未之有也不能自治其身而能擅人倫之學者亦未之有也自治之難莫難於去徇不敢一毫自徇其情必能一毫不徇人之情不徇人

不狥已必先國家之便利而不避親不避怨無所不可用今觀公十議首曰禁餽遺終曰裁効勞夫交際聖賢所不廢且以爲賄之漸而絶之効勞正當先爲逢者且以爲干之端而屏之曰率屬則重以責成於銓宰曰年例則不少寛於銓屬身爲銓而持論若此總之不狥已之意也曰嚴請託曰愼薦舉曰禁貪墨曰嚴憑限斷斷乎秉公執法以破調劑世俗之情總之皆不狥人之意也然後重會推之權於本部以登進大良立冊庫之法於司勲

以肅清羣小以公言而見諸行則銓政無不舉上而政府下而内外百執事皆可以相虎而不相梳眞堪作銓衡者之司南所謂有關世道之文也豈與夫尋常建白等哉公舉戊子鬮闈第一人已丑以禮經魁天下生平清標絶俗藻鏡若神秉鐸成均分校南宮得人甚盛以夙望入銓部歷司功不宜外而公念太公堅求外推不厭薄藩臬固公所自言者浙西徼天之幸借公觀察加意地方振紀銷萌大造兹土近又條議助役事宜爲百世利蓋公眞心石豈不肯傳舍其官類若此異日開府秉重再入銓署必能盡銷偏黨頽壞之流弊以收集思廣益之實效十議寧託諸空言哉余友賀司封里選人胄日受公深知稱高足請而梓之令余序首簡聊爲論其大如右詳具司封序中

李長卿制義序

不佞束髮而爲制義以至於今譬之農夫老於田逢年則穫不逢年則不穫終莫能解其故而諸交游妄意其有所解也往往以序命不佞以故不佞

之序制義最夥乃今爲李長卿文序序曰制義之爲物非若詩古文之可以選才也而爲之又不可以無才非若詩古文之可以炫學也而爲之又不可以無學非若詩古文之可以舉才與學惟吾意之所適也而爲之又不可以拘拘謭謭不惟吾意之所適吾觀天下雕龍吐鳳之士從事此道者往往非溢於格則不及格溢於格則傷累黍遠本色而文病不及格則黯淡無色讀之不成聲而文益病乃高才生溢者三之不及者五之無異故彼其

中實有園焉而不悟此道中之正正奇奇離離合
合則能見其才能見其學能見其意之所欲言抑
亦難矣長卿於尺幅之間雲興霧集不可端倪才
勃勃哉而不至傷於情六籍以下子史百家出入
變化於筆端如部下素集之兵不呼而至非博綜
之學何以有此而不至遂遠於法意有千古所久
秘而以立悟得之亦有儒先累牘所未竟而以片
言盡之剖若發蒙洞跆覩火而又未嘗爲才與學
之所使至鬱結而不明亞而奇離而合淋漓愉快

誠枕墳之態河朔峽手也舊今鮮人爲之不溢於
格則不及格於此轉覺長卿之難及耳不佞每恨
才短學識即欲有所發明若有約結不能自吐故
於長卿文而不覺有味乎其言之也至如長卿所
疑文有所有靈余烏從解之哉

馮志鄰小有亭集序

余之游於匡伯欽仲間也則繼山先生時時觴余
於小有亭先生白晳豐頎翩翩霞舉望而知爲偉
人而鞠躬爲行退然若不勝衣余每怪正伯欽仲
才情琦偉何啻睥睨千古乃折節退遜恂恂不敢
自見則馮氏之爲長者固世世然也先生藴藉非
常抽揚綦博而又習聞夫尊人佑山公伯兄小山
公之緒論父兄自爲師友由舉業以及古文詞賦
無不工而襟度温夷柔澹尤好稱詩其稱詩也騷
雅樂府古選歌行近體無不爲而題咏景物點綴
風流尤好爲律其爲律也開元大曆以上青蓮杜
陵四傑十二家之體無不諳而觸境成篇隨物寫
意尤近於右丞蘇州之間夫詩之爲物取傳情和

志道其中之所欲言而止古三百篇田畯紅女皆
率然矢口以引於韻未有無其情而爲其語者也
降是而靈均憔悴於澤畔蘇李悲逃於河梁少陵
饑疲於蜀道太白流徙於夜郎伊鬱軫結忼慷徬
徨傷心剌骨託之篇章自不能無牢騷不平泣鬼
神而指日月者藉令諸君遭逢泰運優游倡和未
必盡爾爾也乃輓近言詩者紛紛刻鵞不論情境
務以悲壯爲高所謂時非天寶地非拾遺殆無疾
而呻吟者也其遠於情實甚矣而且遁相祖述謬

爲推輓不亦舛乎今觀於小有亭集抑何其斐亹沖和語不越境境不越情也雖其縱極才情壯語亮節間或聲應時宗然皆傳其情境之自然未有信響附聲而故爲伊鬱亢厲也者稱詩若先生眞能道其所欲言者矣先生華胄素封固無坎壈而抱璞終身家世積功累行好行其德而晚乃反遭里閈齮齕詎可謂涉世無陂而先生雅情素氣恬不爲動甚至公庭對簿賦咏不輟斯其胸中曠達寧讓摩詰應物哉君家奉世野王父子在漢僅以

功名顯文采未大表見當世在宋以科名著矣而止於一身今太僕公功勒金陡先生雖未顯而小有一集千秋自在正伯欽仲才稱鳳舉性亦龍馴正伯已有青陽集行世方且爲奕而起三不朽盛事咸後有之寧讓先世哉

顏侯美蹟錄序

天下親民之官莫如令民之休戚惟令知之最眞而令之賢不賢亦惟民知之最眞去惡從好衆人聽之一人去剌從美一人聽之衆人惟令知民然欲以一人之身縱橫曲直以厭衆人之心其勢甚難惟民知令故任其衆人之口是非予奪乎一人之政其勢甚易苟非令眞有爲民之實即欲要袂而鼓動之其能必乎顏侯之蒞我嘉也由寧海以能徙初下車吏民無不以嚴見憚久而遂信之蓋不待鄭僑之得民猶在三年後也余從侯鄉朱司功劉太史遊每稱侯素心實學不愧古人余初以兩君言信侯今益以侯之治行信兩君侯治邑以平易近民以一切整齊行法嚴於民之所狃而不

嚴於民之所訓不從民一時之便而從民心之所長便既已撥刷約束之民習於侯之法而不爲苦難侯亦寬然與民相安而不爲深責即催徵一事江南所號爲最難侯酌爲十限戶定所應輸若干每限必蒞之如額而止不及額者雖少必併之如額法行之始猶或參差行之既久習而安焉反稱侯之法爲甚便蓋賦稅之不前由法之不一前比未清後比沓至胥史得高下其手後限方嚴而前限且置不問奈何不玩且負也民既知侯之限不

可以彌縫皆相與勉力以完官既完之後追呼無擾不獨良民便之頑者亦便之矣此法當在在倣行宜民之始而慴中而習行之愈久而誦聲愈盛也侯精神內藏而經緯當機堂簾之下四境之內一見不忘案無留牘雖邑當孔道冠蓋不絕於途三臺諸司之公移如織應有餘閒孰非嚴於法而寛於法行之後之明驗哉暇時又進諸文學講說經義品騭秇文儁頴負奇之倫一經賞譽聲價十倍今歲比士士無不望侯之汲引而侯所以推轂

名流者亦不遺餘力世每患士之易齧而不可齊而士獨喜侯之易近而不可遠明於侯之得士心抑足以知侯之得民心矣

余持國稿序

新都余氏爲東南文獻世家始予讀率峰論草大鄣制義心艷余氏之多奇後乃聞納言劾故相於攬權之始未敗節之前私心益嚮往之會方伯蒞我浙余獲以公車牒受事紫薇署中寛然博大長者也余氏信多賢哉持國於納言臨城爲厲行靚

方伯則從王父也不遠千里就予而問業焉余勞生良苦生謝曰衡聞子長著書南探禹穴康成學詩北面馬融衡少產楚郢長婚茗署都試於成均金陵吳會虎林之區登笈之跡時時及焉今且圖易南轅爲北游一覩　天子宮闕宗廟之巨麗與夫山川江河之雄賢士大夫之衆庶幾得當海內豪俊旗鼓中原而愧無操以往也惟先生幸辱收而終教之余壯其言遂舍之丙舍相與漁獵千古則見其才高而氣奮蓄富而養深由所讀書所聞

天下大計并論至言妙道一發之於文章故其爲制義也絕去世俗餖飣剪綵之習而一切根極於理道六籍左史驅使如意期於要言不煩達意而止往往他人千百言不能盡者以一兩言括之其光闇然而不掩其精其色蒼然而不傷於氣蓋眞所謂華實並茂神情符合也者蓋從余游幾一載而鉛槧之積日益富予倒其篋中不啻數千百言而大約三變始讀之如披沙揀金往往見寶蓋瑕瑜不相掩焉既讀之則爛若披錦無處不佳然猶

時時見工力之迹卒讀之則如大還鼎熟瓦礫銅鉛皆成黃金業成矣是可操以游矣昔陳伯玉入洛以一寶琴聚諸賢之目一日而散其詩百軸乃碎其寶琴而聲價遂定于游燕以玆編爲寶琴就正大人先生之門而後碎之未晚也前乙酉戊子吾友項廷堅董玄宰操業入燕一旦而名滿京兆遂各聯魁其經去旗鼓中原亦豈異人任哉

陳居一近稿序

今世論文者類稱平稱奇稱平者詘奇稱奇者詘

平若兩敵然不知奇者特平中之一事文中之一境而非與平對者也文有正有奇奇正之用有主有輔有順有逆有起有伏有合之而離離之而合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盡奇正之妙乃稱平焉乃稱文焉譬如兵家有正兵有奇兵以正合以奇勝所謂有制之兵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可撓者也淮陰背水拔幟可謂極奇而所出銳卒不過數千人老營固自屹然不動以待敵之斃武侯七縱七擒木牛流馬可謂最奇而渭南屯田兵民晏如司馬宣王數挑之而不敢出斯亦足徵用奇之必不能舍紀律明矣彼漫云顧方略何如何用學古兵法不過英雄欺人語耳然則稱文而好奇者逞偏致之才鋒廢先民之典則即使滿志亦僕君集薛萬徹之兵也若近日則遠之益甚既無其才并無其法不顧先後之語脉不論線索之斷續方言梵語硬字俚談盡入舉業豈獨不知奇正合一之爲平即稱奇殊非其質矣而猶相與詫之以爲高豈眞衰世之文已受其必趨之勢而不可挽耶曾見楊

貞復評友人文云本朝之制義如唐人之律詩雖極變窮工而粗硬之句字必不可用近吳因之則直謂今之文乃愚不肖之不及而非賢智之過毋懷此意不敢與人道尤不敢與少年豪舉者道一日陳居一過訪齋頭語次稍稍及之而居一慨然嘆近來波靡之流滓規矩之消滅有意乎不佞之言居一弱冠舉浙闈第一人所謂少年豪舉者也而絕不作今人虛憍之態絕不喜今人苗軋之文毋上希明未逢特達之知益務博綜今古探討精

徵所爲詩賦古文詞甚富而獨出其舉業近草一
編相視則養粹如氣益如法秩如恢奇瑰瑋之神
與情隱約於沖夷玄澹之中不可名狀每出片言
破的抉髓以方於武事斯亦淮陰武鄉之局也世
之論文者以正求之見以爲正以奇求之見以爲
奇以古人震澤毘陵之意求之不見其迹但見其
合以今人振秀謝華之意求之不見其瑕但見其
瑜起衰還淳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昔宋文體弊壞
忽丕變于曾蘇之一振制義之顧化每視南宮之

舉者居一年力方盛意念深遠而淳安之故事不
難繼武科名非賢者所重然欲挽文章之流弊必
藉此爲嚮風之呼余且拭目需之

萬經理四六藁敘

昔稱絳灌隨陸業雖兩擅惟孟德自謂行軍彷彿
孫吳而臨戎不廢吟咏用爲豪舉然僅僅短篇小
什已耳若箋牘應於羽檄倥偬之時以四六見工
則雖伏案抽思猶覺甚苦況立成於手中者乎中
丞萬公伯行與屠緯真邢子愿輩以文辭亦幟中

原而家世雲中更工騎射時跨生駒要橐鞬而馳
彀弓飛矢無不破的戴鶡之夫皆自以爲莫及也
治兵湟中以主戰失督臣旨見絀已從鄭司馬經
略洮泯虜酋懾不敢動會倭奴殘破朝鮮　天子
發緣邊突騎及郡國材官救之而以天津係海上
門戶創設撫臣推公鎮之而所遣救兵數前却迺
復　命公渡鴨綠視師既涉朝鮮屢破倭衆後度
其不支鼓衆箕張而進倭遂遁走公手挈玄菟諸
郡還之李氏師衆凱入獻俘　闕下　天子嘉之

而朝鮮君臣以踐坡之餘猶不自保固留公鎮撫
其國公嘗以尺一見時雲霞滿楮竊嘆羽書旁午
非公天材安能隨筆出之若此會汪生持其四六
稿授余論次夫四六之文濫觴六季而其體備於
唐其用侈於宋顧唐辭掩其事宋質勝其文乃公
本之神情潤以丹彩莊嚴則琳玉朝賢宏傑則凌
空綺閣或見爲春濤就璧或見爲新柳被風而又
渾若天成絕無斧鑿令四傑操觚歐蘇受簡必且
奪色他何敢望乎嗟夫文猶兵也善用兵者前後

進止之法奇正變合之妙敎之素精練之素熟一遇敵人大敵大應小敵小應驅之即前發之即中不待申令而已得勝算文士筆端亦必有素練之部曲故能於倚馬之頃而伸紙噴墨炳炳朗朗後勁前茅一呼而畢集也以余觀公於文章竊見公之兵法於公之用兵益知公之所以妙於文章公詩文經畫爲集甚夥茲特其開府稿中一體云

沈伯含制義序

伯含治毛詩與其季狎主齊盟吳越間吳越間輒

稱二沈二沈云季君慓舉霆擊有火攻伯仁之氣而伯含往往以閑適勝之尤以治詩故最得風人之趣嚮者故常借丘索墳典之菑任淋漓豪舉之鋒吐其磊塊而後乃爽然自詫曰溫柔敦厚詩教也余習詩而不習爲溫柔敦厚毋乃非三百篇之遺乎聞大英雄爲能降伏其心何物制義乃令沈生雄心未降也於是一切伎倆若棄若忘山房禪字湖舫酒鎗月夜雪朝優然自發時有所題咏譔結浸假而爲輪扁之斵浸假而爲庖丁之解浸假而爲宋元君之畫史爲紀渻子之木雞形發於吹萬而機游於自然巧與拙不之問也昔嚴滄浪借禪論詩一以妙悟爲宗伯含五七言律已與右丞龍標鴈行選體逼眞晉魏長歌幾可雜少陵青蓮集中舉輓近所爲雄霸者伯含直棄去不顧曰吾自有正法藏在不墮野狐禪也習於詩又工於詩而其所自好者如此則其閒適也乃所以絢爛乃所以爲得風人之致得三百篇之遺耳今所刻者制義大約得趣在筆墨蹊徑之外神情散朗丰韻

鮮標而總之歸於沖貞委婉初日芙蕖固制義中康樂也不佞與伯含久相嚮慕頃因受事益得晰夕習伯含伯含業風流蘊藉而復持論侃侃多憂國之言伯含所自樹與世所以重伯含固有進於文者矣

宣大武舉錄序 代

萬曆二十五年秋天下復届都試期則既各彬稽上公車矣兩鎮諸文學裦然得雋於京兆三晉者固自不乏而　令甲文武並用其在宣雲偏介戎

虜習於戰伐尤材武之所自出故武舉之役合二鎮自爲政不領於京兆三晋蓋重之也而會倭事日急三韓阽危羽檄交馳　主上旰食憂之侍御史某公實監臨兩鎮日夜思得熊羆不貳心之士以稱任使張　國威故於是舉也視昔加崇合兩鎮材官良家子遵司馬先後所條上及　主上拊髀德意先之以騎射挽强命中者復入棘而試之以方略得士若干人某以執事宜有言簡端則進諸士而醮之曰　國家於文武二途其始曷嘗偏

重哉　高皇帝以神武開基五都督聯六曹之上軍國重務相與平章諸宿將或兼領中書詹事御史中丞而所舉甲乙之科初試皆不過丞尉惟時則武重自洪永以後三事九列日益崇隆諸功臣徹侯皆紈袴後裔受大司馬提衡亦會天下承平枹鼓不時警御有鷹揚燕頷無所見長苟掛吏議一切以惠文彈治之於時則武漸輕馴至隆萬之間句奴解辮比於外藩海波不揚且三十年將校雍容無事庸茸者不免以聲酒金錢爲事卽賢者

亦移情於鉛槧詩歌之間與縉紳游士相唱和循資借譽不數遷稱大帥矣而執禮卑賤一司馬曹郞呼之如小兒然於時則武益輕雖然武士固以積漸輕亦人自輕耳當創虜而有石亨楊洪則與于忠肅並重當秉塞而有周尚文馬芳則與楊襄毅並重當逐倭而有戚繼光劉顯則與胡司馬並重　國家亦曷嘗故爲軒輊哉況在今日熙洽久而寓内脊脊多故自火酋發難朔方内訌洮岷之所無日不尋於干戈倭中朝鮮首尾五年而今且

擁衆公抗將士之顔行蹂踐屬國日逼内地當此之時　國家需將材甚急士乘上急時苟其能奮身行伍破敵成功取封侯之業豈不亦轉輕爲重之奇遘哉諸士勉之異日者以輕求士士卽無所短長猶可自解今日以重求士行且分麾乘障行且執銳援枹大敵在前嚴誅在後韝弓擐甲乘瑕攻堅尺幅所陳凡持以應有司之求者一朝而悉呈於兩陣之間其奮距先登俘名王馘大醜令國家重士士亦足自重惟此時其或介馬而馳闘

淨則心悸遇險則束手令文吏素輕士士終自輕
亦惟此時語云劍斷割則知利士驅使則知賢當
是時進退輕重俛仰判於星淵尚安得如雍容無
事之日俛張之技未精跳而匿諸知兵曰我善謀
我懼事司馬法未講跳而匿諸爲儒曰我敦詩書
我説禮樂以相面謾哉諸士勉之雲中上谷風氣
勁悍士以進死爲榮以退生爲辱夙負出將之名
苟實不中聲寧但辱身亦且辱爾之鄉如其名實
相附詎止地以人重抑亦舉者以士重我　二祖

威靈赫濯　列聖養士恩厚以故二正之季也先
逞於粘罕劉蕙然於巢卓播淼猛於吳楚卒使將
吏倏方旋就撲滅即令虜款叵測倭氛甚惡而以
全盛之天下制之所患者狃而不振藉令能振一
夫立壇坫之上旌旗改色旋且舉倭虜於股掌之
間耳不佞覩士大夫憂時立譚慨慷壯武往往有
空漠封龥之志爾諸士或出自世胄或奮身白徒
苟不於此時樹尺寸之功張介胄之氣者非夫矣
國家方重士士方爲世重文武之權方兩相倚

諸士其愼毋令文士之用終重於武哉

陸闗仲四書傳翼敘

我　高皇神武聰明冠絶千古嘗伏讀　御製文
集三乘宗旨出入筆端蓋軒皇周文以上見地商
周以下無論也其取士豈不能捌一規條標示妙
解乃經義課試僅從王安石之法而經書訓詁定
於朱考亭何也固念天下多跅跑跳浪之士徵經
義不足以束其心柔其氣而朱氏之學主敬窮理
尺尺寸寸以防二氏之竄入士束髮從學即由茲

途庶幾罔敢𢓜踰抑而國家得其用耳是以二百
年來惟制科得人爲盛屑屑爲往鉅之輩無不宗考
亭間有高明超悟者發前人所未發而亦未嘗敢
訟言與爲敵亦未敢於應制之義及説經之書出
之也近因丁丑庚辰兩論義意各有所重於是士
人各務蒐訪於諸家説經之旨耑務新説以相高
末學小生輩動輒稱引佛乘自立門戶至於市本
橫出假借姓名顯然攻傳註轉相倣效其於　聖
祖明經之令謂何陸闗仲氏有憂之訂定傳翼一

編以經爲主以傳爲翼諸所發明皆以揚搉考亭之緒而上討於孔氏之正傳間有摭其獨得捄所見聞咸以補傳註之未發而未嘗有雜出於二氏以顯悖朱氏者蓋其見誠卓矣夫博士家以制義爲羔鴈以經傳爲蘧廬誰肯嘔心竭慮以刊定大業是以不暇深求而逐奇詭異由其無特操也開仲窮經若斯何世好足以移之開仲爲中丞仲鶴公仲子而又嘗游弱侯焦先生之門稟才穎異師承有年以故學不附影行不附趨異日建樹非常以竟中丞之緒詎可量也因其問序而有感於是說充塞聊爲論次以復之

養翮軒稿序

文章如繪事畫家之妙有力求工而未必工者有無求工之意而反見工者握管不自知落筆後乃始自賞焉作者或未稱滿志而遇賞鑒家乃見重焉初閱以爲平平愈久愈紬繹乃深嘆服焉此其解蓋難言之矣我輩制舉之業以應制也未有不竭力以求工者顧求工之心勝往往神周章而不全才含吐而不盡極力揣摩更成踈漏則題爲主而我爲役題之權大而我小也此如畫者臨摹位置渲彩借景肇筆肖象而生氣索然非能品也必當題入手時神閒氣定好醜巧拙之念都捐而全注於題我爲主而題爲役我之權大而題小未有不天然湊泊併求工之痕迹而俱忘者所謂胸中有成竹急起就之淋漓滿紙方且疑其非竹而賞者定爲神品是也居恒與子弟輩講藝各出所業或雜以友人文及坊本所流傳每一一差等如射覆以爲笑一日季弟敖典出一帙相示讀之初若沖然一再讀而躍然循環反覆不覺瞿然退舍擬爲先輩則風格今疑爲時流而韻度古標新拔異無所不適其品當在神妙間非僅稱能品者深叩之乃知爲義與徐侯文侯初涖我邑諸生從其篋中請得之者夫武水固多才而所爲文未免爲今局所籠而超絕大雅之意少得侯爲司鑰彬彬嚮風吾知其進乎技矣

李雨生連璧草序

夫文至制義其道似淺而實深其用似小而實鉅其門戶似易窺而實難竟則何也帖括餖飣固不堪識者揶揄飾之以古文奇字則旣遠假之以竺乾玉笈則又遠觀毘陵震澤至今猶新而輓近不再則知此道之難不難於成名而難於得解也每舉此說與余友陳比部言之辛卯秋比部於北闈中持余說以程量天下士遂得兩季君云兩季君生燕其叔子同余舉南宮又同受事爽鳩署遂得讀所著幷及於伯子之所著蓋燕中人士爲制義者大都學一先[illegible]卑卑不及格者爲懸而任其悲歌慨慷之性則又不勝其莽互激亢跳而越於累黍之外今兩君業具在試取讀之縟采鮮標俊語亮節匠心玄解種種畢備而每發之以沖恬出之以溫裕豐約適中情文符合絕不作燕市裂眥扼腕之態震澤毘陵之遺意猶有存者當今雅道日琢奇衰橫騖若兩君者可以風矣昔歐文忠知貢舉得眉山二蘇遂以挽回宋世綺靡之習今叔子業已通籍振藻揚葩而伯子益下帷揣摩相與提衡一世黃金臺畔寧讓軾轍哉異日蘇季並傳吾友陳比部亦得藉手附文忠公後矣

陳季襄川流稿敘

不佞之從季襄游也蚤同黌序已共公車深服其素心雅尚非世俗胸懷而季襄亦謬以朴茂見賞獨不佞於詩少乏指授後苦搩索間[illegible]以罔象玄珠自詫便夢寐推敲目不交睫亦用是每謝去以爲非尊生之道卒不能工而季襄於風雅性情最近鑪錘更熟有感必賦遇境而成旣不苦吟成癖又不耽精癯貌此其不及季襄者一不佞閒窺大雄氏之旨戒及綺語不立文字謬信以爲悅禪喜者必不稱詩擅騷雅者必非禪定而季襄乃能參合兩家相提而詣其妙棲心止觀雲卧天游無非自在菩提無非會心景物此其不及季襄者二而季襄猶以臭味之素不鄙不佞之有蓬心季襄遊遍吳越閒諸同調者每從季襄乞咳吐付副墨屠長卿今之牛耳詞壇虎視禪林者也盛推季襄與摩詰割席而諸名勝又各贈言題像或以擬元龍

或以擬孟公或以擬子昂或以擬孔璋而季襄乃自命曰川流草蓋其尊人先生性好吟有在川稿潛德未耀而季襄益光大之茲集之所以命也癸未之歲季襄業已擬上第而數奇久淹季襄喜愠不形於色詞盟禪觀自適而不求於世指日奏對大廷 主上親擢冠貢籍驚問公等安在不佞則前奏此臣少所嚴事名能詩者知季襄且上幽風七月大東小東以裲聖德必不爲子虛上林曲終奏雅誦十而諷一也

鹽官奏成彙編序

班馬紀循良令長千載下讀之如親見當時煦沫狀不佞濫竽史局記注 起居每見郡國所上治行高等又從視草之役潤色 絲綸常欲採其卓犖者人各爲傳使後世識 明治似漢焉邊巡猶未卒業自 予假歸來習沐桑梓邑侯之能稚庸民者又欲紀錄美事如稗官一種使人齒粲故每從人徵實而問命管摹之然以余所覩記未有如鹽官喬侯治行第一者蓋余家秀川而祖籍鹽官隸版章供踐更與余倩曹生沐浴宇下甚悉非虛恢而貢諛也大都令以賢聞者或虛氣而張政外或實心而酌政內虛氣而張政外塗觀聽爾即實心而酌政內明或不足明足而才不能調劑則興利而亦胎害歸害而亦減利安有開利而永無害祛害而永爲利如喬侯者乎侯才猷博大經緯周詳凡興利祛害之事悉近人情如均役之有貼解貯漕之拗建新倉修葺橋梁石堰城祠諸大役就非勞而忘怨施而忘德令人日遊其天而不知者當湖曾借侯視篆僅兩更弦望士民幾欲以爲真郡城新議均田敝邑迫欲借寇而鹽之扳留恐後竟不能奪近 聖明加意吏治每懸超軼之格以待卓異侯業奏最旦暮銓衡瑣闥之間舍侯誰爲冠冕者鹽邑亦安能終有侯顧侯雖終有而侯惠終在刻政略者志惠在也刻詩賦序頌者志惠沾也後之人循政略而規隨之侯之大造於茲土真無量矣

三輔校士錄序

自古帝王化成天下其漸摩陶冶皆以所都爲首善之區而人文爲奕往往甲於寓宇堯都禹甸周之豐鎬遐哉盛矣漢唐都秦關中之文學爛然千古宋都洛洛中之理學庶幾洙泗江左之風流自東晉始也閩越之道學自南宋始也轉移變化之北則北之南則南顧宇宙之精華此盛則彼衰不能以兩盛而無軒輕獨我　高皇起自南定北旋都於南我　成祖起自北而定南卒都於北一時雲龍風虎佐命名世者南北並稱而文學制科之盛則南士久擅之而北士之齊驅則近益駸駸不讓蓋南自晉以降聲名文物固已特盛迨　聖祖開基三吳楚越界在畿輔依光日月興起可知北則自五代至勝國向淪椎結其雅化不變非積之百年之後固未易以遂臻於極盛也　皇上纘緒　列聖加意作人道久化洽而奉揚德意者又皆人倫之師表余偶從侍御周公得覩三輔校士錄乃作而嘆曰美哉文遂至是乎豈獨埒南將軼南矣夫南之長在出新構每矜出藍之青而不能無

藍也而茲且不藉朝華而啓夕秀於未發南之長在善擬古自詫新豐之管雞犬各識其家也而茲且以我鑄古而得意於牝牡驪黃之外南之長在巧於用虛如懸崖絕澗轉自縱橫而不困而茲則歘後單題更能駕行空之馬起雲中之閣而愈見其奇南之長在緣飾藻績如屑之西苑冬月剪綵爲花爛熳奪目而茲且如風水之相遭漣漪萬態而不假於點染之色雖繩以弘正之典則或合或離未必一一中而卒亦未嘗跳於規矩之外奇不離正情足副文其與夫弔詭支離叛經背傳者固自殊科若漫務平正而以蕪陋託之乎返朴者相去更萬萬矣北士風氣堅挺胸中不爲械事機心所纏縛倜儻直前見義必赴不患其不質直而患其純任質任質則不能深湛其思任質則不能閎覽其見覩茲籍也深心博聞兩者並茂斯固　聖明教化得於埏埴者近乎然微侍御之握鑒抑又何以臻此也　國家南北並重之盛其跨越前代可知矣

項君典制義序

余家食時所與縉帶而譚秇者無如項廷堅余先廷堅舉於鄉廷堅先余成進士廷堅進籍後尚津津此道余以屢困公車習之久不覺稍稍有所悟入當兩人風雨相從時有所揚搉君典方舞象已從旁竊聽默喻而心解矣試一操涂語出驚人雖未中典則而神采翩翩逼人後從尊君於易水薊門之間衙齋無喧綜覽益富適余待詔金馬門時時郵寄余於時嵩務以理解為宗甚至聖賢之所

不輕洩者往往剖出之然刻覈太過未免思苦而少廿余因是劑之以天倪和之以合響君典亦欣然有當於余言今歲余以　宣綸之役歸君典從尊君自薊還更出近著相示則又一變矣神未嘗不注射而傳之以情理未嘗不入微而合之以則見解未嘗不淪通透滿而湊泊一出於天然即取尊君應制言向傳誦海寓者較之猶覺尊君之巨麗中尚有矜莊之色不若君典韶音為能入髀而動魄也憶與尊君兩人嘗自病其下筆時每刻畫

意多自得意少今見君典游刃承蜩若此始知兩人向所娓娓耳熟於君典者誠筌蹄也君典才方銳養方盛旦暮鵲起可持左券適以新蕤布通都而固請余弁之遂書此以為廷堅大夫慶

王性之制義序

不佞於此道中實三折肱耳目精神習熟既久戀戀不舍不覺若好之而都人士四方賢豪覯其如此又往往以此相質不佞聽言之而諸君子應聽之自甲午之春以迄今歲戶履常滿則以是故所

月旦者什或得其六七諸君子咸謬許以人倫之鑒而不佞亦問自詫如老馬之識途乃獨失之於雲間王性之余初不識性之而覯其文於楊彥履齋頭神情翩翩如宓妃神女羽葆鳴珮逍遙於瀟湘洛浦之上可望而不可即以為得儁無疑而竟報罷余疑之而不得其故則妄意所見止一班未得窺君之全豈其如楓落吳江句耶後復從彥履盡索其篋中稿讀之而性之亦欣然盡出以相視愈出而愈奇蓋他人之奇以弔詭恣其悠謬而君

之竒以縹渺發其沖夷他人之竒以句字文其淺陋而君之竒以爾雅標其秀色焉有如君才情而長困頓者乎乃與彥履共爲揚搉而刻之因念不佞謫謫耳不自棄於沖風之末黑貂離披卒逢青眼況君才十倍曹丕需之三年氣益厚而神益王中原相遇誰不辟易相避者不佞之言終驗也

柳文選序

柳子厚全集與韓退之集並行玆選則余年友李維業爲李官於柳表章而刻之者也子厚之文自

貶柳而益工則文以地重柳州之名得子厚而益著則地以文重而柳之學故闕如未備維業慨然文獻之無徵乃從全集中選其系柳及關世教者葺爲是編余讀之有感焉世多嗤子厚不自愛失身於王伾叔文之黨與八司馬之徒遂至沒世而不振以爲文士躁而無遠識若此然當是時人主昵於中官其勢甚固自非以巧謬分其昵之情無以破其固之勢而叔文輩能以小技小知內昵於人主而外與名流相結納子厚因而附之意固謂可乘中官之不我疑而取之股掌間則天下事其可爲乎而不虞其竟敗也其心良可悲矣迨貶永司馬再剌柳州雖不能無牢騷不平之感見於書札文詞之間然處荒服不鄙夷其民而以文教禮樂丕變夷俗修復先師廟宇民間之以男女質錢者官爲勸贖四方之學者日益衆悉以先王之遺教教之而粵以西彬彬文學比於中土者孰非其餘靈哉故至今而羅池之肹蠁如事其生非獨其尚鬼之俗固所及者深也子厚文章與退之比肩

千載而後譚藝者或尊唐宋或稱漢晉而終不能不以子厚爲大家獨有一婁男子桑民懌得柳倅實惡其州不欲往乃大言曰宗元小子久擅柳我往必掩其上遂不往比雖傲之其心實內遜之也維業爲李茲土文學吏治卓然一時而道德聞望超軼唐人遠甚乃觀風八桂式重先哲不憚編摩爲郡國揚厲盛美以風來禩其用意甚深匪直如歐陽永叔輯韓文於故簏中而已也又豈與夫夜郎自雄而忘漢大者比哉

嘉邑民誦序

語云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又云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夫上有道則民無議民無議然後謳歌誦德之言作苟上失其道則毀譽淆于好惡聖人且舍之而求信斯民之直道民實有口烏能强其所心非而轉爲誦也昔者鄭僑爲政民且初謗而後歌西京循吏能吏多矣獨五袴來暮之咏與召父杜母之謠迄今傳之則惟民之譽不可干而三代之直道惟至誠而後動也輓近吏治不

古物情競飾爲民上者務好張其聲而下亦因上之張而共爲虛恢不情之事以逢上令長甫下車德政之編不約而具序紀賦誦長篇短什彼此相襲甲乙相傳但一更其姓氏爵里便可成帙其政之寛嚴勝之久近地之煩簡不復可辨矣如此則所謂稱功誦德之言皆山人學究預爲撰次遍相緣飾之活套非眞庶人之傳言也婁東陸侯之蒞我邑也葢五年于兹矣侯治不近名壹意潔已奉公以惠養元元每慮筦庫之籍端緒淆雜以致支費往往踰溢先後不可究詰乃創置手籍躬自勾稽吏不得緣而爲奸所節省無筭聽訟虛心平氣以悉兩造間引一二人獨令置對片語折之無不吐情實用是剖决如流庭無滯獄值歲大造議者爭條均田均役之便宜爲百世利而侯擘畫調劑不遺餘力首尾凡三年乃竣局人情乃得帖然者近者三縣田賦之紛紛徵侯力持幾至不可收拾當其突發難端如霆擊波駭郡中人情洶洶莫知所出侯訟言不可然後合心集議搜討故牒旁引

曲證事漸得定此舉侯爲德于三邑者甚鉅不獨四履之庇也公餘之暇與諸生講學課藝諄諄誨植而未嘗示推輓見德之迹故縉紳文學皆體侯之意人 覩奏最不敢如世俗德政錄以相誇詡兹編乃出三老里社兒童村野之口固不能禁之使止所謂勞能思初佚能思始沐浴膏澤不期然而然者也採風者可以觀矣

家乘小序 附

惟帝作命絲綸五色華衮一字服之無斁溝斷青

黃泉壤曰日寶之百世金石並勒亦有女貴徼恩椽筆并爲銓次光于世德敘王言第一

惟陳錫姓將相王侯豈無華冑可以作求文獻莫考闕疑無咎斷自可知從源遡流奕葉紛綸同根並收立此規條百世可由圖世系第二

景行仰止共宗聖賢羹牆湫湫世遠言湮孰與祖刻言動宛然習聞習見聽之在前故老所述摭拾成編莫敢緣飾掛漏爲愆作家傳第三

凡慕古先精神想像思其所履思其所藏千百斯年遺迹不忘况乎祖父可昧存亡表其所自肇基

發祥無哉後裔追而彌彰紀宅墓第四

國恩家慶莫重顯揚冠帶之倫皆屬龍光制科而下鳴鹿升庠選貢齒胄無非梯航凡遇必書用鼓翱翔紀仕進第五

文章之用德業蒲蔽闡幽表著可垂無極作者而重鼎呂並敵不朽者言千秋潤色蒐之故篋珖琰盡出立此義例次第續入凡我子姓網羅無佚志藝文第六

雜論自敘

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夫欲知其人何以必論其世蓋古今人未必不相及英雄所見不甚相遠而古今之世變各殊應之不能強同故必論其世設身處地稍或可窺見古人作用深微處有可行于古而不可行于今者亦有可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有前之所是而後乃非者有後之所信而前乃疑者故能論世乃可以論人能論人乃可以知人能知古之人乃可以知今

之人正不在拘區區舊案之成敗也譬如奕者案舊譜而覆之依古法而得勝矣與不依古法而得勝算均善學奕者也邸中無事偶與曹甥仲麟從子泰交彈射史傳舊話隨筆其說爲雜論十餘首都無倫次因友人索觀者多苦于繕寫遂梓之以應其求夫余何能知古人亦聊以論其世如學奕者之翻舊譜而已矣

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之二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著

于野曹憲來原名付讎校

左陛紀畧序

古者左史紀事右史紀言凡人主起居言動簪筆以從鉅細罔佚史佚之告成王可覩矣後世史官失職紀注闊畧無論法宮嚴邃宴游祕密不可知即大廷發號元僚問對一切皆事後奢撮書之非當日之眞也　皇上初禩命史臣之議特開起居

館日命講官記注　聖明之言動及內閣之疏揭而又分命史官編纂六曹章奏凡遇朝會應直者趨立金臺之左拱聽渙號每月封稿于金匱蓋其重也臣懿典濫竽史局以筆札從諸臣之後獲窺見記注之崖畧間爲輯録凡　聖政神謨出　天語睿藻者皆詳載之閣臣疏揭非與　聖諭往復及關係軍國之重與其進退之始末皆不備載積而成帙題曰左陛紀畧庶幾左史之遺意耳竊觀主上所與先後閣臣召對諄復御札詰問往往出諸臣意表然未嘗自謂神聖其臣莫及而虛已委曲恒約其　睿斷以從眞可謂必爲堯舜之君而揆席遞更時局密移借重者剛愎自用謝重者又每於　上所注意振刷者多調物情而柔之而巳之所欲行多乘間曲轉而託之于不可見然謝重而人且明指之爲盜重所借之重不過崇膴勲階陰酬恩怨豐潤子孫而所謝之重遂至世界瘦痺紀綱頹廢甚至屑越絲綸明言票擬豈惟輕其地辱其名而于國體政本輕且辱矣又安望其能

爲堯舜之臣以仰承堯舜之君哉所賴　主上中心無爲以守至正獨斷時發　聖意無倚不至盡伸偏致之說而黙消極重之勢以永此久道之金甌耳敬紀如左以附于聖政紀之後云

刻兩漢紀序

史家之體有兩其爲編年自左氏始也其爲志傳自司馬氏始也自班固范曄依倣司馬氏爲兩漢書固書尤爲後世所尊其名與史記等或稱史漢或稱班馬因并曄後漢書並盛行于世其書士大

夫多有之若編年之體則惟荀悅當獻帝時撰前漢紀三十篇袁宏當東晉撰後漢紀三十卷其體皆宗左氏然其書不甚行世即博雅好古之家或藏有善本而通都大邑遘者寡矣夫志傳始末以人人如臚列則事雖散布而合之可以證事編年始末以事事如鱗次則人雖參伍而竟之可以知人一經一緯所謂合之則兩美而離之則兩傷者也讀漢書而不知漢紀是舉裘而不挈其領矣則今日兩漢紀之刻豈惟表章荀袁其于班范之書

蓋亦相左右焉嗟乎遷史之後遍相祖述筆力不逮而卷帙繁重二十一家之籍幾千充棟自學士大夫非費數十年之力莫能卒業況以獻規陳誼于人主之前乎以故涑水氏因之爲資治通鑑紫陽氏因之爲綱目皆倣編年之體冀以進御庶幾乙夜之覽即好古之士未能卒徧諸史一開卷而三千年之迹如指掌也豈不愉快矣哉則其門戶皆自兩漢紀開之矣我　朝國史祕在金匱而大明日曆聖政記亦往往流布人間第未有全編而憲章通紀之類又皆外臣所論次或聞見未核與正史牴牾謂宜倣漢紀遺意發　歷朝實錄撮成帝紀講幄進讀豈不勝于貞觀政要而海內士人亦得共覩　祖宗如天之功德豈非今日之至要者哉

皇明同姓諸王傳序

自昔高陽高辛元凱挺生帝胄之良于斯稱盛周封千八百國同姓碁置夾輔王室史記世家于今可攷矣自漢而後天下皆合三五之大號加皇于

帝以王爵爲臣等之首異姓且開承耶懿親類列眞王同姓諸侯之王自漢始也顧南面稱孤車旗服用亞于至尊而府僚奔走又未能人人賈長沙董江都可比于殿陛之諍臣故其驕傲横恣干紀扞罔往往而是獨河間東平之名榮華至今此雖性習風靡亦由處置誨誘之未周失攻玉範金之效也惟我　太祖高皇帝蕩滌腥穢開朗宇宙功高涿鹿慶衍螽斯析爾藩封惟靖江系出南昌其餘二十四王皆託體龍準分源鯉洼自古本枝之

同氣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列聖相傳天潢日茂玉牒所載千斯萬斯王爵以下卽抱殊尤卓絕之行負閎覽博物之譽者不及人爲立傳其親王開國錫土創屏翰于萬年代與保業騰聲施于奕世生膺王號沒易嘉名狥齊嫻睦克孝克忠是皆帝族珪璋赤社之黼黻不可以無傳也臣叨列史局適逢正史開局之初分纂同姓諸王之傳或覩盛德大業嘉言善行元凱不足比其揮暎伯禽康叔不能顯其美善于是益歎　高皇帝功德之大濬發

祥源貽謀之遠刊定祖訓親親賢賢永世無斁千古無兩矣若夫宗祿宗學變通講究皆爲郡邸鎭奉計茲不具論作諸王傳

重刻大藏一覽序

佛法自漢入中土初僅四十二章魏晉及唐西使幾遣東譯無筭由宋至元宗門之詮著與儒彥之參覩日多　皇明啓運彙爲大藏曰經曰律曰論五千餘卷卷帙浩繁窮年莫竟卽者猶檢閱難周何況初地雖名刹尊藏不易何論僻所則一覽之

編陳居士實之心良勤矣夫亦謂舉要鈎玄以振循之而窺大全勝果妙因中人聞之而信心勃起也凡爲卷十分八門六十品系以因緣一千一百八十一則八門次第相承而善惡門獨多無非以果報提醒衆生之愚濁品始于先王終于流通則又以宣揚敷布使世人共得覩聞受持爲報恩第一義蓋有世界必有衆生有衆生乃成世界而有衆生又因壞世界何也衆生性皆是佛性衆生性不昧卽能見佛故知山河大地皆心所造天人流

轉終歸有漏而必求所以安身立命之處衆生性昧卽不見佛上知以畢世爲完修以不朽爲後世名畢竟從名心起念于眞性何涉濟惡不才者遂以恣睢爲適性禍淫爲不必然逞欲任情苟逃于目前之罪遑謂亢暴爲得計當世之非笑萬年之罵詈俱不復顧執此惑見一夫自用萬夫受其慘毒矣不有佛法以報應之禍福千劫萬劫不得消磨者嗔囘醉夢何所底止哉茲編一千餘則因緣獨于此表揚不已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世人高明

者少而卑暗者多慈祥者固不乏人而殘忍者尤衆欲引之于性命必先引之于趨向欲引之于向善而去惡必先引之于懼禍而求福因果不爽于竊劫現在可知懺悔可消于無始當下何難茲編流通世間俾管窺之下士寡陋之村巷凶頑之結習皆得領其梗槩沃其清冷作大歡喜開大方便所誘化于林林總總者豈鮮淺哉玄澤姚居士少負才名晚耽禪悅好行其德于所不知尤加意檀施留心貝葉與其子茂才等共尊三寶三塔大士

殿倡衆鳩工重刻金剛楞嚴諸經而于茲編念舊刻之漫漶特捐貲剞劂親自校訂自抒妙解作跋而令不佞爲之序余媿無樂天于瞻之見地聊卽一覽之條貫論次云爾

沈宗伯南宮奏議序

南宮奏議凡七卷大宗伯龍江沈公典禮時覆疏草也公受　上特達之知晉領秩宗奏草不止是是獨錄其大者刻之則公門人鍾比部意也比部旣殺青乃授簡于不佞俾敘卷端不佞在史館之後側聞公風采標格爲玉署典刑私心嚮往久矣茲獨何敢讓焉序曰　高皇帝析中書省爲六部六尚書俱稱執政而獨宗伯得兼學士亞旅內閣領袖詞林啓沃編摹皆所與聞其體視諸曹爲獨優他曹所掌銓衡軍國獄愼非不鉅要而禮曹職掌自　郊　廟　宮闈　儲貳以迨　宗室戚畹之典制皆與　九重一體相關所爭執皆在　人主之身與肘腋骨肉之間其選舉朝貢士習民風毋論已其事視他曹爲最重而且難蓋文學侍從

之臣自宗伯以前橐筆橫經皆雍[illegible]此之日未嘗事事而其勢已與　人主相[illegible]優非驟而致也迨夫簡在　聖明拔擢宗伯秩敘名分稍有未正天下皆責之宗伯而宗伯乃必欲得之天子必得之　天子而後可以謝天下其事之重而難也固朝握篆而夕不得安席矣世多謂詞臣不習事又謂其徒操文墨議論坐致貴膴不知其潛心墳典日討故實矻矻若諸生所以待一旦之用奚必身任拮据始爲習事苟不其然平時優游

歲月或徒以文酒自雄不問其他一朝秉事類鉅
沓來伸紙削牘奏成于手中而欲輕重權衡毫髮
莫爽　一人動聽舉朝歎服斤亦難矣公在史館
歷事　三朝出入承明幾二十年端愼冲素身若
不勝衣口若不能言居恒閉戶讀書不問閫外事
而遭遇　主上懋簡九列與禮之初即當中外想
望　元良蚤建之際而一時　掖庭進號　介藩
出封戚里徼恩　上淵微獨蔱或斷在必行或若
有所待既難以窺測而羣情過計防微先事引繩

往往注耳目于公公乎斷時急之不可緩之不可
隱約以納牖不可將順以俛仰不可而端委正色
匡弼敷陳援引成憲確然不易義正詞嚴即　上
意未盡俞而多公所持者正每　曲賜允答　潞
藩之出隨奏即行　冊立諸疏雖未行正位之禮
而已奉定分之　旨迄今出閣有年嘉禮諏吉公
之請奏實開其先至于請　恭妃之並進崇稱則
曰毋以子貴以待冊立糾鄭錦衣之乞鄖典不當
援永年之例則曰承憲身後不許再請　明旨嚴

如金石終不以偏徇而虧大體則皆公侃侃赤誠
據禮引誼之明驗也夫惟　明主可與忠言亦惟
大臣為能以道事君公夙依日月之光素心亮節
受知非一日畢志條議絕無忌諱　上無不灑然
動色當其時六尚書之事孰有難于典禮者典禮
之事又孰有難于前數者讀公之集度公之時與
勢而知公之用心良亦苦矣而世猶求多于公則
存公集在可按而攷也公學本經術文崇大雅覯
觀近文體之奇衺憂人心之傾險屢勤申飭力主

釐正故其奏牘渾厚典重辭達而止而沈禮抗議
三公莫易古稱讀有道之言如入宗廟不肅而嚴
公其人矣我　國家相業近者莫逾華亭其大拜
也由大宗伯其所梓世經堂集一何正大雅馴也
公久負蒼生之望異日　爰立密勿奏對當不止
此其生平著述祕在副墨尚倍茲集他年合而布
之通都當與世經堂比擅巨麗茲不具論論其在
南宮者如此

張無始先甲草序

往在甲午我師焦澹園先生嘗以數友文授之評隲中有一題而作數義者精詣妙解超然世俗蹊徑之外其氣韻骨力皆有先輩風心甚異之以爲此必當爲舉首意其胷中必有舉首之癖因憶我輩向來因此段雄心縻半生之精力而揣摩太過竟遠一間安得斯人與之晤對一談罔象玄珠後乃知爲維揚張無始巳心識其名每南宮放榜必關君名第一否至甲辰而無始乃褒然上第然亦僅冠其本房耳豈其揣摹之過亦與我輩同遭耶

巳得其關中牘讀之而知其渾朴沉涵居然大雅與從來舉首一脉而何以僅冠本房也巳又得其先甲草讀之精微超朗與余昔所見同而所養更進刋落枝葉妙合自然遠可追步唐瞿近可與馮開之吳因之同調而何以僅冠本房也蓋科第不係于士品而文品亦定于科第若時文之品尤以科第爲重唐瞿之文因自巨麗亦以舉首墨卷户習其傳益久開之因之亦以舉首首義足壓一時若使其名稍落亞旅生平結譔甚少何能命今當

世又如歸震川胡思泉若科第得前名豈不更大而久此豈非命乎余之復爲嘵嘵非敢附以自張所謂閉門造車苦心正不相遠譬如孔明行伍營壘惟司馬宣王低徊歎息以爲天下奇才張僧繇畫壁閻立本坐卧其傍以爲名下固無虛士此皆身所親歷不覺更有味耳苟遇他人即未嘗不稱善烏能知其用心之曲折哉今歲無始以民部董漕駐節吾郡郡中文學問業者甚衆無始獨舉先輩清曠自得宗旨與之指點而謂時文勦襲爲可

厭又推郡中黄淋宗中馮開之賀伯闇范光父併及不佞爲可法噫嘸中伯闇光父皆不欲作第二義者而竟讓開之宜無始之臭味無巳也蓋往時作者研討經傳旁蒐六籍漁獵三四百家語必有出說必有本苟非典則之言不敢輕下一語其力甚勞其思甚苦非若今時學者但取近刻拘語險字摭拾成篇而本文傳註且不能舉也然則往者皆身創堂搆手自塗茨而今人皆客宿傳舍奐能不動有識如無始者之深憂哉

皇明館閣文抄序

語云三代無文人人盡能文也故詩書所記王公大人與田畯紅女之言並載何至以文章單屬館閣自三代而降人主或起于民間或生于深宮將相大臣多木彊不嫺于辭必選天下能文之士使典文章兩漢制詔爾雅意其時在帝左右必有其人唐宋始有翰林而直院學士知制誥最號華選往往由茲入相顧唐宋入相之途甚雜節鎮任子間參乎章而畢竟從北扉兩制者居多故狄梁公有云論文章則有李嶠蘇味道高瓊挽眞宗車駕過河云此處可與宰相作詩此雖輕視相臣文弱之語足徵詞臣作相之盛矣故宋太祖曰宰相須用讀書人韓魏公曰某爲相歐陽永叔在翰林天下文章莫大于是則文之總萃于館閣可覩矣輓近吾壇自命狎主齊盟者每軋館閣爲應制體合諸草澤以爭勝文稱西京詩擬初盛而謂非此卽不及格獨不思兩司馬劉向楊雄班固皆身在承明天祿石渠之間摩詰青蓮俱列供奉之班烏得謂應制爲降格而文人不在金馬門也我　明中天啓運右文典理二百年來官重館閣之選文重館閣之體國家有大典制大述作俱由茲以出而天下才俊聰明之士有鼎甲庶常所不及收者則冠帶紳弁之倫能者甚衆又有科目方內所不能盡者則山林羽釋之中能者不少合此兩者以與詞垣競則衆寡之形分而和平典重與縱橫牢騷者又異何怪世之貶周而尊漢也雖然廟堂之上綸綍之重必不可以莽亢之氣悲壯之音用者藉令擊劍弄丸之技而陳于干羽之舞則不典山龍黼黻之章而雜以槃帨之文則失裁何也才不盡于館閣之人文不盡于館閣之體而在館閣則才不可逞體不可越也不見相如諭蜀之檄子美明堂之賦乃不與于虛曼衍曲江之哭秋典之哀同調也由斯以譚則文章之變雖不可勝窮才人之致雖無所不有而要之合館閣則八駿之絕塵應于和鸞離館閣則千里之長風不免踦嚙其地使然也余列詞臣之後間嘗取館閣先後諸公之著

作而詮次之題曰館閣文抄曰抄不居選也不敢信其品隲也不居全也不能不虞其掛漏也用見一代之人文萃於館閣以昭　國家右文之意而已矣二百年間領殿閣者若而人在詞垣者若而人大抵由館而閣者十人而九其崛起別署不由館而閣者千百人而一出入承明儲材于館而不登紫閣者亦十之八九無論畢世簪筆終握大斗與優游金馬者體裁若一卽由他途入參政府其潤色大業爲體亦不甚相遠所謂如入宗廟不肅而嚴也而論者往往稱引漢唐故事謂內閣不宜專用詞臣　祖宗朝固有由他曹入者嘗考　長陵所簡七人有不由翰林者皆改史局備顧問此與進士之改庶吉士何異　永陵議禮諸臣亦皆先改詹翰坊局然後進閣獨朱郎從龍與二正之李有不改館職竟登揆路皆乾坤剝復之大故遘會非常豈垂裳委蛇之際可同日而語又其人如薛河汾李南陽張永嘉卽不躋鼎司其樹立寧少遜若徐武功楊丹徒夏貴溪未免押闔剛愎之過況俞綱袁宗皐之輩哉然則論相而中外之並用其見豈不廣而兵刑錢穀之長終不可與論思密勿之地分道而馳卽如縱橫佻巧之文終不可與代言視草之筆對壘而用其義一也且也詞林從容揖讓一逼嚮用便生戈矛漸次代興多致水火若並進途鬧爭端殺機何所底止乎居恒嘗謂天下之人材非必盡萃于甲科而孝廉里選雖有異才卒不能勝甲科之多則鼎甲中祕之入材未必皆具輔弼之用而諸司之衆年不能勝于詞林則國家之所重卽天意之所重而非往代之可比也嗟夫文無定體用人無定方卽詞臣以詞爲職世且五合六聚以爭其文章之權又況紫薇垣中上相上將隱見並列又何能以一丸泥封綰轂之口也

翁兆震騰蛟堂稿序

吾黨昔講業于西湖之上黃貞父獨持正始之論欲以先輩大雅命令一世余與范光父以逢時稍劑之貞父則堅持曰今天下風靡非吾黨孰爲砥

杜者余兩人逡巡謝則笑謂貞父世人何所見歐陽子賞識曾子固哉及辛卯之役貞父果得儁問知爲闈中翁兆震所拔余兩人則更詫曰世果有歐陽子矣乃壬辰兆震遂以大廷之對當　上意

上親擢爲第一人余與光父嘗私相語兆震能拔一貞父便當魁天下後余濫竽中秘日從兆震游覩其容睟如也其氣溫如也其論說藹如也神閒而意纘事至從容應之不失尺寸久與之親令人鄙吝俱消余每與二三子歎服兆震其養有過人者不然從廣文靑能一旦名冠鼎甲致身雲霄雖賢者詎能不驟自誇詡即慕爲退讓而過自挹損胸中不有一鼎甲在即有一廣文在也而兆震兩忘之則其胸中奚啻汪洋千頃哉其能識貞父又不止文字臭味而已貞父請兆震制義布之通都而顏之曰騰蛟堂稿騰蛟堂則兆震向與敎龍岩之署也其文春容大雅委婉紆徐匠心神解與夫驚采絕艷具體而不見端變化無窮而不離于法譬之孔明八陣之師中權後勁龍虎風雲無不悉備而非偏師獨進之技也又譬之黃帝張樂洞庭柷敔笙鏞九宮六律無不合響而非促節煩弦之調也方今彫蟲之業日趣險怪抱貞父之憂者不少乃或矯枉無方卒以卑蕪當平正此祗足供輕俊揶揄耳必若兆震鉅篇大章藏奇于正寓妙于庸始可令豪士遜心當不但雅流欽企矣兆震鑑衡在浙既已如歐之還朴型范在海寓當不讓韓之起衰貞父向所欲命令一世者爾師乎爾師乎誠樹赤幟而呼順風矣又何俟余與光父左提而右挈之也

重刻紀效新書序　代

紀效新書者前大將軍孟諸戚公所著也後更推演爲練兵實紀余昔與公周旋每從公行間覩壁壘旌幟無不有法退未嘗不三歎服公眞有古名將風其二書皆鑿鑿可行者會是時虜酋懾公十年之內弢弓橐矢而絕桴鼓之警公綏帶憑軾以觀諸軍之超距爲戲無所見斬鹵功用是世之稱戚將軍者皆盛推其功在南而不知其功在北皆

訟言其善用南兵而不知其妙在能用南法練北卒今觀新書自練伍至水兵凡十八篇皆行之閩者也實紀自練伍以至練將凡九卷皆行之薊者也夫兵亦何常善用者市人可戰女子可使何有于南北浙兵未始有名浙兵之有名自公將師閩始北地未嘗用南兵三屯之參用南兵亦自公帥薊始方倭之中閩也擁萬衆摧堅城而據之勢張甚諸將壁其旁者相顧逡巡莫敢擊公將卒僅數千赴之佯止舍不進諸將或請公疾擊公曰徐之我休士乃一夜發兵襲其城倭大潰諸軍壁其旁者咸驚爲神兵顧公所以得士力者則不在戰而在練也迨後虜大入雲中破石州西北日急乃召公鎮薊公上書言虜闌入數得志弊在北兵不任戰兵不任戰弊在北將不練兵將不練兵弊在朘軍以養外舍兒徒務掩襲爲功而不講于堂堂之陣臣請以南兵爲倡簡北人而日討以南法當是時南北參伍軍容甚盛冠于諸鎮虜諜知之愈益懾不敢動其後乃稽首請封比外臣固 莊皇帝神靈威武所變化哉而公實聾之矣顧閩之功可跡而薊之功不可跡可跡者伐敵不可跡者伐謀用南以練南而南張用南以練北而北勁用練以戰而戰之功在一時用練以不戰而不戰之功在百世迄今閩粵浙直之間橫海樓船之師雄于海上漁陽上谷臺堡之卒推爲軍鋒皆公之餘烈也藉令公而尚老廉頗之身何憂倭虜顧公雖沒公之規條未盡湮廢繼公者苟按細柳之威儀尋西宮之刁斗收子儀之部曲樹光弼之旌旗而酬酒以吊公公寧不許之哉余別公二十餘年適以屬國之難出督于茲土巡行昔日從公周旋之地低徊不能去諸將士有及事公者有不及事者咸愿起公于九京而余則謂能讀公書能用公法公固在也乃檄密雲令爲重梓二書以授諸將士余猶憶爲令時嘗與公深言兵法公亦壯余掀髯爲余論用兵要渺且笑曰將兵者余他日將將者公今讀公二書蓋不啻山陽之感矣

賀興昭稿序

冑昭舊刻緒業不佞業爲序之矣緒業行自通都
靡不讓旗鼓奉約束顧名走四裔而尚未得掛賢
書之末望實傾中朝而不見收衡文之主司郎主
司亦未嘗不慕說賀生欲網羅之以爲重而佹失
之也冑昭少與開之太史並開之早成名當壯而
隱冑昭以縫掖有聲其重等金馬當壯而未遇至
今輕後少年疑冑昭文如石田無所用不知其息
以六月而甞則冲天旂常彝鼎之業未晚也讀傳
記公孫丞相蓋六十始徵上公車又以不能罷後
五年復徵對太常第又居下遇武帝親擢爲舉首
不數年而丞相封矦吾浙之先蓋有永嘉張文忠
焉文忠釋褐時計已五十餘不數載取相位相業
爲 世宗朝冠當兩人未遇時詎不嫌遲暮哉一
旦雲蒸龍變事業非常此豈直遇合之奇則其生
平之積蓄不容終沒沒也冑昭年方强仕其進取
視開之太史則已晚視平津永嘉兩相君則尚少
其制舉義太史遜心推服而又慷慨憂時所擘畫
救荒八議視廣大節儉之對與大禮或問不啻過
之生平孝友節俠動以古爲則又非曲學好爲逢
者比此其人寧終沒沒者哉屬躡屩北遊更出篋
中稿繼緒業乃爲書此以問之咸陽

周贊卿幸笑亭新義序

陸士衡文賦云雖濬發于巧心或受嗤于拙目巧
者笑拙拙者亦笑巧世之巧者常少而拙者常多
則天下之巧而工于文未有不買天下之笑者也
故屈大夫之爲騷也曰舉世皆醉我獨醒韓退之
爲淮西碑也竟爲段文昌之所奪夫醉者多其笑
醒者亦多尊段之所作必笑韓之所作何足怪也
嗟夫所笑寧獨文也與哉古之大聖大賢其立身
立論抱獨知之契信獨見之眞不徇衆口不顧流
俗有不被當世之非笑者乎孔氏之在春秋不以
爲當年莫殫累世莫竟則以爲栖栖碌碌孟子之
在戰國淳于髡負滑稽以相誚公孫丑又詫管晏
爲難取朱考亭之在宋季正心誠意之說人皆以
爲上所厭聞而非笑之所共集固斯道之所共宗
不可謂笑皆遭時之所不幸也豈惟古昔于今益

有不可勝數者嚚凌詬誶惟以衆勝不以理勝惟以同者主之必于異者奴之有一人焉信心之所是違衆之所非有不哄然笑且攻之者乎而理之直者自在卒不可以衆亂也然則流俗之見不足定妍媸之衡明矣今天下人心日壞而文體爲甚文體日壞而制義爲尤甚余友周贅卿近從富春山中以新著見示而自顏之曰幸笑亭稿其名亭之意爲文之指語具自序中余受讀迴環不覺心折世共稱才難而如贅卿才尚在寥落世每歎安得眞正奇文以關天下好奇之口而負奇如贅卿猶未見收也乃贅卿不作卞氏抱璞之泣而忻然幸世人之笑卽此曾次眞超軼千古矣稿中往往發所未發如論夷齊衛君斷斷以子當讓父足爲雲中藩服公案若如朱註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與陽明依倣後世上皇故事周旋費手猶不及贅卿二義之直截而痛快也昔楊子雲草太玄曰後世有楊子雲當必知我而桓譚同時卽以爲絕倫近世如歸熙甫及吾師焦弱侯皆困頓公車及其歿名主司相慶余雖固陋顧爲贅卿之桓譚世有人倫之鑒如歐陽公者當不少遜玉峯石城兩先生之遭也又何問世之笑不笑哉

碧山學士集敘

自四科三立之名出而文章經濟遂分兩途然詩書所載典謨雅頌皆古聖臣身所親建之事手所親述之言孰非文章孰非經濟也深惟其故唐虞三代疇咨夢卜非統萬類參三才者不以秉左右寄心膂載筆授簡之儔卽宅揆秉衡之佐不借才于他塗故所勒成洋洋渢渢爲古今文章之極則也後世參與政事者矦王將相其途甚雜或不嫻于修詞而別選摛藻之士以典文章故典制之體下同文人如漢封禪文相梁諸什遂開六朝唐宋靡麗之端爲　國家簡儒臣充文學侍從之官而政本之地非茲途不與蓋有唐虞三代之遺意焉用是館閣之體與當世作者異文宗典謨詩師雅頌卽負異才博學者不敢稍踰而以典重和平爲範乃世之妄作者或嗤館閣體爲平平無奇不知

論經濟以均平爲極治論文章以平正爲至文蓋平之中已苞舉世所稱爲奇者渾然出之非其不能奇也試取典謨雅頌讀之典謨之中盤誥左國之妙無不具如必倣盤誥左國則失典謨矣雅頌之中國風騷選之態無不藏如必步國風騷選則失雅頌矣然則館閣之體正如鈞天之響八音具備而主以后夔之六律時主闡之或惟恐卧而其感召諧神人和上下儀鳳舞獸天地訢合豈與夫繁絃促節清商哀角慘澹迸裂而後爲快哉近世七子之流擅場自雄舉世翕然從之而獨館閣諸先輩不爲波靡令天下得覩大雅之遺意　列聖之注意詞林其效居然可覩矣吾郡滎陽黃學士少以解額舉首尋以南宮第二人入中祕歷史局至宮詹學士出入承明者二十年　予告而歸優游林泉者又十年其所著合若干卷自題爲碧山集伯子稷常于先生沒後而勒成之憶余少爲逢衣先生偶物色于郡試卷中遂令稷常伯季先後從余問業歲己卯幸步先生之武而累囬公車先

生所以慰藉者必勉以經國之大業壬辰濫竽詞林則先生已　予告歸矣先生于余國有鮑子之知而余于先生不啻侯芭之好先生嘗與余論文章必本于六籍本典謨而爲文本雅頌而爲詩舍此皆外道皆閏餘也而詩書之體惟館閣中猶存蓋其地近宸嚴代言視草皆不得逞其跳盪之才致以自豪而結撰締搆盡以汰其偏枯獨往之氣而養其蕩平正直之用庶幾以此黼黻即以此平章持論若此不獨通達國體而于作者之意深遠矣今其集具在文即高華瑰瑋變化出入極意求工而有一語一字不中率而恣雎不雅馴者否詎雖不備諸體而雄渾和平有不合唐人初盛應制諸篇者否蓋先生之爲文取才博用法嚴鑄意遠一洗輓近之習而獨尊館閣之體眞以均平調燮之手先見之于文而需異日之左券者惜也綰篆詞林遽爾乞身生平憐才好士奬誘後進如恐不及而反用以來萋菲之口先生歸既十年士之被指麾遂有登上第治邑稱强項者而先生且捐賓

客矣獨其遺集在余恐後之讀者或好稱奇服則謂先生以彼其才何爲斤斤不敢越局卽能知先生之文爲大雅正始之音而不知其爲養館閣之用故循館閣之體也乃獨推本 朝家卜相之制與先生論文之旨敍諸簡端嗟夫詞林之人未必皆大用而大用必于是在上旣重儲之而下安得自輕文之爲物匪其自重而養大用之一端也宋歐蘇皆擅文學歐相而蘇竟坎壈終身後世稱子瞻者每歎其有相天下之才則以其集也先生立朝循循當 上在宥之盛其時贊筆樞經日近咫尺之清光而先生于儕偶中受知尤甚每與余譚講筵故事娓娓不置由今思之重可知矣則先生雖未登紫閣而碧山之業寧不足不朽哉

中庸發覆編序

中庸發覆編者吾友周彥雲所著也其稱發覆者從前所覆者自今發之彥雲所自命也彥雲于吾黨中最號博雅淹通而好深湛之思我輩有所撰次必得其賞譽而後信有所疑問必得其剖析而後明茲編雖成于匝月然其生平積累之工夫胷中研究之見解槩可知矣不然何能開今人不敢開之封發前人所未發之指如撤葑蔀而見天日也世儒狃于舊聞驟而語之必駭且疑以爲牽合以爲鑿空不知從古聖賢著書精微變化無所不有無所不通本非一家之言一人之見所可畫疆而守況經籍流傳闕文錯簡往往有之釐正刊定更不可少故仲尼刪詩及書去者千百篇而其贊易引書稱詩何嘗執成說膠本文斷斷乎如錐畫地而不可動也則讀書者信乎當以我見印聖賢之言而以經解經不必以聖賢之言蓋我心而以傳解經明矣仲尼沒而微言絕秦人一炬經籍殘闕漢人從而尊崇之爲之註疏自以爲不可易而宋人且以爲加之覆也訓詁于漢唐宋人從而表章之爲之傳註自以爲不可易而陸子靜王伯安之流且以爲加之覆也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則又何重訝彥雲今日之發覆乎中庸與大學向俱在禮經朱晦翁祖程學而章句焉我 朝制

科且與論孟並稱四書士人無不誦說異于六經之分占遵朱註如功令而講學諸賢尊古本考石經翻朱氏格致之案不啻數十家而中庸未聞新標別義少時見袁坤儀中庸疏意疏傍朱而解意多抒所自得心甚喜之然猶未及玆編之盡掀舊說而得所未有也玆編訂定如武周達孝繼述二條次于作述之下纘緒之上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一條次于在下位一條之下天道人道之上語脉天然可謂不易定本矣雖其中與傳註不同者

什九而要之皆以中庸解中庸發其眞見叅以家聞亦循程朱從禮經中特稱學庸王新建以下諸家討朱註信古本石經之故事而已讀者又何駭焉余嘗竊疑中庸性命之書而古者乃置之禮經豈以武周祭葬郊社爲禮之大者故以入禮經中乎論語終篇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然則知命而不知禮則其所謂命之知乃莊生列禦寇之知其流且爲晉人之清談祇以供無忌憚小人之恣睢知禮而不知命則其禮之知不

過叔孫通劉歆之知其弊且以階新莽之恭儉卽檢點未至敗露不過成就一無非無刺之鄉原故曰依人性以作儀禮之三千三百無非性命也而不可認禮爲性命外之物也聖人之致中和無非性命中來則謂中庸爲性命之言可也謂爲禮經亦可也彼以禮爲僞者乃以爲騈拇爲芻狗其去中庸之旨遠矣彥雲解禮儀威儀爲道之愈析愈大處待其人而行所行卽禮君子尊德性要歸于崇禮眞發我覆也

范光父五技藁敘

光父之霸吾黨久矣吾黨中齒不佞首伯闇次光父不佞皆嚴事之猶子與明卿之奉王李也然吾三人者雖臭味哉而遇合各異不佞最難于爲諸生爲諸生可三年而遂成孝廉以孝廉四上公車輒報罷而今始得收伯闇知名最早以諸生頡頏闈之諸公間最重凡試輒高等自督學開府直指藩臬郡縣無不人人知賀生而迄今未登賢書若光父則少不若不佞之困也爲諸生有聲且久

其傾天下士不減伯闇也而其去諸生游成均也則蹶客歲之受格于郡試也夫一光父也數為諸生冠軍而末乃逡巡不前于一郡若積薪而于京兆于南宮若持券而訴負也雖曰逢年豈其技果由窮而益工耶此其故難言之矣光父業在壬午以前頗以輕儁自喜有秋水編自癸未後刻畫矣窮態極致不工不已有媛姝草自二編行世學士人人慕說光父而光父益深求之蓋自乙戊兩北以讀禮不與試益得以發憤下帷舉經史百家以

迨朔章家乘一一臚列而獄究焉覩向者錯繡綺語棄若春華而總歸于精實故今所行斷自乙酉迨今七年間文凡五變大都庚寅前三稿其瑰琦則帝子游行羽葆旌旗非人間所有也其匠心則講師說法石點頭而天雨花也其邊幅則晉漢衣冠鳴佩鏘鏘雅步闊視而或不適于今之用也乃辛卯壬辰間忽念文從境生神到則縱橫無不游刃法縛則妙悟總屬葛藤乃翻然一變為今之文不佞始讀之而疑其非光父筆再讀之而驚光父何以遂至此三讀之而信非光父不能乃不覺憪恍自失蓋不佞之好為深湛也其癖甚光父自見光父今日之文乃始竭蹶以機神為事而僅僅得其似亦遂以脫十年落魄之苦然則光父之一出而魁京兆魁南宮也雖曰逢年其技果窮而益工哉論詩者曰能為獻吉者乃能不為獻吉也者又曰富有而日新擬議以成其變化藉令光父師心固守其文雖工必不能機神符合如此然非有光父之稽積累歲銖裁累更即欲一朝舍去程不識

之刁斗部伍而沒學淮陰侯之木罌渡沙豈不殆哉讀光父文者知其苦心處又知其得力處庶幾近之矣

省括編序

伊尹告太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夫省括者省機也機張于此釋于彼中不中分焉張不為省釋無及矣此其說虞書先有之曰一日二日萬幾又曰惟幾惟康蓋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光見者故聖人慎焉求事之康不求之事勢而求之事

幾則機固安危之首而聖人之所不諱者乃莊生則曰機械之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失機心不可以操而事機不可以不省惟完純白之衷者能忘機亦惟完純白之衷者能審機忘者但不億逆而非不先覺也審者正求先覺而非用億逆也嗟夫天地之間氣有開而必先勢極重而必返聖人晉先事而豫逆之飛灰布律履霜戒冰皆所以審機而因應也而況于人事乎幾伏于前能審而應卽天地不能違不能審而應雖目睫之近履錯而

不自覺則興亡善敗之關不可不省也三代而下自春秋至宋元二千年來治亂循環得失倚伏之跡載在史册往往如在而所以循環倚伏之機或有君定謀而臣贊決以竟其功者或有臣畫計而君採納以收其效者或有主憂切而下不能分之者或有臣獻忠而君不能用之者或有廟筭失而江湖策之不爽當局迷而旁觀見之甚明者或有功雖未成而言本中者亦有謀雖小效而禍反隨者或有得竅于一絲而山岳轉移者亦有坐失于

蟻穴而滔天莫挽者讀史者考鏡前事未嘗不爲太息而未嘗一一爲之標識余友姚元素乃摺摭薈萃而爲茲編題曰省括凡爲類者三曰言曰事曰兵其鑒機識變自王侯將相謀臣策士隱逸方術卒徒婦孺罔不採偶有所感間識數言于後而止載原文者爲多蓋欲使讀者躍然豁然自得于言外而不必人爲剖判事爲指點也余初與元素同事祕館每翻閱史籍借以射覆時事十得八九相與歎天下事何可不先機而審因機而應也已

元素入諫垣益深惟國家之故遇事輒盡言又必援古證今當情實而中肯綮退公矻矻用鉛以成此帙其所取不論成敗不分鉅細惟知幾者乃表而出之余謂此幾康之遺旨而致治保邦之所資者今天下不無事矣盍公之以爲救時之筏元素曰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世得毋疑其爲機心械事之嚆矢乎余則曰聖人不能絕人心之機械而能破人心之機械則所謂去億逆而先覺者也惟覺可以破迷惟不迷于幾乃可出于機入于機而無

所不善國家亦有賴焉不然托于忘機而以憒憒嘗事不獨誤身亦且誤天下豈聖人之所貴于明哲哉元素朴誠忠信尺寸不踰而性恭靜澹所以上洞千古下燭當世有如指掌所謂誠而生明非世儒揣摩之學也讀其書可以知其人矣

尚書來青堂選義序

六籍中獨尚書爲經世之言旃厦進講首重之然匪直以道政事也危微十六字開千古心性之源洪範九疇盡造化人事之變則易之陰陽與衍具

是矣禹皐賡明良之歌五子矢鬱陶之什敷言具咏歎之體則詩之雅頌十五國之風具是矣類禋望秩朝覲玉帛羣室應門之制鳴球琴瑟笙鏞簫鼓六律五音之數則禮樂之大端具是矣書帝書王書官書名書載書年書祀與夫居桐書宅憂避位書居東之類則春秋之書法具是矣夫尚書體備六經文更五代則後之爲經義者固非通經學古不能也而帖括沿習沾沾守一種卑無之語以擬疏通廣遠之旨寧有合乎兩金生曰元會半千

甫曰元嘉爾猷甫半千精麗綿密爛然奪目爾猷注射激發一往破的癸卯半千幾欲壓卷而數奇未上榜其志愈堅而養日邃丙午丁未爾猷聯翩成進士出孟太史之門太史深重其文同門諸君子亦皆傾嚮爾猷盡出笥中經義相示爾猷携之歸以示半千以爲巨麗之觀而半千亦出所蒐吳越諸君新著以爲此東南之美寧讓通籍諸新貴遂共以質于余余覽之曰兩生所得譬諸草木其臭味也微兩生何能得此于諸君子徵諸君子何

以投兩生且余觀諸君子之文雖各自成其品調而總之非勦襲非悠謬其根于六經之脉同遂擬付剞劂氏嗟夫自有書契以來庖羲畫卦而無文文王周公之重而彖象皆在唐虞夏商之後詩有商頌而虞夏缺如戴記周禮儀禮孝經春秋皆繼興于周初周末則尚書古文固古今文章傳記之前驅非但義例苞舉六經而作述之途實其首倡矣兩金生倘有意乎今　聖明特命成均重校十三經註疏正學者由漢魏緒言尋殷周遺意而

勿徒守章句于宋儒耳若曰六經註脚當下自得則我斯之未能信

郭張虛詩稿序

記曰詩以道性情又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夫子論學詩而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而後曰可以怨則聖人惟恐怨之流于悱惻悲憤而遠于溫柔敦厚之本旨也然而風雅之流往往隨氣運而人莫能主三百篇中已開秦風其變不能不至楚騷之深于怨也漢魏變騷而盛者也六朝變漢魏而衰

者也唐初盛而詩律乃稱大全然有初盛不能不漸降于中晚有中晚不能不漸降于宋元雖以歐蘇諸君子而不能一望于唐則氣運爲之也然而各出于性情則一也故宋元與唐之中晚未嘗不與初盛六朝漢魏並傳吾　朝自何李出而詩無不尊初盛者大曆以後遂退之于閫外而世猶未盡然　永陵中李歷城王婁東六七人執牛耳而號海內海內靡然嚮風當其時分宜秉重自以爲作者所推轂毘陵晉江皆一時名流而竟不能奪王李六七人之氣而褫其幟此豈六七人之力遂足以勝天下之人之衆則惟成弘以來人文之爲奕昌熾至嘉靖而極王李六七人因而適收其成也三十年間稱詩者未有一人不尊王李者乃其在今日學士大夫以及山林稱詩者未有一人不詬脫盡王李之習而乃稱美善者此何以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譬巾幘之高卑衫袖之寬窄循環之勢固然耳余嘗謂詩不尊漢魏初盛而反稱宋元是貶周而尊漢也非也若必尊漢魏初盛之

句字格律而自掩其性情此贗鼎而藥責也尤非也欲爲可傳之詩則試取今古之詩所流傳者讀之有不出自性情者乎有寫其性情而學步借而得稱美善者乎余友郭張虛觀察汾源先生之佳公子也先生深于詩而不近詩名所著韻閑而意遠張虛負才豪儁而湛于思少時與余結社講藝性好稱詩已游南雍游粵游晉遍交海內登壇之彥爲詩益工余入詞林每苦吟未就張虛時時詩寄余未嘗不豁然如助我池塘句也後張虛留滯

長安余深得其鼓吹詩腸之力然性嬾未能竟而張虛聞余性情之說心是之張虛宦蜀益部山川發其菁藻有杜陵客夔之風解官後浮沅湘過洞庭想見靈均以來離憂之泒為詩益富發乎情止乎理義未嘗以牢騷不平之氣怨誹發憤于當途其詩清婉而多風柔情而不傷于娟雄沉跌宕而不亢于貌庶幾尊唐而不局于比櫛矯王李而不至卑稱宋元者張虛年方盛宦情他好盡捐而專精于詩不獨家傳藉以濬發將大雅推為雄長茲

集固不足以盡張虛也

徵行錄序

徵行錄者史侯所評選諸生課業也文言也何以徵行稱則侯訓士意也古者校士廾才考言詢事未嘗不主論行自鄉舉里選之法變為辟舉中正漢晉之季躁競巧僞之流率以贋售故宋唐謂行舉之權操于有力徒資緣飾不若羣天下之才俊而試以言令士得自見其奇不託于推輓獎借之力也而後又慮詩賦取士雕繢日虛又改為經義以東之經義依經傳以　發明言子子鵠言臣臣鵠言君父師友則君父師友之鵠士筆寫之必心明之心明之必身踐之一不側足于規矩必且衾影自慚然則經義取士　朝家獨襲宋制無非經明行修之意重也而近或離之則其言已去道行于何徵史侯課士文必以典雅清夷為尚正謂心正而後文正文正而後行正故于茲集題之曰徵行庶幾有從先進之意乎嗟夫古來以文命世如董仲舒劉向韓歐輩皆廩廩修矜莊之行慎檢柙之

防而後世乃有文人無行之說往往以相如臨邛太白沉香亭為倡狂恣睢之口實不知兩人天才橫發世不常有非遭漢武唐玄不能使人主降尊以成其名顧于虛賦清平調亦何益于漢唐之世令無其才而無行且欲過之何可訓也史侯之惓惓課士而不離徵行也意良盛若夫諸茂才之文評者自定又何容于贅乎

吏隱齋選義序

昨秋余以　晉藩之役歸未幾而病瘧閉戶浹旬

桼爐茶竈遂爲齋中雄長楮生墨卿閑寂久矣今年春弟姪及曹甥各挾筴北上爭下帷請題而諸士又爭以文相質几案爲滿齋中又若惟制義爲雄長余稍爲披閱觸目琳玕不覺少年挾癢輒欲拈筆點綴每爲客話所奪偶出訪客輿中忽臆而成篇曹甥覩之詫謂惟胷中有成竹急起逐之故稱畫家神品余則自笑此政如先儒所云少曾作屋後見林木遂度此可爲棟此可爲榱非必公輸削墨引繩也適剞劂氏索而梓之曹甥乃出近著

數首併余舊作弁簡端而以伯屐弟同倩侄趙生羲文義附焉羲文齊之名士應選入都從余問業與曹甥同倩切劘臭味而羲文先與討借然自遜以爲雄渾精鑿吾不如同倩翩躚注射吾不如公振其嚮往東南竹箭益甚適緘寄新篇駿發簡練不減南士伯履在雁行中與余同檀齊晉盟久應鵰奮頃始以遴恩稱鶚薦第一人此皆斲輪技也

朝家方建紫宸運斤成風以佐將作是在後來之彥若余則方將墨守何暇輸攻區區工拙不暇論矣

德慧錄序

古人讀書之法各緣其性之所近有會心得解處卽爲拈出往往櫽括成編其用心與今人之孟浪開卷掩卷了無關涉者遠矣余性頗嗜古雖不敢踏今人孟浪之弊而習嬾爲常心有所自喜不能一一拈出追憶檢索不勝其苦覩余友包襲明包儀甫之德慧錄深有合焉襲明淹通遠瞻爲吾黨領袖于書無所不讀而尤耑精禪乘其見解晁無

咎張子韶之輩也儀甫總角下筆翩翩豪舉試輒爲鋒而恬穆博雅與尊人同調其爲此編蓋隨所披誦有當于心各爲類萃久而成帙父子實共揚搉焉類凡若干始于引君終于密行大都潛乎巧轉于可見不可見之間者爲多而無非拯救顚危之妙用其命名德慧蓋本之孟軻氏而暗合于釋氏之圓覺夫世人任慧之過必至于挾術舞智以機心械事陷人而因以自陷是爲大巧實則大愚聖賢君子以德爲慧其慧卽德一腔活潑到處利

人而于巳亦無不利未嘗少露其巧其愚不可及也龔明父子之彙此編豈無意乎史載西伯陰行善世儒疑其類于陰謀而非之以文王不宜有此然文王陰行善正所謂潛乎巧轉于可見不可見之間如請解炮烙之刑以善歸君田里樹畜之政不過修明職守之事而未嘗顯出其名子如燮之日蓋脫羑里演周易之後善藏其用大德不德大慧不慧益深遠矣龔明儀甫生子世閥譽擅通儒而苦心戒行務約其身而廣施于衆宰官佛于兼

行其利蓋誠憫濁毒之世刑政之所不及格非廣大慈悲不能喚醒又慮因果報應之說高明或有所不信故有此編皆經世之業可作佛事者其意良遠余覽其近著皆如蘇子瞻從王彭遊讀佛書後文字皆從妙明中發出父子旦暮通籍弘濟清時不可思議其茲集爲之前茅乎

文江蕭氏族譜序

三代而上諸侯大夫皆世其爵土故宗法大行于朝而有世家三代而下公卿士庶遍相貴賤族系散漫故宗法僅存于野而有譜牒然則先王封建豈徒公天下而不私亦惟是分封錫姓敦宗重本之意于是乎存而輓近如歐蘇諸君子汲汲以族譜爲事其尋源合派固所以存先王之遺意也夫吾儒學問動稱一體苟人巳物我之間稍分畛域即匡合之功終局一膜況乎五世之上九族之下原同一氣而家乘湮廢漠不相關又安望其于六合萬品而聯屬之哉江右之有蕭氏也蓋歷來元以來世居吉水廬陵爲望族代有顯者其自吉而

徙泰安也則自今宮保大司馬之尊人贈公始也其起家泰安而益增其重于吉則自今宮保大司馬始也其既貴子泰安而猶不忘夫吉子姓羣從歲時往還趾相錯于道則亦自今宮保公聯之也其合吉水泰安上遡千禩旁及五葉而輯爲譜系以詔來裔者則亦自今宮保公剏之也公通籍三十年由邑令積至今官河洛秦晉之間所至勛伐爛然今制府雲中提衡三鎮虜王頫首奉約束惟謹俾縣官寬然無憂得以西定甘凉東逐遼左又

東而討倭于高句驪皆公之威靈也不然者方軍出時而大虜稍動卽宣雲之精甲銳士安得從大軍在行間而東西之役又安能一意而愉快乎此皆公社稷之功然世徒見公之功而不知公所以有其功今觀公貴而不忘其所自生居齊魯而不遐遺江右處軍旅而不憚編摹以合族而敦宗本本原原其講于一體之誼固深遠矣惟公學有本原藩籬洞撤故凡所建樹皆欲合異爲同聯遠爲近以歸于一體他不暇論卽今制府雲中提衡三鎭三鎭將吏何止千計三鎭士伍何止萬計三鎭隸黎戎落何止億萬計而公以一人周旋其間以恩約結以法操縱之散則犁然百千億萬而合則歡然一家則公之所以治軍者固卽其所以譜族者也公綏靖邊隅功勒旂常國家崇報推恩帶礪之封方與三代比隆而兩地子孫繩繼相與修明敦宗重本之意于無窮又寧止如歐蘇諸君子徒存其說而已也

陸伯承制義序

今歲南宮舉士文大都貴匠心薄勦沬者然未放榜前余所見匠心之文則我郡陸伯承項刻輿范光父樂之律皆其尤也乃范樂已入彀而兩君竟寘孫山外則遇合信有時哉深惟天之收才有未及其成者有及其將成者有及其大成者未成者過徼天幸見在廊廡之間將成者才華鬱勃川至雲流揖讓升堂矣若夫入室之妙神游象外法借才融斲輪削鐻絕無痕迹非大成孰與稱焉大成之名談何容易有其才而不必有其學未成也有其學而不必有其才未成也有其才兼有其學而不必有其識則成而未大也才本乎天學本乎人識本乎養而天與人參焉少年美質連翩得意旣不能屈首下帷砥礪鞭策以求其至老成宿學久困有司中不能不有所摧抑而外不能不有所趣合雖負異才博學其識恒闇黮而未耀于光明則何也得天者不勞得人者過勞不疾不徐非甘非苦惟養則識具惟成而未收則養完故曰參乎天與人之間者也我郡黃懋中馮開之皆一再上公

車始建鼓旗指撝海内海内賢豪莫不望風而稱主臣夫當兩公報罷之日豈眞有所遜謝不前者而必需後舉則天意固可知也伯承才鋒硎發意氣淵沉所爲制義洞筋擢髓抉精入微務以發前人之所未發讀之者如游張公善權幽壑深岩之間劃然天開萬象俱新毋論他名家莫與對壘即取伯承醉墨齋義讀之相去遠矣藉令伯承連翩得意寧詎至是哉伯承倦游而還將出副墨授之殺青欲余言弁之首余于文不能爲伯承役則舉

吾越鑄劍之說爲伯承頌之余聞赤堇之精若耶之銅風胡之冶百神之靈光燭九天價重連城匣而藏之三年乃鳴夫然後陸斷水截指石開山卒以成名于天下今伯承之劍成矣芙蓉之鍔紫氣陸離風雷變化轉盻間耳讀伯承文者甚毋曰神物在茲而謂世無雷令司空也

書法雅言序

吾郡有項子京先生博物好古所收藏古今金石尊彝法書名畫甲于海内而時以巳意匠古法作山水竹石好事者寶之如拱璧其書法亦自遒雅可愛所居有天籟閣世以比倪元鎭之淸閟而伯氏貞玄獨耑精嗜書自晉唐以迨宋元　本朝諸名家無不獄究而折衷之覩近世之易趨纖詭宗蘇米之途忘二王之矩著書法雅言用以尊正統而分餘閏夫新聲易賞雅音倦聽凡在藝文無不皆然而書家尤甚貞玄鑒别既精臨摹更力日書蘭亭聖教序數紙眞得二王用筆之正法眼藏而後發爲是編可謂書家之臨濟宗而一切跳浪縱

横以自喜者皆野狐外道霍然汗下矣昔劉勰慨文章之弊而著文心雕龍劉知幾痛史傳之訛而作史通非其身有之莫能言書之爲用通三才垂萬禩不滅文史雅言垂之後世當與二書稱爲鼎足貞玄少負不羈項刻千言所至詞人名媛傾動奔走絳帳之内絲肉雜陳有馬南郡之風而晚盡謝去獨臨摹之興與道念並進其隻字落人間直當駕文祝而家之上吴趍之間幽人韻士禪林歌院一繪一書非近代名筆則位置無色而君家兩

擅之名足于古寧讓義獻同以書傳哉貞玄初名德純後更名穆字德純與待詔以字行署同旦暮元良正位將備宮寀侍書之選行且妳簡名流貞玄卽煙霞自信恐終當繼徵仲故事爲玉堂生色不佞且畜廷珪之墨命管城子楷先生數輩遲君于瀛洲亭上矣

沈司李游燕草序

余向在史局嘗與年友顧升伯極論文章之變而于時文論之尤細謂他事他文可以才力學識用

而惟經義深淺疾徐之間有童子之所可就而大儒之所不能竟者故文莫難于經義經義得解六通四闢世固未有能文章而不能于政事者亦未有能精于經義而不能修詞藝苑擅長吏牘者苟于此不得解卽才高學富必有偪强倨侮而不中程者矣吾　高皇取士以科目　列聖以後盡罷諸科而獨重甲乙之科固所以盡籠天下之俊而柔其骨研其慮也故得人之盛于今爲烈其由他途者卽絕倫軼羣亦未免有偪强倨侮之態矣兩人持此論相覩而笑余請假里居丁未見升伯入闈心謂得人必多已而闈中沈侯來理吾郡一再接覲外恂恂而內井井心竊異之後升伯長安郵致同門錄得侯文數則讀而心尤異之益謂升伯之言信也里中有問業者必舉升伯錄與侯數則爲訓以爲大雅卓爾而尤以不多見爲恨余門人屠生襄孫一日持文數十首示余余讀之曰華而不綺精而不鑿典則懇至而不膚不險此必我沈侯文也問之果然余因笑語之曰向與升伯持此

論且欲以相古今文人與今日海內之作者庶幾得之文字蹊徑之外然則茲刻也寧直爲時秇之型準哉

王震澤稿序

制義之盛至今日可謂窮工極變無所不有矣以不佞所窺同籍諸君于應制之言字挾風霜筆含風雨稱今雨司馬屈首博士烏能駕其上者而世儒不察或見以爲非毘陵海虞家法不能不心悸目懾疑且駭者半矣不佞亦安能家置喙顧惟嘗

令士大夫皆投筆而修羽檄之業蓋兵今所急也則請以兵喻古司馬法不亦兵家尼孟哉然後乃有四衡魚麗又後乃有八陣六花縱橫變化曷嘗尺尺寸寸為也如必古人之法然後可則彼木罌囊沙何所祖述絕幕空庭之將何以云不至學古兵法哉愚嘗為之說曰兵無論奇正斬于破敵文無論古今斬于得解苟其無當雖黄帝之握奇力牧之十五篇宓羲氏之六畫猶以為芻狗遼廬也而何有于毘陵海虞哉然則今日之文體非我二

三兄弟能為創不能為襲也機有所必至勢有所必趨固不能尺尺寸寸而毘陵而海虞也豫章王孟箕與不佞同出焦先生門閒不佞言而賞之乃出一編示不佞曰此余所為制義也其子所謂尺尺寸寸者時離之時合之子其為我刊定而授諸副墨之子不佞受而一再讀乃益信余說之不謬孟箕才無所不擅而不為才使法無所不按而不為法縛當其神情所到僊僊乎如宓妃玉女躡躚隱見絕非人間耳目之所及則所謂尺尺寸寸時離之時合之者正以謝朝華而啓其夕秀也孟箕樸茂退讓身若不勝衣乃其文采瑰琦淩轢古今如此今且借仙梟于赤城天姥之間俗雖窳陋出其緒餘拊循而潤色之異日望氣者謂赤城之霞增而麗天則孟箕之政成也

曹司理德政錄序

古者士教民彝愛養休息之外所以提撕整頓之者皆刑官事故曰明刑弼教則執法之吏非耑以苛察為聲已也　國家郡置李官託之三尺撫按

激揚之寄于是取衷故不獨法律為用而察吏治課人材一切甄敘之事皆理官輕重布之輓近頗覩教化為迂闊不競于治之實而競于名卽賢者為李未免以刻覈為舉職于法務周內而詘平反于士務峻絕而少品藻刑不中率化何以成不能服民心何以得士心乎大洪曹公之理吾郡也五年子茲矣所讞比無算其殿最之吏治與網羅之人才不知其幾乃無不推轂以為明允循良第一而庶士庶民又交口而頌之積久而縉紳衿弁之

歌詠與里巷田野之風謠彙而成帙大要皆服其持法之衡平燭隱之膽照而尤美其尚仁恕陶才品而鼓舞歡欣之不倦眞所謂刑罰教化合併爲一庶幾所云士制百姓于刑而棐民彛者也余觀公其貌冲然而自檢嚴其度整然而接人務自下以盡其情臨事未嘗盛氣疾言而執法一毫無所假借斷獄爰書不厭精心審克而大指主于寬恕聽棘搴帷之暇所至蒐其才儁品其菁藻加意剪拂士有負奇懷璞于衆中拔而弘奬之居平與文

學博士輩未嘗數數然而値節試之日或淹抑不自見公徃徃陰爲甄拔之士多有得公賞與遂脫穎去于是士之受知者無不人人感奮而公實未嘗引以自重蓋公知理官之職惟與折刑本非二事故下至俗吏之酷烈武健尚其力于刑之中而蔑視禮教又不肯如能吏之緣飾號召用其心于刑之外而務廣桃李宜其民俗士風一時觀化也令天下民之難治士之難馴在在而有顧以督責繩民而民愈以梗功令束士而士愈以玩如公者不勞而理則刑與教合而不分之明驗也異日者進而立言路爲　聖明陳說淸濁致治之源用襄有道之長海内且興雅頌以繼響于三代矣

褚司徒從政續錄序

歲丙申夏五不佞奉　宣綸之役于淮西時大司徒褚公實總漕務不佞因覩新河卬公河上曲折公纚纚言之因旁及朝家兵食諸大計無不手指掌而口河懸也不佞蒿目時艱久念非藉才如夏忠靖劉忠宣輩何以勝大肩故見公不覺心折公

又出所著從政續錄命不佞弁簡端不佞讀之皆公佐將作董儲關府中都時奏牘公移也其塡洛以前別有錄故稱續云夫世之倚才甚急而才之得全實難才之出也天畀之其成也事鍊之其用也識主之氣張之而又養濟之負卓犖非常之器而敭歷淺諳練疎懼其勇而不合節也稟旣絕倫身更事變而主持無畫一之識揮霍謝蓋世之氣尚虞其緩急失措而當幾或不斷也有才矣更事矣中有主而外不怯矣而苟不足于養則見謂擘

畫而不免于露才見謂堅持而或搖于羣喙于事
亦未足以濟也以不佞所覽覩　先朝諸大臣如
夏劉兩先生輩其行事載諸　國史其議論具諸
家集以前言責後效持券不爽行河則河治主計
則餉足秉樞則威伸域外贊化則功在旂扆此寧
獨天賦不羣其涉歷而養之非一日矣故曰非材
實難材而得全實難世豈無手削百牘坐荅五版
筆搖風雨宇落珠璣者顧可言而不可行此說鈐
耳亦豈無慨慷任事艱險不辭竭歷以赴國家之

事如恐不及者乃志所欲爲口不能言口所欲吐
筆不能寫此石固耳公集具在指次有遠于情實
者乎稽訪有迂闊泥古而不中肯綮者乎胷中之
奇有約結而不盡宣于椽筆者乎執所言而徐驗
之有不一一懸合者乎固知根于所養者深不直
以才雄一世已也以故諸編中即重有所節縮深
有所自信而不激不隨從容以觀厥成居內而塞
帑庾之百實居外而消釁戟之千變此其勲伐寧
讓忠靖忠宣旦暮　聖明睠焉南顧虛台衡以召

公公益矢謀猷入告於平臺便殿之間其建白當
寧止此哉

中弇山人遺稿序

文人之以一家言命令當世輝映千古者雖其才
實天縱而所以老其才而收其名者亦天成之蓋
文人往往少年氣盛不耐事筆端即橫溢而多空
語無涉世實境非遭患難摧殘寥落之已極然後
發爲文章一寫胷中之不平不能窮工而極致也
然文人于患難之中又往往不耐憤或鬱鬱不得

意遂自傷其天年不及老其才以竟其志于文則
所傳斷簡殘篇亦復不數數惟負才觸禍放廢之
後而神情無倦發爲文章愈老愈熟斯可傳已古
之作者如司馬遷韓愈柳宗元蘇軾所謂窮而有
年以老其才者也如賈誼禰衡楊修曹植所謂窮
而無年而未老其才者也斯二者皆天也近代文
章家其才大而名尊包舉廣而雄霸久者無如王
司寇元美其少逢家難跧伏累歲卒踰六袠位八
座而文集其大成則人固不可以無年于文不益

信哉中弇山人者其仲子王房仲也房仲白晳軒舉亭亭物表氣甚悍而意甚遠余所見其制義皆絕去格套而軼羣超乘者間為詩古文司寇每稱之即起居家牘司寇嘗丹鉛賞譽令天老其才所就何可量寔遭摧折脫身歸里苟能自寬以有其年從容以著作自娛痛定說痛江山風物草木蟲魚何所不供其抽揚窮古極今聖賢仙佛之所未發稗官百家之所不載何所不託其鼓吹其所就又何可量乃盛年一跌幷其身而俱盡故隨所藏

生悲君之才之年不勝人琴之慟因刻而序之讀者其勿以茲集而盡君可也

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之三

秀水陳懿典孟常父著

子婿曹憲來原名仲麟校

歷代名臣奏議序

自昔名臣所以輔世匡時疇不資于論建哉顧其言非苟而已積誠已久而情格于未通則言譬晝有素而事觸于當機則言視國之利害君之淑慝真若疾痛之不可忍而衆憚于先發則言故其言往往明白剴切合窾係而當事情能令人主驟讀之而恍然心動再三讀之而犂然首肯即或慷慨激烈傷于過戇然皆出于愛君憂國而非以自發其牢騷不平之氣故一時或不見信異日必知之當世不獲試後世卒行之則何也惟其稽積講求非一日而發憤非意氣也夫誠則必動確則必行切直而憤激則終必見諒自周秦漢唐以來名臣奏議之可傳者其有不繇斯道者乎試取讀之何其諄諄懇懇不蔓肆也蓋古人告君非中心之語不敢聞于上非確然之畫不以筆之書非萬不得

已不欲以引繩批根之說唐突乎天聽此非但告君之體宜然而挽回救正之機正在于是不然九重一夜烏能遍山積之牘窮曼衍之旨乎輓近世此義不明進言者立名抗節之心每勝於定國正君之心于是斬于纍直不斬于悟主斬于駭衆不斬于中窾斬于逞辨快志不顧夫傷元氣而失大體連篇累牘稱引枝蔓卑者掇拾書生故篋以淆志才者餖飣秦漢字句以求工拘于對偶務于橫肆官品不遵當代而引古制典故不繫本朝而述迂遠君前而或不稱名瑣鄙而或不避穢甚者巧詆直攻怒罵慨歎所不可施于儕友而以瀆于君父之前其去古人奏議之意遠矣夫不務至誠以感動而以空言爭非所以爲忠也不通達諳練於平時而以說鈴勝非所以爲用也借綺語癔見雕恣奏牘之間而不顧非所以爲體也往韓司徒令李夢陽作奏章而諭之曰此不可多多上覽勿竟也此不可文文上勿解也先輩用心如此當是時康陵業已罔聽而持之太激卒失事機則非言之

罪也此眞進言者之法也故因名臣奏議之刻而
併及之庶幾補袞批鱗之一助云

撫淮小草序

海內大勢以江河爲界限故稱江南江北河南河
北而淮又介于江河之中淮揚四郡以及徐滁諸
州雖隸于南服而實稱江北其形勢襟帶江海綰
轂黃淮古來號爲重地以其控制南北爲天下樞
也我 明受命 高皇帝肇基于此迨後 兩都
並建而鳳陽九號爲 中都設置守豈徒以湯沐

故矣亦謂 祖陵爲 國家根本漕渠關 京師
咽喉淮徐安則南北之勢合卽四方有變可恃以
無恐淮徐動則南北之勢隔卽海內晏如不能以
無憂故撫淮必用重臣而軍府尤以鳳陽爲號意
居然可覩矣迴歲以倭警析漕于撫既又因漕糗
仍合撫于漕其耑撫也重在扞南北之衡其合漕
撫也重在通南北之絡要之合者爲長計爲舊制
忠備吾李公之秉鉞于玆也始單開府已總漕撫
稱督府于時淮徐之間脊脊多故因備倭而增兵

餉動以數萬計河患幾更治河而役夫動以數十
萬計中貴人出莞利權千里之內眞州維揚彭城
相望棊置三稅監之下虎冠而噬人者各十百餘
人加以歲之不時人人皇皇仰屋而歎草澤因而
生心大盜累起每以權術爲辭公念玆土爲天下
動靜之首玆土之民情爲四方安危之倡身任封
疆而不以利害得失之故窮愁怨歎之情爲 聖
主痛言之非所以達民隱也苟言之而不中實與
可言而不可行或有所隱伏避忌而不盡吐與失

徒責望于 朝廷而不拯救于疆場有一于此非
所以明不欺也故凡有所見必言凡有所言必覈
眞吐露而無不盡其辭危而皆實語其氣直而皆
朴誠陳憂亂之言卽畫消亂之策畫消亂之策卽
行救亂之事 上于公言雖或俞或格而 神聖
度越尋常能不于公久益相信哉惟 上信公之
深不拘局于形迹故許公乞身而委任之 天語
獨切條奏之 俞旨獨多如彭城諸無賴中外撼
之不動爭之不得而獨以公言伏其辜惟公感

上之信不引嫌于去留故求代之章時有而任事之精神益自發舒蓋上下之所交相重者誠獨注于南北交會之間也公奏草積而成帙皆關天下大計其云小草公自道云爾余觀公之材力勲名其與韓魏公之鎮陜張方平之定蜀可以並稱然魏公之功畧而世或短其不能文章方平之鎮重據荷而諫用兵一疏猶假手于子瞻猶未及公之見事風生若是其淋漓而雄快也古人事業半載奏疏有如公者乃可與古人並傳不然即摘案如

春華曾何益于殿最矣

王觀察越鐫序

越鐫者察知恬雲王公梓其詩若文于浙署而名也公著作甚富所至有集如蘭江草楚篇甚盛茲集詩文各若干卷不盡作于浙而總隸之越志越刻也公涖浙臬省會事繁又兼攝數篆督汛巡方往來如織而周慮精覈案牘如山無滯無費無一事不爲地方計久遠者旋歎服公之才而又出茲編相示余受而卒業焉益信公才籠罩古今文學政事兩擅而兩極其至者也夫物必有至乃合天則故曰聖人人倫之至規矩方圓之至文章之至亦曰聖品亦曰規矩葢不易言矣乃世之能臣良吏或椎不嫺于詞借言雕蟲小技壯夫不爲而文人韻士又往往流連文酒疎脫自喜而于政事不勝鞅掌若此者皆偏枯之局堂廡之見而非其至者也天下無不學無術之政事亦無援政不遠之文章詩書所載甘棠采薇禹貢洛誥諸篇皆古大臣身所經畫手所發抒當其時山川郡國草木昆

蟲宇宙之間景闕色新有不勝其爛熳者政事如斯孰非至文其詩其文經緯文武位置方域後世立言之徒摹聲倣句固以爲取材之譜牒立功之輩擘畫措注尤視爲輔相之津梁文章如斯孰非實政韓退之歐陽永叔蘇子瞻弟兄詩文隨其官轍所至感物觸事皆能寫其心之所欲言身之所得行者至于條議當世之務井井鑿鑿尤有味乎其言之雖後之論文者或軒之兩漢之前或抑之六朝之下而終不敢以爲非至也此無他諸君子

學術皆淹通有本且各禀命世之才留心經濟所爲詩文皆發于憂時救世不以絺章繪字徒取文人之名故也語云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然則文不關經國者不堪不朽明矣余在詞林二十餘年每思以此自勗而根鈍性懶不能遍走四方訪究中外邊海之故網羅聞見以成一家言何幸當我世而得巨麗之觀于公也公起家薇省宜在瑣闥乃分部權關力折稅璫備兵閩海鯨波底定叅藩三楚旋秉文衡救荒成士楚人有去後思大指

具荊江楚篇中茲來治越車不停軌坐不煖席建威銷萌軍民並受其福而賈其餘勇題咏酬答大篇小言諸體畢具漢魏三唐之音兩司馬八大家之法皆以古人供我用而我不爲古人用此寧獨才領瀋發夫亦生平博物閎覽書無所不窺故貫形勝無所不蒐討思路無所不窮用是橫身所履橫目所覩若出夙構而湊泊天然也余誦公詩如登泰望視舟師諸什想見公緩帶臨戎洗兵清海之意讀武試二策疊疊萬言與嘉區十二則胸中武庫何啻范文正數萬甲兵宜其勳猷所至爛焉焯爍吏士夷戎無不改觀易聽者所謂有用之文章卽文章卽政事文苑名臣不必各自爲傳孔門求仲游夏猶未免已分科遜讓矣公望實蔚起開府秉軸潤色太平當不止在越而高文巨帙日新富有越亦寧得而盡公名山之藏余以越人恥爲論次如此公其以余爲管窺蠡測哉

士苴編序

客歲余從公車之役論交燕市卽未能盡讀天下

之書盡相天下之士而物色造請之所及海內賢豪所心折而虛左者幾人所雁行而肩隨者幾人益信我里之多才也籍令吾黨諸君子一時共建旗鼓長驅而前中原之士必當辟易相避卽纍兒港上十輩兒郎足鞭箠寓宇矣奚待六千君子哉故不佞雖報罷而落魄自豪者猶恃諸君子餘靈捲土重來終當效一隊之用也歸臥滄江方且尋俠客劍士相與談張雷故事暫解胸中牢騷壘塊之氣而故社友戚嚴兩生儼然造焉勞苦休畢手

六編示余則兩生僭儕輩爲壇而盟者之纍韭雖機纖豈約奇正長短言人人殊總之不襲陳吻炳烺烺自成一家言可以稱雄擅霸者也亦之通都太邑發令天下得覩瑰瑋奇麗之觀就李一撥上且將相龤顧以爲如赤堇之藏風胡之冶出之皆噴風雷而亘牛斗運之皆截駭兕而扶浮雲相哉不敢當敝邑之前茅矣兩生聞余言遂稱顧起舞爲請曰請因足下之言益努力以六籍爲鋒諸子爲鍔左馬爲脊班韓而下爲鐔竺乾雲笈爲鋏

苞以元氣鼓以橐籥淬以清冷之起鍛以鑪錘之工直之無前舉之無上茂先爲之失色雷令爲之鼓掌詎不大愉快也哉余因次第其語以弁之俾卷帙之上龍光隱隱陸離起也

籌邊移稿序

國家威德翔洽四裔咸隸于象胥北虜雖倔强時爲邊患至　莊皇朝遂請比于外臣當時持議者豈不爭言虎中國以實夷狄長寇褰遷陵之勢消介冑厭戰忘虜日驕而我日佃驕則難制佃則難振一旦突起何以應之此非直攻款之失蓋深憂怠戰之害也乃主議者亦曰或可保十年無事而及時以脩戰守我十年生聚十年訓練甲具廩盈卽虜倏變不足慮此非獨稱款之利固求預養其戰之力若然則言款非便者不必以罷款爲便要在不因款而怠戰言款便者非必以廢款爲不便要在乘款而脩戰總之爲封疆求可久之策而已貢市之開山右與雲中上谷並肩其事大虜雖住牧雲中而毳幕去偏雁三關一望非遥板升之

衆皆中國逋逃窯穿耕樹互市時與虜雜而入市窺我之虛實動靜日夜教虜以無厭之求索無端之賄要挾邊吏若不深惟遠計一切狥之苟幸目前無事款市畢秋防竣卽緩帶而嬉不問兵食之釐耗不察險阨之凌夷雖有軍府之申飭閱視之殿最目爲故常以空文塞白如是則虜必輕我而生戎心我不得不媚虜而增撫賞撫賞日增不得不朘削于軍興而瀏畧于備禦邊事安得不壞而款何可久也趙大夫之治兵嵩嵐蓋自太原守高

叅遷領邊道大夫守太原民事之外即留心邊事
習知山右沿邊形勝與諸虜情形迨分憲臨戎益
求所謂保塞安邊計念偏老與大虜僅一墻之隔
套虜止一水之隔固不敢浪言戰而破款亦不可
怯言戰而恃款欲款之固必在我有可以守可以
戰之具而後虜不敢輕我虜不敢輕我而後故額
之外無所要挾而不增如此而款乃可以久而不
壞乃首條十二事上之制府中丞制府中丞咸歎
服大夫言為鑿鑿至計次第如大夫言行之大夫

益自奮發躬歷諸路相度衝緩分隨緊援調劑本
折與夫添戍守易將衙廣城堡選智勇之算先後
所上公移累數萬言既得請皆銳意力行不避勞
怨務以洗因循之積習而飭綢繆之實事將吏覩
大夫拮据苦心皆鼓舞踴躍以求稱國圉宣威之
意八年間諸務爛然畢舉虜歲入貢市見內地備
禦甚嚴詢譯者譯者告以趙兵使日討軍實狀虜
咋舌驚用是故額之外一毫不敢有所加而大夫
又精心提衡斟酌于其間歲節省數千金積至于
今節省且幾十萬金上之幕府用代司農年例夫
款之弊惟恐虜貪難厭虜衆生齒日繁勢必至于
增額外以彌縫之長此安窮而大夫乃能節之于
額內而醜虜帖然者斯不亦居平脩備預伐狡謀
之明驗哉嗟夫世豈無閒居發憤而談當世之務
者慷慨論列務縱其筆之所欲到而不顧其力之
所未及惟夫身當一面成敗利鈍落筆為功罪之
案一語少不售人即執券而議其後而欲言必可
行行必可久斯亦難矣然款貢之策寔鑑川王司

馬堅持之即王司馬初建議時亦不敢謂覊縻之
術可以畢世而無患止欲思得真心任事者因款
虜而內脩備不苟狗虜之所欲乃可久有如趙大
夫之心其有當于王司馬乎惟有王司馬而後可
以操戎索亦惟有趙大夫而後可以堅虜盟創謀
固艱善守亦不易後之覽者其毋以公移而忽視
云

范光父四書程文選序

吾黨譚稊皆以衡文為典則而風藻則取于墨卷

居恒各極意詮次丹鉛而藏之而光父所編摹最
善凡先輩之題評與吾黨之標識一一鱗次臚列
而時折衷之以獨見其收藏搜剔之廣如米元章
之書畫舫倪雲林之清閟閣三代尊彝金石無不
有也其鑑定位置之精如昭明之文選孫過庭之
書譜去取褒退不失尺寸也其抉發作者之旨核
新領異如何秀之註莊杜預之癖左即作者不自
知一言剖出劃然天開而日朗也葢光父之精心
事事如此而于此道尤注意焉用是吾黨所裒兩

家言往往或雜或合各散佚湧溢不可讀而光父
笥中之集獨收其大全其令商也進商諸生而敎
誨之間出二編示諸生商諸生相與大駭業請墨
卷詮品付之殺青又競爲梓其程文選墨卷之行
光父自序甚詳而閩鄭致其程文選命序不佞不
佞憶與光父苦心此道非一日向吾兩人與二三
兄弟尊程而亞旅硃墨其尊程也又重成弘前而
附離以正靖隆萬之閒即雲蒸龍變稍漓本始猶
在所嚴意豈不曰聊存先民之遺意以挽回靡俗

乎乃風世則勸而逢世則拙儃佪偭蹇幾遭按肹
華大雅先生猶于驪黃之外賞其樸質則吾黨終
得力于尊程可覩矣乃邇來彫繢滿眼競趨險恠
毋論拾瀋循聲之輩幾于牛鬼蛇神即綉虎彪龍
之才振華啓秀使人一覽無復餘味此寧止文體
士習所關其爲世道憂正不淺自不佞居長安耳
目所得囂淩雕恣之事不可勝紀大都議論務濮
刻而昧大體操趣喜標榜而蔑檢押上以爲號下
以爲習一切皆出于好奇而不可救藥若文體則

史甚因思　國家敎麗渾厚道化翔洽莫過成弘
朝而人材風俗士習文體俱最稱雅馴至今讀其
所刻程文猶可以想見熙朝光景葢惟無好奇之
心也以此爲鵠豈但爲商士指南其示海內以太
輅椎輪之範所挽回寧止文字閒哉是編爲文若
干首始于洪武丁丑終于萬曆癸未未以後禮官
條議錄文純用墨卷勿代飾即有刪潤非其質矣
故不錄讀者其慎尊程而重成弘之本旨云

螢囊閣集序

文章與時高下代各爲體人各成家如必尊古而卑今拾吐而學步則六籍之後何以有秦漢唐宋三百篇之後何以有騷選而唐又何以有初盛中晚也葢自嘉靖中王元美負其才目擲一世欲推抑晉江毘陵之輩而駕其上方恐天下不我信而李于鱗氏出稱文必先秦西京詩必大曆以前有一字一句不類者卽汰去以爲不及格元美遂以身下之招儕輩宗吳七子之徒推爲盟主于鱗益自矜以文統自居數十年來海內靡然從之士

大夫稱文遂無及東京者稱詩無及中晚者顧惟于鱗句比字櫛刻意摹擬庶幾似之然獨奏一篇高華峻絕奇累牘卒業不勝俚飣矣若元美之集其詩律因王初盛間出中晚其文鄙春容大篇氣韻翩躚半是于鱗步驟固未嘗高傲秦漢也李何尊王李者務以緣飾相高事本常也而參合于奇詩情本平也而附離于感憤頓頓矯揉率爲不必有之言談不必有之境彼自謂此胡寬之營新豐而識者固窺其爲叔敖之優孟矣余嘗持此公案

與談秇者相揚推謂立言之道與孟氏論氣同由情吐者卽謂之生不由情吐者卽謂之襲生從天者也襲從人者也生之妙至于日新富有不求合法而自無不合襲之弊至于外腴中枯神之不存法將安傅近得車子仁大夫瑩囊閣集而深有當于心焉大夫稟才既異托興尤遠遍籍二十餘年宦迹遍燕吳九江八閩之間其山川之勝風物之佳麗與詞人墨士之雄長皆收而佐生花之筆所至唱和題咏動輒成帙詩有古選近體排律絕句

文自序紀碑銘志傳以逮雜著對偶體無不具情境無不寫音調無不合節而成響未嘗字字句句乞靈漢魏借面六朝分剩馥于三唐而置之古詩中幾不可別也長篇短牘金石之刻家庭之譚游覽之作語皆實事文皆實情無不可對之人言卽無不可筆之紙上豈與夫曼衍虛恢不論情理以相兩譽者等哉當大夫起家時王李之壇盟正盛縉紳先生靡不稟受約束非尋盟者卽黜之大夫雖與唱和而獨以大雅自持且大夫秉于楚楚之

君子氣强陽而雖柔音易亢而難馴而大夫獨不受變于其俗大夫雖早遊然亦嘗驅車羊腸九坂投荒塞下悲歌感慨以無聊不平之情發悲憤怨望之語有不期然而然者而喜慍之意匪但不形于色抑亦不形于文字之間斯亦難矣世每啞文士爲聱悅無益殿最而詞人又自誇爲麟鳳之不可少不佞則謂聱悅之文巧而其用小麟鳳之文奇而其用遠若化工之文百昌萬類菁葱華實極天下之觀而濟天下之用則惟六籍三百篇爲然

而後世若賈晁之策敬輿之奏少陵之詩史歐陽永叔蘇子瞻之疏稍稍近之而大夫之集直當與比長而絜大也是爲序

沈孟威制義序

不佞已卯前讀尚書口義即知秣陵沈孟威以小友頡頏焦先生聲名蒲海內矣每制科書出未嘗不竊怪焦先生沈孟威何以尚落落也迨已丑而焦先生大魁天下始信陵陽之璞剖即連城今壬辰而沈孟威遂出焦先生門益信不有卞氏雖夜光在前希有不按劍者也深惟已丑以往凡南宮之役焦先生直儼然在兩陣之間與我輩旗鼓相向大將軍未大拜登壇偏裨安所歸命乎則雖負奇如孟威其落落無惟矣又何有于不佞也不佞以同門故益得習孟威孟威古文詩賦在而京大曆間絶無模擬痕迹每讀一過不覺意消至于制義家言則又匠心入神斐亹錯落當其得意處筆墨淋漓意象滔宕驟讀之如鉅鹿昆陽之戰雷霆虎豹震蕩天地無不人人失色者也再讀之如靈

光之殿凌雲之臺雖晶瑩鉅麗若神工鬼斧而引繩削墨不爽毫釐尺寸者也細讀之如臨濟曹洞汗下拂竪標新義于言外照本體于域中可令石亦點頭者也夫業無兩擅才有偏長毋論古昔即我　朝諸名華如北地以蒼雅信陽以流麗濟南瑯琊立幟于古文毘陵震澤主盟于制義未免偏霸有餘大成未集合孟威今古兩家言讀之不可以得其大乎夫以孟威而事焦先生其猶陪雁行則元禮孔融其執禮門墻則晦翁元定不佞竊用

自孝矣

重刻埤雅廣要序

埤雅二十卷宋陸丞相佃譔述于熙寧元豐間以
上之神宗初進說魚說木二篇後廣爲物性門類
積久而成埤雅其廣要增至四十卷則　皇明天
順中蜀府護衛千戸牛衷奉　賢王令而推廣之
者也余年友孫孝廉成名承大司空簡肅公家學
絕好紛華耽情圖史家殖蕭然而閟有癖本秘冊
竭歷搆求其于玆編校讐刊訂積有歲年今于茂

才弘範重付剞劂用廣先志而問序于余余交孫
氏三世簡肅位躋八座產僅中人孝廉昆弟負瑰
異而敦素尚諸孫皆翩翩儁才而孝廉父子注意
博綜尤在世俗所厭苦難窮之學即玆編之梓寒
暑不輟舟車不倦家人產不問而研精殫力以就
之良亦勤矣序何可辭序曰爾雅一書列于十三
經之中儒者又從而註且疏之夫亦以釋經之用
其重不減于經而名物器數其非心性外無所關
涉之屬可知也易言多識以畜德而夫子論詩亦

日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夫精微莫若易而夫子
提一貫非多學猶然不欲空諸一切而何世之學
道者遂欲託言名理而盡掃博聞格物之功哉余
師焦弱侯先生曰爾雅津涉九流標正名物講蓺
者莫不先之昔人所歎謂數可陳而義難知今之
所患在義可知而數難陳孰知不得其數則影響
空疎而所謂義者亦無自見故舜稱玄德而察邇
言明庶物仲尼弟子豈不聞性與天道而史稱身
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後世尊爲七十二賢即夫子

論學志道據德依仁可謂純備矣而必終之曰游
于藝游如游水水之波流曲折無不涉焉而游衍
于其中水始爲吾用而不與之俱溺是蓋玩物爲
溺格物爲游其不可以喪志之物而弃廢致知之
功明矣爾雅雖訓詁之學而通儒名賢往往演繹
其明廣雅博雅代有作者說文訓林皆其羽翼考
之經籍志自劉歆李巡郭璞而後無慮數十家陸
佃所著尚有爾雅新義爾雅貫義各若干卷于此
見古人學問真實非後世所易及若廣要成于朱

邸之好書牛弁可謂材官之鄉校矣按蜀毋昭異
有爾雅音畧三卷唐李商隱有蜀爾雅三卷則益
部山川先後映發原與是書有緣乃當時蜀邸吏
稱相與揚搉微義補綴奇字諒尚有人而牛列校
遂附名于不朽良亦厚幸顧設無孝廉之寶重茂
才之繕榜鄙道艱難舊本湮滅何能令兹書流布
江南文物之藪煥然一新哉余因是而有感焉訓
詁盛于漢唐註疏何曾爾緣自程朱之學行而註
疏詘自陸子靜王伯安之學興而傳註又若詘然

而註疏之傳終不盡澌滅也類萃之書盛于唐宋
六帖玉海考索以及鄭夾漈之通志馬端臨之通
考皆今人所不敢措手自詩賦之科罷而舉業之
文僅取帖括不復留意博物而淹通好古之家巨
帙累卷終盡布之通都其視制義之朝行而夕洪
者又何如也然余嘗聞宋人言少時得史記漢書
皆手自抄錄讀之惟恐不及今諸書無不盛行而
學者未必受讀得書之易反不若得書之難因觀
今日典籍之富七畧四庫金匱石室名山異域之

藏無不盡出而求如虞世南劉貢父之徒實未之
覩則得書之易而讀書之少今古所通患也因茂
才是舉而及之以與藏書者共勗云

湖廣鄉試錄序 代

皇上御宇之二十二年歲甲午復當比士期先是
廷臣條議京朝官典文衡或言便或言不便事下
大宗伯大宗伯總衆論非 廷遣莫能重廉內之
權奏 報可于是湖廣巡按監察御史某仍以故
事請 上命臣某偕主事臣某往臣竊自循省起

諸生兩爲縣令薄書鞅掌久離故業昨幸蒙 召
傳掖垣所領法比所司封駁而又覩四方災祲邊
隅多故兵驕士玩議論煩興 主上鰓鰓憂治雨
露雷霆非不交發而卒亦見衰止每欲因事納忠
少效欵欵媿積誠淺無以回 天故業匪但離而
去之益非其志矣乃一旦被程士之 命而又程
士于楚楚才藪也又爲 世廟湯沐之鄉埒于兩
京兆臣不閑于文又久離不相習何以稱薪槱豐
芑之 肯然而不敢辭也苟爲 國家多得貞良

不貳心之士合衆以動　上不猶勝于一人之輔
佐乎既入境凡諸綜覈稽防御史既趍且虔與提
調某監試某外爲政矣之曰凡在外者無敢賓也
而臣某則暨臣某與所遴聘某内爲政更矢之曰
凡在内者無令漏也于是合提學某所彙士三千
有奇三試之遵故額取九十人録其文以獻文悉
仍諸生言不敢代爲飾示勿欺也乃進諸士而告
之曰往牒取弁言類稱引山川連類物產或取質
其鄉先生楚爲南紀苞孕靈異羈覗海内迨我

世蹈龍飛江漢太和之封爲玄岳御踐五岳之一上
三湘七澤益增巨麗何論往昔此雖柏左思累歲
之秘思且茂先博物之遠識不能揚厲其凡況臣
之陋乎獨念臣伏在　赤墀交戟之間以言爲職
今者奉　命程量楚士亦僅以言夫言之爲物本
乎心而徵于事有根心之言然亦有違心之言根
心之言可言而亦可行違心之言可言而不可行
國家功令士必通經學古闡先王之訓明當世之
務故試之經義試之論表策必合而後得雋今觀

楚士文抑何其洋洋纚纚也與之談四子六藉無
不根極理要洞徵抉髓儒先所已發固闡繹之即
儒先所未發亦未始不閒得之也與之上下今晝
權衡載籍無不含竹素于形内挫萬象于毫端二
酉五車不足儷其富也與之商
國家之利獘條
時事之失得又靡不循委晉源覩栝識歸鑿鑿乎
矢賈生之畫吐晁錯之奇也臣則伏而歎曰　高
皇帝之所涵育　肅皇帝之所興起楚材若是其
盛乎臣與諸臣竭其目力應接不暇即限制額不

能張彌天之網以收之而稜其雋異庶幾棫樸之
遺或足稱任使也者顧臣所得于諸士者與所藉
手以窺諸士之用者孰非言哉藉令諸士之言皆
根心而可行陳詞不媿其踐身摛文不踈于致用
今日譚經術矢謨謀于寸晷尺幅之間者士也他
日涉世澡行肩大樹奇行之終身措之當世卒無
負于先資之言者亦士也則豈惟是張楚將　國
家重得楚士力臣亦與有榮藉焉不然者徒工其
肇悅習于揣摩務以趨好投時而止則雖仁義道

聽之詞皆違心而出已不勝其背馳矣況乎服官
屑寵日夜行乎羶之途而耳目浹于濺之境寧止
秦羔雁之言爲弁髦爲芻狗方且以博聞飄辨濟
其奸而文其僞始挐悅其辭後挐悅其行前之揣
摩以趨主司今之揣摩以趨貴膴世尚通則集如
魏世尚名則取如射世尚詭譎則難知如陰陽不
測如鬼神逐利若陶計之算而籌國則舌撟然而
不能舉驁桀若孫吳之兵而應變則足縮然而不
能前士如此即在乎時伎倆將立窮以爲舉者羞

況今天下不無事矣赤白之囊交馳公車之牘山
積祝融玄冥之災疊見士一朝通籍爲策任使惟
上所命脫使乘一障綰半通之綸何以禦侮止亂
進此而寄耳目條便宜何以仰贊石畫又進此而
秉旄持斧彈壓一方又進此而論思贊化參與帷
幄其責愈茲其報塞愈不易而徒以機械緣飾之
術應其何以彌縫而不窮即舞智善權彌縫一時
久之未有不卒露而遭世大詬者爾多士儞不覩
楚之近事乎長沙江陵文章術數睥睨一世而今

竟何如則言而違心其弊至此可懼也臣言官義
毋自思進言易中窾難以言市聲易以誠動主難
故上一封事未嘗不躊躇反覆心口自語曰得無
非中心之譚與得毋恃虛憍之氣與得毋過則激
而卑則徇終爲說鈴塵飯與故今者程量楚士亦
惟從其言而妄意其心務收其懇款者朴茂而無
飾者而枝蔓藻繢者必決然去之言之爲物眞膚
兩岐眞之端一而膚之端且千變而萬幻故臣願
與楚士交相勉也言與心一則士無負臣臣無負

國言與心違則士爲辱臣臣爲辱　國臣即善祝
終始無能稱于言爾諸士其永矢之哉

黃葵陽先生宦稿序

今天下文體日弊厲煩功令申飭甚且摘句字而
厲禁之彈射之而正始日遠風靡益熾豈眞世變
江河而不可挽耶則以先輩之典則非但成弘久
置不講即隆萬初年其所稱卓然大家者亦未嘗
標之以爲式也徒曰平正平正乃賞才儁者未免
雜收夫佻巧衆且以主司爲不信務釐正者又進

躓蹷而當乎正則衆且以主司爲不明而何惟乎文體之難正乎不佞嘗謂欲正文體必懸鵠非眞登大雅之堂者不足以爲鵠也又必賞駿非眞中和鸞之步者不足以言駿也吾鄉學士黃先生趣家隆慶首應崇雅之　詔鄉會諸卷迄今傳誦每課伯子履常仲子履素及帷中問業之徒時于制義津津揚推多所著以爲式三典文衡衡文莊重典雅爲一時冠冕伯仲咸奉先生之教伯子弱冠登朝仲與先生印可陶鑄者又十五年沐浴大雅

縱其才情搏綜煆煉一洗軱近陋習而含意遡外轀奇彀中以成弘之法按之而無不合以隆萬作者之旨按之而亦無不合以先生之精神法度按之亦無不合先生且暮期仲且紹我業乃先生竟損賓客而仲乃手編先生宦稿併諸衡文而授之殺青不佞受讀而深歎微先生之文不足爲文體正鵠微仲子之篤信不逐時趨不能表章先業而張之也藉令主司懸先生之文以式浮吾知上士遇之而心折下士望之而卻走天下必不敢以跳蕩不羈鈎索隱惟者而徼乎正亦不敢以淺陋畢瑣措大冬烘之盲而自[illegible]于乖正其于文體何難正哉譬之武事成弘關則軒轅之法也先生則師尚父六韜之妙用也仲子守先生之說則諸葛武鄉李衛公之陣也其他即有才情超逸豪舉亦不過草莽英雄若籍若巢與嫖姚之適有天幸而已然則非文體之難正而所以爲正者未之得也

長安嘉會卷序

京師爲天下所輻輳五方之趾錯處如織于是各

有鄉會之館或合省合郡或一州一邑群鄉人之來京者宴聚恒于斯遞擒恒于斯蓋自有會館凡久客京華夢寐枌榆者一登堂而恍然若還故鄉從其父老子弟笑語游處矣其驅車至闕匍匐遠道者一入門而供帳飲食不移而具宴然若就里舍矣有故必告出入必聞祖餞期集必同所以浹洽鄉曲惠顧同好甚厚道也夫世風之薄久矣其端皆起于人我之畛域太分而一體同胞之誼不講異之極則生隔隔甚則骨肉參商也況鄉之人

而能合乎同之極則生合合甚則吳越一家也況鄉之人而能分乎顧人情久處其鄉則情怠暫遠其鄉則情動邂鄉人于里閈徵逐之時則情怠遇鄉人于天涯逆旅之間則情動然則會舘之設正所以乘其易動之情而合之者也其于敦崇厚道豈淺鮮哉乃會舘基列而我嘉獨闕光祿賓君侍御姚君慨然謂若干緡以遍贊曰我就李文獻領袖纓緌連翩不可以當吾世而不備前人之所未備凡我同心其交相勗以竣此役也其官閥及所醵之數各繫次以列于此卷而顏之曰長安嘉會因命不佞序之不佞觀二君誼甚高意甚厚通籍之初忻逢桑梓之誼舉更何所稱說深惟天下事始難倡既難任有倡者則衆不虞其不應也而不任則應不繼也有任者則功不虞其不集也而任不堅則集易毀也今二君既首爲倡而光祿君又堅爲任計凡堂廡庖湢周垣門墻塗茨架構總之不過數百緡以兩君之倡且任及諸君子之樂于應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始于拓基終于告竣可屈指待也夫吾郡之夙敦鄉誼同而不異厚而不薄不待茲舘然自此以後宴樂有所跪擔有地居者忘歸至者忘倦永永以厚道相維持則皆二君與諸君子之賜也若諸君子之樂義無窮豈藉愚言幸弗以愚言等于竺乾氏之疏

曹陳兩生制義序

不佞于制義相習最久卒不得其要領自釋褐後屏去不復事乃稍稍得其解此不可以深心求以淺心出之而又非也此不可以空手搏必腹笥五車胸羅百氏而始稱巨麗又非也以神爲主以機爲輔不論奇正濃淡脩短期于遇題之肯而止以故當其遇也毋論作者即末學足以自見當其未遇也毋論膚說即匠心徒自苦耳意繫之而愈遠色飾之而彌黯一再覆之自不能解烏能當主司之意而愉快乎自余從長安抵里中諸君于就而問業者不少矣乃讀曹陳兩生文而爽然曹生起中原其氣壯而神渾陳生吳音縹緲自其長技兩生臭味既投韻度相劑以東南之流麗佐西北之

壯皆能言其中之所欲言而無茁軋艱難之狀機鋒圓而若含神理雋而不炫以準于先民震澤毘陵之典則雖曰有間其于今日可謂絕塵而奔者矣兩生年方少氣方盛稍稍醞藉沉涵便當弁冕一時昔建安之盛我家孔璋附于建而名益大今陳生同曹生共業鄰齋寧讓西園飛蓋哉陳生名國是字無非曾從余問業而曹生則鄰伯昔岸公佳公子也

沈司成淇林雅永序

古者禮樂竝重以陶世樂之用始于教胄子極于諸庶尹讓群后儀鳳舞獸千載之後聖如孔子賢如季札聞韶爲之忘味歎息濩武以降于列國各爲其成功習尚以爲樂伶官樂師各守其職而踰河蹈海則當時之樂所被于金石八音之間者意必各有詩其詩必皆當時君臣朝野卿雲擊壤解慍勅天之歌惜不盡傳後世莫考孔子刪詩斷自商周意黃虞之詩湮鏁散逸故獨存雅頌國風于三代而夏之五子虞之喜起皆見之書又曰雅頌各得其所然後樂正則正樂者正詩也詩樂衰而後乃分之則以新聲作大雅湮詩變雅而宗風楚之騷漢之樂府又變風而遠于雅漢唐以後之樂朝堂郊廟又別撰爲天馬汾陰七德九功之詞而學士詞人所爲詩什未嘗布之管弦即有一二譜之供奉亦多淫艷杳渺之語其流爲宋元之詞曲而太常教坊且以羽流歌伎充之若民間又用軍中鐃吹之具繁弦促節有調無詞則豈獨詩失其用而不諧于樂併樂失其用而不衷于詩久矣

何怪乎經國者知有禮而不知樂言詩者又詩自爲詩而言樂者又樂自爲樂乎詩既與樂分途世不知雅樂亦不知雅詩窮工極巧總皆變風大雅之音澌滅殆盡可歎也每以此意存于中而不敢發近得晴峰沈先生雅永讀之又覩先生所自序有曰余舊嘗論樂在士大夫屏淫而好雅淫哇絕則大雅自流將使詩樂合爲一道人心旣正宇宙泰和此其竊比自道者慨然三歎洵哉其爲千古定論也士大夫誠崇雅而兼風不喜學變風而忽

雅頌以此爲詩可以奏文王生民之什以此爲樂
卽可以合九成兩階之節天下之人心風俗其有
賴乎先生之詩自樂府四言五七言古五七言律
五七言絕句諸體皆具其取材博其自得多漢魏
六朝以迨唐之初盛無不咀其華鈎其玄得其肯
綮而不竊其肖貌束髮登朝從游玉署金門之彥
與夫登壇建鼓之倫無不把臂論文切劘唱和晚
歲巖棲谷陶鑄今古獨持大雅苞衆變風古今之
所有者無所不有古今之所有而未化者無所不

化卽觀其評隲古今詩人而先生之詩具見矣夫
詩之稱工者不少而雅音罕聞惟其慷慨悲歌之
意勝而和平詘不脫詩人之習故也以先生之詩
而卷舒胸懷諷咏口吻客氣消忮懻絕豈獨正詩
正樂也歟哉

周聲仲經書義序

制義之體主于說經初取註疏衍之後漸因衍加
文因文加意因意加法然而不敢縱者恐其近于
論而遠于疏也乃邇歲恢奇滌盪何啻于論而疏

意絕少及覆其二三場視之又淡然嚼蠟及覆其
他詩律古文詞而又謝不能可惟此故不佞嘗謂
往昔之體靡能不靡而邇雅者爲傑輓近之體競
能不詭而典則者爲傑諸隨風而治化者卽稱工
凡民也不佞少習此人競詫以爲奇服迄今而循
髮自省亦何能奇不過于疏之中稍稍含論法耳
比于今日則邇累黍之極則矣不佞嘗以此語人
而衆咸笑班君之言平平獨周聲仲亟賞之及聲
仲出所著而不佞又不覺津津深賞之笑謂不圖

今日復覩漢官威儀令我縣蕞生邑蓋聲仲博洽
瑰瑋其胸五車其筆五采詩律古文詞皆其勝場
而又與我友周先覺王無名劉席對壘無名每自
喜以飛將軍獨當左賢而先覺又每稱程衛尉之
才斗聲仲則兼兩家而爲之神理合而不鑿標格
鮮而不粹是寧止摶沙弄彈者望之如外道之于
眞禪卽我輩向所斤斤者亦小巫見大巫矣聲仲
舉進士出宰江城刻此屬予題其端令君滿縣花
方且爛熳已收秋實何藉春華但欲令江城諸文

學能其落英人人作江郎夢耳

沈太始制義序

余觀近世舉首自晉江公安會稽以至吳江宣城豈不皆翩翩飄渺宛然一脈哉大都以閒勝怯以逸勝勞以少勝多以輕勝重以淡勝濃其天賦既已超超而趣操機鋒又能以不用為用不使循髮自省天質沉滯所好成弘前輩典刑而雄志苦心又未免索之太深而出之勞擾故其得處不過人巧之極而失處遂至于痕迹之露其于晉江諸君予不亦愈驚而愈遠乎嘗見王元美論書法而自云眼中有神腕中有鬼不使竊用自笑矣吾黨中若光父伯闇廷堅皆錚錚大匠意嘗睥睨舉首然刻畫先輩深心盛氣亦皆有之獨太始質既敏妙筆更翩躚韻度猶其鮮標機神熟于點綴昨歲應茂才特選至都門每奏一篇不使未嘗不賞其絕似會稽而兼有晉江諸君子之致當其巧骨盡鎔火候已足其于大物負之而走不使每笑謂太始足下有此天授又不受人殃已具第一人胚胎惟

夏隱齋 卷苐三　三三

淬鍊時稍汰綺語含巧心足矣乃太始遂連舉進第余猶以為未得盡償我輩之望為恨今試取太始牘與宣城並置案頭覺太始尤密尤濃或其求工一念尚有我輩之病至其邸中諸草其從容閒曠而出之湊泊天然機神飛動詎敢謂非初日芙渠也不使獨惟吾黨中日講此道乃當局時竟不解及解又已在局外惟太始質近之心解之而又竟失之于局中也若太始于秋之業不啻以科名重又不啻以文章重況制義又細細者乎

夏隱齋 卷之三　三六

茅孝若焦山稿序

予素稔孝若翩翩裘馬出語橫絕丁酉春探奇焦山有焦山行卷江山映發坐使筆端增勝矣顧余嘗謂于長壯游足跡遍天下奇麗盈胸故史記成千古絕調焦山縱鼎峙江流洪濤驚沫出入日月然僻在東南猶培塿耳矗進諸乃今孝若遂棄諸生籍游戍均沿淮泗沂河濟歷魯齊燕趙故攄擷精奮勝不減于長壯游時予一再望孝若神采王氣棼沖馬後奚囊更陸離呈彩色孝若故工詩開

元大曆轆轤舌根有菽園初集予不佞幸釋鉛槧
雅意此道近都試乍迫未可以此溷君業已命童
子習刻燭擊鉢故事遲孝若于木天之秘閣孝若
其許我乎世訾謂風雅與制義分途即前輩何李
王唐各以一名學七家遂謂諸生柰何稱詩以妨
業余謂士苦才短耳誠有其才嬉笑怒罵皆成文
章詎有工于今而詘于古者唐人以詩取士則應
制諸什其和平柔雅即三唐之制義也　朝家以
文取士則歷卷諸篇其整麗精工即今日之雅律

也士誠有其才稱詩固可令何李解頤解經又可
使王唐生色孝若兩籍並出長安中海內詞賦家
寧復敢傲窮經為學究而矻矻屈首求工羔雁者
庶幾不屑于一方且游騷壇以自廣也則孝若風
之矣

送史侯入　覲序

書陳儆戒以違道干譽與拂民從欲同稱夫從欲
之非賢者不為干譽之念賢者不免然干譽必至
違道精神所注皆在巧于立名之事事苟不足以
立名者必不肯斷然行之下必有陰受其弊者卒
之求譽而譽終不完必在此不干譽必不違道精
神所注皆在為民而不分其念于彌縫粉飾之具
即一時民見以為不可犯下必有陰受其利者卒
之不近名而必得其名者必在此今天下民風日
薄下多囂凌矯虔之習上每存姑息調停之意上
與下相狃惟務苟且以見沾沾之德以博煦煦之
名苟欲一切以法整齊民且嘈起而議其後此豈
斯民之直道漸滅殆盡則亦上之繩民甚急而自

繩則緩察民之衍尤太察而察身之罪掩太疏民
因上之過端而騰其口上畏民之口語而柔其氣
故不能一意毅飭其所欲為而民無以稱耳史侯
初令姚江姚江之俗素難馴侯在邑僅八月吏民
無不慴伏乙巳補選得余邑客或有告侯寬嚴為
寬者謂浙西民汰而俗浮與浙東民悍而俗強稍
稍不同侯則謂浮滑之蠹與扞罔等耳吾不敢毫
髮脂潤以負吾民亦不肯毫髮假借以徇吾民所
以治我邑者亦畧如所以治姚江法之所嚴者先

于左右次則隸卒次則裁右有犯必懲有劓必重
罰民非有大罪不爲深求是書所定有如目覩無
不驚以爲神遂有夜出體訪之疑而侯未嘗出也
賦稅舊未有一歲首尾俱清者即能者不過十之
七八自侯定限限必盡輸邑遂絕無逋賦民間無
賴往往呼盧賽博以傾產侯廉得其魁卒逮囊三
木人人心懾敝俗頓爲衰止侯之信令行法皆此
類夫豈有一毫近名之心哉使侯稍有近名之心
豈能一意發舒必稍俛仰以取衆好之名顧侯能

自信而衆亦信侯在他人嚴于左右則左右或陰
持其短長嚴于賦歛則小民或疑其取羨而侯斷
斷行之卒無一人有閒言士與民且交口而誦之
蓋侯先自洗其干與之心故絕無違道之事故事
堂餼取給筦庫支應取給羨餘食貨取給舖商侯
念吏筦利權方防其染指而官取供具是教貪也
小民正賦苦不能供而又責其羨是重困也市民
逐什一之利官取物而直不半給是攫金也皆毅
然盡去之侯先自檢約其身如此宜民之始而肅

于外久而肅于心愈久而名之愈集也蓋侯之爲
治其心真而不貳其作用實而無矯飾有利于民
者不必執途之人而告之務竭力從事令民自受
其益而不知即令歲比士士競于進所以奔走于
侯之前者踵相接侯皆陽謝絕即受知之倫不少
假顏色然侯所以陰爲名士推轂者無不至士因
此益感侯而侯終不自明也若欲舞人而悅之有
不厭其意者能必其無後言乎侯之得民心得士
心皆所謂不近名而名自近者也今天下之所患

正在圓巧趨避之日勝而真誠擔荷之日少侯任
事真而宅心實異日爲　國家斷大利害肩大是
非端有賴焉茲侯以　覲行合邑縉紳父老子弟
咸爲詩什以誦余辱知於侯不敢虛詞侈說以貢
諛聊述其實政如左侯大指在振弛而張之既張
矣必有寬然廓然與民偕之大道者一張一弛因
俗變化侯　覲後之治固未可以一端窺測也余
言何足以盡侯哉

焦兩生制義序

我師弱侯焦先生眞所稱天人師其學博類漢而
見解遠駕于宋要以立命盡性與天下同明其明
德且欲併三立之迹而融之而何有于著作何有
于文字然先生雖不溺心于彫蟲蠹魚顧一攻訂
一論次必數必盡卽制義生平所不汲汲而應制
言一何中率入微也余聞神御提象提兎皆以全
力先生教我輩凡事勉之以盡心其于家庭告誡
可知矣先生堂無鐘鼓堵有鄉玕諸公子咸稱鳳
毛長君業巳應選售之　詔仲君亦以茂才高等
同入太學衙齋攜𩐌每奏一篇百非錯落兩生卽
深自閟匿無柰其溢出人間余因得而丹鉛之其
格羔雁體也其神與骨則千秋業也其見地超絕
則輔嗣之解易子玄之註莊其筆端縱橫變化縹
緲跌宕則耳聽鈞天之樂身入化人之宮駴目駭
心莫可窮詰蓋兩生天授旣奇氣蓋一世而又得
于我師之指授讀必異書聞無凡諦瀟志操厥事
稟于尚精之誠不敢以難求之不欲以易出之深
浚疾徐天然湊泊懸之國門有不使讀者心折哉

余亦此道苦心匠廿年來有得每服膺吾友與劉
述語似不從人間來今觀兩生草無片語不出示
英倪顧英氣熠熠逼人稍令養之內歛而外暢其
道中更無有據上席者矣

丁入朱沈兩進士丁甲同門稿序　代

予西京兆比士余濫竽分校得吳興朱生松陵沈
生旣撤棘人皆推轂兩生爲吳下名士謬以人倫
之鑒相許乃至今歲甲辰始舉進士皆侯都諫所
取士同門也異哉都人士咸艷兩生名索其篋中
稿懸之國門余惟文章之用才情各具態而同于
意之能達見解各探微而同于理之不悖矧制義
以釋經爲體以訓詁爲功今宜其如以范鑄物以
象印楮無不同者而人奏一篇自一二人以至于
百人卒無有同要以得雋者爲中率而同收于一
門者爲臭味此必有深契于中者豈偶然而已哉
漢世明經各守師說至于遞傳稱爲同門以同授
同進□刺象制職春自爲其所得以相慕圖予志
籍以微有脩之知其稱同門以同嘗同進今兩生

之文始同見賞于余而全宮庶與余師焦太史又同賞之今侯先生又同賞之三先生不與二生期而品藻合二生不與三先生期而知遇等余不與二生三先生期而先後若執左券同之中又有同儻亦其技之工有神解在乎大江以南推尚書喦門者無不以松陵之沈吳與之朱爲最其科名赫奕接踵而起而沈生之兄兩進士君朱生之兄觀察君狎主齊晉盟兩生淵源家學博洽推敲各極才人之致譬之臨池家鍾王虞褚之墨妙筆法無

不臨摹而落楮翩翩自得人工極天巧錯淋漓變化毋論書家具眼見而寶之即未深于此道者覩之亦嘖嘖歎賞矣又何必點畫之一一相肖云此出其法此出其法而後稱同工哉覩兩生之集者相其天機斯得其所以同矣

卓光祿北游稿序 代

往余爲孝廉游南太學則虎林卓徵甫實稱同舍一見莫逆遂定交焉是時徵甫年尚少即好稱詩余深歎其才嗣後余待詔承明旣以迂戇補外簿書執掌于詩道日遠而徵甫以不得意有司之尺幅其好稱詩益甚海內諸名勝如元美本寧輩凡旗鼓中原者無不造請而交驩之諸君子亦人人慕說徵甫于是徵甫之詩大工而詩名亦大起時時從郵筒中示余余奔走四方得徵甫詩讀之未嘗不爽然自失也迨余　賜環日會徵甫已授官光祿再得聚首長安二十年生平之好如昨日事徵甫因出近稿示余曰此某邪辰閒北游稿也惟不靳寵靈錫一言弁之將藉手以爲行卷之光余

惟昔與徵甫定交時兩人俱壯年盛氣期以千秋之業相爲切劘乃余別徵甫來稱詩之典半奪于官守半減于道念因循剝落譚之二十年卒未工而徵甫一意顓精遂已如此海內諸名勝旗鼓中原者業已皆推徵甫在大曆堂廡之閒又何俟余言獨念余與徵甫交非一日覩徵甫著作之富深自慚其才力之不逮且知天下事非一意顓精莫能臻其妙苟一意顓精宇宙內亦何所不可竟也惟與徵甫更相勉以無負太學縉帶之誼而已矣

慈徽錄序

丁酉韓太史虞臣與不佞二三兄弟均以史署滿三載奏最而徵　綸褒于其親虞臣因循例上疏請復其尊人納言故秩　詔報可而其母祁宜人加封爲恭人　予誥命虞臣拜命　闕庭喜動顏色再閱歲虞臣念兩尊人圖以奉使歸不得又欲以告歸而恭人之訃至矣虞臣哀毀幾不欲生弔者見之靡不動容奔喪歸以納言公命强食謀襄大事卜壤得吉納言公自爲誌虞臣乃哀文

綸封誌狀與夫哀誄之文而題之曰慈徽錄不佞乃掩卷而歎曰始不佞交虞臣淵渟玉立久而愈信汪洋千頃則未嘗不頌納言公之義方也今觀茲集蓋亦其聖善茂焉恭人之歸韓也榮瘁升沉之境凡幾易矣納言爲孝廉時家徒四壁恭人以富貴家女入寒士室人情易爲戚而恭人安之迨納言上金門立交戟長掖垣揚爲風雲抑成瘡痏冠蓋靡不引領望下風在人情易爲汰而恭人安之已而江陵秉政納言公首遺推抑拂衣歸田空橐敝廬門可羅雀納言公固蕭然自如而恭人拮据治家以儉佐之納言公杜門二十年不至乏絕者恭人與有力焉已江陵敗納言公優然素封而鼎棲虞臣昆弟翩翩露頭角苟其徒爲後人家蘊計餙不纖嗇保之者恭人則日督兩郎以詩書爲稸積而訾爲德于門之內外族黨里巷人人厭其意而施不倦恭人沒而里媪巷哭奔赴者如失所親是必有中實心誠信于人者嗟夫榮瘁升沉之際賢者猶以爲難況閨閣之流乎士有困阨愈奮

者冀他日富貴耳一旦得時而驕其侈肆如段文昌者比比其不能居富貴則其安貧賤非真也古之人亦有蟬脫軒冕而猶以其不盡用于國者爲用于家身致富而身散之如陶朱者惟其散能使之聚故可以避世惟其聚能使之散故可以玩世恭人固閨閣之流也而與納言公周旋涉世以貽其後人虛盈消息無不曲當有豪傑之所不能廢幾于有道者不佞反覆于誌傳而微窺之納言獄獄諫垣排擊不避世或疑其有所左袒而公意實

所以陰折江陵此與呂誨之論介甫何異恭人固
知其料虎鬚或不免虎口而曰爲國不顧身家于
何有則惟謹扃鑰却苞苴用清白自完其後江陵
僅從公官而卒無能以他中則察知公槖中無長
物也納言歸而江陵耽耽意未已非杜門謝賓客
不能無生得失而非稍稍以家殖示無意于世其
耽耽猶未已恭人佐公課農桑督臧獲固曰惟此
可無外營亦惟此可消世猜而江陵聞之亦曰薄
叅議不爲而乃爲家人生計耶固嘲公亦無疑于
公矣此與鄴侯買田宅自汚同而恭人見及此此
豈尋常閨閤之識故其生平所語多合道者納言
每稱之而虞臣昆弟耳目濡染所以檢柙身心旁
藻大業約而能泰盈而能謙委蛇進退與道合真
信非此毋不能生此子矣茲錄也寧獨韓氏世世
奉之固海內女士所宜誦徽音而師保者

四生尚書義序

我郡之治尚書家言甲海內矣海內之業是經者
靡不以儀的視之余少從父師長老談經義嘉靖
中則湯納言呂比部爲郡冠冕湯專意摹瞿海虞
酷得肖貌呂游唐毘陵之門頗傳其機軸大約以
典顯清發爲宗而郡中遵爲不易之矩者且數十
年至隆萬間黃宮詹刻意匠心馮祭酒瀟洒自得
一洗卑局之風而巨麗之觀乃出嗣後人人樹幟
鄉會必爲壓卷往往踵接肩比海內益推遜我郡
擅霸尚書然典謨訓誥所載皆國體朝常既非可
草野而倨侮而凛凛憂盛危明動色相戒又寧可
鼓其曠蕩之筆乎是以耑門名家皆務在莊嚴典
實而闡劖之以虛圓以求肖其旨而已如黃馮兩
公所爲衡文可䂓也近乃一切以超脫爲可喜而
不論經文莊語正語皆以虛圓凌駕自見其才而
不顧君臣相詰之語脉此則矯枉之太過非先輩
之典則也歸來每以此與子弟提命而曹甥公振
從子同倩門人黃履素甥倩沈鴻生各出尚書義
相視余輒爲評之同倩如講師說法疑難迸碎鴻
生如猛將破敵堅瑕皆摧履素如春園花事老榦
舊條沓然一新公振如畫家逸品古法生趣縱橫

妙令雖人各操一韻局而大要以典重爲主輕微爲用實不沉滯虗不佻巧殆有大雅之意焉余少館宮詹家塾晩與祭酒相習毋以兩家衣鉢與于第相鼓吹而三生與履素皆親炙于宮詹者是以鑪錘所近多禀承于黃而兼收于馮之風格蓋經義至黃而業已苞舉湯吕濬發開之矣是編出而宮詹之一脉大昭我郡之嵩門擅覇其代興不遠乎

滙古菁華序

滙古菁華張大夫自爲諸生時所手勒服官以後更廣蒐而詮次之者也大夫淹通博洽書無不窺而提要鈎玄特輯此以詔來學用志良勤其叙次皆有深意首六籍尊經也次以周禮家語左國皆經之亞也周秦兩漢迨于有宋文以代列盡文之變見作者之大全也詞賦雖小道然君子所不廢則別爲一類道德南華要渺洸洋顧大指謬于聖門故以二氏終焉夫今世操觚家多艶言先秦西京而唐宋以下則訾爲不及格動稱靈均祖述老莊借其餘潤用以自文而六經與諸儒先之言輙鄙若嚼蠟而度之高閣矣毋論談秇家即制義本以説經而今且顓務以僻錯相矜詡經術置之若棄自以爲横行中原前無古人而求其逼眞歐蘇之筆無有也則以其習贋而不根極于理要也夫文之爲物體以代遷貌以情肖自封畫已非結繩之舊典謨亦異丘索之文盤誥不以詰曲爲嫌雅頌自以和平爲則由春秋戰國而有西漢然兩司馬輩未甞字學用秦之步也由東京而漸衍爲兩

晉六朝然機雲沈謝之流亦未甞句拾漢人之唾也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豈不刻意史漢而鎔裁亦自與班馬殊科歐陽永叔力挽西崑之陋意在獨宗韓氏而韻雅又夐然自成一調此豈古之人其慕古不如今人其善學不如今人何今三尺童子人人速肖而古才人大儒類多不能步趨隻字哉此殆如商彝周鼎不同製而同爲一代之寶若今人之以句字爲古此贋古也秖足供識者揶揄耳大夫此編以經爲前茅以子爲後勁而中竝陳

列代之文俾學者之胸次浸灌經術而後遍讀諸
籍買其餘勇始通莊老命名滙古若曰此學者之
雲夢具區也豈但經生藉爲陸海雖玄覽閎博之
士挾此一帙可以左右逢源矣大夫曾從左司馬
定播不佞傾蓋投分覩其意氣慷慨抵掌譚播酋
輸服狀鬚眉開張謂其雄畧當與君家忠定比肩
而又嫺于文學若此文武爲憲大夫其庶幾矣

選刻壬子程墨序

天之生人衆矣衆之中必有賢智負才識者始足

爲世用而賢智負其才識往往跳盪超軼而不適
于用故先王設爲詩書禮樂以成就之三物六藝
皆所以範其度約其氣而合于矩矱然則先王之
教其意固主于開悉不肖而慮賢智之過者尤重
也不然三代以降莊荀楊墨名法短長之家豈不
足各自雄霸而孔孟獨以六經仁義爲訓意可知
矣漢唐取士之科或以辟舉或以詩賦宋中葉始
用經義　高皇見邁千古而取士之制乃不遵漢
唐而斟酌宋元之閒以四子五經立于學官鄉會

首塲皆重經義何也　聖祖固知一代人才必當
萃于一代取士之科士之能致身通顯者皆不憂
其愚不肖之不及而憂其賢智之過過之害其足
以禍天下國家尤甚于不及故令其童而習之白
首而不敢踰溢庶幾其才寧靜而致遠其識沉潛
而周慮也故取士必用經義中式錄其文以獻或
主司自爲之曰程其舉首得儁者傳之四方曰墨
士皆則而象焉奉若累黍之度隆萬以前無不人
人然矣余少時猶見先輩耆舊所遺如項歐東敖

清江所批義訓銖稱分積極其精細而吾郡黃懋
中宫詹馮開之祭酒尚精刻畫成弘程墨我輩與
賀伯闇范光父項廷堅極意丹鉛皆以此爲宗而
近世離而去之不但成弘典則澌滅殆盡即嘉靖
閒程墨可傳一切屛去後生輩有不能舉其姓氏
題目者又何怪乎文體士習之江河而不可返也
申表王生璽爲外王父一山比部之孫其才穎發
其識超朗胸中富于武庫下筆立就數千言試輙
高等癸卯名冠乙榜闈走燕趙三晉士靡不爭拜

下風而數奇未售近乃取壬子省直程墨評選成帙篇各有評兩直隸十有三省各爲小序葢所選已極一時之盛而所品亦盡文章之變矣夫王生以彼其才古文詩賦四六無所不能而抑其橫逸洸洋之氣以爲舉業其爲舉業又不自信自用而取衷于已試之程墨以求不爽于彀率斯亦蘇秦敝貂六金工揣摩之意也由此而遡嘉隆而底弘所禪于　朝家廣厲申飭之指使躍冶泛駕皆收南金上駟之用寧有既乎

規家日益序

今天下學士大夫編摩日富大者包羅宏鉅細者探索纖僻而未有切近精實提齊家以爲訓者即講學諸賢標艮知揭仁體身心之際恒惓惓焉而未嘗耑爲書以規家豈不曰脩齊治平同條共貫性命既徹萬里同堂況一門之內乎顧儒者雖以宇宙爲分內然天下事惟人主與卿相大臣擔荷之國事惟郡國大夫共肩之若家則自帝王以迨士庶人人皆同未有能離之而獨有其身者也即

二氏見性明心致虛守靜傲立三界之上而出世必先出家豈非以情緣之相纏難謝情分之相臨難洽哉則家之不易齊亦明矣蓋嘗論之功令可整頓一世而家則法所不能行臨民涖衆矜莊之貌檢押之節可以外動之而家人則朝于斯夕于斯終身于斯我少有嚬笑袞影之微家之人且議其後故曰家難而國易非虛語也堯之得舜不得之叙揆納麓而得于家之蒸蒸乂而猶觀厥刑于二女乃授以總師之命焉舜之玄德過化耕稼陶

漁無不丕變而父頑母嚚象傲必待富貴好色無以解憂而後允是不但古今處父母兄弟之難莫如舜而處夫婦之難亦莫如舜何也二女並託體至尊舜處田間則當有嫡妾之分後受唐禪則當有后妃之等然則舜于釐降之際不惟以帝胄周旋尊章之爲難而姊娣左右闈閣之間亦有不易易者矣而英皇之婦順與[illegible]傲之俱化相得益章虞帝之不可及真不在封山濬川舉十六族投四凶也余嘗欲集六經以降賢人君子齊家之

嘉言善行特爲一編未遑卒業而從舅氏王季公所得武湖姚君規家日益讀之犁然有當乃爲論次而序之姚君之編有上篇下篇上篇皆自少至長有父兄在之事下篇皆中年至老身爲父兄之事其所輯自經傳子史以至後世載籍無不採而猶恐挂漏故題之曰日益凡我同志者相與推廣而彙萃之愼毋曰經國大業要言妙道無關于是而目之爲家人言也

嘉言善行特爲一編未逮卒業而從舅氏王季公所得武湖姚君䙆家日益讀之犁然有當乃爲論次而序之姚君之編有上篇下篇上篇皆自少至長有父兄在之事下篇皆中年至老身爲父兄之事其所輯自經傳子史以至後世載籍無不採而猶恐佚漏故題之曰日益凡我同志幸相與推廣而彙萃之慎毋曰經國大業要言妙道無關于是而目之爲家人言也

嘉言善行特爲一編未遑卒業而從舅氏王季公所得武湖姚君規家日益讀之犁然有當乃爲論次而序之姚君之編有上篇下篇上篇皆自少至長有父兄在之事下篇皆中年至老身爲父兄之事其所輯自經傳子史以至後世載籍無不採而猶恐挂漏故題之曰日益凡我同志者相與推廣而彙萃之慎毋曰經國大業要言妙道無關于是而目之爲家人言也